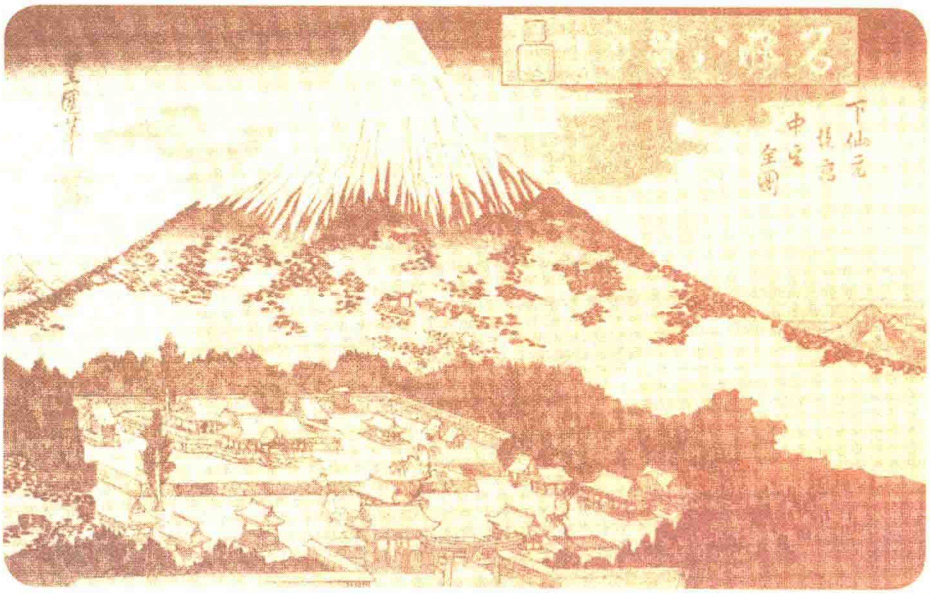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六輯

政書史評

十八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6輯，职官等 / 粟品孝，孫錦泉，周斌主編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5

ISBN 978-7-313-13813-2

Ⅰ. ①日… Ⅱ. ①粟… ②孫… ③周… Ⅲ. ①日本—歷史—史籍—叢刊②典章制度—日本③官制—日本 Ⅳ. ①K31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229494 號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六輯　职官等

主　編　粟品孝　孫錦泉　周　斌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人天書店有限公司經銷

(上海市番禺路 951 號 郵政編碼 200030)

電話：64071208　出版人：韓建民

江蘇鳳凰數碼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89mm×1194mm 1/16

總印張：912.75　總字數：18367 千字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13813-2/K

定價：貳萬叁仟捌佰 圓(全二十八册)

統　　籌　陳建華　施　維　劉邦權

責任編輯　陳建華　劉邦權

裝幀設計　陳燕静

第六輯目録

第一冊目録（總第143冊）

職官

官制

第二冊目録（總第144冊）

補任

邦交

第十八册目録（總第160册）

史評

第十九册目録（總第161册）

第二十册目録（總第162册）

第二十一册目録（總第163册）

類書

第二十二册目録（總第164册）

第二十三册目録（總第165册）

第二十四册目録（總第166册）

第二十五册目録（總第167册）

第二十六册目録（總第168册）

第二十七册目録（總第169册）

第二十八册目録（總第170册）

第十八冊目録（總第160冊）

史評

伊藤松 輯

鄰交徵書初篇

天保九年（一八三八）學本堂刻本

據天保九年（一八三八）學本堂刻本影印

隣交徵書序

我邦巍立東方亡論精華之所萃也蓋我之通西土創于漢盛于唐縉紳緇流或因使命或受竺教朝祕書橘秀才寂澄空海爲尤著矣彼士大夫贈之以詩文如有奬焉者切怪彼於我動輒以夷稱而自處以華華道之所存夷道之所不存華夷之分在斯春秋之法爲然我

皇正統萬祀奕葉休祥

宸位弗動天象弗變穆穆之美郁郁之盛莫之與京綱常昭明德澤悠久不唯日月之麗天雨露之潤物已

嗚呼洪化如此無爲無加而稱之夷可乎北狄之陋以天之所建自誇固爲不遜東方之盛以日之所出自標誼固宜然劉氏承嬴李氏接隋法章非不嚴禮文非不備土地非不廣大城郭非不堅固然而繩聲中變猲奴暴猾竟並不過數世而亡曹瞞朱溫如何哉六代五季亡論已朝日夕君君且相賊倫理兹殄可勝道哉猶且皇張曰中華曰諸夏曰赤縣神州不自知牛哀化虎不亦強顏之甚乎楊堅之子之逆在彼所希父凡並弑骨肉盡殲蒸淫滔逆無所不至畜心禽情鴆毒所藏葢其惡百倍桀紂猶且加我無禮語我以日之所出自標曷疑焉道之所存華華其道也道之所不存夷夷其無道也非以地之大小也非以人之衆寡也非以服飾器械之美不美也係道之存與不存也明矣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是孔子華夷而不華華也其欲居九夷夷華而不夷夷也嗚呼變華如彼喪亂无極而稱之華可乎我慶元日還

皇德愈昭百官愈乂衆黎愈綏而鴻生碩學以道爲任者愈與不亦文明之盛乎彼土人不之知豈我德之煇未延乎抑亦地勢邈絕不得不然而然乎古之緇

流秀而文者無如寂澄空海然而其得止于客其弘不過法異我所謂道秘書秀才古之一文人非以道爲任者宜彼士大夫其不滿我也豈未知我邦自有

神聖之道存焉乎其史集稗說往往載我事謬傳臆斷固爲杜撰流譚浮說率屬盂浪譬之蠡測海管窺豹無知其全體伊子有慨于斯乎乃網羅和漢相與者漁獵風馬相及者彼此斯揭古今斯分凡事無巨細義無精粗若文若詩彙爲若干卷名曰隣交徵書或于史集或千稗說或需華胄所祕或索古刹所藏隱帙輿編靡弗徧搜畢覽矣前輩松下氏著異稱日本

傳、是爲嵩矢、務則務矣、未能無遺漏、且紊亂襍舉、編無倫次、事不明晰、伊子有惜于斯乎、此舉也、洵令我讀奇書、見聞所未見、所未聞、豈不愉快哉、若夫命世大儒、議論堂堂、以道爲己任、而增光孔子、章句爲陋、與義是傳、故能駕漢唐諸儒而上之、我顧百歳之後、彼必知我所前陳者、而載諸其史筆之於其書、令彼國人知精華萃東方、伊子以爲如何也、伊子名松、字貞一、號崴山、博涉史傳、最精國學、爲人忼慨尚氣節、所以有斯舉也、

天保戊戌仲夏　吉備仁科幹譔

凡例

一我邦與漢土相通交尚矣當時彼文關我事者不爲少經數百年或罹兵燹或散失今存者千百之十一而已可知雖其存者又經數百年杳無事之可徵故博求旁捜錄之名曰隣交徵書上梓壽之爾後隨得輯錄

一和漢書籍或傳來之眞書臨書及搨本石刻碑銘行狀等皆錄

一歷代隨次第列之但不序其前後

一無善本可訂者及壹簡斷篇剝落隱滅誤脫不可讀者不敢加改竄仍舊闕如

一前後題辭落款等或大書或細書有注者或取或捨今新加者以圏分之原無題今新加者又以圏分之

一書籍石刻等必記其書名原本眞書記其所在

隣交徵書初篇卷之一　詩文部

豐前　伊藤松貞一輯　男鶴校

隋　煬帝

○國書

皇帝問倭皇使人長吏大禮蘇因高等至具懷朕欽承寶命臨御區宇思弘德化覃被含靈愛育之情無隔遐邇知皇介居海表撫寧民庶境內安樂風俗融和深氣至誠遠脩朝貢丹款之美朕有嘉焉稍暄比如常也故遣鴻臚寺掌客裴世（一無世）清等稱宣往意并送物如別（○蘇因高妹子也按日本書紀推古天皇十五年小野臣妹子使于隋鞍作福利爲通事明年妹子歸其國遣世清奉書是也）

○璽書　二章

東天皇敬白西皇帝使人鴻臚寺掌客裴世清等至久憶方解季秋薄冷尊候（一）有何如想清悆此即如常今遣大禮蘇因高大禮乎那利等往謹白不具（○乎那利吉士雄成也按推古天皇十六年遣妹子雄成等復賫璽書送世清還國是也篇中載我文者必注書令特揭書者以嚴　天章也　日本書紀）

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十五年妹子所賫也　隋史）

松謹按天朝馳信使遣學生始于茲蓋欲觀彼文物風土也如魏晉宋齊梁及明史等所載皆蕃臣私書歟誕之所爲非　天朝所遣也嚴存　璽書止此二章而已恭拜讀之　聖辞穆當丕旨優渥實善隣之美事萬世之龜鑑也見彼之書往往驕慢不遜自張國體睥睨隣邦是彼之常態不足爲異也此事當時既有廷議詳於　史冊今不復贅焉

唐　玄宗

○國書（○張九齡所草也）

勅日本國王主明樂美御德彼禮義之國神靈所扶滄溟往來未常爲患不知去歲何負幽明丹墀真人廣成等入朝東歸初出江口雲霧斗暗所向迷方俄遭惡風諸船飄蕩其後一船在越州界即真人廣成尋已發歸計當至國一船飄入南海即朝臣名代艱虞備至性命僅存名代未發之間又得廣州表奏朝臣廣成等飄至林邑國既在異國言語不通並被劫掠或殺或賣言念災患所不忍聞然則林邑諸國比常朝貢朕已勅安南都護令宣勅告不見

在者令其送來待至之日當存撫發遣又一船不知所在永用疚懷或已達彼（一本）蕃有來人可具奏此等災變良不可測卿等忠信則爾何負神明而使彼行人罹其凶害想卿聞此當用驚嗟然天壤悠悠各有命也中冬甚寒卿及百姓並平安好今朝臣名代還一一口具遣書指不多及

○丹墀真人廣成多治比廣成也朝臣名代中臣名代也朝臣廣成平群廣成也按續日本紀天平四年多治比廣成爲遣唐大使名代爲副使同五年發遣同七年歸朝名代明年歸朝平群廣成隔五年歸朝初還時四船同發遭颶風彼此相失廣成之船漂崑崙國遭賊或被刦殺或瘴死廣成等四人僅免死復入唐至是歸朝云　曲江集

憲宗

○位記

日本國判官正五品上兼行鎮西府大監高階真人遠成

右可大中大夫試太子中允、餘如元、勑日本國使判官正五品上兼行鎮西府大監高堦眞人遠成等、奉其君長之命、赴我會同之禮、越溟波而萬里獻方物、於三檢所宜褒奬、並錫班榮、可依前件、元和元年正月二十八日○延暦末遠成使于唐、大同元年、與僧空海等歸朝、按史、唐使來聘時、天朝授位賜物、是禮也、本文下、有連署牒、今畧之、朝野群載

○印記　陸淳

㝡澄闍梨、形雖異域、性實同源、特稟生知、觸類懸解、遠求天台妙旨、又遇龍象邃公、揔萬行於一心、了殊途於三觀、親承祕密、理絕名言、猶慮他方學徒不能信受、所請當州印記、安可不任爲憑、大唐貞元廿一年二月廿日、朝議大夫持節台州諸軍事守台州刺史上柱國陸淳給、○宋高僧傳、佛祖統紀等之道邃傳、載此文、頗有異同、臨本

○同　鄭審則

孔夫子云、吾聞西方有聖人焉、其教以清淨無爲爲本、不染不着爲妙、其化人也、具足功德、乃爲圓明、㝡澄闍梨、性稟生知之才、來自禮義之國、萬里求法、視險若夷、不憚艱勞、神力保護、南登天台之嶺、西泛鏡湖之水、窮智者之法門、探灌頂之神祕、可謂法門龍象、青蓮出池、將此大乘、往傳本國、求玆印信、執以爲憑、昨者陸台州、已與題記、故具所覩、爰申直筆、大唐貞元廿一年五月十五日、朝議郎使持節明州諸軍事守明州刺史上柱國滎陽鄭審則書、○眞書、横川松禪院藏

○付法文傳教大師　道邃

比丘僧道邃、稽首頂禮天台大師、竊以法王出世、一音演說、機感不同、所聞蓋異、故權實之義、接於諸部、大小之文、森然殊流、要其所歸、無越一實、故曰雖示種種道、其實爲佛乘、又曰開方便門、示眞實相、喻之以衆流入海、標之以不二法門、自他兩得、同詣祕藏、此經所由作之、所以雖消鶴林滅而法網散、神足隱而宗殊塗、不若只是得一心三觀、而取證如反掌、而一言一心三觀者、本體不生、能離因果、常住不滅、遍一切處、當知天眞獨朗之一言、本來所具之三諦也、三卽一相、亦非一、又曰非異一相、一切相、相卽

不相、卽不相卽非相非、無相、故此謂一言、唯佛與佛、知一切法教本、一切法義中、一切戲論息也、雖名一心、不通義理、難稱三觀、不及毀讚、是以經曰、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又曰諸佛兩足尊、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說一心三觀、只在斯一言而已、於是古德相傳曰、昔智者大師、隋開皇十七年仲冬二十四日平旦、告諸弟子曰、吾滅後三百餘歲、生於東國、興隆佛法、若有感應、先呈瑞靈、則一法鑰投空、倏忽而入空、舉衆雖慕瞻、終不知所届云云、而今聖語有徵矣、遇最澄三藏、不是如來使、豈有堪難辛、然則開宗示奧、以法傳心、化隔滄海、相見杳然、共持佛慧、同

會龍華、大唐貞元二十一年歲次乙酉二月朔癸丑十五日丁卯、天台沙門道邃、付日本國最澄三藏、○最澄、謚傳教大師、延暦寺開祖、延暦中入唐、受法道邃、行滿順曉等、天台霞標

開成四年正月廿二日、得日本國傳燈大法師圓行
將實慧和尚等八人○實慧、眞如、眞泰、杲隣、圓明、忠延、眞濟、眞雅、書問、圓
鏡等十人、謹還狀曰、并別幅　圓鏡等
開函見書信、增頂荷、雖鄉居海外、人近日宮、知音之道不
遺、重教之誠、彌切、今我開成皇帝、化周四極、八表來朝、聖
德巍巍、皇道蕩蕩、左衛功德使驃騎、爲股肱之濟濟、實文
武之蘄蘄、粤在鴻濱渤海巨浪之東、是金烏玄象始明之
地、乃陽德之出處也、國號日本、卽曦和之直上、翔于天、乃

輝赫之域也、國君命宰臣、使朝宗我大唐、因知彼土大師
八人等、並習胎藏大牟尼法、宗金剛界光明相會、學蘇悉
地、容嚴威儀、悉是故空海大師、去貞元中來此國、投之故
內供奉灌頂教主慧果和尚處習學、至永貞初還本國、弘
三部大法、爲彼土大灌頂師、遂有門弟子八人、奉教流化、
乃西望瞻我祖師之靈、遂奉冬夏法服口羅之珍、媿不遠
乎數萬里來寄之也、并練絁廿匹、綿一百屯、剃刀廿枚、并
牋素等物、敬以捧投之、皆列之故大師影前、十一人等毎
啼寫塔、拜首墳前、感異鄉之重教、媿殊國之懇誠也、今相國
使還、傳燈師歸國、當之令月、春風習習、鶯吟新聲、流水涓

涓、氷開舊沼、去去君意、遙遙我心、謹附書於東國傳燈大
德阿闍梨等、首春尚寒、伏惟動止康裕、圓鏡等與此國諸
大德等、並蒙國恩、悉安法儀、伏謝遠遺、珍奇物及方物、頂
荷之誠、翰簡難喩、此地亦奉酬之信、備如別紙、并經法道
具等、倘望幸賜撿到、雲路阻遠、滄波淼然、望東日以贈之、
申西天之同志、旣法無異源、亦期之於華藏、謹附狀不宜
謹狀、開成四年正月卅日、大唐青龍寺內供奉三教講論大德沙門圓鏡、傳教內供奉持念大德當寺寺主沙門久正、傳教內供奉持念大德沙門令則、同常明、同義眞、同法閏、同義丹、同常堅、同義圓、同文貴、同契宗、狀日本國律大德傳燈大法師實慧阿闍梨等座前、謹空、
青龍寺東塔院傳法灌頂承襲弟子義眞等十人、上信物

道具經法等、五鈷鈴一、三鈷杵一、獨鈷杵一、已上三事、故
大德慧果先師受持道具、充空海阿闍梨影前供養、金剛
頂經眞言教法、共五十卷、羯磨杵一、金剛輪一、獨鈷杵一、
三鈷杵一、白瞉子二匹、黃屑異紋綾一匹、褐結紗一匹、雜
綾四匹、兎褐綺一匹、白熟滑州紗一匹、黃綾袜肚二、紫綾
袜肚二、黃綾香畫襆子一、紫羅履一、白疊手巾一、右件物、
伏望不責輕尠、遠國之信也、其物并請實慧阿闍梨與圓
行阿闍梨等九人、同受用分散、謹狀上、開成四年閏正月三日、傳法阿闍梨
義眞等、○空海、謚弘法大師、高野金剛峯寺開祖、延暦中遊唐、受法慧果、承和五年、圓行、持實慧等書及贈物、入唐達青龍寺、居二年、將其復書至云、弘法大師正傳

○國清寺止觀堂記　沈懽 鄉貢進士

嚮者我大中七年九月十日、有日本國大德僧、法號圓珍、俗姓殷、自扶桑而來、抵于巨唐福建、旋適五臺、復止天台國清、傳西域金人之教、我師幼能拔俗、剃度出家、以慧鏡內明、戒珠外朗、作昏夜之燭、爲苦海之舟、誓願維持三乘妙理、以彼方尚闕此土可求、俄拂麻衣、飛玉錫至、遊歷此寺、數換星霜、陟華頂之峯、禮大師之迹、此地自會昌廢圻之後、大中息旨重興、佛殿初營、僧房未置、白衣居士經行而曉、泊浮雲、青眼沙門座定而夜棲磐石、師乃瞋心起念、言發響從、爰得郢人、伐幽林之楩柘、丁丁之響、朝發南山、

落落之材、暮盈北塢、妙運斤斧、長短得規、巧引繩墨、曲直成準、功不逾月、其如化城、翬飛而彩曜、菴園勝槩而光揚鷲嶺、以十年九月七日建成矣、法師即住持此院、苦節修行、以無爲心、得無得法、遂挈瓶錫、告別東歸、即十二年六月八日矣、有趙郡李處芳名達、爰來告愚、與師有舊、東望雲外、空增浩然、仰梵宇之寬、斯其功莫大、乃命予實錄其事、唯慙不文、咸通二年五月十日記、○圓珍、諡智證大師、三井園城寺開祖、傳教弟子、仁壽中遊唐、本朝高僧傳云、貞元中、最澄敍一院於國清寺、會昌之後、漸毀、圓珍捨財、建止觀院、以補其師之志、令清觀主之、衆稱其有後、　智證大師傳

宋

日本國丞相藤原公捨經之記　了惠 西巖

非教無以求佛語、非禪無以悟佛心、囿於名相、蔽於玄關、未見其得也、必曰頓悟自心、明見自性、拔永劫之疑、蹈大方之表、則知教非佛語也、禪非佛心也、吾心之常分耳、得不爲出塵大丈夫之能事哉、雖然佛距中華、雪嶺沙漠之外、跨關逾十萬里、禪教所化之國、所備之機、莫不係於時、翳光鶴樹千有餘載、而大教東漸、更五百年、而正宗荐至、使不以教乘誘熟之、而正宗驟至、則青天霹靂、得不駭怪於當時、梁迄宋興、閱歲既久、道傳器受、不易絲毫、派列五

宗之後、倏翕倏張、濟北一燈、實爲震耀、正續崛起而振之、是爲十六世光明雋偉、奔走海內、學者指雙徑爲道之所在、而追趨之、猶夕陽之崦、道人圓爾、來自日本、一語投機、擢置近侍、坐閱再朞、挾正續之道而歸、太宰故山、一香供凌霄、示不忘本、竊謂日域名相之學、與宋相將、而正宗之傳、則兆於覺阿、向金牛作舞處、勘破瞎堂、國人歆艷蔚爲之宗、逮今爾公益佗興之、與有力也、將見一燈傳無盡燈、燁然不夜、先以謂係乎時者、厥有旨哉、公重爲先攝政藤原道家、見知特加師禮、而道家之子、左丞相實經、稟父之志、崇篤教門、欲報先妣准三后大夫人之德也、相與聚族

而謀之、課其兒女昆弟、親書法華等經四部、總三十二卷、貯以層匣、貫以霞絡、纏金鈿螺、極窺天巧、尊經也、衰昇濟之具、報罔極之恩、率本於孝、噫不事外慕、而手書佛經、可謂知所向矣、圓爾重惟先師之恩德一毫亡報、陳請是經歸鎮徑山正續先師圓照塔院、如經所謂是中已有如來全身舍利者、豈細故哉、丞相欣然諾之、其亦喜法寶之有所歸而聖善之有所託矣、爾公與余敦同稟之義、屬了惠被旨此山也、拳拳致書、附以四十二臂旃檀大士、重以斯經為託、囑為之記、將以紀實行遠、嘗試為爾言曰、先師握單傳直指之柄、掃文字語言之學、今公以是報之、余又從

而為記、得不厚辱於師門貽咻於衆楚、若曰碑單傳直指者此經也、破文字語言者此經也、則強為爾記之、大宋寶祐三年三月望、慶元府太白名山天童景德禪寺住持嗣祖比丘了惠記、四明陳洪刊、○真碑搨本、東福寺藏、

太白名山千佛閣記　樓鑰大防

淳熙五年、孝宗皇帝親灑宸翰、大書太白名山、以賜天童山景德禪寺、寺之門甚雄、敞刻雲章、尊閣其上、又於方丈、專建一閣、以藏真蹟、實為禪林盛事、前所未有也、初西晉永康中、沙門義興卓菴此山、有童子手給薪水、後既有衆、遂辭去、曰吾太白一辰、上帝以師篤於道行遣侍左右、因忽不見、自是始有太白天童之名、山在郡東南六十里許、

太白一峯、高壓千嶺、雄尊深秀、為一郡之望、紹興初、宏智禪師正覺、欲撤其寺而新之、謀於衆、有蜀僧、以陰陽家言自獻曰、此寺所以未大顯者、山川宏大、而棟宇未稱、師能極土木之工、為層樓傑閣、以倍從於今、則淑靈之氣、始得發越、而此山之名、且將震耀於時矣、覺深然之、乃拓舊址謀興作、內外鼎新、以次就成、智匠高妙、務極崇侈、門為高閣、延袤兩廡、鑄千佛列其上、前為二大池、中立七塔、交映澄澈、遊是山者、初入萬松關、則青松夾道凡二十里、雲棟霅脊、層見林表、而倒影池中、未入寶樓閣、已非人間世矣、中建盧舍那閣、尤為壯麗、住山三十年、其為久遠之計、皆

絕人遠甚、後有慈航了樸、一坐亦二十年、起超諸有閣於盧舍那閣之前、複道聯屬、至今巋然相望、又大築海塗、增益歲入、由是天童不特為四明甲剎、東南數千里、亦皆推為第一、遊觀者必至、至則忘歸、歸而詫於人、聲聞四方、江湖衲子、以不至為歉、皇子魏惠憲王出鎮一見慈航、懽若平生、暇日來遊、顧瞻山林、登玲瓏岩、宿鷺或累日不忍去、因圖以進於上、會稽郡王太師史文惠公、又從容奏請、遂有四大字之賜、瑰奇絕特之觀、無以加矣、十六年、虛菴懷敞、自天台萬年來主是剎、百廢具舉、追跡二老、而千佛之閣、歲久寖圮、且將弗支、猶以前人規模為未足以稱上賜、

欲從而振起更出舊閣及前二閣之上僉以爲難師之志
不回也先是日本國僧千光法師榮西者憤發願心欲往
西域求教外別傳之宗若有告以天台萬年爲可依者航
海而來以師爲歸及還天童西亦隨至居歲餘聞師有改
作之意請曰思報攝受之恩糜軀所不憚況下此者乎吾
忝國主近屬他日歸國當致良材以爲助師曰唯未幾遂
歸越二年果致百圍之木凡若干挾大舶泛鯨波而至焉
千夫咸集浮江蔽河輦致山中師笑曰吾事濟矣於是鳩
工度材雲委山積列楹四十多日本所致餘則取於境內
之山始建於紹熙四年季秋之甲申才三載告畢費緡錢

二萬有奇是歲海莊僧捻贏穀三千斛如有相之者不求
於人見者樂施以迄於成凡爲閣七間高爲三層棟横十
有四丈其高十有二丈深八十四尺衆楹俱三十有五尺
外開三門上爲藻井井而上十有四尺爲虎座大木交貫
堅緻壯密牢不可拔上層又高七尺舉千佛居之位置面
勢無不曲當外檐三內檐四檐牙高啄直如引繩旋楹有
閑暈飛跂翼周延四阿緣以欄楯內爲綺疏表裏明豁自
下仰望如見崑閬梵唄鐘磬半空振響徜徉登覽四山下
瞰河漢星斗如在欄檻御書金牓巍乎中峙翊以翔龍護
以絳綃高出雲霄之上真足以彈壓山川傳示千古善財

童子大壯嚴藏入見樓閣廣博無量則不可知若經行四
方室屋巨麗殆未見其比也鑰奉祠東歸嘗往游焉驚歎
傑特目眩神駭過於百聞敝請記其事老矣學落不能形
容姑記大概以表吾鄉之勝海內好奇之士欲游而未遂
者覽此則太白之景思過半矣虛菴道價素高禪子向方
島夷亦聞其名而歸之加以願力深重才又恢恢巧匠瑰
材成此勝事觀者無不欽歎或請飾之敝曰殫力竭材事
濟登茲行且謝去若丹雘華飾尚有賴後之人云慶元四年清明
日顯謨閣直學士大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奉化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樓鑰撰并書山門知事僧道珂立
石陳希李顯模刊○真碑搨本聖一賚歸物也舊藏東福寺天明中住持師孝因建仁住持東暾請贈之惜乎去歲

失于庫火天童寺志載此記頗有誤脫真碑搨本建仁寺藏

日本國千光法師祠堂記　虞樽

太白名山甲天下而千佛閣尤爲第一後世欲過之其材
無及焉蓋柱植絲日本國僧千光法師所致也詳見大參
樓公閣記宜爲畫像以祠師諱榮西備州人孝靈賀陽氏
六十二世孫母夢明星感孕生年十一出家延暦寺薙髮
染初學具舍婆娑論十三受大戒習天台教觀掩閣八年
以爲未至誓往西域求道二十八抗海達四明遊台山萬
年寺禮石橋羅漢瀹茶現花又見二青龍俄頃尊者現全
身益堅素志遂居之會虛菴敞公移主天童因與偕行及

建閣即東還、頗有以助之、越二載大木果至、而閣成、師之力也、師自幼敏悟、曉通唐朝内外典、持律終身、過午不食、本國賜號僧正、廣修佛事、茲不具書、臨終預期、兩手結印、安坐而化、壽七十五、臘六十二、後十年、其徒明全、復來山中、捐楮券千緡、寄諸庫、轉息爲七月五日忌、設齋飯衆本孝也、全生伊州蘇姓、傳師之道、教戒亦精、入山三年、示寂於了然齋、火後得堅固子無數、付道元藏歸故國、併刻于祠、大宋寶慶元年八月九日、修職郎監臨安府都稅務眞撰記并書、陳祥刊、○明全號了然齋、建仁寺僧、千光法嗣、貞應中遊宋、清住院、寫本、

○付法語 千光國師　懷敞 虛菴

日本國千光院大法師西、宿有靈骨、頓捨世間深重恩愛、從佛剃髮、著僧伽梨、洪持此法、不遠萬里、航海而入我炎宋、探頤宗旨、乾道戊子年、遊天台、見山川國土勝妙道場清淨殊特、生大歡喜、嘗施淨財、供十方學般若菩薩、已而至石橋、拈香煎茶、敬禮住世五百大阿羅漢、尋復本國、夢境恰恰二十季、雖音問不相聞、而山中老宿歷歷記其事、今又懷舊遊、復之宿緣不淺、志磐一擽茲深、不可不示法旨、夫昔釋迦老人、將欲圓寂時、以涅槃妙心正法眼藏付屬摩訶迦葉、乃至嫡嫡相承、至於予、今以此法付屬汝、汝當護持、佩其祖印、歸國布化末世、開示衆生、以繼正法之命、又授汝袈裟、大師昔傳衣爲法信、而表本來無物、然至六祖、衣止不傳云云、其風雖絕、今爲外國法信、授汝僧伽梨而已、又授菩薩戒、拄杖、應器、衲子道具、不留一付屬畢、聞傳法偈云云、○榮西、字明菴、一字葉上、諡千光國師、建仁寺開祖、仁安文治之間、再入宋、嗣法虛菴、本文本朝高僧傳塔銘等、大同小異、興禪護國論、

○付法語 聖一國師　師範 無準

道無南北、弘此在人、果能弘道、則一切處、總是受用處、不動本際、而歷遍南方、不涉別求、而普參知識、如是則非特此國彼國、不隔絲毫、至於及盡無邊香水海、那邊更那邊、猶指諸掌耳、此吾心之常分、非假於它術、如此信得及、見

得徹、則逾海越漠、陟嶺登山、初不惡矣、圓爾上人、做善財遊歷百城、參尋知識、決明已躬大事、其志不淺、炷香求語、故書此以示之、丁酉歲十月、住大宋徑山無準老僧書、○圓爾名辨圓、諡聖一國師、東福寺開祖、嘉禎中入宋、嗣法無準、真書東福寺藏、

○俊芿畫像贊　瑞律師

聱首天人大導師、家住海東太宰府、秋中片月爲肺肝、雪後諸峯作眉宇、來枕一萬里慈航、歸降七十州法雨、斯何人也、斯何人、日本傳律第一祖、○俊芿、字我禪、號不可棄、泉涌寺僧、建久中入宋、嗣法北峯、修法有驗、七廉崇尊、瑞畫像繫贊、納菩提律院祖堂云、元亨釋書、

○成尋畫像贊　智普

稟粹日天爲釋之賢分燈智者接踵裔然觀國之光蒙帝之澤聿遣良工遠傳高格慈相克肖乾城妄觀滄浪萬里秋空一蟾遐寄歸舸衆仰無厭譯經證義文慧大師智普述熙寧六年癸丑孟夏初吉日記○成尋號善慧大師大雲寺僧延久中遊宋神宗召見賜紫衣禱雨有驗神宗寵待不許歸卒於彼土虎關云遊大雲寺觀成尋像容貌渾厚實有德之儀也　元亨釋書

○應眞贊三首并引　居簡北磵

鳳鳴寺十八應眞乃日本國所製容印僧典於沈氏沈施於鳳鳴

傳的的之宗自舉氷壺春末回而痕垢無些玉林月已上而清光有許湛存此箇宗乘肯壞人家男女黃梅之鉢笑

夜偸少室之衣疑浪與方微地區圓該天宇神發幽而空谷應呼聲出礙而霜鐘忽杵

面目古怪氣宇深清潤月夜白松雪寒明舜岩之身兮誰前誰後首羅之眼兮不縱不横相隨來也流水浮萍

全心之相全相之心寫成這个聊應而今天蒼蒼兮白鳥没水深深兮紅鱗沈日鉤雲餌玉線金針一般料理兮妙出威音　○貞和集

○日本國贊　文博峨嵋山居士

孰分彼土此土相去纔咫尺爾鱗鱗六十六州渺渺三千餘里金剛無盡藏山寶相多莊嚴地四諦凝凝流通三尊幽幽安置等閑舉目便見何待足行而至　○興禪護國論

日本國覺阿上人　正受

覺阿上人日本國滕氏子也十四得度受具習大小乘有聲二十九屬商者自中都回言禪宗之盛阿奮然拉法弟金慶航海而來歲餘始至乾道辛卯夏也袖香拜靈隱佛海禪師海問其來阿輒書而對復書曰我國無禪宗唯講五宗經論國主無姓氏號金輪王以嘉應改元捨位出家名行真年四十四壬子七歲令受位今已五載度僧無進納而講義高者賜之某等仰服聖朝遠公禪師之名特詣丈室禮拜願傳心印以度迷津且如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離

相離言假言顯之禪師如何開示海曰衆生虛妄見見佛見世界阿書云無明因何而有海便抓即命海陞座決疑明年秋辭游金陵抵長蘆江岸聞鼓聲忽大悟始知佛海垂手旨趣旋靈隱述五偈叙所見辭海東歸偈曰航海來探教外傳要離知見脫蹄筌諸方參遍草鞋破水在澄潭月在天掃盡葛藤與知見信手拈來全體現腦後圓光徹太虛千機萬機一時轉妙處如何說向人倒地便起自分明驀然蹈著故田地倒裏幞頭孤路行求真滅妄元非妙即妄明真都是錯堪笑靈山老古錐當陽拋下破木杓豎拳下喝少賣弄說是論非入泥水截斷千差休指注一聲歸笛囉囉哩海稱善書偈贈其行阿少親文墨善諸國書至此未數載徑躋祖域其於華語能自通淳熙乙未與其國僧統遣僧訊海副以水晶降魔杵及數珠二臂綵扇二十事貯以

寶函、壬寅夏、王請住持其國叡山寺、復遣僧逼嗣書、時海已入寂矣、○我邦禪法自阿以還、稍盛、而阿之泒、無嗣者、可惜也　嘉泰普燈錄

韓志和　李昉

穆宗朝、有飛龍士韓志和、本倭國人也、善雕木作鸞鶴鴉鵲之狀、飲啄悲鳴、與眞無異、以關捩置於腹內、發之則凌空、奮翼可高百尺、至一二百步外、方始却下、兼刻木猫兒、以捕雀鼠、飛龍使異其機巧、奏之、上覩而悅之、志和更雕蹈牀、高數尺、其上飾之以金銀綵繪、謂之見龍牀、置之則不見龍形、踏之則鱗鬣爪角俱出、始進上以足履之、而龍夭矯若得雲雨、上恐畏、遂令撤去、志和伏於上前、稱臣愚

昧而致有驚忤聖躬、臣願別進薄伎、以娛陛下耳目、以贖死罪、上笑曰、所解何伎、試爲我出、志和於懷中、將出一桐木合、方數寸、其中有物、名蠅虎子、數不啻一二百焉、其形皆赤、云以丹砂啗之故也、乃分爲五隊、令舞梁州、上召國樂、以舉其曲、而虎子盤迴宛轉、無不中節、每遇致詞處、則隱隱如蠅聲、及曲終、累累而退、若有尊卑等級、志和臂虎子於指上、獵蠅於數步之內、如鷂擒雀、罕有不獲者、上喜其伎小有可觀、卽賜以雜彩銀器、而志和出宮門、悉轉施於人、不逾年竟不知志和所在、○松下見林曰、志和、蓋飛驒工之流矣、余謂、飛驒工之巧技、膾炙人口者頗奇、然未聞斯怪異、　太平廣記

元　世祖

○國書

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修睦、況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卽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卽令罷兵、還其疆域、反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

聖人以四海爲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大日本史外國傳云、文永五年、高麗使其臣潘阜、持蒙古及其國書至、不報放還其使、是也、

○同　仝

蓋聞王者無外、高麗與朕、既爲一家、王國實爲隣境、故嘗馳信使修好、爲疆場之吏抑而不通、所獲二人、敕有司慰撫、俾齎牒以還、遂復寂無所聞、繼欲通問、屬高麗權臣林衍構亂、坐是弗果、豈王亦因此輟不遣使、或已遣而中路梗塞、皆不可知、一無皆不可知四字、有耶字、不然日本素號知禮之國、王之君臣、寧肯漫爲弗思之事乎、近已滅林衍、復舊王位、

安集其民、特時一命少中大夫秘書監趙良弼、充國信使、持書以往、如卽發使與之偕來、親仁善隣、國之美事、其或猶豫以至用兵、夫誰所樂爲也、王其審圖之、（○史云、文永八年、蒙古使趙良弼來至于太宰府是也。元史）

○書（闕所寄名）　趙良弼

大蒙古國皇帝差來國信使趙良弼、欽奉皇帝聖旨、奉使日本國請和、於九月十九日、到太宰府、有守護所小貳殿、阻隔不令到京、又十餘遍、堅執索要國書、欲差人持上國王并大將軍處去、良弼本欲付與、緣皇帝聖訓直至見國王并大將軍時、親手分付、若與于別人收受、卽當斬汝、所

以不分付、守護所小貳殿、先以將去國書副本、並無一字差別、如有一字冒書、本身萬斷死於此地、不歸鄉國、良弼所齎御寶書、直候見國王并大將軍、親自分付、若使人強取、卽當自刎於此地、伏乞照鑒、（至元八年九月廿五日、陝西四州宣撫使小中大夫秘書監國信使趙良弼、○小貳殿、筑後守資能也、祝髮號覺惠、此書寺僧傳去、所贈聖一也、今以辭勢推之、良弼於太宰府、應接之筆語也、大應錄、有和良弼韻詩、因意當時大應聖一輩、充應對之任乎、亦不可知、眞書東福寺藏）

○上世祖書　劉宣

近議復置征東行省、再興日本之師、此役不息、安危繫焉、唆都建伐占城、海牙言平交趾、三數年間、湖廣江西、供給船隻、軍須糧運、官民大擾、廣東群盜並起、軍兵遠涉江海瘴毒之地、死傷過半、卽日連兵未解、且交趾與我接境、蕞爾小邦、遣親王提兵深入、未見報功、唆都爲賊所殺、自遺羞辱、況日本海洋萬里、疆土闊遠、非二國可比、今次出師、動衆履險、縱不遇風、可到彼岸、倭國地廣、徒衆猥多、彼兵四集、我師無援、萬一不利、欲發救兵、其能飛渡耶、隋伐高麗、三次大擧、數見敗北、喪師百萬、唐太宗以英武自負、親征高麗、雖取數城而還、徒增追悔、且高麗平壤諸城、皆居陸地、去中原不遠、以二國之衆加之、尚不能克、況日本僻在海隅、與中國相懸萬里哉。（元史）

爲一山寧公贊　趙孟頫

截彼南山、一仰之極、嵩嶽之寧、中流砥石、補陀孤絕、東海茫茫、紫雲垂錫、承天子之寵光、巨浪浮杯、顯使星之皇皇、聲聞華夷、名振扶桑、泰山之重、東流之長、（○按雪村行道記、子昂見村書歎賞、遺以一大麝煤、則其爲舊識可知、因意此贊辭、爲其師一山求之也、寫本雪村行道記）

辟支佛牙贊（并引）　梵琦（楚石）

日本成藏主、入吳逢一童子、施辟支佛牙、得而寶之、請贊、贊曰、

有一衆生、出無佛世、曾從往劫、受獨覺記、花開葉落、心融神會、觀此因緣、豁然超詣、於三界中、如鳥出籠、雖不說法、但現神通、手磨日月、身卧虛空、十有八變、開豁羣蒙、至涅

槃時、吐三昧火、自化形骸、惟留骨鎖、妙設利羅、兩若干顆、累累如珠、頭頭而墮、維道人成、得其大牙、堅如金剛、淨如蓮花、砧杵不碎、玉雪無瑕、再拜稽首、寧小幸耶、我作贊辭、仰其高躅、冥薰法界、淨洗心目、神物訶護、無忘付囑、人能敬信、莫不生福。楚石錄

南遊東歸集跋　雲岫

名山勝境、古今題詠者多、詩勝境則境歸於詩、境勝詩則詩不入境、詩與境合、見詩即見境、境與詩合、見境即見詩、苟不然、則詩境兩失、日東旨禪者、作天童十詠、句意不凡、書此以實其美、玲瓏巖主雲外雲岫跋、八十一歲。圓旨字別源、號縱性、建仁寺僧、東明法嗣、元應中入元、參諸老、南遊東歸集

鐵菴集序　正印月江

佛海之水、自天地流入薩婆若中、佛源沾其一滴、而能起際天之濤瀾、魚龍阿修羅、飲其水者、皆得充滿、再傳而至鐵菴、一味截斷衆流、不肯隨波逐浪、所謂智與師齊減師半德、智過於師方堪傳受、謂余不信、請觀此錄、皇元至元丙子孟冬

前育王比丘正印、爲其徒禮智藏主題。鐵菴集

佛光禪師塔銘　揭傒斯

佛法入中國、至宋末、其盛於吳越之間、簡公奮響於淨慈、範公揚芬於徑山、月公擢穎於靈隱、聞公揭照於育王、靈鷲則愚公建其標、大慈則觀公振其軌、天童則一公抗其旌、升其堂入其奧、并包翕受、融液暢朗、則佛光禪師、師會稽鄞人許伯濟之子也、初母陳夢一僧抱嬰兒來、遂有娠、將產夜、見白衣女子登其牀、端妙殊麗、不類常世人、忽不見俄頃而產、白光滿室、及晬試以百玩、唯笑取佛書一卷而已、七歲入小學、沉鷙寡言、功兼諸生、平居與娣姝坐、必異席、遇酒肉如見惡臭、惟間入山寺、聞禪誦聲、即欣然慕之、年十三遭父憂、遂祝髮淨慈、事簡禪師爲弟子、明年入徑山、禮範公、諮輒不契、居五年忽夜四更、聞廊前板響、乃大悟、遂下靈隱見月公、之育王謁聞公、聞公移淨慈、以記

室召、辭再上徑山、還淨慈留知藏、參愚公於靈鷲、叩觀公於大慈、一日見井上轆轤、大發無礙機、凡昔聞諸老言未契者、皆脫然若固有、不假磨礱自出光澤、不待剞劂自入規矩、於是師之道益隆、德益尊、四方傾企慕向者日益衆、里人羅季勉治萍鄉、辟主白雲、居七年、終母喪、再還靈隱、賈太傅悅其道、請主台之眞如、又居七年、歸之如水赴壑、德祐初、辟地鴈峯、大兵忽臨、白刄交師頸、師堅坐說法不顧、衆斂兵作禮而去、明年還天童、依一公、而宋亡、明年夏五月、日本有賢大夫曰平將軍者、遣使來迎、慨然赴之、六月至日本、平將軍而下、傾國郊迎、入主建長寺、平將軍躬

執弟子禮。越五年，平將軍建寺曰圓覺，復延師主之。一據講席，群鹿咸集，因號其山曰瑞鹿之山。正平十八年，庭前桂樹忽夏枯，師曰：吾將逝矣。九月三日，手書別諸方，至夕舉偈，竟端坐而逝。後三日，葬其骨建長之後山。壽六十一，僧臘四十九。後四十有一年，其徒惠廣來遊，袁之仰山，道過余，乞銘。余聞西域諸國，去中土至遐遠，然車馬可計日而至，而其人不知有孔氏者，諸佛之所興也。東南諸國，邈在海中，而皆言孔氏，蓋去中土近，人居巽離文明之方，然尊信佛法，與西域同，特以海路不能限之耳。佛光禪師起會稽，其道甚尊顯，平將軍得以坐致之者，其地近又適其

時也。嗚呼，佛光亦忠孝人哉。師諱祖元，字子元，又自號無學云。銘曰：

邈矣前聖，萬化之宗，孔釋雖異，忠孝則同。有聞佛光，其德靡晦，火德既微，東入于海。孰知我元，參天配地，孔釋並隆，無遠不至。東望大海，混混茫茫，惟師之道，其大莫量。載瞻扶桑，杲杲出日，惟師之德，照曜四溢。師其往矣，國人具來，惟師之化，永世弗攜。

應奉翰林文字登仕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揭傒斯撰并書，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全岳柱篆額。○平將軍北條時宗也。佛光錄

明

○國書　太祖

上帝好生而惡不仁，我中國自趙宋失馭，北夷據之，凡百有心，莫不興憤。辛卯以來，中原擾擾，爾時來寇山東，乘胡衰耳。朕本中國舊家，恥前王之辱，師旅掃蕩，垂二十年，遂膺正統。間者山東來奏，倭兵數寇海邊，生離人妻子，損害物命，故脩書特報，兼諭越海之繇。詔書到日，臣則奉表來庭，不則修兵自固，如必為寇，朕當命舟師揚航，捕絕島徒，直抵王都，生縛而歸，用代天道，以伐不仁，惟王圖之。明史

按日本傳，洪武二年三月，帝遣行人楊載詔諭其國，且詰以入寇之故，是也。所謂倭冠我邊海亡民之徒，固非將士，今

閱明人書倭冠人物之啚，皆狀貌鄙俚，可以知也。闇書

○壽安鎮國山碑　成祖

朕惟麗天而長久者，日月之光華；麗地而長久者，山川之流峙；麗於兩間而永久者，賢人君子之令名也。朕皇考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知周八極，而納天地於範圍，道貫三星，而亘古今之統紀，恩施一視，而溥民物之享喜，日月星辰，無逆其行，江河山岳，無易其位，賢人善俗，萬國同風，表表茲世，固千萬年之嘉會也。朕承鴻業，享有福慶，極所覆載，咸造在廷，周爰咨詢，深用嘉嘆。邇者對馬壹岐諸小嶋，有盜潛伏，時時出寇掠，爾

源道義能服朕命咸殄滅之屹爲保障誓心朝廷海東之國未有賢於日本者也朕嘗暫古唐虞之世五長廸功渠搜即叙成周之隆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率遏亂畧光華簡册傳誦至今以爾道義方之是大有光於前哲者也日本王之有源道義又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朕惟繼唐虞之治舉封山之典特命日本之鎭山號壽安鎭國之山賜以銘詩勒之貞石榮示於千萬世 ○源道義足利義滿也壽安鎭國碑成祖所封阿蘇山也碑無所聞、殊域周咨錄

送右闡教鷲峰禪師奉使日本頌序

居頂圓菴

皇帝即位改元永樂之初天地淸寧雨暘時若凡四方薄海内諸國莫不遣使朝賀貢獻水土之物於是皇上推恩柔遠一視同仁分遣使者賫詔往諭嘉荅其意載念日本邈乎鯨濤數萬里外而其國雅尚佛乘是宜參用名德沙門俗賛聖化乃選僧錄司右闡教兼天界禪寺住持臣某偕朝之近臣等往使彼國導揚德意禪師嘗受知太祖皇帝被選入朝爲僧錄掌教又蒙褒美兼領天界住持天界實天下首刹也自禪師居之中外信嚮龍象騈集動盈數千指自非道契佛祖行服幽顯者曷能臻此哉及是命宗門莫不以朝廷出使得人爲賀僚寀諸友咸爲詩頌以贈而屬某序諸首簡惟日本距中國雖甚遠然自漢唐以來遣使朝貢恒不絶其國素尊佛教知慕中國宗傳之盛前代遣僧涉海來遊學焉今皇上誕膺天命寵綏四海聲教所被靡不稽首臣順而爭先賓貢者宜矣禪師持節以往竊意天威所加海若山君効職驅使而祥風送颿神物迎棹雖數萬里跬步也滔天鉅浸平陸也何足計慮哉而禪師德望之重師法之尊宗傳之懿才辯之贍皆足以化服彼方遠人遠人見之吾知胥爲悅從矣而師也震之以法雷潤之以法雨襲之以慈風煦之以慧日將俾窒者通晦者明咸獲充其所願焉一時拜伏西向稱謝吾君吾

佛之大賜矣然則禪師是行也其於朝命榮幸何若哉其於宗教增重何若哉余因作序姑言其槩至若弘化偉績尚俟他日還朝執筆繼書焉 ○按明史日本傳永樂元年又遣左通政趙居任行人張洪偕僧道成往五燈會元續畧續稽古畧等書云道成出使日本及歸有恩賜

送松岩住上人侍師奉使日本國序

仝

凡爲吾徒者貴有明道然明道必資于師師也者教誨之本也苟得其師則階之以脫去塵累成就慧身而永謝生死輪轉逍遥于三界之表厥恩大矣然則師恩如是而以事親者事之豈忝乎哉故昔之高僧曰智藏曰常超皆能

謹奉其師載于方冊不可湮没者此也金陵松岩住上人
師事右闡教天界雪軒翁有年矣致力幹蠱刻志問學兢
兢業業維日不足也永樂元年秋雪軒翁應選往使日本
其國邊于扶桑出日去吾華夏絶遠鯨濤際天魚龍颶風
之變不測往者靡不目眩股栗惟松岩出衆投誠願充侍
行之列有司以聞上許之亦蒙錫賚行有日松岩請余徵
言甚勤至辭弗獲乃曰汝之師雪軒翁福德深厚素蘊專
對之才今茲膺命而行胸次浩然畧無留戀之意是非忠
乎國家者能如是乎汝知師恩侔乎二親故能奮志相從
心悦誠服畧無畏難之色是非孝乎師者能如是乎惟忠

與孝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況聖人在上朝命之嚴乎然則
溟渤雖廣一葦可航神物護持曾不幾何飄飄歸旆揚于
龍江矣行矣松岩余日俟焉。圓菴集

送縉上人序　道聯

上人昌縉者扶桑望族以材能爲國主所知永樂元年其
國貢方物來大明脩新天子賀禮縉預其行由是國中之
僧與之遊者咸作詩以餞成一華軸惟缺序引及奉旨還
國道過吳會踵門求予爲之夫稠人中獨能感人攀戀之
情眷眷形諸咏歌者必其胸中有以異於人者矣雖然予
觀縉貌僧而服俗察其動靜又似僧也筆通其言乃晉明
國師門人文稱者也不當以山川風物衣冠禮樂朝廷燕
饗主賓揖讓世間之事可以變夷者告當以出世間法告
之俾其脩煉精神不爲物化循致其極可爲佛也佛之道
廣大無所不容隨類攝化不拘形相阿那羅王之惡婆須
蜜女之婬皆善財所參知識獨不可以俗服通使命成兩
國之歡乎況其國俗一受歸戒即剃落而稱沙彌縉雖爲
大僧而乃退就沙彌之列亦足見其謙德自持其他予不
知也縉能因予之說以悟無說之旨則德山末跡船舷之
棒東之高閣不謬爲禪者矣縉其勉之永樂二年甲申春正月既望杭淨慈
住山道聯序。按明史日本傳永樂元年十月使者至上王源道義表及貢物使者即是也　真書平安崇蘭館藏

送日東正使了菴和尚歸國序　王守仁 伯安

世之惡奔競而厭煩拏者多遯而之釋焉爲釋有道不曰
清乎撓而不濁不曰潔乎狎而不染故必息慮以浣塵獨
行以離偶斯爲不詭於其道也苟不如是則雖皓其髮緇
其衣梵其書亦逃租繇而已耳樂縱誕而已耳其於道如
何耶今有日本正使堆雲桂悟字了菴者年踰上壽不倦
爲學領彼國王之命來貢珍於大明舟抵鄞江之滸寓館
於驛予嘗過焉見其法容潔脩律行堅鞏坐一室左右經
書鉛朱自陶皆楚楚可觀愛非清然乎與之辨空則出所
謂預修諸殿院之文論教異同以竝吾聖人遂性閑情安

不譁以肆、非淨然乎、且來得名山水而遊、賢士大夫而從、靡曼之色、不接于目、滛哇之聲、不入于耳、而奇邪之行、不作于身、故其心日益清、志日益淨、偶不期離而自異、塵不待浣而已絶矣、茲有歸思、吾國與之文字以交者、若太宰公及諸縉紳輩、皆文儒之擇也、咸惜其去、各爲詩章、以艷飭逈躅、固非貸而濫者、吾安得不序、皇明正德八年歳在癸酉五月既望、餘姚王守仁〇桂悟、諡佛日、住南禪寺、退居大慈院、院在東福寺、永正中、爲足利氏使入明、按籌海圖編、正德八年五月、夷船三隻、使僧桂悟、貢方物、是也、眞書、伊勢正住氏藏、

日本瑞龍山重建轉法輪藏禪寺記

宋濂 景濂

我佛如來、其正法之流通者、有三藏焉、一曰修多羅藏、二曰阿毘曇藏、三曰毘尼藏、惟此三藏、諳諳化導、使一切有情滅妄趣眞、誠昏衢之日月、苦海之舟航也、琅函玉軸、多至五千四百四十八卷、衆生根鈍、莫能融貫、善慧大士、以方便力、造爲毘盧寶藏、函經其中、一運轉間、則與受持讀誦、等無有異、攝大千于機輪、所聚功德、不可思議、由是薄海内外、凡有伽藍者、必設置藏室焉、日本沙門文珪、介鄕友令儀來告予曰、本國平安城北若干里、有禪寺曰轉法輪藏、舊名寶福、廢壞已久、無碑碣可徵、莫知其何時建立、正應元年、肯庵全公、從周防法眼藤道圓之請、嘗就遺址而一新之、而僧本覺及梅林竹春巖玲、相繼來蒞法席、自時厥後、風雨震凌、又復摧塌、弗支、自草荒烟、蕩蕪之跡交道矣、貞治三年、衆以文珪或可以起廢、力擧主之、初寺無正殿、唯有藏室一區、藏之八楹、皆刻蟠龍、作升降之勢、數著靈異、因祀之爲護伽藍神、至應安二年、文珪欲建殿于其前、忽神降于一比丘曰、我神泉苑善如龍王也、伽藍神來云、大藏將傾、乃覩之漠如、而欲有事于殿、功是棄所急、而不知務也、宜亟易爲之、否則我足一摇、此地當爲湖、苟遵吾言、以奉王家神御、則國祚佛法皆悠長矣、言訖仆地、覺而詢之、絶無所識、知事聞于王、王大悦曰、余憶幼時乳

母時禱八龍之神、事正相符、卽遣中納言藤元賜令額、元之行、有雙白鷺飛翔前導、至寺而止、人異之、未幾王遜位、號太上天皇、給地若干畝、以廣寺基、文珪殫厥志慮、出衣盂之資、簡材陶甓、使其堅良、崇室上覆、機輪下承、鉅木中貫、方格層列、經匭櫛比、繪像精嚴、神君鬼伯、異衛後先、所謂楹上八龍者、塗以金泥、鱗瓜焜燿、角鬣森張、陰飈肅然、似欲飛動、國人聚觀、無不慶愜、文珪復奉今王之命、請贖一大藏經、安置櫃中、規制整飭、視舊有加焉、經始于某年月日、訖功于某年月日、糜錢若干貫、米若干斛、役人若干功、太上旣棄羣臣、文珪別于寺東若干步、建盤龍院、以奉

神御、如神之所言云、文珪近受王命、出持使節、貢方物于上國、大明皇帝、嘉其遠誠、寵賚優渥、文珪敢藉是、有請于執事、願爲文持歸、勒諸堅珉、以示無極、予聞七佛尊經、實貯龍宮海藏、在昔龍樹尊者、嘗入其中、覩華嚴經上中下三本、因記下本、以歸西土、是則天龍、雖以戒緩在龍種中、而其向乘之急、得于華嚴會上、圍繞盧舍那佛、與聞大乘圓頓之敎、終非他族可及、經藏所在、其能擁護、而顯靈異也宜哉、日本初無輪藏、有之其從玆寺始、文珪承國君之命、孜孜弗懈、以起廢爲已任、亦可謂流通大法者已、予既爲記其事、且演說藏中眞實了義、爲偈以繫之、文珪字廷

用、萬志禪觀、善繼大林育公之學者也、偈曰、

世尊大慈父、憐愍諸有情、自從鹿野苑、直至跋提河、說無量妙法、普度于人天、根雖有利鈍、隨機獲饒益、弟子所結集、汗牛復充棟、善慧施善巧、收攝在轉輪、圓樞運動間、地軸相回旋、法王所說法、一一皆現前、譬如日月燈、能放大光明、無非眞般若、不見有一法、似玆功德聚、盡在轉移內、一轉誦習空、淨如青琉璃、二轉加精進、直入智慧海、三轉到彼岸、安住涅槃城、以至千百轉、轉轉俱一同、循環若弗停、我輪未嘗動、此以何因緣、動靜無相故、瑞龍有精藍、重建毘盧藏、中函貝葉多、字如恒河沙、沙沙各具佛、不翅那由他、還以一佛攝、攝盡無復餘、大包于無外、小則入無內、是謂神通藏、萬劫終不磨、非比有漏因、成壞每相仍、所以天龍衆、在在悉護持、有時著靈異、雷電倏變幻、守此清淨域、外道不敢干、我持如意輪、讃此大乘法、告爾諸佛子、晝夜須勤行、有悟片言間、全體卽呈露、不著前後際、廓然無聖凡、豈惟佛子等、龍神亦當聽、乘戒二俱急、共成無上道、○寺址未詳、宋文憲公護法錄

龍山大定菴記 ○菴在南禪寺、今已墟矣、

來復見心

日本爲國、居大海之東、其俗崇佛敬僧、精舍伽藍、棋布城內、聲敎之美、往往取法中夏、而其禪居皆遵百丈舊制云、

云、其傳法之徒、又嘗參叅中夏諸名宿、籍爲世家、以着其宗系焉、自其國王臣庶、樂善好施者、咸得執弟子禮而師尊之、至施私第以創寺、割腴田以飯僧、悉如所願欲也、龍山大定菴者、乃南禪住山在菴禪師退休地、南禪爲海東首刹、非有道者、不得與其選、在菴蚤爲亞相大夫源公義滿所知、特奉國命、主其席、而是菴之施、寔源公捌以奉師修老焉、開基於應安甲寅春、落成於是年冬某月某日也、奉佛有殿、安僧有堂、門廡庖湢、完具無遺、菴據獨秀峯之趾、萬松擁翠、合磵爭流、蓋勝處也、師之徒一光、問法南來、以事實謁余而請記、夫如來世尊、微妙法音、大千普聞、無

間幽顯、若凡若聖、咸所尊奉、然以衆生從無始來、迷已爲
物、昏沈、掉舉心識、靡寧、是故如來隨機演法、開方便門、以
稜嚴、示其大定、以般若明其大慧、欲令末世諸修學人、定
無勝慧、慧無勝定、必使定慧均等、不隨於偏、然後爲圓證
之妙功也、今在菴修於慧學、而能以大定名菴、蓋有見於
斯矣、然所以自利利他者、寧不爲無窮之慧乎、余因一光
之請弗獲辭、姑以定慧之旨喩之、俾來者熟處是菴、益思
所以自勉、俾無徇乎名而遺其實也、在菴學通內外、訓徒
有軌則、嗣法東海源公、遡源而上、爲東山九世云、（〇天授院寫本）

日本國建長寺明禪師語錄序

宗泐季潭

吾佛以教外別傳之旨、付大迦葉、廿八傳至菩提達磨、當
梁武帝時、來中國、以無上心印、授可大師、而中國始有禪
宗、自後派別支分、彌布華夏、唐宋之間、號爲極盛、日本國
遠在大海之東、雖自唐以來、若空海最澄、奝然寂照之流
徂來中國、傳教乘而已、至宋南渡、千光禪師榮西者、來參
天童虛菴敞公、得禪學以歸、日本之有禪宗、則自西公始、
而覺阿來參靈隱瞎堂遠公、妙悟心要、亦言彼國未有禪
學、由是而言、則西與阿蓋同時云、厥後學禪自中國而歸
者、不可勝計、至今彼國禪宗大盛、凡叢林典禮、一效中國
之制、茲讀建長寺圓通大應國師明公語錄、信然、公得徑
山虛堂愚公之道、歸化其國、四遷名刹、大敷玄旨、學徒駢
集、而王公貴人、入室問道者甚多、蓋其履踐眞實、開示學
者之語、簡古嚴整、無毫髮虛謬、眞一代宗師也、譬乎中國
之於日本、同在閻浮提之內、同一天地、同一日月、雖有山
海之限、而人物性情、與夫所得道德之懿、其有不同者乎、
觀公之言行、卓異如此、古人所謂何地無才、良有徵矣、三
復感歎、乃叙其錄之首、（洪武八年蒼龍乙卯五月十有九日戊寅、天界善世禪寺住持天台釋宗泐叙、〇紹明字南浦、正元中入宋、嗣法虛堂、大應錄）

普明國師語錄序

姚廣孝

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焰、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

落却天魔膽、日本智覺普明國師、握吹毛劍、三住名藍、爲
一切人全生全殺、外道天魔奔走乞命、可謂出世之大丈
夫也哉、其門人（芳通某甲）來中國、持師語錄、過余請題、遂焚香
再四展玩、發其斬釘截鐵語、不留礙、不能無擊節歎賞、而
書以歸諸、（永樂二年歲在甲申冬十月二十又六日、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兼提調僧錄司事姚廣孝書、）

同跋

希顏

智覺普明國師春屋和尚三會語錄、其徒（芳通某甲）航海持示、
拜而求跋、余懸燈而讀之、譬若轉圜石於千仞之坂、了無
阻滯、亦猶春行大地、那有痕跡、吁誠所謂善說法要者也、
觀者當具眼、切不可作文字會、（永樂三年蒼龍集旃蒙作噩正月二十又五日太白）

名山天童禪寺養安希顏、○春屋名妙葩、謚普明國師、相國二祖、夢窓法嗣、始源公義滿創相國寺、延師爲開山始祖、固辭讓夢窓、而爲二世、其重師可貴也、　普明錄

重題竹居清事後　張式之

右慧鳳禪師語錄一帙、其友蘭隱上人、携至中華、求予印正者、如予既贅以一詩、不足以發禪師之蘊、故後言曰、觀師之文、蓋僧而達於治者也、使其早從吾道、得入官使之列、其弘詞與論、豈不有稗於化理哉、惜乎具大辯才、而悉歸於空諦、有大智慧、而卒付之覺乘、實斯文之不幸也、然其望之理、即抱之氣、則不以地位而有間焉、鳳也能以其窮文之心、窮究其師之道、不矜己不傲物、不以智自滿、不以學自高、優柔以求之、諷咏以得之、則祖祖相秉之業、燈燈相續之餘、將不在予而在誰也、文章云乎哉、遂識如右、

守黑又書、○慧鳳字翔之、東福寺僧、永享中遊明、頗有才藻、　竹居清事

○葦牧齋跋　詹僖仲和

清氏、泉陽巨族、多禮義好善之士、如三宅名宗徵字通翁者是也、性敏而好學、歌賦之類、乃其餘事、尤敦友愛之道、故取大雅行葦之意、扁其齋曰葦牧、其意以爲路傍之葦、勿使牛羊踐履、斯得方苞方體、而至於葉之泥泥、顧夫不遠具爾者吾第也、不知篤厚之、天倫由喪矣、肆筵授几、藹然兄弟之情、見於燕享之時、聞里閈中鬩墻者、深以爲戒、

聲譽傳於朝野、今年見用使於大明、時以道阻、例免入朝、惟於吳越佳勝處、厭飫耳目、可助吟懷耳、其在公館竹倚蒲團、以紹臨濟宗掌、斷絕俗務、逍遙自得、衆以爲有龐居士之風、八月訪余於客寓、乞書葦牧齋三字、欲携歸永爲省視、余嘉其志、須出佽跋、正德七年青龍在壬申八月十八日、寧波詹仲和○三宅壹岐守宗徵、永正中、爲足利氏使入明、按明史日本傳、正德七年、義澄使復來貢、是也、　眞書津藩三宅氏藏

跋萬里一歸人卷　丘濬

右五言律詩一首、七言絕句二十一首、乃日本國僧作、以送瓊之戍士蔡庸秉常者也、詩以唐體、字以晉書、書以繭紙、卷以萬里一歸人爲名、蓋摘其詩中之句、而是句則又

剽唐王右丞送人下第之詩之句也、嗚呼觀於是卷、可以知孝之一念無間華夷矣、蘇子曰、天下豈有無父之人、信斯言也、秉常於永樂中、隨由海將軍、備倭海上、遇賊于萬全、我軍敗績、遂爲所俘、同時被執者、皆死刃下、獨秉常以母老辭得脫、間關海東諸夷、達日本、投其國僧惠鑑爲師、祝髮爲浮屠、秉間言及母在、彼僧惻然憐之、白其主、縱之得歸、乃率其徒、賦詩以送之如此云、予於是不獨見秉常之克孝、而因以知夫孝之在於人心、放諸四海而準也、夫倭虜至爲不道、日本東夷之人也、一聞秉常母老之言、即惕然興夫惻隱之心、使秉常之母子、復得相見、孰謂孝親

之心以華夷而間哉後隷常果如其志養繼母朱氏以終天年今隷常亦已七衰矣嘗以是卷見示予每展誦未嘗不三復嘆息故書此於卷末使博雅君子有取焉未必不足以備太平御覽之一也。○惠嶽字鄂隱謚佛慧天龍寺僧絕海法嗣至德中遊明　瓊臺類稿

魏祥傳　名闕

魏祥字景德其先永平人永樂初侍父百戶亮調任金山年十四被倭虜去轉商日本其王知爲中國人召見之留左右改名元貴因得力學遂爲士官畜妻子然心未嘗一日忘中國也屢諷主入貢宣德中與使臣抵京上疏陳情臣夙遭虜抱釁痛心死生路梗流離困頓辛苦萬狀生還中國夫豈由人伏乞歸省侍上柔遠方隆不欲遲留之遣令還國許給驛暫詣金山乃惟母存耳母曰果吾兒則耳陰有赤痣驗之信然抱持慟哭悲動鄰里咸嘆異爲再生未幾重違上命別去祥至日本啓以聖諭蕃王允之仍令入貢復申前請詔許襲職歸養母子相失幾二十載又有華夷之限得遂初志難矣祥事母備其旨聞言及父事輒哽咽不已後母寢疾三載朝夕扶持不離左右及卒哀毀骨立衰絰三年祥博覽經史通左氏春秋學善吟咏年八十餘以壽終。○獻徵錄

慈峯玄周居士像贊　并引　懷讓

慈峯居士者日本優婆塞也有膂力爲其國之武士而嘗立諸戰功中歲向道授法於龍室和尚遂更爲善人會今其子鶩藏主捧其像來求贊爲題數語如左

熊蹲氣勢口冠丰姿人物乃扶桑俊秀冠裳肖華夏威儀膂力絕人嘗好爭撲之戲勇謀服衆能防侵負之危收聲名於武畧斂鋒鍔於無爲露柱既參入一指高明禪域法華再聽斷三乘下劣振機在家出家念茲在茲以慈峯而爲表誰非斯人攸宜也　大明弘治丙辰夏五月之吉四明天童住山直菴懷讓書于金臺隆福寓所。○真書平安天香閣藏

題日本東曜禪師真像贊　大虛

阿呵呵強出頭成更若何覿面當機無回互清提明月影婆婆噫不依本分平地風波　大明成化一年歲次乙巳仲春下澣僧錄左街善世勅賜隆國開山第一代住持大虛。○東曜名利寅東福寺僧住擇勝菴菴今廢　真書心源院藏

清瀧硯銘　并序　戴良　叔能

僧闓奉使日本得清瀧石硯求爲銘銘曰

懿茲硯產東夷爲有靈源知所歸嗟彼世人胡不思。○九靈山房集

倭硯銘　方孝孺

產乎夷成乎錐宣文謨佐帷幄矧伊人可不學。○志齋集

清

刻七經孟子考文竝補遺序　阮元

四庫全書新收、日本人山井鼎所譔七經孟子考文、并物觀補遺、共二百卷、元在京師、僅見寫本、及奉使浙江、見楊州江氏隨月讀書樓所藏、乃日本元板、落紙印本、攜至杭州、校閱羣經、頗多異同、山井鼎所稱宋本、往往與漢晉古籍及釋文別本岳珂諸本合、所稱古本及足利本、以校諸本、竟爲唐以前別行之本、物茂卿序所稱、唐以前王段吉備諸氏所齎來古博士之書、誠非妄語、故經文之存於今者、唐開成石經、陸元朗釋文、孔沖遠正義三本、爲最古、此

本經雖不全、實可備唐本之遺、即如周易文言傳可與幾也、古本足利本幾上有言字、與李鼎祚集解及孔疏合、疏中共論二字、正釋言字也、尚書堯典敬授人時、古本足利本作民時、此唐以前未避諱之驗、而洪範無偏無陂、陂仍作頗、亦在未經詔改以前、召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曰下有敎字、敎乃篆文敎字之譌、比介于我有周御事、介作迩、迩爲邇字古文、所由誤爲介字、皆與傳疏所解相合、此漢晉以來、僅存古字也、毛詩殷其靁、古本足利本、二章作莫敢或遑息、三章作莫敢或遑處、此承首章、加息處二字、爲韻極合、而淺人于二章、刪或字、三章刪敢字、以成四言、古人之文、不若是纖巧矣、又椒聊且遠條且、古本皆作遠脩、今案兩條固非、兩脩亦誤、蓋首章爲脩、次章爲條、脩條皆古韻也、古毛傳離經單行、首章傳曰、脩長也、次章傳曰、言聲（段若膺大令云、馨字之譌、）之遠聞也、若兩章脩條無別、毛不應次遠聞一訓于匊篤二訓之後、故脩之爲長一訓已明、條爲條鬯義、須再訓、詩人就椒之在升在匊者、言其香之遠聞、非謂樹之枝條遠揚也、（前漢書禮樂志曰、聲氣遠條、此即漢人襲用詩次章語意、周禮春官鬯人後鄭注鬯芬香、條鬯于上下也、即毛公訓遠條之意、又案椒聊聊字舊訓爲語助、謬矣、毛傳云、椒聊椒也、也字上必脫捄字、鄭箋云、一捄之實、意實承傳而述言之、蓋傳已專訓不必再爲聊捄也之訓矣、爾雅云、椒椒醜菉、菉即捄也、又曰朻者聊、朻亦即捄也、詩之兕觥其斛、斛每作觩、斗求通也、是爾雅此句、專爲唐風而釋、毛鄭皆知、而郭璞未詳、陸璣

妄爲語助之說、然則斯義、自魏晉以後、皆昧之矣、）禮記檀弓宮中無相、以爲沽也、古本足利本相下有君子二字、乃成文、司徒旅歸四布、作司徒敬子使旅歸四方布、案正義中屢言敬子、猶是皇侃熊安生舊語、設經中無此、則疏豈空言、喪服小記齊衰惡笄以終喪、笄下有帶字、乃與注疏合、雜記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于門、古本疊西上二字、案此古本西上西于門五字、乃鄭氏注文、古本已誤爲經、淺人以文不類經、復刪疊字、經注相淆久矣、春秋經文公十五年、齊人侵我西鄙、足利本齊上有秋字、昭公元年、公子比出奔晉、公上有楚字、義並長、左氏傳哀公十一年、公孫務人孫作叔、與檀

弓合、務禺乃異同、孫字直誤耳、二十六年、乃睦於子矣、衛師侵外州、矣字下多杜注氐睦二字、傳文無衛字、案此義長、蓋越師非衛師也、論語異同、多出皇侃義疏、洵爲六朝眞本、孟子趙岐章指、亦勝俗本邵武僞疏、惟孝經多據僞孔安國本、爲無足取、僞孔序自稱逮從伏生論古文尚書、而史記稱安國早卒、計安國當生于文帝末年、卒于武帝大初以前、安能逮事伏生、而尚書僞孔序又稱及見巫蠱、作僞者進退兩無足據矣、凡以上經文、畧爲舉證、皆非唐石經以下所有、誠古本也、傳注釋文正義三者、所校更爲繁細、助語多寡、偏旁增減、或不足爲重、然精核可采者、亦復不少、至于書大誥肆哉爾庶邦君、古本足利本皆作肆告、似亦可從、然漢書翟方進傳、

王莽擬大誥、此節正作肆哉、則作告乃形近之譌、若斯之類、宜審辨焉、山井鼎等、惟能詳記同異、未敢決擇是非、皆爲才力所限、然積勤三年成、疾幾死、有功聖經、亦可嘉矣、我國家文教振興、遠邁千載、七閣所儲書籍、甲于漢唐、海外軼書、亦加勤錄、此書其一也、元督學兩浙、偶于清暑之暇、命工寫刊小板、以便舟車、即成卷帙、諗于同志、用校經疏、可供采擇、至于去非從是、仍在吾徒耳、日本序文凡例、皆依文瀾閣寫本刊列卷首、書中字句、盡依元板、有明知其譌者、亦仍之、別爲訂譌數行于每卷之後、示不誣也、助元校字者、爲吳縣友人江鏐、仁和㢘生趙魏、錢塘㢘生陳文杰、嘉慶二年六月辛卯、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文淵閣直閣事南書房行走提督浙江全省學政儀徵阮元序、○足利本、下野足利學校之藏本也、天長中、小野篁創之、後廢圮、文明中、僧快元復修之、多藏儒釋古本云、本書

吾妻鏡跋　朱彝尊

吾妻鏡五十二卷、亦名東鑑、撰人姓氏未詳、前有慶長十年序、後有寛永三年國人林道春後序、則鏤板之歲也、篇中所載、始安德天皇治承四年庚子、訖龜山院天皇文永三年七月、凡八十有七年、歲月日陰晴必書、餘記將軍執權次第及會射之節、其文義鬱轖、又雜倭訓于旁、繹之不易、而國之大事反畧之、所謂不賢者識其小者而已、外藩

惟高麗人著述、往往流入中土、若鄭麟趾高麗史、申叔舟海東諸國記、以及東國通鑑史畧諸書、多可改証、日本職貢不修、故其君長授受次第、自奝然所記外、相傳頗有異同、臨淮侯李言恭、撰日本考、紀其國書土俗頗詳、而國王世傳未明晰、合是編以勘海東諸國記、則不若叔舟之得其要矣、康熙甲辰、獲覩是書郭東高氏之萅古堂、後四十三年、乃歸插架、惜第六第七二卷失去、慶長十年者、明萬曆三十二年、寛永三年者、明天啓四年也、○吾妻鏡鎌倉氏官署日記、而瑣碎敍雜、固非史典、彝尊讀之、以爲不賢者所記、誠不得我邦典籍而讀焉、

全唐詩逸跋　翁廣平

全唐詩逸三冊日本國河世寧所輯余得之海商舶中以贈鮑淥飲先生先生有知不足齋叢書之刻欲以此冊附入焉未付梓而歸道山今其長君清溪能成父志屬余校讐余惟日本去中華僅三十六更其得被國朝文命之敷者久矣故其人皆耽著述就余所見如山井神鼎之七經孟子考文其師物茂卿之補遺茂卿自著有辨名二卷論語徵十卷林羅山有補羣書治要三卷天瀑山人有校刊佚存叢書五集頗淵博而有考據其詩集則熊阪邦與其子熊阪秀之南遊稛載錄戊亥遊囊西川瑚之蓬蒿詩集皆有斐然可觀之處茲又得此三冊則日本之文學固非

海外他邦所可並也夫全唐詩多至數萬篇必平時盡熟於胸中而後博覽羣書方知某人某篇某句爲搜羅未盡者乃摘錄而纂成之此豈易事哉然則河世寧之好學深思從可知矣余前撰吾妻鏡補一書凡日本著述多所采錄是書亦曾采入藝文志且幸清溪之能成父志使吾黨得見所未見之書誠大快事也遂識數語於其後道光三年癸未立夏後十日吳江翁廣平海琛氏跋○知不足齋叢書

隣交徵書初篇卷之一終

隣交徵書初篇卷之二　詩文部

豐前　伊藤松貞一輯　男鶴校

唐

玄宗

○送日本使 藤原清河也。

日下非殊俗、天中嘉會朝、念余懷義遠、矜爾畏途遙、漲海寬秋月、歸帆駛夕飈、因驚彼君子、王化遠昭昭、

○按、史、清河勝寶中使于唐、玄宗見異之、及歸贈詩、海上遭暴風、復入唐、改名河清、會安祿山兵起、路梗不得歸、遂薨彼土、天朝矜死殊域、累詔贈位、至正二品、大日本史

送祕書晁監還日本國 并序　王維 摩詰

舜覲羣后、有苗不格、禹會諸侯、防風後至、動干戚之舞、興斧鉞之誅、乃貢九牧之金、始頒五瑞之玉、我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大道之行、先天布化、乾元廣運、涵育無垠、若華為東道之標、戴勝為西門之候、豈甘心於笻杖、非徵貢於苞茅、亦由呼韓來朝、舍於蒲萄之館、昆邪遣使、報以蛟龍之錦、犧牲玉帛、以將厚意、服食器用、不寶遠物、百神受職、五老告期、況乎戴髮含齒、得不稽顙屈膝、海東諸國、日本為大、服聖人之訓、有君子之風、正朔本乎夏時、衣裳同乎漢制、歷歲方達、繼舊好於行人、滔天無涯、貢方物於天子、司儀加等、位在王侯之先、掌次改觀、不居蠻夷之邸、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彼以好來、廢關弛禁、上敷文教、虛至實歸、故人民雜居、往來如市、朝司馬結髮遊聖、負笈辭親、問禮於老聃、學詩於子夏、魯借車馬、孔丘遂適於宗周、鄭獻縞衣、季札始通於上國、名成大學、官至客卿、必齊之姜、不歸娶於高國、在楚猶晉、亦何獨於由余、遊宦三年、願以君羹遺母、不居一國、欲其晝錦還鄉、莊舄既顯而思歸、關羽報恩而終去、於是稽首北闕、裹足東轅、篋命賜之衣、懷敬問之詔、金簡玉字、傳道經於絕域之人、方鼎彝樽、致分器於異姓之國、琅琊臺上、廻望龍門、碣石館前、夐然鳥逝、鯨魚噴浪、則萬里倒廻、鶴首乘雲、則八風卻走、扶桑若薺、鬱島如萍、沃白日而簸三山、浮蒼天而吞九域、黃雀之風動地、黑蜃之氣成雲、淼不知其所之、何相思之可寄、嘻、去帝鄉之故舊、謁本國之君臣、詠七子之詩、佩兩國之印、快我王度、諭彼蕃臣、三寸猶在、樂毅辭燕而未老、十年在外、信陵歸魏而逾尊、子其行乎、余贈言者、

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九州何處遠、萬里若乘空、向國惟看日、歸帆但信風、鰲身映天黑、魚一蜃眼射波紅、鄉國一樹扶桑外、主人孤島中、別離方異域、音信若一苦為通、○王維集

洛中貽朝校書衡　儲光羲

萬國朝天中、東隅道最長、吾一朝生美無度、高駕仕春坊、出

入蓬山裏、逍遥伊水傍、伯鸞遊大學、中夜一相望、落日懸高殿、秋風入洞房、屢言相去遠、不覺生朝光、○全唐詩

送日本國聘賀使晁臣卿東歸　包佶 幼正

上才生下國、東海是西隣、九譯蕃君使、千年聖主臣、野情偏得禮、木性本含仁、一真 錦帆乘風轉、金裝照地新、孤城開蜃閣、曉日上車輪、早識本一來 朝歲、塗山玉帛均、○文苑英華

送晁補闕歸日本國　趙驊 雲卿

西掖承休澣、東隅返故林、來稱剡子學、歸是越人吟、馬上秋郊遠、舟中曙海陰、知君懷魏闕、萬里獨搖心、○唐詩類苑

哭晁卿衡　李白

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明月不歸沈碧海、白雲秋色滿蒼梧、○晁監、朝衡、晁臣卿、晁補闕、晁卿衡、皆謂阿部仲麿也、靈龜中年十六、爲遣唐留學生、多所該識、玄宗累擢用、及清河歸、同歸、遭風漂安南、復入唐、再仕至國公、遂卒焉、天朝贈正二位、李白集

贈日本僧智藏　劉禹錫 夢得

浮杯萬里過滄溟、偏禮名山適性靈、深夜降龍潭水黑、新秋放鶴野田青、身無彼我那懷土、心會真如不讀經、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唐詩鼓吹

因使日本、願謁鑒真和尚、既滅度、不覩尊顏、嗟而述懷、　高鶴林

上方傳佛教、名僧號鑒真、懷藏通鄰國、真如轉付民、早嫌居五濁、寂滅離囂塵、禪院從今古、青松遶塔新、法留千載住、一斯法留千載 名記萬年春、○鑒真、招提寺開祖、天平勝寶中自唐投化、嘗奉詔、剏戒壇於東大寺、按、史、寶龜十年冬、唐人高鶴林與新羅貢調使金蘭孫等、俱入朝、是也、鑒真傳

送最澄上人還日本國 并序　吳顗

過去諸佛、爲求法故、或碎身如塵、或捐軀彊虎、嘗聞其說、今覩其人、日本沙門最澄、宿植善根、早知幻影、處世界而不著、等虛空而不凝、於有爲而證無爲、在煩惱而得解脫、聞中國故大師智顗、傳如來心印於天台山、遂賫黃金涉巨海、不憚滔天之駭浪、不怖映日之驚鼇、外其身而身存、思其法而法得、大哉其求法也、以貞元二

十年九月二十六日、臻於海郡、謁太守陸公、獻金十五兩、筑紫斐紙二百張、筑紫筆二管、筑紫墨四挺、刀子一加斑組二、火鐵二加火石八、蘭木九、水精珠一貫、陸公精孔門之奧旨、蘊經國之宏才、清比冰囊、明逾霜月、以紙等九物、達於庶使、返金於師、師譯言請、貨金貿紙、用書天台止觀、陸公從之、乃命大師門人之裔哲曰道邃、集工寫之、逾月而畢、邃公亦開宗指審焉、最澄忻然瞻仰、作禮而去、三月初吉、遐方景濃、酌新茗以餞行、對春風以送遠、上人還國謁奏、知我唐聖君之御宇也、貞元二十一年巳日、台州司馬吳顗叙、

重譯越滄溟、來求觀行經、問鄉朝指月、尋路夜看星、得涂心愈喜、乗杯體自寧、扶桑一念到、風水豈勞形、

孟孔 台州録事參軍

往歲來求請、新年受法歸、衆香隨貝葉、一雨濕禪衣、素舸輕翻浪、征帆背落暉、遥知到本國、相見道流稀、

毛涣 台州臨海縣令

萬里求文教、王春愴別離、未傳不住相、歸集祖行詩、擧筆論蕃意、焚香問漢儀、莫言滄海濶、杯度自應知、

崔謩 鄉貢進士

一葉來自東、路在滄溟中、遠思日邊國、却逐波上風、問涂言語異、傳經文字同、何當至本處、定作玄門宗、

全濟時 廣文館進士

家與扶桑近、煙波望不窮、來求貝葉偈、遠過海龍宮、流水隨歸處、征帆遠向東、相思渺無畔、應使夢魂通、

行滿 天台沙門

異域鄉音別、觀心法性同、來時求半偈、去罷悟真空、貝葉翻經疏、歸程大海東、何當到本國、繼踵大師風、

許蘭 天台歸真弟子

道高心轉實、德重意唯堅、不懼洪波遠、中華訪法緣、精勤同惠可、廣學等彌天、歸致扶桑國、迎人擁海壖、

却返扶桑路、還乗舊葉船、上潮看浸日、翻浪欲滔天、求宿寧逾日、雲行詎隔年、遠將乾竺法、歸厺化生緣、

幻夢 天台僧

林暈 前國子監明經

求獲真乗妙、言歸倍有情、玄關心地得、鄉思日邊生、作梵慈雲布、浮杯濺海清、看看達彼岸、長老散花迎、○以上九首并序、有誤字、不可讀者、皆從原本、顯戒緣起

○贈空海、

馬總 會元

何乃萬里來、可非衒其才、增學助玄機、土人如子稀、○空海在唐日、作雜合詩、與僧惟上、總見歎賞、贈詩云、

○同

胡伯崇 毘陵子

說口四句演毘尼、凡夫聽者盡歸依、天假吾師多伎術、就中草聖最狂逸、○性靈集

送日本國三藏空海上人朝宗我唐兼貢方物而歸海東詩、并序

朱千乘 前試衛尉寺丞

滄海無垠極、不可究、海外緇侶、朝宗我唐、即日本三藏空海上人也、能梵書、工八體、繕俱舍、精三乗、去秋而來、今春而往、反掌雲水、扶桑夢中、他方異人、故國羅漢、蓋乎凡聖、不可以測識、亦不可以智知、勾錢相遇、對江問程、那堪此情、離思增遠、願珍重、願珍重、元和元年春姑洗之月、聊序、當

時少留詩云、
古貌宛休公、談眞説苦空、應傳六祖後、建化嗚夷中、太歳辭秦闕、今春赴海東、威儀易舊體、文字冠儒宗、留學幽微旨、玄關護法崇、凌波無際礙、振錫路何窮、水宿鳴金磬、雲行侍玉童、承恩見明主、偏沐僧家風、

送空海上人朝謁後歸日本國　朱少端 越府鄉貢進士
禪客祖州來、中華謁帝回、騰空猶振錫、過海素浮杯、佛法逢人授、天書到國開、歸程三萬里、後會信悠哉、

奉送日本國使空海上人橘秀才朝獻後却還 ○橘秀才橘逸勢也、延曆中入唐留學、　曇靖 沙門

異國桑門客、乘杯望斗星、來朝唐天子、歸譯竺乾經、萬里洪濤白、三春孤鳴青、到宮方奏對、圖像到王庭、

同　鴻漸 沙門
禪居一海隔、鄉路祖州東、到國宜周禮、朝天得僧風、山冥魚梵遠、日正蜃樓空、人至非徐福、何由寄信通、

同　鄭壬 中甫
承化來中國、朝天是外臣、異才誰作侶、孤嶼自爲隣、雁塔歸殊域、鯨波涉巨津、他年續僧史、更載一賢人、○弘法大師正傳

送圓仁三藏歸日本國　棲白
家山臨晚日、海路信歸橈、樹滅渾無岸、風生只在潮、歳窮程未盡、天末國仍遥、已入閩王夢、香花境外邀、○圓仁、賜慈覺大師、延曆寺僧、傳教弟子、承和中游唐、　唐詩品彙

贈東海僧　張籍 文昌
別家行萬里、自説過扶餘、學得中州語、能爲外國書、與醫收海藻、持咒取龍魚、更問同來伴、天台幾處居、

送金吾侍御奉使日東　許棠 文化
還鄉爭作使、到日倍榮親、向化雖多國、如公有幾人、孤山無返照、積水合蒼旻、膝下知難住、金章已繫身、○全唐詩

送金文學還日本一東　沈頌
君家東海東、君去因秋風、漫漫指鄉路、悠悠如夢中、煙霧

積孤島、波濤連大空、冒險當不懼、皇恩措爾躬、○文苑英華

送朴充侍御歸海東　張喬
天涯離二紀、闕下歷三朝、漲海雖然闊、歸帆不覺遥、驚波時失侶、舉火夜相招、來往尋遺事、秦皇有斷橋、○全唐詩

送朴山人歸日本　無可
海際晚帆開、應無鄉信催、水從荒外積、人指日邊迴、望國乘風久、浮天絶島來、儻因華夏使、書禮一札轉悠哉、

送王一胡中丞使日本　曹松 夢徵
辭天理玉簪、揆日使雞林、獨有中華戀、方同積浪深、張帆度鯨口、銜命見臣心、渥澤遐宜後、歸期抵萬金、○文苑英華

送僧歸日本　齊己

日東來向日西遊一鉢閒尋徧九州却意雞林本師寺欲歸還待海風秋。我邦無金朴二姓是韓之著姓也因疑金文學朴山人等必韓人矣頃閱全唐詩有馬戴送朴山人歸新羅詩且曹松齊己詩題稱日本而詩中用雞林之字按當時韓屬我故或稱日本乎其餘題書日東海東東海者不必似我邦事讀者宜考　白蓮集

送僧歸日本　貫休 德隱

焚香祝海靈開眼夢中行得達即便是無生可作輕流黄山火著碇石索雷鳴想到夷王禮還爲上寺迎有僧遊日本云彼祇有三寺上寺名兜率國王供養中寺名脩士上極品官人供養下寺名祇上寺風俗供養有德行即漸遷上也。禪月集

贈日東鑒禪師　司空圖 表聖

故國無心渡海潮老禪方丈倚中條夜深雨絕松堂靜一點飛螢照寂寥。一爲鄭谷詩　文苑英華

送日本僧敬龍歸　韋莊 端己

扶桑已在渺茫中家在扶桑東更東此去與師誰共到一船明月一帆風。晚唐詩選

宋

日本刀歌　歐陽脩

昆夷道遠不復通世傳切玉誰能窮寶刀近出日本國越賈得之滄海東魚皮裝貼香木鞘黄白閒雜鍮與銅眞鍮似金百金傳入好事手眞銅似銀佩服可以攘妖凶傳聞其國居大島土壤沃饒風俗好其先徐福詐秦民採藥淹留丱童老百工五種與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工詞藻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鏽澀短刀何足云　歐陽全集

贈日本國僧　王洙

祥符中日本僧寂照來朝後求禮天台山先中令守會稽寂照經由來謁寂照善書迹習二王而不習華言但以筆札通意時長兄爲天台宰中令以書導之兼贈詩云

滄波泛瓶錫幾日到天朝鄉信日邊斷歸程海面遥秋泉吟裡落霜葉定中飄爲愛華風好扶桑夢自消　天台霞標

送僧還日本　鍾唐傑

上人海東秀才華衆推優學道慕中國於焉一來遊武林忽相遇鍼芥意頗投儒道雖云異詩酒喜共酬況茲古名郡佳麗罕與儔湖山快登覽勝跡恒追求合并惜未久又理東歸舟揚颿渡鯨浪帖帖如安流慇懃不忍別繾綣難

爲留臨風極遐睇目斷扶桑阪他時托芳宇還能寄余不

又　竇從周

榜人理行艫日出江水平扶桑渺何許萬里浮滄溟上人國之彥夙悟最上乘慕此中華風一錫東游行名山與奥谷足跡已偏經日予處闤闠幸矣識韓荊論詩坐終日問法天花零相得臭味同藹藹芝蘭馨豈比錢刀徒市利紛以營去去須臾間何以展我情江草色萋萋江花亦冥冥浮雲聚復散不能常合幷 〇小竹曰右二詩我家藏其真蹟未知僧爲誰耳鍾袁州萍鄉人竇丹陽皆朱子弟子云真書滾華篠崎氏藏

〇拜瓦屋塔　勾令玄居士

大空無盡劫爲塵玄步孤高物外人日本國來尋彼岸洞山林下過迷津流流法乳誰無分了了教知我最親一百六十三歲後方於此塔葬全身 〇按高僧傳能光字瓦屋不知姓氏航海入唐參洞山价禪師天復初遊蜀永泰軍節度使祿虔扆肥其道貌捨碧雞坊宅爲禪院請光而居僧俗嚮化大振禪風以後梁長興年末遷化壽一百六十三 本朝高僧傳

天神二首　師範

天下梅花主扶桑文字祖這个正法眼雲門荅道普

菅君本不假凡胎直自靈山會上來五百年間無識者扶桑佛法一枝梅 〇世有渡唐天神像衣冠擬唐手把梅枝腰佩小囊儼然正立傳云聖一在宋天寺日神來問法曰有吾師無準在宋徑山請神參之他日又來告曰已參得法因有此像事頗不經然元明亦有天满宮詩故姑錄備博覽所佩囊蓋詩囊也云 〇天授院古寫本

〇與榮西　懷敞

不露鋒鋩意已彰揚眉早墮識情鄉著衣喫飯自成現打瓦鑽龜空着忙若信師姑元女子無疑日本即南唐一天月色澄江上底意分明不覆藏 〇靈洞院古寫本

送圓爾上人歸日本　道璵

與盡心空轉海東定應赤手展家風報言日本真天子且喜楊岐正脉通 〇按聖一年譜仁治二年辭佛鑑諸友作頌送者二十人今不盡見 聖一年譜

送日本爾侍者　紹曇 希叟

徑山無法與人傳幾度親遭劈面拳今日大唐回首去鼻

頭元在口皮邊 〇貞和集

〇和靜照詩韻 〇靜照詩曰崎嶇得得爲煎茶五百聲聞出晩霞三拜起來開夢眼方知法法總空花瀑飛雙澗雷聲急雲斂千峯金殿開尊者家風只如是何須賺我海東來

大觀 物初

日轂陞邊不計程轉頭已是隔東溟更遭尊者相勾引瀑搗飛梁夢未醒

諸方門戸總經過惱亂春風有幾多今日薰雲重覲對絲毫不隔最諳訛

〇同　普度 虛舟

汲來崖瀑煮新茶紫玉甌中現瑞霞到此豁然如夢覺一

天踈雨濕秋花
硼邊雲冷裛蒼苔木杪金燈午夜開更問曇猷在何許分
明猶隔海門來

○同　普濟 時翁

各逞神通現瑞茶非雲非雪亦非霞夢中說夢非見見象
道從來眼不花
半千尊者眼如眉一一從頭爲點開踏斷石橋成兩段方
知親過一回來

○同　妙弘 截流

莫辭迢遞供盃茶香噴雲腴映彩霞雨雨夢中休說夢覺

來渾是夢中花
尋幽覓勝到天台觸目風光剪剪開欲問曇猷舊遺跡千
山排闥送青來。靜照字無象號法海淨智寺僧建長中遊宋嗣法石溪嘗上天台爲茶供作二偈同和者四十餘人照自書爲一小卷今載四人臨本

日本照禪者欲得數字徑以述懷贈之　智愚 虛堂

世路多巇嶮無思不研窮平生見諸老今日自成翁認字
眼猶綻過譚耳尚聾任天行直道休問馬牛風有人嘗此書二人爭買竟破之因俗曰破虛堂書真書雲蕃藏

送日本南浦知客　仝

敲磕門庭細揣摩路頭盡處再經過明明說與虛堂叟東
海兒孫日轉多明知客自發明後欲告歸日本尋照知客通首座源長老聚頭說龍峯會裏家私袖紙求法語老僧今年八十三無力思索作一偈以贐行色萬里水程以道珍衛咸淳丁卯秋住大唐徑山智愚書于不動軒。○虛堂錄

送南浦明公歸日本　惟俊

空手東來已十霜依然空手口回檣明明一片祖師意莫
作唐朝事舉揚

同　道東

十幅蒲帆萬里風來無蹤跡去還同擡眸錯認雲山處人
在水天一色中。同時送者四十三人後世僧衜白梓行今載二人一帆風

日本覺心禪人遠來炷香請益求語迅筆贈之　慧開 無門

心即是佛佛即心心佛元同亘古今覺悟古今心是佛不
須向外別追尋御前護國禪寺開山選德殿賜對佛眼慧開書

人至收書知得心座元安樂蒙惠數珠水晶者金重
十二錢一收訖山偈奉贈　仝

百八摩尼顆顆圓遶天鼻孔一齊穿恒河沙數佛菩薩每
日呼來跳一圈。覺心字心地謚法燈國師紀伊興國寺開祖建長中入宋嗣法無門法燈年譜

送日本俊上人　了惠

鉢盂捧入大唐來飯裏無端咬著砂一粒砂藏諸國土方

知寸步不離家。貞和集載此詩爲竺元之作、西巖錄

送空維那　行鞏 石林

十載中原一棹還、碧琉璃外更無山、扣舷三下知誰會、自作吳音唱月彎。順空字藏山、謚圓鑑、聖一法嗣、東福寺僧、嘗遊宋、石林錄

寄日本相模平將軍　心月 石溪

徑山收得江西信、藏在山中五百年、轉送相模賢太守、不煩點破任天然。平將軍蓋北條時宗也、貞和集

○句　蘇轍 子由

扇是日本扇、風非日本風。

○句。和藤原爲時韻、爲時詩曰、去國三年孤館月、歸程萬里片帆風　姜世昌

畫鼓雷奔天不雨、綵旗雲聳地生風。按宋史日本傳、咸平五年、建州海賈周世昌遭風飄至日本、凡七年得還、與其國人滕木吉至、上皆召見之、世昌以其國人唱和詩來上、姜世昌、周世昌蓋同人、當時爲時爲越前守、蓋世昌飄至越前敦賀、而從遊乎、活所備忘錄

○句。所贈寂照也　楊億 大年

身隨客槎遠、心與海鷗親。楊文公談苑

元

元賊謀取日本二絕　鄭思肖

涉險應難得命歸、倭中風土素蠻頑、縱饒航海數百萬、不直龍王一怒間。

其二

海外東夷數萬程、無讐於韃亦生嗔、此番去者皆含怨、試看他時秦滅秦。

元韃攻日本敗北歌　仝

日本即古倭也、地在海東、先朝當入貢、許通商旅、彼近知大宋失國、舉國茹素、元賊聞其富庶、怒倭主不來臣、

竭此土民力、辦舟艦往攻焉、欲空其國所在而歸、辛卯六月半、元賊由四明下海、大船七千隻、至七月半、抵倭口白骨山、築土城駐兵對壘、晦日大風雨作、雹大如拳、船爲大浪掀播沈壞、韃軍半沒於海、船僅迴四百餘隻、二十萬人在白骨山上、無船渡歸、爲倭人盡殺、山上素無人居、唯多巨蛇、相傳唐東征軍士、咸隕命此山、故曰白骨山、又曰枯髏山、元賊又一道自高麗往攻倭、敗尤甚、虜酋敗歸、幾遭虜主所殺、並罰陪金銀鈔物、咸窘且怨、虜主又謀復舉攻之、躭羅國方八百里、航倭甚近、韃已奪據其國、運糧調兵于彼、爲餉衆窺倭之地、倭有五

十六州、倭兵悉聚太宰府、倭圖載甚詳、倭人狠不懼死、十人遇百人亦戰、不勝俱死、不戰死歸亦爲倭主所殺、倭婦甚烈、不可犯、幼歲取犀角刓小珠種額上、善水、不溺、倭刀極利、地高嶮、難入可爲戰守計、且今漳州陳弔眼據漳已久、地通諸山、洞山寨八十餘所、據險相維、內可出、外不可入、以一當百、勦韃難算、意欲攻出、未能、年號昌泰、未知擁誰爲主、元賊力攻漳不可得、又韃攻倭倭攻韃、卒未已、火德一脉、終如何、諸處仗義出者咸有之、然恐藉大宋之名、鼓舞人心、實私爲一已之謀、圖集事功、此微臣朝夕不已于懷者也、我朝列聖無失德大

宋有道之長、當粲然復興矣、公孫述隗囂輩、爝火也、寧敵漢日之大明乎、我又夢蘇武與語、頗奇、遂歌之、

東方九夷倭一爾、海水截界自區宇、地形廣長數千里、風俗好佛頗富庶、土產甚夥并產馬、船來中國通商旅、徐福廟前秦月寒、倭有徐福廟、猶怨舊時嬴政苦、卽今犬羊貪猶熾、瞠目東望心如虎、驅兵駕海氣吞空、勢力雖彊天弗與、鬼吹黑潮播海翻、雹大於拳密於雨、七千巨艦百萬兵、老龍怒取歸水府、犬羊發怒與天敵、又謀竭力必於取、已刳江南民髓乾、又行併户抽丁語、凶燄燒眼口竟啞、志士悶悶病如蠱、雖傳漳州氣燄盛、又聞襄陽已大舉、割據固足稍伸氣、律以大義竟何補、縱遇聖明過堯舜、畢竟不是親父母、千語萬語只一語、還我大宋舊疆土、曾夢蘇武開笑口、云牧羝羊今盡乳、仗節還漢欣欣然、鬚髮盡白心如故、一念精烈無不通、天地爲賓我爲主、高懸白眼混沌前、那肯以命落塵土、翻身鼓掌一笑時、萬古萬古萬萬古、○鄭思肖、宋遺民也、字憶翁、號所南、皆寓慕宋之意也、嘗畫露根蘭、謂人曰、土爲韃奪去、自像贊曰、不忠可誅、不孝可斬、其忱慨如是、見元兵敗於我而歸、欣然賦詩、可謂藉手於人遺憤者也、鐵函心史

嘆大元伐樹木頌　　覺恩斷江

萬木森森截盡時、青山無處不傷悲、斧斤若到耶溪上、留箇長松啼子規、○傳云、此詩元欲冠我邦而伐村備艦時作也、貞和集

送眀存大參使日本　　陳深子微

陸賈初馳詔、終軍已請纓、上方頒委任、南國誦威名、挂席鵬風順、敲舷蜂月明、陽侯應拱護、不遣海濤驚、

送秀巖山人歸日本　　成廷珪原常

廿年中國遊方遍、看水看山念念非、海眼枯時千劫壞、日頭翻處一僧歸、黃梅雨打袈裟濕、白蜃雲隨錫杖飛、富山麓前留語在、庭松西長舊禪扉、○元詩選

送日東祖上人　　虞集伯生

幽鳥銜花社雨前、題詩又送祖東傳、紅塵不染雲中履、白月還尋海上船、婆竭宮深留杖錫、楞伽峯迴接諸天、艸堂

寂寞香山老、莫説聞名到日邊、。[illegible]

岱宗歌爲日本僧齊嶽賦　道原 宗衍

上人家住日本東、何從字之云岱宗、得非王化大無外、海水不隔車書同、爾來求我謌、我歌爾勿喧、海內有五岳、五岳岱宗稱獨尊、黃河西來小如帶、氣勢直欲無崑崙、金烏出沒見日觀、王女下上從天門、其神乃是上帝之元孫、粤替祀事無乃自太古、舜柴二壇禹封七、長松五樹笑秦皇、巨柏十圍嗟漢武、後來有國循舊章、或僭或侈不足當、供惟皇元有萬方、道邁五帝超三王、爾名岱宗來遠荒、豈不有意瞻天光、東封之符爾其祥、勒銘紀功何煌煌、百神捘

祉致時康、吁嗟化風及扶桑、○碧山集

大岳贈日本積首座　梵琦

除却須彌山總小、只消芥子都吞了、與他拈起一微塵、富士嵯峨接蓬島、中國岱衡華霍嵩、寶刀削出青芙蓉、回光返照方寸裏、積塊浮漚三界中、捏不聚吹不碎、是何物在乾坤外、臨崖望海海茫茫、觸石起雲雲隊隊、○妙積字大岳、圓覺寺僧、嘗入元、依楚石、

桂巖贈日本淨居月長老　仝

月中桂子飄巖幽、長成一樹三千秋、秋風吹開枝上花、花所及處清香浮、月公本是菅公裔、道譽之香塞天地、金粟

如來夢幻身、不須更受菩薩記、○楚石録

示日本春禪人 三首　智及 愚菴

少林春色徧遐荒、不隔扶桑與大唐、三拜起來依位立、無端好肉自剜瘡、

扶桑人種陝西田、打着南邊動北邊、蹈徧支那知落處、阿難依舊世尊前、

叅禪只要了心地、欲覓了時無了時、未跨船舷三十棓、老僧失却一莖眉、○愚菴録

○和明投韻、○明投詩曰、吾師昔日見徐郎、恩怨重重不可忘、屋裏多年陳莧菜、堪傷鹽酢壞人腸、

囗古鏡堂

鰲山成道説曾郎、萬里南來志莫忘、的是徐園真種草、未曾開口見心腸、○明投、無關法嗣、嘗遊元、見古于南屏、古詰曰、汝師關受衣於斷橋、而復嗣聖一、如何、對曰、夫達人、臨將變通、如臨濟於黃檗、雲門於雪峰、振古有之、即進偈云、○延寶傳統録

○送友梅　清茂 古林

道人海外來、歷涉幾難阻、不唯唆驚濤、益遭世網苦、脫身萬死中、勉志在佛祖、有如百煉金、遠指色可覩、玄機歷落如轉丸、迅手展托胡爲難、萬人叢中獨穎拔、一鏃解破三重關、重來兩臉鐵色黑、欲話三生緣未得、茶甌放下便言歸、爲省慈親走匍匐、床頭主丈不假擧、一句臨岐聽吾語、水宿風飡宜善爲、扶桑夜半金烏飛、○友梅、字雪村、號幻空、又號寶覺眞空、一

山法嗣、住建仁寺、年十八遊元、時彼與我有舊、邦人在其地者、皆執斬之、梅獨誦偈於刃下、獲免云、　雪村行道記

送珠藏主廻海東　仝

没蹤跡處露堂堂、合浦珠還發耿光、海底珊瑚枝爛爛、嶺頭無影樹蒼蒼、人皆行脚途中覔、誰肯將身北斗藏、昨夜海雲師發笑、一輪紅日上榑桑、○全珠、正中中、與中巖入元參諸名宿、　貞和集

贈日本義上人　元長　千巖

萬里鯨波一葉遊、萬峯頂上泊孤舟、夜深來下蒼龍窟、不奪驪首死不休、

送日本透侍者　仝

明得已躬生死事、祖師公案透何難、拈來一隻蓬蒿箭、射

入千山與萬山、○千巖録

寄中巖　德輝　東陽

大雄峯頂兇惛會、大罵分離不計年、近日人從海東到、前秋書向陝西傳、陽昇大地無偏照、月至中天分外圓、萬里由來同咫尺、杖林山下竹筋鞭、

中巖書記自雄峯來訪余湫上、出示行藁、因得聲節盡讀、茲其還千尺山中也、輙奉和首篇、以寫盛藏之意、○中巖詩曰、蝸步先聞窻外竹、夢敲寒枕響疎疎、紅難宿處知所死、白易生時覺室虛、郡玉府開通遠近、假銀城賣莫來除、高樓獻歇難知冷、肯管寒江獨釣漁、　宗廓拙逸

讀盡汗牛充棟書、道情純熟世情疎、希蹤積翠贊而野、方駕鐔津實若虛、靈境山河居掌握、玄免滄海在庭除、上方孤絶遊人少、冷眼庸庸竭澤漁、至順庚午中秋前五日、拜書于東菴之挹翠樓、○中巖名圓月、謚佛種惠濟、利根吉祥寺開祖、正中中遊元、嗣法東陽、　東海一漚集

寄日本清拙　三首　正印

阿耨達池請佛齋、長眉老僧預其數、貪看龍女手中珠、失却隨身主丈子、

滄海無風浪拍天、幾回眼見變桑田、修羅採花釀爲酒、醉倒文殊與普賢、

蠱家滴水投海東、蝦蠏魚龍盡縮頭、黒漆渾崙開口笑、六鼇吞餌不吞鉤、

同　德眞　龍岩

聞訊建長千衆師、師門且喜大興時、路遥不預聽徒列、莫惜嘉音慰所思、○貞和集

題禪居法語後　正印

父在東兮子在西、只將此事力提撕、巨靈擡手無多子、擘折扶桑那一枝、至正三年癸未暮春前節峯松月比丘正印敬題、○大鑑録

天滿宮　薩天錫

無常說法現神通、千里飛梅一夜松、萬事夢醒雲吐月、觀音寺裡一聲鐘、○薩天錫雜詩

明

○送祖闡克勤二師使日本　宗泐

帝德廣如天聖化無遠邇重譯海外國貢獻日皆委維彼日本王獨遣沙門至寶刀與名馬用致臣服意天子欽其衷復命重乃事由彼尚佛乘亦以僧爲使仲猷知心宗無逸窮經義二使當此任才力智餘地朝辭閶闔門夕宿蛟川涘鉅艦揚獨帆長風天萬里如鯨不敢驕馮夷效驅使滄茫熊野山一髮青雲際王臣聞詔徠郊迎舉欣喜時則揚帝命次乃談佛理中國師法尊遠人所崇禮況茲將命行孰有重於此海天渺無涯相念情何已去去善自持願

言愼終始

○賜和　太祖

嘗聞古帝王同仁無遐邇蠻貊盡來賓我今使臣委仲猷通洪玄倭夷當往至於善導凶人不負西來意爾僧使遠方毋得多生事入爲佛弟子出爲我朝使珍重浦泉經勿失君臣義此行非滄海一去萬里地既辭釋迦門日日宿海涘艨艟掛飛颿天風駕萬里平心勿憂驚自然天之使休問海茫茫直是尋相際請彼佛放光倭民大欣喜行止必端方毋失經之理入國有齊時齊畢還施禮是法皆平等語言休彼此盡善化頑心了畢纔方已歸來爲拂塵見終又見始。善海圖編

恭跋御製詩後　宋濂

釋門宏勝無理不該無事不攝其於忠君愛物之心亦甚懸懸凡可以致力雖身命將棄之況其餘者乎人徒見其厭離生死輒指爲寂滅之行嗚呼此特見其小乘者爾吾佛之爲教豈至是哉天寧禪師祖闡仲猷以高行僧召至南京會朝庭將遣使日本詔祖闡與克勤俱祖闡不憚鯨波之險毅然請行上壯之賜以法器襌衣之屬令太官進餞饗於武樓下且諭其國敬浮屠宜以善道行化時天界禪師宗泐嘗賦詩餞之其詩上徹御

覽遂俯賜和荅詩凡一十八韻首言王化無遠邇一視同仁次言宜誘以善道庶契西來祖意次言經涉海洋雖甚艱險君臣大義毋忘次言以平等法行之無有彼此之異末言使畢言旋方盡始終之義其叮寧反覆之意不亦至哉祖闡受命而行自翁洲啓櫂五日至其國境又踰月始入王都館於洛陽西山精舍一遵聖訓敷演正法無非納之於善聽者聳愕以爲中華之禪伯亟白於王請主天龍禪寺寺乃夢窓國師道場實名刹也祖闡以無上命力辭之且申布威德罔間內外所以遣使者來之意王悅命總州太守聞溪宣同僧淨業等奉

方物、稱臣來貢、祖闡既入覲天顏怡悅、賜白金壹伯兩
文綺二縑、祖闡以謂遭逢盛際、躬承光寵、不可無以示
後裔、乃粉黃金爲泥、書上賜和詩成卷、勒其副名山、屬
濂識其事於左、古之帝王寵賚方外之士、固不敢謂無
之、而鮮以天章賁飾之者、今祖闡之逢、可謂優鉢曇花
千年一現者矣、其東旋也、將見五色天光烜赫於龍山
之上、晶晶熒熒直燭霄漢、飛潛動植、皆與有榮耀焉、抑
濂聞普覺杲公、昔處浮屠中、而念君愛物之念、皦如出
日、張魏公稱其非聲聞獨覺私厭死生者比、人至今言
之、祖闡固普覺諸孫也、其出將使指、不辱君命、俾人慕

化、稽首來庭、豈樂寂滅者可冀其萬一哉、宜其簡在上
心、而褒嘉之命屢下也、濂不佞忝居法從、故不辭而爲
之書、上以昭帝德之廣被、下以白釋氏之有良材云、○宋
文憲公護法錄

○和絕海韻。○絕海詩曰、熊野峯前徐福祠、滿山藥草雨餘肥、只今海上波濤穩、萬里好風須早
歸、　　太祖

熊野峯高血食祠、松根琥珀也應肥、昔時一當年徐福求仙
藥、直到如今竟一更不歸、徐福之來我邦、固無確據、祠在熊野、後人妄說、識者所不取也、

鹿苑絕海和尚、曩遊中華、卓錫于龍河、時當大明洪
武九年春也、太祖高皇帝召見英武樓、顧問海邦遺
跡熊野古祠、勅令賦詩、欣蒙賜和、未幾東還、寶藏琛
護、積有年矣、□□壬午秋、余使日本國、一見萬年山
中、沐以舊遊爲懷、數相詢惻一日捧示御製詩軸、幸
獲欽覽、既而徵次嚴韻、執筆未敢辭、固弗容謹拜頓
首書其末云、　道彝天倫

採欒秦人舊有祠、春風幾見朮苗肥、老禪曾到中華國、御
筆題詩賜遠歸、

□如一菴

掛錫龍河古佛祠、一生高潔厭輕肥、賦詩召入金鑾殿、携
得天香滿袖歸。○二使、建文使也、應永九年來、蕉堅稿

賦日東曲十首　問海上僧、僧多不能答、時辛酉冬十月也、

其一　宋濂

伊水西流曲似環、宮闕遙映龜龍山、六十六州王一姓、千
年猶效漢衣冠、日本自古唯一姓、王、姓藤氏、史則云王氏

其二

藤橘源平族四家、連城甲第競豪華、治書省內多官使、黃
牒紛紛簇五花、藤橘源平、國中四大姓、治書省、乃官署名、有尚書侍郎郎中主事及鴻臚卿丞之屬、
其印文、曰太政官印、

其三

絕入層霄富士岩、蟠根直壓三州間、六月雪花翻素毳、何

處深林覓白鷴、富士、國中最高山、六月山上有雪、三州謂豆駿相也、

其四

紅雲起處是蓬瀛、十二樓臺白玉京、不知秦世童男女、還有兒孫跨鶴行、

其五

天皇大人洩秘寶、八角垂芒貫斗樞、青牛不渡大洋海、莫怪無人識道書、國中無道士、

其六

玉鐶妖血汚褒中、豈有靈祠祀鬼雄、莫是仙山眞縹緲、雪膚花貌主珠宮、國有楊貴妃祠、

其七

佛隴當時談妙法、一道紅光射海東、至今顯密二宗學、長伴扶桑出日紅、天台智者在時、有傳敎弘法二師、來受顯密二教而去、至今國中盛行、

其八

竺門三典巧緘題、有氣橫空若彩霓、梵唄動時花氣暖、一齊盡看黑伽黎、三典、謂禪敎律之文也、國中悉有之、

其九

無客持刀來獻虎、有僧擎鉢學呼龍、固知異域山川異、秪把鯨波限四封、其國無虎、或云無羊驢、

其十

中土圖書盡購刋、一時文物故斑斑、秪因讀者多顚倒、莫使遺文在不刪、其國但購得諸書、悉官刋之、字與此間同、但讀之者語言絕異、又必侏離、顚文讀下、復逆讀而上、始爲句、所以文義雖通、而其爲文終不能精暢也、○詩中所使事實多謬庳、今不細辨碑解、羅山集

贈僧還日本　張羽來儀

杖錫總隨緣、鄕山在日邊、遍參東土法、頓悟上乘禪、呪水龍歸鉢、翻經浪避舩、本來無去住、相別莫潸然、○明詩別裁

遊樓雲湖禪室、贈日東圭上人、得心字、　林鴻子羽

東海到來日、西川始布金、構雲天路上、標月夜湖心、問偈逢樵客、忘機狎野禽、寥寥塵想絕、相對坐樫陰、○列朝詩集

爲絕海畫并賦　惠鑑仲銘

思鄕求畫海、白晝看雲眠、五字照秋水、三衣護夜禪、壁空唯掛錫、榻破獨存氈、千載巖頭桂、旁枝向日邊、○蕉堅稿

題日本僧雲山千里圖　張以寧

天東日出天西入、萬里虬鱗散原隰、日東之僧渡海來、袖裏江山雲氣濕、願乘雲氣朝帝鄕、大千世界觀毫芒、却騎黃鵠過三島、別後扶桑枝葉老、○題畫詩類

○與一慶　道彝

十二年前蚤出家、因緣傳得祖袈裟、黃梅夜半曾分付、把住無容失左車、○一慶字雲章、東福寺僧、明使道彝見奇之、時年十七、雲章行狀

玄理曩於前朝至元庚辰歲、先師東陽大和尚、進謝
清規表至金陵、舟中言朝京、有日本月中巖書記在
百丈我會中辨事、其人聰辯過人、携之偕行、所至有
題、奇美佳作甚多、今紙記得通州蚤行一詩云、黃牛肥犍短轅輕、萬袂風清步月明、行盡柳陰三十里、通州城外聽雞鳴、別來倒指已三十六
年矣、後聞開化大刹、師門不至寂寥、玆因聞溪上人
回朝、便敬借前韻、述二首奉呈、聊信弟兄拳拳嚮慕
之意云　玄理

我師觀帝事非輕、重整清規謁聖明、當日侍行觀上國、羡
兄酬唱以詩鳴、

鯨濤來往片帆輕、慧日高懸海國明、消息遙傳天上使、開
河雪盡鴈初鳴、前住靈隱法弟比丘玄理、戴拜書長堂上中巖法兄和尚禪師、洪武乙卯歲正月燈
夕、書于普慈方丈西軒。東海一漚集

空華室歌爲義堂禪師作　宗泐

空華無蔕從何生、目前褵褷森從衡、得非目眚華乃成、幻
起幻滅無實相、道人空華榜其室、應知此室終非實、幻成
幻住幻壞空、與彼空華體元一、豈獨此室如空華、是身世
界曾不差、涅槃生死亦復爾、聖名凡號寧堪誇、道人燕坐
此室內、一心廓爾空三際、手握寶劍金剛王、擊著須彌成
粉碎、空本空兮華本無、趙州壁上懸胡盧、篆烟半銷月在
牖、寥寥永夜棲團蒲、洪武九年菖龍在丙辰春二月五日己丑、龍河傳法正宗堂之東軒書、仝室叟宗泐識。義堂名周信、住南禪寺、扁空華室、今已墟矣、空華集

白牛爲日本純上人　來復

暆雲不住海門東、牧向楞伽小朶峰、露地已忘調伏力、雪
山誰識去來蹤、放歸紙樹隨羊鹿、種就曇花伴象龍、一色
天關頭角別、水晶池沼玉芙蓉、

送日本希白上人禮祖塔之金華　仝

天香吹滿屈眴衣、幾度承宣到鳳池、梵語傳來西竺戒、華
音吟得大唐詩、樹間遶佛長鳴錫、洞裏逢仙不看棊、無縫
塔開瞻舍利、千江月映碧琉璃、

呑碧樓在日本九州、　清濋蘭江

九州城曲樓三層、披襟御氣歡吾登、窗開曉色拂桑樹、蕉
捲夜光橫玉繩、上頭端堪謁紫府、下面更可窺玄廷、天帝
垂衣日杲杲、海龍穩卧雲冥冥、方壺三神指顧裏、渤澥百
谷琉璃明、棲身飲露老亦足、理亂黜陟無關情、時聽玉管
鸞鳳鳴。列朝詩集

戊申夏四月、余自博多至高瀨、將附海舶歸淛西、適
與要關上人、會于永樂蘭若、遂相共周旋者數日、斯
文之誼雅可尚也、且言相州錦屏山水之秀、并索余
賦之、因想像其勝、作四韻一首、侁簡義堂禪師、因發

一哂　　陸仁

日本諸山秀可觀錦屛尤是好峯巒乾坤一覽無餘界雲霧長連十八盤瀑瀉巖前明似練葉飛谷口溼如丹幾時絕頂探奇（一作究幽）勝試向危亭共倚欄。（陸仁、字元良、號雲樵、蘇州教授、避亂來留博多津兩三年、聞江南兩淛稍安、乃歸其國）

題瑞泉一覽亭（在相模、夢窓所剏、今已墟矣）　　旭元明

欄于縹緲錦峯頭墀視三山與十洲翠玉一峯知華岳青煙九點見齊州無窮雲接蒼梧晚不盡波涵碧海秋便欲題詩招李白御風騎氣共仙遊。（日工集）

建長明南浦四會錄　　智及　愚菴

蟭螟眼裏五須彌靠倒虛堂老古錐四會搏桑熾然說曾無一字挂唇皮（洪武三年歲在庚戌佛制日、雙徑山住智及幷題。大應錄）

日本盧山天台講寺照琛侍者奉王命來覲天朝被寵賚還國道經靈山以字見請予字之曰大用期爲吾宗之闡法人也就書偈以策進　　唯實

拾得自身無價寶穰穰降雨不須求世間琛貝都難並倒用橫拈得自由（右竺住山惟庵唯實、永樂二年春正月十有三日書。眞書盧山寺藏）

贈了菴歸國　　盧希玉

明發行囊曉拂塵豈辭霜鬢苦吟身調高不是陽關唱杯泛何妨麴米春水闊帆飛風力順華紅葉綠雁聲頻至家解知詩筒重爲報賢王謝紫宸（廣平府知府前都給事中、九十叟月湖盧希玉。眞書、崇蘭館藏）

日本了菴禪師膺使命來我皇明館于姑蘇幾半載凡士大夫之相與者無不敬且重焉以其齒德旣高口學亦稱是故耳昔王摩詰所謂色空無得而不物物語默無際而不言言者似爲今日禪師道也予接遇日久因賦二詩以贈一以詠號一以送行云

揚端夫

撥開雲霧靈臺湛著盡工夫豈憚勞六鑿巳空無箇事一身天地自逍遙

文采飄然語意眞聖朝尤重老成人明朝授節歸東國會見賢王眷顧頻（正德七年四月望日、姚江揚端夫稿。眞書、平安浦井氏藏）

送日域正使湖心尊宿歸國　　方梅厓　伯行

四海使臣不但君惟君懿行獨超倫一言巳悟瞿曇秘方寸能參聖諦眞表納天朝蒙寵異帆懸江國通口津他年月白興思處應念雲翁亦故人（湖心公來王而寓四明、故予得領其清論、乃謂古釋如大顛文暢、焉能過之、茲將分袂、可無言乎、因書以識是云、嘉靖辛丑夏、雲關翁梅厓書。湖心名碩賢、字碩鼎、明史日本傳云、嘉靖十八年七月、義晴貢使至寧波云云、明年二月、貢使碩鼎等至京、是也、三脚稿）

酬次朝使謙齋公賞牡丹詩韻　　仝

翰灑淋漓興未終笑觀魏紫發花叢狂來欲罄三千盞怪

火清歌一點紅、見留佳製、酬餘步武、大可愧也、呈以見醜、梅厓、○周良字策彥、號謙齋、天龍寺僧、明史日本傳云、嘉靖二十七年六月、周良復來貢、是也、真書鳴瀑妙光寺藏、

送人奉使日本　王恭安中

扶桑東海際、望望水雲深、曉月都門淚、秋風別使心、魚龍驚漢節、獠蜃貢南琛、且復勤王去、歸朝錫賜金、

荅日本使姓橘名省佐、相國寺僧、　祝允明希哲

日邊來處幾何時、聞說占申復到寅、海船行憑指南鍼、日本在寅、由南折西、指申、却迴還逆寅、乃中國濱寅讀若夷、遙仰北辰趨帝座、卻經南甸駐行麾、詩名愧動雞林客、禪諦欣參鷲嶺師、回首山川渾渺邈、只看明月慰相思、○枝山集

彥九郎還日本、作詩餞之、座間走筆、甚不工也、　唐寅伯虎

萍跡兩度到中華、歸國憑將踐歷誇、劍珮丁年朝帝扆、星辰午夜拂仙槎、驪歌送別三年客、鯨海遙征萬里家、此行倘有重來便、煩折琅玕一朶花、正德七年壬申仲夏望日、姑蘇唐寅書。○真書姬藩河合氏藏、

予養痾林下、杜門不出幾二十年、偶逢日本詩人金子亞持其述懷之作來見、因隨韻荅之、詞媿不工、觀者其莫誚焉、　金湜本清

遙捧丹心上柁樓、征帆開處即天遊、喜逢雨露千年會、頒息風波萬里愁、浩蕩襟懷真自得、縱橫詩句許誰儔、明朝擬進朝京路、未許歸期戀海鷗、成化二十年七月既望、朽木居士四明金湜書于南湖之守泉亭。○真書平安須靜堂藏

日東雲谷長老、沖淡人也、能詩兼畫、而性無所嗜、成化丁亥、陪貢至鄞、予獲與之交、情頗意洽、歡若平生、居無何言旋、言歸、懷不能舍、遂賦拙作五十八字、以道別意、伏希哂覽、　徐璉希賢

家住蓬萊弱水灣、丰姿瀟洒出塵寰、久聞詩賦超方外、贖有丹青落世間、鷲嶺千層飛錫去、鯨波萬里蹈杯還、懸知別後相思處、月在中天雲在山、成化五年歲次己丑仲夏下澣、四明徐璉希賢書。○

等揚字雪舟、號備溪、又號米元山主、春林法嗣、居周防雲谷寺、寬正中遊明、真書尾張沉植氏藏、

○題雪舟畫芙蓉峯圖　詹僖

巨嶂稜層鎮海涯、扶桑堪作上天梯、巖寒六月常留雪、勢似青蓮直過氐、名刹雲連清建古、虛堂塵遠老禪栖、乘風吾欲東遊去、特到松原竊羽衣、○真書肥藩藏、

奉贈日本山科實如老上人　仝

上人德行是問何、一箇禪門大丈夫、心裏要容天外善、此生渾似竹中虛、大明正德八年五月、抗州鐵冠道人詹仲和。○真書本願寺藏、

題竹居清事後　張式之

馨公偶帶竹居集、添得梅船萬丈光、示我猶同劍出匣、看

君眞是鳳鳴岡、如開寶藏難枚舉、似對瑤羞必品嘗、他日
禪林脩語錄、百年文響動扶桑、日本蘭隱馨上人、携禪師慧鳳語錄、號竹居清事、至中華求予印正、余喜其立論弘博、文采則麗、讀之不能釋手、賦近體五十六字、以題其後、庶表識鑒之不苟云、守黑子書。竹居清事

天神　洪恕

日本曾聞北野君、愛梅瀟洒又能文、謫居西府三千里、一
夜飛香渡海雲。活所備忘錄

日本刀歌　唐順之 荊川

有客贈我日本刀、魚鬚作靶青絲緶、重重碧海浮渡來、身
上龍文雜藻荇、悵然提刀起四顧、白日高高天冏冏、毛髮

凜冽生雞皮、坐失炎蒸日方永、聞說倭夷初鑄成、幾歲埋
藏擲深井、日淘月煉火氣盡、一片凝冰鬬清冷、持此月中
斫桂樹、顧兔應知避光景、倭夷塗刀用人血、至今斑點誰
能整、精靈長與刀相隨、清宵恍見夷鬼影、邇來韃靼頗驕
黠、昨夜三關又聞警、誰能將此向龍沙、奔騰一斬單于頸、
古來神物用有時、且向囊中試韜穎。詩中所言、鍛刀之法、可謂妥矣、

楊伯翼贈日本刀歌　王穉登 百穀

楊郎手持一匣霜、贈我拂拭生寒芒、鉛刀紛紛空滿目、君
與此鍔皆魚腸、南金換却東夷鐵、上帶倭奴髑髏血、血未
曾消刃未平、皎若蓮花浸秋月、燈前細看鸊鵜鋒、入手還
疑蛟與龍、門外湖深恐飛去、朱繩夜縛青芙蓉、苔花斕斑
土花紫、白虹沉沉卧寒水、歸家不惜十年磨、他日還能報
知己。列朝詩集

東光　李攀龍 于鱗

胡兒平、倭奴何不平、倭奴利水戰、海壍舩爲城、諸軍彀騎
士、馳射難縱橫。滄溟集

海波平 并序　皇甫汸 子循

海波平者、倭夷閒釁、辛壬癸甲、殆無寧歲、越丙辰、司馬
胡宗憲受命、與司空趙文華、盪平之、繫王直、俘麻徐等、
奏功太廟也、當漢將進酒、

島夷日本稱最雄、髡首駢拇烱兩瞳、乘舟截險洪濤中、跳
梁若蝶聚若蜂、揭竿烈炬燿日紅、攻城掠邑誰嬰鋒、紅女
休織田無農、帝命祀海惟司空、授脤秉鉞有胡公、狼兵苗
卒集江東、夜縱巨艦突蒙衝、俘海馘直奏膚功、兇竆鳥盡
艱厥終、

觀馮生所藏倭王錦袍歌　王志堅 淑士

馮生示我倭錦袍、腥風凜凜寒髮毛、天吳紫鳳恍惚是、水
底鮫人親自繅、倭王昔日乘潮入、箕子城頭鬼夜泣、道旁
瓦礫青珊瑚、茫茫衰草人膏濕、休徒暫住釜山塢、帳下健
兒弄餘武、鼎烹壯士似孤雛、稍掛嬰兒作旋舞、何人東征

擁貔貅、前茅初度遼海頭、咄哉奉使竟不效、抱頭竄却臨
淮侯、軍中誰復探虎穴、猛士如雲皆縮舌、馮生奮髯決獨
往、丈夫生計三尺鐵、當時清正酋中雄、偏師坐擁千旗紅、
葛巾直往恣談笑、一言未畢意已通、夷國亦有天、夷人亦
有心、對君指心與君語、戴天頭如滄海深、臨別殷勤重回
首、西望長途酹杯酒、征袍自解錦雲鮮、贈君剛及西風後、
歸來朝事一番變、諱却和戎盡言戰、征夫羽箭各垂腰、東
南轉餉車遙遙、兵連海外不可解、從此司農心計勞、馮生
趣駕歸田去、盡鑄腰鎌作農具、只今蹴蹴長安塵、姓名不
上論功疏、茅齋夜靜聞寒柝、聽君話舊燈花落、君不見錢

將軍、夜半提師斫陣雲、功高不賞人所惜、鼠牙雀角何紛
紛、世上難憑伸與屈、勸君且盡杯中物、○鼎烹世士、稍掛嬰兒、炊骨醢肉、彼邦俗所能、恐爲我邦無此殘虐之風、列朝詩集

○送朱均旺　許儀□

難域萍蓬幾度秋、一朝分手作遐遊、慇懃囑付忠君事、盡
意叮嚀滅寇讐、知汝歸成蘇子景、豈宜逗做李陵愁、霜臺
君問塵中事、惟道斯民苦尚憂、○許儀□嘗來居薩摩、時聞豐公伐明之擧、陰陳機密、附均旺報其國、事詳全浙兵制、全浙兵制

清

日本刀歌　恭尹元孝

白日所出金鐵流、鐵之性剛金性柔、鑄爲寶刀能屈伸、屈
以防身伸殺人、星飛電激光離合、日華四射曈曈濕、陰風
夜半刮面來、百萬愁魂鞘中泣、中原歲歲飛白羽、世人見
刀皆不顧、爲恩爲怨知是誰、寶刀何罪逢君怒、爲君晝盛
威與儀、爲君夜伏魍與魎、水中有蛟貫其顚、山中有虎抉
其皮、以殺止殺天下仁、寶刀所貴從聖人、○屈伸刀、我邦之所不聞、記謬傳耳、徐氏筆精、言軟倭刀事、亦然、

日本刀歌　梁佩蘭

市中寶刀五尺許、市中賈人向予語、紅毛鬼子來大洋、此
刀得自日本王、王使紅毛預齋戒、三日授刀向刀拜、龍形
虎視生氣驕、抽出天上星搖搖、黃虵之珠嵌刀首、百寶刀
環未曾有、有時黑夜白照人、殺人血漬紫繡新、陰晴不定
刀氣色、風雷閃怍吼牆壁、相傳國王初鑄時、金生火尅合
日期、鑄成魑魅魍魎伏、通國髑髏作人哭、人頭落地飛紙
輕、水光在水鋪欲平、國王恃刀好戰伐、把刀一指震一國、
紅毛得刀來廣州、大船經過海若愁、攜出市中人不識、價
取千金售不得、我聞此語空歎呼、兵者凶器胡爲乎、中國
之寶不在刀、請以此刀歸紅毛、○清詩別裁

筵上看日本刀　沈德潛 碻士

四座繞晴虹、名刀認海東、刃流霜氣白、光閃燭花紅、鍛鍊經夷島、飛騰泣鬼雄、時世方偃武、虛爾立邊功、

日本臣高彝書來、乞作詩序、并寄詩五章、文采可觀、然華夷界限、不應通也、却所請、而紀其事、

仝

文教覃敷被九夷、搏桑使者寄清辭、未聞蠻布兮衣纖、敢比雞林國相知、尊奉中朝私恍惘、章明典禮慎防維、不教筆墨傳荒遠、悵望停雲我所師、遠夷求文衡山筆墨者、公服朝服見之、不應其請、○高暘谷、名彝、字君秉、長崎人也、歸愚集

疊韻家心行囊中千里鏡、其先人海士先生日本携歸物也、鑄人爲家心作詩、余亦成咏、

邱璋

玩好區區也宿緣、伴他書畫米家船、青氊等是囊中物、碧海猶來骨已仙、袖底雲烟原縮地、壺中日月自長天、先人手澤須珍重、風樹驚心我亦然、○存研樓集

乙未端陽小咏一律、似隱元老禪師政、

鄭彩

宦逐行間三十年、請纓弱冠晚仍堅、因求杖錫聆三昧、乃識津梁參又玄、水月干戈皆彼岸、風播罪劫等安禪、何時貝葉自東渡、好把雲箋花雨懸、○隆琦字隱元、號普照國師、萬福寺開祖、承應中投化、眞書藏萬福寺

俚詩寄贈悅山大和上八旬法臘、並請鑒政、

毛奇齡 大可

黃蘗規模事事新、扶桑寶炬照通津、十年總住維摩室、八目曾遊太子身、海上譚經應作主、座中念佛是何人、滄茫不記來時路、花落花開幾度春、西河居士毛奇齡八十五歲、○道宗字悅山、萬福寺僧、隱元徒、眞書浪華津田氏藏

送茝公和尚應聘東岐、并求喝政、二首

陳應麟 昌錫

錫卓卅年共吐奇、高標霽曉恰孤吹、蒲團坐養靈龜氣、玉塵閒揮瘦鶴姿、秪爲東岐稱弟子、競來名士送禪師、他時若憶滄洲暇、橋上池頭荷鍤隨、

霜帆萬里一孤舟、牽挽君應儘日留、彝夏地天同此恨、歲時風雨各含愁、論韻正好取覙座、別袂何須泣楚囚、最是相思不相見、鐘聲搗枕月窺樓、○寂傳字道本、號蘭亭、又號竹林亭、享保中、來寓瓊浦、國人以詩送者三十九人、各自書爲一小卷、有桃華渾水四題字、今藏一人眞書、平安三井氏藏、

題汪亦滄日本國神海編　三首

梁處素

貢院繁華繫客情、朝朝應辨幾番更、筵前只愛紅裙醉、拽盞何緣號撒羹也、貢院者、館唐人之處、佐酒者號撒羹、

蠟油拭鬢膩鴉鬟、妾住花街任往還、那管吳兒心木石、我邦却有換心山、妓所居處山、名換心山、

十幅輕綃不用勾、倩圖夜玉短屏幽、遍胥學枕麻姑刺、好向床前聽鬪牛、其俗以木爲枕、號麻姑刺、直竪而不貼耳、故至老不聾。○隨園詩話補遺

日本竹枝詞　二首　　尤洞　悔菴

日出天皇號至尊、五畿七道附庸臣、空傳歷代吾妻鏡、大閤終歸木下人、隋時致書、自稱日出處天子、國中稱天皇、以尊爲號、有五畿七道三島附庸國百餘、吾妻鏡、紀本國君臣事蹟、吾妻島名也、木下人爲平秀吉、萬曆中、簒奪倭國、自號大閤王、

吹螺揮扇舞刀都、聖鬘羅華知有無、乞得中原音韻去也來弄筆咏西湖、王子七歲、講聖鬘經、天雨曼陀羅華、使臣答里麻、有咏西湖詩云、一株楊柳一枝花、原是唐朝賣酒家、惟有吾邦風土異、春深無處不桑麻、頗寓嘲笑之意、○豊公之事、大失事實、凡篇中所言、孟浪杜撰、不遑盡辨解、讀者察焉、　昭代叢書

隣交徵書初篇卷之二終

天保九年歲次戊戌季冬仲澣新鐫

萩原裕 著

顯承述略

明治九年（一八七六）西疇精舍刻本

據明治九年（一八七六）
西疇精舍刻本影印

顯承述畧序

我邦之與外國交通也殆二千載于今而局勢凡三變矣盖開國以來六百餘載而始與三韓通又六百餘載而与隋唐通又一千二百餘載而與米歐諸國通

自通三韓工藝漸進自通隋唐禮文漸進自通米歐禮文工藝又大進外交之果有益于我也雖然有通斯有塞有益斯有損通塞損益之相因耶邦家隆替治亂之所由判也故當其塞也為違言為尋戈為寇掠侵奪於是乎有征討之舉有膺懲之典有攘斥之令及其通也為修信為貿貨為傳道敎業於是乎有友邦之誼有締約之規有延聘之禮向之仇敵視之者

變而為昆弟親向之夷狄遇之者變而為賓師禮世徒知今日外交之如此而不知中古以前亦不外乎是也

崇神之朝韓人始來世以為鬼物異類而後之傳工藝

者卽此也。雅古之朝。始遣使隋國。務以書辭自尊大。而後之受禮文者卽此也。迨至近世。一切排斥外人。詬之曰醜夷。憎之曰黠虜。有礮之於岸志有刄之於路者。方且揚揚

誇色自以爲得計。而宇內之形勢變通之情。理懵乎弗講。噫。亦危矣。今上登祚。政令歸一。天誘聖衷。改張百度。首開四港。與十有五國。締交繼差遣大臣。以修信好。學師匠。

延聘相踵。凡自一技一藝之微。以至政體軍制學術之大。悉師法而用之。民始而駭。中而疑。終而翕然從之。唯恐不及。向之傲然自尊者。今則詘然自卑。向之悍然厲色者。今則坦然虛

心。然虛之弊。蕩卑之勢。弱弱則侮。侮則辱。蕩則惰。惰則廢。廢惰之病。動乎內而侮辱之形。應乎外。於是乎有慨世志。扼腕切齒。以唱潔侮自守之說。焉則今日之通。又將爲異日之窒。可

不慮乎哉萩原好問博古人也纂修史乘中事関外國者著顯承述略謁序於予受而讀之始于上古至于近世修信通商征服膺懲之類網羅靡遺名曰顯承者蓋欲承

祖宗之貽謀而施之於後世爲耳抑

祖宗之貽謀有得有失其得者承之失者舍之而不使至于流弊此謂賢子孫一家且然況一國乎吾故推論古今外交之三變与

夫通塞之理流弊之由使觀斯書者有所考而知擇也是為序

修史局一等修撰重野安繹撰

梅堂散僊長祇書

例言

一外人之至。崇神帝六十五年之任那。為權輿。其歸化者。垂仁帝三年之新良岐。日鉾。爲嚆矢。然當時蓋不知其為何國人。曰任那。曰新良岐者。追錄也。内人航梯。不詳其始。王充之倭人獻鬯草。不足憑據。獨後漢光武中元二年。使人自稱大夫云者。較似可信。中元二年。即我　垂仁八十六年也。書紀。　垂仁九十年。遣田道間守。於常世國。求香菓。上古呼遼遠絶域。曰常世。則我航梯在劉漢之時也信矣。然此私通。非公信焉。故斷自　應神帝以下。若夫素箋烏尊闢新羅。徐福童男女等事。荒唐傅會。固所不取也

一皇土稱中國。約用豊蘆原中津國之號。非倣漢之所謂中國也。且夫地之爲形。自家所立。乃是中央。詎分海陸

一凡國郡字面。原係假借。用字雖殊。訓讀乃一。然和銅中有詔。定用好字。仍存古音。若更津島或作集島爲對馬。穴門或作穴戸爲長門。淡海爲近江之類此也。間或有混用義者。若延暦中改山背或作山代爲山城之類。今隨世用字。亦從古今之異也

一事係蝦夷者。概不錄焉。以其原非外地也。本書稱肅愼或靺鞨者。皆今北海道疆外地方。若多賀城碑所勒此也。間或有航而至者。蓋女眞室韋之比。故或附錄通漢述略中。由其既非藩服。亦荒忽不常至也

一漢韓待遇。天使位階。持統帝以往。不甚昭瞭。文武帝以還。體制漸詳。故詳者亦詳之。所以表世代之隆替。皇威之盛衰也

一外國主死。例書殂。倣漢史閏國之體也。若三韓渤海。　朝廷既以君臨之。故書卒。然其王族使臣賜品階。至三位以上者。或書薨。略遵令典也

一六史備具。三鑑亦確。然此所述。直逮近古。事實采擄不止。數書既有詳畧。虛實亦淆。故隨詳隨畧。大約詳略。隨世代新舊。然寛平以後。　朝無正史。所憑據者薦紳家記遺老私史。故有事反略乎古者。況應永而還。稗乘野史愈多。愈蕪紕繆匪尠。遺迭亦多。若隣壤通商。將府私通述略。僅存十一於千百耳

一教匪亂後。國是一定。漢蘭之外。概絶商舶。嚴禁外航。事係外人者。稍稍罕覯。而絶筆延寶者。終殘局

也。天和以降。則別裁略表。附載卷末。以爲嘉永癸
丑之前局

一載籍極博。事蹟渙散。古今上下。罔羅匪易。況裕譾陋寡聞。貧寠匱書。寓目有限。固不免滲漏。而起藁之日。天下方多故。扼腕草莽。把心如煎。一日載筆。旬月委塵。無何挈家南征。世事絆纏。遭　乾綱改張。與民更始之日。方始終編。蓋丁卯迄辛未。凡五載矣。是秋。　大政釐革。裕亦去縣。東上搭載瀛船。船上亡旅麓。蓋半生著書。於是乎一盡無餘矣。獨斯編寄在西京石津子兪氏。僅而得存焉。然猶亡

五六暨終卷。既而出入官省。　公事鞅掌。不復遑暇。頃在史局。獲繙館閣秘書。偸閒補綴。再成全書。讀者幸諒其前後不倫焉

一斯編當初起藁。逐章註明出典。後皆刪去。懼文字斷續。有碍章法也。其係數書參合者。仍或存書目。

一里程一依中古法。往古六町里法。今改算以便人目。

一事渉疑岐。若異同。若脱逸。或古今殊名。或譯字異同。皆嵌註乎本文之下。附以鄙考。若內外名氏。地名。稱呼艱澁。或係西音者。舊據古書訓讀。近資之

先正旁質諸僚友。譯字則尚用漢籍成字。間或湊合補塡。竝訓以國字。亦便於黃小耳

裕識

采據書目

日本書紀 舍人親王等　續日本紀 菅原眞道等
日本後紀 藤原冬嗣等佚今據塙氏攟拾本
日本逸史 鴨祐之　續日本後紀 藤原良房等
文德實錄 藤原基經等　三代實錄 藤原時平等
古事記 太安麻呂　古事記傳 本居宣長
類聚國史 菅原道眞　古語拾遺 齋部廣成
令義解 清原夏野等　新撰姓氏錄 萬多親王等
水鏡 中山忠親　增鏡 一條冬良

扶桑略記 僧皇圓　四朝紀畧 林信勝
本朝通鑑 同上　續本朝通鑑 林恕
大日本史 德川光圀　史徵 松埼祐之
大日本野史 飯田忠彥　讀史餘論 新井君美
政記 賴襄　皇朝史略 青山延于
日本外史 賴襄　王代一覽 林恕
續王代一覽 片山圓然　東鑑 不知撰者後白空竝同
看聞記 後崇光院御撰　百鍊抄
小右記 後小野宮實資　鎭西要略
南方紀傳　薩戒記 中山定親

康富記 中原康富　源平盛衰記
平家物語　鎌倉實記
北條九代記　參考太平記 德川光圀
京都將軍家譜 林信勝　織田譜 同上
豐臣譜 同上　柳營譜略 中川忠英
藩翰譜 新井君美　續藩翰譜 堀田正敦等
松浦家譜　有馬家譜
細川家譜　立花家譜
小笠原家譜　水野家譜
宗氏家譜　藤堂氏藩翰譜補正

島津國史 山本正誼　以上九部各氏家本
舞曲傳 豊原統秋　明匠略傳
婆羅門僧正傳　元亨釋書 僧師錬
異稱日本傳 松下見林　竹田家傳
山田長正傳　江談抄 大江匡房
拾芥抄 藤原公賢　和名抄 源順
法曹至要抄 阪上明兼　螢蠅抄 塙保己一
對馬國貢銀記　天台座主記
東大寺別當次第　善隣國寶記 僧周鳳
異國往來　外蕃通書 近藤守重

土佐日記 紀貫之　室町日記 楢村長教
天草日記 松平輝綱　玉露藂
官中秘策 西山文叔　五事略 新井君美
長崎夜話 西川正休　長崎古今集覽 松浦東溪
八幡愚童訓　應永記
嘉吉記　大內記
大友記 一名九州治亂記　中國治亂記
後太平記　殘太平記
中古治亂記　參攷土佐軍記
天正記 太田資方　信長記 小瀨甫庵

太閤記 同上　德川實記 林衡等
武德編年集成 木村高敦　參陽武編
垂統大記 小宮山昌秀　明徵錄 青山延于
元寇紀略 大橋順　征韓偉畧 川口長孺
朝鮮物語 大河內秀元　薩藩朝鮮軍記
國書復號紀事 新井君美　朝鮮尋交事略 外務省
島原記 細川家本　耶蘇天誅記 村井昌弘
山島記　勇功記 宮川尚古
島原戰記 立花宗茂　參考島原記
有馬制罰記　大村勘助家記

嶋原始末記　天草一揆書上帳
耶蘇制禁大全　島原實記 一名佐野彌左衛門覺書
原城紀事 川北重喜　采覽異言 新井君美
增譯采覽異言 山田昌永　馭戎慨言 本居宣長
本朝學源 松下見林　東遷成基
本朝文粹 藤原明衡　續本朝文粹
菅家文草　懷風藻 淡海三船
文華秀麗 仲野親王　性靈集 僧空海
蕉堅集 僧絕海　嶋隱漁唱集 僧桂庵
京華集 僧景三　半陶藁 僧周興

南浦文集 僧玄昌　羅山文集 林信勝
皇年代略記　如是院年代記
南嶋志　琉球畧記
琉球封藩事畧 外務省　北夷攷證 高橋景保
邊要分界圖攷 近藤守重　台灣鄭氏紀事 川口長孺
新編鎌倉志 德川光圀　和蘭寶函 箕作阮甫
輿地誌略 內田正雄　宗氏系圖
和氣氏系圖　國牛十圖 寧直麿
成形圖說 白尾國柱　清國一統全圖
朝鮮全圖 陸軍省　琉球全圖 同上

萬國全圖 開成所譯鐫
三國志 晉陳壽
後漢書 宋范曄
南北史 唐李延壽
晉書 唐于志寧等
舊唐書 唐劉昫等
隋書 唐魏徵等
宏簡錄 明邵經等
新唐書 宋宋祁等
元史類編 明邵遠平
元史 明宋濂等
皇明實記 明陳建
明史藁 清王鴻緒
圖書編 明章潢
武備志 明茅元儀
五雜俎 明謝肇淛
全浙兵制 明侯繼高
職方外記 泰西南懷仁
東西洋考 明張燮

香祖筆記 清王貽上
鄭成功傳 清鄭居仲
海國圖志 清魏源
聖武記附錄 同上
琉球國史略 清周煌
東國通鑑 朝鮮徐居誠等
懲毖錄 朝鮮柳成龍
隱峰野史別錄 朝鮮安邦俊
奉使日本紀行 魯西亞禮薩納原撰 高橋景保譯
遭厄日本紀事 魯西亞兀老尹原撰 青池盈譯

計一百八十三種

顯承述畧標目

卷一
戡定三韓述略 起景行天皇十二年壬午 訖仲哀天皇九年庚辰

卷二
列朝藩服述略 起應神天皇五年乙酉 訖宣化天皇二年丁巳

卷三
列朝藩服述略 起欽明天皇元年庚申 訖崇峻天皇五年壬子

卷四
列朝藩服述略 起推古天皇三年乙卯 訖持統天皇六年乙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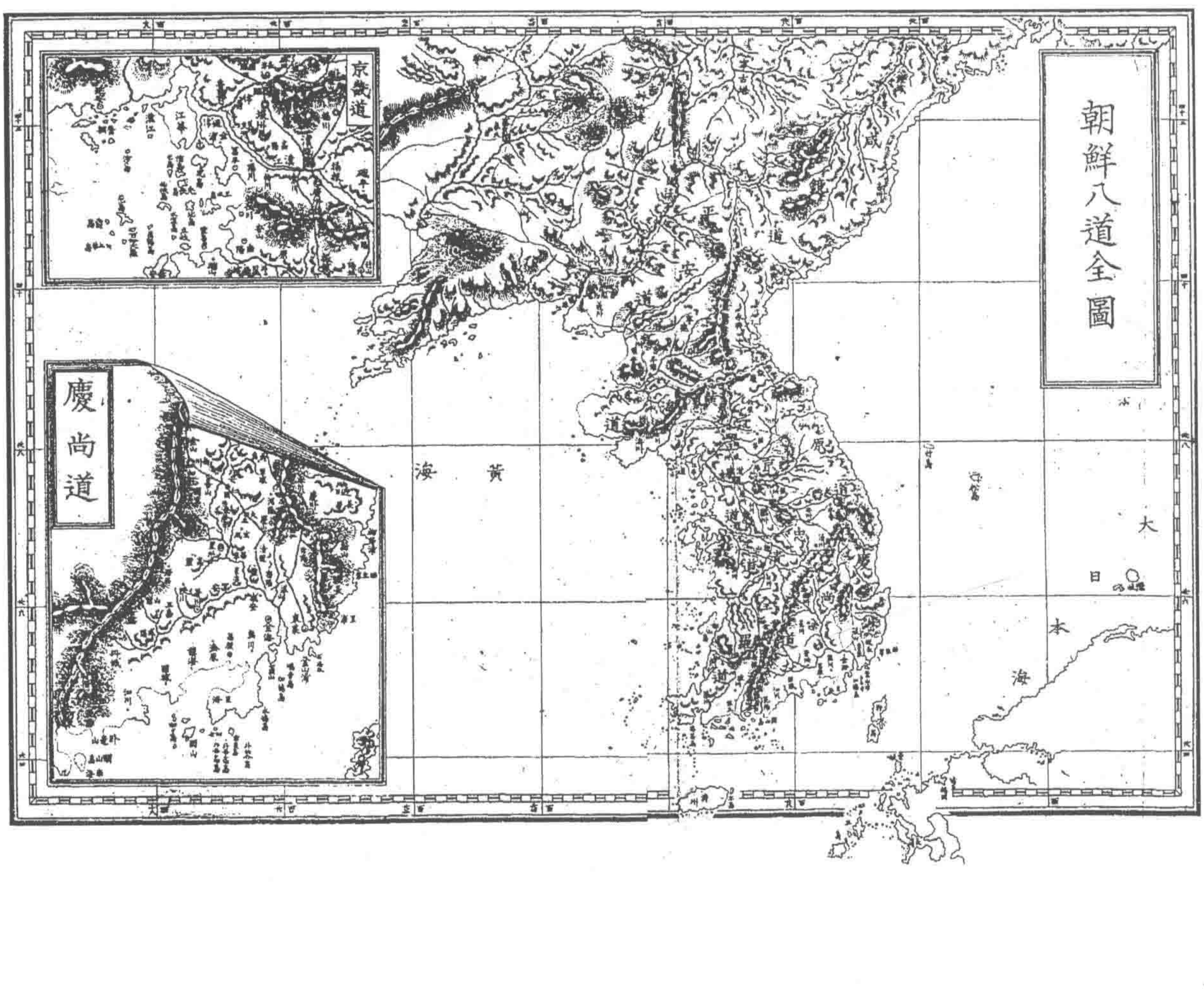
卷五
列朝藩服述略 起文武天皇元年丁酉 訖光仁天皇寶龜十一年庚申

卷六
列朝藩服述略 起桓武天皇延曆五年丙寅 訖醍醐天皇延長八年庚寅

卷七
鄰壤通商述略 起朱雀天皇承平七年丁酉 訖靈元天皇延寶元年癸丑

卷八
通漢述畧 起應神天皇一百一十年庚午 訖孝謙天皇景雲二年戊申

卷九
通漢述畧 起光仁天皇寶龜元年庚戌 訖淳和天皇天長六年己酉


朝鮮八道全圖
京畿道
慶尚道
黃海
大日本海

顯承述畧卷一

愛媛縣　荻原裕　編纂

戡定三韓述略

韓在對馬西北一十餘里。後漢書曰。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亦曰卞韓。三韓之名肇見馬。馬韓最大。在西方。五十餘部落。辰韓在東方。十二部落。弁韓在其南。亦十二部落。新羅者弁韓中一部。東南瀕海。尤近中國。即魏志斯盧國也。我謂之斯良岐。百濟馬韓之屬。漢魏所謂伯濟國。在新羅西。西

南帶海。我謂之久陀羅。高麗又曰高句驪。後漢貊耳此也。我謂之古麻。在古朝鮮（古朝鮮在三韓之北、一小國名）之北。最遠中國。要之馬辰弁皆在古朝鮮之南。高麗獨在其極北。地相懸絕。則高麗本非三韓中之國。故漢魏之際。三韓外別舉高麗。逮後高麗百濟新羅稍强大。吞噬旁鄰。因謂之三韓。南北朝隋唐之三韓是也。然則神功西征之時。未有三韓之稱。謂之三韓者。後代之稱也。戡定者。新羅耳。繫之三韓者。一戎衣而三韓咸臻。作戡定三韓述畧。

景行天皇十二年壬午。秋七月。筑紫熊襲反。八月。天皇親征。冬十一月。駐鑾日向行宮。居六年。筑紫平。二十七年丁酉。秋。筑紫又亂。命皇子日本武尊討之。手躬刺賊酋。餘衆讋服。

仲哀天皇二年癸酉。熊襲又反。八年己卯。天皇親征幸筑紫。明年庚辰。春二月。崩香椎宮。時應神帝猶在神功后胎中。后與大臣武內宿禰謀。祕大喪。別遣鴨別討熊襲。平之。王師進抵火國松浦。先是有神降於后身曰。海西有貨寶國。曰新羅。余俾天皇有之。何憂於賊。天皇遣人登高望海。天水一色。渺無所見。神復

曰。人目所逮。不能遠爾。天皇不信。既而崩。至是后親釣王島河。祝曰。果若神言。魚上鉤。獲細鱗魚。乃曰。此希見也。命其所曰每豆邏。寔松浦也。遂決意西征。（按、上古鴻業聲教未暨筑紫、僻遠無人之地、或為外虜所竊據、時人謂之熊襲、遂有襲國之名、今大隅地方此也、古呼高麗曰古麼、久古通音、猛悍曰於曾、於曾襲為一聲、遂有久麼曾之稱、非外虜外別有熊襲者也）

臣裕曰。上古內賊之雄。謂之土蛛。外奸之猛謂之熊襲。其尤陸梁難制者。謂之梟帥。然內賊無本。無本者易剿。而外奸有根。有根者難鋤。此列朝百餘載間所以數討數反。致西顧之憂也。神功航海之役。乃拔其本。覆其根也。本根已覆。而朝廷始得高

枕矣。明達乎萬里之外。智徧於百世之下。而能成亘古之大勲勞。神功實其人也。而上世史載曖昧。事情不瞭。說者又馳荒誕之說。駕不經之言。卒致亘古之大勲勞不明乎天下後世焉。恭惟仲哀西征之時。神告之曰。賊有本根。毋事枝葉。本根者何。韓也。蓋當斯之時。韓貊蝦夷之外。外奸無可虞者。神功天縱之明。神睿之智。海表之事情無遠弗照。搗巣之成算既熟乎胸中。以故託神言假貨寶。以數動帝意。贊大謀。帝既不見從。寇害乃難測。於是乎以懷孕之躬。爲天下冒大喪蹈危險。以能成亘古之大勲勞。百載不鋤之奸。數月彈指之間而拔其本。蹙其根。自非明達乎萬里之外。智徧於百世之下。孰能如此哉。不然。征韓之役。不近人情。特貪黷之兵耳。何則梓宮未殯。嗣皇在胎。四海遏密。上下危疑之秋也。而麛阪忍熊二皇子懷禍心覬覦隙。神功豈不知之耶。此之不顧而遽信貨寶之言。興無名之師。以入不測之地。何謂神功而爲之哉。

秋八月。詔諸國脩軍艦。繕甲兵。先遣海人烏賊麿入海偵國。無所見。再遣名草還奏曰。雲海渺然無所見。但覺依微若有山爾。后悅。乃卜日。誓六師。冬十月。提兵發和珥津。和珥津今鰐津在對馬上縣郡本居氏曰后蓋發自松浦經伊岐抵津島而後解纜鰐津直入新羅。新羅王蒼黄逌走。既而曰。大東有國。其帝曰天尊。是其兵也。何可距耶。乃建素旆。面縛出降。獻金銀。文綺八十一艘。后解其縛。遂入其都。封府庫。收圖籍。親植瓊矛其國門。以王爲飼部。大箭田宿禰爲鎮將而班師。高麗百濟亦望風來降。自是三韓爲我藩服。琛貢載道。按書紀神功四十六年遣斯摩宿禰于卓淳國初百濟人久氏等至卓淳曰聞東有大國曰日本馬欲通道貴國指示王必厚德馬卓淳人曰予亦聞然未嘗一通無舩恐難通久氏曰其人倘至請幸見告乃還至是卓淳人以告斯摩斯摩乃使導使者抵其國百濟王肖古大悅開寶庫示曰珍寶如此欲以貢馬明年遂使久氏等與新羅偕來貢據此則百濟來貢後此四十六年本居氏曰古事紀神功西征百濟爲屯家因新羅爲馬甘而連言之耳書紀百濟高麗二王造營叩頭等事後人攙加況高麗又在百濟北百餘里聞神功甚新羅而王親至新羅其間必不得不閲六七十日而王師以十月三日發馬島十二月十四日既凱旋則神功在海外時日非久高麗王烏得朝見耶此說似有理今姑據舊記

十二月。后生應神帝於筑紫。命其所曰宇瀰。爲建神祠於宂門山田。敬神教也。

顯承述畧卷一終

顯承述略卷二

列朝藩服述略

藩服羈縻之國。三韓而外。有任那卓淳喙加羅南加羅安羅伴跛躭羅諸小國。咸與三韓同壤殊部。而躭羅別在南海中近百濟。崇神帝時。任那肇至。而殊方貢琛。始入天府。迨三韓強大。吞噬無餘矣。至聖武帝時。渤海始入貢。渤海者。本粟末靺鞨。高麗別種。至唐滅高麗而漸併近旁諸部。氣勢雄張。大武藝以還。

世效貢表。尤為恭順。南海中。又有多禰。掖玖諸島。推古帝時。掖玖始至。後皆內附。醍醐帝延長中。契丹滅渤海。而新羅金氏亦尋為王建所亡。建遂盡有三韓渤海等故地。徙居松岳。復號高麗。朝廷絕其通聘。後屬於漢焉。作列朝藩服述略。

應神天皇五年乙酉。新羅始入貢。初皇太后之凱旋也。新羅納侍子。至是縱還。遣葛城襲津彥監送。抵津島。蕃使逸侍子先還。其國。襲津彥怒殺使者。直入新羅。屠草羅城。（雄畧紀有匝羅、蓋地同、但殊譯字耳）斬獲而還。襲津彥武內宿禰子也

四十七年丁卯。新羅百濟皆遣使入貢方物。新羅精百濟麤。詔詰之。百濟使臣久氐辭謝曰。臣之至。謬入新羅。新羅無禮。劫奪貢幣。換以濫惡。且拘留累月。臣得不死。上國之靈也。太后怒。拘新羅使。誚責其王。（按本居氏以此為百濟入貢之始。極為確矣。久氐之誤路亦因斯也耳。不然一貢之後五十年。而始定藩屏之約。且遣使宣諭。甚為無謂）

四十九年己巳。春。以荒田別鹿我別為將。久氐為嚮導。征之。先入卓淳。徵兵百濟。擊新羅破之。撫定喙卓淳加羅等七國。割二部與之百濟。王肖古悅率兵來

會千熊長彥。從肖古如其國盟巖石上。永定藩國。肖古復遣久氐從長彥入覲謝恩。此役也。分定加羅等十四部。建任那國。置府統轄諸韓。初崇神天皇時。加羅人始航至。賜國號曰美麻那。美麻那者任那也。中國呼外國曰加羅。昉此

五十年庚午。春二月。荒田別還。久氐復至。太后遣千熊長彥於百濟宣諭曰。朕恭奉神教。戡定海表。王克承天心。深輸忠懇。朕甚嘉焉。毋懈。王肖古稽首曰。謹諾。世世勿渝。夏五月。長彥還。久氐隨至。詔賜多砂城。以便貢路。

五十一年辛未。春三月。久氐復來貢。復遣長彥於百濟。

五十二年壬申。秋九月。長彥還。久氐復至。獻七枝刀。七子鏡（本居氏曰、蓋鏡背周廓鑄七星、若九曜鏡形者）暨寶器。爾後朝貢不絕。

六十二年壬午。新羅不貢。遣襲津彥討之。新羅納美女。襲津彥受之。反擊加羅。加羅王奔百濟。其妹來愬。太后勅木羅斤資往紏之。（按、新羅蓋歲貢、故一歲不貢則討之、貢不歲錄者、畧之也）

七十二年壬辰。遣紀角。平群木兔。於百濟。先是王枕流卒。子阿花幼。（東國通鑑花作莘）叔父辰斯篡立。及角等至。國人殺以謝。乃立阿花而歸。

七十六年丙申。秋九月。高麗。百濟。新羅。任那皆入貢。勅武內宿禰役其人鑿池。命曰韓人池。（本居氏曰、高麗入貢此為始、書紀錄在神功攝政之年、後人攙入、此說近是、今姑從本書）

七十七年丁酉。百濟王阿花遣其子阿直岐入見。陳謝不貢之罪。帝怒削其地。

八十三年癸卯。百濟貢縫衣女二口。

八十四年甲辰。秋九月。阿直岐復入覲。貢良馬二匹。帝聞其能通經典。留侍皇太子。問阿直岐曰。更有勝汝者耶。對曰。有王仁者。臣弗及遠矣。乃召之。

八十五年乙巳。王仁至。獻論語十卷。（按古事記所載、別有千字文一卷、千字文梁周興嗣所編、興嗣仕梁武者、上距應神乙巳二百餘年、傳聞之謬明矣、本居氏曰、古甚重千字文、貞觀十七年、皇太子始讀千字文、儀如孝經、故古人訛傳以為論語並至者、理或然也）冶工卓素。織工西素。釀酒工仁番等亦隨來。帝大悅。以王仁為太子師。（續紀、津連真道表云、應神時、遣使百濟、搜索有識王進其孫辰孫王、帝以為太子師、始傳書籍、大闡儒風、豈與王仁偕至者耶、將傳聞之殊耶、抑又與王辰爾混而訛傳也、今不可考、書紀古記皆不載、今從古記）中國有儒籍。蓋自此也。仁之先出自漢主劉邦。邦之後曰鸞。鸞之後王狗轉至百濟。仁乃狗孫也。

臣裕曰。王仁之論語佚久矣。雖然。中國今所傳論語孝經二書。極多異本。大抵皆齊梁六代間古物。雖互有異同。尤為完善。非若宋槧本之多訛謬也。嘗聞百濟人上書太學寮曰。昔在小邑王仁獻論語於應神帝。以世攷之。蓋當西晉之初。其所獻者。魯論歟。齊論歟。古論歟。將漢儒之所訓傳歟。何氏集解之本耶。抑又白文耶。漢已亡。古本學者痛嘆。聞貴官為聖朝儒宗。應有師承。願賜惠示。此海外亦久知我有古經籍也。若尚書古文既久佚乎秦漢之際。我初不得百篇之文。尚且明清儒者信歐

陽氏之歌辭。欲上書。其主徵書。中國以定眞僞。甚者至有欲用兵以求古文者。亦由聞我有古經籍爾。外邦之書。尚然存古。則內典國籍。雖屬上古之傳聞。亦有不可忽略者。此何以然焉。由人醇俗樸也耳。嗚呼。醇樸之風一散。其所亡佚者。豈特書籍而止哉

初漢人弓月（弓月姓氏錄作融通、國訓同、皆譯字、本字未詳）以其族民百餘部落。自百濟歸化。獻王帛原蠶。（源君美曰、辰韓本秦民避徭役逃入馬韓、別為一部者、故亦曰秦韓、北接濊狛、弓月祖孝武王即公子扶蘇也、扶蘇得罪之後、隕率其徒屬遁度遼來君其地、後至弓月、為旁隣所侵削、而屬百濟、後遂闔部來歸、書紀姓氏錄皆書王、又曰率百二十餘縣狛民、此其故也、按此說近傳會、今姑備附考）上書。曰。臣遑與徒屬道涉新羅。為所扼留。挺身逃脫。餘衆猶在厄。伏請天威蚤沾聖化。乃遣襲津彥迎之。亦不還。秋八月。遣平群木菟的砥田率兵討新羅。遂以襲津彥及歸化人還。弓月秦主嬴政之後也。是歲百濟王阿花卒。詔立阿直岐為王。復其削地

九十四年甲寅。阿直岐卒。子久爾辛立。其相木滿致弄威福。奸王母。帝聞而怒召之。木滿致者。木羅斤資通韓女所生也

九十七年丁巳。秋九月。高麗遣使入貢。表詞倨慢。皇

太子稚郎子奏勅無禮。裂表文。責使者。逐之

一百一年庚申。新羅使至。船碇武庫。（在攝津）時諸國造所上船五百艘。悉聚武庫。舳艫相啣。新羅船適失火。延燬幾盡。新羅懼。獻船匠

一百八年戊辰。百濟納其王女弟新齊都媛於後宮。

仁德天皇元年癸酉。春正月。天皇即位於難波高津宮。初先帝之崩也。皇太子以天皇賢讓位。避諸兔道。天皇亦讓。空祚三載。貢魚途餒。太子遂自裁以死讓之。天皇猶不肯即位。王仁獻歌勸進。實難波津詞也。天皇遂即位。王仁能曉國語。譯以漢字。又傳漢音。漢字訓讀。自王仁興

十一年癸未。夏四月。詔曰。難波之為地。草澤曠濶。水流橫錯。夏潦稍下。海潮逆流。行路以舟。民苦泥濘。其宜疏通注海。以完田宅。冬十月。鑿渠宮北。注海。命曰堀江。又築茨田隄。（屬河內）時新羅入貢。乃役其人

十二年甲申。秋七月。高麗貢鐵盾鐵的。詔醼使者於朝。募挽强者射之。砥田應募。一發洞貫。帝感賞賜姓的。時人謂之盾人

十七年己丑。新羅不貢。秋九月。遣砥田。於新羅責之。乃貢絹物八十艘

四十一年癸丑。春三月。遣紀角於百濟。疆理山川。甄錄物產。王族酒君觸法。角怒。百濟人以鐵枷縛酒君。就襲津彥謝罪。襲津彥以酒君歸。

四十三年乙卯。始置鷹甘部。先是依網阿珥古獲鷹。以爲異鳥。獻於朝。命酒君養之。無何。酒君著條鈴臂以進。帝獵於百舌野。試之。攫雉數十。乃建此官。

五十三年乙丑。夏五月。遣竹葉瀨。詰責新羅不貢。曰。果不供職。惟有征討耳。遂遣將軍田道征之。田道拘邏卒。訊虛實。答曰。虜之銳在右。將軍衝其左。必可破也。從之。大破新羅。斬馘數百。虜四邑民以還。

五十八年庚午。高麗人以漢人至。漢人自言吳主孫皓之後。賜邑茨田。

允恭天皇三年甲寅。春正月。天皇久有脚疾。徵醫新羅。秋八月。醫至。進藥有驗。厚賚遣歸。（外域藥方入中國、蓋昉此、然當時尚獨用國藥、未及雜用漢藥也、按古事記、帝即位之初、新良貴適貢、使者善醫上藥、與書記殊、）

四十二年癸巳。春正月。天皇崩。時新羅久不脩貢。至是使者至難波。素服舉哀。貢方物及樂部八十人。將還。過彈琴阪。顧望畝傍山。或言其有異志。大泊瀨皇子拘之。初神功后定歲貢船八十艘。歷世不絕。爾後頓減歲幣。特獻二艘。

臣裕曰。叛而伐之。服而舍之。所以待屬國之道也。厚其往。薄其來。所以懷遠方之術也。初非利其貨財。貪其珍異矣。神功之定韓幣。若甚過重焉。何也。景行成務之際。猾虜割我邊圉。伏我艸莽。竊據百年。隨勦隨蔓。蓋賊有本根。與刈其枝。鋤其葉。不若拔其本。蹙其根。我是以有航海之役。七旬而三韓格。乘此之威。以逞神武。則丘墟三韓。亦非難矣。雖然。服而不舍。降而不赦。非兵之道也。且方是時。麛阪忍熊乘喪謀叛。神功又有內顧之憂。以故倉卒班軍。然徒驅逐之。懲創之而止。則邊圉之患

不保其永絕。是以聖謨睿斷。定歲幣八十艘。蓋殺其國力也。國力耗殺。而後可坐以制其命。此新羅之歲幣所以獨重也。說者或曰。西有貨寶國。神告之。而神與之。神功隨而有之。歲收貨寶。非有意乎其間也。曰。此說一長。則無所不至。有白日入人之庫。攫人之財。曰。非吾利之也。神告之。而與之者。則何如。孰不謂非盜耶。且中國固多鑛山。神不告我之有。而告人之有。不亦怪乎。予故曰。貨寶國之言。非神之言之。而神功之自言之也。雖然。歲幣八十艘。本出乎一時之權宜。非所以長施之後世者。權

宜施之於前而不能變通之於後彼之數闕職貢卒至滅帕勢也均是滅帑也出乎我則為懷遠出乎彼則損國威可不惜哉嗚呼國力耗殺之術後代烏知不有翻施之我者乎哉

雄畧天皇七年癸卯任那國司吉備田狹妻色美帝聞之除田狹為任那國司而納其妻於後宮故恨而反時新羅久不貢遣弟君及吉備赤尾討之道出百濟弟君田狹子田狹乃誘反弟君妻樟媛陰聞其謀殺弟君從赤尾還

八年甲辰高麗大發兵擊新羅新羅乞救於任那府

帥膳班鳩任那王亦為請班鳩乃出兵大破高麗初新羅不貢者八年懼而合高麗高麗以兵戍新羅備百濟新羅疑殺戍兵故高麗怒攻新羅至是班鳩謂新羅王曰國之存是誰力也尚不敢貢乎新羅不答

九年乙巳春三月詔命紀小弓蘇我韓子（按古稱韓子者通蕃女而所生者也則蘇我韓子之母蓋係韓女）大伴譚小鹿火等四將征新羅小弓等陛辭帝撫背遣之進入新羅行屠城堡趣㖨地王單身夜逸小弓追北斬虜將一人餘衆嬰城不降大兵進圍之不利譚戰死小弓亦病死小鹿火乃班軍初小弓臨發妻死帝賜宮女大海從軍至是護其喪歸是役也小弓子大磐聞父死急趣新羅奪小鹿火兵小鹿火怨譖之韓子韓子慍會大磐如百濟王請揄閱疆域進至河飲馬韓子從後射之大磐顧後射殺韓子遂據任那是冬高麗攻陷百濟殺其王及王子（本書係二十年今從日本史改正）高麗諸將皆曰滅之王曰此能奉上國納質子若滅之如其怒何卒收兵還

二十一年丁巳春三月先是王弟文周趣新羅求援比獲兵至王已死乃詔封文周為王賜久麻那利使圖恢復久麻那利任那別邑也（文周或作汶洲音同）

二十三年己未夏四月文周為其下所害初百濟納

女池媛於後宮蓋質也有奸帝殺之王聞之慚曰辱國矣謂弟軍君曰從今不復貢女汝其往矣至是立軍君子末多為王（按東國通鑑嗣文周者為三斤三斤卒牟大立而無末多蓋末多牟大音近）陛辭帝撫頭慰厲賜兵器為發筑紫兵五百護送是為東城王別遣舟師討高麗復將有事於新羅會帝崩而止是歳百濟納貢過額

清寧天皇三年壬戌冬十一月高麗百濟新羅任那咸遣使入貢

四年癸亥春正月賜宴於諸蕃使秋九月帝觀禮射命群臣蕃使射賜賚有差

顯宗天皇三年丁卯春。遣阿閉事代、使於任那。時紀大磐通謀高麗、將併三韓。用任那人謀、殺百濟人適莫爾、築帶山城、扼東路、斷糧道。百濟王怒、遣領軍古爾解等、攻帶山城。反為所敗。無何大磐兵竭力屈、挺身脫還。百濟乃縱兵、殺任那兵三百餘人。

仁賢天皇六年癸酉秋九月。遣日鷹吉士於高麗。吉士或作吉師、北史、新羅官階有十七等、第十四等曰吉士、本居氏曰、凡有吉士之號者、皆係三韓使介接伴者、蓋古者以韓人歸順者、叙其階、世其職、則凡稱吉士者、皆韓種人也求工人。得巧匠而還。其居大和者、為熟皮高麗人。按、令大藏省、典履二人、掌縫作靴履鞍具、撿校百濟手部、百濟手部十人、掌雜縫作事、典革一人、掌雜革染作、撿校狛部、狛部六人、掌雜革染作、百

濟戶、狛戶、後世所謂悲田職多者、蓋古狛戶遺種也

武烈天皇六年甲申冬十月。百濟入貢。帝怒其久不貢、留其使麻那。

七年乙酉夏四月。百濟遣其族斯我又入貢。曰、前日貢使、非臣血類、恪遣近眷入侍。斯我有子曰法士。仕於朝

繼體天皇三年己丑春。遣使任那、撿括百濟流民、復故。

六年壬辰夏四月。以穗積押山、為任那國司。賜百濟王筑紫馬四十匹。王上表、乞隸上哆唎、沙陀、牟婁、四縣。押山納賄、為請。大連大伴金村奏之。乃以物部麤鹿火、為宣詔使。其妻諫曰、三韓、祖宗之三韓、神祇之所賜。不得寸地以與人。今雖有勅、恐騰物議。君其辭焉。麤鹿火乃以病免。時詔既降。勾大兄皇子聞之、驚愕、急遣日鷹吉士、追更宣旨。不及而止。

七年癸巳。新羅入貢。百濟遣其將姐彌文貴、隨穗積押山入覲。貢五經博士段楊爾、愬伴跛國畧奪其所轄。時諸韓不和。乃召百濟、新羅、安羅任那中一部、伴跛諸使。帝親宣諭慰解。以己汶、帶沙二部、賜百濟。伴跛再獻貨物、乞賜侵地。不允。是冬。詔曰、朕恭承天緒、兢業

惕厲。海寓清平、屢致豐年。勾大兄播皇風於萬邦、神國和雝、昭宸心乎八紘。秋津煥赫、宜正位春宮、以弼朕、一視同仁。時諸韓輻湊、故有此命

八年甲午春三月。伴跛反。築堡砦、掠旁邑、迫新羅

九年乙未春二月。姐彌文貴還國。遣物部連闕名送之。至砂都島、聞伴跛反、先遣文貴還。反以舟師五百、進入帶沙江。為伴跛所要擊、大敗。軍裝帷幙、一空無餘。僅以身免、避汶慕羅島。

十年丙申夏五月。百濟逆物部連於己汶、贈衣物、勞問。秋九月。物部連還。百濟遣使隨至謝、賜地。請以高

安茂代段楊爾。許之。安茂魏人也。復遣其將灼莫古
送高麗使者安定來
二十一年丁未。夏。遣近江毛野。以兵如新羅。諭還任
那侵地。會筑紫國造磐井反。據火豊二國。陰合新羅
絕二韓貢路。以故不得通。秋八月。遣物部麤鹿火討
之
二十二年戊申。冬十一月。麤鹿火與磐井戰。斬之。筑
紫平
二十三年己酉。春三月。新羅發兵攻加羅。累陷三城。
復進拔五城。先是。百濟王明就穗積押山上奏曰。貢

使每遣風濤。避風島灣。以涉時日。故貢絹黴浥喪色。
願賜加羅港。以便貢路。乃與之。加羅王慍。謂天使曰。
臣久賴此港。納款天朝。今有何罪見奪乎。遂反聯姻
新羅。尋又有隙。至相攻擊。是月。毛野始抵安羅。經月
不宣詔。倨傲自肆。任那王乃入見奏曰。海外小邦。惟
賴天威。各保疆土。今新羅虓陵。迨今不圖。恐貽羞上
國。帝催毛野宣諭。毛野乃抵熊川。命新羅百濟曰。有
詔。王其來聽。使者至。而二王不至。毛野恚罵。新羅乃
遣其將以兵三千至曰。聽詔矣。毛野懼入任那城。新
羅乃縱兵鹵掠而去

二十四年庚戌。秋九月。任那上言。勅使無狀。撫綏失
方。不亟召還。藩服解體。帝怒召之。毛野尚遷延不發。
新羅百濟復來攻。拔五城而去。毛野初恐調吉士許
其罪惡。遣守別城。至是。調吉士陰還。劾奏。帝復遣使
督發。毛野乃還。至津島病卒
安閑天皇元年甲寅。夏五月。百濟入貢
宣化天皇二年丁巳。遣大伴狹手彥於任那。鎮撫且
救百濟。時新羅漸有吞并任那之志焉。狹手彥大連
金村第二子也。與兄磐偕奉詔。磐留鎮筑紫

顯承述畧卷二終

顯承述略卷三

列朝藩服述畧

欽明天皇元年庚申。春。百濟人歸化。置諸倭。秋八月。高麗。百濟。新羅。任那皆入貢。帝自為太子時。久積慍新羅。逮即位。徧問諸臣。用兵幾何能討之。物部尾輿進曰。百濟昔乞任那四縣。大伴大連實為奏請。新羅攜貳職此之由。深怨難犯。金村由是引病。帝問其病。謝曰。頃有譖人。言臣不職。故待罪耳。帝優容之。二年辛酉夏四月。詔百濟謀復任那故地。王明奉詔。

會府師及諸干岐（干岐韓族貴稱、猶我曰諸王也）議曰。逹予祖先與諸君。協同禦侮。頃由不協。自致削弱。將何以荅朝命。咸曰。新羅方强。恐難興復。明曰。吾之弱也。非彼之强。二韓合攻任那。吾猶昔破之。今新羅獨能滅任那耶。諸君果能協同。任那可復。會府僚有陰通敵者。任那人亦或附焉。明聞之。再會議曰。新羅之心。路人所識。天子憂勞。屢煩詔諭。尚無恭順。陰懷呑噬。而或助其奸。相為交通。上乖天廷。下忘友誼。寡人之所不曉也。乃遣其二臣入朝。具奏事情。四年癸亥。復遣使獻扶南貨物及奴二口。冬。復遣津守連（闕名）降璽書。催任那興復。明復謀會議。皆曰。奸吏不去。難下手矣。使者往復。遷延不會。或有慢語。明忿上奏。且愬府臣曰。河內直。的臣。吉備臣等三臣（闕名）驕驁。撫綏無方。恐累威德。帝特詔諭慰。明復上書。反覆陳請。帝不能用。由是府衰。及任那亡而遂廢。

臣裕曰。建府外域。羈縻遠人者。非獨維渙散。耀威武耳。所以守內於外也。守內於內。不如守內於外。守內於內者。邊圉為邊圉。故邊圉常困乎守禦。守內於外者。外域為邊圉。故雖勞費於外域。而內地常得高枕。此外府之所以設也。雖然。非得其人而

撫之。立其法而馭之。則不為威德之累也尠矣。外府之衰。非垂統之不可。而紹述之失宜也。嘗閲漢史書。宋齊梁之際。我封王職貢之事。逹逹記載。不一而止。漢史失實者雖不少。而何至以無為有哉。予怪之者久而得其說矣。夫三韓雖吾藩屬。亦朝貢於漢。奉其正朔。受其冊封。漢之為國。雖治亂不一。時有强弱。而亦大國也。其聲名足假以威人。故外府之衰。府臣權詐或詭名冒貢。假其冊封。以為歷服諸韓之計耳。人之不得。法之不立。其辱國失體。至有如此者。故曰。非垂統之不可。而紹述之失

宜也。方國力之盛。守內於外。外以濟內而其衰也。外以累內。內亦隨因。盖有欲棄而不得。欲保而亦不能者。於是乎有之不如無之。古人曰。守成難於創業。嗚呼。其知言也夫

六年乙丑。春正月。遣膳巴提便於百濟。巴提便過海瀕。會天大雨雪。迷亡其子。黎明見虎蹟躡至岫口。抽刀大喝。虎躍出開口。乃左攬其舌。右鑱其口斃之。獲皮以歸。夏五月。百濟上表。秋九月。百濟餽呉貨於任那府臣及諸干岐。造丈六佛像。祈天皇福。是歲高麗王寶延卒。無子。國大亂。踰年不已。死者至二千餘人。

七年丙寅。春正月。百濟使還。國賚馬七十匹。船十隻。夏六月。百濟上貢謝之。

九年戊辰。春正月。高麗攻百濟。圍馬津城。百濟嚮遣使來乞援。詔諭曰。還報爾主。援兵繼發至。是又奏曰。狛寇。奸由府臣。請賜睿察。尋請止援兵。夏遣使於百濟。冬。遣兵丁三百七十人。爲百濟築一城。

十一年庚午。春二月。遣使百濟。貺弧箭。問兵情。且曰。聞奈率有馬武者。國之良也。貢使必用馬武。使還就獻狛虜六口。尋又納十口。

十二年辛未。春。賜麥種千斛於百濟。秋。百濟及安羅任那兵合擊高麗。復漢城。平壤等故地。

十三年壬申。夏五月。百濟。加羅。安羅遣使來奏曰。狛虜通謀新羅。陰圖呑噬。請亟賜援軍。擊其不意。詔允之遣歸。尚不發兵。冬十月。百濟始獻金銅佛及經論。幡盖。上書極陳功德。有周公孔子尚不能知等語。帝疑之。下群臣議。蘇我稲目請受而禮之。物部尾輿中臣鎌子（按尾輿守屋父。鎌子鎌足祖父）上言。國家自有神祇。載在祀典。別禮外神。其如在天之靈何。帝悟。賜之稲目。稲目崇奉甚謹。遂捨第爲寺。是歲海內大疫。尾輿等又奏。神怒。宜亟投之水火以塞禍源。乃詔棄之難波堀江。

放火燬寺。自是時人詈佛曰保屠。祈保屠祈疫氣也。然佛之興實基於此。是冬。百濟棄漢城。平壤。新羅入漢城

十四年癸酉。春正月。百濟又乞援兵。夏六月。遣使允其請。因賜兵械船馬。時醫卜曆算諸博士期盈。命徵代員。且覓書籍藥物。秋八月。百濟使復至。具奏敵情。請加賜弓馬。且催大兵急發。韓地素乏幹材牧馬。故有此請。先是府臣的臣（名闕。與上文百濟所愬者盖同姓異人）病卒於任那。的臣能奉勅諭。協同飭厲。百濟賴焉。至是請其代。冬十月。百濟王子餘昌以其兵與高麗戰。大破之。

時大兵未及發。是歲以百濟人王辰爾為船司。賜姓船史。

十五年甲戌。春正月。百濟使復至筑紫府曰。今年大兵不出。獨力難支。伏乞急賜偏師。且問兵數。二月。復遣使來促援兵。因貢五經博士王柳貴。卜博士王道良。暦博士王保孫。醫博士王有悛陀及採藥師樂工。僧曇惠等九人隨至。番僧入中國昉此。按日本史以曇惠等為代僧道深等七人。然百濟貢僧。上文不見。而先是僅二年。佛始入中國。僧之先至可疑。今姑從本朝通鑑以此為僧入中國之始。夏六月。大兵始赴百濟。冬十二月。餘昌以兵會大兵。進入新羅。攻函山城。放火焰之。百濟王明

喜。馳使獻美錦毾㲪。暨生口男女數人。請增兵。且奏曰。頃頼天威。兵有奇功。然兵力單寡。猶虜倘合勢。難保再勝。乞賜竹斯竹斯、筑紫、筑志音同援軍。乃亡憂矣。時大兵在百濟者僅千餘。餘昌既克函山。乘勝長驅。或止之。餘昌奮曰。何懼。遂進。王明慮其久憊。親提輕兵趨援。途遇伏發。軍潰。左右皆散。一虜兵望明來。突曰。王授首。明踞胡牀不動。叱之。卒見害。餘昌亦為新羅所圍。危甚。竹斯兵有善射者。連殪虜兵。敵為披靡。餘昌乃得脫走。新羅欲遂滅百濟。或止之曰。吾久負罪上國。今滅之。是重怒也。乃退。

十六年乙亥。春。餘昌遣其弟惠來赴王明之喪。帝為震悼。

十七年丙子。春正月。惠還國。詔給兵馬。遣阿部臣佐伯連播磨直皆闕名率兵護送。別發筑紫兵。衛其國。立餘昌為百濟王。

二十一年庚辰。秋九月。新羅遣使貢獻。帝雖忿其桀驁。尚念羈縻。賜賚甚厚。使者悅還。告其主。重貢使之選。

二十二年辛巳。復貢。賜賚減常。使者鞅鞅不辭而還。是歲復貢。額田部連等掌客。坐其使於百濟下。使者

怒。不肯就舘。還抵穴門。會脩蕃舘。問之。或紿曰。韓使無禮。將督過之。使者懼遽歸。告由。是新羅復反。

二十三年壬午。春正月。新羅滅任那。國家久建府置帥。總馭諸韓。事聞。帝大怒。降詔。請其罪。秋七月。以紀男麿為元帥。河邊瓊缶為副。征之。會新羅貢使至。懼而不歸。大兵先入任那。與百濟通謀。擊新羅。新羅敗乞降。男麿乃班軍。入百濟軍營。瓊缶獨不肯退。與其妻甘媄俱沒新羅。調伊企儺亦就禽。新羅刼降不從。乃解褌東臀。以刃刼曰。言日本啗臀。乃放詈曰。啗狗輩啗焉。乃西其臀。卒見害。其子赴尸。亦死之。八月。遣

大伴狭手彦伐高麗。以通新羅也。用百濟人謀大破之。王踰城墻。僅以身遁。乃縱兵入城。掠婦女貨寶以歸。獻七織帳於朝。私贈美姬刀鎧於蘇我稲目。梁僧智聰以儒佛醫書明堂圖樂器佛像隨至。是冬。新羅復貢使者又留不歸。編諸攝津爲民。

臣裕曰。難矣保藩服也。不受欵貢則已。苟受之。及則不得不討。困則不得不援。吾之盛討亦可援亦可。及衰也。欲討不得。欲援不能。可討而不得討。可援而不能援。則國體虧。國威損。有之不如無之。有一富商焉。造巨屋。貯貨貝。又推其餘力。開別舖數

區以網市利。其盛也。利竇泉涌。不勝其富。而鄉閭旁鄰雖不必沾其餘惠者。爭趨獻媚。或載貨財乞託其庫。如塗塗附。然其衰也。一求貨不亟給。則疑心一萌。甲亦至。乙亦至。求還其貨。別舖之貲亦不暇給。聲名一蹶。卒至隳家。國亦有似焉者。三韓之於國家。猶外府然。其民則王民。其貢則租稅。不啻若羈縻藩服奉正朔輸方物者。而百濟其尤恭順者也。國家有需莫不給。外域有役莫不從。高麗之驕。新羅之黠。府臣之横。每彌縫周旋乎其間。眞天朝之藎臣也。二韓之謀滅任那弱百濟。非一日矣。既

百濟之乞援亦不一再。然而不翅遷延畜養其禍。而及禍迫出師。亦僅千餘耳。以致王明之敗死。此天朝之負百濟也。况方斯時。我非有内訌。雖傾海内之兵討且援之。亦非不能。然而不討可討。不援可援。以喪祖宗之任那。夫巧商居富若虚。在衰若盛。不使人覘吾虚實。我未逮衰。而使人疑吾虚。吁。亦拙矣。幸而有新羅高麗之一勝。而瓊缶之没。伊企難之死。不復問其罪。高麗之遁逃。掠貨而還耳。則任那之不可復。不俟它日而知也。嗚呼。不得不援而不援。不得不討而不討。以至損國威隳國體

者。不爲冨商也幾罕矣

二十六年乙酉。夏。高麗人歸化。編諸山背。

三十一年庚寅。夏。高麗使人至越。遣膳傾子接伴。初其至也。道君詒奪其貢幣。越人江渟裙代至京。許奏。至是傾子盡還其幣。秋七月。使人至淡海。遣許勢猿吉士赤鳩由北山延入相樂。屬山城供給館餼。命阪上子麿等護衛。

三十二年辛卯。春三月。遣使於新羅。讓其罪。夏四月。天皇病大漸。召皇太子於卧内。遺詔征新羅復任那。無何崩。秋八月。新羅聞大喪。遣使來哭。先是朝廷多

故高麗久不得上表既而遣大故淹滯竟逾年
敏達天皇元年壬辰夏五月遣使於相樂撿閱貢物輸之京師高麗使自相樂上表表用烏羽字蹟昏黑無能辨者王辰爾時爲博士乃蒸其羽於飯甑印之於帛字乃見人韙其警敏高麗副使私貢幣大使詰之副使反殺大使有詔推之副使詭曰天恩優渥大使背命爲大不敬臣謹誅之竟釋不問命有司葬之秋高麗使還
二年癸巳夏高麗人漂至越船壞溺者衆敕吉備海部難波護送難波難之護船載高麗二人乃投之海

還紿奏曰道有巨鯨不得達故與本船相失
三年甲午秋七月高麗遣人來奏曰小邦漂民昨秋賜護送漂民既還護船未至敢問無恙帝乃嘵難波有奸罪之大島磐日與難波俱奉命磐日在本船至是高麗送磐日還冬十一月新羅入貢是歲賜王辰爾弟牛姓津史
四年乙未春二月百濟入貢帝既承遺詔又以任那不復爲憂詔群臣議之夏四月發遣諸吉士於諸韓於是金子如新羅木蓮子如任那譯語彥如百濟謀復外府是歲新羅脩貢踰例蓋懼也

六年丁酉夏遣大別王等於百濟冬還王餘昌就獻經論若干暨僧尼呪禁師造刹諸工
八年己亥冬十月新羅入貢獻佛像
九年庚子夏六月復貢却之
十一年壬寅冬十月復貢又却之
十二年癸卯秋遣使於百濟徵日羅日羅葦分(後爲郡隷肥後)國造阿利斯登子阿利斯登在任那生日羅深沉有謀百濟乃遣德爾等送至難波帝諮軍計日羅對曰治國先在飭內爲方今計莫如內外文武百官先自飭厲修治內省浮冗外結信義我能富強而後張

聲勢以形之明恩信以來之先服其心而後問其罪何必至動凶器蹈危道言甚剴切德爾猜其泄國情殺之乃捕德爾賜日羅族誅之
十三年甲辰秋鹿深臣等(名闕)齎石彌勒至自百濟大臣蘇我馬子方奉佛得之大悅命司馬達求僧侶得惠便於播磨達深人歸化者有女爲尼名善信馬子敬之至是請善信設齋會中國有尼昉於善信(按尼訓阿麻原梵語漢書古詩註太原公主作尼故曰阿麻姑)
十四年乙巳春海內大疫大連物部守屋中臣勝海奏言馬子信邪燓民災佛之由乞嚴絕之帝素明敏

喜文史。不信浮屠。乃詔燬寺塔。毀佛像。弃灰於難波江。守屋踞胡床叱咤指揮。召責善信。褫衣撻諸海石榴市。馬子深御之。初帝久蓄外府興復之志。數馳使海外。以催恢復。至是帝罹病。自識不起。召皇弟橘豐日謂曰。先皇遺教。恪毋忘焉。時馬子守屋亦皆病熱瘴。疫益甚。秋八月。天皇崩

用明天皇二年丁未。夏四月。帝亦罹疫而崩。在位僅二十餘月。鞍部多須那造丈六浮圖。爲帝脩福。多須那達之子也。秋八月。馬子殺守屋

崇峻天皇元年戊申。春三月。百濟貢佛舍利及僧九

人。尾畫諸工。按上世用尾覆屋、獨寺刹耳、齋詞寺謂尾葺以此也、凡人家用尾、自聖武帝時始、則此尾畫諸工、亦充造寺之用爾、馬子悅。延見問法。尼善信請還國學戒律。馬子許之

三年庚戌。春。善信還居櫻井寺。度僧尼十一人。大伴狹手彥女預焉。時守屋滕海既殁。馬子漸無所憚

四年辛亥。秋八月。詔群臣議復外府。冬十二月。以紀男麿臣。巨勢比羅夫。大伴嚙。葛城烏那良爲將。領兵二萬。討新羅。進至筑紫。遣使於新羅。任那詰其罪

五年壬子。冬十一月。馬子獲罪於帝。帝遽崩。馬子立炊屋姫爲天皇。慮筑紫諸將內顧懷疑。馳使撫之

顯承述略卷三終

木邨嘉平刻

顯承述略卷四

列朝藩服述畧

推古天皇三年乙卯。夏。高麗僧惠慈來。百濟僧惠聰亦尋至。先是博士覺哿自百濟至。皇太子就學儒書。至是學梵法於惠慈。時皇太子厩戸攝錄萬機。與馬子協心奉佛。佛法益興。秋七月。諸將自筑紫旋師。是冬。皇太子延諸蕃僧講法義於朝

四年丙辰。冬。法興寺成。實元興寺也。（在南都）命惠慈惠聰住焉。先是四年建四天王寺於難波。有詔興隆佛

教。群臣競造寺宇。伽藍日增

五年丁巳。夏四月。百濟王子阿佐入見。冬十一月。遣吉士磐金於新羅

六年戊午。夏。磐金還。獻鵲。（加佐佐伎、一訓唐烏、又高麗烏、蓋以此也、）秋八月。新羅貢孔雀

七年己未。秋九月。百濟貢白雉。羊。駝。驢

八年庚申。春二月。新羅侵任那。（按、任那未復、今曰侵者未詳、日本史註曰、蓋新羅聞大兵至、懼而權建任那、大兵還而又侵之者歟、崇峻四年出師、未克旋師、註說較為近理、頼氏政記、書新羅行成、遂復任那、未知何據、）命境部臣。穗積臣。（並闕名）以兵萬餘。赴救。攻拔五城。新羅懼。割六城。詐降。捷聞。詔遣使董之。乃曰。謹如約矣。班軍復反

九年辛酉。春三月。分遣大伴齧。阪本糠手。傳命高麗百濟。援任那。獲新羅諜於津島。放之上毛

十年壬戌。春二月。以來目皇子。為征新羅將軍。領兵二萬五千。軍筑紫。聚舟糧。脩船艦。夏。齧等還。是冬。百濟僧觀勒來。上曆本暨天文。地理。風角。方術。諸書。乃分生員學之。陽胡玉陳學曆。大友高聰學天文。日並立學方伎。中國有天文曆法昉此

十一年癸亥。春二月。來目皇子病薨于筑紫。遣當麻皇子代領其兵。抵赤石。會妃薨不果往

十三年乙丑。夏四月。高麗始貢黄金三百兩。帝方命皇太子造銅佛。憂無裝金。王大興聞之。故有此貢

十六年戊辰。新羅人歸化

十七年己巳。夏。百濟人將赴呉。遭風漂葦北。詔難波德麿。厚資送還。僧道忻。惠彌。在船乞留。允之。居諸元興寺

十八年庚午。春三月。高麗貢僧曇徵法定。徵能誦儒書。巧丹青。製紙墨。造碾磑。（或曰、景行皇子有大碓小碓、碾磑非昉於曇徵、姑從本書、）秋七月。新羅使以任那人至。（按新羅已并任那、欺蒙朝廷、如尚有別國、而上其貢調、）冬十月。入京。秦河勝等導以入朝。大

伴、嚙蘇我、蝦夷等擯禮、馬子泣受其禮、

十九年辛未。秋八月。新羅。任那又貢

二十年壬申。命百濟人。教呉舞於少年。摸造呉橋於南苑

二十三年乙亥。秋七月。遣隋使還。事具通漢述畧百濟使從至。

二十四年丙子。春。掖玖島人始至。按琉球封藩事略、引隋書曰、朱寛自琉球還、時妹子在隋、見其布甲曰、是夷邪久國人所用也、琉球既通中國、故妹子能知之、此説有理、然古史佚闕、今姑以此為始、掖玖島在筑紫南海中。距薩摩百餘里。與多禰。奄美。度感。諸島接近。今琉球諸島也。按成形圖説註曰、古稱多禰、今琉球也、天武紀、多禰國去京五千餘里、在筑紫南海中、稉稲一歳再熟、今奄美而南至琉球、稉稲再熟、一若天武紀所言、與大隅種子島自珠、今從圖説、是歳。前後相踵至者凡三十人。並寘之朴井。在大和無何皆病死。秋七月。新羅貢佛像。皇太子安諸蜂岡寺。今廣隆寺、在太秦、

二十六年戊寅。秋八月。高麗遣使獻隋俘及駱駝。先是隋大擧侵高麗。不克。是歳隋亡

二十八年庚辰。秋八月。掖玖人漂至伊豆島

二十九年辛巳。新羅朝貢上表。新羅有表昉此

三十一年癸未。秋七月。新羅又以任那人入貢。上佛像。舍利。寶幡。安佛像於太秦寺。舍利。寶幡於天王寺。

時學唐僧恵濟。醫恵日等還自唐。隨新羅使至。事具通漢述畧無何新羅復叛。帝下群臣議。或曰。先撿後伐。或曰。不如急擊之。遂分遣使臣廉問新羅框。遣使入謝。未至。境部雄磨中臣國等九將直入任那。使者望見歸走。新羅乞降。乃旋軍。冬十一月。使臣還

三十二年甲申。始置僧綱。以觀勤為僧正。鞍作德積為僧都。撿校僧尼。時有沙門殺祖父者。故置此官

三十三年乙酉。春正月。高麗貢僧恵灌。禱雨有驗。擢為僧正。既而復以僧福亮為僧正。亮唐人也

舒明天皇[illegible]庚寅。春三月。高麗。百濟皆遣使入貢。賜宴。秋九月。田部連還自掖玖島。按田部職、掌民田戸口、在掖玖一年、蓋數民田、定貢賦冬。饗難波韓館

三年辛卯。春二月。掖玖人歸化。三月。百濟王義慈納侍子豐。本書、合豐璋為一人、今從日本史、

四年壬辰。秋八月。遣唐使還。新羅人與唐使偕送至。

七年乙未。夏六月。百濟入貢。賜宴於朝

十年戊戌。百濟。新羅。任那皆貢

十一年己亥。秋九月。新羅送學唐僧慧隱。慧雲至

十二年庚子。冬十月。學唐生高向黒磨本書作玄理、字殊訓同、蓋譯字從漢様耳、説具通漢述畧、僧清安自唐還抵新羅。遂與新羅。百

濟貢使至。使者各賜爵一級。明年天皇崩。

皇極天皇元年壬寅。春正月。百濟使來哭大喪。新羅使亦尋至。詔遣國勝水雞於百濟。召王子翹岐。復分遣諸吉士津守大海草壁眞迹阪本長兄於高麗新羅任那。夏四月。翹岐入見。蘇我蝦夷享之。命健兒角力。又俾觀射獵。五月。水雞還。是歲。高麗百濟皆納貢。

二年癸卯夏。百濟入貢。貢物闕額。遣使難波撿閱責之。是歲。百濟侍子豐放蜜蜂於三輪山。不育。

孝德天皇大化元年乙巳。夏六月。先是。大臣蘇我入鹿謀逆。皇子中大兄與中臣鎌足。蘇我石川麿等圖

誅之。會三韓進貢。帝御太極殿。方延韓使。石川麿朗讀表文。且盡手戰聲顫。汗流透背。入鹿怪問。石川麿曰。天威咫尺。不覺然爾。言未畢。中大兄進誅入鹿於朝。秋七月。韓使納貢物。百濟使攝任那使。命巨勢德太古責却之。遣使撿覈任那疆界。

二年丙午春二月。諸韓皆貢。秋九月。遣博士高向黑麿於新羅。徵質子。遂免任那貢調。

三年丁未。春正月。高麗新羅又貢。新羅遣金春秋。送黑麿來。獻孔雀鸚鵡各一。因留質之。春秋美丰采。善談論。

四年戊申。春二月。遣學法僧於諸韓。夏。新羅又貢。

五年己酉夏。遣使於新羅。金多遂來質。從者三十七人。（多遂蓋代春秋來質者、春秋之還、本書不見、今闕之、）

白雉元年庚戌。春二月。宍門獻白雉。百濟侍子豐曰。此休徵也。乃詔建元白雉。設儀仗同元會。二韓侍子及高麗侍醫皆立仗。夏四月。新羅入貢。

二年辛亥。夏六月。百濟新羅入貢。新羅使者着唐冠。乃郤之。自筑紫放還。左大臣巨勢德太古奏請盛陳舟師。張國威。以讓責使者。不然。必叛矣。不納。終帝之世。三韓貢獻無歲不屆。

五年甲寅秋。百濟新羅護送遣唐使吉士長丹等至。冬。天皇崩。三韓皆遣使來弔。是歲。新羅王勝曼卒。春秋立。初百濟攻陷新羅一城。守將自殺。守將春秋女壻也。春秋啣之。如高麗乞兵。反爲所拘。益恨二韓。遂結於唐。唐主治爲出兵侵高麗。不克。春秋自適唐。再乞兵。唐許之。春秋遂受唐服。納質子。至是立爲王。漸有叛志矣

齋明天皇元年乙卯。三韓皆朝貢。新羅納質子。

二年丙辰春。三韓又貢。秋九月。遣膳葉積等於高麗。副使判官隨之。遣韓使有僚佐蓋自此也。時遷都於

飛鳥岡本。工未竣。宴三韓使於幕宮。是月。天使佐伯栲繩等自百濟還。獻鸚鵡。

三年丁巳。秋七月。覩貨邏人漂至筑紫。初。白雉五年漂至日向。至是召之京師。覩貨邏實度感島也。按成形圖說註、度感今德島也、島屬琉球、今大隅七島中寶島尚存舊音、蓋古者以德島七島總名度感、猶稱琉球曰多稱或掖玖耳、覩貨邏或作吐火羅又墮羅、皆度感之轉音也、今據之、日本史曰、吐火羅在隋國西、與舍衛隣、蓋謬、與唐所謂吐火羅自異、時帝方有通唐之意。遣使諭新羅曰。朕將脩隣好。宜見護送。新羅不奉命。阿曇頰垂自百濟還。獻駱駝驢。

五年己未春。覩貨邏人至。秋。高麗入貢。使人銜羆一羆皮價綿六十斤。有歸化高麗人。借官皮七十。以爲筵席。私宴親昵。高麗大噱。官皮前年討肅愼所獲者也。

六年庚申春。高麗又貢。秋九月。唐遣其將蘇定方。以舟師十萬。與新羅合。海陸侵百濟。徑圍王城。三日而陷。王義慈及世子諸大臣皆見禽。定方遂建府置郡。留其將鎭餘衆。僧覺從來告難。時百濟故將鬼室福信猶聚餘兵。保跡留城。以抗賊。新羅來攻。破之。遂復王城。敗卒稍聚。兵勢頗振。冬十月。福信獻唐俘百餘口。乞救。且求還侍子。帝乃詔曰。鯨鯢消天。敢呑藩服。

諸道並進。解其倒懸。立豐爲百濟王。爲幸難波。修兵仗。皇太子中大兄從之。命造戰艦於駿河

七年辛酉。春正月。帝親征。赴筑紫。舩抵伊豫熟田津。駐蹕石湯行宮。無何遷朝倉宮。宮或曰、在豐前上毛郡、或曰、在土佐土佐郡、釋日本紀引土佐風土記及神名式、有朝倉神社、和名抄、土佐有朝倉鄕、而豐前無朝倉、然土佐與征韓聲援不相于涉、可疑、秋七月。帝有病。崩於行宮。皇太子監國。綜理軍務。初。皇太子過備中。覩一鄕人烟殷冨。奏請募鄕勇。得兵二萬。帝悅。賜名二萬鄕。實邇萬鄕也。八月。將軍阿曇比羅夫。河邊百枝等。以舟師赴百濟。九月。百濟王豐就國。皇太子賜織冠。妻以多蔣敷妹。以兵五千送之。時唐蘇定方與突厥契苾何力。乘勝迫高麗。我兵移趨。冬十一月。福信獻唐俘百六口。放諸近江墾田。是歲。耽羅始遣王子阿波伎貢獻。耽羅北史作耽牟羅、別在南海中、近百濟、今朝鮮濟州此也、

壬戌。春正月。賜福信箭十萬。稻種三千斛。絲綿布韋稱之。更賜豐以布三百端。福信以金策賞其勛。由是衆咸感喜思奮。夏。遣萬智入謝貢獻。秋七月。唐劉仁願及劉仁軌破百濟兵於熊津。時唐將任雅相病死。蘇定方班軍。百濟懈。故敗焉。再乞援兵。乃遣狹井檳榔。秦田來津赴援。

癸亥春。百濟進貢。獻唐俘續守言。新羅放火百濟南地。取安德城。先是百濟王豐及福信與將軍檳榔等會議曰。踈留戰地。非農桑之所。淹滯不去。坐招饑困。遷辟城爲便。田來津獨曰。辟城逼敵。萬一有急。恐難可支。不若在此待敵。不可。遂遷。至是復還踈留。三月。復遣上毛稚子間人大蓋巨勢譯語三輪根麿阿部比羅夫大宅鎌柄分爲三隊。將兵二萬七千。討新羅。拔二城。會豐與福信有隙。猜其貳殺之。福信有將畧。得衆心。新羅聞其見殺。大悅乃謀取踈留。與唐將孫仁師劉仁願劉仁軌合兵。水陸並進。羅列鬪艦百餘。

於白村江。時我兵新至。不諳地理。前鋒與唐兵戰。不利。諸將怒。以中堅衝之。唐兵左右夾擊。我師敗績溺死無數。唐兵愈蹙我船。船重舳艫。不得急旋。又敗。田來津大喝切齒。手斫敵兵數十。卒死之。豐奔於高麗。九月。踈留城降於唐。百濟亡。百濟以垂仁帝十二年。始建國。至是六百七十八年而亡。皇太子召諸將還。百濟佐平余自信鬼室集斯等。以其餘民從軍投化。初豐入侍也。與弟善光偕。迨豐還。善光留仕。後賜姓王氏。子孫世列朝班。（善光續紀作禪廣。未知孰正。）

甲子夏五月。唐劉仁軌（作仁願。訛。今改。）遣郭務悰。自百濟來聘。偵我動靜。內臣中臣鎌子命僧智祥（善隣國寶引海外國記。祥作辨。姑從本書。）接待。以非國使。不許入京。（餘具通漢述畧）

乙丑春二月。追贈福信。以百濟位階。編百濟臣民四百餘口於淡海。授田。秋八月。命百濟故將答㶱春初等。督築穴門及筑紫諸城。先是對馬壹岐諸島置烽燧。造筑紫水城。皆備唐也。是歲耽羅入貢。

丙寅春正月。高麗耽羅皆貢。冬十月。高麗又貢。編百濟男女二千餘口於東國。

丁卯春二月。葬齊明天皇。百濟之亡。義慈孫忠勝以餘民降於唐。唐封爲帶方郡王。至是與新羅高麗皆

來哭。（按。帝親征。未克而崩。軍務倥偬。故秘喪海外。而太子監國。紹述遺意。六載之間。但稱太子。不行踐祚禮。至是始發大喪。故諸韓來弔。後世或譏太子虛偽妄勵漢俗。噫。妄哉。）秋七月。耽羅入貢。賚綿布纐纈。

天智天皇元年戊辰。夏四月。百濟入貢。秋七月。高麗由越入貢。九月。新羅亦來貢。帝優容之。賜貢船。中臣鎌子亦贈船。迨使還。遣吉士小鮪等送之。厚賜其王。時新羅僧道行竊入熱田祠。盜神劍。將遁還其國。雲雨迷晦。不得進。棄之途而去。是月。唐將李勣入高麗。攻陷平壤。王高藏降。國亡。唐置府州縣。

臣裕曰。二韓之亡。自亡也耳。非唐之力能斃之也。

嘗試論之。隋主廣竭赤縣全州之力。與百十三萬之兵。一傾之高麗。飛芻輓粮。躬親督戰。三年三度遼。僅得其降表。而不得致其酋。隋亦因弊以亡矣。唐主世民鞭撻群雄。統一赤縣。尤能假仁而託名誅逆。馭大軍。涖其國。猶尚至乎自悔而以少牢祀魏徵。隋唐之全盛。漢土蓋罕比矣。然敵苟無釁則雖小固也。若唐主治。固昏弱之主也。李勣蘇定方。英主用之而不克。昏主用之而斃二韓。由內有釁耳。內有釁者。非外推之。則內自潰。百濟義慈之淫酗。既有內潰之機。唐之兵此外推也耳。高麗之蓋

蘇文逆賊也。衆已弃之。賊死而骨肉相鬩。至引唐兵以相魚肉。既已自潰。無俟外推也。方此之時。中國雖傾力以救之。亦無益其敗亡。況高麗則不及援馬者乎。雖然國家既已二韓為藩服。貢調為租庸。則聞其難知其危也。彼設雖不乞兵。而不得不傾力以救之。況於百濟之恭順頼我為重者乎。故高麗百濟之亡。雖曰內釁之發。而國家固不得不與任其責。至其厚新羅之貺。而慰藉之。乃計之下者也

二年己巳。春三月。耽羅遣其王子久麻伎入貢。賜穀種。秋九月。新羅入貢。編百濟男女七百餘口於近江蒲生郡

三年庚午。秋九月。遣阿曇頰垂於新羅

四年辛未。春正月。高麗入貢。(日本史註曰。東國通鑑。新羅私封高安勝為高麗王。則爾後稱高麗者。新羅之私封也。)敘百濟歸順佐平達率(北史百濟傳曰。佐平五人一品。達率三十人二品。)五十餘人。冠階。余自信沙宅紹明。以法官。敘大錦下。鬼室集斯。以學職。敘小錦下。自餘達率並以明經兵醫。敘階各有差。二月。百濟貢。夏六月。又貢。冬十月。新羅遣金萬物入貢。賜賚甚厚。時帝病革。召皇弟大海人。欲傳位。皇弟佯辭以病。乃立皇

子大友為皇太子。太子明悟好學。沙宅紹明。答炑春初等諸人。以文學韜畧為師友。詩賦之興。蓋自太子始矣。十二月。天皇崩

弘文天皇元年壬申。夏五月。高麗入貢。冬十月。新羅貢使至。賜舡自筑紫遣還。以內難故也

天武天皇元年癸酉。(本書。癸酉為二年。不建弘文帝之年故也。今更之。)夏閏六月。耽羅遣其王子久麻藝(藝伎音同)都羅等入朝。新羅遣金承元金薩儒來。承元賀登極。薩儒弔大喪。且送高麗使至。時帝新即位。百度草創。乃獨名承元等二十七人於京師。饗之難波。賚樂餘皆自筑紫遣還。是

歲。始賜耽羅君臣冠階。

三年乙亥。春二月。新羅遣其王子忠元。金蘇等入貢。獨無送高麗使。秋七月。遣大伴國麿等於新羅。八月。耽羅久麻伎至。太宰府上唐民三十口。編之遠江。按、太宰府肇建、未詳在何時、天武紀始有筑紫太宰及太宰府諸司等文、則其建蓋在天武之時歟、

四年丙子。春。賜船耽羅人。國麿等還。冬十月。復遣物部麿等於新羅。十一月。新羅遣金清平等入貢。高麗肅慎隨至。按、日本史、肅慎或謂靺鞨、靺鞨有七部、一曰粟末靺鞨、後為渤海、一曰黑水靺鞨、後改女真、清魏源聖武記附錄、以肅慎為女真之轉音、蓋女有叔聲、為近之、

五年丁丑。春二月。麿等還。三月。清平等十三人入京。會新羅人漂血鹿島。血鹿、續紀以下作値嘉島、隸肥前、乃附清平還。秋。耽羅王姑都羅入貢。

七年己卯。春正月。新羅使至。正副使船漂蕩。不知所之。冬十月。貢獻金。銀。鐵。布。綿。馬。騾。十一月。遣倭馬飼部連等於多禰島。

八年庚辰。春三月。遣使就享新羅使於筑紫。夏。新羅復送高麗使來。初齊明帝之崩。高麗吊使至。從者度其國危。多留而不復。至是遣還十九人。冬。新羅遣金若弼等入貢。以學語生至。

九年辛巳。夏。賜饗於筑紫。秋七月。遣采女筑羅佐伯廣足等於新羅高麗。初賜歸順韓人復十年。期已盈。至是特詔其先至者之子孫。竝免課設。八月。連等還。自多禰島。上其地圖。奏土俗風物之富豐。曰。距京五千餘里。蓋以古里程算之也。冬。新羅遣金忠平等來貢。貨物極衆。內有寶幡。色如明霞。

十年壬午。夏六月。佐伯廣足等還自高麗。高麗隨貢。爾後朝貢絕。東國通鑑、唐弘道元年、新羅降高安勝為蘇判位、改姓金氏、高麗遂亡、弘道元年即天武十一年也、

臣裕曰。高麗之滅久矣。淡海帝之初。李唐既殪而

縣之。新羅亦竊餘邑。陰自附益。爾後高麗非高麗而新羅也。朝廷豈不知其偽耶。知其偽而待以眞者何。高麗我藩屬也。苟知其亡。不得不謀恢復。恢復則不得不讐李唐矣。方斯之時。朝廷厲精圖治。釐制度。革典章。方有求於李氏。比年航海冠蓋相踵。欲建亡滅不救之高麗。而搆難乎親睦無釁之李唐。殺兵士。困民庶。以圖不可必之事業。朝廷之固所不欲也。而新羅雖譎代納職貢。無歲而懈。初若未嘗亡者。而府實無減也。朝廷不容損益乎其間。此其所以若不嘗知其存亡。而終不問罪也。

雖然任那之亡。其職貢之闕。或百濟贖之。或新羅補之。終雖以王命罷賦調。而天府先減其入。百濟高麗亦不久而絶貢。則府入又耗其二。存者惟有新羅。而其貢既僅餘二艘。神功之舊勛寥乎削迹。獨存羈縻之虚名。焉知非異日導寇之機久已伏乎數百載之上耶。神功之聖謨。噫。其宏遠也夫。

十一年癸未。冬十一月。新羅入貢。

十二年甲申。夏四月。遣高向麿都努牛飼於新羅。五月。編百濟遺民男女二十三人於武藏。冬十月。遣縣手繦於耽羅。十二月。新羅遣金物儒護送學唐生土

師甥白猪寳然及没唐人至筑紫。

十三年乙酉。春。改定爵位。賜歸化唐百濟高麗百四十餘人新位。夏四月。麿等還。新羅就獻鸚鵡鵲狗馬。冬。新羅貢使金智祥至。

朱鳥元年丙戌。春。遣川内王等於筑紫。接對智祥。太宰府進新羅貢物金銀綾羅鏤罳香藥百餘品。皇后。太子。親王皆有獻。按、不名韓使於京師者、本書無明文、今闕之、冬。太宰府獻三韓男女僧尼六十二人。是秋天皇崩。皇后臨朝稱制。

二年丁亥。春正月。遣田中法麿等於新羅計國喪。三月。編歸化高麗五十六人於常陸。新羅十四人於武藏。尋又徙新羅二十二人。秋九月。新羅王子金霜林入貢。聞大喪服素拜哭。冬十二月。以路迹見爲饗新羅使。

三年戊子。春二月。太宰府上新羅貢貨二十餘品使者私獻八十餘品。厚賚自筑紫遣還。以諒闇故也。秋八月。耽羅朝貢。

四年己丑。夏。編新羅人於下毛。新羅遣金道那來哭大喪。初田中法麿計於新羅也。以蘇判受詔。蘇判其第三品位也。法麿以乖古式。不宣制而歸。至是道那

品位爲級飡。亦違例。皇后命太政官遣土師根麿譴責之。且以減貢。卻其獻物。獨以其送學法僧賜綿百餘斤。是歲。命出雲國司致蕃人漂者於京師。

持統天皇元年庚寅。春。新羅級飡壯助等五十人歸化。僧銓吉隨之。編之武藏下毛。秋九月。新羅金高訓送筑紫軍丁博麻學唐僧智宗等來。博麻類聚國史作博麻呂、事具通漢述畧、

二年辛卯。春。益百濟善光封百戸。遠寶良虞南典咸預恩典。秋。書博士百濟善信音博士續守言等各賚銀。時伊豫御馬山在宇和郡出礦銀。

三年壬辰。冬十一月。新羅使朴億德入貢。賜宴於難波。獻韓幣於伊勢及住吉。大和。紀伊諸大社。
四年癸巳。春二月。新羅告其國喪。遣息長老等賜賻。學僧辨通等隨往。給絁綿。
五年甲午。耽羅入貢。後爲新羅所併朝貢絶。
六年乙未。春三月。新羅遣其王子良琳來述職。秋七月。遣小野毛野伊吉博德於新羅

顯承述畧卷四終

顯承述略卷五

列朝藩服述略

文武天皇元年丁酉冬十月新羅使金弼德等至十二月迎入京師

二年戊戌正旦天皇御太極殿受百官朝賀弼德等入見獻方物敕供之大內陵天武暨諸大社夏四月遣文博士等八人於南島琉球諸島汎稱撫綏諸蕃徧搜島嶼

三年己亥秋七月多褹掖玖奄美度感諸蕃隨天使至獻方物授位賜賚有差八月供蕃貢於伊勢暨諸

社日本史此為度感之始度感覩貨羅同說見上通冬十一月博士等還自南島

四年庚子夏五月遣佐伯麿等於新羅冬十月還獻孔雀十一月新羅俾其臣金所毛來告其王母之喪

大寶元年辛丑正旦天皇受朝賀於大極殿韓使上賀文物之美於是粲然大備是月所毛病死勅賚恤典

三年癸卯春正月新羅使金福護至赴其國喪先是王理洪卒乃賜哀詔有居雖殊壤義同父子等語夏福護還附其漂民還秋九月遣從五位下波多廣足於新羅賜恤典按大寶以後大抵遣唐使位階為從四位上下遣韓渤海使為從五位下若正六位上嗣後不備書他倣之

慶雲元年甲辰秋八月廣足還冬十月復遣幡文通

二年乙巳夏五月通還冬十月新羅復遣金儒吉等入貢命紀古麿以隊騎逆導十二月入京

三年丙午正旦儒吉等朝正三日納貢七日賜宴授位有差按蕃使朝正儀正旦上賀三日納貢七日賜宴授位大寶以後為恒例後不備書他倣之迨還賜璽書閏月獻貢物於伊勢及諸名社秋遣美努清麿齎詔書之新羅

四年丁未夏五月清麿以留學僧義法還秋七月遣

使於太宰府授諸南島人位級

元明天皇和銅二年己酉春三月新羅遣金信福等來貢夏入見右大臣藤原不比等延見官廳謂曰韓貢久矣大臣未嘗一晤今也破格惟懽之求信福謝曰詢為面目六月厚賜遣還

四年辛亥奄美信覺今琉球八重山球美今琉球久米島等諸蕃五十餘人至獻方物

五年壬子秋九月遣道首名於新羅

六年癸丑秋八月首名還是歲南島咸內附先是以掖玖併多褹建能滿益救二郡隸大隅至是置島司

七年甲寅。冬十一月。新羅使金元靜等至。乃募隊騎九百餘於諸道。以為儀衛。召入京

元正天皇靈龜元年乙卯。元會。韓使及蝦夷。南島諸人入見。獻方物。帝尋御中門。賜宴及舞樂。秋七月。編新羅歸化七十餘戶於美濃。置席田郡。

二年丙辰。夏。徙諸國（駿河、甲斐、相摸、上總、下總、常陸、下野）高麗一千七百餘戶於武藏。置高麗郡。夏六月。馬伊麿獻新羅紫驃馬二匹。各高五尺

養老元年丁巳。冬十一月。給高麗百濟士民流離歸化者。復終身。

二年戊午。夏五月。遣少納言小野馬養於新羅

三年己未。春二月。馬養還。三月。新羅使金長吉等至。獻馬牝牡各一匹。秋八月。遣大外記白猪廣成報之。

四年庚申。冬。授南島諸蕃二百三十餘人位階。有差

五年辛酉。冬十二月。太上皇崩。適新羅使金乾安至。乃由筑紫放還

六年壬戌。夏五月。遣式部大錄津生沼麿（生一作主）於新羅報之。冬十二月。還

七年癸亥。秋八月。新羅復遣金貞宿等入貢。賜宴射舞樂。一如前式

聖武天皇神龜元年甲子。秋七月。遣土師豐成報之。

三年丙寅。夏五月。新羅使金造近等復至。六月。天皇臨軒受貢獻

四年丁卯。秋九月。渤海王姈。遣高齊德等入貢。王姓大氏。名武藝。初唐之滅高麗也。故壤遺民流入渤海。勢始雄張。文武帝二年。建國。和銅六年。唐封為渤海郡王。至是始通中國焉。然朝廷猶高麗視之。（按、聖武記附錄、云、寧古塔為肅慎扶余故壤、而渤海唐時都之、號為震國、遂以五京十五府開遼金之漸、則渤海即今滿清寧古塔地方也）齊德之至。漂抵蝦夷。正使高仁義等二十餘人皆遭害。齊德等僅以身逭。抵出羽。有司以聞。乃

遣使存問。給衣服冠履

五年戊辰。正旦。齊德等入見。上國書方物。辭極謹順。帝悅。授齊德等正六位上。賜賚一如韓例。二月。賜璽書。遣還。引田蟲麿為護送使。三月。太政官奏請。俾栗田馬養等教子弟習漢語。以通蕃情。允之。冬。遣使諸道。供渤海貢物於名社

天平二年庚午。秋八月。蟲麿還。上渤海貨物。詔供之六陵（天智、天武、持統、文武、元明、元正）及藤原不比等墓。冬。復獻諸道大社

四年壬申。春正月。角家主為遣新羅使。會新羅使金

長孫等至。夏入京。獻諸貨暨鸚鵡鴝鵒。請定貢期。詔
定三年一貢。秋八月。家主還自新羅。冬。始置造客館
司。
五年癸酉。夏六月。賜武藏新羅五十三人姓金氏。
六年甲戌。冬十二月。太宰府奏新羅使金相貞等至。
七年乙亥。春二月。相貞等上京。中納言多治比縣守
延見兵部廳。詰違貢期。新羅時更國號。曰王城。乃却
其貢。是歲。太宰大貳小野老遣其僚屬高橋牛養於
南島。建標牌題記津港道程水草及島名。以便漂民。
此項本書闕佚。今據天平六年勅文補錄之

八年丙子。春。遣阿部繼麿於新羅
九年丁丑。春二月。繼麿還。病卒於對馬。判官壬生宇
太麿復命。初繼麿之至。新羅不受詔。事聞。召五位以
上百官議之。或曰。宜亟討之。副使大伴三中等亦尋
還。夏四月。遣使於伊勢暨宇佐住吉香椎宮。告新羅
不臣之罪。秋。發筑紫兵丁。戍壹岐對馬。
十年戊寅。春正月。新羅使金相純等至。太宰府以聞。
夏六月。遣使由筑紫遂還。
十一年己卯。秋七月。渤海遣已珍蒙入貢。初遣唐判
官平群廣成漂崐崘。詳具通漢述畧 淹滯七年。備嘗艱苦。前

冬由唐登萊艤舩。夏抵渤海。適渤海將來貢。乃與俱
發。復遭風。闔舩多溺。正使胥要德亦死。廣成已珍蒙
僅以餘衆漂至出羽。冬十二月。蒙入見。上國書。按、啓文、表
廣成在外城。改稱廣業。蓋取漢土成語。從其雅馴耳。其實國訓相同。非改名也
十二年庚辰。正旦。天皇御太極殿。受百官朝賀。蒙等
及新羅學語生預班。是日。奉騎宮人更服袍袴。七日。
追贈要德從二位。蒙等叙位賜賚。並如式。二月。遣大
伴犬養送蒙等還國。夏四月。遣紀必登於新羅。按、續紀不載遣使之意。蓋時討韓之議已寢矣 冬。犬養必登皆還
十四年壬午。春二月。太宰府奏新羅使金欽英等至。

會。還都恭仁。在山城相樂 新宮未成。乃遣右大辨紀飯麿
就府饗之。由筑紫放還。
十五年癸未。春三月。筑前國司奏新羅使復至。按、前年廢太宰府。故國司奏聞 遣多治比土作等辨理館饋。土作等奏新
羅更貢調爲土毛。表尾註物數。違式。乃責而却之。
十八年丙辰。冬。渤海鐵利渤海中一部落千餘人歸化。置諸
出羽。給衣糧諭還。
稱德孝德天皇勝寳四年壬辰。春閏三月。新羅王子
金泰廉以貢使金暄等七百人至太宰府。天平十七年復置府
夏六月。入見。口奏曰。小邑朝貢久矣。今王欲躬親捧

貢篚。顧國不可一日無主。爰遣泰廉。用表丹衷。帝嘉納之。諭曰。王躬親至。乃許口奏。自餘必進表啓。毋違。時東大寺巨佛成。命泰廉往拜。秋七月。泰廉等退京師。館難波。遣使就賜絁綃若干。九月。渤海使慕施蒙等抵佐渡島。冬十月。遣阪上老人等慰勞之。五年癸巳。春二月。從五位下小野田守為遣新羅使。初山口人麿既奉使命。人麿為正七位。至是以王子朝貢。更重其選。夏五月。蒙等入朝。不齎表。惟曰。不貺使命。既逾十載。謹奉國琛。敢候起居。六月。賜璽書遣還。書畧曰。天皇敬問渤海王。朕以菲德。虔膺寶圖。亭

毒群黎。照臨八紘。王僻處海外。遠勞使臣。丹衷昭著。深可嘉尚。但閱來啓。不稱臣署名。撿高麗表式。有義則君臣等語。或乞援兵。或賀登極。修貢獻之式。效忠順之悃。以故先朝嘉乃貞順。既賜敕諭。示以典例。何其重不上表。進退有禮。王其思之。田守之至新羅。新羅無禮。不宣制而還。田守之還、本書闕月日淳仁天皇天平寶字二年戊戌。秋八月。徙編新羅歸化男女七十三人。於武藏廢地。置新羅郡。按、武藏無新羅郡、和名抄既不載、則其廢久矣九月。小野田守歸自渤海。田守往使、本書闕年月渤海使揚承慶等隨至。田守奏唐安祿山之亂。上唐

主隆基徵兵。渤海撤文。三年己亥元會。承慶等入見。逾一日。上太上皇哭表。詔曰。遠勞弔使。聞之增感。但歲月既逝。四海從吉。不復以凶儀接待。授承慶從三位。副使以下各有差。賜宴射。大保惠美押勝延宴其第。就賚內教坊女樂暨綿萬絁。迨還授璽書。朝臣或賦詩送別。此行也。命高元度等由渤海逆藤原清河於唐。夏六月。勅太宰府編行軍式。將有事於新羅故也。泰廉之至。禮既乖式。遣小野田守宣諭。又不受。故有是命。秋八月。命太宰帥船親王告新羅之罪於香椎宮。九月。課北陸山陰

山陽南海四道。造軍艦五百隻。趁農隙。期三年。是月。遣唐判官內藏全成由渤海還。漂對馬。渤海使高南申隨至。初元度之往。渤海度唐亂未歇。道梗難通。獨遣元度等十一人。餘悉附南申還。是歲勅太宰府曰。新羅流氓。頻仍投化。情在逋逃。豈無顧戀其顧還者。給資放之。四年庚子。春正月。南申等入朝賀正。上方物。致藤原清河書。詔授南申正三位。餘各有差。逾月。南申還。夏四月。徙新羅一百三十一人。於武藏。秋九月。新羅使金貞卷來。遣陸奧按察使惠美朝獦詰之。貞卷曰。

久不貢故來。朝獦曰。玉帛所以通好。通好無禮。不若無通。因歷陳其無禮。貞卷曰。內廷之事。非臣所知。朝獦曰。既是輕使不足賓。其宜還報曰。重使明信。貢額禮數。四者具而後來焉。貞卷乃還。十一月。護送使陽胡玲璆還自渤海

五年辛丑。春正月。勅美濃武藏每國擇少年二十人。習新羅語。三月。賜歸化唐韓一百八十餘人姓。秋八月。高麗大山為遣渤海使

六年壬寅。春正月。勅太宰府。造三海道料甲。每道各二萬二百五十。其制用綿。五采縣飾。修戰具也。冬十

月。遣渤海副使伊吉益麿以其使王新福等還。大山病卒於渤海。十一月。遣御史大夫（大納言更稱）文室淨三於伊勢。參議式部卿藤原巨勢麿於香稚宮。奠幣告治兵。復奉弧矢於海內諸社。閏十二月。新福入京

七年癸卯元會。新福賀正。貢獻賜賚。一如南申之例。別賜教坊蹈歌。唐吐蕃林邑隼人諸樂。新福具奏唐亂離饑歉之近情。太師惠美押勝又延饗其第。二月。新羅遣金體信至。遣左少辨大原今城質以前約。體信曰。承命入貢。餘非所知。復却之。是月。新福辭闕。初益麿之還。風浪暴惡。船殆危。祈曰。幸賴船靈。人船無他。請於朝酬以錦冠。船名能登。至是賜從五位下。錦冠紫纓。船有流蕪昉此。秋八月。左兵衞佐板振鎌束自渤海歸。下獄。新福之還。船脆慮危。留其僚屬。獨護送新福等逮還。留學生高內弓妻兒。及僧戒融。優婆塞等。相隨搭載。海中遭風。鎌束曰。異域婦女在船。又有妖人。（妖人謂優婆塞）一飯數粒。經日不飢。災其繇此歟。乃驅婦女優婆塞投之海。漂抵隱岐。事聞。由是獲罪

八年甲辰。秋七月。新羅使金才伯等抵博多。遣右少辨紀牛養等詰問。才伯曰。曩唐附渤海送貴國僧生還無恙。唐使現在幣邑。候報信。故來。又問聞近日戒

嚴。虛實何如。才伯曰。唐亂以還。海寇寔繁。故耳。非疑貴國。乃命太宰府牒報之

稱德孝謙天皇天平神護二年丙午。夏四月。太宰府上奏。防海戍邊。舊資東國之丁。奮武宣威。匪獨筑紫之兵。筑肥六國。防堵難完。伏望東丁配戍復舊。夏五月。賜上野新羅百九十餘人姓。六月。刑部卿從三位百濟敬福薨。敬福百濟王義慈曾孫。以其王族賜王姓

神護景雲三年己酉。冬十一月。新羅使金初正等抵對馬。遣右中辨大伴伯麿於太宰府詰之。初正曰。唐

致河清朝衡鄉書故齎至因貢土毛河清朝衡謂清河仲麿也（具載漢述畧）狛麿曰改貢調稱土毛何曰因便獻物故不謂調朝廷雖憤不遜蓋自是征韓之儀寢矣

光仁天皇寶龜元年庚戌春正月遣左大史堅部人主於太宰府宣詔曰前勅未奉故不用賔禮但遠致唐信極屬勞勤賜饗厚給絁綿

二年辛亥夏五月渤海遣壹萬福等入貢抵出羽野代港冬十月召萬福等於京師萬福之至隨者三百餘人

三年壬子元會萬福等入覲越一日獻貢上表表文無禮却之萬福謝曰臣受命進表不知表辭何如今見責却窮蹙無措乃命改修再進之二月賜宴叙位一若前式秋九月武生鳥守送渤海使入海遭風漂能登

四年癸丑春二月渤海副使慕昌拜病卒於能登詔贈從三位三月渤海船抵能登國司詰之對曰大國學語生歸後十年不詳存歿又遣使修貢不還者四年故來探候國司乃進其表表函乖式以故不允召見給資放還且諭曰使聘進退例由筑紫嚴禁他港其冝體遵（按渤海自始通而前後絶無由筑紫者今特拜此諭未詳其故也）冬十月鳥守還自渤海

五年甲寅春三月新羅使金三玄等至遣河内守紀廣純等詰之三玄曰非他惟欲修鄰好耳國信在焉廣純等曰不稱貢而稱國信何義曰本非貢使便冝進物自餘非使人所知廣純以聞勅曰新羅無禮致爲亢禮其亟放還蓋自是新羅貢使罕至九月勅太宰府曰比年韓民仍至情非投化多由漂泊冝其審覈情僞便冝供給以遂其情

七年丙辰冬十二月渤海使史都蒙等至越前賀登

極也其至也遭颶漂蕩闔船百八十餘人存者無幾

八年丁巳春二月召都蒙等三十人於京師都蒙請皆召入允之夏四月都蒙入見上方物賀登極帝優詔慰勞渤海判官高淑源等溺賜贈位卹典都蒙等賜賚一若恒例逮其還賜璽書以大學少允高麗殿繼爲送使

九年戊申夏四月詔葬渤海漂溺三十人於越前秋九月殿繼自渤海還殿繼之入海復漂蕩船壞僅得達渤海至是渤海遣張僊壽護送

十年己酉春正月朔天皇御太極殿受朝賀僊壽上

賀獻物。二月。辭闕。賜璽書信物。以大綱廣道爲送使。秋七月。遣新羅使下道長人以遣唐判官海上三守等還至筑紫。九月。渤海及鐵利三百五十餘人至出羽。勅曰。使人輕賤不足賓給。資放還時屬窮秋海路方險。乃命奥羽二國給絁綿。緩還期。

顯承述畧卷五　終

木邨嘉平刻

顯承述畧卷六

列朝藩服述略

桓武天皇延曆五年丙寅。秋九月。渤海使李元泰等至。漂泊出羽。爲蝦夷所略。亡十二人。

六年丁卯。春二月。勅越後。造船一隻。賜元泰。還國。按、續紀、不載元泰入貢與儀、蓋史籍闕佚

十四年乙亥。冬十一月。渤海遣呂定琳等來貢。復漂出羽。命館之越後。

十五年丙子。夏四月。定琳等入見。獻方物。五月。還。賜

璽書暨絁。絁。絲。綿若干於其王。砂金三百兩於定琳。以御長廣岳等爲送使。冬十月。廣岳還。上王嵩璘謝表。辭極順。群臣上賀表。

十七年戊寅。夏五月。遣內藏賀茂麿逸史作賀萬譯宇也、今從類聚國史用本名於渤海。賜璽書。先是。渤海請貢期。至是。聽六載一貢。使人不限員。冬十二月。賀茂麿還。渤海遣大昌泰等隨入聘。以請促貢期。賀茂麿之還。海中夜晦。迷失鍼路。忽望遠火。覓抵一島。迺隱岐智夫也。地無民居。惟有一叢祠。曰比奈麻治媛焉。乃以爲靈燈。請賜官幣。允之。按、神名帳、有比奈麻比賣神、又作比奈治比賣、或作比奈治比賣、蓋皆一神而殊名耳

十八年己卯。春正月朔。天皇御太極殿。文武百官初位以上上賀。昌泰等預焉。是日禮拜用再拜。輟四拜拍子之儀。時豐樂殿未成。乃就前殿龍尾道上。假構宴殿。裝以彩帛。極窮美麗。天皇臨御。賜宴五位以上。又賜榛揩衣於百官及昌泰。夏四月。昌泰辭闕。賜璽書。以式部少錄滋野船代代一作白爲送使。五月。停遣新羅使。秋九月。船代還自渤海。上王嵩璘謝表。

二十三年甲申。夏六月。勅能登國司。修造蕃館。以渤海使航路每由能登故也。秋九月。遣兵部少丞大伴

峯萬里於新羅

平城天皇大同四年己丑。冬。渤海使高南容等至。時帝既讓位於皇太弟

嵯峨天皇弘仁元年庚寅。夏。宴南容等於鴻臚館。賚物遣還。時內亂始定。朝廷多故。故不能備儀。南容僚屬高多佛獨駐不歸。館諸越中。遣史生羽栗鳥長就習渤海語。秋九月。南容復來貢。

二年辛卯。春正月朔。南容入覲。賜宴樂觀射。一若常儀。命大納言阪上田村麿。中納言藤原葛野麿。參議菅野眞道等饗之朝集院。夏四月。賜船遣還。以林東

人為送使。冬十月。東人還。奏表啓無禮。却而不受之情。初其入海也。録事上毛野嗣益船。漂蕩相失。不知所之。

四年癸巳。春二月。新羅百餘人至肥前値嘉島。島民覚其情。語言不通。互相猜疑。遂與之鬪。盡捕獲之。亡一人脱者。秋九月。太宰府上奏。請減對馬史生。置新羅舌人。以通邊情。允之。

五年甲午。夏四月。詔曰。今後新羅使至。情屬修貢則用賓禮。稱締隣好者。直放還之。不許酬答。蓋自是新羅朝貢絶矣。秋九月。渤海遣王孝廉等入貢。兼告國

喪。時嵩璘卒。子元瑜立。冬十一月。除出雲今年田租。以有蕃人供億也。擧此文、則孝廉等蓋漂出雲歟。本史無明文。今不可考新羅商民三十餘人漂至長門豐浦。

六年乙未。春正月朔。天皇御太極殿。儀仗如式。孝廉上賀。五日。宴五位以上於禁中。奏女樂。孝廉侍宴。獻詩。有日宮座外何攸見。五色雲飛萬歳光等句。桒原腹赤滋野貞主與副使高景秀亦互相唱和。授孝廉從三位。高景秀以下各有差。三月。詔曰。蕃使入覲。本有恒期。客館之設。其宜修繕。令彈正臺及京職撿校其事。夏。孝廉還。賜璽書。弔其喪。五月。遭颶漂回。命越前造給巨舶。六月。孝廉卒。贈正三位。既而判官王升基等相踵死。

七年丙申。夏五月。遣勅使於越前。給涼衣於景秀等。遣還其國。是年。新羅清石珍等百八十人歸化。給衣糧。許入京。

八年丁酉。新羅金男昌遠山和等前後百六十七人歸化。又沙門二十餘人至。分住諸寺。

九年戊戌。新羅商張春等來獻驢。

十年己亥。冬十一月。渤海使李承英等至。

十一年庚子。春。承英等朝正。恩儀一如前式。上表啓。

言辭失實。勅曰。例當却之。但文體不失恭順。以故特賜優容。其體之賜璽書。遣還。按逸史、璽書有給舟前使慕感德等文、而佚其事實。今不得考二月。遠江駿河新羅七百人叛。放火殺刼。國司發兵討之。不克。逸入伊豆。掠官穀。汎海。於是徵兵於相摸武藏等七國。分道剿捕。悉誅之。夏五月。新羅商李長行等獻羖䍽白羊山羊鵞若干於朝

十二年辛丑。冬十一月。渤海使王文矩等至

十三年壬寅元會。文矩等入見。朝儀一如前式。蹈歌節。文矩等打毬。帝爲賦觀毬詩。滋野貞主賡和御韻。賜棉花二百純。爲賭。逮其還。賜璽書。秋七月。新羅四

十人歸化

十四年癸卯。冬十一月。加賀國司奏。渤海使貞泰等至。（按是春、割越前國江沼加賀二郡、置加賀國、貞泰本史佚姓、姑闕之、下璋璿同）時雪方深。道路不通。停存問使。勅守椽勞問

淳和天皇天長元年甲辰。春正月。賜時衣於渤海使人。時頻年荒歉。厲疫流行。帝愍道驛困弊。遣使於加賀。宣諭詔旨。就受貢獻。（按逸史滲漏歉疫之事、今據宣命文補之）夏四月。越前進渤海貢物及使臣別貢。内有契丹獨狗。副使璋璿亦納別貢。却之。五月。授璽書於貞泰。賜賚如式。秋九月。太宰大貳小野峰守建議曰。多禰諸島遼遠。

僻在南海。民儒兵弱。不堪為國藩屏。而島司歳給。每縻稻東三萬六千。天府貢調。惟納鹿皮一百餘張。有損於國。無益於民。棄之便。詔從之。竟棄之海外。是歳歸化新羅二百十九人。前後授田。給穀種農器。

二年乙巳。冬十二月。渤海使高承祖等至出雲。致學唐僧靈僊鄉書。國司以聞。

三年丙午。春三月。右大臣藤原緒嗣上奏曰。恭惟。元年依臣奏請。渤海貢期。限以一紀。今也復託靈僊。巧敗貢期。其宜却也。或者乃曰。國家今有禪讓之美。隱而不告。何以播芳乎海外。臣謂菟道鶺鴒之美。不播異域。何損盛德。夫禮雖不辭費。又不逾節。而蕃人既乖詔勅。濫致琛賚。推其衷情。乃屬商販。蕃商為賓。甚壞國體。加之比年國家事務浩繁。葬后妃。開齋會。鑿溝渠。浚堰閘。七道巡察使者四出。經費不翅。黎庶驛騷。旱疫相仍。賑恤所費。亦不一而足。況又時届農桑。道驛送迎。厲民供給。何以上弭天災。下答民望。伏望亟却蕃使。以示朝威。除國憂。臣久臥病痾。心神迷離。無堪愚憂之至。謹抗表以聞。不省。夏五月。召承祖等於出雲館之鴻臚。授承祖正三位。副使高如岳正四位上。判官以下各有差。賜璽書遣還。

五年戊申。春正月。渤海使王文矩復至但馬。國司以聞。詔自但馬放還。不許入覲。以違貢期故也

十年癸丑。夏五月。編新羅金禮貞等男女十人於左京五條。秋八月。太宰府奏。對馬防人所言曰。正月以還。新羅地方。遙有鼓聲。每日三響。至今不止。日夕而火光見。乃勅曰。治不忘亂。古人明誡。將驕卒惰。兵家所忌。其慎之。從府官奏請。復筑紫防人。又遣使於香稚賀茂諸社禱安寧。

仁明天皇承和二年乙卯。春二月。太宰府奏言。壹岐島遙居海中。地勢褊狹。萬一有急。難以應援。請發土

丁三百三十口。常戍險要。從之。
七年庚申。冬十二月。新羅張寶高私遣使獻方物。太宰府以聞。朝議却之。
八年辛酉。冬十二月。渤海使賀福延等至長門。違貢期也。乃以式部大丞小野恒柯。少外記山代氏益為存問兼領客使。
九年壬戌。春二月。恒柯等上渤海王啓表及其臺牒謄寫文。三月。召福延等。自山碕（本書作河陽今從原名）入京。遣式部少輔藤原諸成。迎勞館之鴻臚。是日。上中臺牒。遣侍從藤原春津就鴻臚宣諭曰。閱牒啓。有司有異

議。或謂不可賓。然恪遵常期。遠渉蒼溟。軫念艱辛。特賜優容。初承祖之還。賜黃金百兩於靈仙。渤海為送之唐。船覆喪金。而靈仙亦死於唐。至是亦勅慰之。夏四月。福延等上表獻物。天皇御豐樂院。延見延福。授正三位。副使以下各有差。賜璽書遣還。以勘解由判官藤原粟作為送使。
嘉祥元年戊辰。冬十二月。渤海復遣王文矩來至能登。
二年己巳。春二月。遣少内記縣犬養等詰其違期。特詔允入京。四月。文矩上京。遣左近衛少將良岑宗貞就鴻臚館宣詔。五月。文矩上表獻物於八省院。文矩既叙從三位。至是陞一級為正三位。端午節。天皇御武德殿。延見文矩等。六軍衛陛。百官陪列。勅賚續命縷於使人。前太宰大貳藤原衛以容儀端正善辭令。特命掌擯贊接伴。是日。小松親王時康在諸王班中。文矩見而謂人曰。皇子骨相不凡。貴不可言矣。果如其言
文德天皇齊衡三年丙子。春三月。新羅二十人漂至太宰府。給糧放還
清和天皇貞觀元年己卯。春正月。渤海使烏孝慎抵

能登。以諒闇不許入京。館之加賀。以大内記安部清行直講苅田安雄為領客兼存問使。越前權少掾島田忠臣以能屬文。特假權大掾。偕赴加賀。夏五月。清行等上渤海表牒方物。時王彝震卒。子虔晃立。故來告。給絲絹。如式。賜璽書。稱遺制絕其弔使。七月。孝慎等自加賀還。清行等復命。
三年辛巳。春正月。渤海使李居正等至隱岐。既而抵出雲。弔國喪也。遣散位藤原春景葛井善宗等。以舌人赴出雲。五月。詔曰。渤海乖遺制。且頃日旱青黎庶困弊。其宜却之。乃賜絹棉若干放還。

五年癸未。冬十一月。勅賜新羅漂民資糧。放之。先是。漂因幡。石見。丹後。海瀕者。前後八十餘口

八年丙戌。先是。肥前基肆郡領山春永陰圖不軌。竊入新羅。教造兵器。謀奪對馬據之。與藤津。高來郡領等四十人通謀。事泄。太宰府悉逮捕之

十一年己丑。夏五月。新羅流賊劫奪豊前貢綿於荒津。在那珂郡竄遁入海。太宰府發兵逐之。府兵畏縮逗遛。故不及而還。秋七月。詔責府司曰。亡失貢調。甚損國威。雖由舩史之辜。究坐府司之不律。會諸國有災怪鳥或集宰府廳樹。陰陽寮奏言。兆當隣寇。由是朝廷大懼。遣使於伊勢。男山等海內諸社。奠幣。又令諸寺轉讀般若經。以禳夷禍。十二月。遣右近衛少將兼行太宰權少貳阪上瀧守。率兵護太宰府。勅曰。鎮西府此朕外朝。一方寄重。況與虜惟隔一水。奸宄叵量。今聞怪鳥示禨。卜兆告寇。綏急之備。其可忽哉。瀧守奏曰。置戍兵於府者。專為蕃警耳。今撿博多。蕃人輻聚之地。而鴻臚距郭。僅隔二驛。變起倉卒。緩急難防。請更置將領二員。兵一百。於鴻臚。從之。按此文。新羅雖絕朝貢。而亦似或同唐商通貿易。恒來居住。國史無明文。今不可攷

十二年庚寅。春正月。勅給兜鍪二百。於壹岐島兵。島兵舊有甲無冑。太宰府奏請。故有是命。又給甲冑百二十領於筑前鴻臚館。二月。勅山陰道五國。因幡、伯耆、出雲、石見、隱岐、嚴修兵備。以戒不虞。先是。對馬民乙屎麿汎海捕鸕鷀。謬入新羅。見囚。見其日鳴鼓角練兵伍。且修巨舶。怪問之。新羅戍絡曰。將有事於對馬故爾。乙屎麿逃歸告之。島司以聞。由是戒嚴益甚。是月。又遣使奠幣於宇佐。香椎。宗像。甘南備諸社。奉祭文。復發使於諸陵。秋九月。徙新羅人潤清。宣堅等二十餘人於武藏。上總。陸奧諸國。先是。府官奏。潤清等僑寓既久。能知國情。萬一有變。內應難料。請照天長例。遷諸邊陬。既而七人逃亡。不知所之。朝廷懼。從之。冬十月。筑後史生佐伯直繼告少貳藤原元利萬侶通謀新羅。乃命捕元利萬侶及其黨清原崇繼等。檻送京師。既而邊警不驗矣

臣裕曰。兵家之言云。知彼知己。此不特於用凶器行詭道而言之也。善守國者。尤貴於知彼。不知己者。固毋論已。不知彼者亦不可以自守也。隣壤殊俗。虛實情僞。一動一靜。趨向之所在。能知之料之。而後因敵制備。度勢處已。則不驚乎無形之警。而常有不動之備矣。夫瀛海萬國。大小不同。強弱殊

勢其山河疆域。風土民性。以暨制度教法。食貨器用之異同。相觀而參酌之。可法法焉。可資資焉。此歐亞各邦之所以守國也。是以每經變故。國勢層進。此雖可以論於今世。而不可以言乎往古者。而隣壤對峽。航梯或通者。一往一來。時通信市。從古而爾。然而一離版圖。茫焉冒焉。如視鬼域。鑿空幻渺。以夢說謎。竟不知海外諸國之爲何物矣。中古漢人之視他邦。此也。是以固陋侈張。每取敗衄。此雖由乎不知航海之爲要務。而亦其風習之所俾然也。中國嘗取法於漢。其惡俗弊習亦隨而漸染

於人。況降至貞觀之際。皇謨穨敗。國勢陵夷。凡朝端之政。及邊陲之備。不聽乎鬼神則問之浮屠。惟株守叔世之弊規。不知丕承上古之訏謨。宜其聞海飆無形之警。以貽宵衣旰食之勞也。蓋方此時。韓政苛酷。流氓逋徭者相踵於邊海。況國小俗懦。素乏勇悍之氣。其不足以毒人也亦可知已。然而當時不特不能問其不貢之罪。而以海盜之鼠竊蚤夫之訛言。至乎屢煩詔勅。奔走海内。抑又何也。此不知彼之所致耳

十三年辛卯。冬十一月。渤海使楊成規等抵加賀。告繼嗣也。時王虔晃卒。玄錫立

十四年壬辰。春正月。少内記菅原道眞直講美努清名。爲存問使。既而道眞丁憂。以大春日安守代之。先是陰陽寮言。蕃使至而有變。三月。遣奠幣使於近畿八社禳之。夏四月。安守上表牒謄文及違式問答。五月。召成規於京師。右近衛少將藤原山蔭迎之山科。右馬頭在原業平就鴻臚館。宣詔慰問。賜時衣。然以灾異。不賜延見。遣左近衛中將源舒就受表牒。成規上方物。賜賚一如前式。特許内藏寮互市。又縱京商與渤海人私爲貿易。是日。賜官錢四十萬於使人。購

買國貨。成規乞上私貢。允之。遣東宮博士橘廣相等就賜宴。賦詩唱酬。追成規辭闕。授璽書。使者北面膝行跪受。領客使多治比守善引導出京

十五年癸巳。夏。渤海船二隻漂至甑島。太宰府遣人詰之。對曰。將赴唐漂至耳。府官疑新羅冒僞。留拘之。既而一船脫逸。復漂天草。府官悉收船中書冊貨品。奏之。朝議以其非奸僞。令修其船。給衣糧。放還。船長曰崔宗佐

十六年甲午。夏。宗佐等又漂至石見。復給糧放之。（三代實錄作宋宇佐。今從類聚國史。）秋。新羅金吾等十二人漂對馬

陽成天皇元慶元年丁酉。春正月。出雲國司奏渤海使楊中遠等至。初其民門孫宰漂來。厚資遣還。故来謝焉。乃以少外記大春日安名等爲存問兼領客使赴出雲。夏四月。朝議以非貢期却之。仍賜路費。是冬太宰府奏請庫棉千餘純。陳陳積累。恐致悒損。折兊金貨以備之。允之。庫棉充諸蕃資給者也

二年戊戌。冬十二月。太宰少貳島田忠臣上奏。香椎神示韓警。乞嚴防堵。乃遣刑部大輔弘道王於伊勢。復禳祭香椎宇佐宗像等諸社

三年己亥。夏四月。武藏國司上言。新羅二名逃亡。不

知所之。降官符捜索諸道。冬十月。勅筑前豐前長門諸國禁闌出國馬

四年庚子。春二月。隱岐國司奏兵庫鼓自鳴。陰陽寮占以爲兵兆。令山陰四國嚴飭守備

六年壬寅。冬十一月。渤海遣斐頲来抵加賀。降官符禁私市蕃貨

七年癸卯。春正月。以少外記大藏善行等爲存問兼領客使。修理貢路道橋。壓埋道墐。命近道輸酒肉魚蒜於加賀。二月。賜春服於蕃使。夏四月。頲等入京。右近衛少將平正範出迎山階。五月朔。入見。上啓及方物。是日。儀衛如式。越一日。賜宴於豐樂殿。時文章博士菅原道眞以式部大輔假行治部事。按令義解、治部掌諸蕃朝聘事　太宰少貳島田忠臣假行玄蕃事。五日。帝御武德殿。觀衛府禮射。頲等預覽。賜續命縷蒲刀。如王文矩故事。特命内藏頭和氣彝範就鴻臚貿易貨物。頲頗有藻才。乃命道眞等唱和於朝集堂。頲激賞其詩。爲類樂天。是日。擇容儀端麗者三十人。館伴藤原良積素不善文辭。見頲覓筆硯。起而出。是月。授璽書遣還。冬十月。勅能登禁伐山木以造渤海船。故也

光孝天皇仁和元年乙巳。新羅徐善行等四十八人

抵天草。太宰府遣人推問。對曰。嚮漂貴國。厚蒙恩遇。故来謝。乃上臺牒。印銜違式。時新羅不貢既久。府司奏曰。韓奸託名。謝恩。内情叵測。乃勅速逐之。時新羅大亂。弓裔甄萱等起兵

宇多天皇寛平六年甲寅。秋九月。新羅流賊寇筑前。按新羅方亂、内顧不遑、生口賢春曰、是年年穀不登、人民飢苦、蓋其飢民之所寇也　國司文屋善友逆戰。大破之。射殺賊三百。殪頭目十四人。善友之臨軍。誓曰。傷在額者賞。在背者斬。先以羸兵餌之。賊盡鋭爭前。善友乃縱撃。兵咸殊死戰。獲船隻器械甚多。按對馬申牒曰、四十五艘至、生口賢春云、大小船百隻、人員二千五百　先是筑紫

輙有警報。勅曰。且防且耕。寇至乃闘。毋以兵故。怨農時。至是飛報旁午。帝爲御太極殿。奉幣伊勢及諸社。既而捷報至。遣使諸陵告捷。初延曆中。停出雲隱岐烽燧。至是復置之。

七年乙卯。渤海復遣裴頲入貢。（按。宇多以降無正史。事多佚漏。今姑據菅家文草錄之。其詳不可攷。）

醍醐天皇延喜八年戊辰。春正月。渤海使裴璆等至伯耆。國司以聞。（按前例。盖以前年冬抵伯耆。而國司奏狀以春至京。）三月。遣存問使大内記藤原博文等。於伯耆。夏四月。以式部大丞紀淑光。散位菅原淳茂。爲掌客使。兵部丞小野葛根。文章生藤原守眞。爲領客使。夏五月。璆等入見。賜宴。於朝集堂。左右馬寮及參議以上竝。課馬供給。璆頲子。淳茂道眞子。至是淳茂館伴。賦詩唱酬。言及舊故。皆涕下。爲時人以爲奇遇。時道眞薨已六載。是月。璆辭京。遣參議藤原菅根。涖鴻臚。授璽書。法皇亦賜匿名宸翰。於璆。以致厚意。

十九年己卯。冬十一月。渤海使裴璆復至若狹丹生浦。館諸越前。十二月。遣存問使橘維親等。豫定内教坊樂舞人員。

二十年庚辰。春三月。遣使就賜時衣。夏五月。璆復入

覲。上啓表方物於八省院。璆既叙從三位。至是陞爲正三位。賜賚如式。饗饌日。給鹿二頭。時文章生大江朝綱爲掌客使。迨其還。作序送之。璆大嘆異。朝綱音人孫。官至參議。時人謂之後江相。後有如渤海者。或問江公爲相乎。曰未。曰上國何不重文字。其聲價如此。璆之還也。從者四人留而不歸。領客使以聞。乃照大同例。安置越前。

二十二年壬午。新羅甄萱遣使至對馬。致牒太宰府曰。小邑之於上國。恩均父叔。情同兒姪。航深梯嶮。曾無畏憚。自質子逃還。責言不贖。千載之約斯渝。三百生靈喪怙。伏請含垢。謹差專价。朝議以其非國信。命府官牒却之。有任土之琛。藩王攸貢。朝天之禮。陪臣何專等語

延長七年己丑。春正月。新羅商船將往耽羅。（耽扶桑畧記作貪。音同。說見上。）漂至對馬。島司阪上經國。厚資給之。遣秦滋景及譯司長岑望通護送。時萱漸雄强。據有數州。自立爲王。國號後百濟。日與新羅高麗相閲。見滋景大悦。謂曰。萱嚮輸忠欵。以陪臣見斥。今既立國。將重陳丹衷。幸卿調護。因留望通。獨還滋景。遣其臣張彥澄貽書。經國謝之。夏彥澄齎書再至。將赴太宰府。經國

留而不遣獨致其書朝議終却之既而萱敗降王建建弓裔故將也逐裔自爲高麗王新羅亦爲建所滅實朱雀天皇承平五年也

八年庚寅夏四月先是契丹主阿保機攻滅渤海更號東丹遣其子突欲鎭之至是裴璆等復以契丹命来貢朝議讓之曰契丹之於渤海世讐也今爲降虜反奉使命而復擧其國惡甚喪臣禮遂却而不納自是朝貢絶矣

顯承述畧卷六終

顯承述略卷七

隣壤通商述畧

醍醐帝延長中。新羅王建自立爲王。建弓裔故將也。新羅之亂。弓裔據鐵原。稱後高麗。甄萱據完山。稱後百濟。建屬弓氏。連戰有功。爲衆所推。遂篡自立。無何降甄萱。滅新羅。盡併三韓故地。更號高麗。我謂之許久利。（高句麗促音）建三京四府。置八牧。分州。郡。縣。鎭。西接女眞。迤西隣漢。傳世二十。建國四百九十餘年。常

通中國。弘安導寇之後遂絶之。逮後龜山帝元中九年。而爲其臣李成桂所篡。成桂更號朝鮮。都漢陽。置八道。明氏冊封爲王。今李氏之先也。亦與將府通書信。傳國二百餘年。而豐臣氏問王氏導寇之罪。於李氏國殆邱墟焉。逮德川氏而復舊好。然天朝久絶貢聘。獨許市易。而二氏之服事亦非高氏藩服之比。要之不過帥臣。將府之私信通商也耳。作隣壤通商述略。

朱雀天皇承平七年丁酉。秋八月。高麗王王建遣使上書。求入貢。朝議不許。命太宰府移牒絶之。

天慶四年辛丑。使臣復至。申陳前請。朝議遂許通商。絶朝貢。自是海商販賈。来往不絶。

五年壬寅。冬十二月。出雲國司奏。高麗船七隻漂至隱岐。

圓融天皇天祿三年壬申。冬十月。高麗南涼府遣使齎牒至對馬。太宰府報之。

一條天皇長德三年丁酉。夏使者至。上牒。乖式。府司疑其詐冐不報。命沿海郡國修兵備。冬十月。太宰府驛奏高麗流賊入寇。帝爲御南殿受奏。（日本紀畧以爲南蠻）十

一月太宰府捕獲賊三十餘人。

四年戊戌。春二月。太宰府遂高麗人在筑紫者。秋九月。太宰府奏。貴賀島人（後之鬼界南島總稱）獲高麗賊。

長保元年己亥秋八月太宰府擊高麗流賊。走之。

四年壬寅。高麗流民多抵筑紫。乞歸化。時高麗政刑苛酷。民不聊生。朝議納之。

寛弘元年甲辰。高麗芋陵島民（按芋或作迂。芋陵古之耽羅。今朝鮮濟州也。中國古呼謂宇留麻。蓋係韓音。琉球封藩事畧曰。中世以宇留麻爲琉球。本承里村紹巴狹衣下紐之誤。而不知是正耳。公任家集本朝麗藻皆冠宇留麻島以新羅二字。則其非琉球也明矣。）漂因幡。給糧放還。

後一條天皇寬仁三年己未。女眞賊寇西陲。太宰權帥藤原隆家逆擊大破之。多斬獲。内有高麗人焉。鞫之。則曰。爲賊所虜者。不信。既而高麗商漂筑前。亦猜之。皆囚諸獄。先是女眞侵掠高麗。高麗大發戰艦防鬪海中。女眞敗。遂轉而入寇。瀕海居民被鹵者無算。對馬判官長岑氏（按、扶桑畧記、延長七年、對馬島守遣通事長岑望通等送新羅漂民、則長岑氏蓋世爲對馬譯司）闔家没於賊。賊復還入高麗。亦爲所破。乃取所虜男女。悉投之海。而適高麗拯之。得不死者三百餘口。長岑氏在其内焉。無何。以從母婦女十人還。高麗亦尋遣鄭子良。送流民二百七十人至太

宰府。具陳事情。朝疑始釋。乃放。因虜時人謂之刀伊賊焉。（按、刀伊今不詳在何地方矣、以當時情形推之、蓋女眞也、女眞靺鞨別種、舊渤海地方、今寧古塔此也）

四年庚午。子良還命。府官贈報牒。賜黄金三百兩於子良。慰勞之。

後冷泉天皇永承六年辛卯。高麗送日向婦女來致牒。亦爲女眞所掠者也

白河天皇承暦四年庚申。高麗商王則貞齎其禮賓省牒至。求醫。獻綾羅及麝香十顆。時王熙久患風疾。聞中國有良醫。故有是請。中納言源經信曰。蕃王之

病。吾於何與。朝議遂以牒辭不恭。命太宰府牒卻之。報牒有扁鵲何得入鷄林之雲等語（按、良醫蓋謂丹波雅忠也）

二條天皇永暦元年庚辰。高麗拘留對馬商人。不還。冬。勅群臣議之。

後鳥羽天皇文治元年乙巳。對馬守藤原親光爲平宗盛所逐。出奔高麗。王厚礼遇。給以食邑。既而源頼朝逆還之。王爲發船護送。

後堀河天皇貞應二年癸未。蕃船漂至越後寺泊。（百練抄作白石浦、今從東鑑）船長十餘丈。船人皆溺。僅存四人。有弓刀雜器。製作倶偉。款識蕃字。無能讀者。蕃人闌入京

師。（按、寺泊距京師、道里遼遠、焉得突然闌入耶、蓋召置之近圻、而由近圻突入者歟、本書無明文、姑闕之）上命六波羅衛士逐之。蕃人多齎銀貨購買國貨。視若瓦礫。竟不知爲何國人。時人以爲高麗焉（東鑑以爲高麗、恐非、今據百錬抄錄之、蓋女眞靺鞨種族也）

嘉祿二年丙戌。松浦族黨私誘對馬島民。以戰艦數十。入高麗。掠全羅。兵大敗。死亡過半。餘衆脱還。

安貞元年丁亥。夏四月。高麗遣使來致牒書於太宰府。詰之。（按、如是院年代記係六月、今據百錬抄、東國通鑑、是冬十二月、高麗遣朴寅来講和、明年國還、與此不同）其書無禮。太宰少貳武藤資頼爲執凶徒九十人斬之。俾蕃使泣而私贈報牒。事聞。朝議紛興。曰。

蕃辭不恭。而不經廷議。私判擅刑。大損國體。命相摸守北條泰時理其罪。

寛喜三年辛卯。北條泰時命筑前守護。誅鏡社部民。以其私入高麗掠民財也。

四條天皇仁治元年庚子。高麗致牒。辭慢。朝議頗喧。無幾高麗導寇。遂永絶通商。（事具殄戮蒙古述畧）

後村上天皇正平六年辛卯。（北朝崇光帝觀應二年）春。筑紫邊奸相率入漢韓。剽掠沿海縣邑。蓋自是頻年不已。劫漕船。焚倉廨。所在騷然。時中國方亂。南北分爭。菊池武光奉皇子懷良。雄視筑紫。與北軍相拒。制馭蓋不

能逮。

二十二年丁未。（北朝後光嚴帝貞治六年）春二月。高麗王王顓遣金乙貴等。齎國書及元中書省牒。至兵庫。（太平記以為貞治五年。善隣國寶係六年。蓋五年至而六年入京師歟。今姑從善隣國寶。兵庫將軍家譜作出雲。或以為伯耆）請禁戢流賊。時元亦亂。不能防。沿海無寧日。故有此請。夏四月。上京。將軍足利義詮命舘天龍寺。以亂故辭禁戢。以刀。鎧。馬。綾絹。酬其信。

後龜山天皇正平二十三年戊申。（北朝後光嚴帝應安元年）秋七月。高麗遣使来對馬。初通好於宗經茂。經茂助國子也。（助國事具殄戮蒙古述畧）是歲。元人朱元璋逐其主妥懽帖睦

爾於漠北。建國號明。冊封王顓為高麗國王。自是衣服正朔。一遵明制。

天授元年乙卯。春。（北朝後圓融帝永和元年）流賊犯高麗。賊首或率兵赴之。高麗陰謀掩殺。事泄遁去。初流賊惟掠貨物。罕殺人。至是激怒。每犯婦女嬰孩。屠僇無遺。高麗出兵防之。所在敗潰。瀕海州縣。蕭然一空。人烟為索。是歲王顓為其下所弑。子禑立。

二年丙辰。（北朝後圓融帝永和二年）高麗遣羅興儒来請禁戢海寇。時弘安以降。絶交且百年。或以為間牒。將軍足利義滿命囚之京師。秋。放還之。遣僧良柔往報聘。贈絲

段。刀。畫屏。與儒之還。僧周佐致書曰。弊邦西海一道。未就綏靖。敵臣竊㨿。且二十餘年。而海匪出没。寇擾貴疆。吾將府之所弗識也。將軍曩命將誅討。今方交鋒。庶幾克復之後。海氛自銷。幸致茲意。（按此文則侵擾漢韓若一為菊池氏所為、斯書蓋周佐承足利氏之旨而所寄者歟）

三年丁巳。（北朝後圓融帝永和三年）流賊復大擾高麗。黄海一道蹂躙殊甚。王禑謀為徙都内地。以避其鋒。不果。復遣安吉常来請禁戢。病死。乃遣鄭夢周来申前請。今川貞世時為鎮西探題。在太宰府。延見之。夢周致牒書。陳隣交利害。貞世欵待厚遇之。貞世時削髮號了俊

四年戊午。北朝後圓融帝永和四年秋七月。貞世放夢周。還遣僧周孟仁。刷還俘虜尹明等數百人。且為出兵。勦捕海匪。會僧永茂在府。將航明。聞韓虜多在筑紫。慫之説諸將佐。勸捐貲。又贖還囚俘百餘口。初與儒就繫囚。殆致餓死。以故韓人甚危夢周。至是多得生口而還國。

五年己未。北朝後圓融帝康暦元年高麗復遣李自庸。来申前請。今川貞世放還囚奴二百三十餘口。

元中二年乙丑。北朝後小松帝至徳二年春三月。親王懷良遣使求援兵於高麗。按此蓋係菊池氏所遣、時菊池氏退據肥後、兵勢漸衰、故欲借力於韓以

謀恢復歟、今撮南方紀傳録之、姑係之懷良。

元中五年戊辰。北朝後小松帝嘉慶二年流賊復大犯高麗沿海縣。民咸逃竄山谷。烽火達都城。上下恟懼。皆荷擔而立。是歳。李成桂放王禑於江華。而立其子昌。初禑淫虐。有諫者。輙曰。咄。斯輩當充禦倭矣。諫者至為箝口。

後小松天皇明徳三年壬申。冬十二月。高麗復遣僧覺鎚来致其國相書。又陳前請。且乞通信。將軍義満命僧中津報之曰。海陬奸細。敢隳王化。不遵制馭。寔吾君臣所愧。必命邊臣戢飭。兼放俘囚。若通信乃將臣無私交之例。不敢自酬。幸毋怪。是歳王氏亡。李成桂自立為王。明就封之。更國號朝鮮。

稱光天皇應永五年戊寅。秋七月。李成桂遣其臣朴敦之来復申王氏前請。前將軍義満命大内義弘接待。贈報書。始聽其所請。自是通問不絶。然邊奸侵擾尚如故。逮菊池氏之衰。而其勢少熸。

十六年己丑。春三月。朝鮮遣使来致牒信。邊奸侵擾尚甚。牒辭及之。夏六月。將軍義持使前管領斯波義將贈書報之。且求致大藏經。書用明永樂年號。將府往復蓋昉此焉。是歳。鎭西探題澁川満頼私遣使於朝鮮。時李成桂卒。子芳遠立。

二十六年己亥。夏六月。朝鮮大寇對馬。澁川満頼與讃岐守宗貞茂等。力戰撃走之。我邊匪嚮掠其庇仁。至是李芳遠遣李從茂等。將兵一萬七千。以船二百隻。由巨濟犯入。十九日。賊鋒先至豆酘浦。我兵不意其至。防鬬不利。退而保險。賊遂分道進入。燬民舍。蹂野穀。貞茂等設伏示弱。縦撃敗之。斬虜將朴弘等。走魁將朴實。殺馘甚多。從茂遂遁去。按看聞記等舊記、並舩數參差、事實不甚明晰、裕久疑之、近獲韓人古寫本、曰國朝征討録、係文禄之役所得者、此足取信、今撮録之

二十九年壬寅。夏五月。義持遣僧於朝鮮。贈書信。再求大藏經。冬十二月。大内持世亦遣使就其臣呉乙

濟等私求通好。朝鮮以人臣無私交之誼辭之。
三十年癸卯。夏使僧還朝鮮王李裪遣使隨至。致大藏經。求還囚俘。秋七月。復遣僧圭籌贈書。求其鋟版。還囚俘若干。時義持讓職於其子義量。削髮號道銓。
三十一年甲辰。秋七月。圭籌還。李裪遣使隨至。致報書。辭鋟版。義持猶貽書求之不已。
三十二年乙巳。夏五月。裪再致書辭之。
正長元年戊申。春三月。復致書於朝鮮。申陳前請。
後花園天皇永享五年癸丑。春正月。李裪遣使至。將軍義教延見之室町舘。

十一年己未。秋七月。裪復遣高得宗尹仁甫來。致書及信物於義教
十二年庚申。春。義教俾得宗等遊觀京師寺觀。二月。得宗等歸。義教贈書暨裝金刀畫扇朱黑漆若干。
嘉吉元年辛酉。秋九月。赤松氏伏誅。其族左馬介滿康（嘉吉記作則康）出奔朝鮮。無何還匿河內。發覺見誅。滿康滿祐從子也
三年癸亥。夏五月。朝鮮遣使來弔義教。船至兵庫。管領畠山持國等曰。託名通問。其實商耳。道驛供給。徒糜國力。將不許延見。使人曰。弔喪也。非商矣。持國謀之大外記清原業忠。業忠主受聘。乃聽入京。騶騎五十。道上鳴鼓吹。將軍義勝延見之。命斯波義健監其供給。七月。朝鮮使爲義教修齋會於相國寺。是歲。讃岐守宗貞盛與朝鮮約互市。先是筑紫兇匪數擾明邊疆。延及朝鮮。李氏久苦之。遣其臣李藝來致書。乞禁飭。書辭不遜。貞盛猶捕兇匪附藝遣之。因求通商。李氏亦希無事。至是定約。歲通船五十隻。而餽宗氏以豆穀二百石。致銅契爲信。自是宗氏世管款待。往來必須其印信。京畿西南諸豪各私通信。蓋無虛歲
康正二年丙子。春。將軍義政遣僧永嵩等齎書信。如

朝鮮。書辭極卑。嵩建仁寺僧也。是歲。再贈書於朝鮮。初。義政之遣使於明。明有譴於使臣。義政懼。至是求調護於朝鮮。書有藏經貨財。細載以歸。無虛歲焉。上國之賜等語（按。如是院年代記云。長祿二年戊寅。遣高麗船還。據此則康正寛正之間。蓋僧永嵩一再往還。今姑闕考）
寛正元年庚辰。春二月。永嵩還。致朝鮮王李瑈書。是冬。瑈遣宗處儉李宗實隨國僧秀彌來聘。遘颶咸溺。秀彌獨得不死。漂對馬。船貨盡沒海中。
二年辛巳。春三月。李瑈致書於義政。陳使臣不還之情。請求還生存者。且致漂尸。

三年壬午。春二月。義政復遣使乞求修天龍寺剎宇資金

四年癸未。義政復命左兵衛佐斯波義廉致書

後土御門天皇文正元年丙戌。春二月。義政復遣僧圓融等。贈書及信物。時南都藥師寺寖久不得修理。書有風震雨凌。殆泣龍象。非求助大邦。豈有它術哉之語。亦乞貨物也

文明二年庚寅。秋八月。義政遣僧贈書信物於朝鮮。賀其繼嗣。時李㻦卒。子晄立。是歲伊勢貞親承義政旨。致書告京畿之亂。請求米穀棉紬苧布。方是時。山名細川二氏累年用兵。蹀血輦下。足利氏無所取給。仰資於漢韓朝鮮。厚贈米布。冬。李晄卒。㻦孫娎立

三年辛卯。李娎遣其臣申叔舟。至對馬。致書於宗氏。通聘。求禁戢海匪。辭極不遜。有克悔厥心。致賍謝罪等語。是歲大友親常私通使於朝鮮。親常政親支族也

四年壬辰。秋八月。使僧還致報書於義政。冬十月。義政復遣僧正球。贈書信。求金剛峰寺西光院施資。書有百廢之地。變成十萬億樂土。豈非殿下化及遐陬也耶之語

五年癸巳。秋九月。醫良心如朝鮮。傳和氣氏灸治方。或問中國亂源。爲著一書授之。良心畠山氏家士也

六年甲午。秋九月。先是義政將遣使於明乞錢貨。喪勘合牌。再得新牌。又爲賊所奪。至是贈書朝鮮曰。弊邑干戈倥傯。道路艱虞。所獲新牌明書。不一達焉。頃將發一使。用景泰舊牌。恐與猜疑。上國與明近。請幸爲見告

十五年癸卯。秋八月。義政遣僧等堅於朝鮮。復求大藏經。時義政削髮。號道慶

明應八年己未。春正月。將軍義澄遣僧正安。贈書於朝鮮。冬十二月。復致書。並求大藏經。鋟版不獲

後柏原天皇文龜三年癸亥。春三月。義澄贈書於朝鮮求象牙

永正七年庚午。對馬守宗義盛有怨於朝鮮。夏四月。遣兵擊之。連陷數城。逮圍熊川。子盛弘戰死。不利而退。由是通商復絕。既而修和通商復故（藩翰譜以修好係盛弘子盛長）

九年壬申。朝鮮更定貿易條例。減豆穀百石。商船二十五隻。（按慶長條約。船分三等。廿五尺爲小。廿六尺爲中。廿八尺至三十尺爲大。想此亦應如是）

十六年己卯。初大內政弘侵朝鮮。朝鮮懼而乞和。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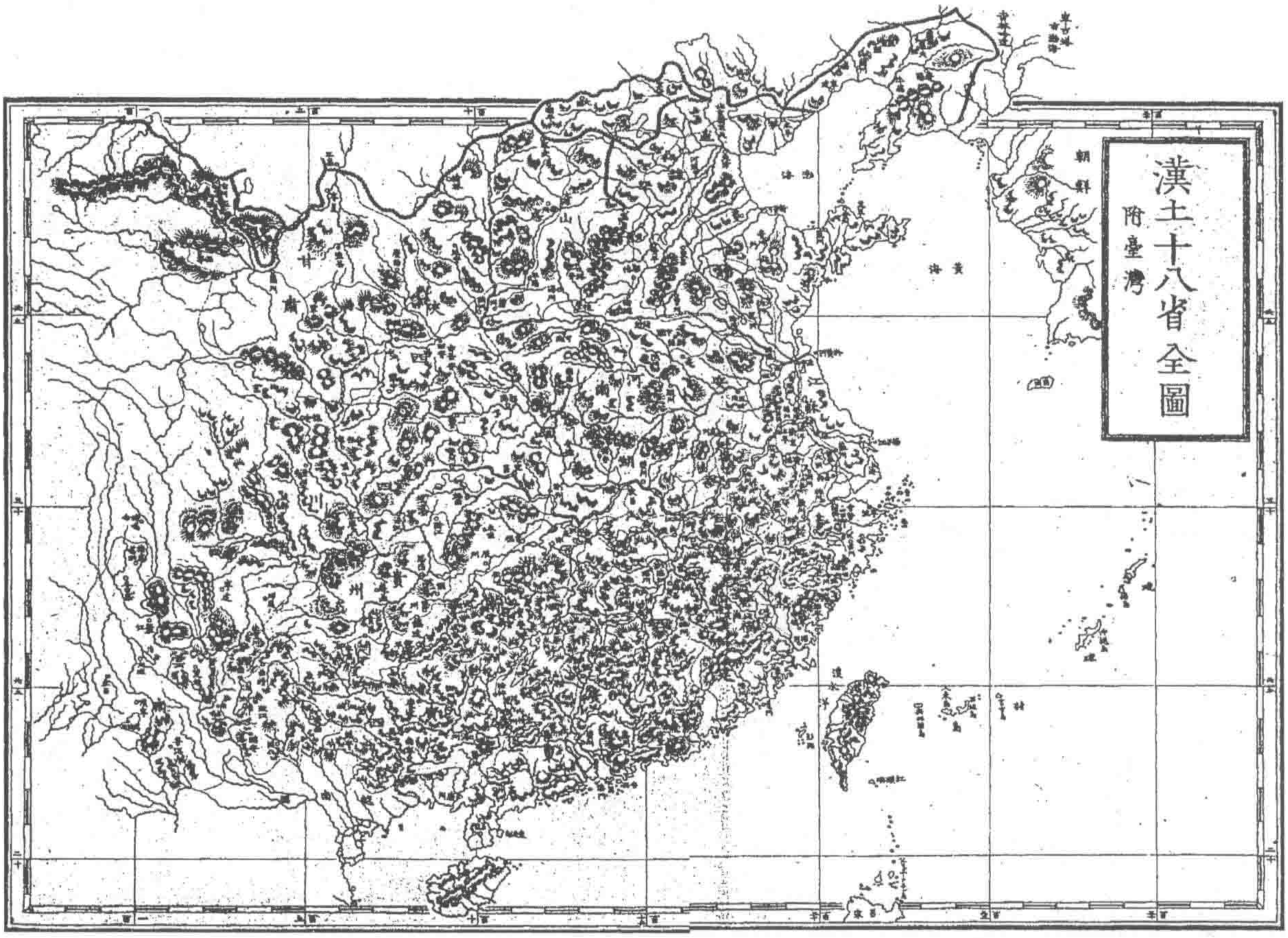
全羅道貢賦。是歲大内義興復遣兵全羅。以示武威。
天文七年戊戌春二月。大内義隆致書於朝鮮。求大藏經。冬十月。再遣僧贈書求朱註五經暨漏刻器。書辭極媚。先是義隆獲五經大全於朝鮮。以爲別有朱註本。故及之
八年己亥秋七月。明商船入周防。致朝鮮禮曹報書及自鳴鐘。書略曰。今天下所習學。皆大全中傳註本。雖本朝亦不外此。別無有朱氏新註。幸諒之。義隆悅。厚饗舶主遣還。初申叔舟歸自對馬。將病死也。李娎（懲毖録晄作娎）問其所欲言。叔舟謝曰。願毋與日本絕和。娎念其言。遣李亨元。金䜣抵對馬。請入京修聘。會亨元獲疾不果上京。由對馬還。自後不復通問。既而豐臣氏問罪之役興。爲（具懲朝鮮述畧）

後陽成天皇慶長十四年己酉。初豐臣秀吉之薨遽班外師。事未結局。德川家康俾宗義智謀和。和議成。乃録其功。聽復通商。定其船額爲二十隻。至是義智遣柳川景直。僧玄蘇於朝鮮。議再通商。訂定條約。建館釜山。置吏二十員。義智盛長七世孫也。初朝鮮以薺浦（屬巨濟）釜山（在東萊）鹽浦（亦屬東萊）爲津港。久與宗氏通商。永正中一與宗氏絕。鎖三港。後獨開薺浦。至是再開釜山。既而竹島之爭興。（竹島在因幡西北海中）
後水尾天皇慶長十七年壬子。宗義智致書於朝鮮東萊府。諭以爲吾隷島。府官不可。牒牘往復。議久不決。迨元祿中。終棄之。
寛永五年戊辰。韃清大畧朝鮮。宗氏告之幕府。義成時在江門。冬。將軍德川家光命義成急還對馬。且諭曰。聞韃兵犯韓。隣交情誼。詎得傍觀。汝其亟馳使王城。問其情形。急則吾且遣兵救之。義成既還。藩言藩使例不得徑達都城。家光命宰臣土井利勝等再降前諭。

四年己巳夏四月。對馬使者達漢城。見王李倧。告應援之意。時朝鮮乞和。韃兵已退。倧深謝厚誼。遣還使臣。
後光明天皇正保四年丁亥。宗義成與朝鮮議。定内外條約。初宗氏家士嘗有勞於朝鮮。李氏授之爵位。後爲成例。時謂之受職人。爲至是幕議停之。
靈元天皇延寶元年癸丑。朝鮮始開草梁館。先是宗義眞（藩翰譜真作賓、今從續譜）數求徙館地。不可。寛文中。釜山火。復請不可。至是終遷館草梁。以至今焉

顯承述畧卷七終

木邨嘉平刻



顯承述畧卷八

通漢述略

漢在筑紫西南二百餘里。幅員廣濶。建國最久。然唐虞而降。君主易姓。凡二十有九。正閏雜糅。冠履倒置。國無恒號。毎代建號。西北諸蕃咸呼曰漢。印度西歐呼曰支那。中國則稱迦羅。竟非其正號矣。蓋劉漢通路外域。叛自西北。西北因有漢之號。李唐開府嶺南。控制諸蠻。海外又有唐之稱。中國通信。亦顯在唐時。故中國亦以唐呼之。然漢之號尚矣。其國人亦以自稱。謂之正號可也。中國人之肇通。蓋在漢主劉秀之末年。逮推古帝十五年。始通使聘於隋。自是列朝以為恒典。蓋隋氏篡周。滅陳。二世而亡。李唐代有其地。置十道。建府州縣。都長安。傳世二十。得年二百九十。而有五季之亂。趙宋興。初都汴梁。南渡遷臨安。傳世凡十八。得年三百二十。而為蒙古所併。其所謂先王衣冠禮樂。至此蓋蔑如也。其間漢之西南有林邑。波斯。崑崙諸蕃。北有肅愼。

林邑。漢之象林。唐之占不勞。宋元之占城也。波斯。今之百兒社。古之大秦。或曰。梵書之舍衛國此也。崑崙。即錫蘭島。梵書之摩迦陀國。迦文所生之地。首府今尚稱可倫破。西南海島國。粛愼。即女眞也。是皆由通漢而或有來者焉。作通漢述畧。

應神天皇一百一十年庚午春二月。吳人始獻織縫女。（按、庚午即西晋永嘉四年、稱吳人者、從當時稱呼也）先是四年。帝使阿知使主。都賀使主。於吳。阿知都賀漢主劉宏之後也。抵高麗。求郷導。遂達於吳。吳就獻工女。至是還自吳。會帝

已崩。乃獻之大鷦鷯皇子。（按、雄畧十二年、遣阿知都加於吳、四年而還、獻四工女、本居氏曰、一事兩載者、雄畧為正、近是、然正史記載不可輕竄、今姑兩載之）寔仁德天皇也

臣裕曰。古者國有造。縣有主。猶後代之有國司。郡領。而其賚姓。領族。世爵襲職。分疆界。子衆庶。有若封建之制者焉。國家草昧。制度簡質。海陬僻壤。聲教未暨。亦有若割據之形者焉。況俗醇人樸。海内少故。而朝見述職。亦自罕。必也有驕横自肆而朝廷耳目之所不逮者矣。何以言之。裕嘗少誦漢史。漢魏六代之間。迭迭有中國人梯航之事。曰朝。曰貢。至受封爵。固已疑之。及徧繙國史。而外事蓋溢乎史冊。然與漢史所載相合者蓋少。大畧應神而往。絶罕見焉。則知上古之通漢。皆出於國造縣主之私。而非朝廷之公矣。嘗試言之。後漢光武之時。伊覩縣主通信於漢。漢因稱中國。謂倭奴。北史曰倭人百餘國。通者三十。又曰。國皆稱王。此其國造縣主私通之蹟。可以見爾。降逮齊梁。而其書封爵。也。必曰。使持節倭諸韓都督諸軍事。此皆任那府帥之所受。而天網之疏脱也。欽明之時高麗至越。越司道君自僞帝王。奪其貢物。方斯時。漢韓輻湊。

使聘載道。而其利外貨也。猶尚有如此者。況上古鴻濛。彼此内外不相明者乎。不然。仲哀之西征也。后曰。海西有國。仲哀不信。至再使偵海。卒不肯信。魏晋既已通路。則仲哀何不知有韓。而后之神言。甚爲無謂矣。由是觀之。魏晋六代之通信。皆貪造奸主外府黠帥之私。而天網之疏脱耳。漢酋不察。傲然自夸。曰朝。曰貢。何其鹵莽不知彼已之甚也。通漢寔始於應神。雖然。亦非玉帛之國信矣。

仁德天皇五十八年庚午。冬十月。高麗導吳人至。

雄略天皇六年壬寅。夏四月。吳人來獻方物。

八年甲辰。春二月。使身狭青檜隈博徳於呉。

十一年丁未。秋七月。呉人貴信自百濟歸化。

十四年庚戌。春正月。呉人來獻漢織呉織暨縫女兄媛妹四工女。先是身狭青檜隈博徳再使於呉。至是以呉人。徑至住吉津。爲鑿隧道通京師。宴呉使也。

十五年辛亥。秦公酒奏言。臣族姓流亡散逸。十無二三。請賜撿括鳩集。帝爲命小子部雷。以隼人撿括。獲一萬八千六百七十人。命酒統領。養蠶藝大蕃息。貢簾盈廷。帝大悦。賜姓禹豆麻佐。謂有補益也。（姓氏錄。古語拾遺。本居氏曰。麻佐勝部之義。未知孰是）初。秦人弓月以應神帝十四年。

率其部曲。自百濟歸化。迨孫普洞。賜姓波陀。美其製繭之功。取義軟膚也。（古語拾遺）至是分爲二秦焉。一曰秦。一曰太秦。帝詔諸秦。建寶庫於宮旁。納貢繭。仍名曰朝倉宮。始置庫司。以酒爲長。

臣裕曰。織功之興。蓋尚矣。或曰神祖織神衣。於齋殿。或曰神祖使天機女織焉。以此爲神衣。祭之所繇興也。而其所織者。亦未可知其爲何物。則事之在神世者。蓋不問而可也。雖然。蠶種織工之貢獻皆自外域。而列聖極賞其功。則資諸外域。以擴之於内也明矣。蓋蠶織之功。興於應神仁徳之際。而漸成於雄略之時。方斯時漢民歸化。絡繹不絶。或擧數縣。或挈一姓。而至。繭帛貢獻。不一而止。仁徳遂命諸秦。養蠶諸國。然猶雄略之收原種。使臣誤蠶爲兒。則當時蠶種之稀少罕見。可推而知耳。蓋蠶織之漸盛。實由雄略之力。而諸秦與有功焉。夫瑞穂中國之豐穣。無物弗給。然而厚生利用之物。一或不具。則列聖紹述。有無相濟。取長裒美。以弘裁成輔相之道。此帝王之至仁宏模也。明王愼徳。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貢方物。維服食器用。此召奭之所以誨成王也。懷方氏掌來遠民。致方貢。遠

物而送迎之。此周旦之所以造周家也。而中國之爲國。壤土膏腴。水草肥美。外種一入。則麤者精焉。窳者堅焉。蕃衍孳息。或至踰於原質。嘗試言之。蠶絲也。草棉也。茶荈也。藥物也。甆陶之工也。皆胚胎於殊域。蔓延於内地。其厚生利用之澤。萬世無弗咸賴焉。況瀛海之廣。造化之大。寒暄殊俗。風氣不同。神造鬼設。百物之美。何所不有。然而自夸一蟻壤之富。不知廣資百物。以圖厚生利用。抑亦異於吾列聖顯承之用心也矣夫。

十六年壬子。冬十月。詔撿漢部。置伴造。賜姓直。初應

神時阿知。都加率其族黨歸順。寔漢直之先也。
繼體天皇十六年壬寅。梁人司馬達至。遂駐居大和。
每誦佛名。時佛未入中國。時人異焉
欽明天皇元年庚申。秋八月。須諸秦諸漢於郡國編
貫。秦戶溢至七千。以大藏掾某為伴造
推古天皇十五年丁卯。秋七月。始遣使於隋。以大禮
小野妹子為大使。鞍作福利為譯官。授璽書。有日出
所天子致書日沒所天子無恙等語。隋主廣覽而不
悅。初皇太子廐戶奉佛尤至。自謂衡山僧惠思前身
也。此行也。命妹子登山施僧覓法華經。元亨釋書 太子傳曆

十六年戊辰。夏四月。妹子還自隋。隋遣裴世清隨至
報聘。六月。遣難波雄成迎館難波。以宮地烏磨大河
内糠手等為掌客。妹子之還。隋無報書。群臣喧議。欲
罪以流刑。妹子辭曰。道經百濟為所略奪。帝優容不
之罪。秋八月。世清入京。額田部比羅夫帥騎七十逆
之海石榴市。兩騎引導進入闕。世清捧國書膝行而
進。再拜立。大伴囓進受其書。置案奏聞。是日天皇臨
軒。親王諸王文武百官紳冕立仗。隋書曰。皇帝問倭
王。皇太子覽而色惡。帝問書式何如。對曰天子賜諸
侯王書式也。馭戎慨言曰、王書紀作皇、蓋隱諱改竄也、經籍後傳記云、其書曰皇帝問倭王、

惡其黜天子為王、不賞其使、此寔錄也、漢俗倨傲、尊大自居、帝已王人、此其常態、其不帝我也必矣、此論極當、案隋書前後文體不遜甚、設書皇字、非敵國詞躰、今從經籍後傳記九月。世清還復
以妹子為大使。雄成副之。送世清。詔議璽書式。皇太
子執筆書曰。東天皇敬白西天帝。以授妹子。妹子稱
蘇因高。雄成稱烏那利。使通譯也。學生高向黑磨暨
學僧南淵清安旻等八人從之。按、妹子本書古訓為伊母巳、恐非、妹者季女也、訓須惠古、因惠音通、故譯妹子以蘇因高、若訓伊母巳則蘇因高譯字無所由出、黑磨本作玄理、玄理亦通譯字也、今從本字
臣裕曰。竺法之愚人。亦一至乎此歟。必也不亂聰
明。則不止矣。廐戶之明敏過人。天下後世孰不知

之。然而西竺之說一入焉。其至如彼者何。非特幻
誕奇譎之易眩。而當時所謂儒教者。糟粕膚淺之
言耳。雖有其書而無其人。則微言奧義。誰得而闡
之。明敏之質而聞膚淺之言。宜其不饜飫。而為邪
說所溺也。至薄海不戴天之讐。坐視而不問。諉諸
過去報焉。聰明之亂一至乎此矣。予嘗謂通隋與
自廐戶之奉佛焉。蓋方此時。蕃漢僧侶。麕至烏集。
誇其寺觀。衒其壯嚴。說其梵典之富。言其宿德之
衆。卒及其前身廐戶。於是乎魂褫心腐矣。託名通
信。以多遣學僧。廣求梵典。以為此厚生利用也。甚

哉竺法之愚人。隋史載我使者之言曰。聞海西菩薩天子興佛法。故遣使朝貢。又曰。沙門數十來學佛法。此紀實也。妹子之還。隋無報書。非無報書。而書辭倨慢。難於奏聞。故誘之畧奪耳。廄戸豈不曉之耶。世清之至。國書書王。廄戸以爲倭式。宜其斥而不荅也。然而再勞天使。航海護送。而知其不悅也。改致書爲敬白。此其心蹟之昭著。可以見已。凡有求於人者。雖遭呴罵。笑而受之。廄戸此也。故曰。不亂聰明。則不止矣。嗚乎。應神雄畧。一通路。而蠶織之利。永厚其生。推古一發使。而竺法之蔓。貽禍後代。通外域一也。而利害縣隔至若斯。可不慎哉

十七年己巳。秋九月。妹子還。譯官福利留不還。

二十二年甲戌。夏六月。遣大上犬上御田鍬。矢田部造（闕名）於隋

二十三年乙亥。秋七月。御田鍬等還。百濟使隨至

三十一年癸未。學僧惠濟。惠光。醫惠日。福因等還自唐。惠日之先本出自高麗。至是以其所術更姓藥師。先是濟光與十數人往。或亡或留。還者特二人耳。僧之航海。蓋自濟光始。

舒明天皇二年庚寅。秋八月。遣御田鍬。惠日於唐

四年壬辰。秋八月。御田鍬還。唐使高表仁偕至。新羅人亦送學唐僧來。冬十月。表仁抵難波。大伴馬養裝船三十艘。旌旗鼓吹。迎諸川嘴。難波小槻。大河内矢伏泣。難波賚神酒。（案書紀不録朝見式、唐書曰、仁表與王爭礼、不宣詔而還、則蓋唐使不遜、故不許入朝、自難波遣還、表仁新唐書作仁表、舊唐書書紀作表仁、令從書紀舊唐書）

五年癸巳。春正月。表仁還。遣吉士雄麿。黒麿（闕姓）送至對馬。

孝德天皇白雉四年癸未。夏五月。發兩遣唐使。以小山上吉士長丹爲大使。小乙上吉士駒副之。學生巨勢藥。氷老人。僧辨正。道昭。定惠等百二十一人偕駕一船。（善隣國寶作道昭定惠道嚴等十三人、蓋謂淄流之數耳、非謂闔船也）大山下高田根麿爲大使。小乙上掃守小麿副之。學僧等百二十人偕駕一船。秋七月。根麿船漂多褹島。（一作竹島、未知孰正）闔船皆溺。獨門部金等五人僅得不死。攀竹筏抵神島。絶不飮食六晝夜

五年甲寅。春二月。再遣押使大錦上高向黒麿。大使小錦下河邊麿。副使藥師惠日於唐。各駕一船。淹滯數月。遂由新羅經萊州。達長安。贈虎魄碼瑙於唐主。時東宮監門郭文擧。諮我神祇地理。黒麿編對無遺。

按、舊唐書高宗永徽初、倭獻虎魄大如斗、瑪瑙若五升器、蓋黒麿等所賚贈者、書紀朱鳥元年、攝津人獻

白馬腦、出雲風土記、意宇山出水晶碼瑙虎珀、國品精絶、漢人尤貴重、故爲贈黒磨殁于唐。
秋七月。長丹等至自唐。多獲圖書。珍寶上之。授小華
下。封二百戸。賜姓呉。授小山下。於駒
齊明天皇元年乙卯。秋八月。河邊麿等還
三年丁巳。秋七月。遣間人御廐。依網稚子。僧智達。於
唐。特勅智達。受法相宗於玄奘。玄奘西竺僧也
五年己未。秋七月。遣小錦下境部石布。大山下津守
吉祥於唐。石布船漂南洋。不知所之。吉祥獨達唐。聞
十月。見唐主治於長安。示蝦夷男女二口。蝦夷鬚長
四尺。挿箭於首。善射。俾人戴瓢立數十歩外射之。莫

不中焉。唐主因問蝦夷風俗地理。吉祥具對。因遣白
鹿皮。楛弧箭。時唐與新羅謀。將滅百濟。以故吉祥久
不得還
天智天皇甲子歳。夏四月。唐百濟鎭將劉仁軌遣郭
務悰等抵對馬。百濟人百餘從之。先是唐寇百濟。大
兵救之。不克。唐遂滅之。留仁軌爲鎭將。仁軌疑我圖
恢復。故命務悰來。偵遣大山中采女名闕僧智辨詰問。
曰有表獻乎。曰有牒無表。乃捧牒。帝命津守吉祥伊
岐博德。以府辭諭曰。使非國使。書非國書。例不得奏
上。不聽入覲。内臣鎌子遣僧智祥享之。冬十二月。務

悰還。博德授答牒
乙丑歳。秋八月。命百濟人築砦於筑紫及長門。先是
筑紫二島壹岐對馬皆置烽燧。又築大隄蓄水。設險。名曰
水城。備唐也。九月。仁軌再遣劉德高郭務悰來。亦不
聽入見。冬十二月。皆還。賜物有差。遣小錦守大石。坂
合部石積。送至百濟
丙寅歳。春。仁軌遂誘大石等如唐。與新羅百濟義慈孫忠勝降唐、唐更封爲百濟王耽羅諸使。偕見唐主。唐主時封禪泰山。
大石等留唐二年
丁卯歳。冬十一月。還。仁軌遣司馬法聰。送至筑紫府。

復遣伊吉博德。笠諸石。護送法聰還。是月。築對馬金
田城。益備唐也
二年己巳。冬十二月。遣河内鯨於百濟府。郭務悰等
復至書紀作二千餘人、疑謬訛
四年辛未。春正月。仁軌復遣李守眞來上表。冬十一
月。對馬國司言。郭務悰及百濟沙宅孫登等千六百
人。駕船四十七艘。來碇比智島。人船衆夥。恐渉嫌疑。
遣僧昊来陳情實。處分何如。太宰府以聞。十二月。天
皇崩
弘文天皇元年壬申。春三月。遣阿曇稻敷於筑紫。告

大喪。務悰縞素擧哀。東向稽顙。尋上書信物。帝厚賚遣歸。爾後天武持統兩朝。久絶通信。

臣裕曰。懋遷有無。化居以厚生利用。此應神雄略通漢之所由興也。既開道矣。信不得不通。使不得不發。通信發使。則國書禮幣亦非可闕。此列朝通聘之所不可已者也。况當舒明孝德之際。唐主世民不世出之英主。善攷古今。商酌民情。自禮樂兵刑律度量衡。以及均田租庸學校考課之法。靡弗甄明。典章文物。一代之制。蔚然大有可觀者焉。在我上世。用神聖之教。久行清淨之化。人醇俗樸。蠢動跂作。則人生之慧性靈智。亦得何由而發耶。醇之陷愚。樸之流野。勢之自然也。聖主有見於此也。欲資典章文物。以輔神聖之道。制度律令以弼清淨之化。於是乎。比年航海。使聘旁午。往復贈酬。蓋至有一年而二三聘者。然彼固倨傲。爲俗尊大。自高國書有天皇天子等字。彼則怫然不悅。然堂堂神孫。何容自貶。於是設權宜之計。其通漢也。有猝節。無國書。而彼之書辭涉不遜者。受而不答。此爲當時之恒例。以含弘之量。行經國之故。非毫有所畏懼乎彼矣。雖然迫其弊也。一朝一使。必爲流例。

道驛之供億。闕廷之宴賜。使价之將逆。國家之經費其廣。不啻開物成務之道不必建。厚生利用之物不必得。而天下衆庶之累。蓋有不可言者。不翅此焉。浮屠之流傳愈熾。而敗吾清淨之化者亦甚矣。天武持統之中絶使聘也。其聖慮所在雖非後代臣子所可識者。而以中世之流弊言之。則後之開國者。亦有不可以不察者焉

天武天皇白鳳三年乙亥秋八月。太宰府獻唐人三十口。放諸遠江

七年己卯秋。僧定惠道光還自唐。道光初傳律宗。

十二年甲申冬十二月。學唐生土師甥白猪寶然沒唐人猪使子首三宅得許自新羅至。皆在唐二十餘年

持統天皇元年庚寅秋九月。新羅使金高訓護送軍丁大伴博麻。及學唐僧智宗義德淨願。抵筑紫。初百濟之敗。博麻與土師富杼等四人。沒在唐軍。探知客計。欲遁還奏之。衣粮窘盡。博麻自賣爲奴。以資爲富杼等乃得逃歸。博麻獨留三十餘載。至是還。帝深嘉之。賜絁綿布稻千束。給水田四町。授務大肆。是年始用元嘉曆。既而更用儀鳳曆。

五年甲午。春正月。唐人奏踏歌。爾後爲恒例。授務廣肆於唐肅愼人

文武天皇大寶元年辛丑。春。以民部尚書直大貳粟田眞人爲遣唐執節大使。左大辨直廣參高橋笠間爲遣唐大使。右兵衛率直廣肆阪合部大分副之。除僚屬各有差。夏五月。眞人賜節刀。既而阻風。久滯筑紫。

二年壬寅。夏六月。眞人等發。僧智鳳隨往。

慶雲元年甲辰。秋七月。眞人等還。眞人之入唐。道經一州焉。人或問。曰。何自。曰自日本焉。此爲何地。其人

曰。大周楚州鹽城縣也。眞人曰。唐也。曰。周者何。曰。太后更建國號。曰大周。時武氏畱長安三年也。其人又曰。聞海東有君子國。禮義爲俗。民庶和樂。今覩其人。儀容端正。名不虛矣。言訖而去。冬十月。眞人入見。帝慰其勞。賜穀千斛。給田二十町於大和

四年丁未。春三月。許勢祖父（或作邑治）鴨吉備麿（鴨一作加茂）伊吉古麿自唐還。皆從眞人者。賚絁綿布鍬穀各有差。夏五月。軍丁錦部刀良。許勢部形見等。各賜鹽穀衣一襲。初百濟之敗。皆沒爲奴。在唐四十餘年。隨眞人而歸。故有此賞。是歲美努淨麿學唐僧義法義基等亦還。

元正天皇靈龜二年丙辰。秋七月。遣使於唐。從四位下多治比縣守爲押使。從五位上阿部安麿爲大使。正六位下藤原馬養副之。判官錄事。大少各二人。既而以大伴山守代安麿。

養老元年丁巳。春二月。縣守等祭神祇於蓋山（在南都）之南。既而授節刀。學生下道眞備。阿部仲麿。僧玄昉隨之。

二年戊午。冬十二月。縣守等至自唐。納節刀。僧道慈隨還。初慈至唐。唐主隆基簡學僧一百人。講仁王般

若經於宮中。慈入選。在唐十六年而歸。帝嘉之。拜僧綱律師。

三年己未。春正月。縣守等入覲。皆披唐服。唐主所授也。阪合部大分滯唐十七年。至是隨縣守還。

六年壬戌。夏四月。唐人王元仲造飛船獻之。帝悅。陞從五位下。

聖武天皇天平二年庚午。春正月。太政官奏言。諸蕃殊域。風俗不一。若無舌人。事情難通。請俾粟田馬養。播磨乙安等。教子弟習漢語。詔允之。

四年壬申。秋八月。以多治比廣成爲遣唐大使。中臣

名代副之先。是詔擇使臣。皆難其人。石上乙麿才學爲衆所推。乃除大使。至是更命廣成。懐風藻 九月。勅近江丹波播磨備中監造四舶。冬十月。始置造客舘司。

五年癸酉。春三月。廣成辭見。授節刀。四舶並發自難波

六年甲戌。秋。賜唐人陳瓌王姓千代連。

七年乙亥。春三月。廣成等還。進節刀。無何入覲。廣成在唐。譯姓爲丹墀。至是復舊。學唐生下道眞備在唐十九年。至是隨還。上唐禮。大衍暦經。大衍暦立成。樂書要錄 佚存書目以爲眞備作誤 測晷鐵尺。銅律管。雜器。于朝。初眞備從縣守如唐。留學。唐主隆基命四門助教趙玄默就鴻臚授經。眞備盡傾贈遺。贖書而歸。新唐書誤混眞備廣成爲一。粟田蓋眞人之姓。粟田廣成所同。而眞備眞人國讀相近。所以有此謬也 僧玄昉亦還。上佛像及經論章疏五千餘卷。唐人袁晉卿隨使歸化。晉卿年僅十九。善聲學。習爾雅文選。自謂陳袁濤塗之後。乃擢爲音博士。遂由玄蕃頭。陞大學頭。

八年丙子。秋七月。南天竺婆羅門菩提。林邑僧佛哲自唐至。按南天竺。今印度地方。英吉利所轄。西洋呼曰温都斯坦。國俗自古分爲四民。第一等曰婆羅門。謂僧侶也 僧行基奏請迎諸難波館。大安寺。賜時衣。樂部有林邑樂。蓋自哲傳焉。遣唐副使中臣名代還。

上唐國書。有勅日本國王主明樂美御德等語。使在天唐。蓋唐人問御諱。天使答以天皇邦訓。唐仍爲御諱用之國書。源君美以爲敵國詞體誤。文見文苑英華 初。廣成之還。遇颶漂南洋。廻至多褹島。判官平群廣成漂崑崙。唐主傳聞。故就名代慰問。冬十一月。天皇臨軒。授名代從四位下。判官田口養年富。紀馬主並從五位下。唐人皇甫朝。波斯人李密翳等亦授階。

十一年己卯。秋七月。遣唐判官平群廣成還自渤海。冬十月。與渤海使巳珍蒙偕入見。授正五位上。廣成天平中從大使如唐。明年十月偕發蘇州。颶作。船各渙散。廣成漂至崑崙。闔船百口皆亡。獨存廣成等四人。崑崙人拉見其酋。日給升粮。寘之幽僻。經七年。熟崐崘至。居唐欽州者曰熟崑崙 竊載以還。阿部仲麿時在唐。爲言唐給船粮。由登州達渤海。會渤海將脩貢。乃俱發海中復遭風。一船覆溺。廣成僅脫一死。抵出羽。

稱德孝謙天皇天平勝寶二年庚寅。春二月。授唐人李元環外從五位下。秋九月。以從四位上藤原清河爲遣唐大使。從五位下大伴古麿副之。

三年辛卯。春二月。叙遣唐雜官百餘人位階。夏四月。遣參議左大辨石川年足於伊勢奠幣。又奠幣海內諸社。禱風也。冬。吉備眞備亦拜副使。日本史爲以眞備代古麿。恐非

以婆羅門菩提為僧正。

四年壬辰。春閏三月。召清河等於大内。賜對。陞清河正四位下。古麿從四位上。授節刀。學生藤原刷雄特賜從五位下。

五年癸巳。春正月。朔。天使見唐主隆基於含元殿。叙天使西班吐蕃下。新羅東班大食上。大食國不詳、今為何國、明史及東西洋考為今蘇門荅剌、外國竹枝詞註以為天方國、未知何據、龍沙紀畧以為鄂羅斯、大謬古麿作色曰。新羅我藩屬也。朝貢尚矣。吾何坐其下。呉懷寶見其色。引新羅就吐蕃下。而列天使於大食上。唐主見清河。眞備儀容閑雅。歎曰。聞國有賢主。今觀其

使。趨揖中禮。眞君子國也。命畫工圖其貌。賜以詩。及還。鴻臚卿蔣挑捥送至維揚。

六年甲午。春正月。古麿眞備還。眞備之還。漂益久島。益久或作益救又掖玖、今琉球諸島非大隅益久島也、説具列朝藩服述畧轉至紀伊牟漏。三月。獻唐幣於山階陵。天智夏四月。古麿眞備並叙正四位下。判官以下二百二十二人皆有賞典。第四船抵薩摩蕨垣浦。初風順船駛。艫偶失火。一船驚愕不知所為。舵手酒麿捩舵。烟焰旁流。乃得撲滅。人船俱完。清河獨不得復命。留仕於唐。太宰府報狀曰、第一船開帆指奄美島去、不知所之、按奄美島在南海中、與琉球近、報狀果信、則清河亦一還至近洋、遽為逆風所掀蕩、而回船再抵唐者歟

古麿之還也。唐廣陵僧鑒眞以徒衆隨至。初僧榮叡普照如唐。見眞數勸歸化。眞遂率僧尼優婆塞四十餘人来至薩摩。由難波入京。帝方崇信浮屠。乃遣大納言藤原仲滿迎之河内安宿王出羅城門迎拜。延入東大門。公卿競来問法。上皇卒至捨身。

七年乙未。春正月。改年為載。傚唐制也續紀載作歲、誤、按天使之還、奏唐天寶中改年曰載、故傚之也

淳仁天皇天平寶字二年戊戌。春三月。叙航唐船從五位下。賜錦冠。一曰播磨。一曰速鳥。秋九月。小野田守自渤海還。奏唐有安祿山之亂。上唐徵兵渤海。檄

文。乃詔太宰府嚴飭海防。曰。聞祿山本一羯奴耳。然西弗得志則東竄豕突亦難測焉。先是。吉備眞備為太宰大貳。始築怡土城。在筑前

三年己亥。春正月。遣高元度由渤海迎清河於唐。渤海使楊承慶時来在京。迺命鄉導。元度等九十九人俱如其國。三月。太宰府上奏。按式。本津二島緣邊要害。艨艟百隻。備豫不虞。今無一可用。患一也。府襟玄海。外寇是待。從汰防人兵丁虛耗。一旦有急。何用禦侮。患二也。管内防人專主練武。不供力役。大貳乃謂。眺戰並作。軍政所尚。欲五旬操練。一旬用力。府僚異

同。論議不一。患三也。天平中有詔所在兵丁調庸倶免。白丁免調輸庸。今兵丁困弊。未得優復。患四也。伏乞速圖四患。因請依舊配戍東丁。上批曰。公粮宜充造舟之費。管內防人則若大貳所論。東丁聽議所不許。秋九月。渤海使高南申送遣唐判官內藏全成等至。曰安史遺孽。鴟張河朔。道路不通。然有大命。獨元度等十人為鄉導。餘悉護送。

五年辛丑。春三月。賜漢人姓雲梯連。秋八月。元度還自唐。沈惟岳等九人送至。錄事羽栗翔留屬清河。初元度至唐。唐主亨俾人告曰。河清無恙。河清顛倒清河以從漢様爾、非改名、續紀詔勅一作河清今改然現今道梗行旅難達。卿宜由南道先歸報。乃遣中謁者謝時和送抵蘇州。與刺史李岵謀。造舩供給。冬十月。遣上毛廣瀨等於安藝造四舶。以有遣唐之使也。命六道東海、東山、北陸、山陰、山陽、南海貢牛角七千八百。初唐主囑元度曰。禍亂以来。兵甲彫弊。欲造弓弧。切要牛角。聞貴邦多牛。卿幸輸之。元度還奏。故有是命。既而以右虎賁衛督從四位下仲石伴為遣唐大使。從五位上石上宅嗣副之。十二月。賜李元環姓李忌寸。

六年壬寅。春正月。遣參議惠美眞光於筑紫享惟岳。

勅太宰府。造三海道東海、南海、西海料甲。每道二萬二百五十領。皆用綿縣漆。碧質朱章。赤質黄章。黄質朱章。白質黒章。每四千五十成一章。模唐樣也。遣唐副使宅嗣罷。以左虎賁衛督從五位上藤原田麿代之。夏四月。舶成。自安藝入難波江。膠砂而沈。遂罷航唐之役。更命判官中臣鷹主等為送客使。亦阻風不得入海。秋八月。召鷹主還。

七年癸卯。春正月。除李元環為織部正。渤海使入見。奏曰。唐家兵禍益熾。史氏毒鋒既及鄧襄。姑蘇壓通聲息耳。使命恐不易通。乃勅太宰府曰。李氏衰運。戩靖無期。故停使命。惟岳等服餼隨便供給。切願還者。特為發遣。秋八月。賜漢人伯德等原闕姓姓雲梯連。是月。停儀鳳暦。更用太衍暦。

稱德孝謙天皇天平神護二年丙午。夏四月。太宰府復上奏請東丁。曰。防海禦侮。協力東國。餝武宣威。非獨筑紫。本府六國兵力難支。望仍舊配戍。冬十月。叙元環從五位上。皇甫東朝等並從五位下。由舍利會奏唐樂也。既而東朝為雅樂員外助兼花苑司。

神護景雲二年戊申。秋七月。詔尊孔丘用文宣王謚。初天平勝寶中。膳大丘隨天使如唐。游國子監。門題

文宣王廟。賀諸旁人。學生程賢告曰。今上大崇儒教。追尊先聖用王號。至是大丘請用其謚號。從之。是冬。新羅遞致清河。仲麿鄉書。是歲怡土城成。

顯承述畧卷八終

顯承述畧卷九

通漢述略

光仁天皇寶龜元年庚戌。學唐生阿部仲麿死于唐。

仲麿中務大輔船守子也。性頴敏。好讀書。年甫弱冠撰爲學生。與眞備。僧玄昉等俱如唐。譯姓名曰朝衡。新唐書、王維、儲光義諸集、朝或作晁、晁古朝字、蓋取朝臣首字唐主隆基愛其才。除左補闕。儀王友。累遷秘書監。衛尉卿。清河之還。仲麿欲俱歸。唐主就命爲使。王維。包佶。趙驊諸人贈以詩。海中遭風漂安南。李白聞以爲溺。賦輓詩焉。與清河

由安南再入唐。唐主享擢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至是死。年七十。唐贈潞州大都督。仲麿在唐五十四年。才名籍甚。初將還也。從明州上舟。諸名士來餞。時夜深月出。仲麿作歌。世傳爲絕唱。三笠山辭是也。清河亦在唐十餘年。不還而卒。

臣裕曰。每讀國史。逮室町氏受偽封偽服。而未嘗慨然不嘆其不知道也。然此一盲武夫耳。不足深責矣。仲麿乃才學之士也。請得而責之。聖天子方有事典章文物。特擢眞備。仲麿爲學唐生。是重命也。往而不還此何義也。若正朝典以爲叛臣。亦不得辭矣。或曰。仲麿一從清河而還。又屢上表謝恩。非不還。而不得還也。曰不然。俾仲麿誠有戀闕之心。則眞備之還。留學已十九年。胡爲不還。若爲學殖未足。則高元度之還。留學四十四年。尚何獨留。若爲唐方擾亂。道塗皆梗。則元度宜不得往復也。元度既得往復。而仲麿獨不得還何也。虞海路艱險。奚不取道渤海。此仲麿之所以自誨廣成也。虞山東賊窟。奚不由姑蘇海路。此唐主之所以指導元度也。一困海路而不復還。儻使噎飲。則將不再飲乎。身負重命。寧葬魚腹。何獨得不復命哉。上下

五十有四年。其間豈無還闕之便耶。故仲麿之不還。非不得還。而不欲還也。唐史曰。衡留京師五十年。好書籍。慕中國。故還而逗留不還。蓋紀實也。其詩曰。啣命將辭國。非才忝侍臣。天中戀明主。海外憶慈親。予以此爲仲麿自首罪案。其曰命。曰國。曰侍臣。曰明主。是誰命。誰國。誰侍臣。而何國明主乎。仕外域。受偽官。它方爲國。它人爲明主。五十年所學。果何道理也。當時學術不明。不聞有以斯義奏言者。反致有褒贈寵命。豈不可惜哉。嘗聞寛永教匪誅鋤之後。凡係外種者。皆放諸殊域。有一少女

繫荷蘭種。久在凡哇。戀國不已。作書寄鄉親。文辭悲痛。不可勝讀。世謂之凡哇文。嗚呼。此人情之常也。雖一女奴。苟分靈性慧血者。尚猶如斯。何謂薦紳才學之士。而曾洋種一女奴之不若耶

六年乙卯。夏六月。以正四位下佐伯今毛人。為遣唐大使。正五位上大伴益立。從五位下藤原鷹取副之。命安藝造航唐舶。

七年丙辰。夏四月。帝御前殿。召今毛人。益立。授節刀。宣命使誦詔曰。有詔恪聽。今也命使。匪今而今。我往彼來。誰昔然矣。言語必和。禮意必篤。毋生釁隙。毋為詭激。判官以下違者便宜從事。皆拜曰。唯。乃賚御服。時清河。訃未聞。賜敕書暨絁布砂金百兩。冬十一月。今毛人自筑紫還。上節刀。先是風汛不可。遷延累月。乃由松浦還博多。上奏請。俟來夏。允之。益立等皆留筑紫。既而益立免。以左中辨小野石根。備中守大神末足。代之

八年丁巳。夏四月。今毛人陛辭而出。至羅城門。遽引病。乃命石根。持節。服紫。假行大使事。六月。石根等駕四舶。入海。秋七月。抵唐海陵。入揚州府。觀察使陳少游曰。見今亂離。驛站衰弊。不耐供億。騶從員限六十。

中書牒自長安至。亦曰員限二十。石根固執不可。遂以四十三人。發入長安

九年戊午。春正月。石根等見唐主豫於宣政殿。時上元日也。適月。復見於通英殿。有醼禮。夏四月。辭長安。唐主遣內使趙寶英等四人。隨聘。石根辭曰。海路茫渺。風汛無常。萬一顛躓。懼損好意。唐主曰禮之所在不為勞矣。乃酌銀盃酒。以飲。六月。監使楊光耀送至維陽。秋九月。艤舶各出揚子江。候風兩月。石根先與第二舶入海。遭颶舶壞。舳艫截斷為二。石根。寶英等六十三人皆溺。主神一人。（令太宰府職、主神掌諸祭祀事）津守國麿五十餘人。與唐判官攀截斷艫。漂甑島。（屬薩摩）判官大伴繼人等四十人。坐舳。浮蕩六晝夜。漂天草島。判官韓國源。駕第四舶。亦抵甑島。源囊與海上三狩等。漂耽羅。（時屬新羅）見鹵略。獨與十餘人脫歸。此行也。判官小野滋野。第三舶。十月既入橘浦。（屬松浦）人船獨完。具奏唐事情。且曰。今者唐使隨朝。迎接供給。謹同蕃例。是月遣左少辨藤原鷹取。勅旨員外少輔健部人上。勞問唐使。命安藝造送客舶二隻。是月。賜袁晉卿姓清村宿禰。（清姓氏錄作淨）

十年己未。春三月。末足等還自唐。夏四月。唐使孫興

能。秦慾期入京。命二京職。發六位以下子弟八百充騎隊。蝦夷二十人充儀衛。將官帥以迎之羅城門外。初領客使奏。唐使行道。建幟佩仗甚。非古式。請聽仗禁幟。又曰。昔天使粟田眞人如唐。舍人啣命迎勞。長樂。無拜謝。式新羅王子泰廉馬上答謝。渤海使乃下馬再拜。今也何式是從。伏望賜天裁。夏五月。興進等入見。上國書信物。帝曰。来書朕且徐覽。使臣跋涉艱辛非細。其退就館。朕且再見。既而召對賜宴。中納言物部宅嗣宣詔曰。貴邦天子臣工民庶無恙。聞海波艱險。二三使臣。弗知攸之。朕甚愴焉。驛館道橋。得毋

有不愼。興進等拜謝。又敕曰。久在旅寓。想其愁欝。今賜宴授位。卿等其少慰。右大臣（史佚名姓）又延諸私第。勅使臨賜綿花三千純。及辭見。宅嗣又宣詔曰。還期奄至。幸其自重。興進拜曰。外臣幸拜闕。忽爲辭謝。無任悵戀。賚趙寶英賻絁八十匹。綿花二百純。命從五位下布勢清直爲送客使。秋七月。遣新羅使下道長人。以遣唐判官海上三狩等。自新羅還。時清河。仲麿計聞。詔贈清河從二位。石根從四位下。賜仲麿東絁百匹。綿花三百純。恤其家。

臣裕曰。有精神氣力者。國恒存焉。精神氣力。國之幹也。中國之通漢也。其疆域之大。甲兵之衆。固非其儔倫矣。然吾未嘗歆然自小而少貶也。非特不自貶。意象昂然。每有欲駕而上之之氣。自溢乎詔勅動止之間。特以當時我有需乎彼者。俯而就之爾。於是抗禮遇漢。一若敵體。其交際之禮。自郊勞迎導朝見宴享。以至授位賜賚護送。漢之所用亦用之。漢之所弗行亦弗行。一相敵衡而止。雖然自應神雄畧通路外域。列聖紹述。每爲恒典。其間使臣漂亡。經費不貲。是之不顧。以濟開成之務。亦民生利厚之謀耳。然亦有不可自貶者焉。以故天使

無國書。而漢史曰倭人動驕。蓋民生之利厚。雖不可不圖。而亦不可卑屈以隳國體也。今觀遣唐判官及領客使兩奏。則唐使之朝見儀容。一幟一仗。一拜一謝。亦自我制之。一若三韓渤海然。則非特不自貶。而吾固以蕃視漢矣。雖然國之精神氣力。乃在乎民矣。民能擴慧性。開機智。則精神氣力盎然而旺矣。固不可蠢然耳。跂然耳。惟以不屈而謂之精神氣力也

十一年甲申。春正月。朔。雨。輟朝儀。三日。天皇御太極殿。百官上賀。唐使高鶴林與新羅賀正使金蘭蓀倶

入見。五日。新羅上方物。唐新羅偕賜宴。禮射蹈歌皆如式。（按、鶴林亦趙寶英僚屬、蓋別船後至、故獨預今年元會。續紀蓋逸其事）秋八月。太政官奏。宰府居邊圉。警不虞。待蕃客。職任既與諸道殊。而官僚交替。尚限四年。送故迎新。所費匪細。加以廚供過豐。府儲有闕。請自今歷任限五年。兼停交替料。從之。冬十一月。授沉惟岳從五位下。賜姓清海宿禰。編貫左京。（按、沉字國訓斯豆美、後人訓伎余美、故譯以清海、恐非）

天應元年辛酉。夏六月。布勢清直等還自唐

桓武天皇十四年乙亥。秋。授歸化諸唐官階。先是晏子欽。徐公卿。盧如津。王維清。朱政榮。孟惠芝。張道光。

馬清朝。王希逸等隨惟岳至。皆歸化。賜忌寸諸姓

十五年丙子。春三月。復賜諸唐姓

十七年戊寅。詔定讀書音。一用漢音。毋混吳音。吳音之傳久矣。舌人習焉。自百濟王仁以漢音授經。始有漢音。齊明帝時。百濟尼法明來對馬。誦維摩經。以吳音。人爭倣之。自此吳漢踳駮。無復分辨。帝久患之。嘗令諸生習漢音。至是定儒書讀法。專用漢音

臣裕曰。音博士之設尚矣。持統時有唐人續守言。薩宏恪。既拜斯職。逮大寶令出。曰音博士二人。掌教音。義解云。經生先就讀經音。然後講義。蓋分吳漢辨四聲。以正音韻者。音博士之職也。然則經典誦讀用漢音。其來已久矣。非自桓武興也。雖然仁明時博士善道眞貞能通三禮三傳。而不諳音韻。每混四聲。方此之時。音學漸明。史臣曰帝善解漢音。辨清濁。御製居多。猶有或然者。況聖武孝謙而後。浮屠聲餤薰灼天下。梵音貝聲耳穿口熟。吳音之濫蓋甚矣。於是儒書漢音之格興焉。或曰。延曆以往。博士匡吳音之謬耳。何分吳漢。曰續薩以下衷晉卿諸唐。豈皆吳人而吳言耶。朝廷皆以爲音博士。而音學立。學則博士之設。將以匡吳漢之錯

亂也。雖然後世音韻之濫。漢音尤甚。胡鶻。女眞。蒙古。滿韃混爲五方之音。則往古吳音之正。適後代之漢音者亦不少。此亦不可以不知也

夏六月。勅曰。歸正諸唐嵩山。道光。清川。是曆（是或作斯讀同）清根。松山。榮山。千島等。遠辭鄉土。來霑王化。雖預品秩。家資尚乏。宜加優卹。隨便給糧。（按、續紀姓氏錄、嵩山爲張道光孟惠芝、清川爲盧如津、榮山爲晏子欽、而姓氏錄皆曰惟岳俱來、則是曆以下諸人、蓋其子也）

十八年己卯。秋七月。有一蕃人。坐小舟。漂至參河。年壓弱冠。身幹五尺。耳長三寸。左肩纒紺布衫。若袈裟者。短布覆背。無袴有褌。不知爲何國人。唐人見曰。是

崑崙人也。今錫蘭山少解漢音。善彈一弦琴。歌音清楚哀
中有若草實者。即吉貝種也。乞居梵宇。乃置川原寺。
崐崘賣其橐資。搆宇於西郭外路旁。有乞丐者過則
餍之。後終近江國分寺

十九年庚辰。夏四月。頒崑崙棉種於南海六國暨筑
紫。授樹藝法。中國有草棉昉此。按、延曆之後、綿種中亡、爾後不知何時再得、或曰、文祿中再得之、然室町日記、送草有木綿三十匹、匹價一錢六分七釐、及小妻木綿等名称、則天文中、藝種織造、似既盛矣
臣裕曰。先儒謂浮屠之入漢。與於休屠王祭天之
金人。而非興於白馬寺之銅像。予亦謂耶蘇人之

入中國。叛乎延曆之崑崙。而非叛乎天文之婆氏
禮武。何以言之。延曆之際。中國浮屠之盛。適李唐
者蓋倍蓰。殆若佛國。然至南印度婆羅門萬里聞
風。涉南洋。越漢土而來。可以見也已。夫耶蘇亦一
浮屠也。歐弗兩土。教法既已久。漸聞浮屠之流蔓
東洋也。亦將從而及之。崐崘實其人也。蓋聞其立
教。亦有天堂。有地獄。說懺悔。說輪廻。而為之司教
者不婚。不官。不說高妙寂滅之誕言。循循乎惟勸
人修善。略與浮屠近。而大近人情者爾。而其徒之
苦行禎節。亦過浮屠氏。文理溫雅。博辨宏說。足大
感動人。明史云。其人大都聰明特達之士。意專行
教。不求祿利。輓近元祿之邏馬人即此也。此其所
以最可畏也。幸而其說不行乎當時。數百年之後
而發。吁亦晚矣。何以知崑崙之非浮屠。而必也耶
蘇也。曰。以其說之不行而知之。俾其亦為印度一
浮屠。則婆羅門亦印度人。語言不通一也。儀丰奇
偉一也。然而婆羅門則傾朝迎奉。頂禮膜拜。崑崙
則聚觀而獨怪焉耳。是無他。由有為之先容者與
闍夜投珠之殊爾。抑又聞之。耆督生亞細亜中女
德亜之地。女德亞古之大秦國。距印度不甚遠。令

觀崑崙之貌儀志尚。亦可以知其必為教人也已

二十年辛巳。秋八月。以從四位下藤原葛野麿為遣
唐大使。從五位下石川道益副之。菅原清公高階遠
成等為判官

二十一年壬午。秋九月。僧最澄受天台求法。詔澄上
表。薦沙彌義眞

二十二年癸未。春二月。賜葛野麿等諸使臣絲帛。三
月。召對賜宴。用漢式。酒酣。獨召葛野麿於玉坐下。貺
天盃及御製歌辭。歌曰。許能佐氣波於保通波安良
須多比邏可爾何陪理伎末勢止伊婆比多流佐氣。

葛野麿不能仰視。左右咸泣。賜御衣一襲。黄金二百兩。道益亦有賚。因贈故從二位藤原清河正二位。夏四月。葛野麿陛辭。授節刀。宣詔如式。出難波。遭風舩壞。大學助教豊村家長不知所之。遣使慰問。五月。葛野麿以舶壞。上節刀。命典藥頭藤原貞嗣。造宮大工物部建麿修舩。

二十三年甲申。春三月。再召葛野麿等。賜餞酒。寶琴。夏六月。發自難波。僧空海受眞言求法詔。亦在舩焉。秋八月。入唐長谿。屬福建州吏訶無國書。入舩點撿。葛野麿怒無禮。命空海作書。贈其觀察使曰。貴邦於敝

邑。待以上賓。吾固非可與瑣瑣諸蕃比矣。竹符銅契。本防奸僞。誠實無詐。何事文契。敝邑忠質爲道。使人已无有僞。信物亦弗用璽印。建中以往。古式既爾。貴邦亦不容怪。今而見責無國書。事與昔乖。請顧鄰誼。弗怪常禮。先是七月。菅原清公第二舶既入明州。乃先葛野麿抵長安。冬十二月。葛野麿後至。乃俱見唐主适於宣化殿

二十四年乙酉。元會。再見於含元殿。是月。唐主适殂。太子誦即位。是爲順宗。葛野麿在唐。譯名賀能。善書。爲唐人所歎賞。夏六月。還至對馬。日本紀畧性霊集、葛野麿作賀能、用譯字也、而役紀賀能葛野分爲二人、日最澄乘賀能舩著長門、元亨釋書亦同、然葛野麿奏状則曰、臣舩六月六日至對馬、今從葛野麿奏状僧最澄。永忠隨還。澄在唐。上天台國清寺。就道邃受台教。又遭龍興寺順曉。受灌頂密教。暮年而還。忠留學二十餘年。兼學音律。上其所得律呂旋宮日月圖各二卷。律管。壎等樂器。秋七月。葛野麿納節刀。上唐信幣。乃賜唐帛於參議以上及内侍。陞葛野麿從三位。清公等並從五位下。道益嚮病卒于唐明州。勅贈從四位上。奠唐幣於山階後田原施基親王崇道早良親王三陵。八月。最澄上所得於唐佛像壁容教。諸梵籍。帝大悅。命給禁紙。謄錄七部。頒諸七大

寺。敎大學。頭和氣弘世監焉。和氣氏系圖作式部少輔廣世、今姑從元亨釋書台教之傳蓋自澄昉。

平城天皇大同元年丙戌。夏四月。敕陞攝津住吉神階。從一位。報使舶無風難也。秋。遣唐判官高階遠成還。授從五位上。遠成在唐。受僞官。除中大夫。試太子中允。駐二年。以學生橘逸勢。僧空海。還。逸勢善隷書。唐人呼爲橘秀才。空海在長安。晤青龍寺慧果。深見器重。得密教衣鉢。自是密教之毒。流於海内。卒至顚倒神佛。蕩壞國體。

二年丁亥。春正月。遣使奠唐縑幣於香椎廟及諸陵。

須賜綾錦。香藥諸珍異於參議以上大臣。秋八月。遣使獻神寶及唐幣於伊勢

嵯峨天皇弘仁九年戊戌。春三月。詔曰朝會之禮。常服之制。拜跪之等。不分男女。一準唐儀。但五位以上禮服。服色及儀仗之服。並依舊章

十年己亥。夏六月。唐人周光朝言。升則（言字恐訛）等寓載新羅船至。詔唐近情。光朝等曰。僻遠鄙人。不識中原事情。側聞淄青節度使李師道反。兵馬五十萬極為倔強。天子發兵討之。不克。天下大擾耳。蓋光朝等越州邊民。不聞師道既為其將劉悟所殺。故有是對。（按、後紀淄青作圖州、唐無圖州、日本史小註曰、與牧僧圖靜相涉而訛、蓋雖邊民豈不辨州縣有無哉、以人名混州名、不近情、況後紀殘佚、極多謬誤、裕所見本又作同州、可知史官之誤、非光朝等之失言矣）

十一年庚子。春正月。渤海使還命。送光朝等。夏四月。唐李少貞等二十人漂至出羽。（續後紀少貞為新羅人、姑據本書）

淳和天皇天長六年己酉。夏五月。初令諸國造龍骨水車。摸唐制也。太政官下符曰。畊稼之利。水田為最。水田尤憂旱涸。聞唐土堰渠。皆構龍骨。多收其利。中國弗用。輒致焦枯。其宜造作以資農作。貧氓不得造者。國司資給。

顯承述略卷九終

補遺

弘仁六年乙未。夏六月。勅植茶於畿內暨近江。丹波。播磨諸國。每歲貢獻。（類聚國史）蓋所獲於漢者也（按、大同類聚方出雲藥內、有於保都知字鏡、順鈔皆訓茶、則茶之入中國已久矣、但未至繁殖耳、海人藻芥曰、僧榮西自宋還、再傳茶種於明惠、既曰再則其非始獲也明矣、順鈔載茶茗、文華秀麗集、有酌綠茗等詩語、則當時愛翫亦若今人耳）

木邨嘉平刻

明治九年八月十四日版權稟准
萩原裕著
後五冊續刻

發兌
書舖
東京日本橋通壹町目　北畠茂兵衛
芝　三島町　山中市兵衛
日本橋通貳町目　稻田佐兵衛
橫山町　三町目　太田金右衛門

萩原裕　著

顯承述略續

明治二十九年（一八九六）鉛排本

據明治二十九年（一八九六）

鉛排本影印

題言

裕嚢有所感、而著斯書一十八卷、起筆　神后征韓、
終　先朝嘉永癸丑、凡係外事者、靡弗略述、曰之顯
承者、謂開國爲　皇祖　皇宗謨訓也、斯書既成於
維新之日、而明治九年、始上諸梓、九卷而止、獻厥梓
於　朝、爾後廿年、裕亦頽然以老、其間外事感愴、罔
歲無之、嚢視爲外壞者、今也入吾版圖、推而言之、復
任郁府亦非韙也、一以喜、一以懼、斯著亦爲不虛矣、
廼乞之　朝、印其未印者、將問之世、觀者幸諒余苦
心所在焉、并印既刻二卷者、所以始終通漢也、
明治二十九年秋日　　西疇外史裕識

顯承述略

西疇蘇原裕輯著

明治丙申天長節
西疇精舍活版記

顯承述略續目錄

采據書目拾遺

日本書紀 舍人親王等
續日本紀 菅原真道等
文德實錄 藤原基經等
日本後記 佚、今據塙氏攟拾本
續日本後記 藤原良房等
古事記 太安麻呂
三代實錄 藤原時平等
日本逸史 鴨祐之
新撰姓氏錄 萬多親王
古事記傳 本居宣長
古語拾遺 齋部廣成
水鏡 中山忠親
類聚國史 菅原道真
令義解 清原夏野等
東鏡 不知撰者、後空白並同、
大鏡 藤原爲則
增鏡 一條冬良
小右記 小野宮實資
扶桑略記 僧皇圓
百錬鈔
如是院年代記
看聞記 後崇光院御撰
薩戒記 中山定親
八幡愚童記
花營三代記 伊勢貞弼
康富記 中原康富
平家物語
細細要記 僧實嚴
源平盛衰記

北條九代記
鎌倉實記 中根璋
太平記
北條五代記 三浦茂正
參考太平記 德川光圀
應永記
嘉吉記
重編應仁記 小林正甫
大內記
大友記 一名九州治亂記
中國治亂記
後太平記 多多良一龍
天正記 太田資方
信長記 小瀬甫庵
太閤記 同上
參考土佐軍記
四朝記略 林道春
本朝通鑑 同上
續本朝通鑑 林恕
大日本史 德川光圀
史徵 松崎祐之
大日本野史 飯田忠彥
王代一覽 林恕
續王代一覽 片山圓然
讀史餘論 新井君美
日本政記 賴襄
日本外史 同上
皇朝史略 青山延于
德川實記 林衡等
昭代記 鹽谷世弘
南方紀傳
京都將軍家譜 林道春
織田譜 同上
豐臣譜 同上
柳營略譜 中川忠英
藩翰譜 新井君美

續藩翰譜 堀田正敦等
有馬家譜
細川家譜
秋月家譜
大村家譜
鍋島家譜
立花家譜
松浦家譜
水野家譜
宗家譜
小笠原家譜
竹田家譜
島津國史 山本正誼
新儀式
婆羅門僧正傳
明匠略傳
舞曲傳
天台座主記
東大寺別當次第 僧圓快
對馬國貢銀記
高倉院嚴島行幸記
江談抄 大江匡房
土佐日記 紀貫之
類聚和名抄 源順
拾芥抄 藤原公賢
法曹至要抄 阪上明兼
元亨釋書 僧師錬
善隣國寶記 僧周鳳
續善隣國寶記 僧玄棟
外蕃通書 近藤守重
華夷變態 林道春
異國往來 一名異國日記
異稱日本傳 松下見林
本朝學源 同上

馭戎慨言 本居宣長
蛍蝿抄 塙保己一
元寇紀略 大橋順
秀元日記 大河內秀元
薩藩朝鮮軍記
清正記 下川又大夫
鎮西要略
征韓偉略 川口長孺
五事略 新井君美
國書復號記事 同上
朝鮮尋交事略 外務省
南島志 新井君美
琉球封藩事略 外務省
垂統大記 小宮山昌秀
琉球略記
島原記 細川家本
島原始末記
島原戰記 立花宗茂
天草日記 松平輝綱
耶蘇天誅記 村井昌宏
石谷日記 石谷貞清
島原實記 一名佐野彌左衛門覺書
原城紀事 川北重憙
長崎夜話 西山正休
長崎古今集覽 松浦東溪
長崎年曆 打橋竹雲
長崎警衛記 黑田家本
室町日記 楢村長敦
親元日記 齋藤親元
玉露叢 西山文叔
老人雜話 江村專齋
紳書 新井君美
西洋紀聞 同上
采覽異言 同上
鳩巢小說 室直清

增譯采覽異言 山田昌永
華夷通商考 西川忠英
山田長正傳
以酊菴事議草 新井君美
通航一覽正續 林煒等
臺灣紀聞 澁川成種
臺灣鄭氏紀事 川口長孺
正保黑船來朝記
竹島考 江石梁
北夷考證 高橋景保
休光明記 羽太正養
柯太概覽 外務省
本朝文粹 藤原明衡
續本朝文粹 藤原季綱
懷風藻 淡海三船
文華秀麗 仲野親王等
菅家文草
性靈集 僧空海
蕉堅集 僧中津
島隱漁唱集 僧茈桂
京華集 僧景三
半陶稾 僧周與
南浦文集 僧玄昌
羅山文集 林道春
邊要分界圖考 近藤守重
廣南貢象記 伊藤長胤
和氣系圖
宗氏系圖
新編鎌倉志 德川光圀
國牛十圖 寧直麿
成形圖說 白尾國柱
清國一統全圖 陸軍省
朝鮮全圖 同上
臺灣全圖
萬國全圖 開成所譯鐫

後漢書 宋范燁等
三國志 晉陳壽
晉書 唐于志寧等
南北史 唐李延壽
隋書 唐魏徵
舊唐書 唐劉昫等
新唐書 宋宋祁等
弘簡錄 明邵經邦
元史 明宋濂等
元史類編 明邵遠平
皇明實記 明陳建
明史稾 清王鴻緒
明史紀事本末 明谷應泰
蓬窻日錄 明陳全之
武備志 明茅元儀
圖書編 明章潢
全浙兵制 明侯繼高
五雜俎 明謝肇淛
東西洋考 明張燮
香祖筆記 清王士禎
鄭成功傳 清鄭居中
東國高僧傳 明僧性潡
御題經義考 清朱彝尊
海國圖誌 清魏源
聖武記附錄 同上
東國通鑑 朝鮮徐居正等
懲毖錄 朝鮮柳成龍
隱峰野史別錄 朝鮮安邦俊
琉球史略 清周煜
中山傳信錄 清徐葆光
和蘭寶函 箕作阮甫譯
西教史 平井希昌譯
奉使日本紀行 露西亞禮薩納原撰 日本高橋景保譯

遭厄日本紀事 露西亞兀老尹原撰 日本青地盈譯
日本紀聞 獨逸堅協兒原撰 日本高橋景保譯
日本礦山紀事 和蘭局利原撰 不知譯者

總計三百零五種

顯承述略續卷一

東京　萩原裕　好問

通漢述略一

漢在萬國中。幅員廣濶。建國最久。然唐虞而降。君主易姓。凡二十有九。正閏雜統。冠履倒置。國無恒號。每代殊稱。西北諸蕃。咸呼曰漢。印度西歐。呼曰支那。皇國則稱迦羅。皆非其正號矣。蓋劉漢通路外域。翔自西北。西北因有漢之號。李唐開府嶺南。控制諸蠻海外。又有唐之稱。皇國通信。亦顯在唐時。故皇國亦以唐呼之。然漢之號尚矣。其國人亦以自稱。謂之正號可也。皇國人之肇通。蓋在漢主劉秀之末年。逮推古帝十五年。始通使聘於隋。自是列朝以爲恒典。蓋隋氏篡周滅陳。二世而亡。李唐代有其地。置十道。建府州縣。都長安。傳世二十。得年二百九十。而有五季之亂。趙宋興。初都汴梁。南渡遷臨安。傳世凡十八。得年三百二十。而爲蒙古所併。其所謂先王衣冠禮樂。至此蓋蔑如也。其間漢之西南。有林邑波斯崑崙諸蕃。北有肅愼。林邑漢之象林。唐之占不勞。宋元之占城也。波斯今之百兒社。古之大秦。或曰。梵書之舍衛國此也。崑崙即錫蘭島。梵書之摩迦陀國。迦文所生之地。首府今尚稱可倫破。西南海島國。肅愼即女眞也。是皆由通漢而或有來者。爲作通漢述略。

應神天皇一百十一年。庚午。春二月。吳人始獻織縫女。按庚午即西晉永嘉四年。稱吳人者。從當時稱呼也。先是四年。帝使阿知使主都賀使主於吳。阿知都賀漢主劉宏之後也。抵高麗求鄕導。遂達於吳。吳就獻工女。至是還自吳。會帝已崩。乃獻之大鷦鷯皇子。按雄略十二年、遣阿知都加於吳、四年而還、獻四工女、本居氏曰、一事兩載者、雄略爲正、近是、然正史記載、不可輕疑、今姑兩載之、

寔仁德天皇也。

臣裕曰。古者國有造縣有主。猶後代之有國司郡領。而其賚姓頒族。世爵襲職。分疆界子衆庶。有若封建之制者焉。國家草昧。制度簡質。海陬僻壤。聲教未暨。亦有若割據之形者爲。況俗醇人樸。海內少故。而朝見述職。亦自罕。必也有驕横自肆而朝廷耳目之所不逮者矣。何以言之。裕嘗少誦漢史。漢魏六代之間。往往有皇國人梯航之事。曰朝曰貢。至受封爵。固已疑之。及徧繙國史。而外事蓋溢乎史册。然與漢史所載相合者蓋少。大畧應神而往。絕罕見焉。則知上古之通漢。皆出於國造縣主之私。而非朝廷之公矣。嘗試言之。後漢光武之時。伊覩縣主通信於漢。漢因稱皇國謂倭奴。北史曰。倭人百餘國。通者三十。又曰。國皆稱王。此其國造縣主私通之蹟可以見爾。降逮齊梁。而其書封爵也。必曰使持節倭諸韓都督諸軍事。此皆任那府帥之所受。而天網之疏脫也。欽明之時。高麗至越。越司道君自僞帝王。奪其貢物。方斯時。漢韓輻湊。使聘載道。而其利外貨也。猶尚有如此者。況上古鴻濛。彼此內外不相明者乎。不然。仲哀之西征也。后曰海西有國。仲哀不信。至再使偵海。卒不肯信。魏晉既已通路。則仲哀何不知有韓。而后

之神言甚爲無謂矣。由是觀之。魏晉六代之通信。皆貪造奸主外府黠帥之私。而天網之疏脫耳。漢酋不察。傲然自夸。曰朝曰貢。何其鹵莽不知彼己之甚也。通漢寔始於應神。雖然。亦非玉帛之國信矣。

仁德天皇五十八年庚午。冬十月。高麗導吳人至。

雄略天皇六年壬寅。夏四月。吳人來獻方物。

八年。甲辰。春二月。使身狹靑檜隈博德於吳。

十一年。丁未。秋七月。吳人貴信自百濟歸化。

十四年。庚戌。春正月。吳人來獻漢織吳織暨縫女姉妹四工女。先是。身狹靑檜隈博德再使於吳。至是以吳人徑至住吉津。爲鑿隧道。通京師。寔吳阪也。

十五年。辛亥。秦公酒奏言。臣族姓流亡散逸。十無二三。請賜撿括鳩集。帝爲命小子部雷以隼人撿括。獲一萬八千六百七十人。命酒統領養蠶。蠶大蕃息。貢篚盈廷。帝大悅。賜姓禹豆麻佐。謂有補益也。姓氏錄古語拾遺、本居氏曰、麻佐勝部之義、未知孰是、初秦人弓月以應神帝十四年。率其部曲。自百濟歸化。迨孫普洞。賜姓波陀。美其製繭之功。取義軟膚也。古語拾遺至是分爲二秦。焉。一曰秦。一曰太秦。帝詔諸秦。建寶庫於宮旁。納貢繭。仍名曰朝倉宮。始置庫司。以酒爲長。

臣裕曰。織功之興。蓋尚矣。或曰。神祖織神衣於齋殿。或曰。神祖使天機女織焉。以此爲神衣祭之所繇興也。而其所織者。亦未可知其爲何物。則事之在神世者。蓋不問而可也。雖然。蠶織工之貢獻。皆自外域。而列聖極賞其功。則資諸外域。以擴之於內也明矣。蓋蠶織之功。興於應神仁德之際。而漸成於雄略之時。方斯時。漢民歸化。絡繹不絕。或擧數縣。或挈一姓。而至。繭帛貢獻。不一而止。仁德遂命諸秦養蠶諸國。然猶雄略之收原種。使臣誤蠶爲兒。則當時蠶種之稀少罕見。可推而知耳。蓋蠶織之漸盛。實由雄略之力。而諸秦與有功焉。夫瑞穗國之豐穰。無物弗給。然而厚生利用之物。一或不具。則列聖紹述。有無相濟。取長裒美。以弘裁成輔相之道。此帝王之至仁宏模也。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貢方物。維服食器用。此召貺之所以誨成王也。懷方氏掌來遠民。致方貢。遠物。而送迎之。此周且之所以造周家也。而皇國之爲地。壤土膏腴。水草肥美。外種一入。則麤者精焉。窳者堅焉。蕃衍孳息。或至踰於原質。嘗試言之。蠶絲也。草棉也。茶荈也。藥物也。甆陶之工也。皆胚胎於殊域。蔓延於內地。其厚生利用之澤。萬世無弗咸賴焉。況瀛海之廣。造化之大。寒暄殊俗。風氣不同。神造鬼設。百物之美。何所不有。然而自夸一蟣壞之富。不知廣資百物。以圖厚生利用。抑亦異於吾列聖顯承之用心也矣夫。

十六年。壬子。冬十月。詔撿漢部。置伴造。賜姓直。初應神時。阿知都加率其族黨歸順。寔漢直之先也。

繼體天皇十六年。壬寅。梁人司馬達至。遂駐居大和。每誦佛名。時佛未入中國。時人異焉。

欽明天皇元年。庚申。秋八月。頒諸秦諸漢於郡國。編貫秦戶溢至七千。以大藏掾某爲伴造。按仁德時、秦姓既至一萬八千六百餘人、今曰秦戶七千、戶口之差耳、非殊也、

推古天皇十五年。丁卯。秋七月。始遣使於隋。以大禮小野妹子爲大使。鞍作福利爲譯官。授璽書。有日出所天子致書日没所天子無恙等語。隋主廣覽而不悅。初皇太子廐戸奉佛尤至。自謂衡山僧惠思前身也。此行也。命妹子登山施僧覓法華經。元亨釋書太子傳曆

十六年。戊辰。夏四月。妹子還自隋。隋遣裴世清隨至報聘。六月。遣難波雄成。迎館難波。以宮地烏麿大河內糠手等爲掌客。妹子之還。隋無報書。群臣喧議。欲罪以流刑。妹子辭曰。道經百濟。爲所略奪。帝優容不之罪。秋八月。世清入京。額田部比羅夫帥騎七十。逆之海石榴市。兩騎引導。進入闕。世清捧國書。膝行而進。再拜立。大伴嚙進受其書。置案奏聞。是日。天皇臨軒。親王諸王文武百官紳冕立仗。隋書曰。皇帝問倭王。

皇太子覽而色惡。帝問書式何如。對曰。天子賜諸侯王書式。取戎愼言曰、王會紀作皇、登遐諱改也、經籍後傳記云、其書曰、皇帝問倭王、恐其黜天子爲王、不賞其使、此蓋錄也、漢俗倨傲、發大自居、帝已王人、此其常態、其不帝賓也必矣、此論極當、案隋書前後文體不通甚、殺書皇字、非彝殿國詞昧、今從經籍後傳記、九月。世清還。復以妹子爲大使。雄成副之。送世清。詔議璽書式。皇太子執筆。書曰。東天皇敬白西天皇。以授妹子。妹子稱蘇因高。雄成稱烏那利。便通譯也。學生高向黑麿暨學僧南淵清安旻等八人從之。按妹子本書古訓爲伊母己、恐非、妹者季女也、訓須惠古、因惠音通、故譯妹子以蘇因高、若訓伊母己、則蘇因高譯字無所由出、黑麿本作玄理、玄理亦通譯字也、今從本字、

臣裕曰。竺法之愚人。亦一至乎此歟。必也不亂聰明。則不止矣。廐戸之明敏過人。天下後世孰不知之。然而西竺之說一入。爲其至如彼者何。非特幻誕奇譎之易眩。而當時所謂儒教者。糟粕膚淺之言耳。雖有其書。而無其人。則徹言奧義。誰得而闡之。明敏之質而聞膚淺之言。宜其不饜飫而爲邪說所溺也。至薄海不戴天之讐。坐視而不問。諉諸過去報。爲聰明之亂一至乎此矣。予嘗謂通隋與自廐戸之奉佛。爲蓋方此時。蕃漢僧侶麕至烏集。誇其寺觀。衒其壯嚴。說其梵典之富。言其宿德之衆。卒及其前身。廐戸於是乎魂魄心腐矣。託名通信。以多遣學僧。廣求梵典。以爲此厚生利用也。甚哉竺法之愚人。隋書載我使者之言曰。聞海西菩薩天子興佛法。故遣使朝貢。又曰沙門數十來學佛法。此記實也。妹子之還。隋無報書。非無報書。而書辭倨慢。難於奏聞。故諉之畧奪耳。廐戸豈不曉之耶。世清之至。國書書王。廐戸以爲侯式。宜其斥而不荅也。然而再勞天使航海護送。而知其不悅也。改致書爲敬白。此其心

蹟之昭著可以見已。凡有求於人者。雖遭呴罵。笑而受之。廐戸此也。故曰不亂聰明。則不止矣。嗚乎。應神雄畧一通路。而蠶織之利。永厚其生。推古一發使。而竺法之蔓。貽禍後代。通外域一也。而利害縣隔至若斯。可不愼哉。

十七年。己巳。秋九月。妹子還。譯官福利留不還。

二十二年。甲戌。夏六月。遣大仁犬上御田鍬。矢田部造闕名於隋。

二十三年。乙亥。秋七月。御田鍬等還。百濟使隨至。

三十一年。癸未。學僧惠濟惠光醫惠日福因等還自唐。惠日之先本出自高麗。是以其所術更姓藥師。先是濟光與十數人往。或亡或留。還者特二人耳。僧之航海蓋自濟光始。

舒明天皇二年。庚寅。秋八月。遣御田鍬惠日於唐。

四年壬辰秋八月。御田鍬還。唐使高表仁偕至。新羅人亦送學唐僧來。冬十月。表仁抵難波。大伴馬養裝船三十艘旌旗鼓吹。迎諸川嘴。難波小槻大河內矢伏泣。難波賚神酒。案書紀不錄朝見式、唐書曰、仁表與王爭禮、不宣詔而還、則蓋唐使不遜、故不許入朝、自難波遣還、表仁新唐書作仁表、書紀舊唐書作表仁、今從書紀舊唐書、

五年癸巳春正月。表仁還。遣吉士雄麿黑麿姓闕送至對馬。

孝德天皇白雉四年癸未夏五月。發兩遣唐使。以小山上吉士長丹為大使。小乙上吉士駒副之。學生巨勢藥氷老人僧辨正道昭定惠等百二十一人偕駕一船。書歸國寶作道昭定惠道殿等十三大山下高田根麿為大使。小乙上掃守小麿副之。學僧等百二十人偕駕一船。秋七月。根麿船漂多褹人、蓋謂溜流之數耳、非謂闔船也、島。一作竹島、亦知執正闔船皆溺。獨門部金等五人僅得不死。攀竹筏

抵神島。絕不飲食六晝夜。

五年甲寅春二月。再遣押使大錦上高向黑麿大使小錦下河邊麿副使藥師惠日於唐。各駕一船。淹滯數月。遂由新羅經萊州。達長安。贈虎魄碼瑙於唐主。時東宮監門郭文舉詰我神祇地理。黑麿偏對無遺。按舊唐書、高宗永徽初、倭獻虎魄大如斗、碼瑙若五升器、蓋黑麿等所贈者、書紀朱鳥元年、攝津人獻白馬瑙、出雲風土記、意宇山出水晶碼瑙虎珀、國品精絕、漢人尤貴重、故爲贈黑麿歿于唐。秋七月。長丹等至自唐。多獲圖書珍寶。上之。授小華下。封二百戶。賜姓吳。授小山下於駒。

齊明天皇元年乙卯秋八月。河邊麿等還。

三年丁巳秋七月。遣聞人御廐依網稚子僧智達於唐。特勅智達受法相宗於玄奘。玄奘西竺僧也。

五年己未秋七月。遣小錦下境部石布大山下津守吉祥於

唐。石布船漂南洋。不知所之。吉祥獨達唐。閏十月。見唐主。治於長安。示蝦夷男婦二人。蝦夷鬚長四尺。挿箭於首。善射。俾人戴瓢立數十步外射之。莫不中焉。唐主因問蝦夷風俗地理。吉祥具對。因遣白鹿皮楛弧箭。時唐與新羅謀。將滅百濟。以故吉祥久不得還。

天智天皇甲子歲夏四月。唐百濟鎮將劉仁軌遣郭務悰等抵對馬。百濟人百餘從之。先是唐寇百濟。大兵救之。不克。唐遂滅之。留仁軌為鎮將。仁軌疑我圖恢復。故命務悰來偵。遣大山中釆女名闕僧智辨詰問曰。有表獻乎。曰有牒無表。乃捧牒。帝命津守吉祥伊岐博德以府辭諭曰。使非國使。書非國書。例不得奏上。不聽入覲。內臣鎌子遣僧智祥享之。冬十二月。務悰還。博德授答牒。

乙丑歲秋八月。命百濟人築砦於筑紫及長門。先是筑紫二島壹岐對馬皆置烽燧。又築大隄。蓄水設險。名曰水城。備唐也。九月。仁軌再遣劉德高郭務悰來。亦不聽入見。冬十二月皆還。賜物有差。遣小錦守大石阪合部石積送至百濟。

丙寅歲春。仁軌遂誘大石等如唐。與新羅百濟義慈子隆降唐更封爲百濟王耽羅諸使偕見唐主。唐主時封禪泰山。大石等留唐二年。

丁卯歲冬十一月。還仁軌遣司馬法聰送至筑紫府。復遣伊吉博德笠諸石護送法聰。還是月。築對馬金田城。益備唐也。

二年己巳冬十二月。遣河內鯨於百濟府。郭務悰等復至。書紀作二千餘人、疑誤

四年辛未春正月。仁軌復遣李守眞來上表。冬十二月。對馬

國司言。郭務悰及百濟沙宅孫登等千六百人。駕船四十七艘。來碇比智島。人船衆夥。恐渉嫌疑。遣僧旻來陳情實。處分何如。太宰府以聞。十二月。天皇崩。

弘文天皇元年。壬申春三月。遣阿曇稻敷於筑紫。告大喪。務悰縞素擧哀。東向稽顙。尋上書信物。帝厚賚遣歸。爾後天武持統兩朝。久絶通信。

臣裕曰。懋遷有無。化居以厚生利用。此應神雄畧通漢之所由興也。既開道矣。信不得不通。使不得不發。通信發使。則國書禮幣。亦非可闕。此列朝通聘之所不可已者也。況當舒明孝德之際。唐主世民不世出之英主。善攷古今。商酌民情。自禮樂兵刑律度量衡。以及均田租庸學校考課之法。靡弗甄明。典章文物。一代之制。蔚然大有可觀者焉。

在我上世。用神聖之教。久行清淨之化。人醇俗樸。蠢動跂作。則人生之慧性靈智。亦得何由而發耶。醇之陷愚。樸之流野。勢之自然也。聖主有見於此也。欲資典章文物。以輔神聖之道。制度律令。以弼清淨之化。於是乎比年航海。使聘旁午。往復贈酬。蓋至有一年而二三聘者。然彼固倨傲爲俗。尊大自高。國書有天皇天子等字。彼則怫然不悅。然堂堂神孫。何容自貶。於是設權宜之計。其通漢也。有符節無國書。而彼之書辭渉不遜者。受而不答。此爲當時之恒例。以含弘之量。行經國之故。非毫有所畏懼乎彼矣。雖然。迨其弊也。一朝一使。必爲流例。道驛之供億。闕廷之宴賜。使价之將逆。國家之經費。其廣不啻。開物成務之道。不必建厚生利用之物。不必得。而天下衆庶之累。蓋有不可言者。不翅此焉。浮屠之流傳愈熾。而敗吾清淨之化者亦甚矣。天武持統之中絶使聘也。其聖慮所在。雖非後代臣子所可識者。而以中世之流弊言之。則後之開國者。亦有不可以不察者焉。

天武天皇白鳳三年。乙亥。秋八月。太宰府獻唐人三十口。放諸遠江。

七年。己卯。秋。僧定惠道光還自唐。道光初傳律宗。

十二年。甲申。冬十二月。學唐生土師甥白猪寶然。沒唐人猪使子首。三宅得許。自新羅至。皆在唐二十餘年。

持統天皇元年。庚寅。秋九月。新羅使金高訓。護送軍丁大伴博麻及學唐僧智宗義德淨願。抵筑紫。初百濟之敗。博麻與土師富杼等四人。沒在唐軍。探知密計。欲通還奏之。衣粮窘

盡。博麻自賣爲奴。以資焉。富杼等乃得逃歸。博麻獨留三十餘載。至是還。帝深嘉之。賜絁綿布稻千束。給水田四町。授務大肆。是年。始用元嘉曆。既而更用儀鳳曆。

五年。甲午。春正月。唐人奏蹈歌。爾後爲恒例。授務廣肆。於唐肅愼人。

文武天皇大寶元年。辛丑。春。以民部尚書直大貳粟田眞人。爲遣唐執節大使。左大辨直廣參高橋笠間。爲遣唐大使。右兵衞率直廣肆阪合部大分副之。除僚屬各有差。夏五月。眞人賜節刀。既而阻風。久滯筑紫。

二年。壬寅。夏六月。眞人等發。僧智鳳隨往。

慶雲元年。甲辰。秋七月。眞人等還。眞人之入唐。道經一州焉。人或問曰。何自。曰。自日本爲。此爲何地。其人曰。大周楚州鹽

則天武后

城縣也。眞人曰。唐也。曰。周者何。曰太后更建國號。曰大周。時
武氏曌長安三年也。其人又曰。聞海東有君子國。禮義爲俗。
民庶和樂。今覩其人。儀容端正。名不虛矣。言訖而去。冬十月。
眞人入見。帝慰其勞。賜穀千斛。給田二十町於大和。
四年丁未春三月。許勢祖父（或作邑治）鴨吉備麿（鴨一作加茂）伊吉古
麿自唐還。皆從眞人者。賚絁綿布鍬穀。各有差。夏五月。軍丁
綿部刀良許勢部形見等。各賜鹽穀衣一襲。初百濟之敗。皆
沒爲奴。在唐四十餘年。隨眞人而歸。故有此賞。是歲。美努淨
麿學唐僧義法義基等。亦還。
元正天皇靈龜二年丙辰秋七月。遣使於唐。從四位下多治
比縣守爲押使。從五位上阿部安麿爲大使。正六位下藤原
馬養副之。判官錄事大少各二人。既而以大伴山守代安麿。

玄宗

養老元年丁巳春二月。縣守等祭神祇於蓋山（在南都、）之南。既
而授節刀。學生下道眞備阿部仲麿僧玄昉隨之。
二年戊午冬十二月。縣守等至自唐。納節刀。僧道慈隨還。初
慈至唐。唐主隆基簡學僧一百人。講仁王般若經於宮中。慈
入選。在唐十六年而歸。帝嘉之。拜僧綱律師。
三年己未春正月。縣守等入覲。皆披唐服。唐主所授也。阪合
部大分滯唐十七年。至是隨縣守還。
六年壬戌夏四月。唐人王元仲造飛船獻之。帝悅。陞從五位
下。
聖武天皇天平二年庚午春正月。太政官奏言。諸蕃殊城。風
俗不一。若無舌人。事情難通。請俾粟田馬養播磨乙安等。教
子弟習漢語。詔允之。

四年壬申秋八月。以多治比廣成爲遣唐大使。中臣名代副
之。先是。詔擇使臣。皆難其人。石上乙麿才學爲衆所推。乃除
大使。至是。更命廣成。（懷風藻）九月。勅近江丹波播磨備中監造
四舶。冬十月。始置造客館司。
五年癸酉春三月。廣成辭見。授節刀。四舶並發自難波。
六年甲戌秋。賜唐人陳懷玉姓千代連。
七年乙亥春三月。廣成等還。進節刀。無何入覲。廣成在唐。請
姓爲丹墀。至是復奮。學唐生下道眞備在唐十九年。至是隨
還。上唐禮大衍曆經大衍曆立成樂書要錄（佚存書目以爲眞備作、）測
晷鐵尺銅律管雜器於朝。初眞備從縣守。如唐留學。唐主隆
基命四門助教趙玄默就鴻臚授經。眞備盡傾賜遺。購書而
歸。（新唐書誤混眞備廣成爲一、粟田並眞人之姓粟田廣成所同、而眞備眞人國讀相近、所以有此謬也、）僧玄

昉亦還。上佛像及經論章䟽五千餘卷。唐人袁晉卿隨使歸
化。晉卿年僅十九。善聲學。習爾雅文選。自謂陳袁濤塗之後。
乃擢爲音博士。遂由玄蕃頭陞大學頭。
八年丙子秋七月。南天竺婆羅門菩提林邑僧佛哲自唐至。（按南天竺今印度地方、英吉利所轄、西洋呼曰温都斯坦、國俗自古分爲四民、第一等曰婆羅門、謂僧侶也、）僧行
基奏請迎諸難波。館大安寺。賜時衣。樂部有林邑樂。蓋自哲
傳爲。遣唐副使中臣名代還。上唐國書。有勅日本國王主明
樂美御德等語。（按天使在唐、唐人問御諱、天使答以天皇邦訓、唐仍爲御諱、用之國書、源君美以爲歟國詞體與、文見文苑英華、）初廣成之還。遇颶漂南洋。廻至多褹島。判官平
群廣成漂崑崙。唐主傳聞。故就名代慰問。冬十一月。天皇臨
軒。授名代從四位下。判官田口養年富紀馬主並從五位下。
唐人皇甫朝波斯人李密翳等。亦授階。蓋養年馬主等遂不

還。

十一年。己卯。秋七月。遣唐判官平群廣成還。自渤海。冬十月。與渤海使己珍蒙偕。入見。授正五位上。廣成天平中從大使如唐。明年十月。偕發姑蘇。颶作。船各渙散。廣成漂至崑崙國。船百口皆亡。獨存廣成等四人。崑崙人拉見其酋。日給升粮。寘之幽僻。經七年。熟崐崙至（居唐欽州日熟崑崙者）竊載以還。阿部仲麿時在唐。爲言唐給船粮。由登州達渤海。會渤海將脩貢。乃俱發。海中復遭風。一船覆溺。廣成僅脫一死。抵出羽。

稱德孝謙天皇天平勝寶二年。庚寅。春二月。授唐人李元環外從五位下。秋九月。以從四位上藤原清河爲遣唐大使。從五位下大伴古麿副之。

三年。辛卯。春二月。叙遣唐雜官百餘人位階。夏四月。遣參議

左大辨石川年足。於伊勢奠幣。又奠幣海內諸社。禱風也。冬。吉備眞備。亦拜副使。（日本史爲以眞備代古麿、恐非）以婆羅門菩提爲僧正。

四年。壬辰。春閏三月。召清河等。於大內賜對。陞清河正四位下。古麿從四位上。授節刀。學生藤原刷雄特賜從五位下。（按續紀不具載清河等航唐年月、蓋是春閏月、歷辭訖直上船也、不見元年有遣唐使之事、頃者閱一書曰、柿本人麿元年四月隨遣唐使、九月歸朝、人麿既不詳其人、杜撰亦爲太甚、）

五年。癸巳。春正月朔。天使見唐主隆基於含元殿。叙天使西班吐蕃下。新羅東班大食上。（大食國不詳今爲何國、明史及東西洋考爲今蘇門答剌、外國竹枝詞註以爲天方國、未知何據、龍沙紀客以爲鄂羅斯、大謬、）古麿作色曰。新羅我藩屬也。朝貢尚矣。吾何坐其下。吳懷寶見其色。引新羅就吐蕃下。而列天使於大食上。唐主見清河眞備儀容閑雅。歎曰。聞國有賢主。今覩其使。趨揖中禮。眞君子國也。命畫工圖其貌。賜以

詩。及還。鴻臚卿蔣挑捥送至維楊。

六年。甲午。春正月。古麿眞備還。眞備之還。漂益久島。（益久或作益救、又玖乃、今琉球諸島、非大隅益久島也、說具列朝藩服延署、）轉至紀伊牟漏。三月。獻唐幣於山階陵（天智）。夏四月。古麿眞備並叙正四位下。判官以下二百二十二人皆有賞典。第四船抵薩摩巖垣浦。初風順船駛。艫偶失火。一船驚愕。不知所爲。舵手酒麿捩舵。烟焰旁流。乃得撲滅。人船俱完。清河獨不得復命。留仕於唐。（太宰府報狀曰、第一船回帆指奄美島去、不知所之、按奄美島在南海中、與琉球近、報狀果信、則清河亦一還至近洋、遇爲逆風所掀蕩、而回船、再抵唐者歟、）古麿之還也。唐廣陵僧鑒眞以徒衆隨至。初僧榮叡普照如唐。見眞數勸歸化。眞遂率僧尼優婆塞四十餘人來。至薩摩。由難波入京。帝方崇信浮屠。乃遣大納言藤原仲滿逆之河內。安宿王出羅城門迎拜。延入東大寺。公卿競來問法。

上皇卒。至捨身。

七年。乙未。春正月。改年爲載。倣唐制也。（改年曰載、故倣之也、）

淳仁天皇天平寶字二年。戊戌。春三月。叙航唐船從五位下。賜錦冠。一曰播磨。一曰速鳥。秋九月。小野田守自渤海還。奏唐有安祿山之亂。上唐徵兵渤海檄文。乃詔太宰府嚴飭海防。曰。聞祿山本一羯奴耳。然西弗得志。則東竄豕突。亦難測。爲先。是吉備眞備爲太宰大貳。始築怡土城。（在筑前）

三年。己亥。春正月。遣高元度由渤海迎清河於唐。渤海使楊承慶時來在京。迺命鄉導元度等九十九人俱如其國。三月。太宰府上奏。按式。本津二島。緣邊要害。艨艟百隻備豫不虞。今無一可用。患一也。府襟玄海。外寇是待。從汰防人。兵丁虛

耗。一旦有急。何用禦侮。患二也。管內防人。專主練武。不供力役。大貳乃謂。畊戰並作軍政所尚。欲五旬操練。一旬用力。府僚異同。論議不一。患三也。天平中有詔。所在兵丁。調庸倶免。白丁免調輸庸。今兵丁困弊。未得優復。患四也。伏乞速圖四患。因請依舊配戍東丁。上批曰。公粮宜充造舟之費。管內防人則若大貳所論。東丁廳議所不許。秋九月。渤海使高南申通。然有大命。獨元度等十人爲鄉導。餘悉護送。

五年。辛丑。春三月。賜漢人姓雲梯連。秋八月。元度還自唐。沈惟岳等九人送至。錄事羽栗翔留屬清河。初元度至唐。唐主亨俾人告曰。河清無恙。（河清顛倒清河以從漢様爾非改名續紀詔勅作河清今改）然現今道梗。行旅難達。卿宜由南道先歸報。乃遣中謁者謝時和

送抵蘇州。與刺史李帖謀。造船供給。冬十月。遣上毛廣瀨等於安藝造四舶。以有遣唐之使也。命六道（東海東山北陸山陰山陽南海）貢牛角七千八百。初唐主囑元度曰。禍亂以來。兵甲彫弊。欲造弓弧。切要牛角。聞貴邦多牛。卿幸輸之。元度還奏。故有是命。既而以右虎賁衛督從四位下仲石伴爲遣唐大使。從五位上石上宅嗣副之。十二月。賜李元環姓李忌寸。

六年。壬寅。春正月。遣參議惠美眞光於筑紫。享惟岳。勅太宰府造三海道（東海南海西海）料甲。每道二萬二百五十領。皆用緜綵漆。碧質朱章。赤質黃章。黃質朱章。白質黑章。每四千五十成一章。摸唐樣也。遣唐副使宅嗣罷。以左虎賁衛督從五位上藤原田麿代之。夏四月。舶成。自安藝入難波江。膠砂而沈。遂罷航唐之役。更命判官中臣鷹主等。爲送客使。亦阻風不得

入海。秋八月。召鷹主還。

七年。癸卯。春正月。除李元環爲織部正。渤海使入見。奏曰。唐家兵禍益煽。史氏毒鋒既及鄧襄。姑蘇壓通。聲息耳。使命恐不易通。乃勅太宰府。曰。李氏衰運。戡靖無期。故停使命。惟岳等服餼隨便供給。切願還者特爲發遣。秋八月。賜漢人伯德等（原闕姓）姓雲梯連。是月。停儀鳳曆。更用太衍曆。

稱德孝謙天皇天平神護二年。丙午。夏四月。太宰府復上奏。請東丁曰。防海禦侮。協力東國。飭武宣威。非獨筑紫。本府六國。兵力難支。望仍舊配戍。冬十月。敍元環從五位上。皇甫東朝等並從五位下。由舍利會奏唐樂也。既而東朝爲雅樂員外助兼花苑司。

神護景雲二年。戊申。秋七月。詔尊孔丘。用文宣王諡。初天平

勝寶中。膳大丘隨天使如唐。游國子監。門題文宣王廟。質諸旁人。學生程賢告曰。今上大崇儒教。追尊先聖。用王號。至是。大丘請用其諡號。從之。是冬。新羅遞致清河仲麿鄉書。是歲。怡土城成。

顯承述略續卷一

顯承述略續卷二

東京　萩原裕　好問

通漢述略二

光仁天皇寶龜元年。庚戌。學唐生阿部仲麿死于唐。仲麿中務大輔船守子也。性頴敏。好讀書。年甫十六。撰爲學生。與眞備僧玄昉等俱如唐。譯姓名曰朝衡。（新唐書王維儲光羲諸集、朝或作晁、晁古朝字、蓋取朝臣首字、）唐主隆基愛其才。除左補闕儀王友。累遷秘書監衛尉卿。清河之還。仲麿欲俱歸。唐主就命爲使。王維包佶趙驊諸人贈以詩。海中遭風。漂安南。李白聞以爲溺。賦輓詩爲與。清河由安南再入唐。唐主享擢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至是死。

年七十。唐贈潞州大都督。仲麿在唐五十四年。才名籍甚。初將還也。從明州上舟。諸名士來餞。時夜深月出。仲麿作歌。世傳爲絕唱。三笠山辭是也。清河亦在唐十餘年。不還而卒。臣裕曰。每讀國史。逮室町氏受僞封僞服。而未嘗不慨然不嘆其不知道也。然此一盲武夫耳。不足深責矣。仲麿乃才學之士也。請得而責之。聖天子方有事典章文物。特擢眞備仲麿爲學唐生。是重命也。往而不還。此何義也。若正朝典。以爲叛臣。亦不得辭矣。或曰。仲麿一從清河而還。又屢上表謝恩。非不還而不得還也。曰不然。俾仲麿誠有戀闕之心。則眞備之還。留學已十九年。胡爲不還。若爲學殖未足。則高元度之還。留學四十四年。尚何獨留。若爲唐方擾亂。道塗皆梗。則元度宜不得往復也。元度既得往復。而仲

麿獨不得還何也。處海路艱險。奚不取道渤海。此仲麿之所以自誨廣成也。處山東賊窟。奚不由姑蘇海路。此唐主之所以指導元度也。一困海路而不復還。儻使噎飯。則將不再餕乎。身負重命。寧葬魚腹。何獨得不復命哉。上下五十有四年。其間豈無還闕之便耶。故仲麿之不還。非不得還。而不欲還也。唐史曰。衡留京師五十年。好書籍。慕中國。放還而逗留不還。蓋記實也。其詩曰。啣命將辭國。非才忝侍臣。天中戀明主。海外憶慈親。予以此爲仲麿自首罪案。其曰命。曰國。曰侍臣。曰明主。是誰命誰國。誰侍臣。而何國明主乎。仕外域受僞官。它方爲國。它人爲明主。五十年所學。果何道理也。當時學術不明。不聞有以斯義奏言者。反致有褒贈寵命。豈不可惜哉。嘗聞寛永敎匪誅鋤之後。凡

係外種者。皆放諸殊域。有一少女。繫荷蘭種。久在瓜哇。戀國不已。作書寄鄉親。文辭悲痛。不可勝讀。世謂之瓜哇文。嗚呼。此人情之常也。雖一女奴。苟分靈性慧血者。尚猶如斯。何謂薦紳才學之士。而曾洋種一女奴之不若耶。

六年。乙卯。夏六月。以正四位下佐伯今毛人爲遣唐大使。正五位上大伴益立從五位下藤原鷹取副之。命安藝造航唐舶。

七年。丙辰。夏四月。帝御前殿。召今毛人益立。授節刀。宣命使誦詔。曰。有詔恪聽。今也命使。匪今而今。我往彼來。誰昔然矣。言語必和。禮意必篤。毋生釁隙。毋爲詭激。判官以下違者。便宜從事。皆拜曰唯。乃賚御服。時清河訃未聞。賜敕書暨絁布砂金百兩。冬十一月。今毛人自筑紫還上節刀。先是風汛不

可還延累月。乃由松浦還博多。上奏請俟來夏。允之。益立等皆留筑紫。既而益立免。以左中辨小野石根備中守大神末足代之。

八年丁巳夏四月。今毛人陛辭而出。至羅城門。遽引病。乃命石根持節。服紫。假行大使事。六月。石根等駕四舶入海。秋七月。抵唐海陵。入楊州府。觀察使陳少游曰。見今亂離驛站衰弊。不耐供億。騶從員限六十。中書牒自長安至。亦曰員限二十。石根固執不可。遂以四十三人發。入長安。

九年戊午春正月。石根等見唐主豫於宣政殿。時上元日也。逾月。復見於延英殿。有宴禮。夏四月。辭長安。唐主遣內使趙寶英等四人隨聘。石根辭曰。海路茫渺。風汛無常。萬一顛躓。懼損好意。唐主曰。禮之所在。不爲勞矣。乃酌銀盌酒以飲六

月。監使楊光耀送至維楊。秋九月。艤船。各出楊子江。候風雨月。石根先與第二舶入海。遭颶船壞。舳艫截斷爲二。石根寶英等六十三人皆溺。主神（令、太宰府職、主神一人、掌諸祭祀事）津守國麿五十餘人。與唐判官孶截斷艫漂甑島（屬薩摩）。判官大伴繼人等四十人。坐舳。浮蕩六晝夜。漂天草島。判官韓國源駕第四舶。亦抵甑島。源與海上三狩等漂耽羅（時屬新羅）。見鹵略。獨與十餘人脫歸。此行也。判官小野滋野第三船十月既入橘浦（屬壹岐）。人船獨完。具奏唐事情。且曰。今者唐使隨朝。迎接供給。謹同蕃例。是月。遣左少辨藤原鷹取勅旨員外少輔健部人上勞問唐使。命安藝造送客船二隻。是月。賜袁晉卿姓清村宿禰（清姓氏錄作淨）。

十年己未春三月。末足等還自唐。夏四月。唐使孫興能秦愆

期入京。命二京職發六位以下子弟八百充騎隊。蝦夷二十人充儀衛。將官帥以迎之羅城門外。初領客使奏。唐使行道建幟佩仗。甚乖古式。請聽仗禁幟。又曰。昔天使粟田眞人如唐。舍人卿命迎勞。長樂無拜謝式。新羅王子泰廉上答謝。渤海使乃下馬再拜。今也何式是從。伏望賜天裁。夏五月。與進等入見。上國書信物。帝曰。來書朕且徐覽。使臣跋涉艱辛非細。其退就館。朕且再見。既而召對賜宴。中納言物部宅嗣宣詔曰。貴邦天子臣工民庶無恙。聞海波艱險。二三使臣。弗知攸之。朕甚愴焉。驛餘道橋。得毋有不愼。與進等拜謝。又敕曰。久在旅寓。想其愁鬱。今賜宴授位。卿等其少慰。右大臣（史佚名姓）又延諸私第。勅使臨賜綿花三千純。及辭見宅嗣又宣詔曰。還期奄至。幸其自重。與進拜日。外臣幸拜闕。忽爲辭謝。無

任悵戀。賚趙寶英賻絁八十匹綿花二百純。命從五位下布勢清直爲送客使。秋七月。遣新羅使下道長人以遣唐判官海上三狩等自新羅還。時清河仲麿訃聞。詔贈清河從二位。石根從四位下。賜仲麿東絁百匹綿花三百純。恤其家。

臣裕曰。有精神氣力者國恒存焉。精神氣力國之幹也。皇國之通漢也。其疆域之大。甲兵之衆。固非其儔倫矣。然吾未嘗欲然自小而少貶也。非特不自貶。意象昂然。每有欲駕而上之之氣。自溢乎詔勅動止之間。特以當時我有需乎彼者。俛而就之爾。於是抗禮遇漢。一若敵體。其交際之禮。自郊勞迎導朝見宴享以至授位賜賚護送。漢之所用。亦用之。漢之所弗行。亦弗行。一相敵衡而止。雖然。自應神雄略通路外域。列聖紹述。每爲恒典。其間使臣漂亡。經費

不翅。是之不顧以濟開成之務。亦民生利厚之謀耳。然亦有不可自貶者焉。以故天使無國書。而漢史曰倭人動驕。蓋民生之利厚。雖不可不圖。而亦不可卑屈以隳國體也。今觀遣唐判官及領客使兩奏。則唐使之朝見儀容。一幟一仗。一拜一謝。亦自我制之。一若三韓渤海然。則非特不自貶。而吾固以蕃視漢矣。雖然國之精神氣力乃在乎民矣。民能擴慧性開機智。則精神氣力盎然而旺矣。固不可蠢然耳跂然耳。惟以不屈而謂之精神氣力也。

十一年甲申。春正月朔。雨輟朝儀。三日。天皇御太極殿。百官上賀。唐使高鶴林與新羅賀正使金蘭蓀俱入見。五日。新羅上方物。唐新羅偕賜宴。禮射蹈歌皆如式。（按鶴林亦趙寶英僚屬、蓋刑船後至、故獨預今年元會、續紀蓋逸其事、）秋八月。太政官奏。宰府居邊圉。警不虞待蕃客。職佐既與諸道殊。而官僚交替尚限四年。送故迎新。所費匪細。加以廚供過豐。府儲有闕。請自今歷任限五年。兼停交替料。從之。冬十一月。授沉惟岳從五位下。賜姓清海宿禰。編貫左京。（按沉字國訓斯豆美、故譯以清海、後人訓伎余美、非、）

天應元年辛酉。夏六月。布勢清直等還自唐。

桓武天皇十四年乙亥。秋。授歸化諸唐官階。先是晏子欽徐公卿盧如津王維清朱政榮孟惠芝張道光馬清朝王希逸等隨惟岳至。皆歸化。賜忌寸諸姓。

十五年丙子。春三月。復賜諸唐姓。

十七年戊寅。詔定讀書音。一用漢音。毋混吳音。吳音之傳久矣。舌人習焉。自百濟王仁以漢音授經。始有漢音。齎明帝時。百濟尼法明來對馬。誦維摩經以吳音。人爭倣之。自此吳漢

踳駁。無復分辨。帝久患之。嘗令諸生習漢音。至是定儒書讀法。專用漢音。

臣裕曰。音博士之設尚矣。持統時。有唐人續守言薩宏恪。既拜斯職。逮大寶令出。曰音博士二人。掌教音義。解云。經生先就讀經音。然後講義。蓋分吳漢。辨四聲。以正音韻者。音博士之職也。然則經典誦讀用漢音。其來已久矣。非自桓武興也。雖然仁明時。博士善道眞貞能通三禮三傳。而不諳音韻。每混四聲。方此之時。音學漸明。史臣曰。帝善解漢音。辨清濁。御製居多。群臣猶有或然者。況聖武孝謙而後。浮屠聲餤薰灼天下。梵音貝聲耳穿口熟。吳音之濫蓋甚矣。於是儒書漢音之格興焉。或曰。延曆以往。博士匡吳音之謬耳。何分吳漢。曰續薩以下袁晉卿諸唐。豈皆吳人而吳言耶。朝廷皆以爲音博士。而音學立學。則博士之設。將以匡吳漢之錯亂也。雖然後世音韻之濫。漢音尤甚。胡羯女眞蒙古滿韃混爲五方之音。則往古吳音之正。逾後代之漢音者亦不少。此亦不可以不知也。

夏六月。勅曰。歸正諸唐嵩山道光清川是麿（是或作斯、讀同、）清根松山榮山千島等遠辭鄕土。來霑王化。雖預品秩。家貲尙乏。宜加優卹。隨便給糧。（按續紀姓氏錄嵩山爲張道光孟惠芝、清川爲盧如津、榮山爲晏子欽、而姓氏錄曾曰惟岳俱來、則是麿以下諸人蓋其子也、）

十八年己卯。秋七月。有一蕃人坐小舟。漂至參河。年厪弱冠。身幹五尺。耳長三寸。左肩纏紺布衫。若袈裟者。短布覆背。無袴有褌。不知爲何國人。唐人見曰。是崑崙人也。（今錫蘭島、）少解漢音。善彈一弦琴。歌音清楚。橐中有若草實者。即吉貝種也。乞

居梵宇。乃置川原寺。崑崙賣其槖貲。搆宇於西郭外路旁。有乞丐者過則賑之。後終於近江國分寺。

十九年。庚辰。夏四月。頒崑崙棉種於南海六國。暨筑紫。授樹藝法。皇國有草棉昉此。（按延曆之後、綿種中亡、爾後不知何時再得、或曰、文祿中再得之、然室町日記、送單有木綿三十匹、匹價一錢六分七釐、及小妻木綿等名稱、則天文中、藝種綿造似既盛矣、）

臣裕曰。先儒謂浮屠之入漢。興於休屠王祭天之金人。而非興於白馬寺之銅像。予亦謂耶蘇人之入皇國。溯乎延曆之崑崙。而非溯乎天文之婆氏禮武。何以言之。延曆之際。皇國浮屠之盛。逾李唐者蓋倍蓰。殆若佛國然。至南印度婆羅門萬里聞風。渉南洋。越漢土而來。可以見也已。夫耶蘇亦一浮屠也。歐弗兩土。敎法既已久。漸聞浮屠之流蔓東洋也。亦將從而及之。崑崙實其人也。蓋聞其立敎。亦

有天堂。有地獄。說懺悔。說輪廻。而爲之司敎者。不婚不官。不說高妙寂滅之誕言。循循乎惟勸人修善。略與浮屠近。而大近人情者爾。而其徒之苦行頑節。亦過浮屠氏。文理温雅。博辨宏說。足大感動人。明史云。其人大都聰明特達之士。意專行敎。不求祿利。輓近元祿之邏馬人即此也。此其所以最可畏也。幸而其說不行乎當時。數百年之後而發。吁亦晩矣。何以知崑崙之非浮屠。而必也耶蘇也。曰以印度人語言不通一也。儀丰奇偉一也。然而婆羅門則傾朝迎奉。頂禮膜拜。崑崙則聚觀而獨怪焉耳。是無他。由有爲之先容者。與闇夜投珠之殊爾。抑又聞之。基督生亞細亞中女德亞之地。女德亞古之大秦國。距印度不甚遠。今

觀崑崙之貌儀志尚。亦可以知其必爲敎人也已。

二十年。辛巳。秋八月。以從四位下藤原葛野麿爲遣唐大使。從五位下石川道益副之。菅原淸公高階遠成等爲判官。

二十一年。壬午。秋九月。僧最澄受天台求法詔。上表薦沙彌義眞。

二十二年。癸未。春二月。賜葛野麿等諸使臣綵帛。三月。召對賜宴。用漢式。酒酣。獨召葛野麿於玉坐下。既天盃及御製歌辭。歌曰。許能佐氣波於保邇波安良須多比邏可爾何陪理伎未勢止伊婆比多流佐氣。葛野麿不能仰視。左右成泣。賜御衣一襲。黃金二百兩。道益亦有賚。因贈故從二位藤原淸河正二位。夏四月。葛野麿陛辭。授節刀。宣詔如式。出難波。遭風船壞。大學助敎豐村家長不知所之。遣使慰問。五月。葛野

麿以舶壞上節刀。命典藥頭藤原貞嗣造宮大工物部建麿修船。

二十三年。甲申。春三月。再召葛野麿等。賜餞酒寶琴。夏六月。發自難波。僧空海受眞言求法詔。亦在船焉。秋八月。入唐長谿。（屬福建）州吏訴無國書。入船點撿。葛野麿怒無禮。命空海作書。贈其觀察使。曰。貴邦於敝邑。待以上賓。吾固非可與瑣瑣諸蕃比矣。竹符銅契。本防奸僞。誠實無詐。何事文契。敝邑忠質爲道。使人已无有僞。信物亦弗用璽印。建中以往。古式既爾。貴邦亦不容怪。今而見責無國書。事與昔乖。請顧鄰誼。弗怪常禮。先是七月。菅原淸公第二舶既入明州。乃先葛野麿抵長安。冬十二月。葛野麿後至。乃倶見唐主适於宣化殿。

二十四年。乙酉。元會。再見於含元殿。是月。唐主适殂。太子誦

即位。是爲順宗。葛野麿在唐。譯名賀能。善書。爲唐人所歎賞。夏六月。還至對馬。（日本紀略、性靈集、葛野麿作賀能、用譯字也。而後紀略賀能葛野分爲二人、曰最澄乘賀能船著長門、元亨釋書亦同、然葛野麿奏狀則曰、臣船六月六日至對馬、今從葛野麿奏狀、）僧最澄永忠隨還。澄在唐。上天台國清寺。就道邃受台教。又遣龍興寺順曉。受灌頂密教。期年而還。忠留學二十餘年。兼學音律。上其所得律呂旋宮日月圖各二卷律管壎等樂器。秋七月葛野麿納節刀。上唐信幣。乃賜唐帛於參議以上及內侍。陞葛野麿從三位。清公等並從五位下。道益罹病卒于唐明州。勅贈從四位上。奠唐幣於山階後田原（施基親王）崇道（早良親王）三陵。八月。最澄上所得於唐佛像暨密教諸梵籍。帝大悅。命給禁紙。謄錄七部。頒諸七大寺。敕大學頭和氣弘世監爲。（和氣氏系圖作式部少輔廣世、今姑從元亨釋書、）台教之傳。蓋自澄昉。

平城天皇大同元年丙戌。夏四月。敕陞攝津住吉神階從一位。報使舶無風難也。秋。遣唐判官高階遠成還。授從五位上。遠成在唐。受僞官。除中大夫。試太子中允。駐二年。以學生橘逸勢僧空海還。逸勢善隸書。唐人呼爲橘秀才。空海在長安。晤青龍寺慧果。深見器重。得密教衣鉢。自是密教之毒流於海內。卒至顚倒神佛。蕩壞國體。

二年丁亥。春正月。遣使奠唐綵幣於香椎廟及諸陵。頒賜綾錦香藥諸珍異於參議以上大臣。秋八月。遣使獻神寶及唐幣於伊勢。

嵯峨天皇弘仁六年乙未。夏六月。勅植茶於畿內暨近江丹波播磨諸國。每歲貢獻。（類聚國史）蓋所獲於漢者也。（按大同類聚方、出雲藥內有於保都知、字鏡順鈔皆訓茶、則茶之入皇國已久矣、但未至繁殖耳、海人藻芥曰、僧榮西自宋還、再傳茶種於明惠、旣曰再、則其非始發也明矣、順鈔載茶茗、文華秀麗集有酌綠茗等篇賦、則當時愛飲、亦若今人耳、）

憲宗

九年戊戌。春三月。詔曰。朝會之禮。常服之制。拜跪之等。不分男女。一準唐儀。但五位以上禮服色及儀仗之服。並依舊章。又曰。諸宮殿院堂門閣。皆着新額。倣唐制也。

十年己亥。夏六月。唐人周光朝言升則（言字恐訛）等寓載新羅船至。諸唐近情。光朝等曰。僻遠鄙人。不識中原事情。側聞淄青節度使李師道反。兵馬五十萬。極爲倔強。天子發兵討之。不克。天下大擾耳。蓋光朝等越州邊民。不聞師道既爲其將劉悟所殺。故有是對。（按後紀淄青作圓州、唐無圓州、日本史小註曰、與叛僧圓靜相涉而詭、越州雖邊民、豈不辨州縣有無哉、以人名混州名、不近情、況後紀殘佚、極多謬誤、務所見本又作同州、可知史官之誤、非光朝等之失言矣、）

十一年庚子。春正月。渤海使還。命送光朝等。夏四月。唐李少貞等二十人漂至出羽。（按後紀少貞爲新羅人、疑、今改爲唐人、）

淳和天皇天長六年己酉。夏五月。初令諸國造龍骨水車。摸唐制也。太政官下符曰。畊稼之利。水田爲最。水田尤憂旱涸。聞唐土堰渠。皆搆龍骨。多收其利。我國弗用。輙致焦枯。其宜造作以資農作。貧氓不得造者。國司資給。

顯承述略續卷二

顯承述略續卷三

東京　萩原裕好問

通漢述略三

仁明天皇承和元年。甲寅。春正月。以參議從四位上右大辨藤原常嗣。爲遣唐持節使。從五位上彈正少弼小野篁副之。常嗣。葛野麿子。少遊太學。涉獵史漢。諳文選。能屬文。巧隸字。父子相踵。入此選。時人榮爲。二月。命太宰府。送致唐人張繼明於京。置造舶使。丹墀貞成。爲長官。朝原島主。爲次官。既而以伴氏上代貞成。是歲。空海奏乞置眞言院於大內。倣唐內道場也。敕以勘解由廳。爲曼荼羅場。

二年。乙卯。冬十二月。進常嗣正四位。篁正五位上。

三年。丙辰。春二月朔。祭神祇於北野。爲航唐也。常嗣等自奠賀茂社。九日。上御紫宸殿。召見常嗣等。參議右近衛大將橘氏公書勅於笏。降階宣讀。舌人以上。賜賚有差。夏四月。常嗣拜神於八省院。參議以上押班。儀若視朝。賜餞紫宸。命題賦詩。常嗣進上壽。上賜御製詩御衣一襲砂金二百兩。篁稱之。無何。授節刀。此行也。降招魂詔。以慰從昔使臣學生往而不還者八人之靈。（藤原清河。安部仲麿。石川道益。紀馬主。田口養年。甘南備言影。紀三宣。播守明。）五月。四舶出難波。初航唐者。動罹風難。故祀海內諸神。是月。復遣使於下總常陸。陞齋主武甕鎚四神位階。參議文室秋津等奉敕。奠盾列山階田原柏原四陵。太政官遣人於新羅曰。近將航唐。時屬隆夏。想必無虞。萬一漂至。便宜護送。秋七月。常嗣入海。船壞。廻松浦。篁在第二舶。亦漂廻。獨第三舶未廻。帝覽奏戚。大愕。勅大貳曰。使船未及廻。宜急差人。値嘉島。（一作血鹿）燃燎火。備濟援。時藤原廣敏爲大貳。八月朔。第三舶水手攀船版。漂對馬南浦。（屬上縣郡）漂肥前者九人。亦駕船版。太宰府以聞。乃命島民。滋燎火。備探望。然判官錄事以下百三十餘人。竟不知所之。獨判官丹墀文雄。學僧眞濟眞空。攀筏。得不死。濟空海法弟也。九月。常嗣篁從筑紫還。上節刀。初命府官葺壞船。催發帆。既而使員稍還。衆至六百。騈首聚居。疫癘流行。府官奏之。乃皆縱還。復置造船使。是歲。詔供八溝黃金神社（在陸奧白河）封戶八烟。以國出砂金。助航唐費故也。

四年。丁巳。春二月朔。常嗣等祭神祇。是日。諸廨廢務。三月。入辭。發自鴻臚館。赴筑紫。（按河海抄。桓武帝遷都山城。大宮東西置鴻臚館。至弘仁中。東館爲東寺。賜之空海。西館爲西寺。賜之僧守敏。後更建鴻臚館於七條朱雀東西。）筑紫每國度一人。配國分神官兩寺。又詔諸寺。講讀龍王般若經。以至回帆。皆禱風也。

五年。戊午。夏六月。（續後紀作七月。蓋奏日也。）常嗣拜表入海。初常嗣駕第一船。篁在第二船。漂廻之後。換船以堅脆殊也。篁忿引病不往。賦西道謠。辭涉怨刺。上皇覽而怒。減死。流諸隱岐。篁之在府。唐人沈道古適居鴻臚館。（太宰府亦有鴻臚館。是在太宰府者。）聞篁才名。屢相唱和。服其敏贍。是歲。詔賜筑紫窮民復一年。兩筑兩豐肥前五國。歉疫頻仍。道殣相望。而造船之役興。愁嘆之聲載道。故有此命。

六年。己未。春。流知船事伴有仁。暦學生刀岐雄貞。佐伯安道。天文生志斐永世於佐渡。逋航唐故也。秋八月。常嗣還自唐

抵松浦。常嗣憂患舶脆弱。及還傚船新羅。九月入京。(按後文、常嗣之還、又遭漂艘、而得還、故判官以下前後而還、)上節刀。帝御紫宸殿召見。右大臣藤原三守奏唐國書。有勅勞問。賜御衣暨酒。常嗣進從三位。判官長岑高名等竝陞階。藤原豐殁于唐。贈從五位上。准判官藤原貞敏以巧琵琶。使部卜部平麿以善龜卜。從焉。貞敏遇琵琶工劉二。餽二百金。授祕譜。二問舊師爲誰。曰家職也。無有他師。二曰。吾有一女。幸備箕箒。貞敏遂婚劉氏。劉氏工琴箏。貞敏又就學。及還。二贈紫檀紫藤琵琶各二面。是貞敏名重一時。冬十月。常嗣率其僚佐。拜神於八省院。勅上唐幣於伊勢神宮。肆雜幣於建禮門外。俾內官互市。名曰宮市。是月。遣唐錄事山代武益還。冬十二月。帝御建禮門。命使者上唐幣於柏原楊梅長岡等五陵。(後田原八島楊梅柏原長岡)

七年。庚申。夏四月。遣唐知船事菅原梶成漂抵大隅。梶成嚮至一南島。島夷殺艮枝淸上。梶成搏戰獲兵仗。還獻諸朝。梶成素曉方伎。其如唐也。命質疑義。至是爲針博士。准判官艮岑長松等亦漂至大隅。秋九月。賜位階遣唐判官以下三百九十人。

十一年。甲子。秋七月。賚學唐僧圓仁圓載黃金各二百兩。仁叡山台徒。嚮奉詔隨常嗣如唐。

十四年。丁卯。夏六月。僧仁好慧蕚隨唐舌人張友信至。上圓載謝表。仁好圓載法弟。傳云。慧蕚獲白氏文集而還。自是文集傳播吾邦。而居易猶健全云。(按樂天文集後記云、集有五本、其日本新羅諸國及西京人家傳寫者、不在此限、則樂天存在之日、文集既傳播吾邦云者信也、)秋九月。僧慧雲自唐獻孔雀鸚鵡。是歲。圓仁自唐還。仁駐維楊開元寺。適李德裕在維楊爲節度使。善遇仁。施絹帛。常嗣之還。遭風廻海陵。仁遂下船。轉入長安。見仇士艮。遇靑龍寺義眞。究台眞兩敎。又受悉曇學於南竺三藏。最爲楊敬之李元佐所敬重。至是還。悉曇學之傳。蓋始於仁。而大內有灌頂最勝內供奉諸法會。亦皆其所建也。

臣裕曰。先儒謂唐宋間僧多俊傑。何翅唐宋。皇國尤多俊傑。爲其識力或過之。前而最澄空海。後而親鸞源空日蓮之徒即其人也。蓋佛氏主智通。而由悟入爲行乎圓通。歸於幻化。其要至有性無性。歸於一佛而止矣。而本朝以神建國。無適不神。排神說法。皇國之所必不行也。於是乎最澄空海推佛於神。援神於佛。佛爲體。神爲用。體用歸乎一源。斯說一行。而混糅神佛。籠罩天下。天下之神。無不皆佛。

也。貪色性矣。拂性爲言。人世之所必不通也。於是乎親鸞不離俗。不出家。蓄女房。啖葷酒。煩惱是骸。淸淨爲心。一切惟佛之奉。斯說一行。而道俗無別。理慾並馳。天下之民。無不皆僧也。若源空之專念。日蓮之法花。愈卑愈簡。愈易修而愈溺人。非若夫淨門寂滅心印之玄妙過高。獨溺聰明而已。此其所以愈出愈熾。毒焰凶臭。卒薰灼神州也歟。嘗試就吾儒而求之。若空海親鸞。固旣無有焉。若圓仁圓珍其人亦不易得。眞備也。仲麿也。當時所謂才學之士。或局於禮數之末。或流乎詞章之間。固不知君子之大道。豈能曉經國之作用耶。雖有一二菅大臣善參議。皆不得伸其宏才偉略。而若菅原爲長之於僧圓爾。比比皆是也。要之。皇國浮屠氏智識迥踰漢僧。而儒則不及也。孰爲之而孰

致之。吾儒之有所以自取也。吁。皇國無通儒也久矣。今也浮屠亦衰。而西教將駸駸乎入皇國。今而無有乎爾。亦無有乎爾。

嘉祥二年己巳。春。滋野貞主憂太宰府衰弊。綱紀不擧。上疏曰。宰府襟帶玄海。控制藩服。長門爲關。對馬爲塞。九國二島隷焉。蕃漢使聘茲由。歸化茲由。寇擾動擾亦罔不茲由。寔西門鎖鑰。國家門戸也。鎖鑰堅。門戸牢。則堂奥可以無虞。故自古重之。帥貳監典惟其才。辨官式部莫不取。頃年以還。綱紀頽敗。府制弗擧。國司府胥貧陋貪墨。玩愒偸生。倘有不虞。噬臍毋及。臣不堪過憂。敢觸龍鱗。其言剴切。疏入不省。秋八月。商舶入太宰府。

文德天皇天安元年丁丑。春正月。暦博士大春日眞野麿上

奏。請用五紀暦。先是久用開元大衍暦。眞野麿嘗得開成四年及大中三年暦。相比較。月之大小有差。故有此請。眞野麿疇人之業。五世相襲。時人推獨步。

二年戊寅。夏。僧圓珍隨唐商李延孝還自唐。初仁壽中。唐商欽良暉歸。珍上表。寓載而往。漂琉球。時以琉球爲鬼國。一船皆怖。會得便風。遁抵福建。珍歷温台。轉入長安。亦究密旨。還。獻經論千餘卷。藤原良房迎入京師。

清和天皇貞觀元年己卯。渤海使烏孝愼貢唐長慶宣明暦。曰。此即今唐所用也。

二年庚辰。冬十月。詔用御註孝經。先是孔鄭傳註爲大學正業。久著令甲。十二月。新修釋奠式成。頒之諸道。先是播磨博士和邇部宅繼上言。謹檢唐開元禮。國子州縣皆有釋奠式。

皇邦有大學式。無國學式。而國忌祈年諸祭更用中丁等式。未經頒行。諸國或准大學。或從州學。有用樂者。有不用樂者。禮制不一。都鄙無章。尊道嚴師。法宜整飭。如在之祭。豈合參差。伏望蒙既定式。永爲盛典。

三年辛巳。夏六月。詔行長慶宣明暦。初遣唐錄事羽栗翼還自唐。上寶應五紀暦。曰。唐舊用大衍暦。今廢而用之。乃用五紀暦。然時無習推步者。廢格不行。齊衡中。眞野麿亦表請行之。不允。及是。眞野麿再建議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終與暦錯。謹檢西法。開元以還。三改暦元。皇朝天平以降。專依一暦。熟思天理。實非允當。請欽若天步。停舊用新。從之。時眞野麿爲陰陽頭兼暦博士。

六年甲申。秋八月。太宰府奏。舌人張友信如唐未還。而唐商

來無定期。請暫留僧法惠於觀音寺。假充譯司。從之。惠唐僧來寓者也。

七年乙酉。秋七月。唐商李延孝等六十餘人至。館鴻臚。供給如式。

八年丙戌。夏四月。敕太宰府曰。頃者京師頻有怪異。陰陽寮占。咎當外患。其宜戒嚴。復勅長門豐前國司曰。關識出入。法用過所。乃者唐人妄入京。國宰關司不謹所致。時唐人任仲元闌入京城。捕放之筑紫。秋九月。唐商張言等四十人至。

十六年甲午。夏六月。遣伊豫權掾大神已井豐後介多治安江等於唐市香藥。時唐已亂。使節不通。故有此命。是月。唐商崔岌等三十六人來松浦。

十八年丙申。春三月。參議太宰權帥在原行平上便宜二事。

曰。壹岐島田百町。充對馬運糧。停肥筑豐六國遞漕。而壹岐常調六國贖進。制松浦二島庇羅値嘉。更建二郡。分値嘉爲上下。而令島司郡領任土納貢。公卿議奏其便。從之。初對馬土确穀乏。而多置防丁。以故六國歲輸穀二千斛及雜穀船費料稻三萬四千束。而柁工水手雜費不與焉。而輙罹覆沒。十亡三四。舊例六國輸壹岐。壹岐遞漕對馬。尙爲便。大同中。其制亦廢。經費不翅。而庇羅値嘉土較潤。民亦殷饒。香藥寶石。唐商賫混唐貨。蕃漢寇賊。靡弗由爲。故有斯疏。秋七月。唐商楊清等三十人至太宰府。

陽成天皇元慶元年。丁酉。春閏二月。僧齋詮安然玄昭觀溪等皆如唐。給驛傳。唐商崔鐸等六十餘人。送多治安江等。齋香藥至。夏六月。賜庶人件中庸五條邸宅於歸化唐人崔勝。

初勝奏言。歸正既二十八年。曾無容膝之安。願賚一廛。永浴大化。冬。僧智聰還。聰初與圓載隨李延孝。入海。船壞皆溺。聰獨漂抵唐温州。得不死。留學二十餘載。而還。聰之在唐。見士人駱漢中。察其才學。勸歸化。漢中亦以其國亂。遂隨而至。敕太宰府給衣粮。僧中瓘自唐上言。僧眞如踰流沙。至羅越國而寂。（按羅越蓋羅刹、今西比利南境、事苑註曰、越當作閲、翻譯名義集曰、羅閲摩伽陀國王舍城也、據此則羅閲既入竺土矣、然三代實錄曰、欲渡流沙至羅越國而斃、則似未達矣、事苑註恐近傅會、）帝下詔痛惜。眞如原名高岳。平城帝第三子。爲嵯峨帝太子。弘仁之難。見廢。遂祝髮爲僧。受戒空海。貞觀初之唐。至是薨。

三年。己亥。冬十月。壹岐島司言。對馬運粮之不便。府官爲奏。島本薄确。耕耘既艱。亦不免漂。百町運粮。請從折免。允之。初唐商每來市。就府貿庫貨。市畢以砂金贖納。一兩當綿十六純。匹絹當綿十四純。府吏或不肯受。至是。敕太宰府更其法。

光孝天皇仁和元年。乙巳。冬十月。敕太宰府禁私市唐貨。

宇多天皇寛平六年。甲寅。夏五月。唐遣使入聘。（史佚名姓、青山氏曰、時唐大亂、不得修聘、蓋係商客詐冒、情理或然、今姑從扶桑畧記、）致僧中瓘上太政官表。時唐大亂。絕聘已五十餘年。秋八月。命參議左大辨菅原道眞爲遣唐大使。右少辨紀長谷雄副之。先是。僧中瓘錄唐彫弊事情。附商王訥致自唐。至是。道眞上疏曰。伏閲舊錄。天使航唐。或漂或賊。五航一達。概不免艱苦。況今若中瓘所報。前途鉤棘。既可識已。伏願詔群僚再賜商議。使聘大故。匪翅貂故。事遂寢。自是永停使聘。

嘗謂。市易利於瘠土之民。而沃壤不與焉。皇國沃壤。奚利市易。久而知其說之非矣。何以知之。於通漢之使罷。而航海之商至也知之。臣裕曰。皇國沃壤也。中氣之所磅礴。無種而不生之草卉。無豢而不育之禽鹿。其美茂蕃育。或逾原種者。遑々而然。然初無原種也。不能自生自育而自成其物。有藥圃者二人。爲一者取土乎田壟。一者撈泥乎川澤。時日同爲。工亦同爲。而方雪融泥軟之日。茸然含緑者。必在於田壟之土。而不在於川澤之泥。此何以爾。由原種之有無也耳。故物之初。無原種者。沃壤膏土。不能自成其根。而自育其生也必矣。皇國造化之府。地靈而土沃。然天之造國。固不能無偏。固具者有矣。不固具者有矣。古無而今有者有矣。昔罕而後盛者有矣。其不具而罕且無者。固不能不資諸外以補於內。況原種一入。膏沃豢育。物之蕃衍盛茂。至有日輸之外而內不竭者。非獨皇國之於漢

也。漢之於皇國亦如斯爾。此所以使舶絶、而賈舶不絶也。又非獨皇國與漢爲爾。凡偏氣之國。尤不能不爾。大地瀛海之間。百蕃蟻聚。大抵皆偏氣也。其有無相濟。彼之不可已者。行之乎。已而絶之乎。人亦吾之不可已者也。

七年。乙卯。夏五月。唐復遣使來聘。按、亦僞商人詐、買姑從扶桑略記錄之、召入京師。

醍醐天皇延喜三年。癸亥。秋八月。降太政官符。曰。頃者賈估妄喜遠物。弗繇官司。私爲市易。太無謂矣。自今之後。嚴加禁遏。冬十月。唐商景球獻羊及白鵝。明年。唐朱全忠弑其君曄。無何。唐亡。國分爲八九。兩浙有錢氏。立爲吳越王。猶奉唐正朔。按、巨勢金岡航唐之事、三鏡等諸書無所見、然據其女留別國歌題詞、則其航於唐也非可疑矣、其國歌載在拾遺和歌集、友人小原重哉曰、金岡學吳道玄、精於佛像畫馬、又水墨峰巒用王洽潑墨之法、其畫馬依曹霸韓幹筆意、是非所得於親炙焉成此妙品矣、其航唐蓋在延喜中、姑附註於此、

六年。丙寅。秋七月。隱岐國司言。北海風浪。猛暴異常。因奏神言。曰。此神之所以防賊也。

九年。己巳。秋閏八月。勅太宰府。自今貿易雜貨。府官撿進。物品色目。宜照濺藏人牒。審錄。舊例。商舶至。乃遣中使。撿點錄上。至是改之。故有是命。按、新儀式、太宰府上奏商客至、乃遣藏人先撿査貨物、而後更遣出納辨給價直、註日、或委府官、或遣藏人所雜色、冬。唐商獻孔雀。十一月。太宰少典御船高相以孔雀及唐貨上京。是歲。賜僧中瓘學資砂金百兩。

十九年。己卯。秋七月。交易使內藏大屬當麻有業以貿易唐貨上京。亦獻孔雀。羽毛光彩異常。帝獻之法皇。親點覽貨物。是歲。唐僧長秀湛譽智琮等至。長秀將從其父如波斯。遭風漂至。

延長三年。乙酉。冬十月。賜衣糧於長秀等三僧。按、遼史、是年載皇國遣使於契丹事、時絶外交、恐係海賈僞冒、

延長四年。丙戌。夏五月。僧寬建奏請入海求法。乞賜諸家集。允之。賜菅紀橘都諸集及小野道風行草帖一卷。法皇亦給黃金。建興福寺僧也。按、大江系圖維時下、錄延長元年入唐學三略、扶桑略記等不審、不敢載、蓋力此時、唐方亂、不得通、所謂唐者吳越錢氏也、虛實不詳、今省之、南朝太平記云、維時遣沙金一萬兩於唐主、得兵書數部三十卷而還、既誤醍醐爲後醍醐、它可想耳、踰年抵吳越。

延長六年。戊子。春三月。復給唐僧長秀等資糧。長秀善醫伎。至是。召之京師。

朱雀天皇承平五年。己未。秋九月。吳越王錢元瓘遣蔣承勛來。獻羊數頭。冬十二月。藏人藤原成清爲唐物使。如筑紫。撿錄進口貨物。時唐商麕聚雜貨眞贗相糅。故有是命。

六年。丙申。秋七月。蔣承勛又至。八月左大臣藤原忠平附承勛貽書於吳越王錢元瓘。

天慶三年。庚子。秋七月。左大臣藤原仲平貽書於吳越。

村上天皇天曆元年。丁未。秋閏七月。吳越王錢弘俶遣蔣袞來。致書信於左大臣藤原實賴。賴贈報書砂金二百兩。大江朝綱起草。書有南翔北嚮。難附寒溫於秋鴻。東出西流。只寄瞻望於曉月等語。

七年。癸丑。秋七月。吳越復遣蔣承勳。致書信於右大臣藤原師輔。命菅原文時製文。贈報書。有人臣之道。交不出境。錦綺珍貨。奈國憲何等語。

天德元年。丁巳。秋七月。吳越復遣盛德言來聘。

三年。己未。吳越使復至。獻黃金五百兩。乞膽錄天台梵籍。時

漢土台籍殘闕。海賈或言、日本有完本。弘俶深崇浮屠、故有此請。繇是台教再興於江南。明年、周趙匡胤簒立、周亡、更國號曰宋。

花山天皇寬和二年丙戌秋七月、宋商鄭德仁至太宰府。是月、召還僧奝然自宋。奝然東大寺僧、永觀中百練抄作天元五年、元亨釋書爲永觀二年、善隣國寶東國高僧傳爲元年、元史類編附載係雍熙元年、即永觀二年也、蓋元年辭國、二年抵汴歟、如宋、入汴梁、見宋主炅。賜職員令・年代記各一册。炅問天皇系祚。奝然素善隸字、乃書以備答。炅乃歎、謂其臣曰、日本國祚悠久、其臣亦世襲不絶、蓋古之道也。吾邦愧之。賜紫衣、館太平興國寺。在宋四載、至是召還。

一條天皇永延元年丁亥春二月、奝然還自宋、獲印本大藏經・十六羅漢畫像。扶桑略記作釋迦像、今姑從百練抄、日本紀略曰、給奝然鄭注孝經越王孝經新義各一卷、大藏經一部、經籍考曰、咸平中、日本僧奝然以鄭注孝經來獻、一以爲給賜、一以爲來獻、經籍考近是、上諸朝。明年、遣其徒嘉因等於宋、致謝表。

長德元年乙未秋九月、宋民七十餘口漂泊若狹、徙之越前。

三年丁酉冬、詔法曹議宋商朱仁聰罪。仁聰暴若狹守兼隆。史佚其姓、故有是命。

長保四年壬寅春三月、僧寂昭上表、請航宋、允之。昭叡山源信之徒也。初名定基。如是院年代記定作貞、大江維時孫、少能詩文、妙書。仕至三河守。至宋、宋主恒引見、諮皇國風土民俗、昭具對。恒悅、給紫方袍、賜號圓通大師。與丁謂親善。初信託昭齎台宗疑義於南湖智禮、答釋成、昭將齎歸、謂欲留之、爲說姑蘇山水之美、昭遂駐錫吳門寺。謂頒俸供給。日本寄語、宋眞宗咸平五年、建州海賈周世昌與日本人滕木吉至、眞宗召見之、以國詩獻、試挽射、咸平五年、即長保四年、滕木吉未詳其爲何人、今闕之、

寬弘二年乙巳、宋商曾令文來。

三條天皇長和四年乙卯夏六月、左大臣藤原道長附宋商興書寂昭、勸歸朝。有胡馬猶向北風、上人莫忘東日等語。治部卿源從英亦寄書、求曆本・經史及梵籍未曾入皇國者。其字皆有二王之風。楊億激賞。是歲宋商周文裔獻孔雀。賜右大臣源顯光、養之圃。

後一條天皇寬仁三年己未春三月、女眞按女眞、肅慎轉音、當時呼爲刀夷、蓋一部落名、五十餘船寇對馬、大殺略島民、夏再犯壹岐、害守藤原理忠、遂轉入筑前。太宰權帥藤原隆家遣前少監大藏種材等、材大鏡作村興、今從少右記秋月家譜、逆擊大破之。賊復趨松浦、又敗。此役也、二島男女爲賊所掠者千餘人、牛馬數百頭。隆家上捷報、乃以種材爲壹岐守。初有賊警也、敕符未至、隆家先發兵禦戰、遂卻之。朝議罪其擅興、欲不賞。大納言藤原實資執寛平中文屋善友賞格曰、有功弗賞、何以勵後。乃賞隆家。

四年庚申、僧寂昭自宋上牋於太政大臣藤原道長。昭在宋久、爲三吳道俗所敬信。其東游也、楊億遣以詩、尤賞其墨蹟。卒不還、而寂。冬十二月、南蕃賊入薩摩、略民而去。不知其爲何國。

萬壽四年丁卯、宋商陳文裕至。

後朱雀天皇長曆元年丁丑夏閏四月、宋商慕晏誠等漂至。

寬德元年甲申秋七月、宋人張守隆漂但馬、以散位中原長國爲但馬介、民部少丞藤原行任爲掾、往但馬慰撫。但馬守源章任嚮奪其貨、守隆訴之、坐削其官。扶桑略記以此係長久五年、而爲章任私爲存問、坐削其官、事實較差、今從百練抄、

後冷泉天皇永承元年。丙戌。冬十月。宋人投化。議放之。
二年。丁亥。宋商民作亂。擾太宰府。放火燬廨。執錮之獄。冬十
二月。流筑前人清原守武於佐渡。以私航宋也。黨與五人罪
以徒刑。
三年。戊子。夏五月。太宰府上宋曆。與國曆符。獨十二月有大
小之差。（扶桑畧記百錬抄宋曆作新羅曆、誤、）秋八月。宋商乞入京。不許。
五年。庚寅。秋九月。張守隆歸化。置之但馬。冬十一月。太宰府
上宋曆。
康平四年。辛丑。冬。宋商林表等抵越前。敦賀國司郤之。哀訴
曰。海路方艱。天寒糧竭。願賜優郵。
治曆二年。丙午。夏五月。宋商王滿獻藥物暨鸚鵡。秋九月。宋
人來獻貨物。先是。官賑恤漂蕩。給衣糧。故來謝。

後三條天皇延久元年。己酉。宋人盧範亦來獻貨。謝恤漂之
恩。厚賚放還。
四年。壬子。春三月。僧成尋隨宋商孫忠。如宋。見宋主頊於延
和殿。贈銀香爐白琉瑠等物。給紫衣方袍。館興國寺。翌年。宋
大旱。宋主聞尋深於密學。命祈雨。有驗。宋主悅。賜號善慧大
師。適宋譯新梵經。尋謄寫三百餘卷。上於朝。
白河天皇承保元年。甲寅。尋自宋上表。宋主頊就獻金字法
華大藏經暨錦二十段。
二年。乙卯。宋復就尋獻貨。帝詔公卿議酬品。或曰。和琴可也。
或曰。宜用金銀。或曰。須遺碎玉。（國訓阿久耶多麻、蚌珠也、）衆議不決。乃召
宋商孫忠。（孫忠一名、諸書異同、今一定作孫忠、）訊質。右大臣源師房命外記勘
報牒式。尋卒。死於宋。

承曆元年。丁巳。春二月。孫忠上其國牒。獻羊三頭。上覽之上
苑。夏五月。賜報牒。糸五千兩絹二百匹。絹長各六丈。牒用黃
紙。匣裝螺鈿。命菅原長季書其字。（按泊宅編曰、螺塡器本出倭國、物象百態、頗極工巧、日本政畧土產部載螺塡、則我螺塡爲異域所推賞者、）
二年。戊午。宋商孫忠復上其國牒。牒書賜日本國太宰府令
藤原經平。冬十月。定遺宋物品。以錦唐黃爲永式。（唐黃字恐訛）時
修好久絕。物議頗囂。
四年。庚申。秋八月。宋孫忠齎其明州牒。至太宰府。上宋主所
獻錦綺。既而去。抵敦賀。上牒。牒曰。大宋國明州牒日本國。初
通漢久絕。而宋比年獻書信。廷議皆疑其詐冒。至是蹤蹟詭
疑。書辭又不恭。遂不報。特命太宰大貳和市放遣。
永保二年。壬戌。秋八月。宋商楊宥獻鸚鵡。郤之。冬十一月。詔
右中辨大江匡房草宋報牒。與孫忠。蓋以廷議變故也。

堀河天皇寬治二年。戊辰。宋人張仲獻豹。郤之。
嘉保元年。甲戌。初太宰帥藤原伊房。私遣僧明範於契丹貿
易。至是發覺。坐削職。降階一等。黨與伏誅。先是。寬治中。商舶
航契丹。契丹商道言等亦至。有爭。遂絕之。
長治二年。乙酉。宋李充至太宰府。上其公憑。請貿易。充宋泉
州商也。
鳥羽天皇元永元年。戊戌。春三月。宋商孫俊明鄭清等賫其
牒書至。（書蓋其江浙邊司所致、非中書省牒、）府司奏之。畧曰。矧爾東夷之長。實
維日本之邦。人崇謙遜之風。地富珍奇之產。曩修方貢。歸順
明時。隔濶彌年。久缺來王之義。遭遇熙旦。宜致事大之誠。其
辭大不恭。上降百官議。朝議紛興。或曰。答以府牒。或曰。但遺

信物。或曰。不若不報。行式部大輔菅原在良上隋唐以還國書式例。曰。古式如此。朝議乃定。遂不報。時宋爲女眞所逼。無何兵敗南渡。僅保江左。由是宋漸罕至。

近衞天皇仁平元年辛未。宋商劉文冲多齎書籍至。贈唐書五代紀蘇軾指掌圖於左大臣藤原賴長。賴長命與砂金若干。

高倉天皇嘉應二年庚寅。秋九月法皇幸平清盛福原莊。時宋人來在福原。法皇延見之。

承安元年辛卯。夏。僧覺阿如宋。

三年癸巳。春三月。宋明州刺史（名氏闕）上牒書。朝議以書辭不恭。欲卻之。法皇不聽。降清盛及左大臣藤原經宗議。贈報書暨彩鞘砂金。命僧永範草文。菅原敎長書字。

安元元年乙未。春。平重盛知其族有亡徵。竊召僧妙典。屏人謂曰。吾欲有所囑。妙典曰。唯唯。公所命。重盛出砂金三千。曰。二千贈宋主。一千施育王。欲以祈冥福。爾能爲我航海。妙典曰。諾。乃與五百金。時僧佛照住育王（在明州）嘗遺重盛梁史三寶傳等書。故重盛及之。妙典原斐氏。宗形別族也。初名忠太。七抵宋。能諳海路。所著有海雲記金鉞海戰等諸書。（參取平家物語宗周記鎌倉實記）

治承三年己亥。冬十二月。帝幸清盛西八條第。清盛上太平御覽一千卷。宋商所齎至也。

四年庚子。春三月。帝幸嚴島。御漢樣船。清盛儆宋人爲柁手。

是歲。內大臣重盛薨。初疾病。清盛憂之。適宋商舶漂紀伊古坐浦。船有姓文者。善醫。重盛詣熊野也。延見之。至是。清盛爲言。辭曰。死生命也。宋醫何補。況兒位忝台輔。妄延外醫。恐損國體。遂不召而薨。

後鳥羽天皇文治四年戊申。春三月。靺鞨船至陸奧南部。闔船百五十人。中有三偉人。一曰普羅。善番樂。一曰旬浮臘。精兵學星緯地理數術。一曰賢的勢。最妙醫。適民婦難產。兒斃胎內不乳。婦亦死。賢的勢診曰。尸蹷也。非死矣。灸其背。湯劑熨臍。無何。胎氣膨脹。乳死兒。急以龍乳注兒口。居少選。兒發聲。婦亦甦。母子遂完。人皆奇之。時守護藤原秀衡久罹病。自識不起。聚家族。屬後事。家臣武國在南部。聞之。馳至平泉。謁見唁病。且告曰。番醫妙伎至斯。盍試一診。秀衡曰。死生天也。且國自有良醫。何延外人。卒辭不見。時僧道龍舍人助黑川某以醫聞。皆來寓陸奧。

臣褣曰。歐人之來皇國。世咸以天文大隅之葡人爲始。然葡人之前。若既已有東航者。蓋在我中古。漢韓渤海而外。西南而至者。爲南蠻。東北而至者。爲靺鞨。此概稱也耳。其實至自南者。不必南。至自北者。不必北也。西而由西至。北而由北至者。漢韓渤海耳。西人則自古馴舟楫。熟波濤。海路所通。罔遠弗屆。吾每疑以謂。文治之靺鞨。非靺鞨矣。或其歐人也歟。若其所云地理星象兵學數術。則雖未知其與泰西何如。而以醫伎驗之。其爲歐人也有酷似爲者焉。或曰。歐人之肇航印度東洋。蓋在文明明應之際。而葡人實始徑喜望峰。文治之際焉。識有吾皇國。曰不然。葡人雖肇破海路之天荒。而歐人之至東洋。既由歷山港陸通紅海。而彷徉印度諸洋。亦既久矣。則其至南部者。亦烏知非

東洋彷徨之歐人耶。或以此爲今俄羅斯人。此亦不然。俄人之建國、雖亦久、而在明初、俗尚椎悍。未曉西洋伎術。況在宋末。漠北疆域、幷今俄國所有東北境、皆蒙古所轄也。蒙古今猶獷獰鄙野、眞夷蠻也。當時惡得有若彼旬浮羅賢的勢者哉。然則歐人之來皇國、旣有二百年之前、先葡人者也歟。姑表而出之。

建久二年。辛亥。夏。僧榮西還自宋。初仁安中。抵宋上天台、獲新䟽六十卷還。文治中。再入海。將赴西竺。宋方亂、道不得通。彷徨天童四明際。爲老衲所敬重。還、創建仁寺。寺有菩提樹。西所齎植也。再獲茶種、傳之明惠。按弘仁六年、植茶諸國、茶之入我國既久、事具前卷、西之再傳植者、以尚未繁殖故歟、今不詳其故、

四年。癸丑。詔禁用宋錢貨。

順德天皇建曆元年。辛未。僧俊芿還自宋。初建久中。抵宋、游兩淅江南。最爲道侶所貴重。時相史浩錢樓昉皆敬之。至是。獲律經章䟽暨儒書凡二千餘卷而歸。創造泉涌寺。

建保四年。丙子。夏六月。宋人陳和卿至鎌倉。和卿造佛像工匠也。初源賴朝修東大寺。和卿適造其像。至是。察實朝深信佛。竊與僧榮西良眞等謀、請謁見。紿曰。大檀越是宋育王長老宣律師後身。僕其法弟也。因泣涕。榮西良眞亦告夢。皆符合。實朝遂立航宋之志。是冬。命和卿造海舶。定從者六十人。

五年。丁丑。夏四月。舶成。汎之由比浦。沉而不動。遂不果航。按善隣國寶引佛牙舍利略記曰、實朝遣使於宋、乞舍利而還、道經京師、帝留之內道塲、不遣、實朝遣安達盛長強請還鎌倉、正史所不載、蓋僧徒杜撰、今省之、

四條天皇仁治二年。辛丑。秋七月。僧圓爾還自宋。爾在宋往來天童徑山間。與其徒無準最相契。還、說禪法。創建東福寺。爾、榮西法弟也。

後嵯峨天皇寬元四年。丙午。宋僧道隆歸化。隆蜀涪江人。入京師、寓泉涌寺。無何、赴鎌倉。北條時賴延之常樂寺。屢往參禪。明年。爲建建長寺。初自榮西倡禪宗。迨是。京師有圓爾。鎌倉有道隆。其宗日熾。遂蔓天下。禪僧之至。道隆爲始。

建長五年。癸丑。秋八月。先是。僧道元抵宋。就天童僧如淨學。受曹洞宗。還、說法京南深草。時賴招之。不就去、如越前。創永平寺。至是寂。曹洞宗自道元興。初道元之入宋。其徒道蓮隨往。得甆陶法而還。創造甆器於尾張瀨戶。甆器自此行天下。爲。道蓮本姓加藤氏。稱四郎右衞門。

六年。甲寅。夏四月。北條時賴令筑紫諸司地頭曰。頃歲宋舶猥進港口。貨物闐出。自今之後。限以五艘。過乃其毀之。按據此、則宋商私市、比年不絕、當時史籍記載不詳、今無可考據、是歲。僧覺心自宋還。先是四年。與普門借如宋。皆圓爾法徒也。

七年。乙卯。前關白藤原實經自書法華四經。使圓爾附宋商舶。捨之徑山。天童僧了惠爲作捨經記。當是時。北條氏深奉浮屠。故禪徒往來累歲殊衆。

龜山天皇文永二年。乙丑。宋僧普寧歸其國。文應中。普寧至。時賴久聞道價。延館之鎌倉。屢質法義。至是。時宗使人護而送還。

四年。丁卯。僧紹明還自宋。明年。蒙古之事興焉。

顯承述略續卷三

元世祖

顯承述略續卷四

東京　萩原裕好問

殄戮蒙古述略

蒙古古匈奴遺種。漢西北戈壁沙海內外數百千餘里之間。皆其部落所在也。後鳥羽帝文治中。有乜速該者始強。并吞諸部。至子鐵木眞。威力雄張。略西域。逾天山。布加利波斯甲加索諸國。皆在其蹄下。遂即大可汗位於幹難河之北。（黑龍江支流）建都哈拉哈。其戰鬪間。屠殺者五百餘萬。封長子朮赤於西比利亞。北抵氷海。封二子察合台於布加里。三子窩闊台於蒙

古東達黑龍江。是爲太祖。窩闊台南略。滅金侵宋。奪其半域。是爲太宗。子貴由蒙哥相踵經略。迨忽必烈。遂殪殘宋。略交趾緬甸亞細亞大略爲其所有。舟車所通。無不朝貢。獨皇國屹立。絕不通問。貪驕之餘。送死西陬。神人所惡。一擧摧拉。賊師十五萬。得生還者蓋無幾矣。作殄戮蒙古述略。

龜山天皇文永五年戊辰。春正月。高麗王王植遣其臣潘阜抵太宰府。奉蒙古書及其國書。先是。蒙古主忽必烈給其臣黑的以虎符。爲國信使。殷弘副之。致書高麗。強命嚮導。曰毋以風濤爲辭。植乃遣宋君斐等導抵巨濟島。黑的望海畏讋而還。植就以書辭謝。蒙古再遣黑的責其逡巡。曰期必得要領。時高麗李藏用恐其累國。贈書黑的說曰。蠢爾小醜。無益於得。無損於棄。請置之度外。任其嵒嵒自活相忘之域。焉植忿其不先告。疑有貳心。潘阜亦連坐將配。黑的怒。植懼皆赦之。遂先遣阜至。閏月。太宰府致其書於鎌倉。時相摸守北條時宗奉惟康親王爲征夷大將軍。自執兵馬之權。乃進之京師。蒙古書略曰。朕惟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脩睦。況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高麗朕東藩也。日本密邇開國以來。時通中國。至朕躬而無一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志。聖人四海爲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是月。時宗令沿海戒嚴以備不虞。三月。詔議蒙古事。徵諸道勘文。我曰宜答。或曰斬其使。卒詔參議菅原長成草璽書降之鎌倉。時宗謂書無禮。不若不答。覆奏其不可。

遂格而不遣。潘阜待報。五月。卒自筑紫還。先是。朝廷懼有變。奠幣二十二社。復特遣右近衛大將藤原通雅於伊勢。奉宸翰祝文。尋復遣奠幣使於盾列山階等七陵。

六年己巳。春三月。黑的等至對馬。島人拒不納。初潘阜之還。王植命如蒙古。陳我國情。蒙古復遣黑的於高麗。再命嚮導。高麗遂使其門下省事申思佺侍郎陳子厚及潘阜等七十餘人導至。至是黑的忿。鹵島民二口而還。蒙古主延見島民。謂曰。爾國朝貢。其來尚矣。朕非敢逼也。但欲耀名耳。厚賚之。秋八月。高麗金有成高柔等奉蒙古命。齎國書至太宰府。還俘口。亦不報。柔等有感於夢。賦詩納氈帽於安樂寺而去。是歲。宋僧正念至。

八年辛未。冬十月。（或作九月）高麗復遣徐稱金貯等。導蒙古使趙

良弼至筑前今津。初蒙古主以前使未得要領。募可使者。良弼應募。以其老不許。良弼固請往。乃授秘書監。充國信使。良弼獨與其僚佐先抵高麗。王植郊迎之。良弼傳命曰。日本自昔通好上國。爾國密邇。是以嘗命爾導。逕爲渠疆吏所梗。不獲明諭。今再遣良弼。期於必達。仍遣王昌國洪茶丘等屯駐金州。王其供給軍需。復遣忻都史樞等諭高麗曰。朕嘗通諭日本。不謂執迷固滯。難以開諭。今將經略。勅有司發卒屯田。用爲進取之計。庶免爾國轉輓之勞。仍先示招懷。爾其悉心。迨良弼至津吏望以爲賊。將發兵擊之。良弼舍舟上岸諭旨。津吏乃延之舘舍。以兵環衞。翌日。太宰少貳武藤資能率兵詰問。良弼以前書無報爲無禮。詰讓不止。求書則曰。抵京獻諸王。其書盛以金櫃。看護甚嚴。數日。資能復往諭曰。國家自

古它邦使臣。無有越宰府而東者。汝今至此。不授國書何以示信。良弼曰。隋唐使者皆得見王。何獨殊我朝於隋唐乎。終不與。以副本授。其書略曰。蓋聞。王者無外。高麗既爲一家。王國隣境。故嘗馳使脩好。疆場之吏。抑而不通。所獲二人。勅有司慰撫齎牒以還。復無所聞。日本素號知禮之國。王之君臣。寧肯漫爲弗思之事乎。特令秘書監趙良弼爲國信使持書以往。如即發使與之偕來。親仁善隣。國之善事。其或猶豫以至用兵。夫誰所樂。王其審圖之。致之鎌倉。北條時宗就大納言藤原實兼奏之。亦以書辭不遜不答。命太宰府卻其使。時宗遂令鎭西將士曰。聞蒙古有異心。今發遣將士。其宜嚴守備焉。十一月。朝廷脩熾盛光法。祈弭夷禍。十二月。太宰府驅良弼送之對馬。良弼使其屬張鐸齎書先還國。權中納言藤原公守奉勅。如伊勢。告蒙古難於神宮。是歲。蒙古建國號曰元。

九年壬申春二月。趙良弼遣張鐸。以我邊民彌四郎等十二人（元史世祖紀日本傳作二十六人。今姑從趙良弼本傳）如元。僞稱日本使人。鐸以好辭謂元主曰。此太宰府西守護所所使也。元主曰。恐詐也。以問姚樞許衡。皆曰。然。覘吾强弱耳。宜不聽入見。是月。高麗王植上書請通好於元。不報。北條時宗戒將士益嚴備肥前要害。夏四月。復遣藤原景泰視師筑紫。五月。張鐸至。復致高麗王植書。申陳前請。亦不報。

十年癸酉春三月。趙良弼竟不得入京而還。（按良弼傳曰。居日本歲餘。蓋良弼以文永八年冬十月至。間一歲而十年春還。故曰歲餘。然元史日本傳。至元十年六月。復使日本。與良弼傳殊矣。至元十年。即文永十年。若良弼還而復來者。近代國史皆從日本傳。當以本傳爲正。）夏六月。良弼還見元

主。具陳顚末。元主怒。乃詢用兵於良弼。良弼曰。臣居日本歲餘。覩其民俗。很勇嗜殺。不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其地多山水。無畊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可富。况舟師渡海。颶害莫測。是以有用之民力。塡無窮之巨壑也。良弼蓋不欲用兵。故有此言。元主不從。遂決意入寇。秋九月。元主諭襄陽軍。釋械繫。免死罪。聽自立部伍從軍。仍命樞密院給鎧仗。

十一年甲戌春正月。元遣總管察忽及洪茶丘。如高麗監造戰艦三百。以月十五日興役。王植乃命其諸臣。爲諸道都督。鳩集工匠徒役三萬五百餘人。驛遞絡繹。期約急迫。高麗大苦焉。三月。元主命忻都洪茶丘等。將女眞及水軍一萬五千戰艦九百。以七月入寇。因命高麗以兵五千六百助戰役。是秋。王植卒。子椿立。冬十月。元更以忽敦爲都元帥。洪茶丘爲

右副元帥劉復亨爲左副帥。與高麗金方慶朴之亮金忻等。以蒙漢麗兵二萬三千戰艦九百。發高麗合浦。五日。徑入寇對馬。守護代右馬允宗助國以兵八十。躍出當之。遣舌人眞繼男訊詰。不應。亂射如雨。直進上岸。助國苦戰。先射殪數人。其義子宗右馬彌二郎又射墜一騎賊。然衆寡不敵。闔族悉死之。肥後人江井藤三等有罪配在對馬。亦戰死。十四日。賊轉寇壹岐。上岸。先建赤幟。守護代左衛門佐平經高（續通鑑作摂高）亦僅以兵百餘防鬪。不利。退嬰城。翌日城陷。經高死之。二島既遭殘破。伏尸狼籍。賊掠婦女。縲貫其掌。繫之舷旁。尋躪肥前沿海郡邑。松浦黨士數百人又出防之。或死或俘。所餘無幾。初助國之死。其家兵二人僅以身脫走。報太宰府。經高僕亦來報。一府大驚。乃告急京師。徵兵九國。於是太宰少貳武藤資能大友賴泰戸次重秀菊池隆泰葉室高善託磨賴秀等。及龍造寺、大村、有馬、高木、深堀、原田、山鹿、青屋、紀井、臼杵、諸氏。各率其子弟馳至。衆無慮十萬二千餘。十九日。賊入博多。翌日。舍舟登岸而騎。我兵逆擊之。資能幼孫某（八幡愚童記不載名、螢蠅抄旁註以爲賁時）年甫十二三。弱弓射賊。賊啞然笑。一齊鼓之。馬盡驚躍。賊將據高指麾。賊兵應鼓進退。有衝者圍而擊之。毒箭雨注。中者皆斃。我兵有善鬪而死者。賊乃取其肝呑之。戎器有鐵砲。彈大如球。轟空爲霹靂聲。時無知砲爲何物者。人馬辟易。死傷甚多。松浦黨士曰。此可以奇勝也。乃以兵千餘襲擊。斬賊二三千。松浦黨亦多死之。原田、青屋、日田諸氏皆敗。青屋馬逸。一軍沒於賊。託磨賴秀以其兵衝突入敵。亦死之。葉室高善及竹碕江田白石諸士咸殊死戰。不能防。賊遂

進。至今津佐原百道原赤阪等諸地。菊池武房赤星有隆（菊池別族）菊池康成等以八百騎逆戰於赤阪。少貳覺惠與子景資。以兵三千防之百道原。亦皆敗。賊將有綠甲（八幡愚童記一本綠作赤）騘馬而美鬚髯。逾胸者。麾衆能鬪。景資射而墜之。獲其驄馬。訊之生口。乃劉復亨也。賊勢益張。破大友氏軍。放火民房。延及筥碕祠。初天智帝慮漢韓之難。創築水城於太宰府西。北條時宗更增脩之。壘壁高丈餘。亘十餘里。上坦可馳馬。爲及是。諸將退保水城。既而日晩。賊亦憊還上舟。金方慶謂忽敦洪茶丘曰。我兵雖少。已入敵境。人自爲戰。乃孟明焚舟淮陰背水也。請再決戰。忽敦曰。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瘦兵戰大敵。非計也。不若班師。劉復亨傷重先遁去。是夜大風雨。賊船多觸巖礁而碎。金侁墮水死。全軍遂乘夜逃竄。天明而望之。海無隻帆。太宰府急發艨艟追之。賊艦一隻留志賀島。（國賓記作鹿島、訓同、）合掌乞降。我兵不應。賊將以爲不許降。自投海死。乃捕餘兵百二十人。斬之水城。賊軍不返者蓋過半矣。十一月六日。捷聞京師。翌日。勅奠幣十六社。尋復奠三社。咸報賽也。詔停明年五節宴賀。是春。帝既傳位於皇太子。

後宇多天皇建治元年乙亥。春二月。元主復遣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計議官撒都魯丁等四人。齎書來。先抵高麗。高麗使舌人徐贊導之。夏四月。達長門室津。乃送之太宰府。五月。北條時宗令長門周防安藝備後四國。專修海防。秋八月。太宰府押送世忠等五人於鎌倉。九月。時宗並斬之龍閘。世忠臨誅賦一詩。有出門妻子贈寒衣。問我西（西疑當作東）行幾日歸之句。梟其首。時宗乃令省公私冗費。權停京師

大番兵。代以京丁。精揀關左兵勇。盡戍鎭西。冬十一月。始置鎭西探題。以前上總介北條實政爲之。十二月。時宗令太宰少貳武藤經資曰。明春將發兵。討蒙古。其宜亟修艦。調兵。簡擇水手。因戒飭西海諸士。（按蠻國抄引東寺文書野上文書島津文書並載此令條然無其經營蓋時宗權宜鼓舞士氣也）蓋鼓士氣也。是冬。高麗以金光遠爲慶尚道都指揮使。大修戰艦。高麗嚮遣使於元。致書。陳其國情。辭造艦供億。至是元將再入寇。乃强命之。

二年丙子。春正月。勅諸僧修熾盛光法。禳元寇也。秋八月。北條時宗令山陽南海。嚴戍長門。

三年丁丑。春正月。輪祭二十二社。每社一月。時元益雄張。宋主昰遁入閩。不絕如綫。國商在宋者咸逃難航還。太宰府以聞。

弘安元年戊寅。冬十一月。元建淮東宣慰司於楊州。命沿海官司。通我商舶。

二年己卯。春二月。宋亡。元主命湖南楊贛泉四省。造戰艦六百。夏。元將夏貴范文虎遣周福欒忠及僧靈果齎書來。亦斬之博多。秋七月。宋舊臣奉牒曰。吾朝既爲蒙古所滅。恐禍波及日本。敢告。爲朝議以牒辭無禮。不報。時宗益分派關東兵士。增鎭西海戍。冬十月。元遣塔納等。如高麗。益脩戰艦。點閱驛站。是歲。元僧祖元至。入鎌倉。北條時宗嚮遣僧牧元於宋。致書幣於僧詮英曰。時宗留意宗乘。積有年序。建梵宇。安緇流。每思樹有其根。水有其源。欲請名勝。助此道。幸引俊傑來本國爲望而已。詮英乃導祖元而至。時宗爲建圓覺寺。祖元。會稽人。法價素高。僧惠曉還自元。

三年庚辰。春二月。元始聞我誅杜世忠等。增造兵艦三千艘。命耽羅（今濟州朝鮮）給其材。括宋敗將張世傑潰軍及有罪逃亡者。屬蒙古回回軍。使從征役。秋八月。元主召忻都洪茶丘范文虎議入寇。茶丘曰。臣若不擧日本。無復面見陛下。乃相約曰。忻都茶丘率蒙麗漢軍四萬。由合浦。文虎率蠻軍十萬。由江南。會壹岐島。兩軍協同。直抵日本城下。破之必矣。乃以阿剌罕爲右丞相。忻都洪茶丘范文虎爲中書右丞。李庭張拔都參知政事。冬十月。北條時宗令西海南海兵。戍博多。東山北陸戍敦賀。而山陽山陰衞京師。十二月。元主册高麗王暙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左丞行省事。授印。以其臣金方慶爲高麗軍都元帥。自餘授官給印牌。從暙請也。暙嚮遣使於元。告艦九百兵一萬水手一萬五千糧十一萬碩（碩與石通）咸具備。

因乞弓鎧。

四年辛未。春三月。元忻都洪茶丘先發。入高麗。赴合浦。范文虎赴江南。元主論曰。聞漢人言。取人家國。得其土壤。若盡殺人民。得土何用。其恪體之。太宰府急報之鎌倉。北條時宗議曰。賊至則宜還二上皇（後深草龜山）於鎌倉。而以兵嚴衞京師。二皇聞之大駭。夏五月。高麗金方慶朴琛等以兵會忻都。偕發合浦。二十一日。忻都等直入寇對馬。進侵壹岐。害民三百餘口。慘極甚。島民携幼扶老。走匿山谷。兒啼或聞。賊乃至。爲至有殺嬰兒而避者。初島中多牧牛。至是賊盡殺以助糧食。武藤資時龍造寺季時及松浦彼杵千葉高木諸族。以兵數萬禦之峽浦。斬賊將康彥。賊由船艙連發砲。我兵披靡不能當。資時死之。資時。經資第二子也。六月五日。大戰於志賀島（或作

（鹿島、島肆筑前、）敗之。幾獲洪茶丘。賊將王萬戶從旁拯之、得逸。我兵死者五十餘人。翌日復戰、又敗之。時賊軍大疫、死者枕籍。賊復進至宗像洋。先是、筑前緣海甃石爲壘、高丈餘、亘十三里。外嶮難攀、內夷可騎登、以便臨射。至是、前太宰少貳武藤資能、其子景資、大友貞親、菊池武房、赤星有隆、葉室高善、田尻種重、龍造寺季時、原田種元、大村澄宗及島津氏等、筑紫南海山陽諸將士、率其子弟部屬、悉會太宰府。時宗又遣城盛宗等、以關左驍勇往督諸軍。聲勢大張。賊不得輙近岸。草野經長夜先襲賊艦、燬之、斫二十餘人。賊大愕。初賊艦舳艫鎖聯、爲圜營、以外向艦施石弩、候溝乃發。我船小不能敵。襲擊者前後皆敗。伊豫人河野通有（八幡愚童記作通宗、今從豫章記）來在博多。獨背石壘屯海瀕、以自絕走路。其初赴戰、禱三島祠（在伊豫海）

中。曰、吾待賊十年。今得好敵。請神監焉。踊躍而至。至是、與其子通忠、伯父通時、提手兵駕輕舸、徑進迫賊將艦。賊怪其兵寡、逆而問之。不應。賊乃雨射。兵四五人先殪。而通時重傷。通有亦傷左膊、不能射。乃右手揮刀而進。賊舷峻高、不能攀。乃仆架帆檣於舷、超而入。左右亂斫、斬數人、擒賊將玉冠者以還。敵不肯追。通時遂死。船中武藤資能、田尻種重及種光等咸前後戰死。大友貞親、菊池武房、赤星有隆等皆破賊、有隆獲魁將。薩摩武光師兼豐後志賀泰朝、肥前大矢野種保、筑前秋月種宗、肥後託磨時秀及竹碕秀長等、亦皆善鬪相支。者凡九日、大小數合。賊不得逞志。然方此時、諸國恟恟。市無糶米。民有飢色。訛言流傳。或曰、賊由長門徑趨京師。或曰、擣東海。或曰、闖入北陸。廷議乃謂、二上皇宜避難關東、而召兵

固護京師。帝爲臨神祇官、親禱七晝夜。龜山上皇乃親詣石清水社、默禱達旦。復遣權大納言藤原經任於伊勢、奉宸翰祝文於神宮、乞以身代國難。初元之發兵、約一軍由高麗趨壹岐、一軍由慶元赴平戶、而以六月望前合軍壹岐、一齊偕進。而阿刺罕途死。阿塔海代之。未至。范文虎、李庭等已航海、未達。至是、忻都、洪茶丘等議曰、南軍愆期。吾輩已戰者數矣。船腐餉盡。將何如。金方慶不答。閱十餘日、復議如初。方慶曰、三月糧尙餘一月。何遽言退。既而文虎等至。碇能古、志賀二島。忻都、洪茶丘會焉。由是肥筑之間、蕃艦蔽海。我軍尙支戰、無有沮色。斬其招討使忽都哈思等。賊乃移據鷹島（今玄海島）。見山影蘸波、疑有暗礁、不敢近海口。會青虬見於海中、硫磺氣腥臊、怪雲走空。蓋颶徵也。賊帥見之大懼。單舸先遁。是夕颶

作。時秋七月晦也。閏月甲子朔（諸書皆作閏七月、增鏡獨脫一閏字）颶甚。風濤簸掀。賊艦自相撞戛、而皆碎覆。左副元帥阿刺帖木爾以下溺者無數。流尸蔽海。漂入浦港。浦港塡噎。可踐而涉。其在海者尙成島嶼。漂而不死者數千人、登鷹島、修補壞船、將逃。少貳景資偵知之、以兵船數百掩擊殺之。乞降者千餘、捕還斬之。那珂川、范文虎、李庭船亦壞。庭攀船版、漂鷹島、收其殘衆、十無二三。由高麗逸還。初都元帥張禧與文虎、庭同抵肥前。禧即捐舟壘平戶、約各艦相距五十步、預避撞擊。逮颶作、禧船獨完。乃分其船與文虎。文虎因得脫去。此役也、元軍不返者凡十萬、高麗亦踰七千。八月、文虎由高麗還其國、詐飾敗形、無何、敗卒子閻遁歸、言其情。莫青、吳萬五亦尋還。三人蓋江南軍殘卒也。由是文虎等得罪於其主。（大橋氏曰、元史稱日俱曰得還者財）

三人者、文虎所率蠻軍十萬中、財有三人耳、非元軍總數、得之、癸辛雜識云、四千餘舟、所存二百而已、全軍十五萬人、歸者不能五之一、凡折損五十萬石、衣甲器械稱是、此錄令史李順目擊者、可以爲據焉、事聞。詔叙北條時宗正五位下。賞戰功也。初元之入寇。其臣昂吉兒以書諫之。不聽。師行有期。王磐又諫。元主怒曰。國有典刑。言者不赦。豈有他心而言哉。磐曰。赤心爲國耳。苟有它心。何以爲言。至是。元主猶無悛心。復命阿塔海。益調發兵。一時無敢言者。無幾。姑緩其役。賊之至京師。守護宇都宮貞綱以北條氏令。以兵六萬發。至則賊已敗矣。乃築海堡。亘十餘里。鎭西要略以六里法算爲百廿餘里、命九國將士。更番戍守。是冬。元置萬戶府於高麗金州以備我。

五年。壬午。夏六月。元虜總把沉聰等六人逸入高麗。秋七月。高麗王睶遣使於元。請以兵艦百五十。助再寇。元復命高麗躭羅及其平灤楊隆興泉諸州。造大小艦三千艘。而域中重囚。除反逆外。赦以充軍。是歲。以遠江守北條時定。爲鎭西奉行。居姬濱。統轄軍事。三河守吉見賴行。鎭石見。

六年。癸未。夏五月。北條時宗遣修理亮北條兼時。於播磨。以備賊警。按播磨非當時防海要鎭、備之者未攷其故、姑從北條九代記、冬十月。遷鎭西探題北條實政。爲長門守護。是歲。元主復以阿答海。征東行中書省丞相。時糧餉。脩戰艦。給銀鈔衣甲。或諫不聽。既而所在盜起。適補陀寺僧如智說曰。臣請以佛理諭之。乃俾王君治。齎書。隨如智來。秋八月。過黑水洋。遭風。不果至。

七年。甲申。元復遣王積翁。以如智來。舟中有怒積翁者。俱謀殺之。亦不果至。是歲。四月。北條時宗卒。年三十四。子左馬權頭貞時代。爲執權。

八年。乙酉。冬十月。征夷大將軍惟康親王令北條時定諭鎭西將士曰。堅壘壁。嚴守備。以備不虞。雖有緩急。毋得私赴鎌倉。是月。元復立征東行省。以阿答海劉國傑陳嚴洪茶丘。督其事。命習海者。募水工。十一月。遣阿八刺察忽。督江淮遼東軍需。期自明年三月發兵。八月會合浦。既而以劉宣之諫。暫命罷兵。

九年。丙戌。冬十二月。北條貞時論功行賞。給河野通有以兩肥鄕邑。田尻種長以薩摩甑島一邑。赤星有隆以甲鎧。宅各有差。初通有獲賊首數級。遣人獻之京師。上皇時禱男山。召見使者。大悅。至是受上賞。貞時又令將士曰。自今之後。不遵奉行守護指麾。有功不錄。其恪遵守。鎭西要略錄弘安七年及九年俱入寇、諸書不徵見、今不取、明年。帝傳位於皇太子。

伏見天皇正應元年。戊子。春二月。元復謀再寇。以高麗王睶。爲征東行尚書省左丞相。冬十月。志賀泰朝武光師兼禰寢清親各賚鄕邑。賞前功也。

四年。辛卯。民間流言。元將入寇。京師鎌倉諸祠衆寺。咸行祈禱。按壘總抄所載勘仲記門葉記東寺文書南部唐院文書島津文書等諸書、弘安辛巳前後、諸社寺所禱無虛歲矣、今不具錄、

五年。壬辰。秋九月。元遣洪君祥。如高麗。詢入寇事宜。王睶曰。庶效微力。乃先遣其監察御史金有成及郭麟。賚書以至。送漂民。勸和好。太宰府留而不遣。是冬。北條貞時以久明親王命。賞相良賴俊。亦追錄前功也。

永仁元年。癸丑。春三月。降太政官符。崇伊勢伊雜社及風社。皆爲宮。聚僧大內。禳厭外寇。帝親製文。祝禱。秋七月。復遣權

大納言藤原爲兼。於伊勢奉祝文。帝親灑翰曰。朕忝稟天胤。謬守神器。去冬蒙古奉書。書詞無禮。以兵要好。與自文永延及今日。皇朝不嘗納其欵。洵安危理亂之所分也。將士警嚴。久累邦家。延及黎元。加之天災地妖。炎旱彌旬。禾穀不登。咸朕薄德上替下陵之所致。宗社不福。賢哲不輔。職是之由。自今之後。道由神聖。德述祖宗。齋肅凝神。敢祈皇神。庶寶祚亡搖。寰宇廓清。是歲鎭西奉行北條時定卒。北條貞時以越後守北條兼時。爲鎭西探題。仍令諸士曰。一心僇力。恪聽一人。自是北條氏族更番爲探題。

二年甲午。春正月。元主忽必烈殂。孫鐵木兒嗣。是爲成宗。洪君祥與丞相完澤謀。遂罷入寇。

後伏見天皇正安元年巳亥。春三月。元江浙平章事也速答

兒勸元主。復用兵。元主曰。今非其時也。會我商舶抵元。乃遣江浙釋教總統僧一寧。齎國書。寓載而來。書略曰。先帝嚮再遣使。偕不果還。自朕臨御。綏懷諸國。薄海內外。靡有遐遺。日本之好宜復通問。補陀僧一山道行素高。今附載商舶。想其必達。亦欲成祖意耳。惇好息民。王其圖之。太宰府送之鎌倉。北條貞時怒。竄諸伊豆修禪寺。後延之鎌倉。遷住諸寺。一寧亦留而不還。

三年辛丑。冬十一月。蕃船一隻抵甑島。適風烈。船逸。不詳爲何國。時人以爲蒙古。北條九代記〇吉續記云、在海者可二百艘、蓋風鶴之說耳。鎭西探題北條政顯馳驛告之鎌倉。貞時以聞。自此之後。無復邊警矣。

臣褣曰。勝人者氣也。我有氣則人無賁育。我無氣則賁育視人。賁育視人者。我不可有拒乎人也。氣何以育。曰。使不知人之爲賁育耳。視而大之也。懾氣生焉。聽而聳之也。怯氣襲焉。知人之爲賁育。而我喪其氣。此人情之常。勇夫壯士亦所不免也。兵家之說曰。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惟其無知也。故至肝腦塗地。不知人之爲賁育而氣常旺矣。北條氏之驅天下。鏖刧敵者。能用斯氣也。當奇渥溫氏之熾宋也。北極氷海。西墟莫斯科。西南略緬甸瓜哇。南臣占城安南。幅員之濶。雄張强力。遠超乎秦漢。前古罕聞焉。其藐視我。爲東洋一孤島。來責朝貢。亦其常情也耳。我若大之聳之。賁育視之。則慴怯之氣爲主乎內。而不可有拒乎敵也。嬰兒無知。能攫白刄。保姆愕而引之。乃墮指。醉人酩酊。能超大溝。旁人危而牽之。反溺。情勢亦猶是爾。國家

豢士也亦厚矣。忠勇爲質。敢死爲習。失乎鄙野。罔流文弱。椎悍之俗。惟知奉其君。死其長耳。是以當時之士。其視國讐。猶蒙蜞夜义。然固無知海外之形情。强弱勇怯何如也。北條氏能乘斯氣。鼓舞之。激憤之。書至爲郤之。使至爲斬之。此人無賁育者也。兵法曰。先勝而後求戰。北條氏先勝以氣者也。設使當時無颶風之變。予知其未必取敗矣。今之爲奇渥溫氏者。則甲兵之强。砲艦之精。節制進退之妙。固卓越蒙古。而捐交際之虛名。務貿易之實利。迫人以情理之不可遁者。而禍心之嶮。陰機之深。何翅蒙古。是鍾百蒙古於我也。然則後之爲北條氏者。其所以待之禦之之道。自不得不殊焉。雖然。古今不可殊者有一焉。氣此也。今也吾士民之賁育視人者亦已甚矣。天下之氣。欿然以餒

爲。而又眩乎其富。慌乎其強。愕乎其機智之巧。甚者立種族之說。以自貶愚。於是乎吾士民不戰而先懷懾怯之氣。不戰而懷懾怯之氣者。安望其它日之敵愾哉。

後二條天皇乾元元年。壬寅。夏四月。命太宰府築石砦於博多海濱。多造兵船。以嚴海防。

嘉元三年。乙巳。鎌倉僧德見寓載商舶入海。抵元四明。時元怒我倔強。嚴禁國商通販。僧徒亦不許入。德見夜陰攀女牆入城。謬墜一商家屋上。爲邏者所拘。既而被放逐。乃得上天童。

德治元年。丙午。我商民與元慶元路官吏鬪。放火府城。由是天童國僧十數人亦見拘縶。德見亦預焉。按弘安而後、絕不通公商、然奸商私販亦潛禁、因故僧徒求法者寓載而往、善隣國寶記曰、暦應年中、新建天龍寺、由是有入元之船、亦商舶、非公船也、

後村上天皇興國二年。辛巳。北朝光明帝暦應四年　僧龍山還自元。沙彌淨因隨而歸化。自言林逋之後。寓南都二條。創製餛飩。其後爲鹽瀨氏。時我無賴奸匪。歲侵擾漢韓沿海州縣。以迄元亡。

顯承述略續卷四

顯承述略續卷五

東京　萩原裕好問

將府私通述略

交際之權。天子之所執。而非人臣之所擅也。雖然人臣推戴天子於上。而能自以敵禮。交接外蕃。互通國書。則天子之尊。自伸萬國之上矣。交際之道。自非臣屬羈縻之邦。無有大小。無辨强弱。不得不一以敵禮遇之。況若漢乃風習夸大。挾疆域之大。動輙以臣僕視人。故通漢之出於人臣者。雖非其經。而天子之尊。反自有不汚者焉。若足利氏之通漢。受其封爵。就其

曆服。則紊亂綱常。罪不容於誅。固無足論者。獨於德川氏。則予竊有取焉。於漢則絕通好。許市易。於諸外國。則一自以敵禮交接。以我臣子。敵彼君主。則吾天子之尊。不言而自伸乎萬國之上矣。作將府私通述略。

顯明　太

後村上天皇正平二十三年戊申。（北朝後光嚴帝應安元年）春二月。明使齎書抵太宰府。先是。元朱元璋起兵。逐元。自即帝位。都建業。改元洪武。頒書四方。書曰。帝王之治天下。日月所炤。無有遠邇。一視同仁。故中國奠安。四夷得所。非有意臣服之也。自元政失綱。天下兵爭者。十有七年。四方遐裔。信好不通。朕肇基江左。掃群雄。定中國。萬民推戴。已主中國。建國號曰大明。改元洪武。頃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統。方與遠邇相安無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惟爾君長酋帥等。遐邇未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詞甚驕。時懷良親王在太宰府。肥後守菊池武政奉爲征西將軍。以抗足利氏。王卻而不納。

二十四年己酉。（北朝應安二年）春。明主元璋遣其行人楊載齎書來詰海寇。其言極虛夸。曰。詔書到日。奉表來庭。不則修兵自固。如尚爲寇。朕當命舟師捕戮島徒。直抵王都。生縛而還。王又卻之。

後龜山天皇建德元年庚戌。（北朝應安三年）明復遣趙秩齎國書曁其禮部牒來。其言極驕。親王延見之。秩儀容言詞皆不遜。時久與漢絕。不知胡元已見逐漠北。王怒殊甚。乃曰。蒙古昔遣趙姓者。來誅誑我。今汝亦趙姓。豈其種族耶。目左右將斬之。秩辨其非。王乃知其非蒙古使人。放還之。（按明史載王詞甚卑屈、蓋趙秩粧飾）

（頭、今省之、）夏。明人張章歸化。避亂也。章後至鎌倉。入圓覺寺。爲僧。號文溪。

二年辛亥。（北朝應安四年）春。懷良親王遣僧祖來。以法侶九人。如明。致書及方物。還其明台生虜七十餘口。（皇明通紀係八月、蓋記其抵明之月也、今）冬十月。祖來抵（從南方紀傳、孤樹裒談等、隨筆、載嘛哩嘛哈答明主問我皇國風俗之詩、續通鑑訛、疑爲九僧中之一人、當時文物墜地、較解操觚者、惟有桑門之徒耳、況其詩清新、風格逼唐、非當時武弁之所作也必矣、今姑附錄於此、詩曰、國比中原國、人如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銀甕篘新酒、金刀鱠錦鱗、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般春、）建業。見明主。明主宴之。謂皇國俗奉浮屠。亦遣僧祖闡無逸等八人。齎大統曆文綺紗羅。送使僧至。贈之親王。竟不知自有眞天子。王拘而不遣。（按筑紫記曰、武政還僧如珪於明、明遐使隨來、至大村、大村理義以聞、乃召館博多、事實自與此殊、）祖闡駐筑紫。二年。始知懷良王非天子。乃作書。致延曆寺座主某。曰。嚮三命使。皆阻筑紫。不得達京。今特遣

吾二僧至。賊民擾邊。商賈不通。宜剿賊修好。以循唐宋故事。此我天子意也。幸爲通焉。無逸明瓦官寺僧。亦台宗。故及之。（馭戎慨言曰、明主本以懷良王爲我天子、不知別有天皇、二僧久在筑紫、方始曉我國情、臨時制辭、本非明主所命矣、此說近實、今參取之、）以僧徒爲使臣通信聘。蓋始於此。

文中二年。癸丑。（北朝後圓融帝應安六年）夏六月。將軍足利義滿召祖闡等入京師。館之嵯峨。秋九月還。祖闡之在京。聚徒演法。僧俗嚮聚。義滿欲留居天龍寺。不從。至是。國僧海壽等隨如明。

天授元年。乙卯。（北朝永和元年）義滿遣僧中津妙佐於明。中津等見明主元璋。明主諮徐福事。津對以詩。詩曰。熊野峰前徐福祠。滿山靈（靈蕉堅集作藥）草雨餘肥。只今海上波濤穩。萬里好風須早歸。（按、馭戎慨言以六年庚申義滿贈書明相、爲足利氏私通之始、文中癸丑距天授庚申八年之久、無不報之理、今從將軍家譜、）

二年。丙辰。（北朝永和二年）春正月。僧中津妙佐還自明。（按、本朝通鑑、爲中津在明九年而遲、可疑、）是歲。懷良親王遣僧歸庭用於明。

天授四年。戊午。（北朝永和四年）醫竹田昌慶自明還。昌慶在明。就金翁學。授方技秘籍及牛黃圓等方。女以其子。生二子。會后馬氏難產。諸醫難之。昌慶進藥。有驗。明主元璋大悅。賜封安國公。

六年。庚申。（北朝康曆二年）義滿遣使於明。贈書於其國相胡惟庸。明以書詞爲不遜。不受。

弘和元年。辛酉。（北朝永德元年）明禮部致書。詰書辭不遜。書不達京師。懷良親王得其書。遣僧如瑤報之。書辭不屈。猶稱臣。有天朝有興戰之策。小邦亦有禦敵之圖。論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講武有孫吳韜畧之兵法等語。明主元璋得書。慍甚。（按、明史、洪

建文帝

成祖

武十四年復來貢、洪武十四年即弘和元年、以如瑤報聘爲來貢獻、未審、）先是。其相胡惟庸密結我。使臣借兵。謀反。未發而敗。明主遂絕意皇國。著不羈之國十五於其令甲。皇國居其首焉。時吾奸民暴掠殊甚。明主專造海舟。命其將湯和周德興等。樹城壘。設衞所。分護沿海。於是海成堡砦。犬牙盤錯。蓋七十餘所。（吾學編曰、登萊至浙、沿海五十九城、福建海上亦十六城、又浙東西皆防倭衞所、）

元中元年。（北朝後小松帝至德元年）春。懷良親王遣僧如瑤於明。明責我使臣通謀於胡惟庸。錮之雲南。

後小松天皇應永八年。辛巳。夏五月。准三后道義遣僧祖阿及商肥富（肥富蓋小泉譯字也、佚名、）於明。致書。贈甲鎧劍馬紙褁器黃金千兩。還俘虜。參議菅原秀長草其書。時義滿讓職於子義持。削髮稱道義。先是。明主元璋既殂。其孫允炆即位。使人乃詐

稱賀其即位。初元之亡。陳順祖歸化。順祖友諒族。仕元爲太醫令。友諒敗死。不欲仕朱氏。來居筑紫。業醫。義滿召之。不就。竟死於筑紫。子大年亦善醫。時入京師。爲細川滿元所厚。以其嘗爲員外郎。人呼曰陳員外。明年。壬午。秋八月。明主允炆遣僧道彝一如等。來致報書及大統曆錦綺。詞極傲。九月。道義延見之北山館。是月。復遣僧中正肥富於明。時燕王棣簒立。改明年爲永樂元年。

十年。癸未。春。中正等達明寧波。會明將遣趙居任張洪來報其即位。遇之。中正等乃詐稱賀即位。冬十月。抵建業。致書。贈瑪瑙三十塊硫黃萬斤及馬刀鎗等物。書詞甚卑。稱臣。明主棣悅。遣內臣齎書偕使者來。遺冠服龜紐金章。書辭大傲。署奉天承運皇帝制。是行也。獲四書集註詩集傳等書而還。由

是皇國始有新註焉。尺素往來曰、元弘間、隨水廣信與僧玄惠始講新註、按玄惠既先死正平五年、距此五十有四年、據此則集註之傳爲已久、今姑闕疑、初使者至明也。明將更鑄銅錢。以中正善書。命書永樂通寶四字。秋八月。明船漂泊相模三碕。管領足利滿兼命印東三浦諸士撿覈。給糧放之。按中古治亂記曰、明船載永樂錢數百萬貫、漂著監牧、其錢給豐儲若干、則自江南海濟北京、途中而漂者歟、

十一年。甲申。夏五月。中正等還。明遣趙居任等隨至。致冕服錦綺紗羅。求禁戢海寇。道義延見北山館。

十二年。乙酉。冬十一月。將軍義持捕奸兇二十餘人。輸之明。明主棣附使者刑之。使者還至寧波。盡置俘於甑。蒸殺而還。明遣內官王進鴻臚少卿潘錫齎書隨來。遺道義以九章冕服錦綺。蓋冊封也。道義受之。後龜山上皇聞之。震怒曰。天孫開國以降。凡爲吾臣子者。未嘗有受僞爵。義滿敢忝大憲。天

地所不容也。

十三年。丙戌。明復遣俞士吉來。致書信。贈勘合印百道。期十年一貢。使臣限二百員。禁夾帶刀鎗。建碑肥後阿蘇山。勒明主棣自製文。

十五年。戊子。夏五月。前大將軍准三后道義薨。先是。宍祲荐臻。道義懼。深悔它方臣貢之非。迨病革。遺敎嚴絕外交。明主棣聞其薨。遣周全渝與僧堅中。齎祭文來。賻弔。贈諡恭獻。義持延見其使。命僧堅中諭以絕信之意。按明史曰、十二月、世子源義持遣使告父喪、然義持拒明使絕通好、文則義持習無禮使之事、疑或凶徒詐冒也、六月。南蕃獻黑象山馬孔雀鸚鵡。或係七月、國名未考、姑附此、

十八年。辛卯。明遣內官王某失名來。不入京師。秋九月。自兵庫而歸國。

十九年。壬辰。夏六月。南蕃復入貢。亦未詳爲何國、姑附此、

二十五年。戊戌。明遣呂淵等。齎書來。詰海寇。求還生口。義持遣僧等持於太宰府。重宣前諭。淵等不致書而還。

二十六年。己亥。秋七月。明使余某等復至。先是。日向土豪私艤船。載馬匹硫黃入明。給稱貢。明以無書不受。至是。送其徒十六人至。初。不通曉我絕信之意。致書詰寇。義持乃命以漢文作告諭。謂僧元容曰。爾詳諭此旨。亟令放還。告諭曰。脩好通商。靖邊利民。豈吾所不欲耶。雖然。本朝典故。凡百聽諸神。神攸不許。細故瑣事。尚不得擧行。先君自承外邦曆服。神人偕怒。雨暘不和。尋罹疾疢。以故深悔前愆。易簀之際。遺敎誓神。永絕通信。往者賊元舟師百萬。隻檣不返。此神力也。匪止人爲。國神威靈。自古如斯。歷々有明驗焉。寡人雖不肖。豈敢

背神意而忽遺敎哉。嚮再諭此旨。使今猶至。一二使臣。胡不通之爾主耶。來書有用兵之語。吾不要高壘。不要深池。笑而迎之耳。奚懼。若夫流賊暴掠海島。逋逃兇徒之所爲。固非吾所知也。其宜以爾國力勦鋤耳。何煩通問。來書曰。倭人在中國者。若拘若殺。惟在汝所爲何如。此何言也。吾豈欲拘殺我民哉。吾之所欲。獨在不徂不來。各保邊圉也。爾詞氣極烈。終義持之世。絕不相通。

臣裕曰。修好所以息民也。修好而無息民。非修好也。通商所以利國也。通商而無利國。非通商也。嘗謂足利氏之修好。非修好也。吾之兵民。援人之邦。殺人之民。縱而不禁戢。以謂非吾所知。果知而能禁戢者。是何兵民也。足利氏之通商。非通商也。不利國而自利。不益民而自益。以故奸民

貪惏者。至人自營市易。或稍不饜。繼之以暴掠。果謂之修好通商也耶。義持之絕明也亦有見焉。其詞氣之亢厲。爲少奮其累世卑屈之懦。吐氣乎其家門者。爲夫接壞而國者。固有修好之道。然漢之好乃可絕也。不絕則辱國矣。何者。臣僕視人者。吾不可以受。臣僕爾汝之詞。非所以施乎敵體交際之間者。彼將恃其强大歟。吾之敗卒懦士。單刀裸鬪。蹂躪沿海數百里之地。若行無人之境。竭國內兵餉。而僅得克之。此尙謂之强大耶。將挾其文明歟。國久爲盜竊之利藪。人奴亦爲帝王。髯虜亦爲酋首。而洙泗忠信之道。蔑如蕩盡。此尙謂之文明耶。我何有所畏懼貴重乎彼。而受其臣僕爾汝之言哉。故曰。漢之好可絕也。不絕則辱國矣。義持於是乎蓋得之。然其所以爲詞則非也。皇國固雖以神立教。而斯其爲言可施之內國。不可用之外域。不以理義之正大。卻之而以鬼神之慌惚。辭之幾其不貽漢人之哂耶。且夫禁民爲非。無辨乎內外彼此。吾之兵民。而不能制馭縱奸於外。示以不軌之治。此亦爲不重國體焉。雖然較之父祖之受僞爵。與子孫之乞銅錢。亦賢也哉。

後花園天皇永享四年。壬子。春。明主瞻基以我久絕信。由琉球轉遞致國書。將軍義教納之。秋八月。遣僧道淵報之。致書信。詞亦卑。有貢茆不入。固綠弊邑多虞。行李往來。願復治朝舊典等語。違祖訓也。

五年癸丑。夏。道淵等抵明。明主瞻基遣內官雷春裴寬鴻臚少卿潘錫等隨使者至。

六年甲寅。夏。道淵以明使上京。致其報書及錦綺緞匹香藥

虎豹皮等方物。驕騎至千二百餘匹。（按、如是院年代記作三百騎、）秋八月。雷春等還國。義教復遣僧中誓於明致書信。書有秋水長天。極目雖迷上下。春風和氣同仁豈阻東西等語。是歲。明主瞻基殂。子祁鎭立。是爲英宗。

八年丙辰。秋九月。中誓齎報書及其賜遺還自明。是歲。復遣使於明。利其賜遺也。

嘉吉二年。壬戌。將軍義勝遣使於明。（時月未考）

寶德三年。辛未。秋八月。將軍義政遣僧允澎芳貞於明。致書。稱臣。用其正朔。詞義極卑。爾後爲常。

享德三年。甲戌。使還。初義政書曰。書籍銅錢。久仰上國。永樂中。例賜銅錢。近無恩賚。公府索然。何由利民。欽請周急。至是。多獲賜遺。稇載而還。中有古銅爐重千二百餘斤者。咸爲賊所奪。勘合印亦亡失。使僧嚮過明臨淸。暴民掠貨。明有責言。義政懼囚之獄。

康正二年。丙子。義政移書於朝鮮。致謝詞於明。

寬正四年。癸未。僧等揚還自明。等揚京師相國寺僧。妙畫。自號雪舟。每慕漢名山水。一日飄然入海游。明四明天童間。遂至順天。與名工游。明主命畫禮部院壁。聲價頓重。在明三年。而歸。至周防。大內教弘留賓之。

後土御門天皇寬正五年。甲申。春二月。義政復遣僧淸啓等。致書於明。書有黃河北流。一淸以生上聖。白日西照。再中以發皇明。又渺茫海角。雖不隸版圖中。咫尺天顏。如在輦轂下等語。時我奸匪數擾其沿海。淸啓至。乃見拘留。經三年。見赦。見明主見深於大明宮。

文明元年己丑。淸啓等還。筑紫方亂。道塗梗塞。不得達京。

七年乙未。秋八月。義政復遣僧妙茂等。於明。貽書乞銅錢書籍。有禹貢山水之外。身在東陬洛邑天地之中。心馳北闕等語。獲錢五萬貫暨佛祖統記百川學海等內外典數部而還。按、宗華集曰、文明丁酉、僧招慶奉使如明、天子召見、奏對稱旨、賜金襴僧伽梨、丁酉即九年、九年遣使之事、它書不載、姑附之、

十五年癸卯。復遣僧周瑋。致書曰。弊邑久承焚蕩之餘。銅錢掃盡。公私倉虛。何以利民。今差使入朝。所需在斯。聖恩鴻大。願賜錢一十萬貫。則吾國用足矣。辭極醜。時海內大亂。京畿煨燼。所在用兵。自是不能復通。而周防大內氏豐後大友氏私通商。按、國書編、載明應四年及永正六年通聘之事、國書不載、方是時、蓋中國筑紫諸豪族、各私通使、又奸民假冒以欺明氏者多矣、今並不取。

明應元年壬子。冬。將軍義植遣僧天澤。使於明。不通。

後柏原天皇永正五年戊辰。將軍義植令禁鐚錢。仍聽用洪武永樂宣德等銅錢毀破者。而定其價値。時市民擇錢。獄訟不絕。故有是命。

六年己巳。足利義澄遣宋素卿。於明。獲飛魚服而還。時義澄爲義植所逐。出遁近江。素卿原明鄞縣朱縞也。歸化更姓名。仕細川政元。嘗使其國。還屬高國。故用之。按、續通鑑、永正中、三宅宗徹隨使入明、見鄭冲和、得其室號牧寧三字而歸、豈從素卿者歟、

八年辛未。義植復遣僧永壽。於明。求釋奠儀註。不獲。

大永三年癸未。秋。管領畠山高國遣僧瑞佐宋素卿。通商於明。抵寧波。會大內義興亦遣僧宗設。往市易。明故事。凡市舶至。則擺貨點撿。並以前後定位次。宗設先至。瑞佐爭席。理屈。

素卿以貨啗明吏。乃先瑞佐。宗設怒。遂相鬪。先率其徒五百人。放火府廨。奪貨殺掠。進掩素卿館舍。素卿遁走。遂由寧波掠餘姚。進陷紹興。大掠而歸。獻貨於義興。明執瑞佐素卿。囚之獄。會朝鮮捕送其餘黨。獄成。斬素卿。縱瑞佐還。

後奈良天皇天文八年己亥。明商私抵周防貿易。大內義隆亦私遣僧周艮等。於明。醫吉田宗桂等隨之。方此時。豪傑倔起。四方鼎沸。周防差爲少寧。公卿僧徒墨客。皆來避亂山口。文藻盛昌。而義隆好讀書。愛玩文物。屢延明商。由是古書畫名蹟諸玩好大聚。竟以文弱亡。是歲將軍義晴致書於明。求勘合。不獲。

十年辛丑。冬十二月。周艮等還。初周艮至順天。見明主厚熜。獻詩。因借賡和。宗桂亦以能辨藥性知名。和氣明親田代三

喜等。亦皆前後抵明。留學十數年。究李朱蘊奧。東垣丹溪多獲方書而還。書目今不詳、

十六年丁未。春二月。義隆復使周艮於明。宗桂又隨往。會明主厚熜病。宗桂進藥有驗。又多獲方書而還。初大內氏獨有勘合印。迨義隆死亡於兵燹。通商遂絕。然緣海奸兒。久狃互市之利。私航不絕。往往放火害民。鹵掠貨物。漢奸或爲之嚮導。千百爲群。攻陷州縣。伊豫能島來島因島諸豪族。凶威最盛。船幟題八幡大菩薩五字。時人呼曰八幡船。

弘治元年乙卯。冬十月。明遣鄭舜功。來至肥前平戶。大友義鎭延見詰之。舜功曰。通好久矣。有何恚憤擾亂吾邊。虔劉吾民。沿海荼毒。罔所不至。果是賊民。請亟見禁戢。十二月。義鎭以聞。將軍義輝命諸將會議。大和守三淵藤賢曰。方今海內。

所在用兵。而結怨鄰壤。甚爲不便。請從應安例。嚴爲制戢。乃命能島久留島因島諸兵。點撿海舟。勦捕奸兇。卒不能制。按南海治亂記曰、大友義鎮以內亂方劇、辭禁戢、今姑從殘太平記錄之、既而內亂日劇。流賊擾漢韓益甚。

正親町天皇永祿五年。壬戌。明商舶入長碕。時平戶五島坊津諸港私通市易。皆不久而絕。

後水尾天皇慶長六年。辛丑。島津義弘以幕命。遣鳥原宗安。護明生虜茅國科等二十餘口。送之北京。明主翊鈞悅。厚遇之。爲許歲通二商舶於坊津。界商伊丹某陰聞之。夏五月。結奸細。要之硫黃島海上。燬船。掠貨。義弘捕而磔之麑島。明船後不果至。是歲。明馮六歸化。以其能通國語。爲譯吏。

七年。壬寅。秋八月。明船漂至土佐。

慶長十一年。戊申。冬十二月。將軍德川秀忠令天下禁用明錢。猶用京錢。京錢漢古雜錢也。初足利氏之數與明通也。使人每稛載錢貨。以還。義政又至三乞錢。蓋自此永樂錢多流播京畿。天文中。遂爲通貨。以一當古雜錢四。一貫當黃金一兩。然以銅質純良。民多爭之。動相鬪訟。時相模守北條氏康令其民耑用永樂錢。遂多湊關東。而古雜錢自流關西。用永樂錢。蓋二百餘年。至是停之。

臣裕曰。皇國用銅錢。蓋起於天武。然其銅猶得之外域者也。迨元明而始用國銅。造錢貨。爾後十聖紹述。二百有餘年。改貨凡十。最後者。爲乾元大寶。冷泉而後。不聞復有皷鑄之典。以今度之。何緜能給國用。助經費。有不得不怪者焉。方斯之時。通唐亦久。海商來往。唐錢之入皇國。非一日矣。逮宋專通市舶。而宋錢之入亦不少矣。以故無開礦陶冶之勞。亦無工役皷鑄之費。淆雜外錢。而用之。又二百有餘年。蓋王政之闕典也。無何武人執國命。海內亦亂。亂日常多。而治日常少。國體民政。不遑復問。至足利氏中葉。兵禍尤甚。徒擁虛名。而無所取給。至乎借百貫之錢於商賈。以給嬪妾小臣。宜其叩頭乞哀。以求錢於它邦。辱國孰甚焉。及豐臣氏爲政。千載之後。復開礦舊典。而始裕國用。然未遑及鑄錢。德川氏出。而天地之精華。旺然涌發。慶長而至元祿。錢貨之多。至金七千萬兩銀八十萬貫。而弃外錢用國錢。蓋自是銅錢溢乎天下焉。此雖有由氣數之運者。而德川氏之功力。亦大矣哉。雖然。皇國久蓄天地之精華。而不泄。鈎引外貨。以久給國用。開礦之久。蘊蓄之衆。入海

之數。既不知其幾何矣。而今也洋人嚮聚。又爲稛載而去。亦可不思哉。嘗聞之宋理宗之時。置市舶於浙閩兩廣。海舶出入。多喪金銀。而銅錢之泄尤甚。海禁愈嚴。奸巧愈密。貪吏受賕。釋而不問。民用竟至彫弊。此其海舶之奸闌。我販商蓋亦有預者焉。當時彼之不利。乃我之利也。今日我之不利。乃彼之利也。況今日之所泄。非獨銅錢者乎。其可不思哉。

十五年。庚戌。秋七月。前將軍德川家康給印票於明商。許互市。明商給印票。昉乎此。冬十二月。明商周性如來駿府謁見。乞禁海寇。家康久有開港之意。諸番船至則受之。務通有無。獨明不通公商。至是。命本多正純爲書附性如。致之福建總督陳子貞。書略曰。吾邦與中華通問久矣。內外史籍。歷々有

蹟。台下所知也。前日兵馬倥傯之際。嘗一辱專价。辭意牴牾。情緒不通。來往頓絕。遺憾不翅。今也吾主源君戡定禍亂。釐革前轍。風聲一新。國富民饒。朝鮮貢。爲琉球臣。爲安南呂宋占城暹羅諸蕃咸臻。胡獨遺中華。而弗相通耶。適周某由五島來駿府。得通問好機。請自今之後。給符信通福船。兩國之利孰大焉。且吾海商歲航蕃方者。遭風破船。或匱薪糧繫纜貴埠。亦願幸見惠焉。敝邑僻處海隅。所謂蕞爾國也。中華以大事小之意。幸有熟圖。長碕奉行長谷川廣智亦致書諭之。明不答。（按二書皆似不達。）

十八年。辛亥。將軍秀忠亦命島津家久。諭琉球王尚寧。致書於明福建巡撫丁繼嗣。求互市。（按南浦文集不載名姓。皇明實記萬曆四十年福建巡撫丁繼嗣奏言。倭將擄琉球代請互市此也。）先是。家久縱尚寧還國。（事具餘勇述略）命因其

朝貢。通意於明。明覩貢物有我國品。疑懼不答。反停其貢使。故再有是命。書略曰。夫邦國之在四方。豈乎金玉者。或不足乎錦綉。饒於果穀者。或匱於畜產。有餘而不散。不足而無聚。民用窮而貨亦滯。坐而待腐。不如通有無而各得其所矣。日本富饒。固非無金玉果穀。而俗本醇質。不若中華之文。以故俾吾媒通兩國商賈。彼此往來貿易。如此則匪特富兩國。利兩民。貴國亦無憂於倭寇矣。倘見相距。則日本西海道九國勁兵數萬。徑進蹂躪也耳。中華瀕海數十州。自此恐無寧日矣。此皆日本大樹將軍之意。而薩摩州君之志也。伏冀軍門大人熟圖之。亦不答。然私商至者不絕。

臣裕曰。互市貿易。人情之常。而自然之理也。夫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不俾農有餘粟。女有餘布。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矣。先賢嘗云爾。徒抱餘布帛。而缺身之百用。爲不復成生理。有人爲耕而食。織而衣。飲於井。材於山。生理若亦具矣。然而釜甑鐵甏。皆不得自爲而用。必也有以易械器者。國亦爾。爲尤甚。富饒尚且不能免。況貧瘠之國乎。且國乎兩間者皆人也。饒自爲饒。瘠自爲瘠。以不相濟。不相扶。亦不相益。而以爲各有天分。尤非知所以建國之道者。嘗試就吾郡國言之。饒於稻穀而不足於鱗介者有矣。富於布絹而匱於銅鐵者有矣。不通而濟之。則不復成國。一國之理。乃全天下之理也。皇朝自古臣屬隣壤。招羈遠方。務還有無。利內以厚外。而地本豐饒。百貨繁殖。是以外民樂與爲市。而吾民亦聊之。此開國吾祖宗之制。而不嘗以鎖攘爲法也。往者。元寇之後。嘗一卻諸蕃。而不納。而

韓之請聘。不特一再。請聘乃請市易也。而吾奸豪邊氓。私販竊商。常不絕乎其間。販市之餘。稍有不飽。或侵擾漢韓。朱氏爲尤慘。蓋浙閩登萊沿海數十里之地。嘗爲赤土焉。彼雖屢乞禁戢。我亦爲剿捕。而卒不得遏之。不得遏者勢不行也。故曰。互市貿易人情之常。而自然之理也。方德川氏興也。西南洋蕃漸開海道。馱奔響聚。來者最衆。內府神公固既明其情理。務羈縻而招來之。至乎其不來者。書以招諭。裕嘗觀其命琉球諭明之書。而有深感焉者。此前日米人之所以嘗施於我之言也。我有力則吾以是諭之於彼。彼有力則彼以是施之於我。互市固雖利乎彼此。而力均則彼此偕享其利。力不均則强者獲其利。而弱者負其害矣。然而人情天理終不能道於萬國之間。嗚呼。在殖國

力也哉。嗚呼。在殖國力也哉。

元和二年。丙辰。夏六月。島津家久諭明商絕其封內私市。

七年。辛酉。春。明浙直總兵王某（名未考）遣單鳳翔齎書來。乞禁戢海寇。時明奸匪混我海商出沒閩海劫其賈船。三月。幕議以書辭無禮却之。命所司代板倉勝重給船糧放還。

寬永二年。乙丑。幕府復令末次政直貽書於明求通商。（按外蕃通書載書牘、惟書官銜曰福建都督、不署姓名、）亦不得報。

明正天皇正保三年。丙戌。秋八月。明鄭芝龍致其主聿鍵書暨方物。乞援兵。先是遣其裨將黃徵明等齎書至。途爲韃兵所獲。徵明命其徒陰懷而逸。是月。書達長崎。芝龍舊明南安人。爲海商。來寓長崎。人呼其小字曰一官。娶婦田川氏。生二子。長曰森。實朱成功也。無何。芝龍去爲盜閩海。擁兵數萬。崇

禎初。就明招撫。數有戰功。封平虜侯。嘗圖其軍容來贈。求還兒森。與之。至是書聞。冬十月。將軍德川家光召宰執酒井忠勝等議之。又降議於三親藩。權大納言德川賴宣建議曰。援而有功。無益於國。倘俾無功。匪翅貽恥。結怨隣國。無援爲得。遂絕之。（按藩翰譜諸書皆曰、德川義直德川賴宣等皆乞救之、恐非實、賴宣當時以智勇沈深稱、豈主畧遇之說耶、今從德川實紀、引南龍公譜略、）命日根野吉明如長崎。會韃兵陷閩。芝龍降。爲乃罷其使。却信物。令西北諸大藩陰戒不虞。十二月。崔芝復遣使來致書。乞兵。書略曰。逆闖之變。天摧地缺。蠢爾韃虜。乘機獻毒。汚吾寢廟。蹂吾疆域。戕吾生靈。遷吾重器。神人恫瘝。罪惡貫盈。今我皇上親督六師。期蕩妖孽。假臣水師都督。芝誓不俱生。切圖吊伐。有志者無力。有力者無兵。有兵者無舟。恭惟貴國人皆義勇。兵皆精悍。慣於刀鎗。熟於舟檝。芝之

葵心是抱。甚血在胸。思竭君辱臣死之忱。難忘泣血枕戈之舉。特修奏牘。馳稟殿下。爰慟七日之哭。乞借三千之師。溥天血氣。俱推日國補天之手。滿朝君臣。永締山河帶礪之盟。瀝血披衷。翹望明鑑。無勝激切痛籲之至。又致一書。乞給日本甲二百副。皆不納。初成功之還。年僅七歲。慕母不已。每東嚮禮拜。幕府還與其母。逮芝龍降。母歎曰。事至此矣。何用生爲。自城樓投水自殺。清兵吐舌曰。婦女尚然。倭人之勇可知也。

無何。成功擧義兵。行收衆。得兵數萬。倔强閩澳。

後光明天皇慶安元年。戊子。冬十月。成功亦貽書於長崎奉行。書略曰。大明龍興。三百餘年。治平日久。人皆忘亂。韃虜乘虛。攻破兩京。神州盡汚腥羶。成功深荷國恩。爰將蹀血以報仇。徘徊浙閩。頗有感憤樂從者。然孤軍懸絕。中心未遂。日月

將邁。成功生於貴國。深欽大義。今也藉難之日。惠假數萬兵甲。其感豈有限際哉。亦不報。

承應二年。癸巳。鄭彩亦致書乞借兵甲。彩成功別族也。與鄭聯俱據厦門梧州二島。書曰。大明建國。遐方殊域。無遠不屆。就中貴邦乃係徐福遠裔。疆域雖隔。族類則一。以故我太祖最眷戀貴國。至若韃虜。本荒外野蠻。國无文字。罔識禮義。成祖嘗擣巢穴。幾殲族種。嗣後蠢息。日月滋蔓。賊闖之變。乘虛突入。汚我赤縣。國祚未盡。義旅四起。恢復浙閩。軍聲頗張。茲翊戴魯王。光復舊物。每戰必克。衆已至百萬。韃虜破膽矣。今也日尋干戈。糜餉數十萬。內帑告匱。貴國隣境。最邇浙閩。聲息相通。曩派使船。齎載信物。往乞援濟。不幸遭風。人船不還。近聞一小官還自貴埠。報貴國憐吾義。權喜無勝。今復遣總

兵陳光猷等裝載藥物絲綢以往。願貴國救吾窮厄。許易之銃刀甲鎧硝鉛軍須。爲惠孰甚。載諸史冊。永示不諼。昔李唐之難。乞兵回紇。回紇應援。郭氏成功。回紇猶然。況貴國與我同族類。習詩書。曉禮義。豈視同胞之蕩難。置之膜外耶。伏望熟圖。（按此書今獨載華夷變態。惜佚原文。惟存譯文。今再照譯而錄之。但未知譯文果與原文相合否。）亦不答。

承應三年。甲午。秋七月。明福建僧隆琦以其徒二十人歸化。初德川家綱欲傚足利氏故事。得一名僧。剏建禪刹。聞琦聲價隆重。命長崎僧逸然逆之。琦號隱元。至是家綱召見。賜地於宇治。創萬福寺。命其山曰黃檗。梵宇結構。一傚漢樣。嗣後傳衣鉢者常爲漢人。其徒皆善書。獨立尤著。號戴笠。（僧碩山臨錄云。隱元傳道法弟有二十三人。留十人於清國。率十三人歸化。錄牛木虛即非獨立。其尤著者也。）

後西天皇萬治元年戊戌。夏七月。鄭成功遣使來。贈書曁方物。致惓戀之意。亦不答。是歲。成功兵大敗於金陵。

二年巳亥。春二月。明徵士朱之瑜歸化。初之瑜懷國憂。崎嶇跋涉。抵安南。又三往來長崎。圖籍外力。以恢復宗社。竟不得其志。愧爲韃囚。終不還。至是。筑後人安東守約分其稟祿之半資之。而師事焉。至後。權中納言德川光圀崇其德望義烈。請之幕府。延爲賓師。時年六十六。水戶文教之興。與有力焉。當是時。避虜歸化者衆。有陳元贇等。亦崇禎進士。來居京師。權大納言德川義直請爲賓師。與隱士石川凹僧元政等游。（或曰。元贇始傳拳法。贇來江戶。寓國正寺也。有浮浪士磯貝、三浦、福野三氏。亦居寺。贇告三士曰。明國有手足術。予未習其術。若大法則予知之。三士質問。遂創拳法。然據戚南塘紀效新書所載手足篇曰。自倭入傳其術。正其法反也。新書蓋近是。姑書以俟後考。）明年明亡。

靈元天皇寛文元年。辛丑。冬十二月。鄭成功取哈伽沙古。（在大南洋中琉球之西南。西北近明福建。與厦門對。西洋呼曰福爾摩沙。明人謂東番。又北港。邦人謂之高砂。或曰以地多砂。堤名爲。蓋近稱。食地有名打狗者。津嬰也。土音呼達古宇。蓋轉音也。）即明所謂臺灣也。（臺又作台字同）舊不隸漢土。慶長中。皇國奸匪侵擾。占據其地。稱甲螺。甲螺頭目也。漢群盜亦踵至。遂推芝龍爲魁。迨芝龍去。荷蘭以計攘奪。築城置兵。更名熱壒蘭。即赤嵌城也。及成功兵敗於金陵。軍氣沮喪。國民在蕃地者通謀。引兵。三月。成功汎海。自鹿耳門攻赤嵌城。不降。是月再攻之。蘭人窮蹙。成功乃告曰。臺灣吾先人故地。吾惟求復地。非利珍寶也。蘭人乃致地而去。成功改臺灣爲安平鎭。赤嵌爲承天府。置二縣。總名曰東寧。土酋成就約束。蘭人據此地四十一年。至是歸鄭氏。明年成功死。年纔三十九。鄭經鄭克塽相繼據安平。

三年巳卯。鄭經殺其族父泰。泰子讚及弟鄭鳴駿等亡降於清。初成功委泰以饟餉轉運財貨貿易諸務。歲通船長崎。以濟軍須。至是。經盡籍收之。銀貨寄積長崎者尚多。秋七月。經貽書求還貨。鳴駿亦致書。乞留其貨。

六年丙午。冬十二月。清朱毓仁至長崎。乞見之瑜。毓仁之瑜孫。之瑜時在水戶。猶無恙。然國有法禁。不得東上。德川光圀遣人慰而遣還之。瑜後至天和二年。年八十三而終。死於水戶。

延寶元年。癸丑。初琉球遣貢船於清。鄭經方與清相拒閩海。謬爲清船。掠其人船。琉球愬之島津氏。會東寧商船入長崎。幕府諭之。取贖銀三百貫。與之琉球。鄭氏怒。停通商。時有陸奥漕船漂至其國者。土蕃虐使其人。經爲贖之。繕船送還幕

府賜銀慰勞。諭以還琉球俘囚。至是。夏六月。其留守官楊英致書於長碕辨疏之。無何。鄭氏降於清。通航絕矣。

五年丁巳。僧心越自明歸化。德川光圀賓待之。遂寂於水戶。

六年戊午。秋七月。清平南王尚可喜及其將劉進忠並致書於長碕奉行。（按兩書蓋所致於將軍府者。書中有王上位鈞銜四海咸附等語。然書首題長碕王今姑從其文係之奉行。）之贈。銷金馬鞍。以乞通商舶。書有山麗水秀。人物清華。有禮樂文章之風等語。蓋自是清國歲通商舶於長碕。

顯承述略續卷五

顯承述略續卷六

東京　荻原裕好問

懲朝鮮述略一

豐臣氏討韓、師出無名、爲弘安導寇之罪、非可問之李氏、況假道入明之言、最爲無謂矣、要之、討韓一擧、不免爲貪兵也、雖然、就迹而論之、其有功勞於國家也亦大矣、當時豪傑百戰之餘、人狃甲兵、獰猛莫甚焉、西陲奸兇、猶數十百年、騷擾明韓、單刀裸鬭、若行無人之地、況有文祿之擧、而明韓破膽、國威以震乎海外焉、不然、覺羅氏之興、威服蒙古、征準噶爾、略厄魯特、亡滅全明、綏服安南緬甸、取臺灣、其疆力與元頡頏、然而其不試鋒於我者、雖曰由鑑前元之敗、而討韓餘威、亦足以折衝乎海外矣、源委亦不可以不知也、作懲朝鮮述略、

後陽成天皇天正十八年庚寅、秋九月、關白豐臣秀吉還自伐北條氏、復命京師、適宗義智以韓使黃元吉金誠一先至館京師、秀吉不遽受其聘、冬十一月、初延見聚樂、韓使致國書方物、秀吉授報書、遣還、書曰、日本國關白秀吉（按、源君美云、書不奏姓、爲實、豐臣等諸書、妄加蓋臣二字、抹殺當時書例、）奉書朝鮮國王閣下、吾邦久屬亂離、綱紀頹廢、帝命阻格、予有憤焉、誅逆討暴、不逾數歲、海宇廓清、予本鄙人、然初其在胎、母夢日入懷、占者謂、日光所照、必耀威武、以故戰必勝、攻必取、今也克定民富、財阜、帝京之盛、前古無比、夫人世齡不盈百、予亦安鬱々久居於此乎、吾欲假道貴國、超越山海、直入於明、使四百州盡化我俗、以施王政於億萬斯年、此予宿志也、凡海外諸蕃、後至者皆在所不釋、貴國先而入朝、帝甚嘉焉、予入明之日、王其率兵會之、允吉爭書詞、乞更入朝文、不許、初秀吉爲織田氏徇山陽也、既馳志海外、逮爲關白、乃命宗義智曰、汝說朝鮮、令王親來賀吾平定、義智乃遣柚谷康廣（按、懲毖錄作橘康廣、橘姓柚谷氏、今據宗氏家記書）氏、齎書以往、康廣數使韓地、善曉外情、此行也擧止倨傲、不得要領而還、秀吉以爲有私、命族誅之、迨討北條氏、復諭義智圖之、義智又遣柳川調信僧玄蘇、如朝鮮、諭王親朝、不從、乃要信使、先是、我邊民擾竹島、殺其將李泰源、有韓奸叛竄吾西陲者、韓人爲言、義智乃捕十餘人、悉刷還之（按、隱峰野史別錄併）

（我邊民爲百餘人、未知孰是、）至是、王李昖遣允吉等、至、秀吉命調信玄蘇送至其國、李昖獲書、大愕、允吉謂、必有兵禍、誠一以爲虛喝、昖使享調信等、探情、調信曰、吾主欲通於明、明不答、（按、秀吉嘗命島津氏、致明福建巡撫、明不報、故有是言、）故欲用兵、貴國盍居間和解、誠一依違、玄蘇厲聲言曰、今日之事、一言而決、不和乃戰耳、何用嗒嗒爲、乃訣別而還、玄蘇、對馬驢山僧也、（按、驢山在對馬府城東、寺號以爲稱、）十九年辛亥、夏、秀吉復遣宗義智、諭昖、必取確報、在釜山旬餘、不得報、忿而還、報秀吉、遂決意征韓、於是、釜山吏卒稍稍引歸、一府閴然、韓人來偵、乃驚怪、由是益修守備、擧國繹騷、會秀吉亡一子、忽忽不樂、一日登清水寺閣、以遣憂悶、浩然歎曰、大丈夫當用武海外、何自悒鬱爲、乃還大會諸將、卒然謂之曰、吾籍諸君之力、平定海內、亦可以息矣、特海外有阻

王化者、吾深羞之、今將擧内治、委諸家康、而躬將取路朝鮮、驅其兵以蹢明地、諸君其能爲効力耶、諸將相視瞪眙、無敢對者、浮田秀家進曰、台籌一決、誰不努力、衆僉無異議、於是、秀吉奏請遣諸將就國、各具兵食、命九鬼嘉隆造大艦數十隻、既而以太夫人憂愁不措、使秀家代將、而自出軍肥前、以爲策應、乃築行營於那古耶、工費百餘萬、役夫十萬、踰年而成、冬十二月、頒朝鮮地圖、部署諸將、分西南四道兵、爲八軍、以嚮其八道、以加藤清正、爲第一軍、鍋島直茂相良賴定屬之、小西行長、爲第二軍、宗義智松浦鎭信有馬晴信大村喜前五島盛季屬之、兩軍迭爲先鋒、大友義統黑田長政、爲第三軍、島津義弘毛利高政高橋元種秋月種長伊東佑丘、爲第四軍、福島正則長曾我部元親戸田氏繁、爲第五軍、蜂須賀家政生駒親正、爲第六軍、小早川隆景毛利秀包立花宗茂筑紫義冬、（征韓偉略作廣門）爲第七軍、毛利輝元、爲第八軍、（按、八軍諸將姓名、諸書互有異同、參差不一、今姑從豐臣家譜據通鑑、）別置水軍、以九鬼嘉隆脇阪安治加藤嘉明來島康親督之、藤堂高虎以大和兵屬焉、水陸九軍凡十五萬人、使織田秀信中川秀政石田三成增田長盛大谷吉隆淺野幸長細川忠興加藤光泰等二十將、別率游軍六萬、爲三軍、備應援、而秀吉自以秀俊及德川家康前田利家蒲生氏鄕上杉景勝結城秀康最上義光佐竹義宣伊達政宗南部信直等畿甸東北三道將士十萬、自衛、期明年三月、盡會行營、乃上表乞老、讓職於内大臣秀次、自稱太閤、先是、秀吉徵糧琉球、且恐泄軍機、遏貢明船、琉球報之明、明疑貿之朝鮮、朝鮮懼見疑、嚮導、不敢明言、至是李昖遣使於明、告我國情、

文祿元年壬辰春三月朔、前軍發京師、廿六日、秀吉陛辭、（外史係廿八日、按、是月辛酉朔、而秀吉以丙戌發、則爲廿六日、）或曰、蓋以善漢文者自從、秀吉哂曰、此行也、吾欲使彼用我文耳、夏四月、遂抵那古耶、水陸諸軍會者四十八萬、芻糧稱之、是月、先鋒既先入海、（按、行長發那古耶、太閤記係四月十二日、其抵釜山爲廿八日、西征日記則爲三月十二日發、而四月十三日抵釜山、日記係當時軍中所筆、蓋不容誤、然當時諸將競進爭先、設阻風汛、恐不容返還至一月之久、日記亦難信、其抵釜山、恐誤錄、亦爲十三日、此信也、）進抵風本、（屬壹岐）風汛不可留、十餘日、義智素諳海路、行長乃夜潛拔其軍、不告而先發、至豐碕、（屬對馬）比明、諸將覺之、清正素與行長不善、於是怒而發、風益烈、不得進、行長促舵手急發、冒濤而進、十三日、達釜山、城將鄭撥（一作投、非、）適出獵、聞警馳還、行長隨攻其城、翌日陷、生擒鄭撥、（生擒或作斬、）遂分兵徇慶尚道、累陷西生多大二浦、斬朴泓尹興信、獲生口、問要害、曰、東北有東萊、距此三十里、行長謂衆曰、諸君疲、宜息、然使敵爲備、拔之匪易、宜急擊取之、衆奮從之、乃進攻東萊、半日拔之、斬首九百餘級、守將宋象賢死之、行長收葬之、進陷梁山、至鵲院、韓將自東萊走還、據險拒守、我兵攀山廻、出其背、韓兵顧而潰、韓巡察使金睟聞東萊急、自晉州來援、不及、乃檄諸郡縣避我兵鋒、由是一道瓦解、清正後行長三日至釜山、聞行長既進、切齒曰、悔爲豎子所先、吾豈踐其迹、乃轉向慶州、縱火走其守將、斬馘千五百、轉戰而進、所向披靡、秀家聞行長深入、謂其將佐曰、彼起身吾家、今而不援、萬有不虞、匪獨負督戎之任也、踰次發船、七軍相踵、競進韓地、糜亂、望風奔潰、十七日、敗報始達都城、王李昖愕、命李鎰申

砬爲大將。使金誠一金玏分拒慶尙左右道。行長方與黑田長政圍金海。刈麥塡濠。踏而入城。不終日陷之。進出左右道之間。絕其應援。進陷尙州。鎰至。覩城中火作。遣騎來覘。行長曰。吾且奪其膽。潛遣銃卒狙擊墮馬。軍動。行長乃縱兵扨之。鎰棄甲遁歸申砬。於忠州。砬率兵八千。至鳥嶺。聞尙州陷。怖而還。行長進上鳥嶺。覘其險。使輕兵先踐山谷。無敵矣。曰。韓兵不扼我於此。吾知其莫能爲也。踰嶺入丹月驛。分兵爲三。夜襲擊砬於彈琴臺下。大破之。砬赴水死。遂取忠州。忠州重鎭。一方倚重。初李昖聞鎰敗大怖。而猶屬望於砬。至是有敗騎馳歸入都門。或逆問。答曰。申總兵死矣。敵今至。都城大擾。昖蒼黃夜駕奔平壤。實晦日也。廼告急於明。遣諸王子募兵諸道。而留都元帥金命元副元帥申恪。以舟師扼漢口。清正

長政來會行長。乃議取京城。清正曰。攝津守多功。都城先鋒宜見屬予。行長曰。有命矣。何擅變之。清正曰。子之不告而發亦命歟。行長怒。將鬩。諸將居間解之。鍋島直茂曰。有命。令二公迭爲先鋒。盍分道進。聞道有二。自南者遠。自東者近。近者有漢江之險。惟二公所擇。清正曰。吾取其險而近者。議乃定。分三路而進。行長趨驪川。清正赴漢江。長政出永同。行長陰使人先馳。如漢江奪南岸舟。清正不知而進。遣韓使李應舜於途。初行長獲蔚山守將李彥誠。送書韓王。招降。縱彥誠齎往。不報。迨取尙州。獲應舜。與之券書。使還責其報。曰。果有降意。必致李德馨。德馨嘗接吾使者也。昖乃遣德馨來乞和。途聞忠州陷。不肯進。使應舜來覘。清正乃殺之。德馨逃。進抵江。無舟可涉。遙望北岸曰。有舟矣。誰泅而能奪者。一兵躍入亂流。得舟而還。軍遂得涉。五月三日。（按、或係四日、今從征韓偉略、）至都城南大門。有兵守門。視其旗幟。乃小西氏徽號也。行長黨既渡驪川。走敵將元豪。先一日由東大門入。敵已遁矣。清正益忿。（按、太閤記曰、清正後至、憤曰、入城無益、不如追王及王子、其夜發兵向咸鏡道、此近得情、蓋清正數爲行長所先、其憤可見也、至是偕與行長同居都城、恐非其所堪、然清正行長分道發京、懲毖錄清正記並有明文、今刪焉、）居十餘日。諸將皆至。（按、征韓偉略以秀家抵都城係之六月、非、行長以五月三日入都城、而曠日彌久、空手無爲、恐無此理、大抵征韓事實月日、諸書異同、不堪一一斷、今取其可信者、姑從外史、）秀家自居都城。使諸將各圖進取。時金命元自漢江退守臨津。呼申恪。恪不從。獨赴楊州。命元怒。違節度。請誅之。會咸鏡道兵使李渾來援。恪與浮田氏兵戰有功。而命元就軍斬恪。王聞捷遽赦之。不及。乃遣申硈韓應寅助命元。守津北。行長清正軍津南。初兩將互爲先鋒。至是秀吉又加長政與兩將交進相持十餘日。不得

濟。乃伏兵放火佯退。硈欲追擊。有止之。不聽而濟。應寅兵亦從渡。遇伏敗走。三將還擊。大破之。殺硈。溺者無算。命元應寅走歸平壤。我軍乃濟臨津。至安城驛。（按、黃海道、鍋島記作開城、非、）乃探籤定軍所嚮。行長得平安道。清正得咸鏡道。而長政得黃海道。皆引兵北入。而韓將李洸尹國馨金睟以全羅忠淸慶尙三道兵五萬入援王城。至龍仁。覩我兵據高而壘。挑戰不出。黎明。覘其懈。縱兵大擊破之。洸等皆遁還。（按、我兵不詳其爲何人、今據懲毖錄、）初秀吉聞前軍陷都城。貽書秀次曰。韓都亦陷矣。平定在邇。予將不日入明而邀鑾輿。以汝爲關白。若皇土與韓。欲別擇其人。有所措置。汝其知之。時自都城迨釜山。城砦數十。爲我兵所據。烽火相望。以通聲息。然慶尙全羅二道。所在尙爲韓固守。而明援軍亦且至。秀吉乃遣石田三成大谷吉隆增田長

盛率游軍六萬赴援。伊達政宗亦請而往。行長既徇平安。至大同江。遺書平壤。復召李德馨。使柳川調信僧玄蘇相見江中招降。議不諧而還。六月。李昖留左相尹斗壽元帥金命元。守平壤。而走寧邊。欲入咸鏡。聞清正在焉。乃走義州。義州韓西界也。昖復命右相柳成龍發兵益命元。固守以俟明援。行長進與命元夾江相持。韓覘我懈。夜濟來襲。行長與義智力鬪破之。敵兵亂淺而遁。行長曰。予知吾所濟。乃麾兵從之。斗壽命元棄守走。乃入城獲積粟十餘萬石。馳使都城促西進。曰。既取平壤。他不復足定矣。可一蹴而入明也。三監時在都城。秀家與議答曰。南道未定。且水軍後矣。予未可深入。乃分諸將。使大友義統守鳳山。黑田長政守白川。小早川隆景守開城。以接應平壤。先是陸兵之陷東萊也。水軍諸將既發釜

山。破慶尙水兵右使元鈞。遂出全羅。節制使李舜臣以艨艟數千艘拒之巨濟洋。諸將議不和。加藤嘉明不告衆先進衝敵艦。奪二十艘。諸將踵進。舜臣善鬪。縱左右翼砲碎我船。來島康親死之。（按征韓之役。我有鳥銃而無大砲。韓有大砲而無鳥銃。其所謂砲者。當時謂之震天雷。蓋得之明者。）脇阪安治亡衆敗還。舜臣又合三道水兵轉拒之閑山洋。絕我海道。以故水軍不能合陸兵。陸兵亦不得遂進。（按當時水軍部署。蓋由全羅沿海西出黃海。以合陸兵。而其不可曉者。水軍發釜山。蓋不降四月中旬。至此既逾五十日。其間雖有一二釁戰。而它未多聞。大抵水軍多不利。而當時記載亦不甚備。今姑闕之。）初明主翊鈞聞我軍入韓也懼。會用兵寧夏。李如松等出軍。京城兵寡。乃召諸臣議。或曰。韓吾藩籬也。韓急而不援。將折而入倭。倭韓爲一。禦之匪易。今也我救韓。是名爲援韓。而實以韓自援也。乃遣其將祖承訓史儒至。二將皆遼左驍將。屢與韃戰有功。甚輕我兵。

襲海匪之援明。甲仗弊惡。謂我兵咸然。至是至嘉山。問曰。倭無乃走乎。韓人曰。否。承訓擧酒仰祝曰。天俾我成奇功也。進至順安。行長遣輕兵刼其營。營亂。乃哂曰。此虜亦易與耳。十三日。大戰於安定。旗甲鮮明。人馬皆鬼頭獅面。明馬駭亂。行長麾兵蹂之。時方暑雨。泥濘數里。濘而鏖戰。史儒下馬戰死。承祖僅以身逃走遼東。此役也。三千兵獲還者僅數十人。行長乃投書李昖曰。王尙不導我兵耶。我於明猶羊群放一虎。爾今舟師十萬。將由西海至。王將安之。當是時。咸鏡道兵爲清正所扼。不能來援。韓勢益孤。清正之北。入虜安城。民一人爲嚮導。抵永興。聞二王子遁在北道。大喜。留直茂賴定守永興。而自以輕兵踰鐵嶺而北。北道兵使韓克鹹以六鎭驍騎逆鬪於海汀倉。北兵善射。據坦地奔突。我兵不利。會日暮退。

入倉內。北兵沓至。圍之。矢下如雨。清正排積粟爲壘。發銃拒戰。連斃千餘人。北兵退據嶺待。天明。清正夜潛分兵。環敵而伏。曉大霧。敵將下嶺。伏兵號呼四作。大破之。追北。長驅勢如風雨。至鏡城。又破之。遂擒克鹹。徑趨會寧府。府韓極北也。距都城二百數十里。轉鬪五十日而至。（按朝鮮國附錄。自永興至會寧。爲千二百二十九里。十三日程。即大約不過我里法百三十餘里。外史等皆書用其誌錄文。爲日行數百里。大失事實。且保韓極北下曰。行五十日而至。似自永興五十日而至。蓋清正以六月入咸鏡。七月二十日還鏡城。則自永興至會寧。蓋不及二十日程。今更正之。）府使鞠景仁拘二王子肆踞乞降。且曰。王子不食三日。願見惠食。清正聽之。且自入城。將校恐有變。或止之。曰。虜何能爲。吾已失王。不可復失王子。即有變。吾與王子俱死耳。乃入。令譯者數十人各執一器從己。韓人危疑。彎弧環立。清正叱之。辨無他。韓人不解。清正開襟當箭。取印印而示之。韓人

始捨弧而拜於是拘二王子及大臣黃赫金貴榮等護送之鏡城而縱王妃出城使逃匿戒其兵勿視其面亦餽食乃問景仁曰北界盡於此乎曰然曰北隣爲何國曰兀良哈清正乃提兵八千入其境攻拔一城令曰毋釋甲夜半胡騎大至力戰走之曰此足以報太閤矣引兵南還鏡城時既七月二十日也初行長拔平壤勢如建瓴韓人謂旦夕至鴨緑江既而行長以海軍愆期而都城諸將未遽進乃連旬不出惟縱兵四掠韓乃遣李元翼李薲再來攻平壤行長皆擊卻之迨清正已略定咸鏡李昖懼其與行長合力來襲益告急於明明亦聞承訓敗擧朝震驚大司馬石星說明主曰倭兵乘勝遠鬪未可與爭鋒且寧夏未定復用兵於遼左非計也不若議和以紓禍乃薦沈惟敬於是封貢之事作矣惟敬本無賴

小人黠慧有口辨游燕通娼陳氏陳氏僕鄭四嘗捕在對馬惟敬就問國情微倖富貴其友袁茂納女於星星因知惟敬召見與語大悅遂假遊擊將軍多賫金帛九月使來投書乞和行長與義智見惟敬於城北曰明果欲和宜致使濟海因徵七條有界大同江割地等語惟敬皆諾曰還取報乃期五十日惟敬請限平壤西北各十里不相踰越行長許而遣之告狀於秀家當是時諸道未平韓兵所在竊發沈岱募兵朔寧謀復都城秀家擊斬之鄭湛等亦聚兵全州筑紫廣門與戰熊嶺斬之而全州未降是月邊應星敗石田三成於馬灘元豪敗蜂須賀家政於一尾浦遂薄毛利高政於春川高政擊擒豪定江原清正以俘虜自鏡城南還韓兵所在遮道皆擊破之抵安平鍋島直茂相良賴定禦自永興進移咸興乃

出迎之橘中按、朝鮮圖無橘中、疑吉州一曰橘中、賊將吉州、橘中音近而訛也賀其無恙偕還安邊修諸城分兵守之時既十月也先是秀吉奔太夫人喪服闋是月入朝再赴行營帝詔戒輕進濟海秀吉拜謝而往諸將稟事使舸交於海中十一月直茂以兵三千與韓將李希得兵數萬戰咸興北走之斬首千餘級一道無復拒者按、外史曰、清正議自北道長驅入遼東、未果、未知何據、其在兀良哈也、秀吉令略明地、清正辭以他道未平、懸軍難進獨而還安邊則屬杜撰遂下令大治行裝義州聞之荷擔而立韓復告急於明明議曰惟敬之言不可信矣爨以暑濕取敗今天寒馬肥宜用兵也乃懸賞曰有能獻奇計復東藩者給銀萬兩世襲伯爵少司馬宋應昌爨上書言我兵必至衆以爲知兵乃推應昌爲都御史劉黃裳袁黃爲贊畫時李如松猶在寧夏未還應

昌先以楊元李如栢張世爵分爲三軍十月出關既而如松率兵追及遼陽而石星猶持前議復遣惟敬來至平壤密定議而去要應昌於途曰媾將成矣倭約弃平壤界大同而退應昌方銳意立功乃怒將斬之或曰舍此是怠敵之用也應昌從之按、外史以此爲如松誤、今據明史紀事本末平壤錄更正十二月渡鴨緑江時韓虜爲吾間者四十餘人爲韓所摘發皆被拘縶以故行長不意明軍之至也

二年癸巳春正月六日如松將六將軍以兵四萬急薄平壤其未至也使裨將查大受先至順安遣人來紿曰沈遊擊至和議成矣行長悅遣將卒二十人往會大受伏兵飲酒既而伏作二十人格鬪僅亡三人還報行長愕遣內藤如安往詰如安行長侍史爲其所昵冒小西氏稱飛驒守如松慰藉遣

還。行長猶未覺其詐。至是我兵急登陴拒守。行長適在牡丹臺。明兵來攻。行長衝圍入城。夜出襲李如栢營。不利。黎明明兵大至。如松攻小西門。如栢攻大西門。吳惟忠駱尚志攻北門。祖承訓攻南門。缺東面。開走路。承訓欲立奇功償前敗。知我輕韓兵。令兵皆尚韓裝。故趦趄不進。行長乃顧專禦西北。如松益用巨熕火箭。攻急。毒烟蔽城。內薄而登。我兵力拒。鎗攢垂堞。如蝟毛。防鬭方苦。承訓則露明甲。鼓譟而登。行長愕。急分兵禦之。西北乃陷。死者千六百餘人。退保牙城。會日已晡。明軍退營城外。（按、外史爲西北門陷而退保牡丹臺壓如松之至、先使吳惟忠攻陷臺柵、而曾向子城、向平壤內外諸書錄行長之若戰皆於平壤、而無一及牡丹臺者、今據諸書更正之、）是日。行長馳使鳳山告急。大友義統棄守遁歸都城。而援軍未至。義智及有馬晴信松浦鎭信等諸將夜會議行長營。鎭信曰。援軍已不可恃。不若退合諸將。再圖進取。行長從之。即夜出城。放火燭路。至江。氷方合。蹈而渡。明兵不敢追躡。至鳳山。無復一兵。黑田行政將小河某守龍泉。聞敗。遣兵出迎。行長遂還都城。既而長政亦以孤軍難支。拔營而退。於是韓兵所在竝起以應明軍。宋應昌等乃曰。倭將皆聚王城。清正獨懸軍在咸鏡。是可恐喝而取也。使說客馮仲纓往說曰。明皇帝怒倭無禮。起大兵救韓。取平壤。復開城。遂克都城。盡逐倭兵。足下尚爲誰而守耶。速還王子。遞與使者。猶縱足下使還。否則明軍四十萬驅韓兵。一萃安邊。足下欲遁得乎。清正使答之曰。吾惟知戰耳。不知和。還語明主。我有敝甲凋兵。近苦無事。聞辱來擊。已聞命矣。咸鏡途嶮。騎不得竝。步不成列。兵至日一二萬而止。吾邀而擊之。日殺一萬。四十日而殲。殺二萬。二十日而殲。

既殲而西度。遼破燕。奉大駕於海東。吾可以復命矣。仲纓走歸。明兵乘勝日進。秀家令北道諸將撤守來會都城。諸將皆聽命。獨小早川隆景毛利秀包立花宗茂不肎。曰。吾儕報國。即在今日。何輙言退。三監促急。乃退軍於都城外三十里。如松進入開城。遂渡臨津。查大受爲其先鋒。諸將欲澠城嬰守。隆景宗茂不可。曰。敵今踵至。坐而受圍。糧竭援絕。何恃而守乎。乃邀擊碧蹄館。戰方酣。宗茂秀包嚮軍礪石嶺上。馳下橫擊之。如松初用火器。一戰得志。謂我兵不足復畏。乃輕進。不齎銃砲。我兵刃利兵精。縱横揮擊。人馬皆倒。莫不一當百。呼聲震地。遂大破明軍。斬首一萬。殆獲如松。追北至臨津。擠明兵於江。江水爲塞。（按、小西一行記曰、小西石田所獲五萬一千七百、隆景三萬餘、甚爲夸大、毀斃如松全軍不至如是之多、今不取、）如松夜收敗軍。遁坡州。欲退東坡。韓將相爭止之。不可。曰。坡州泥濘不可營。遂去。時天久雨。氷雪融釋。二月尚雨。明馬多病斃。如松遂退入開城。先是秀家召還清正。清正與直茂賴定蕩平土寇。引兵之都城。明兵相驚言。清正自北道繞襲平壤。扼歸路。如松氣沮甚。乃懼。留查大受守臨津。而自退入平壤。秀吉曩聞明軍之捷。遣使都城。告將親濟海。諸將連署止之。三月。議使加藤光泰細川忠興等七將攻晉州。晉州城嶮兵精。七將皆大敗退。都城旁有龍山倉。我兵因糧。明兵火焉。而金命元等復絕我糧道。我與明軍皆大疫。於是三監欲退守釜山。光泰曰。糧竭寧食砂。國都不可棄也。清正亦爭之。於是諸將議乞援兵。秀吉先令毛利秀元率兵二萬赴援。而復將調發。然無復兵可徵。秀吉乃歎曰。吾不幸生於小國。兵力不足。恨無甚焉。悵然者久之。會如松使沈惟

敬謀和。惟敬如北京報曰。秀吉欲封王如足利氏故事耳。因與石星定議。復來韓都城。謂行長曰。歸王子則割慶尙全羅忠淸三道封爲王。（按、黑田家記等書、有以明公主爲后妃之贈、文意不明、今省之、）行長等不學。不解封王故事。以爲王於明之謂也。欲許之。既而知其非。惟敬巧彌縫之。三監及行長皆懷歸志。報秀吉曰。明人欲尊殿下爲皇帝。秀吉乃許和。惟敬請解都城兵。諸將乃火城更殿而東。如松乃肎進。韓相柳成龍請尾擊之。如松遣如栢等萬餘人。覘我軍整不敢迫。諸將既抵慶尙。築十六屯於蔚山東萊之際。相爲犄角。以俟秀吉令。於是明以孫鑛代宋應昌。遣劉綎吳惟忠等分守星州居昌諸城。而使謝用梓沉一貫與惟敬偕來謁秀吉於行營。秀吉饗而還之。遣小西如安與偕。放還二王子大臣諸俘。令屠晉州城以償前敗。六月。諸將合兵圍晉州。薄攻極急。城兵亦殊死拒鬪。遂不能支。七日而城陷。斬城將徐禮元金千鎰等。鏖六萬餘人。夷城隍而還。是役也。淸正與黑田長政造龜甲車。包以牛皮。載死士。鑿城足。陷之。遂爲先登。乃醃禮元首。致之行營。李昖得報大驚。訴之明。查如松遣惟敬來詰行長曰。既已許和。復有斯事何也。行長怒曰。汝請和而明兵入韓者益衆何也。惟敬語塞去。如北京。請石星召還如松。時韓地饑荒。加以癘疫。明亦苦兵餉不繼。然疑如安久不肯納。舍之遼東。秀吉亦以其久不還。意惟敬欺己。大召諸將會議行營。將親將濟海。適有肥後賊梅北之警不果。八月。秀頼生。秀吉大喜委軍事於前田利家。而自還大阪。淸正既喪其俘。心甚弗懌。又知和議必不成。十一月。進攻安康。劉綎來援。淸正大破之。明韓最畏淸正。呼曰鬼上

官。時韓野多尸。虎豹群至。我將士屯戍者因大獵之。殺獲無數。檻其尤大者以獻。

三年甲午。春正月。秀吉令獨留在韓戍兵。餘盡召還。時明議久不決。李昖亦苦其戍兵。數請明定和。迨冬十月。明主始召如安。石星命沿道供帳。十二月至燕。星就拜於其館。待以王公禮。厚賄之。使曲成其媾。如安諾。爲居數日。明主延見如安。如安騎而入。至闕。衛士叱之。如安昂然不下。入見明主。明主令諸將相大臣會於左闕。詰問秀吉意趣。如安答之。務稱星意。（按、平壤錄載如安問答、專言秀吉乞封、求媚於明、如安雖小人、恐不爲此詐言、疑明人所粧飾也、今不取、）明乃定封王議。遣正使李宗誠副使楊方亨。以沈惟敬爲導。惟敬觖望。且難星曰。嚮約七事。今止封冊。事必不成。星不聽。惟敬不得已隨宗誠等。與如安偕發北京。是歲。秀吉大城伏水。

四年乙未。春三月。伏水城成。秀吉徙居焉。初明使之發燕也。明主命令駐韓都城。俟我盡撤戍而進。秋九月。宗誠等入韓。數遣使促之。諸將不得已撤諸戍。聚釜山。明使乃肯進。然我將士不肯濟海而還。

慶長元年丙申。春正月。小西行長還告和成。惟敬私隨之。齎地圖兵書蟒服及燕代良馬三百匹來獻。初惟敬爲星建封王議。希爲冊使。而不得與。乃欲傾宗誠而代之。令人恍之曰。秀吉實無受封意。欲誘致卿等拘縶耳。宗誠紈袴子。性怯。乃遁去。楊方亨問計於惟敬。惟敬曰。惟有兩語。卿其記之。畢我大明。奉承日本而已。夏四月。明主遂以方亨爲正使。惟敬副之。多賫金帛於惟敬。催往。李昖遣黃愼朴弘長從之。六月濟海。在韓諸將乃留兵而凱旋。島津義弘及忠恒獨留釜山。秋

八月。明韓使始達界浦。既而造伏水。秀吉使柳川調信諭韓使曰。吾於爾國。有再造之恩。未獻三道。又不使王子來謝。敢遣微者辱我。不允入見。韓使就行長謝。不聽。九月。獨延明使入城。諸將皆班列。少選。秀吉開幄而出。左右呼叱。二使讋伏。不敢仰視。捧金印冕服膝行而進。行長擯贊畢禮。翌日宴饗。秀吉戴冕被蟒服。使德川家康等七將皆著章服。既罷。使者出。乃召僧承兌讀册書。行長陰囑之曰。册文與惟敬所言或有齟齬者。子且諱之。承兌不可。乃入直讀之。至曰封爾爲日本國王。秀吉色變。立脫冕服拋之地。取册書扯裂之。罵曰。吾掌握日本。欲王則王。何待外虜之封哉。且吾而爲王如天朝何。乃召行長詰讓曰。汝敢欺罔我。大貽國辱。吾將併汝與明使戮之。行長讋伏。謝罪於三監。出書牘數道。爲證。承兌從旁

救解。事纔得寢。而秀吉怒甚。即夜命加藤清正大谷吉隆石田三成增田長盛。逐明韓使者。使謂之曰。歸告而君。我將再遣兵屠而國也。遂下令西南四道。發兵十四萬人。以明年二月再會。故行臺。柳川調信私囑黃愼曰。太閤意已決矣。速獻三道。使王子來謝。不則貴國復罹禍矣。惟敬不信。既而覩沿道治兵狀。大愕奔歸。冬十二月。至釜山。明年征韓之役復作矣。

顯承述略續卷六

顯承述略續卷七

懲朝鮮述略二

東京 萩原裕 好問

慶長二年丁酉。春正月。明使楊方亨等還國。佯言秀吉恭順受封。謝表今且至。因以所私購猩毡罽絨。僞我方物。致之明主。群臣或有疑者。初秀吉養從姪秀秋爲子。出嗣小早川氏。迨是以爲元帥。年甫十五。浮田秀家副之。黑田孝高爲參謀。加藤清正小西行長。間日互爲先鋒。黑田長政毛利吉成高橋元種島津忠恒相良長安伊東祐丘。爲第三軍。鍋島直茂與其子勝茂爲第四軍。島津義弘爲第五軍。長曾我部元親

藤堂高虎中川秀成加藤嘉明。爲第六軍。蜂須賀家政生駒一正脇阪安治。爲第七軍。秀家及毛利秀元殿之。別遣淺野幸長守西生浦。毛利秀包守竹島。高橋直次筑紫廣澄守安骨浦。而秀秋留釜山。總軍務。令曰。明復發援兵。稍逼王城。迅急見報。予且單舸航海。諸軍恪毋違令條。是月十四日。清正先諸軍入朝鮮。復竹島。自機張陷梁山。抵西生浦。行長亦戴罪奮進。二月上釜山。脩舊壘。浚濠塹。警報達明。石星大愕。詰惟敬。惟敬猶曰。倭非有他。不過責韓之無禮耳。方亨知事敗。乃首實。於是明復戒嚴。募兵四方。遣邢玠楊鎬麻貴楊元劉綎董一元等。相率前後東下。時韓人懲創前役。聞我兵復至也。紛紛逃竄。清正榜諭之曰。吾有責問爾王。屯兵俟報耳。毋怖。無何。三月。大兵前後分道。絡繹入朝鮮。按、征韓偉略云、是年諸軍之發、諸書不同、或係五月、或係六月、或係七月、先鋒入海旣在正月、則後軍逗留不應至五六月之久、征伐記爲三月中旬、近得其實、今姑用其說、其衆凡十三萬。秀秋抵釜山。因山海形勢。列壘聯艦。以爲根據之地。徐圖進取。然蹂躪之餘。赤地百里。人烟蕭條無糧可因。而海運未至。以故諸將不得輒進。聲言獻三道。如約乃止。不復深入。時王李昖奔海州。日告急於明。明君臣歸罪石星。褫其職。且議曰。割地之議。出惟敬之私言。忠清全羅慶尚皆韓重鎭。明亦恃以爲藩籬。倭倘得之。非翅朝鮮不可保。天津登萊。非復吾有也。特縱惟敬使又說我以弭兵。適清正行長遣柳川調信還請兵期。秀吉報曰。韓之不順。以全羅忠清尚完耳。當俟秋熟。進入全羅蹂躪諸城。必破而後已。且戒行長等曰。往使我不得志者。全羅水兵也。此行必報之。於是惟敬窘窮。私謂行長主和。清正唱戰。不若先退清正。乃

遣書清正曰。明主忿足下敗和命。邢總督以精銳七十萬將先擊足下。足下盍爲之計。清正答曰。吾每苦韓兵孱弱。不足與較。今得明軍爲一快戰。固吾所願已。惟敬得書益窮。欲因行長投歸我軍。行長許之。邢玠時在遼東。聞之恐其泄軍情。急令楊元吳惟忠要其走路捕之。尋見誅。惟敬死而遂與明絕。時明援軍漸進。入全羅。楊元在南原。吳惟忠在忠州。陳愚衷在全州。韓將元鈞以水兵在閑山唐島。按、地圖、唐島在巨濟旁、峙於南海竹島間、或曰邦人呼巨濟爲唐島云、水陸犄角。以扼全羅。未及交鋒。秋七月。諸將議攻唐島。十五日。藤堂高虎脇坂安治島津忠恒先衆夜發。元鈞以數百船逆拒。遭風絕影島。還至加德渴甚。下舟取飲。遇伏敗走。高虎邀擊。先奪其哨船。安治忠恒亦各奪敵船。加藤嘉明後至。遇一大艦。躍入其船。手斫數人。遂奪其艦。於

是諸將協力奮擊、大破之。元鈞退入巨濟。初鈞與李舜臣竝將水軍、爭功不相善。行長因令人告韓曰、敗媾者清正也。今孤軍涉海。宜要擊之。韓人命之鈞舜臣。舜臣疑不肯進。鈞因劾其逗留、遂代獨領水軍。勢不得逭。冒昧送死。至是行長復夜襲之。遂斬鈞。韓將李億棋投水死。金應瑞遁走。（按、此役外史以為二事、分保之七月與八月、與諸書殊、不知何據、外史云、鈞敗、兵守閑山、而明將楊鎬麻貴繼至、韓令鈞擒釜山、鈞賊大為高虎嘉明所破、退守閑山、而韓又命之擒釜山、恐非當時事情、平攘錄云、鈞在閑山、脿擒釜山、金應瑞泄其日期於行長、行長乃用計閒舜臣事、蓋與此相涉、而誤其退閑山逃巨濟、原是一事、誤認為二耳、且若楊鎬尙駐平攘、麻貴未出關、其曰至者至何地方、鬪昧甚矣、而此役諸書皆係之夜、秀元日記獨云、自午至未、鶻突翹翻亦甚、大抵後役事情難解者多、今姑擇其可信者、錄之、以俟後攷。）閑山在韓西海口。右障南原、為全羅藩籬。五軍既得閑山、乘勝西向。自豆耻津上陸。連陷南海順天。初惟敬被捕也。深恨楊元、陰報南原虛實於行長。於是諸將議攻

南原。八月朔、分兵二道並進。一道行長為先鋒、浮田秀家繼之。傍慶尚、出雲峰。一道清正為先鋒、毛利秀元繼之。自慶州過密陽、出全義舘。（按、外史倒行長清正、亦謬。細按地理、自可見也耳。）兵各五萬、會於南原。韓元帥權慄軍雲峰。聞吾兵且至、弃守而逃。攻黃石城、陷之。守將郭越等死之。諸將乃遣島津義弘加藤清正、絕全州援路。（按、征伐記清正作嘉明、秀元日記南原圖、城圖有左馬助、無主計頭、今從島津家記。）而皆入南原傅城。元高壘深濠、門安大砲、盡衆嬰守。吾兵疾攻力鬪。連兩晝夜。先是城外民舍稠密。敵盡燒之。石牆尚存。吾兵蔽而放銃。城兵多斃。既而諸將覘城兵倦且疲、伏兵一面、三面肉薄、刈稻塡濠、踏藉而入。城陷、火作。遼東突騎數千在城中、爭門出走。街路塡隘。馬足若束。伏兵要之路、奮刀亂斫馬足。適明月中天。人影在地。明騎罕得脫者。時十五日夜亥牌也。韓

將李福男等五人死之。元獨裸跣脫走。此役斬首凡三千七百餘級。（按、此役合算諸家記所載、近五千七百、但有證級、秀元日記所錄甚詳、近確實、今從之。）進向全州。州民素苦陳愚衷徵求。及南原陷、望風奔竄。明兵阻之、反為所傷。愚衷遂弃城走。麻貴遣牛伯英援南原、不及。與愚衷合兵、軍於公州。諸將因糧於全州。終議入都城。明兵以兩鎮皆敗、退入都城、保漢江、遣解生出守稷山。初韓王令李元翼扼鳥嶺。至是命元翼引兵出忠清、阻我進路。復起李舜臣、統三道水軍。舜臣至錦島、與我將菅正蔭遇於碧波亭下。正蔭敗死。舜臣乃與明水軍將陳璘軍古今島、扼我水軍。（按、征韓之役、水軍由海路者、其戰略部署皆不明瞭、當時將士極暗地理、不知經由黃海出漢江、扼其咽喉、其所開水軍、不過出入全羅諸島之間耳、於軍機無甚關係、藤堂家記云、高虎攘招山水樂、為是夢中說夢、此所云錦島古今島、亦全羅中諸島耳、今姑據錦島錄錄之。）而我陸兵分一軍。黑田長政為先鋒、秀元將之。進

迫都城。九月、抵全義舘、擊解生於稷山。明將楊登山牛伯英來衝我。軍衆寡不敵、戰殊苦。長政將後藤基次栗山利安揮槍衝突、殺傷過當、幾却之。既而明兵復大至。解生還戰。鋒皆新鋭。我兵二十九人駢首死之。長政叱咤督戰、斬敵百餘。亦却之。時明兵近、軍西山。乃少分餌兵、擊其右。全軍逸出其左。敵顧之、亂走。我兵追擊、大破之。秀元亦至。明軍不戰而退。長政留稷山十餘日。明兵在都城者不敢出。我軍亦持重不進。無何天稍寒。冬十月、秀元等稍々皆收兵、退釜山。筑紫廣門毛利秀包尚在星州。明乃遣李如梅來襲、不能取。廣門等亦以兵少退、守求禮方。是時我軍沿海連營、首尾聯接、相為聲援。島津義弘與其子忠恒守泗川。立花宗茂有馬晴信大村嘉前松浦鎮信守南海。鍋島直茂守竹島。黑田長政守梁山。

加藤清正守蔚山。小西行長守順天。而浮田秀家與秀元分二城守釜山。十一月。邢玠入韓。會楊鎬麻貴於都城。議曰。倭兵持重不動。若待秀吉親濟者。其志不在小。宜迨今擊之。會諸道募兵皆至。其衆四萬。分爲三。李如梅將左軍。高策將中軍。李芳春解生將右軍。二十三將與韓七將分屬三軍。楊鎬麻貴統之。糧餉火器皆極豐備。期以十二月進攻。爲清正以勇悍久爲明韓所讐。曰先克清正。則餘望風解耳。乃聲言向順天。以牽行長。而諸軍會慶州。留高策吳惟忠於彦陽。絕釜山援路。而皆萃於蔚山。時十二月二十二日也。先是我諸將聞明兵且大至。益修城壘。清正留裨將加藤安政與毛利氏援卒俱修蔚山。而巡視西生浦諸寨。至是役卒望見明軍蔽告安政。安政急入城嬰守。淺野幸長太田一吉以毛利氏將

宍戸元繼等(按、外史一吉作政信、以爲毛利氏將、誤。一吉任飛驒守、後役七奉行之一員、詳見秀元日記。)將往蔚山監役。是日行至彦陽。與敵隔嶺而舍。未相知也。黎明。我斥候上嶺。盡爲明兵所殺。初覺敵近。一吉元繼以兵寡欲疾走入蔚山。幸長曰。提兵至此。未覩敵旗而逃。何面目復見太閤也。諸君欲走即走。吾當死於此矣。策馬而出。其部將太駄岡本龜田森島四人。率銃隊先進。與明兵遇奮戰死之。獨龜田脫歸獻一甲首。且曰。明軍之衆。彌望無際。請君速退。幸長作色曰。吾豈聞衆而退哉。自麾衆而進。陷敵圍中。身被十餘創。猶進不已。龜田爭之。使二從士回馬首。而以刀鞘築其馬尻。馬佚奔蔚山。明兵追躡。從兵返鬪死之。安政望見開門迎入。元繼爲明兵所支。自間道入島山。島山蔚山別堡也。時李如梅等薄蔚山。城兵出戰遇伏大敗。外郭已陷。幸長代

清正嬰守。明人以幸長爲清正。欲必獲之。攻擊極甚。幸長自放銃。無不命中。二城之間有川。李芳春解生汎兵船以絕往來。城兵狙擊焚五艘。溺若干兵。(按、征韓偉畧據征伐記、秀吉譜諸書、爲以火砲沈船。大砲已譯流傳吾邦、而戰陣間多用鳥銃、罕用火砲、以故外史代以銃字、曰銃破五艘、溺數千人。銃豈能得破船、且僅破五艘、溺數千人、張皇甚矣。此蓋用火器發焚其船、故溺者甚多歟。)走解生等。然敵勢不沮。麻貴茅國器日夜皷衆攀壁。踐屍而登。城兵欲告急於清正。清正時在機張。相去三日程。敵充塞其間。幸長曰。誰可往者。其臣木村賴母奮請往。乃予以善馬。既出門。明兵麕集。賴母策馬馳奔萬衆中。一日一夜達機張。見清正告急。清正大愕。投袂而起。左右或止之。曰。蔚山以孤城當大敵之衝。而以斯寡兵援之。徒俱死耳。不如糾合諸軍赴救也。清正曰。彈正囑我曰。緩急援吾兒。今餒之敵。吾何以立天下。乃提見兵五百人。負糧

餱。登舟赴援。與明候船遇於江中。擊走之。清正蒙銀帽冑杖薙刀立船首。指揮士卒。舟馳若飛。明韓諸軍指目曰。所謂鬼上官是此也。莫敢近者。遂入蔚山。鎬貴謂將士曰。清正既已入城矣。是猶檻虎耳。明日合諸軍蟻附而上。清正令士卒投大石巨材。擊却之。是夜復出城。襲明營。大獲而還。敵復理攻具。起飛樓。用佛郎機。百道並攻。城壘轟裂。清正與幸長防戰不撓。鎬貴知不可力取。乃下令休戰。斷我汲道。合圍十日。糧亦盡。於是城兵始苦饑渴。嚼紙煎壁土。刺馬飲其血。馬盡乃飲溺。或夜出城外。搜敵尸取所佩糗餌。或掬濠中泥血水飲之。適天大雪。士卒皸瘃。有墜指者。而清正益修守具。嬰守不少懈。(按、征伐記、守城兵士凍餒枯臘、無能與是、實況也。而外史云、清正用銃及紙砲、一日斃數百千人、夸張過甚。今不取。)一日。鎬貴比曙焚營退數里。以誘城兵。城兵欲追。清正不

許曰。退不以夜。又不設殿。是必置伏誘人也。久之明伏兵稍々出。合圍如初。浮田氏卒有亡在明軍者。呼城兵告曰。楊經理欲媾和。請與加藤公面議。期城外百步相見。（按、征伐記云、清正欲以謀殺劉綎・楊鎬。恐非清正本旨。）清正欲往。幸長曰。敵情難測。一墮詐計。徒貽笑外國。雖然不出示怯。顧彼未識公面。予請代往。衆遂兩止之。故紓會期。以待援兵至。先是諸將聞蔚山急。會西生浦議救之。久之不決。黑田長政自梁山馳往贊其決。於是以長政及蜂須賀家政為先鋒。豐臣秀秋浮田秀家加藤嘉明森忠政藤堂高虎其子高艮脇阪安政等將步騎五萬。自彥陽昌原分道赴援。而小西行長由海道會之。

三年戊戌春正月。秀秋等至彥陽。先擊高策破之。與昌陽軍皆赴蔚山。行長又裝旌旗於空艦蔽海而至。楊鎬聞我軍自

三方至。挺身先遁。麻貴解生等乘夜解圍。長政使毛屋某晨出候敵。還報曰。竈烟稀少。敵已遁矣。長政曰。躡退非勇也。馳衝明軍。藤堂高艮揮槍繼之。清正幸長等乃開門合擊。明軍崩。其將吳惟忠茅國器獨殿返戰。吉川廣家奮擊又走之。於是明軍大潰。遺弃糧仗充斥道路。長政之出梁山也。明遣別軍襲其虛。亦為黑田孝高所破。（按、外史一軍發釜山為立花宗茂所邀擊、諸書不載、今不取、）是役也。明人謀之經年。傾海內力。加以全韓之兵。期於必克。至是明主聞其敗曰。罪當歸經理。乃罷楊鎬。以萬世德代之。與鄧子龍張方藍芳威等以川廣淅兵往助邢玠。秀吉得蔚山捷聞。賜手書賞清正。為餽糧餉。夏四月。秀吉遣使諭諸將留秀秋行長清正及島津義弘黑田長政淺野幸長等十餘將。餘盡召還。其留者分為四軍。秀秋守釜山。而清正守蔚

山居其右。行長守順天居其左。義弘守泗川居其前。四城兵凡十萬。明兵亦可十萬。世德與邢玠議。令李如梅當義弘。劉綎當行長。麻貴當清正。陳璘以水軍出其後。既而召如梅以董一元代之。是月。諸將聞明將發兵攻順天。有弃順天保釜山之議。加藤嘉明獨奮不可。清正及島津義弘宗義智皆是嘉明。事聞。秀吉怒。不許弃順天。明兵亦不果至。五月。秀吉有疾。六月。浮田秀家等自朝鮮還。秀吉譴其不蚤救蔚山及欲去順天。不許即見。初我兵在朝鮮也。斬獲極夥。取而獻功。至是命瘞之京師。名曰耳冢。以為京觀。秋八月。前關白太政大臣豐臣秀吉薨。其病革也。召德川家康諭曰。外事未竣而吾罹此疾。吾死則難作。非卿莫以定之。吾今日以海內託卿。卿為我努力。嗣子幼弱。亦煩卿調護。既而使片桐且元小出秀

正傳秀賴。亦密諭曰。吾今與明搆兵。禍結弗解。吾深悔之。彼聞吾死。或大舉來報。國朝自古未嘗受外辱。自吾事而辱國。吾所深恥。是吾所以託國於家康也。吾家存亡未遑顧為。雖然。家康必不負我。汝輩謹保護。毋使生釁隙為。又命淺野長政石田三成曰。汝赴朝鮮。收我兵。不能則遣家康。家康不可則遣利家。二人遣一。則雖有百萬敵何得躡焉。十三日。疾大篤。將瞑。忽張目曰。勿使我十萬兵為海外鬼。言訖而薨。九月。長政三成啣遺命赴那古耶。密召在韓將士。先是諸將之與明相持也。明兵益至。邢玠萬世德促諸軍進攻。劉綎欲攻順天。患其控制山海不可近。謀誘而取之。遣間使來告行長曰。先鋒嚮與我國盟矣。有沮之者。復致有今日。今也兩國兵老。吾欲親與先鋒會以成前盟也。行長不信。綎單騎候於道

則信之。將出赴會。我兵降在縱軍者。爲泄其謀。行長驚還。縱恚來攻。行長擊卻之。（按明紀事本末、行長出會遇伏、曜上馬奪路而去、松浦家記等諸書亦同、未知孰信、今姑從外史、）明兵又逼蔚山。清正亦完城壁。糧多兵勇。人思一戰。是月。麻貴與牛伯英等至温井。懲前敗。堅壁不肯出。清正屢挑戰破之。立花宗茂在釜山。自請以五百人往援清正。途值明兵五千於元濱。乘曉霧薄擊破之。敵奔追之。或以衆寡不敵止之。宗茂曰。敵馬足亂。可追也。否則示我寡也。追擊又敗之。既舍逸。明四設五伏以待。日示寡以誘敵也。夜半明兵果來襲。伏起復敗之。明日未至蔚山數里。與清正夾擊麻貴。大克之。當是時。義弘及子忠恒在新寨。與董一元夾晉江而軍。義弘嚮築望津東陽泗川永春昆陽金海固城新寨八砦。其尤險要者。爲望津。前帶晉江。左右永春昆陽。而新寨峙其

後。茅國器聞島津氏與豐臣氏爲宿仇。以爲可間也。作檄數秀吉罪。遣辨士以搖義弘。義弘叱而卻之。國器又說一元曰。晉江八砦。勢如長蛇。望津爲其首。碎首則腹尾易制耳。一元然之。會明捕虜郭國安在望津。送欵於一元。約爲內應。舉火爲信。至期國器引兵臨江。我兵亦出寨相對。已而寨中火起。我兵顧而救之。明兵乃涉江陷望津。忠恒在新寨。欲赴援。義弘曰。未可。望津兵退守泗川。而一元已分兵襲永春昆陽。燒其積聚。悉軍渡江。遂乘夜襲泗川。守將川上忠實等出戰。斬敵驍將李寧盧得功。潰圍走新寨。忠恒復請赴援。義弘曰。未可。一元已取數砦。而島津氏不出。意甚輕之。進燔東陽倉。火日夜不滅。遂向新寨。國器止之。勸先攻金海固城。以鍛其羽翼。不聽。冬十月朔。一元合兵。以國器及葉邦榮彭信古爲先鋒。藍芳威爲後軍。來攻新寨。自卯至巳。薄塹拔柵。用木樌碎城門扉。城兵殊死戰。會樌炸。烟焰轟天。明軍自亂。義弘目忠恒曰。可矣。可出。忠恒喏而起。與驍騎千餘開門直衝明軍。明軍披靡。信古走。國器邦榮欲搗其虛陷城。以兵萬餘來衝。義弘豫勒餘兵。邀擊破之。芳威遙在軍後。望見先走。前軍回顧。遂大崩。蹂躪而走。義弘忠恒縱兵追北。斬首三萬八千餘級。其溺晉江者不與焉。（按島津家記曰、城兵纔二千、而外史云、忠恒與數千騎衝明軍、又義弘豫勒五千人、乘寡不合、島津記爲正、外史又云、伏尸二百里餘、蓋據明里而書、今不取、）追至望津而還。此役吾兵死者僅二人。蔚山順天之明兵。聞此敗亦解而退。自是石曼子之名振於明韓。石曼子。島津譯音也。既而秀吉之訃至。諸將潛相告報。稍稍理歸裝。明兵有諜知之者。報告明主。明主大喜。舉朝相賀。於是趣邢玠等躡我軍。郭國安亦走告

之明群帥。群帥創新寨之敗。不肎進。時國內訛言。明大舉扼我兵歸路。二大老德川家康前田利家。爭欲親往。衆兩止之。使藤堂高虎代往。未至行臺。得新寨捷書。乃止。而釜山之軍已從秀秋還對馬。清正義弘各收兵入海。行長亦欲還。劉綎復來圍之。清正與義弘返擊拔行長。皆上舟。陳璘鄧子龍陳蠶馬文煥陶明宰與李舜臣。以兵艦數千要之海中。清正已去。義弘且鬪且退。至加德島。明兵四集於行長。行長屬衆苦戰。會明兵誤火器自墜其船。我兵因奮擊鏖其兵。斬子龍。舜臣來救。亦銃殺之。進圍璘。幾獲之。而蠶文煥至。銃砲亂射。悉燔我舟。行長遁上一島。奪敵寨據之。明兵艦環守。爲行長乘夜獨脫於義弘。義弘爲返。與蠶明宰戰。擒明宰。載其餘兵而還。至加德。劉綎復以生兵來攻。義弘行長俱擊卻之。明軍不

復追躡。十一月。我軍盡達對馬。無何。諸將皆至那古耶。淺野長政石田三成先在行臺。乃迎之。宣秀吉遺命。諸將咸泣。十二月。抵伏水。謁秀頼。各就其國。德川家康與諸大老奉行論功行賞。曰徹新寨一捷。吾軍幾不振旅矣。賜義弘以公田在薩摩者四萬石。清正行長以下得賞各有差。自壬辰迄此前後凡七年。明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至秀吉薨而始弭兵。

後二年。有關原之役。德川家康代豐臣氏掌天下兵馬之權。

五年庚子。先是。家康命宗義智與朝鮮媾和。復修舊好。諭曰。豐臣氏伐韓。非予所知也。彼我素無仇怨。彼苟欲媾和。吾所不拒。卿宜體此意善圖之。義智乃遣其臣梯七大夫。久之不還。復遣吉副左近柚谷彌助。皆不還。至是。義智復遣石田某。冬。始得報書而還。方是時。明兵久戍韓地。將士驕傲。韓人苦

之。欲與我渝平以紓其患。故有此報書。（按、此係邊將所報者、）

六年辛丑。宗義智遣其臣井手智正於朝鮮。刷還捕虜生口。時明經理萬世德猶駐劄朝鮮。韓人致我牒書於世德。以仰明裁。秋八月。朝鮮令其禮曹致報牒。謝還捕虜。

七年壬寅。秋。朝鮮王李昖遣全經信孫文彧等來對馬。求還俘囚。初新寨之役。明韓將士見擄島津氏者多。在薩摩。至是。義智爲請。家康命島津氏皆還之。先是。義弘取茅國科等於明軍爲質。附寺澤正成送之伏水。家康命還之明。是年。島津氏遣坊津人鳥原宗安。以質子四名及商二十人直如北京。明主喜。自是許每歲通商船二隻於坊津。（餘具將府私通述略、）

八年癸卯。宗義智復遣井手智正送還捕虜男女數百餘名。

九年甲辰。秋七月。朝鮮復遣孫文彧與僧松雲偕來。松雲壬

辰之役接加藤清正於西生浦者。故以副文彧。宗義智以聞。家康令曰。吾將以明春二月父子相率朝京師。卿其以韓使先往以俟。冬十二月。義智以文彧等造伏水城。

十年乙巳。春正月。大將軍家康入京師。二月。延見韓使於京師。遣本多正信僧承兌等就館議事。時家康將讓其職於子秀忠。乃諭義智曰。吾將擧鎌倉古禮。行右大將拜賀之儀。期在近矣。宜留韓人觀其儀衛。三月。秀忠上京師。夏四月。終禮。秋七月。文彧等還。刷還捕虜生口一千三百餘名。冬。義智遣井手智正於朝鮮報之。

十一年丙午。春。朝鮮王李昖令其禮曹參判成以文致牒書。求先得我國書而通使聘。宗義智上其書。書略曰。我國通好於日本垂二百年。不意壬辰之歲無故動兵。辱及先陵。至痛

在心。久猶不忘。在我固無先通好之理。但聞右府盡反前代所爲。今若先爲致書。縛送犯陵賊。則我國亦無相報之道乎。冬。前將軍家康命僧承兌起草爲國書。致之朝鮮。（按、國書復號紀事曰、國書承兌所撰、奏因求藁本於圓光及金地等藏、而竟無所得矣、豁翁謂當時前内府覩韓人怨徹骨髓、急於成和、書中多婉曲屈己之語、倘留藁於後、恐貽物議、故削其藁耳、當時已不得見、況後人乎、）名對馬罪囚爲犯人送之。

十二年丁未。夏四月。朝鮮遣呂祐吉慶暹等入聘。宗義智以使者上京師。先是。前將軍家康退老駿府。至是。諭義智曰。吾已老矣。宜以使往聘江門。閏月。抵江門。夏五月。卒禮而還。途過駿府。家康延見賜醼遣之。自是每將軍禪代遣使來修好。爲幕府奏宗義智之功。爲四位侍從。秩比十萬石。祐吉等還國。附捕虜生口一千二百四十餘名刷還之。

十三年己申。春三月。朝鮮國王李昖卒。子琿嗣。琿壬辰之役。加藤清正所捕王子順和君也。初其被放還也。深德清正恩遇。至建生祠。畫肖像。春秋兩祀。必躬親誦祭文以賽。

十四年巳酉。將軍秀忠命宗義智。遣柳川智求（朝鮮紀事撮要作景直、非）（景直智求舊名、說具國書復號紀事、）僧玄蘇於朝鮮。贈國書。報其聘。因約定對馬交關事例。所謂巳酉約條也。（詳具隣交通商述畧）當是時。德川氏方招諸蕃。廣事貿易。欲與明通互市。宗氏俾韓人屢通情意於明。明仍爲欲假道修貢。而自生疑懼。智求調信子。

後水尾天皇元和三年丁巳。秋八月。朝鮮王李琿遣吳允謙朴梓等。入聘。獻書幣。先是。有大阪之役。豐臣氏亡。幕府諭宗氏。要求信使。賀我海內統一。故有此聘。將軍秀忠延見之二條城。命僧崇傳草報書。初宗氏與朝鮮議和也。曰是我內府

意也。既而及家康累進征夷大將軍右大臣。宗氏君臣更稱大將軍。然海外諸國偏帥亦呼爲將軍。以故韓君臣或疑之。曰將軍耳。非其國主矣。對馬人反復開諭。事纔得釋。迨丁未之聘。我國書惟署日本國姓諱。不題王字。於是物議復起。使者獲罪。至是宗氏老臣島川內匠致書於崇傳曰。聘而有書。昭其信也。竊聞丁未之聘。韓君臣疑我國書。蓋由不稱王也。切恐今者所睨亦猶前式。使者必有所謂。且執政書牘斥禮曹名。亦以爲無禮。竊惟事體匪輕。幸爲國熟圖焉。崇傳以聞。乃命諸宰執會議書式。林信勝與焉。崇傳議曰。我王自古未嘗與外蕃通書問也。高麗小夷。書不署王字。例也。信勝亦曰。禮曹回牒。惟當改書式已。並從之。乃授國書於允謙等遣還。使者果爭之。却而不受。於是柳川調興與僧玄方謀。竊取國書。塡王字以授。曰幸善處之。使者始受而歸。時宗義智已卒。子義成尚幼。以故不與知焉。調興智求子。玄方玄蘇法弟也。後六年。王李琿爲其姪李倧所簒。是年。秀忠讓其職於世子家光。

寬永元年甲子。冬十二月。王李倧遣鄭岦姜弘重等來賀。使者踰年而還。附捕虜生口一百四十一名放還。時韓人見虜在國者。蓄妻生長兒孫。遂留不還者尚多。

六年己巳。春正月。宗義成使杉村智廣僧玄方於朝鮮。先是。丁卯春。韃騎數萬自建州急入朝鮮。襲義州。進陷郭山安州。韓軍望風潰。王出走。遂與清和。事聞。翌年義成覲江門。將還。前將軍秀忠密令宰臣傳旨遣使都城。蓋將發援兵也。是年夏四月。智廣等抵都城。以事已平。五月還。（隣交通商述畧可參見）是年。

帝傳位於皇太子。

明正天皇十三年丙子。冬十二月。朝鮮王李倧遣任絖金世濂等。入聘。上書幣。先是。宗氏君臣有訟。事久不讞。以國書改竄事發也。將軍家光怒。躬親責問。調興曰。以小藩之密邇朝鮮。而疆域之事一被委小藩。是以有往年之請。既不獲命。陪臣至愚。不知所出。惟國是圖。敢不避死以成厥好。罪固無所逃。玄方曰。當時義成尚幼。無所與聞。一二陪臣惟與我謀已。於是論減其罪。流調興於津輕。玄方於南部。乃命義成愼重隣交。令通大君之號。僧光璘草其書。至是韓使至也。家光得其書。召林信勝問曰。書式何如。對曰。一依台旨。家光悅。自是以降。癸未壬戌之間。信書一遵此式。初國書視草。例命僧徒。家光特命儒員信勝。後爲恒例。而別輪派南禪寺學僧。往對

馬以酊菴掌書牘接伴之事光璘實爲其始

顯承述略續卷七

顯承述略續卷八

東京　萩原裕　好問

教匪述略一

教亦多道矣。焉教教之最可惡者也。自一註惑我民。迨寛永之役。無智愚民。陷而罹辜者。大約二十八萬人。而推鋒塞戰。死乎賊彈之下者。不與焉。嗣後。遺匪孑奸。或梟斬。或流竄。或自裁。喪家破國者。亦非尠矣。大抵前後隕命於教禍者。殆三十萬也。吁。其三十萬者。是何人。皆我皇民也。饒舌教士。鼓舌而三十萬皇民。含笑瞑目。嗚呼。其可不畏耶。可不懲耶。流毒有漸。

剿除亦非一日。始終顛末不可不知。爲作教匪述略。

後奈良天皇天文十二年。癸卯。秋八月。葡萄牙船一隻。始抵多褹島西村浦。島屬大隅船載百餘人。形貌奇異。語音不通。無辨其爲何國。島人織部佚氏畫沙作字。質國名。船有一漢。曰五峰。亦闕氏亦畫沙曰。西南蕃人來求互市。又曰。國在西方。自西航南。轉而向北。故曰西南蕃焉。織部乃指示曰。自此南可十三里。有赤荻浦。荻或作尾木、在大泊東南島商聚焉。宜往互市。乃去至赤荻浦。船長二人。一曰佛釋古。按、武備志佛釋古、南浦文集作牟良叔舍、字殊而聲同耳、非別人也、高橋景保曰、日本紀事所謂僧官佛郎察嶋斯即佛釋古轉音也、上島。試鳥銃。狙擊禽鳥。成奇中。按、神器譜曰、銃丸誓擊飛揚、故名鳥銃、此說非也、古制形類鳥嘴、故以名、島民初不識爲何物。大愕奇之。島主種子島時堯獲其二銃。根來僧杉坊聞之。遠至求觀。時堯與其一。而俾鐵工擬造。竟不成。佛釋古蓋西

教士也。前是二年。辛丑。秋七月。佛釋古等二百八十人。始至豐後上神宮浦。獻鳥銃。求互市。至是復駕六舶。至。五艘抵豐後。一艘抵多褹島。此爲西洋舶來航之始。按、洋舶始至、小銃流傳、諸書異同、初無定說、耶蘇天誅記云、亨祿三年夏、波爾杜瓦爾船九艘始至豐後府、乞互市、贈二銃、此與天文辛丑本一事、而歧爲二者、亨祿三年、先天文辛丑十年、銃器蚤傳豐後、島津氏宜傳聞、不容愕異也、南海治亂記等諸書、或謂永正中、大友義鑑始得火器、或謂天文六年、田布施忠宗得之南蠻、皆閭巷傳說、不足晃信也、堅協見日本紀事和蘭實函並云、千五百四十二年、西人始至日本豐後、千五百四十二年即我天文十一年壬寅、略與采覽異言合、惟差一年耳、今姑從南浦文集采覽異言、

十三年。甲寅。葡船復抵大隅。泊熊野浦。船有銃工。時堯命鐵工就學。得螺旋鑄造法。時界商又三來寓。亦得其法而歸。自是銃砲漸行於海內。是歲島津義久獻銃五口於將軍足利義晴。

十五年。丙午。葡船又抵豐後。泊佐伯浦。船載莫臥爾人。莫臥爾、印度中大國、寛政中、爲英國人所滅、間一歲。又至。載漢乂利亞人八口來。漢乂或作諳厄、當時呼曰伊迦羅諳羅、又同都瀾利丹亞、近藤守重曰、伊迦羅諳羅、佛音也、留而不還者有六人。豐後大友氏所管也。

二十年。辛亥。秋九月。葡船復抵豐後府。船有數人。形貌咸偉。長曰烏兒昂。高踰七尺。象鼻貓睛。頭銳尖。面深黑。音吐如梟。亦留不去。說法教。散金貨。誘愚衆。左衛門督大友義鎮時雄視筑紫。治府內。延見聽講說。深喜其教。欵待日渥。其徒或遺大砲二門。義鎮及與島津義久相拒。丹生島。用其砲。大斃敵兵。賞其神機。命曰國崩。謂轟擊破國也。時人以其名爲不祥。吾邦有大砲。防于此。義鎮後薙髮。稱宗麟。

弘治三年。丁巳。葡船復載教士。抵唐津。教士有口辯。善說法。

大抵西教士皆能解國語、通內情、言辭溫雅、情意悃篤、善與人歟、金貨珠璣、視如瓦石、或教造滋味、以利民用、按、今糖菓若加西蠅、革兒迷爾、皆其遺製也、以故士民男女信者日衆、歸教如市、筑紫咸仰其法、至是又由周防經安藝、逾三備、侵淫近畿、遂入京師、所在結社、聚衆創建寺觀、日夜講說、士大夫亦多中厥毒、三好長慶松永久秀浮田秀家之徒、崇奉殊甚、按、吉利支丹物語云、建南寺於京中堀川油小路、四法者日衆、至不掛十字號票者、人咸哂之云、

正親町天皇永祿元年戊午、葡船又入平戶、請傳教法、松浦隆信不許、獨購銃砲火藥、就學其伎、方此時、九國瀕海、葡船無所不通、繫泊逾年、經營市易、又布教法、復入橫瀨福田諸浦、互市、南浦松浦氏所轄時人呼其人曰南蠻、其舶曰黑船、通航一覽引一書曰、永祿九年、安南船漂至參河片濱浦、德川家康遣高力直次、論其船中、有白毛獸皮、以獻家康、偏防諸士無能識者、

有一僧對曰、此獬獸也、能知人善惡、喚聰人、賜之諸士、造兜鍪、所謂唐首也、由是三河始有唐首鍪、事類苑說、今姑附載于此、

元龜元年庚午春、葡船始入長崎、長崎古深江浦也、一名玉浦、又曰玉濵浦、亦開市場、演教法、初土豪有長崎頼純者、其先小太郎文治中初有斯地、時草樹蒙密、蜑戶雜居、土民鬻海物、時通隣境、時人呼曰長碕人、遂以氏名地、子孫世爲土酋、逮天文中、城春德寺山、屢與隣敵深堀氏戰、保守舊疆、迨左馬助名闕養肥前守有馬貴純子康純爲後、頼純其子也、大村家譜作純景稱甚左衛門、家漸衰、丹後守大村純忠女以其子、稍奪厥權、無幾頼純落魄去、流寓筑後、純忠終有長碕、純忠有馬晴純二子、削髮稱理專、大村家譜作理仙亦深奉馬教、

二年辛未春、大村純忠始開市坊於長碕、初葡船入福田浦、

純忠曰、方今利器無著砲、若縱之他境、乃資敵國、不若收以供我用、命浦吏厚待之、然浦口不便避風、葡人曰、莫如長碕之便矣、至是純忠遣友永對馬、會有馬義純、創造六街、便市易也、徙諸國商賈、以其邑名街衢、自是客商麕聚、戶口日增、土豪有四族、曰高木後藤高島町田、久居長碕、爲土目、四族與有力焉、純忠以爲坊長、掌市易事、

天正二年甲戌、參議織田信長命菅谷長頼、召拔的廉教會法長、曰拔的廉法徒、曰維曼長頼乃矯將軍教旨、致之京師、龍造寺隆信遣人護送、信長要諸途、使至安土、被服奇偉、形若蝙蝠張翅、按、此外套、稅後代雨衣、訓喝叭、即洋音也、獻緋絨火器望遠鏡諸珍、信長延見、逆問曰、爾有何所求而遠至也、曰無有他求、推欲度愚衆耳、乃館諸妙法寺、召將士議、有刑部正則者、頗解讀

書、進曰、蕃教殊常、恐貽後害、逐之爲便、信長曰、浮圖亦蕃教也、安識不有彼善於此者哉、給地方四頃於京師四條坊門、命建寺觀、捨田五千貫、時人謂之南蠻寺、亦名奇觀、蓋謂結搆輪奐、炫耀人目也、是歲維曼數人由海外來、亦謁信長、獻奇貨、皆置之南蠻寺、按、南蠻之稱、以葡萄牙人自南洋臥亞或嗎港至、而遂爲外人汎稱、一書曰、南蠻寺初名永祿寺、由延曆寺僧徒之訴、而改稱云、

三年乙亥夏、葡船至臼杵、船載貨物獸畜、極多、遺麝香奇南香諸貨於大友氏、所在貿易成市、時大友氏嬖臣有田原紹忍者、侫媚用事、深奉馬教、稱揚功德、義鎮亦大溺、建天主觀於丹生島、日聽講說、於是所在祠刹、或燒或毀、兩豐二筑、殘破一空、至斫壞梵像、以爲煤薪、尋大毀彥山寺院、獨八幡社存而不毀、由爲軍神也、按、鎮西諸國多八幡社者、當時冒名八幡、以防毀壞也、

六年。戊寅。夏四月。右馬頭毛利輝元擁足利義昭。將入京師。織田信長遣羽柴秀吉拒之。攝津荒木村重據伊丹城。高山友祥據高槻城。通謀毛利氏。秀吉前後受敵。告急信長。信長患之。友祥素奉西教者。乃急召拔的廉。謂曰。吾聞天主教正直。爲道。友祥汝法徒也。今不正如此。汝能諭反正。予能聽汝所請。不然。予逐汝於海外。拔的廉乃說降友祥。信長大悅。厚賜之。自是教徒益無所憚。日弄凶權。奸僧惡徒。四方來投。以南蠻寺爲無賴淵藪。

七年。巳卯。長碕教匪山田甚吉等五百餘人。入長碕氏館宅。放火淫掠。賴純嚮自筑後還。居長碕。安藝人安等(或曰尾張人、等一作東、安等法名也、原名未詳、)自幼來居長碕。以左道誘愚衆。强賴純奉其法。不從。群匪皆屬安等。至是。長碕氏敗。家遂亡。拔的廉益橫肆。

請大村純忠以長碕爲天主祀田。不允。拔的廉怒曰。弗可乃已。請自此辭。純忠憂之。會修理大夫有馬晴信來寓長碕。晴信義純子。亦信西教。乃與純忠謀。遂以長碕屬寺觀。時長碕寺觀既有十一宇。

八年。庚午。春。閏三月。織田信長建南蠻寺於安土城南。命堀秀政董工役。(按、老人雜話曰、城有天主閣、剏於安土城、蓋閣上安天主像、故名焉、其制高數層、巍傑聳時、即洋制也、)夏。漢乂利亞船始抵平戸。(按、外蕃通會、慶長五年安士爲英國人來航之始、耶蘇天除記爲天文十七年既至豐後、而其船之至平戸、松浦家譜長碕夜話並係是年、今姑從之、)

九年。辛巳。春二月。拔的廉以崑崙人謁信長。冬十月。信長復命修教觀。教匪求藥園地。信長給地五十頃於近江伊吹山。教匪乃自南洋取藥草藝植。(按、天數雜話、今伊吹艾、其遺種非也、蓋艾草以東國爲上品、枕草子夫木集等既有伊布伎左志毛久佐之詞、此指下野伊吹、非謂近江也、)是月。長碕教匪放火。

燒神宮寺。呴曰。天火也。所在焚毀神佛掃蕩。時九國方亂。島津大友諸豪用兵。殆無虛日。教匪乘間誑惑愚俗。長碕闔境。盡歸馬教。初京畿僧徒動輒弄兵器。抗敵武人。信長惛之。欲引馬教挫凶權。既而拔的廉不立教會。日以賑窮療疾爲事。散珍貨施奇藥。每諭曰。爾曹不信聖教。故罹茲慘苦。予今俾現身後世受無量康福。由是乞兒病民。日蟻聚其門。以千百數。信長始疑悔。將逐之。未遑而明年遭弒。

十二年。甲申。春。大友義鎭遣楢田玄佐於西南洋。先是西人屢通書信。故報之。玄佐𦾔美濃士。嘗仕齋藤氏。有才辯。至是携其幼子。遂如邏馬。病死其國。從者齎遺裝而還。至薩摩洋。遭風船壞。報書方物僅得達。(按、正德間、新井君美接對邏馬人、示以其洋像、曰、玄佐墓今在其地、據此玄佐達邏馬信也、)我邦人至西洋。蓋此爲始。

後陽成天皇十五年。丁亥。秋。關白豐臣秀吉自伐島津氏。還至筑前函碕。當是時。拔的廉在長碕。擅刑賞施政令。遣使來犒軍。禮辭不遜。秀吉怒。適從者有奉教者二人。命磔之社傍。既還京師。召諸將議毀南蠻寺。或曰。盡斬教匪。磔教士。秀吉曰。徒滋事耳。不若放還。乃命增田長盛燒寺觀。捕教士。小西行長高山友祥陰泄其情。教徒大駭。逃遁晦迹。僅獲四人。是歲。遣藤堂高虎於長碕。逐拔的廉於海外。定法五章。一曰。禁祭天主。二曰。禁毀社寺。三曰。教士限二旬退港。四曰。禁說教。不禁通商。五曰。所絕在教士。商民非攸罪。然教士潛逃遷延。竟不肯去。

十六年。戊子。夏閏五月。秀吉復遣高虎及寺澤廣高。收長碕爲官邑。(長碕緣起略係文祿元年、大村家譜係天正十五年夏、今從長碕實錄、)俾加賀守鍋島

直茂管理、蠲長碕地税。是歲、秀吉誅佐佐成政。成政亦崇奉西敎、其在越中也、擧國政聽之敎士、刑賞紊亂、至是家亡。文祿元年壬辰春、征韓之役作。秀吉出軍肥前那古屋。長碕坊長欲候起居、鄙野不嫻禮、募能使者。村山安等慧黠有口辯、頗曉吏事、乃自薦請往。至那古屋、僞稱坊長上謁。秀吉召見、對問稱旨。問其所欲、安等請掌商税。允之、賜名東庵。乃納歲税銀二十五貫、而餘盡自私。由是富累鉅萬。時長碕戸口繁殖、及二十三坊。而海內多故、敎禁復弛。適海賈多贖壺瓶自呂宋還。壺能貯茶、久而不敗。命曰蓮花王。時茗讌盛行、人爭贖之。秀吉聞而怒曰、蕃物何不以聞、而私蓄之。命皆沒入。侯伯亦不能免。是歲、秀吉命寺澤廣高代鍋島直茂管理長碕。既而廣高亦赴朝鮮。以故長碕紀律又亂。

三年甲午。安南東埔寨呂宋占城暹羅諸國人皆至。安南古交趾。王姓黎氏。受明職官、稱都元帥瑞國公。東埔寨元明眞臘。亦曰占臘。在暹羅東南角。按、交趾古越裳氏地、秦漢至唐、屬其版圖、宋以降始立國、或爲郡王、若國王、迨元明、受職官、爲安南都統使、其間莫黎二氏交相纂立、北部交趾曰東京、都城在焉、廣南曰西京、大臣阮氏鎮焉、又其南部曰東埔寨、舊自立國、近至我天保中、爲安南所併、通航一覽曰、慶長間印章、安南交趾之外、又有廣南東京順化天安之稱、皆安南中都會、非各別有國、又曰安南國書官署、前後不同、其稱統兵都元帥瑞國公、或大都統瑞國公者、皆係廣南阮氏、非國王矣、阮氏安南威駒也、爲大臣駐劄廣南、威鎮四國、以故國書皆成於阮氏之手、又曰黎氏雖受明職官、國內稱王、建元、明官以授其臣、都元帥大都統之稱此也、此說有致據、附載於此、呂宋在南洋中。自成一國。元龜末。西班牙給而併之。置吏統轄。暹羅古赤土及婆利羅剎地。在中印度。或曰、古摩訶陀國也、幅員最廣。占城六昆大泥彭亨諸國屬焉。是歲、捕敎士敎徒二十餘人於京畿、斬之長碕。

慶長元年丙申。秋九月。呂宋船漂抵土佐、泊葛木浦。按、太閤記、土佐軍記諸書、並闕國名、近藤守重以爲濃毗須番、通覽一覽以爲呂宋、今姑從一覽、長曾我部元親使數百舸挽入浦戸港、質之。曰、且由南洋航濃毗須般。按、濃毗須般即新西班牙、今墨是可地方、屬西班牙所管、西音新曰農巴、濃毗須般即新西班牙促音也、遭風船壞。闔船八百人。死者過半。船身鉅大。貨載極夥。元親以聞。秀吉遣右衛門尉增田長盛、將撿點貨物。譯司曰。不賚十數日。恐不得盡執簿以進。長盛盡收船貨、謀運之大阪。課帆船百五十隻於四國。纔得八十隻。輸之大阪。秀吉悅、獻上第於朝。餘悉頒給朝紳侯伯。士民亦有恩賜。命元親爲修繕其船。給米酒雞豚若干、放還。初土佐士長野某奴盜一船貨。元親命某自裁、而梟其奴。由是道不拾遺。

四年己亥。秋八月。太泥遣使入聘。太泥古渤泥。初屬瓜哇。復

隸暹羅。太泥或作大尼、二國贊說曰、暹羅呼曰太泥、西洋呼曰把打金、或巴堂、亦暹羅中部落、近藤守重曰、職方外紀、海中有鉅島曰渤泥、萬國傳信紀事、波爾匿阿爲亞細亞中一大島、此同名而異國、誤將大泥闕海島、因以名誤、未詳、客歲秀吉薨。內大臣德川家康報其書曰。去秋太閤薨。國內今仰嗣君。寡人弼爲。貴國能繼前好。相通商船。幸甚孰加。贈甲鎧。按、此書文、則前此似既通好致船、和通歲月今未考、姑闕之、

五年庚子。春。和蘭船始抵和泉界浦。船長曰揚與斯。漢乂利亞人安士隨焉。按、長碕紀曰、今江戶八代州岸安仁街、並其所居、故以名焉、或曰、安士即當時按針官、非人名、此說近是、求互市。權大納言德川秀忠延見江戶。允其所請。並給商票。其初至。遭風遠江洋。壞船。由浦賀上陸路入江戶。不獲還。秀忠並賜稟餼五十口。給館舍。時延見諮問西域風土人情。秋九月。德川家康誅石田三成小西行長等於京師。初其敗也。行長逃竄伊吹山。僧林藏主捕勸自裁。行長敎徒也。

乃日。天主之教禁自死。寧死於人手。不得壞法。遂就斬。

六年。辛丑。夏。安南呂宋柬埔寨諸國。咸致書。獻方物。先是。德川家康俾國商數通好意。贈書信。故各來謝。初國商白濱顯貴漂至順化。（南安中都府）與港吏鬪。爲見拘繫。至是。安南放顯貴還。家康竝貽報書。給印票。允通商。復賜信牌。於國商通航外域。自此比年往來不絶。秋。呂宋船漂至上總。船大多喜浦。明年。秋。復漂土佐。

七年。壬寅。夏六月。交趾人至。船載二千二百人。奉書。獻虎象孔雀。郤虎。不受。冬十月。家康遺報書。

八年。癸卯。春正月。先是。柬埔寨附書國商。獻物。時國內用兵。相閱。事聞。及是。家康貽報書。許貸兵器。島津義久亦致書安南。曰。去載辱書惠物。不勝懽喜。自今而往。金石訂盟。膠漆締交。商賈往來。有無相濟。幸無甚焉。當此時。島津氏亦私通明安南呂宋。海商番客。輻湊坊津。時人謂之迦羅港。爲（島津國史曰、坊津在鹿兒島西南十四里、中世漢船至者、皆集于此、有唐船浦遺迹、又距港口可十餘町、有雙石、竝峙出海面、入九尺、名雙劍石、傳曰、唐人所名、按當時三大港、坊津居其一、則其貿易之盛大可知已、）夏四月。以僧一庵爲長崎奉行。長崎置奉行。自是始焉。一庵原名爲宗。小笠原氏。三河士。有故褫邑。薙髮隱於京師。至是。官之長崎。長崎教匪窟。欲兼施政教也。蓋是歲葡船多載綿絲。至。命京畿諸國巨商購買。

十年。乙巳。夏。呂宋船至。致書。獻物。德川家康報其書。曰。貴札遠珍。一併受領。葡萄酒殊爲佳貺。多謝。往歲見請送商船六隻。去歲又有四船之請。並所不拒。但不俟吾請。又送致教士。吾所甚惡也。我邦自古崇敬神祇。他教外律。斷不許入。貴邦

欲完交誼。則吾所不欲。宜見規遜也。且聞我奸匪寓貴壤者不少。玆輩一人猶禁載送。須知悉爲。（此書諸書所不載、今從一譯書擬錄、）

十一年。丙午。春。兵庫頭島津義弘私致書於呂宋。略曰。致民聚貨。交易而退。乃日中爲市之義也。聞呂宋國富民饒。南商北賈。往來如織。詢南洋都會也。久致仰望。玉之爲物。韞櫝而藏。乃不爲用。海貨陸珍。咸靡弗然。伏請熟圖。去載貴國船至。颶風壞柁。寡人命新造。爲想人船已達。願再送貨船。以利彼此。後又貽書懇請互市。秋九月。家康致書占城。求精好奇南香。又求銃於暹羅。有隣壞久濶。情如胡越。絶域通信。親均比閭等語。（按、東西洋考、奇南香諸國出者、惟占城爲佳、）冬十二月。致書番丹。復求上好奇南香。（按、異國往來載其書、字作田彈、外國通信事略曰、當時誤呼番丹爲田彈、他無可考、今據之、增譯采覽異言云、番達、地屬馬路古諸島、今爲和蘭所併、）是歲。小笠原一庵罷。以長谷川廣智爲長崎奉行。（近藤守重曰、書翰中、廣智稱藤廣者、摘略姓名、以從推稱耳、按長谷川守尙署藤正、亦同、或以爲名、非、）德川家康辭將軍。詔以秀忠爲征夷大將軍。

十二年。丁未。臥亞（字或作哥阿、我邦呼曰五和、音同、）始遣使至。臥亞明呼之古阿。前印度一部落。在麻剌襪爾北。亦葡國所管。邏馬置教會於此。

十三年。戊申。夏。呂宋船抵浦賀。先是。呂宋請徑航關東貿易。至是。又請每歲通我商船四隻於其國。並允之。

十四年。己酉。夏五月。令海內禁喫烟。前是五年。洋舶始傳烟草。民爭培植。至是。以其無益於民禁之。（按、煙之之初入、諸書互有異同、柳營年表係慶長十年、據十三年令條二三年前之文、則年表近是、今據年表、）秋七月。申嚴其禁。將軍秀忠給印票於阿瑪港。允互市。阿瑪港。明香山澳。（又謂澳門）我邦呼曰天川。亦葡國所管。秋九月。命九鬼守隆悉收西南諸藩兵

船逾五百石者、集之淡路、尋致之江戶及駿河海。先是、諸藩競造巨船。池田輝政船長一千零八十尺、命曰紀國麿。至是悉收之、所以禁諸侯私航也。（按、當時汎稱兵船曰安宅麿、其義未考、或曰、國號之義也、）冬十月、瑪港船始入長碕。十二月、有馬晴信襲擊其船、焚之海中。初、國商數如瑪港互市。家康因命晴信求奇南香。晴信與長谷川廣智謀、遣商船於占城。避風瑪港、商民與土番鬭鬨。船五十人皆遭害。（有馬記爲三百人、今據羅山文集、）一人逸逃廣南、經朝鮮、是歲九月還報。（按、有馬記、逃還者爲洋人安士、蓋以爲按針職者歟、）晴信怒、造駿府請報、見許、故及之。晴信初欲獨誅船長、諭上岸。敎徒有知其情者泄之。船長愕、急拔碇且逃。晴信謂其士曰、亡賊、吾無面目見前將軍、爾其往剌焉。士躍而往、攀舷將登、瑪人銃擊、不得登。晴信急發走舸六隻、積薪柴放火上風、又別以鉅舟逼。

且跳入。瑪人爇絲爲楯、防戰甚力。然風汎逆、船不能走、遂自放火藥燔、人船俱盡。晴信兵亦數十人死之。（有馬記、有馬家譜、互有異同、今據羅山文集、）事聞、家康賜刀賞其功。是歲、幕府給和蘭漢乂利亞以印票、許市易、命松浦隆信管理。自是和蘭始通商、而領事至江戶。松浦氏例必遣人護送。初、楊與士久留不得還。去歲和蘭船入平戶、蹤跡前船。松浦氏以聞。幕府召其船長於江戶、悉縱還前人。楊與士尙留不還。

十五年庚戌。秋九月、安南船抵薩摩、船載貨物極衆。

十六年辛亥。春、島津義久遣商船於安南、遭風漂瑪港。夏六月、臥亞人東普訥至薩摩。家康召之駿府、遂抵江戶謁將軍秀忠。秀忠給印票。時國商入海、動結黨騷擾埠頭、洋人苦之。至是來愬、且詰燬其船。秀忠又贈書瑪港、聽禁國商往市。上

野介本多正純亦致書辯疏事情。（島津國史係十五年夏、今從正純及後藤光次書、）嚮葡船常多齎綿絲至、國民賴其用。及焚瑪船、葡船不來者二年、綿絲騰貴至七八百貫。至是價頓賤。長谷川廣智自長碕至、告家康曰、現今市易盛昌、外舶輻湊、至八十餘隻。家康悅。方是時、海表諸國通商於我者二十餘國、皆給印票、以長碕爲開市埸、禁船進他港。秋八月、肥後守細川忠興獻孔雀豹象牙於駿府、所獲於暹羅也。初、天正中雖有敎禁、流傳已久、汚染亦深。迨文祿中、外事倥偬、厲禁稍弛、敎士來者日衆。至是、楊與士上變、告有覬覦之謀。適肥後八代僧抵駿府、訐其密謀。（天草征伐記係元和中、今從長碕實錄、）小西氏國除也、毀敎觀爲梵寺。其徒頑然未悛。有一僧與主僧有隙、見放逐。至是訴曰、官爲雪寃、請首陰事。召主僧對理。乃曰、葡國王俾敎士傾力濟度、

託名通商、實蠱民心、欲以漸奪國。取呂宋儂毗須番、是此謀也。迨今弗圖、恐貽大害。家康大駭、遣使四方、逐拔的廉於海外、申嚴敎禁、命僧崇傳以梵法論敎匪、不悛者處流斬。是歲、洋船漂泊相摸三浦、不詳其爲何國。

後水尾天皇十七年壬子。春三月、大令海內、禁天主敎、悉毀京畿諸道敎觀。初、有告訐其邪者。將軍秀忠密遣楫斐某於南洋（或爲肥前人、非、）傳習其敎、閱七年而還。謁秀忠、陰召對問質、聯三日、每至夜分不倦。左右或勞之。秀忠曰、七年之勞、何有於三日。遂深曉其邪。（紳書曰、內府公嘗陰遣界商西宗眞於西南洋、入敎會究奧義、三年而還、具以其事告之、公因知其不正、事陰與揑造相類、本自是附事歟、將一事歟爲二事者歟、未詳孰僞、）夏、瑪港人至、致臥亞書謝許通商。新西班牙人始來獻自鳴鐘。我邦有自鳴時辰器始於此。（按、天文中、朝鮮人贈自鳴鐘於大友氏、是漢製、非洋製也、得洋製時辰器、蓋此爲始焉、）先、

是三年。其商舶遭颶漂至上總大多喜浦。艫舳皆碎。爲造巨
船。給資糧遣還。故來謝。爲初家康老居駿府。召楊與士日與
語。詢西洋事情。一日語之曰。日本極東界也。不復聞東有隣
壤。爾所聞如何。楊與士曰。有大壤土。廣濶過於合漢竺而爲
一。大約分爲三部。一曰新拂郎察。一曰亞墨利加。一曰孛露。
亞墨利加一小部名儂毗須番。天氣和煕。民俗温順。饒穀蔬。
富於獸畜。金礦呢絨亦極豐。故海舶輻湊。貿易隆盛。家康曰。
盍爲予致意也。楊與士曰。唯。適有便船來在長碕。乃命至上
總。遣京商田中勝助（慶長年錄爲朱屋王成、今從駿府記）齎復書。便載而往。書
略曰。往歲貴國船遭風破碎。爲造船遣還。今聞無恙到達。甚
慰。自今彼我締交。每歲通船。爲國爲民。何幸如之。吾國剖判
以來。崇神爲道。君臣之誼。交際之約。誓神爲信。順則得福。逆

則必殃。外教斷所不納矣。見領此義。則雖至何港津。必不相
拒也。越年而還。獻緋絨天鵞絨葡萄酒等方物。艶賞厥富。蕃
人曰。兩地懸隔。風濤危險。毋復來焉。遂絶不再往。（按、異國往來、載慶長七年德川家康與呂宋書曰、弊邦與儂毗須般欲修隣好、非貴國人、海路難通、據此則十年前、家康既似知有新西班牙國、與之不合、五年英國始至、六年呂宋諸國亦始至、當時、安得識數千里外荒渺遼耆耶、七年上或脫十字歟、）家康
又遣茶屋道晴於交趾。道晴稱四郎次郎。與後藤光次俱爲
家康所昵。每侍左右。時承密旨。出使四方。秋七月。暹羅商詣
駿府。獻綢緞魚皮。家康延見。細問風俗。八月。島津義弘遣書
瑪港。謝其通信。九月。明人鄭芝龍隨客商至駿府。獻藥物。（餘具通漢述略）是歲。讁有馬晴信於甲斐。坐修馬教也。尋賜死。國除。更
封其子直純於有馬。食穀四萬石。
十八年癸丑。夏四月。石見守大久保長安死。長安久掌礦務。

賄賂不貲。富累巨萬。遂懷禍心。至是。賄罪發覺。籍其家。家有
石室。藏一金函。重鑰密鎖。不許人覘。中有密書數通。呂宋密
牘及諸侯通謀誓書也。乃誅其七子。石川康長及其二弟並
坐褫邑。自是教禁益嚴。秋八月。陸奧守伊達政宗請將軍秀
忠。欲遣家臣支倉常長橫瀨監物於西洋。窮教源。秀忠許之。
政宗時在江戶。與船手頭向井忠勝議。雇西洋人四十名。操
船。由陸奧月浦（浦屬牡鹿郡）發船。闔船凡百八十人。遂至邏馬。常
長謁法皇。受灌頂禮。（按、支倉事項、諸書不見、獨通航一覽引譜牒餘錄略載此事、若本文所錄、近於內閣、得觀常長肖像羅馬牒書十字架馬鞍等諸具、始知其信矣、蓋常長之還、致禁方嚴、政宗深祕其事、匿其物、遂使當時事情淪沒、不復明也、惜哉、）在外八年。監物及從者皆死。常長獨自邏馬
還。是月。遣有馬貞純就國。偕智譽亦奉命。隨之幡隨院此也。
貞純首鋤教匪。然教毒漸深。隨斬隨滋。智譽亦不能諭而還。

漢又利亞人始至駿府。上書。獻鑲嵌銃望遠鏡。九月。家康授
報書。給印票。約七條。曰商舶蠲役。曰需用必給。曰便宜進港。
曰市民雜居。曰財產自主。曰禁强賣買。曰罪犯各用國刑。從
是商舶歲至平戶。冬十二月。遣相摸守大久保忠鄰於京畿
九國。緝捕教匪。高山友祥有罪國除。坐修教也。是歲。家康召
肥前守大村喜前於駿府。詢西教邪正。喜前嚮遣家臣千千
石某於南洋。入教會。窮奧義。喜前極陳其邪。家康益決意剿
除。
十九年甲寅。春二月。徙有馬直純於日向縣。命鍋島勝茂
松浦隆信大村純賴戍原城。三月。囚友祥及內藤如安加加
爪隼人等男婦三百人於京師獄。夏六月。遣山口重弘等於
京師。與所司代板倉勝重議。放友祥等百餘人於瑪港。餘流

之津輕。（天祿記云、放友祥於咬𠺕吧、如安於瑪港、）會有告教匪匿於界浦者。秋七月。重弘赴和泉。遂往長碕。會鍋島勝茂寺澤廣高有馬直純松浦隆信大村純賴。大毀教觀十一宇。分兵備不虞。教匪聞喜前告訐其邪毒殺之。純賴亦遭毒而死。初板倉勝重捕教匪。論歸浮圖。無有悛者。及忠隣至也。以草槓梱縛。惟餘頭首。父子相伍。積之四條磧。絕其飲食。俾吏就訊曰。汝等能悛則已。不然歷死耳。群囚不肯曰。有死爾。衆口同聲。呼天有主。隱隱不止。或不堪痛苦曰。與爲死佛。寧爲生人。乃命親眷及諸宗僧。懇切戒諭。上改宗誓書。後代寺丼始于此。時人謂之轉爲。山口重弘。亦捕教匪於有馬。鞠責慘楚。至斷筋截指。猶不肎悛。無幾。大阪之役作。不果窮治而還。八月。南洋人至駿府。獻洋絲金鷄鳥。（原書不載國名、今無所考、按當時呼明清邏羅東埔寨占城諸國漢字所通者曰唐、西洋

及臥亞嗎港呂宋等洋文諸國曰南蠻、則此蓋係南洋人、）楊與士又自海外至。獻龍腦鷄舌香及虎子。

元和元年乙卯。夏五月。大阪城陷。豐臣氏亡。大野治房明石全登。亦教徒也。遁如兵庫。竊船。載家眷去。抵長碕。遂奔海外。治房治長弟也。是月。申令禁烟。慶長中。自烟艸始入長碕。流傳京畿暨丹波。土民競先藝植。廣占良田。至是。賣買皆處刑法。終不果行。秋九月。給印票於村山安等。通商臺灣。先是。慶長己酉。幕府命砲工芝辻理右衛門。鑄大砲於界浦。是歲。又造之於駿河鹿兒鼻（屬安倍郡）此爲本邦鑄砲濫觴。鍋島勝茂始築砲墩於長碕。尋又造於高島深堀香燒硫黃（一作伊王）脇津諸島。

二年丙辰。夏五月。始置下田奉行。六月。徙松倉重政於有馬。重政奮治。大和五條。食三萬三千石。至是加一萬石。戒曰。高來一郡。教窟也。卿其竭力鋤之。因蠲諸役。重政感激。大索封內。日用酷刑。誅鋤歲例戮數十人。後遂毀原城。遷治島原。先是。安南致書島津家久。家久與安南相通。幕府命致復書。贈甲鎧弓刀硫黃萬斤。永約通商。因謝絕私市。秋八月。給印票於漢乂利亞交趾。是歲。長碕吏末次政直與村山安等有爭。訴於幕府。兩造對簿。政直父曰興善。博多富商。貲累巨萬。嚮來長碕。興興善坊。安等久負債。政直責償。竟至對理。政直理屈。乃訐安等陰事。初安等三子入西教。教徒被放於海外也。安等陰奪其子於海中。逸之。大阪之役。其子在城中。亦竊資糧彈。至是事覺。乃族誅安等。政直代掌稅務。自是倍稅額。歲納銀五十貫。（按、長碕拾芥、延寶五年始定五十貫、延寶五年後此六十年、長碕日開、稅銀何得止五十

貫少、與拾芥恐非、）

三年丁巳。和蘭人入平戶。訴界商常陳率呂宋教士來。松浦氏以聞。時長谷川守尙爲長碕奉行。馳如平戶。入船檢貨。捕教士。獲密書。闔船無少長皆斬之。守尙廣智子也。幕府從是益昵和蘭。

四年戊午。安南致書於本多正純。請禁戢國商。時國商在安南者。跋扈侵暴。土人苦焉。故有此請。將軍秀忠命宰執土井利勝。贈復書。略曰。聞賤商擾貴埠。商買射利。是習驕瞞爲常。固雖與士紳並論。其凶暴者。須便宜處法。毋以介意。遣船本顯定。戒飭之。從其請也。（按、安南附答每用將軍官職、此以下用宰執嘯暑、登曉安南大都統、非國王、而改書式歟、）

五年己未。夏五月。和蘭人襲瓜哇取之。遂逐葡人。瓜哇唐之闍

婆。亦謂訶陵（字或作咬𠺕巴、又呀瓦、噶喇巴、並同）。在大南洋中。築城砦鎮之。名曰抜答非亞。自此每歲艤船於此。通商於長碕廣東間。秋八月。捕教匪五十七人。斬之京師六條磧。是歲船本顯定還自安南。安南就獻奇南香。

七年辛酉春三月。始置清水奉行（屬駿河港）。夏暹羅王遣使來。秋九月。將軍秀忠延見江戶。使者上國書二通。一爲洋文。彫刻金葉。一爲漢文。署天運年號。致報書。賜劍馬遣還。凡外國書牘。常用金泥紙。藻繪輪廓。暹羅最爲精美。因呼其船謂金札船。爲至是書翰用金葉。初有山田長正者。尾張人（或曰駿河人、或曰伊勢山田人、未辨孰正）。稱仁左衛門。自謂織田氏別族。落魄流寓駿河。會駿商將入海。艤船大阪。長正求寄載。不可。強要之。遂至臺灣。轉抵暹羅。適暹羅政衰。四隣交侵。而六昆尤強。國王出禦之。

（按、山田仁左衛門紀事等書、爲呂宋或哥阿、今從昭代記）長正見軍無紀律。私言其必敗。果如其言。王延見。詢計。擢爲上將。先是教禁之嚴。海賈奸匪入海者。多遁聚暹羅。爲一村落。名曰日本街。長正糾合得數百人。雜以土兵。爲日本戎裝。聲言大兵來援。與戰大破之。六昆怒。傾衆來犯。長正分兵爲三。一伏山陰。一伏海濱。躬自率其一。輕進挑戰。佯敗還走。六昆躡後。號砲一發。海陸吶喊齊進。長正乃返鬭。衷敵兵前後夾擊。又大破之。長驅遂衝其都府。禽其王。兵勢爲張。王悅。女以其子。爲昆必兒部長（按、二國寶說曰、比皮禮此也、暹羅十四部之一、在暹羅之西、緯度十三度）。號曰唵普㝵。蓋酋長之稱云。至是。說王通好於我。又自致書於土井利勝。獻魚皮硝石及鬭艦圖。自此使聘不絕。世傳長正有女曰因。亦勇悍。襲封併大泥六昆二國有之。威震隣壤。王之殂。妃有奸謀。除嗣王。憚長

正。不敢發。逮長正就封。遂弑之。長正聞之。將舉兵入討。妃懼。遣人毒殺。女因乃舉兵與賊鬭。不敵而亡（按、長正事迹諸書異同、常時書得之傳聞、無可致實者、今姑據山田紀事二國寶說錄之、實說、又戲木屋久左衛門事、恐原一事而兩傳者歟）。初邏馬教士利瑪竇艾儒略等入明國。用漢字著教書三十餘種。講張教義。海賈舶載而至。傳播民間。是歲。命長碕嚴驗漢籍中文涉教旨者。一禁斷之。謂之禁書焉。

九年癸亥秋八月。西班牙船至薩摩。入山川港。船載二百七十人。其三十人爲我國民。船長曰敦白兒南。乞借水路手航江戶。島津氏辭焉。閏月。暹羅復遣使來。時將軍秀忠讓職其子家光。父子朝京師。乃延見二條城。使者上國書。獻方物。先是。東埔寨叛暹羅。國民在其地者。反助東埔寨。書辭訴之。秀忠召土井利勝。議報書。命僧崇傳起草。書曰。下而叛上。法所

弗貸。賤商助逆。生殺任便。毋以勢貴意可也。給刀馬時衣遣還。初前將軍家康通信外域。每使僧承兌視草。逮承兌寂。以元佶代之。佶字三要。初居下野足利學校。轉住京師相國寺。稱圓光寺元佶。寂而崇傳承其後。金地院此也。是歲漢乂利亞人辭通商。以無利也。

寛永元年甲子春正月。始置奉行於三碕走水（三碕屬伊豆、走水屬相摸）。初室町氏末。北條氏置土兵十人於三碕。備海警。逮德川氏徙封關東。以向井正勝爲船奉行。建哨舍。驗海船。至是並置奉行。使正勝兼掌。三月。新西班牙船至薩摩。亦請赴江戶奉國書。島津氏以聞。將軍家光降議宰執。時益嚴教禁。乃曰。此亦教國也。不過借通好以廣邪教耳。逐之爲便。命崇傳作諭示。下長碕絕之。夏六月。土井利勝永井尚政與崇傳議定外

國通信圖書。冬十二月。安南致國書。

二年乙丑。春正月。將軍家光命酒井忠世等。復書於安南。贈信物。商船往來。一從其請。是歲。傳諭外國。長碕爲定港。禁船由他港。

三年丙寅。秋九月。暹羅致書於酒井忠世。謝前報。求國馬。復書給馬。冬。京師豪商角倉貞順發商船於暹羅。以高砂人宗心爲船長。舶長至三百餘尺。（按當時船舶巨大皆類此。偶見史籍。故錄以示例。）宗心稱德兵衛。以其嘗往印度。時人謂天竺德兵衛。

四年丁卯。夏五月。喀伽沙古遣使理加來聘。獻方物。致國書。喀伽沙古。明所謂臺灣也。元和七年。爲和蘭人所據。（具將府私通遞略）書辭不遜。卻而不納。逐其使。（按是時和蘭人據臺灣。其使節亦和蘭鎮臺所遣。今縱不考其書辭何如。蓋立辭若一。則國幕府亦不察其爲和蘭也。）秋八月。柬埔寨貽書長碕代

官通好意。書有天日之光。無遠所隔。王者之道。豈有彼私等語。冬十一月。安南致書。亦不遜。明年復致書。後不復通。

五年戊辰。春。長碕人濱田彌兵衛劫和蘭人於臺灣。取質而還。初。明匪顏振泉勾引我奸民。竊據台灣。振泉死。我民代爲頭目。土人頭目爲甲螺。亦呼曰翁。並我方語也。烏合無紀律。元和七年。爲和蘭人所奪。適末次茂房遣商船於南洋。還過澎湖島。島在臺灣西南。和蘭人劫之。船無戎器。貨物皆見掠。茂房怒。謀報復。時濱田氏昆弟以俠勇聞。乃謂曰。雪此耻者獨有卿弟兄耳。盍爲我謀。彌兵衛曰。諾。乃與弟暨其子。結健兒十八人。僞扮爲海賈而往。求見甲比丹。猜疑不見。一日覘間。衝入城內。徑進臥內。拉甲比丹於椅上。抽匕首擬其胸。詰鹵掠。左右愕起。亦擬銃嘴。且放。彌兵衛叱曰。放矣吾鎗之已。弟及其子亦挺刀。遮立左右。不敢逼。甲比丹謝罪。曰。吾必索賊捕致。因乞賠償。乃徐定償約。健兒在外者。聞變。皆拔刀突入。彌兵衛麾曰。非略地也。吾且以酋還。甲比丹乞以兒代質。乃質兒及從奴數人。取洋舶一隻而歸。（按此事諸書異同。無可確據者。姑從埼陽雜記、長碕夜話撮錄。）

六年己巳。秋九月。暹羅復遣使來。致書獻物。告其繼嗣。乞紹前好通市易。又致書於板倉重宗。命酒井忠世等。遣報書給鞍馬。重宗酬以描金屏。然自此漸罕至。先是。長碕奉行長谷川守尚罷。水野守信代之。緝捕敎匪。嚴逼歸正。不從者逐之。隨居隨燬。所在露宿。啾啾乞食。道路成群。是歲。竹中重義又代。守信益加苛酷。竟不能制。（按輪譜義作次。今從谿川實記、昭代記。）

明正天皇十年癸酉。長碕始置奉行二員。時松倉重政卒。敎

制弛頹。敎匪稍稍復聚島原。

十一年甲戌。春二月。和蘭媽港人並入見。夏五月。幕府令島津家久禁延外國船於其港。家久時從將軍家光朝京師。秋。還。自京師送明流民於長碕。鹿兒島西南十餘里。有小島曰甑島。家久懼敎匪竄伏。至是。遣本田親政徙監。而嚴閉關津。大索境內。時榊原職直爲長碕奉行。大張敎制。職直花房職之子。是歲。始立耶蘇告發懸賞法。其賞銀三百錠。時人謂之囑託銀。（或保元和三年丙寅。非是。）

十二年乙亥。夏五月。幕府大令天下。嚴禁遠航。凡國民自外還者。皆處死。初。足利氏末。海賈奸民各泛海。私市南洋諸島。船幟書八幡字。外人因呼國船曰拔班。拔班者八幡也。市易無律。動爲暴掠。常爲外人所苦。（按後代謂密商曰拔班。蓋此語一轉音耳。）文祿初。

豐臣氏始給信牌仍允遠航逮德川氏定爲二十家限船九隻時人謂之硃印船以給朱印圖書也既而教禁漸嚴凡入海者必付牒書時人又呼之奉書船蓋自文祿及此四十三年間每通公商至是遂停之適有久住廣南而還者五人皆斬之是月又定船舶之制禁帆用三桅除漕運船外不得重積過五百石著爲永制防遠航也先是元和中國商荒木某數如廣南爲都統阮氏所昵阮氏女以其子與姓氏結爲親姻嘗携妻阮氏還居長碕生一女至是不得還阮氏遂死長碕

十三年丙子春三月島津家久逮其臣矢野主膳於火刑斬其二子坐修教也幕府復放洋種男女二百八十七人於瑪港令大村純信以兵扼諸口備寇逸冬媽港人入見初慶長已酉和蘭人始入平戶市民雜居携妻育兒交通自由其造館鐵柱石壁堅若城砦是歲命長碕奉行榊原職直募富民二十五人塡港內築別島造商館蓋禁雜居也自是館舍係市民賃借

顯承述略續卷八

顯承述略續卷九

東京　萩原裕　好問

教匪述略二

寛永十四年。丁丑。冬。十月二十四日。島原教匪作亂。所在響應。爭殺郡吏。燬寺院。害僧尼。初。小西行長有五士。曰森宗意。大矢野木工。千束善衛門。大江源右衛門。片山善左衛門。修洋教。行長伏誅也。五士遁伏千束島（天草屬島）。既而寓深江村。僞作妖讖。聚群氓。謂曰。昔有教師。居上津浦。教化愚衆。有禁見逐。遺一書曰。自今而後。二十五年。天降善男子。異祥靈現。枯樹生花。瑞雲四塞。此天有主再隆之秋也。今也果有靈驗。天

草有一少年。英傑超倫。眞厥人也。各其奉之少年。謂四郎也。衆咸懽泣曰。死生以之。願爲贖罪。四郎名時貞。父曰益田甚兵衛。亦小西氏士。時貞時年甫十六。有膽略。生於長碕。幼無異能。能泅海。生擭魚。時西人雜居市坊。雇貧兒供使役。四郎亦嘗爲僮。一洋人見而問其名。曰。茲兒有異志。然事必不成。甚兵衛亦奉天教。竊謂鎭西人心。歸向天主。外憚峻法。内實憤怨。當今鼓舞煽動。可以得志也。嚮居宇土。至是携四郎還天草。五士與謀。奉四郎爲教主。開場説法。男女群聚。四郎容姿秀麗。端坐上座。五士皆在下。恭順禮拜。四郎手念珠。諭衆曰。今也當三教滅息天主出現之期。痛哉汝曹不知奉聖教。本月旬五。兩肥之間。必有一大災。惟奉聖教者。能免其難。因示怪異。衆咸駭異。至是又告曰。吾徒所奉天下厲禁也。犯禁

七日上脫十一月三字

者死。聞島原既亂。法當并誅。死一也。願奉天主。再生天上也耳。以爲何如。衆亦從之。既而島原教匪。乞推以爲渠帥。四郎曰。果然。請致盟書。我自有五千教黨在矣。教匪乃指天捧血誓。其衆踰八千。島原長門守松倉重次所治。重次時與其子重頼。倶覲江戸。城兵寡少。二十六日。老臣岡本新平。多賀主水。率銃卒三百（島原日記作百餘）進入深江。賊千餘來拒。斬獲四十級。將退。賊分奇兵薄城。絕後。銃兵死戰入城。賊隨而攻。將破門突入。城兵亦苦戰防之。賊遂放火市坊而退。城幾得全。然城兵相疑。恐有内應。斬僮卒百四十人。城中益乏兵。乃馳使乞援兩肥二藩。二侯亦在江戸。佐嘉老臣諫早豐前。熊本老臣清水（清作志）一伯耆。各以兵三四千至。然舊制非有幕令。不得輒越境。皆屯境上。時鎭西監吏牧野成純。林勝正等。在豐後

府。株守舊制。亦不許輒援。由是賊勢日張。四郎乃率賊匪八千。自天草至島原。入伊島（島在天草有馬間）會議。時人因名譚合島。爲衆至一萬六千（島原實錄六作五）分爲兩隊。將以其一衝入長碕。天草兵庫頭寺澤堅高所轄。隷唐津。老臣三宅重利居富岡城鎭爲。逮賊起。招集士卒。將分兵攻上津浦。上津浦賊巢也。屬天草土兵或曰。一島皆敵也。分兵非計。宜亟乞援。唐津兵聚而後鬪。乃告急。唐津距天草海程四十八里。時堅高亦在江戸。七日。諸隊長以兵千餘至。自唐津入富岡。翌日出軍本渡。本渡亦賊叢也。初賊聞援兵至。乃曰。此可以誘殺耳。與本渡賊合謀以待。唐津兵初不曉有奸。入館民舍。召父老訪賊情。乃紿曰。賊嚮來脅曰。從乃已。不然殘滅無遺類。邑民久沾厚恩。如何從賊。乃罵而逐之。相戒防嚴。今尚不至。蓋畏官威

也。聞鳴子亦然。請速見救。鳴子亦從賊。唐津兵信之。分兵二百銃卒六十急趨之。鳴子地勢嶮惡。負山帶海。而淺灣里許。潮落有急不可舟。最近賊巢。賊乃聲言恐喝專謀牽制唐津兵亦分勢護栖本龜川諸邑。由是本渡漸虛。土匪乃馳報曰。可矣。賊且發。會四郎聞唐津兵至曰。先殲滅之而後徐翔長碕。乃率賊千五百（始末記作五千、蓋虛聲也）泛海至上津浦。部署約天草兵由山島原兵由海。以爲掎角。黎明急襲鳴子。婦女各手把二三幟。號呼助勢。土匪內應。所在放火。唐津兵狼狽失措。死傷無算。隊長并河某數人死之。四郎又由海道徑衝趍本渡。亦大破之。三宅重利等死之。由是城兵孤立。或曰棄城求援。或曰可死守。皆無固心。時十四日也。（島原日記云、徑二日攻富岡、未知孰是）十九日。四郎以賊萬餘。來薄富岡。號呼蟻附。急攻之。城兵殊死

防戰。銃殺二百餘匪。賊以乏攻具。解圍而去。二十二日黎明。賊又擁竹楯。急攻子城。不克。轉攻牙城。破而入之。猶不能克。乃絕水道。城兵苦之。出戰互有死傷。城不能拔。賊遂退。如島原。當此時。賊警既聞江戶。鄰報絡繹不絕。將軍家光命內膳正板倉重昌爲鎭討使。石谷貞淸爲軍監副之。十日發江戶。松倉重次隨之。而近傍諸藩兵亦稍集。賊匪聞之。定嬰城之策。搬運木石。因有馬故城而修之。寔原城也。旬日而成。屍海倚巖。襟帶泥濘。城勢極嶮。十二月九日。賊匪盡入城。男婦凡三萬七千八百餘口。（七一作六）糗糧兵械彈藥粗備。先是。三會村有島原。穀囷貯數萬石。倉卒未及搬收。賊悉奪之。至是。江津囷穀。亦掠而輸城。禁舟塞道。以固衆心。頭目凡三十五人。有參謀。有軍尉。有巡邏。四郎爲之渠帥。自稱天草四郎。先是。三

日。重昌始至島原。（有馬家譜云、十二月七日重昌始至島原、細川家譜係五日、今姑從有馬家譜、）聞賊情況大愕。乃急徵諸藩兵。時鍋島勝茂有馬豐氏立花宗茂亦皆在江戶。於是紀伊守鍋島元茂甲斐守鍋島直澄將兵萬餘。（一作一萬五千、鍋島家譜作三萬四千、非）兵部大輔有馬忠鄉將兵八千。左近將監立花忠茂將兵五千。各來會。熊本將長岡佐渡有吉賴母以兵萬餘趨天草。肥後守細川光利自幼在江戶。聞之馳還。亦以兵萬餘至。與唐津兵會。搜賊巢。不見一賊。將趨島原。重昌不聽。乃引衆還。屯川尻。松倉重次與其子重賴乞爲先鋒。重昌就命海路先鋒。而以山路命佐嘉兵。十日。諸軍進圍城。觀望彌日。未及肉薄。二十日。重昌先令佐嘉兵攻其南角。而久留米柳川島原三兵。號呼北隅。作攻勢以牽制。城兵。柳川兵遂進攻牙城。會海潮溯河。後兵不繼。而賊勢獰猛。

裨將十時某等三十八人死之。士卒死傷過三百。重昌嚮令熊本兵當海路。是日。賊砲擊極烈。亦大有死傷。由是諸軍氣沮。不復能措手。初將軍家光數遣行人來偵軍況。且戒曰。民賊也耳。謹毋傷衆士。尋遣伊豆守松平信綱釆女正戶田氏鐵往督諸軍。實十一月二十五日也。是月二十八日。信綱至豐前小倉。重昌聞之。焦急慚其無功。心期戰死。盡聚諸裨將。先謂佐嘉裨將鍋島安藝曰。城可陷耶。曰殺人乃陷。重昌作色曰。我欲陷城。豈欲殺人。安藝隨謝。乃頒令條。約明早一齊攻城。時除日也。

十五年戊寅正月朔。諸軍號呼薄城。賊應聲亂擲松明數千。於垣外滾木擂石。或拋火蓬。或投竹槍。而砲銃連射。防戰極力。諸軍死傷無算。重昌忿奔馳亂隊飛彈際。厲聲指麾叱島

原前隊。曰。進矣。島原兵又駢首多死。顧馳入久留米隊。謂忠鄉曰。盍督戰。進立敵垣下。遂中賊彈而死。（按、諸士傳零云、重昌攀堞將踰城、入、賊投石中其胄、又以木又鉤之、重昌把又而登、遂墜於鉄彈、重昌總督、何得輕獨踰城而入、今從島原記、）石谷貞清從在其南十數步。賊以鎗鏦鎧鍤。亦負重傷。賊見重昌死。一齊吶喊。諸軍以爲賊出。乃大潰崩。死傷四千。（一作三千九百二十八人、盍記實數也、）佐嘉兵最居多。而賊死傷僅十七人。（一作九十人、又五六十八、未知孰正、今從日記、衛門佐口供、）柳川兵慍。前日無後繼。獨傷其士。是日屯海濱。觀望不進。貞清詰之。乃曰。城陷則賊走入海。吾儕乃欲摭餘功耳。以故。一軍獨無死傷。初重昌發江戸也。但馬守柳生宗矩造有馬豐氏。家士蒼黃來告。宗矩乃急借馬。追重昌至品川不及。日已暮。訊之驛吏。曰過既久矣。想達金川。乃馳回。上謁將軍引見。逆謂曰。有何急而來。曰聞命內膳討賊。宜見

召還。曰何也。曰惜夫亡之。將軍作色。宗矩俯伏而退。將軍命左右質之。宗矩曰。賊由教作。厥心必一。不易屈矣。而使將權輕。即能督戰。難可急拔。必也再發使將有威重者。內膳乃不能不死矣。不報。其兄板倉重宗亦聞之。曰吁吾弟死矣。（按、昭代記、大久保忠教亦有此言、豈識者所見、自相會合者歟、宗矩之言獨著、故采之、）竟如其言。是日。信綱氏鐵等抵筑前原田。接敗報。氏鐵先馳往島原。四日。信綱至有馬。再徵發諸藩兵。時九國列侯聞變。前後絡繹還藩。越中守細川忠利與子光利。將兵二萬三千。自川尻先至。右衛門佐黑田忠之與支族甲斐守黑田長重市正黑田高政。將兵一萬八千。兵庫頭寺澤堅高將兵七千。稍稍來會。而鍋島勝茂有馬豐氏立花宗茂等。亦以大兵至。衆凡十二萬五千。（長碕實錄五作四、今從島原日記、）將軍遣使。犒諸軍。賜廩糧。每萬石以四百口。

信綱一日聚諸將。謂曰。予素不習兵。謬忝督戎重任。掌三軍節制。諸君幸聽吾約束。此雖草賊。決心嬰守。難可力攻。且攻城固殊野戰。銃鬪何辨兵農。草賊棘鈐泥彈之下而殺吾金鐵勇士。兵家之耻也。有一計焉。惟餓而殺之耳。自今而後。愼守耳。毋攻。於是築長圍。鑿深溝。散渠荅。嚴守望。肅號令。以爲持久之計。賊始窘矣。有數人脫逸者。皆捕之。宥死。撫恤以招降者。初四郎之母及姊妹姪皆在宇土。迨起兵。遣叔父渡邊小左衛門逆取。至則咸被逮。至是。信綱遣小平。齎母姊暨小左衛門書。入城說降。且諭曰。脅從者縱而出之。則吾儕骨肉得入城同死。以爲不信。請相見而語。此督戎之意也。書署教名。母曰馬爾他。姊曰列支那。小平四郎姪也。賊報曰。圍城士民。奉身天主。天宮爲樂土。固無降者。亦無脅從者。而日舞踏

歌唱爲樂。信綱又數約書於箭。射以間賊。賊益嚴守備。日設教講。以固人心。竟無降者。信綱又令諸軍築土山。日夜放射大砲。賊乃盡撤屋宇。造土窖以避之。其不可撤者。塗泥堊防火箭。又穿地道。出城內。賊乃薰以烟。或灌以糞穢。百方防禦終不能入。信綱又遣甲賀卒。夜縋入城。賊皆西音相呼。用蕃名。亦不得混入。先是募和蘭船。由海上放巨砲。賊乃以計銃殺和蘭二人。至是佐嘉砲炸裂。又殪一人。細川忠利謂信綱曰。借力外人。甚關國威。況草賊非勁敵。恐貽哂耳。和蘭人亦辭去。信綱計窮。然賊嬰城既百餘日。食盡彈藥亦垂竭。飢者或至夜入海。攫苔藻噉之。賊會議曰。敵以飢困我。復經旬日。不能支。與坐而待斃。寧出而鬪死。有有江休意者。年六十。有才幹。常參賊謀。乃曰。晝戰不如夜戰有利。衆咸善之。部署賊

三千。分爲三道。夜襲福岡佐嘉柳川唐津島原柵營。皆纓䌸
纓首。頒克爾斯預定暗號。約曰。毋收首級。毋奪兵仗。惟視餌
食。隨觸輙掠。克爾斯洋語。教匪標識也。（島原始末記云、分二千五百爲前中後三隊、轉遞侵掠、出自大江口、入有江口、此其部署也、）二十一日。夜半賊衝諸柵。號呼亂
入。隨手放火。城中婦兒吶喊助聲勢。諸藩不意其至。闔鬪亂
斫。殊死防戰。遂驅逐柵外。斬首三百餘級。福岡兵獲生口七
人。諸軍死傷。亦踰三百。福岡隊將十數人死之。識者韙其進
退部署。能合兵機。

臣裕曰。天下未治也。蟲豪悍勇之徒。各以其才力。角勇爭
利。施其爪牙。於敵。不復遑暇。及他。惟恐國家一日無事。及
兵弭民靖也。功者達。名士顯。老乃老。死乃死。而敗士悍夫。
功名不足。以顯達。而未至。乎老死者。散而歸田畝。然握刀

之手。不復能執耒何。肙槁項黃馘。老且死乎布褐乎。其必
有輟畊太息之思也。昔者關原之敗。國除封削者數十人。
浮浪群不逞之徒。蓋盈乎天下矣。其思亂之心。未嘗一日。
絕於胸懷也。浪華之難作。煽動誘引。蠁奔而聚。媾成而又
散矣。難之再作。又聚矣。而死亡相踵。亦不少。豐臣氏亡而
天下無復瑕釁。遂絕思於兵戈。歸農者有矣。趨商者有矣。
又出而得藩祿者有矣。然浮浪無所乎容身者不少。耶蘇
之禁出而生一瑕釁。於是又唾手鼓刀。以欲一逞意。教匪
藉浮浪爲心腹。浮浪藉教匪爲爪牙。彼此依附。兇愚互持。
卒致一方之禍亂。非獨教匪之倔强爲然也。此其進退部
署之所以能合兵機。已不然。其心雖一。而民賊也耳。艸奸
也耳。竹槍棘釺。固不知所以鬪。亦不曉所以守。何由得每

鬪必勝耶。雖然。天下之亂。民賊先起。而後奸豪乘之。以成
滔天之禍。然則不爲教匪而民賊何可輕視哉。吁。爲天下
者。不使民至爲賊。而於蟲豪悍勇。不肯惡衣食者。善區處
之。俾不喪職。則天下亦庶幾乎治矣。

翌日。信綱氏鐵巡視諸柵。見死賊。命割腹檢胃囊。惟見有青
蒼物。蓋以數日惟啖麥葉也。信綱乃知城可陷。先是將軍命
日向守水野勝成往贊軍籌。勝成時在備後福山。年八十。老
成練熟軍事。二十四日。抵島原。（長崎實錄、二十三日抵島原、翌日會議、今從水野家譜、）
信綱氏鐵待其至。會列侯諸裨將於其營。議攻陷之策。氏鐵
先謂衆曰。賊糧竭矣。若可攻。信勝謂勝成曰。君以爲何如。曰
可矣。細川忠利鍋島勝茂乃曰。兩軍已迫賊砦。各先進陷二
郭。請諸軍旁觀吶喊。以助氣勢。信綱將許之。黑田忠之立花

宗茂等十五侯咸以爲不可。小笠原忠直最後至。至是色變。
曰。予不慣旁觀。不辭而出。勝成徐曰。叫號耳。是謂雞唱軍。兵
在乘機。勝在合勢。今日之政。一在伊豆胸臆。請熟圖之。予耄
矣。不耐久坐。乃起而出。信綱乃定諸軍一齊攻陷。期二十六
日。既而大雨連日。更剋二十八日。會幕使三浦正次至自江
戶。二十七日。再會列侯諸將於氏鐵營。將承台旨。候者急呼
曰。前鋒戰塵作矣。信綱驚登樓櫓而望。乃佐嘉兵也。即令曰。
倉卒至此。何俟明日。列侯皆躍馬歸營。先是佐嘉兵由哨臺
屢擊射大砲。賊苦之。鑿重濠。棲土窟。尚度難支。遂棄子城外
郭。迫尅期。諸軍豫進柵迫城。佐嘉兵先毀郭垣。賊放銃妨之。
內外相拒。佐嘉軍監榊原職直子職信尚弱冠。妄進踰垣。職
直驚愕。亦追而上。佐嘉兵望見曰。亡軍監。恥孰大焉。亦推鋒

進齊踰垣而入、所在放火、遂及相鬪。至是諸軍齊進、各攻其所嚮。佐嘉兵冒烟衝入、逼第二垣。賊復死拒、銃槍相雜、內外鏖戰、不得輙進。熊本兵乃並海突入第三郭、出牙城後。賊首尾受敵、乃大崩。細川光利親勒兵、徑逼子城。城勢峻高、仰天進薄。賊復據嶮死守、擲石擲木、或投熾炭、或拋火苫、而自女墻上銃鎗攅射、死傷無算。層々接應、超踰積尸、遂蟻傅而入。賊尚晝城拒守。時日已昏、乃樹柵守夜。是日黑田忠之不肯有言者、猶以巾纏頭、竟不胄、單馬馳突、躬自督戰。忿部將黑田某不動。某曰、未可。既而躍出、大呼而進、又陷西郭。初賊將有山田衞門佐者（有馬家譜佐作作）、舊有馬直純家臣、以才略爲時貞所昵、率賊七百（七一作八）、兼掌金穀。時貞一日圍碁、佐嘉砲彈迸墮其前、貫左袖、殪左右男女五六人。賊以爲不祥。無幾直純命其士有馬純周傳箭書曰、子我世臣也、盍亟納欵以圖報効。時賊勢窮蹙、衞門佐得之心變、乃返射報書曰、藩兵外迫、我則內應、放火導兵、期十八日。純周疑之、躊躇不發。再射箭書剋期。邏賊得之、示時貞。時貞立斬其妻子（始末記云、城陷之日、島原家士斬其妻子、誤）、械繫衞門佐曰、尚有餘黨、須痛拷鞫。倉卒未及殺而城陷矣。二十八日黎明、諸軍再攻殘巢。賊尚死拒、至投擲釜鍋雜器以禦。熊本兵以火箭焚賊巢、煙焰噴起。福岡兵乘勢先登。諸軍衝突亂入、遂屠一城。三萬賊匪半日而盡。熊本兵陳佐左衞門（島原記作陳野衞門、今從細川家譜）衝煙入、獲時貞首、趨過忠利馬前。忠利呼曰、骨相不凡、必四郎也。既而數級至、皆題四郎。信綱召其母、歷示而問。母曰、神兒不死矣。顏色自若。逮視陳某所獲、色遽變曰、嗚乎積羸至此歟。泫然伏地。乃送其首於

長崎、梟示蕃館門首。諸軍死傷亦至八千有餘（島原日記、一日、死者一千一百二十七、傷者七千零八、凡爲八千一百三十五人、諸書有小異同、今定從日記）。重圍凡一百有旬日、前後死傷及一萬三四千人云。至是教匪悉平。翌日信綱慰勞諸藩、散遣其兵、且令曰、凱旋例焚營柵、此非敵壞、毋放火焉。課諸藩毀夷賊堡、又盡斬生口、梟首堡外、纍纍尚萬有五千。其就刑也、童婦亦無有一涕泣者。獨衞門佐等一二人得不死。初立花宗茂以宿將、爲將軍所敬重。賊之作、適在江戶。家光謂曰、卿雖老矣、強爲我往參軍議。因問、卿以爲何如。宗茂曰、明年賊必潰、宜爲緩攻之計。家光曰、此草賊耳、弗速剿除、恐損國威。對曰、否、今日之亂、天下之幸也。區區草賊、未足以勵人、惟恐賊之不能保久爾。三月信綱自島原巡視天草、遂抵長崎、駐八日、過平戶、檢和蘭商館、經唐津至小倉。先是備中守太田資宗奉幕令來留。信綱乃召列侯會氏鐵館。資宗宣讀幕令、慰勞諸藩、收島原封土、配松倉勝家于美作、子重頼于讚岐、削寺澤堅高屬島天草四萬石。列侯將退、信綱謂鍋島勝茂曰、犯軍令者有罪、君宜待罪。勝茂曰、犯令者軍監也、予救之耳。曰、君須詣江戶辯疏。初大阪之役、松倉重政有功於德川氏、家康封諸島原、戒曰、此教匪窟也。重政竊力搜索、斬戮頗多。久而曉禍源在外、請於幕府曰、教匪之害、呂宋爲根、臣力能取之、以除禍源。會其士漂至呂宋者歸告曰、外人殊悅國貨。乃遣其臣吉岡某二人、僞海賈載貨而往。留者五月、圖山海、搜地理而還。重政既先卒、事遂寢。至是爲教匪喪邑（按大村家譜云、喜前族弟千々石某深憂教匪之害、欲究其源、航南洋、遂往羅馬、十二年而還、嘉前又遣鄉野某俱如呂宋、死何二人還、並告外教不正、乃禁其宗教、紳香又觀慶長中捐髮某使南洋事、雖事有前後、旨趣

（互與重政事情大略相類今錄其尤詳而信者、）夏五月。信綱氏鐵復命江戶。勝茂及榊原職直石谷貞清咸得罪。杜門屏居。半載而釋。賊之平也。命小笠原忠知久留島通春。戍島原。松平忠昭伊東祐久。戍富岡。至是。賜島原於高力忠房。天草於山碕家俊。是月。和蘭人入覲。獻大砲。秋七月。松倉勝家賜死。配所。寺澤堅高幽憤發狂。自刄死。國除。九月。申嚴教禁。懸賞曰。告教士者。給銀二百。教徒銀一百。太田資宗自小倉至長碕。悉逐洋人。毀館為空。初築烽墩於野母及火山。以備瞭望。（火山或作放火山、又烽火山、皆取烽燧名、以）

十六年。己卯。秋八月。再遣太田資宗於長碕。召聚九國諸藩重臣。申頒教禁三條。時瑪港船三隻來在長碕。資宗召其人於府廳。諭禁來航。託英吉利種男女五十人於其船。放之海

外。監察兼松正房亦來。申禁令。尋遣筑後守井上政重於平戶。放和蘭種男女十一人於瓜哇。由是洋種漸絕。（拾芥以是事係寬永十三年、瓜哇為天川、蓋與慶長十九年事相混而誤、今從實記、）初外船進港。例以六月。以故奉行亦先期上任。待其退港。並還江戶。歲以為常。至是。間歲更互駐劄。始置與力五員同心二十員。命細川忠利高力忠房山碕家俊。歲出快走船三隻於長碕。以備急報。又命島津家久。禁外船入琉球。且捕逸賊。冬。復命九國諸藩。大索殘匪。長碕奉行馬塲利重捕西教士斬之。教士波蘭王從子。年僅弱冠云。（波蘭或作波羅尼、西接日耳曼、東與魯西亞隣、今為魯曼所幷、國亡、）十一月。保科正之捕教徒盧田七九等三十人。

十七年。庚辰。春。呂宋船漂泊琉球。闔船皆死。纔存五人。島津氏致之長碕。夏五月。葡萄牙船（一作呂宋、非是、）又入長碕。強請互市。

六月。遣民部少輔加加爪忠澄。責其破禁。捕六十一人（一或作三、）誅之。餘十三人。皆附清敗船。放還。燒其船於海中。時人謂之俄流陀船焉。（義未考、）是月。忠澄又聚諸藩於島原。申諭禁令。又發巡視使二人。查驗西南諸港。爾後歲以為常。是歲。陞井上政重祿一萬石。賞積年洋人警察之勞也。以柘植正時為長碕奉行。

十八年。辛巳。夏四月。和蘭甲比丹入見江戶。諭曰。天主教係國厲禁。自今有至者必告。毋匿。不然。併汝國絕之。徙平戶商館於長碕。是歲。長碕別島成。盡驅和蘭人。納其內。島開三門。二門臨海。出納貨物。一門架橋梁。通市街。嚴出入。（按、岡部長常裏告云、島大約三千九百六十九坪有奇、稅金每坪三十二兩、）命曰出島。蓋錮之也。先是。幕府命黑田忠之警戍長碕。至是。復命鍋島勝茂戍之。勝茂時在

江戶。秋九月。遣還其藩。自是兩藩間歲。交番。互護長碕。各築營舍於東西泊。預儲舺船。備砲器。是歲。蘭船進口者九隻。諭明蘭商民曰。自今不許以教士教書暨其書信至。犯者闔船有罪。告者給厚賞。

十九年。壬午。夏六月。以頻年荒歉。禁自今植煙草。秋七月。命西南諸藩。各還民戶於島原天草。以戶口耗少也。冬。甑島民訴賊匪洞窟。島津光久遣人捕獲。前日所放海外教匪也。是歲。又有告教匪竄伏陸奧南部者。遣使索之。不得。

二十年。癸未。夏五月。西教士八人致匪二人。駕小舟潛上筑前大島。黑田忠之捕之。官賞其功。賚其貨於告者。六月。蘭船二隻漂泊陸奧南部。十人下船上岸。南部家士捕以聞。幕府疑其託漂泊測度沿海。召船長於江戶。命井上政重鞠問。營

中以無顯證遂縱之。七月、召黑田忠之所捕敎士一人於江戶、鞫問其情。名曰昆波爾、或云瑞典人、首告曰、敎會未絕意於日本、謀遂宿志。幕府懼、益爲之備。九月、徧戒諸藩。昆波爾更名氏曰岡本三右衛門、俊敏有口辯、賜歲俸銀一貫月俸十口、給妻婢僕、幽之江戶小日向。後貞享二年、八十四而死云。

後光明天皇正保元年甲申、明商林友官告發敎匪十三人、誅九人、三人免死、以監他奸。是年、闖賊滅明。

二年乙酉春正月、朝鮮捕敎匪、附牒書、送致對馬。將軍家光召宰執酒井忠勝等、屛左右議、命林信勝草回牒、授宗義成。致於朝鮮。冬十月、德川賴房捕敎匪若干人、致之江戶。

三年丙戌春二月、外國船至日向細島。細島有馬直純所管。

諭至長碕、不知其爲何國。夏六月、捕敎匪山下宗琢、與諸子俱斬之。宗琢襍司谷藥園小吏也。先是、越前商民漂泊滿州、抵盛京、韃人自朝鮮送還。秋八月、命宗義成致謝書。冬十一月、遣大監察井上政重於京畿、日根野吉明於長碕、查察敎匪。

四年丁亥夏六月、葡萄牙兵艦二隻至長碕、碇泊硫黃島。（一作硫訓島、字同、）無幾入港、各裝大砲二十四門、載四百五六十人、奉行馬場利重詰來情、乃曰、葡國嚮隷西班、今也獨立、不受羈制、故來告、因乞仍舊約通商。外船進口、例收砲柁。葡人曰、此兵艦、非商船、不受命。事聞江戶、幕府命九國諸藩發戍兵、以哨船圍繞結筏扼海、以梗走路。秋七月、以隱岐守松平定行爲總督、井上政重副之、如長碕絕其請、諭曰、自今毋復來矣。

時二十八日也。八月六日退港。自是福岡佐嘉兩侯、雖歲當觀期、待和蘭船退港、方始上道。幕府又命西國十四藩、各置聞役於長碕、承鎭臺令、聞達其藩。福岡佐嘉熊本對馬平戶大村五島七藩、置常員。鹿兒島萩久留米柳川島原唐津六藩、自五月迄九月、不常置。後貞享中、葡船復護送伊勢漂民至。諭曰、今後漂民不煩送致。後遂絕跡緣海。

慶安二年己丑秋八月、和蘭船入港、告途次遭葡船、乃戒沿海諸藩、嚴飭兵備。（實記云、天主敎船、即葡船也、）使節普理察來、謝南部救卹也。冬十二月、與甲比丹偕至江戶。是歲、清商船進口者五十九隻。（按、寬永十三年自禁他港進口之後、清國船入長碕、歲歲增加、但其船數未詳、其見於書者、慶安元年二十後爲始、）露西亞人始至柯太。（柯太、明清人所謂薩加連也、我謂之柯太、字或作唐太、又樺太、音同、或曰、柯太訓唐人也、外國人所至、故名焉、或曰、樺樹多、故名焉、未知孰是、）

三年庚寅春正月、和蘭使節入謁、獻花氈千里鏡等物、謝恩。給銀錠時服。是歲、清商船七十隻進口。自後船無定準。

承應元年壬辰夏五月、申嚴敎禁、令曰、自今私航外邦、及歸自外域者、俱處死刑。告發敎士者、賚賞銀三百若二百錠。

二年癸巳、造七砲臺於長碕、命福岡佐嘉平戶三藩董工作。

三年而成。曰大多越、曰女神、曰神碕、曰白碕、曰高鉾、曰長刀巖、曰陰尾。以扼海口。初有馬氏燒媽港船、洋貨沉海者不貲。寬永中、有商好運者撈取之、獲銀六百貫。有爭利者、官命停之。是歲、長碕人町田某請於官、又撈之、於香燒島海中、得銀三百貫。然以海深不得盡獲而止。（有馬氏燒外船處所、拾芥日記曰、神島、通商考曰、祝島、長碕日記曰、高鉾島、未知孰是、姑從長碕實錄、）

後西天皇明曆二年丙申夏五月、暹羅船入長碕、奉書乞仍

舊約互市。不允。秋八月。退港。是歲。香鼠入長碕。

三年。丁酉。秋九月。大村平戸佐嘉島原敎匪發覺。誅五百餘人。賚銀若干於告發者。

寬文元年。辛酉。春。捕敎匪二十三人於美濃。夏五月。遣監察森川重俊廉問。秋七月。令諸藩大索敎匪。立隣伍告訐法。互相收司。是歲。明遺臣鄭成功逐和蘭人據臺灣。和蘭人逃至長碕。

靈元天皇。寬文五年。乙巳。五月。蘭船入港。自失火。船貨俱盡。裝彈砲二門自發。毀壞海岸。是歲。始置浦賀奉行。倍置與力同心於長碕。初自元和二年。始造驗宗册。置宗門奉行。自各寺上寺券。不奉佛者。無所寄籍。至是大甄覈京畿諸道戸口。精查宗敎。海内士民盡歸浮屠。

八年。戊申。春三月。覈定清蘭舶載貨物。停珊瑚印度蕁等珍玩輸入。嚴禁闌出金銅絹紬薾漆。先是。以金貨購買舶載物。至是代用銀錠。初松浦隆信造十字架鐵像版。使士民歲一蹂躪。以驗宗敎。是歲。鎭信納之長碕府廳。自是幕府用爲令制。名曰踏版。

十一年。辛亥。春二月。頒令條。凡雇僕婢者。精驗貫址。令諸藩製驗宗册。以上。查敎匪溷入也。

延寶元年。癸丑。夏五月。英吉利船一隻入長碕。奉書乞尋舊約通互市。（按、和蘭實函保千六百七十二年、即延寶前一年、蓋記發航之日、非有差違也、）初元和中。自辭市易。迄此四十三年。時海禁方厲。乃卻其請。七月退港。自是不復來。是歲。長碕建立山府廳。分爲東西。

八年。庚申。夏五月。巴旦船漂泊日向飫肥。（巴旦或謂把打金、即大尼也、説具上、）

六月。諭致長碕。命和蘭人送還。自是清蘭二國外漸希至。

顯承述略續卷九

顯承述略續卷十

東京　萩原裕好問

餘勇述略

琉球古夜久島也。（夜句益久益救邪久、並字殊訓、同、）一曰沖繩。總呼南島。在薩摩西南一百四十餘里。順風四日而達。洲嶼星散。大小綺錯。聚以成國。地長南北。短東西。登高一眺。左右見海。分國爲三。曰中山。呼中頭。曰山南。呼島尻。曰山北。呼國頭。其首府曰首里。在中山。距海東西各可三里。古原無琉球之名。自隋主楊廣初通使海外。始有琉球之名矣。隋之流求。唐之流鬼。元之瑠

求。明之琉球一也。古有天孫氏。世主之。二條帝永萬中。源爲朝潛脫伊豆大島。航抵琉球。時天孫氏衰。國亂民叛。爲朝略有一方。娶土司女。生一子尊敦。而還。尊敦爲浦添按司。會天孫氏遭弑。唱義誅賊。遂立爲王。實舜天王也。再傳至義本。遜位天孫氏。今尙氏其後裔也。往古雖屬吾版圖。朝貢中絕。明洪武中。修貢朱氏。受厥封爵。官制稍擬漢式。然天造地設。與我脈絡一體。風俗言語文字衣服飮食。至家屋器皿之制。莫不咸同。爲神祇。有天祖八幡熊野菅神之祠浮圖。有禪與密之二教。其人則寬袖束帶。足穿草履。版屋草舍。不用椅卓。藺席地坐。屈膝而居。有長跪膜拜之禮。無肅拜長揖之式。民俗樸素。不詐不欺。不尙華麗。

尤畏鬼神。大約與吾皇國無有少異。獨氣質之柔弱爲殊也耳。中古王政之衰。雖久漏聲教。而島津氏世管其國。亦吾餘勇之所暨歟。作餘勇述略。

後花園天皇。嘉吉元年。辛酉。將軍足利義教以琉球賜島津忠國。爲附庸。初源賴朝以庶子忠久補薩摩地頭。（或曰、島津原爲惟宗氏、非源氏矣、今姑用舊說、）以大隅日向及南海十二島隸屬之。（按、多禰（今種子）夜久（今屋久）菴美（今大島）度感（今德島或曰寶島）信覺（今石垣）球美（今姑米）永良部貴海（今喜界）八島、中古以降、并白石阿甑黑島琉黃爲十二島、總稱鬼界島云、）子孫世守其職。至是義教弟尊看得罪。逃隱薩摩。忠國承旨誅之。義教德之。故更有是命。忠國忠久十世孫也。自是琉球屬島津氏。修朝貢。爲互市。島津氏亦歲徵貢調。時人稱其船曰綾船。謂其載綾羅也。（按、琉球中世國亂、分爲三王、曰中山、曰山南、曰山北、日尋干戈、南北後爲中山所併、故王自稱中山王、）

文安二年。乙丑。中山王尙思達遣使來獻方物。召入京師。

寶德三年。辛未。秋七月。中山王尙金福遣使來致書。獻藥物暨錢一千貫。（按、琉球無錢貨、蓋係所得於明者、）將軍足利義政延見京師。會營造皇居。義政上其錢於朝。以充工費。（新井君美以此爲琉球使聘之始、非也、）時其商船亦至兵庫。前管領細川勝元取其貨物。不償價。每歲舊債又積至四五千貫。琉球商訴之京師。義政遣奉行布施某等理之。（按、康富記所載如此、顛末不備、然據親元日記、則琉球人入京、此爲第六次、而康富記有每歲舊債之文、則其朝貢京師、貿易兵庫、不特再三、可以見爾、當時載籍、殘闕佚散、今無可考、姑揭錄散見諸書者、以示梗槩耳、）

後土御門天皇。文正元年。丙戌。秋七月。琉球入貢。明年應仁之亂作。自是內訌相踵。不果復來。（按、島津系圖載永正十三年、和泉守三宅國秀謀取琉球事、島津國史等諸書皆不載、可疑、系圖曰、國秀以兵船十二艘、待風坊津、島津忠隆曰、流求吾附庸、何假手於他人、

諸大將軍義澄、明年二月、攻吉田城、旬餘降之、義澄既死於永正八年、而琉球不聞有吉田城、蓋閭巷空傳、不足信、今不取、

正親町天皇。天正十六年。戊子。關白豐臣秀吉略定海內。將有事於海外。秋八月。島津義久遣僧玄祥。齎書如琉球。諭王尚永。曰。方今海內一統。遐方靡化。貴邦尚不供職。恐非穩便。迨今謝罪輸貢。國其永寧。是歲。王尚永卒。子尚寧嗣。

十七年。己丑。春。豐臣秀吉命島津義久。諭尚寧納職貢。奉正朔。尚寧遣其僧䄻庵。齎書及方物來謝。乃與答書。曰。本邦六十餘州。既歸掌握。予又有遠方弘化之意。爰先得貴信。遙致珍物。爲感。自今之後。四海一家。千里無隔。王其體此意。

十八年。庚寅。春二月。尚寧復遣䄻庵來賀海內平定。秀吉以其通於明。諭尚寧。曰。予將通路於明。汝其報之。明若不聽。則

大舉討之。王宜以兵會之。尚寧愕。告之明。明不報。尚寧亦不復命。又不納職貢。是歲小田原之役作。八月。義久復諭尚寧曰。關白既戡北條氏。奧羽薄海咸既臣服。王其速圖之。毋自貽悔。

十九年。辛卯。秋八月。尚寧遣僧大龜等來報義久。曰。聞關白既戡亂誅逆。敢賀。但敝邑困悴。不堪奉方物。聊獻樂工。公其幸辭之。無何。征韓之事作。遂徵兵於琉球。冬十月。義久諭尚寧。曰。今者關白徵兵於我與王。須滿一萬五千。然王居絕島。人不習兵。惟當納七千人十旬之糧。以助兵役。期明年二月。輸之坊津。秀吉又俾義久贈書。曰。吾邦亂離。群雄角逐。百有餘年。予之降誕。天示奇瑞。不踰十年。域內統一。臣民悅服。是天授。非人力矣。今復將有事於明。而汝未通使聘。予先將移

兵問罪。有商原田孫七者。乞以通商船便。曉諭國威。以招降汝。以故姑緩其期。盍蚤來匍匐軍門。否則予且蹂躪爾國。毋悔。又恐泄軍機。遏其貢明船。尚寧得書大愕。會有福建商陳申寓琉球。乃與其三司官鄭迵謀。按、朝鮮征伐記大三川志附錄迵作禮、琉球事略作迥、平攘錄作迥、又或作週、未知孰是、姑用迵字、急報之福建巡撫趙參魯。明醫許儀後在薩摩。爲島津氏所昵近。爲其侍醫。至是。亦潛馳人告之明。尚寧遂不至。

文祿元年。壬辰。秋七月。義久復與尚寧書。責其闕職貢廢舊制之罪。諭以豐臣氏威德。

三年。甲午。夏六月。尚寧復書義久。曰。曩見命以兵役。敝邑陋小。非所堪。爲幸。睨諒察。但若兩壞和好之約。永遠毋渝。敢弗竭心。明主亦譴責琉球與我通。命絕往來。自是不復通者十

四年。

慶長七年。壬寅。冬十月。琉球商船漂至陸奧。命島津氏送還其人。尚寧不謝。

九年。甲辰。春二月。島津家久遣僧龍雲如琉球。遺書尚寧。譴責其久闕舊職。尚寧不受。初文祿中。龜井茲矩乞琉球於豐臣氏。將擊而取之。或係之天正十年、非、時秀吉未當國、島得予琉球耶、秀吉以其方有事於朝鮮不許。島津義久亦爲請而得免。尚寧不爲陳謝。家久怒其無禮。將用兵。義久又念舊誼止之。尚寧終不知懼。逮德川家康爲大將軍。懲豐臣氏啓釁外域。而專事懷遠。命島津氏招徠琉球。故家久及之。時有權臣謝名者。勸尚寧奉明旨。遏歲貢。絕交通。以故答辭不遜。龍雲知其不可諭。陰圖其地理而還報。家久始有用兵之志。

十年。乙巳。琉球船漂至平戸。松浦氏以聞前將軍德川家康命獻其船貨藥物。(按、船貨藥物蓋係所得於明福建者)

十一年。丙午。春三月。(琉球封事略係六月、非、今從島津國史、)島津家久造伏水城。謁前將軍家康。乞征琉球。允之。(按、松齋紀事東遷基業以此事係九年、非、今從島津國史、)時德川氏期明春課列藩築駿府城。家久特蠲其役。

十三年。戊申。秋八月。前將軍家康命山口直友遺書家久。促琉球入貢。九月。復命家久曰。用兵非所好。宜再三致意。

十四年。己酉。春三月。家久遂遣其將樺山久高平田增宗等率兵三千。伐琉球。親以餘兵駐山川港。爲其後援。(按、編年集成大三川志、作兵八千、戰船百餘艘、蓋謂全軍總數歟、)二十一日。久高等進搗大島。(即小琉球是也、)累陷德島永良部島。入運天港。尚寧遣其弟具志頭。(具志間切之名、本名未考、)率諸按司乞降。不許。二十九日。抵大椀港。明日。入那覇

港。琉球兵張鐵鎖扼海口。防禦極力。吾兵輒不得登岸。乃分兵。出島背。山嶮多毒蛇。敵恃不以爲虞。吾兵放火突入。累陷諸險。尚寧懼。復遣具志頭來乞降。不聽。夏四月朔。遂進入首里。五日。尚寧出降。二十五日。久高等留戍兵若干。以尚寧及王子大臣數十人而還。蓋出師至此。僅四十日。琉球盡平。秋七月。將軍德川秀忠賜教書。賞其功。以琉球永爲臣屬。自是北部八島。皆屬島津氏。

十五年。庚戌。秋八月。島津家久以尚寧抵駿府。謁前將軍家康。有賜賚。尚寧獻雲縮蕉布太平布及銀一萬兩。初家久將以前年十二月上道。家康優旨止之。是月二十五日。家久遂以尚寧抵江戸。謁將軍秀忠。尚寧又上緞布銀一萬兩。尚寧過駿府。弟具志頭病死於途。命葬之清見寺。九月。家久以尚寧還鹿兒島。既而縱尚寧歸其國。食九萬石。(係中南部諸島嶽入全額、)尚寧在鹿兒島二年。既歸國。遣使於明。受其册封。尚寧嗣位。有我征韓之事。明不遑行册禮。故及之。然皇國專事羈縻。不深責之。以故自成兩屬之形。(按、琉球俗、謂明清爲鄰國、吾國爲壤國、是其證也、)

十六年。辛亥。春正月。尚寧致書於家久謝恩。是月。家久大丈量琉球諸島。二月。尚寧致新正賀儀於島津氏。歲以爲常。夏四月。歲貢船入山川港。復嘉吉綾船之舊也。秋九月。家久命其重臣三原重種、伊勢貞昌、町田久幸、比志島國貞、樺山久高。連署以琉球國額授之三司官。且頒令條十五款。(按、全額、蕉布三千端、上布六千端、下布一萬端、唐苧一千三百斤、綿三千貫、機棕索百萬、黑索百萬、藺席三千八百枚、牛皮二百張、)尚寧及三司官各納誓書。冬十二月。尚寧遣使來聘。家久致之駿府。上方物。自是朝貢不絕。賀將軍襲職。謂賀慶使。謝其襲

封。謂謝恩使。

後水尾天皇寬永元年。甲子。秋八月。家久命尚寧曰。凡琉球臣隸。爵秩刑殺。惟任其便。但不得縱外人住居。不得姓氏衣裝。倣我國俗。不得繕甲兵習軍備。尚寧居位四十六年而卒。子尚豐嗣。

十一年。甲戌。秋閏七月。尚豐遣王子尚朝貞等來聘。修賀慶謝恩兩儀。時將軍家光入朝京師。乃延見二條城。初秀忠給印符也。止載薩隅二國日向諸縣一郡。不錄琉球國名。家久請并見錄載。至是。家光更給印符。以琉球貢額并署。蓋十二萬三千七百石云。(按、南島志、中山七萬一千七百八十七石、山北三萬二千八百二十八石、山南一萬九千九十六石、合十二萬四千六十一石、未知孰是、今姑據武備安民記、)

十五年。戊寅。春二月。權中納言從三位島津家久薨。子光久

襲封。秋七月。光久與書於尚豐曰。昔在大將軍普廣公。自賜琉球國於吾祖先。奕世服屬。恭順不懈。中遭海內多難。久闕職貢。再三告諭。尚不肯至。我是以有己酉之役。方是之時。國之存亡。惟我在焉。而先君不諼舊誼。以致有今日。予今承家。一遵舊章。茲特告諭。王其知悉。尚豐居位二十年。卒。子尚賢嗣。

後光明天皇正保元年甲申。六月。尚賢遣王子尚朝貞尚正則來聘。光久以使者抵江戶。并修賀慶謝恩兩儀。表具年號月日王姓名。致之宰執。待用藩侯之禮。秋七月。使者上日光山。拜德川氏祖廟。是歲。明亡。清人取燕京。既而清薙革服制。旋降薙髮之令。光久慮其及之琉球。具申幕府。請其裁制。逮明曆中。將軍家綱降教旨曰。清若致特使。須不必拒。但若內

治。任汝措置。由是島津氏每派家士。參其政治。而置館舍於鹿兒島。俾琉人更番祗候。歲收租穀八千石。充經紀之費。以迄於今。

顯承述略續卷十

顯承述略續卷十一

東京　萩原裕好問

紀年通表

有教匪之亂，而德川氏有所大懲創於外人，以鎖國為國是，視外人若鬼蜮，杜絕內外，阻斷往來，獨許清蘭埠頭互市，以通一綫風聲。如茲者上下二百餘年。綑斷壘守，以迄末造，無所視乎外者，無所虞乎內焉。無所聞於內者，無所畏於外焉。以故上以武斷為政，下以卑屈為俗，文恬武嬉，相樂無事，雖無相觀之善，而海內所以久安者，職此之由。當此之時，歐亞諸國虎視狼噬，強弱相幷，每鬪一戰，國步彌濟。北之則有若比達加他隣，明毅果斷。西之則有若那破翁，大度

偉略。又西之則有若華盛頓，奇杰鴻勳。或英人呑併印度，或露人萬里通鐵道於清，機巧日奪天工，人智殆欺鬼神，厚生利用之道莫不窮矣，贊天補地之用莫不盡矣。然而吾邦獨卻立瀛海之外，海外事情茫如醉夢，其偶一至者，以為空谷跫音，尚驅逐之門外。雖然，德川氏以開國始，而以開國終焉。其間鎖國決非祖宗之初意也。雖子孫蓋亦有悔焉者。竊聞，吉宗襲職也，首解禁書之禁，自製渾天儀，建占星臺，譯曆算全書，自餘用心西伎者多矣。俾吉宗出於開國之時，則其所為必有足驚世者，惜夫見羈於一定之陋制，而不能出乎常規之外而止。然則今日之開國，雖曰復天朝之舊典，謂之德川氏遺意亦可也。作紀年通表。

干支	紀年	事
辛酉	靈元天皇 天和元年 德川綱吉	
壬戌	二年	春四月，中山王尚貞遣賀慶使，來致方物。〇秋閏八月，朝鮮王李焞遣使來聘，賀將軍襲職。先是國書用明正朔，及是惟書支干月日，不用清曆。然建清道巡視二幟，有所畏憚於清國，若來覘我者也。當時專主和好，不復爭之。
癸亥	三年	春二月，禁清蘭商船呢絨布帛藥物之外，載翫好珍材動植物進口。
甲子	貞享元年	
乙丑	二年	夏六月，媽港船護送伊勢漂民至長碕，支給薪粮，論禁再航。
丙寅	三年	命大村純長搜捕教匪。
丁卯	東山天皇 四年	清商船百三十七隻進口，卻二十二隻。〇呂宋人漂泊紀伊熊野浦，附蘭船放還。〇增長碕奉行一員，二員赴任，一員駐江戶。
戊辰	元祿元年	清商船百八十四隻進口，卻七十七隻。初船隻無制限，而清商雜居市坊，不經官司，私同貿易。至是限商船之數，定為七十隻，而銅勵輸出之事作，謂之代物替云。〇安南致書獻土宜，請再通市易，不允。〇建哨望臺於長碕小瀨戶浦，譏察船隻出入。〇洋船至安房四島，不知為何國船。〇松前家士蠣碕傳右衛門始抵柯太。
己巳	二年	始建唐館於長碕，盡納清商其內，廣三千三百七十三坪，藥園亦成。
庚午	三年	日爾曼醫士堅恊兒附搭蘭船至。是歲從甲比丹抵江戶，謁見將軍。堅恊兒居長碕三年，著書記我風土民俗，名曰日本紀事。爾後歐人混蘭商而來者蓋不尠。
辛未	四年	除動植物輸入之禁。
壬申	五年	島津綱久捕教士二名，致之長碕。
癸酉	六年	秋八月，還羅船載安南漂民男女十八人入長碕，附廣南清船遣還其國。〇是歲竹島之議作。初元和中，伯耆米子商民大谷甚吉村川市兵衛，得官准漁竹島，專海利者七十五年。前年往航竹島，朝鮮人在島營漁利。是歲又往，來者滋多，乃捕二人遺訴之藩侯。池田光政以聞。幕府命由長碕遣還其人。
甲戌	七年	
乙亥	八年	夏閏五月，安南王致書，謝送還漂民。
丙子	九年	夏六月，韓船漂至伯耆赤碕，送致其人於長碕。廢三碕走水清水三奉行，使勘定奉行管其地。
丁丑	十年	除翫好器械進口之禁。〇長碕火，延燒清商船二十隻。
戊寅	十一年	增清商船十隻，定為八十隻，限輸出物貨銀八千貫。〇和蘭商船七隻進口。〇是歲露西亞以兵略取甘查甲。
己卯	十二年	限蘭船進口之數，定為四隻，若五隻。〇是歲蘭船五隻入港。〇宗義倫屢與朝鮮往復，久爭竹島，朝鮮不可。是歲遂棄之海外，令池田光政嚴禁航

干支	年	事
		潤。
庚辰	十三年	復增長碕奉行一員。二員上任。二員駐江戶。
辛巳	十四年	
壬午	十五年	
癸未	十六年	
甲申	寶永元年	島津綱貴搜洋人六名於封內。致之長碕。
乙酉	二年	
丙戌	三年	
丁亥	四年	
戊子	五年	秋。洋船載數士。至薩摩夜久島。棄而去。數士曰若望拔的禮。羅馬人。久匿山中。一日出乞食。償以金貨。削頓髮。著棉衣。佩日本刀。士民怪。骨相奇偉。捕而致之藩。島津綱貴以聞。
己丑	六年 德川家宣	秋九月。幕府命致數士於江戶。置之小日向。命新井君美就問海外諸國風土政教。酬答若流。君美因錄西洋紀聞采覽異言以上。由是得稍知海外事情。里俗命其所居。曰吉利支丹阪。
庚寅	中御門天皇	冬十月。朝鮮王李焞遣使來聘。將軍家宣特命更儀式。稽古曲。分爲三見。
	七年	曰初見。曰實見。曰辭見。去申樂用雅樂。停三家親藩陪食。他所釐革甚多。〇頓改舊觀。新井君美所建議也。但國書改大君稱爲日本國王。頗招物議。〇是月。中山王尚益亦遣賀慶使來。兼謝恩上土宜。始謁東叡山德川氏祖廟。後爲恒例。
辛卯	正德元年	
壬辰	二年	冬十二月。中山王尚敬遣謝恩使來上土宜。〇是歲。減長碕奉行一員。復貞享之舊。
癸巳	三年 德川家繼	
甲午	四年	冬十二月。數士若望拔的禮瘐死。初幕府優遇。厚給廩俸。久之數士陰誘門卒。開示教旨。事覺。嚴見監禁。卒以凍死。〇是冬。大村純庸與長碕奉行大岡清雄議。始置哨舍於橫瀨。譏察密商。〇復減長碕奉行一員。一員駐江戶。
乙未	五年	春正月。命大村純庸監護長碕。後爲常職。〇二月。遣使長碕。更正市易法。始給信牌。大減清蘭商船之數。清限三十艘。每艘爲物貨銀一百九十貫。蘭限二艘。爲物貨銀三千貫。銅一百五十萬斤。〇是歲。露國人略甘查甲蝦夷諸島。
丙申	享保元年 德川吉宗	
丁酉	二年	夏五月（一作二月）。海匪游奕豐前長門海。小笠原忠雄毛利忠元協擊走之。獲賊二名。不知其爲何國人。〇（此事德川實紀以小笠原家日記所載可疑姑書以俟）〇開禁書之禁。先是。漢籍中譯西書者。一概塗抹。不許覘覽。至是時人得少窺泰西天文測量等學術。〇是時。增加清商船信牌。四年又復舊。

干支	年	事
戊戌	三年	春二月。海匪又至豐前海。小笠原忠基又擊破之白島。〇夏六月。嚴飭長碕密市。冬十一月。令西南諸藩搶擊之。〇是月。中山王尚敬遣賀慶使來上土宜。島津吉貴以使者至江戶。將軍吉宗上貢物於朝。爲常。
己亥	四年	春三月。命松浦篤信待蘭船退口。上道述職。蘭船每歲例以九月二十日退口。暫碇高鉾島傍。十月上旬開洋去。闔後九國諸侯述職。皆視此。〇先是。命島津吉貴就琉球人。問清國政治風俗。錄上。是月。吉貴作書上之。幷獻六諭衍義。〇冬十月。朝鮮王李焞遣賀慶使來聘。禮待一復舊式。遣執政久世重之。就館授教書。〇島津吉貴致中山王尚敬謝爽。〇更定清商輸出物貨銀。限四千貫。〇是歲。蘭船不至。
庚子	五年	夏五月。海匪又至豐前。小笠原氏捕賊二名。致之長碕。黑田氏燒其船。〇冬十二月。廢下田奉行。徙其治於浦賀。〇初和蘭市易。以乾字金貨五萬兩立率定額。至是以新貨改鑄品質善良。減半爲二萬二千兩。限輸出銅一百萬斤。〇是歲。清人伊海獻良馬。海字孚九。善畫。妙山水。
辛丑	六年	
壬寅	七年	春三月。和蘭人獻謎銃。長二尺五寸。彈量四錢。
癸卯	八月	命和蘭人致洋馬。
甲辰	九年	夏四月。命池田宗政查覈竹島地理物產及往年通航事由。
乙巳	十年	夏四月。賞清商吳子明等賞銀一百枚。以拒私商也。時有奸商。密載甲仗。將輸朝鮮。松浦氏捕送長碕。〇冬十月。和蘭獻洋馬孔雀異禽。〇清醫士朱佩章至。獻律呂精義。幕府許諸醫就問醫方。佩章號綠池。兼善詩。〇是
		歲。露國人以和蘭人爲鄉導。自甲查甲。歷巡蝦夷諸島。命以其國音。時露帝比特見祖加他隣立。益經營四方。
丙午	十一年	秋七月。召和蘭人圭多見於江戶。以善馭馬也。〇東埔寨船至長碕。致國書方物。賷古信牌來乞市易。不納。九月。戒西南諸藩。恪守攘擊之制。〇是歲。清醫趙淞陽至。〇命清商吳子明致象。
丁未	十二年	清人陳采若沈大成馬醫劉經光至。陳沈二氏並善騎射者。
戊申	十三年	夏六月。清商吳子明載運雄象牝牡二匹至。無幾牝死。秋九月。入京師。供天覽。明年夏五月。至江戶。吳子明因謁見。許還舊貿易。
己酉	十四年	夏五月。給清商謝恆賞銀一百枚。亦由拒密商也。〇是歲。始獲人蔘種於朝鮮。幕府頒之下野陸奧等諸國培植。時人呼曰御種人蔘。
庚戌	十五年	春二月。中山王尚敬就島津繼豐賀竹姬婚儀。〇秋。命清人沈燮菴校正唐律疏義。
辛亥	十六年	召清畫工沈銓自北京。銓號南蘋。妙寫生。是冬。銓至。留長碕二年而還。
壬子	十七年	
癸丑	十八年	夏四月。改定貿易法。由比年貿易衰微。稅銀減少。而吏胥艱困極甚。爲減稅金一萬五千兩。〇五月。蘭船賷圓割八線表曆算全書至。命建部賢弘中根元圭譯之。元圭上言。漢曆疏謬。不若西法精密。因請除洋書之禁。〇六月。和蘭甲比丹入見。以歲獻延期至是月。〇秋九月。減蘭船物貨銀內六百貫。爲一千一百貫。仍歲給銅一百萬斤。減清商船十一艘。定爲二十九艘。
甲寅	十九年	和蘭人獻虎一匹至。

乙卯	二十年	秋七月。賣銀絹於和蘭人圭多見。○幕府初得番藷於海外。試蒔城內。蕃殖蕃甚。至是命青木敦書種植四方。敦書稱文藏。著番藷考。
丙辰	櫻町天皇 元文元年	夏六月。減清商船四隻。定爲二十五隻。
丁巳	二年	和蘭人累年載洋馬至。前後二十七匹。是年給銅十萬斤。
戊午	三年	
己未	四年	夏五月。朝鮮船漂至陸奧綱島（屬牡鹿郡）。○露西亞船始至陸奧谷川浦（屬牡鹿郡）。又至安房天津浦（屬長狹郡）。皆與銀錢於土民而去。○是歲。又減清商船五隻。爲二十隻。
庚申	五年	夏六月。東浦寨船至長碕。致書乞互市。船載璃瑁云。
辛酉	寬保元年	
壬戌	二年	夏六月。東浦寨船二隻至。致書獻物。船人皆姓招。與信牌遣還。
癸亥	三年	夏六月。東浦寨船漂薩摩洋。闔船七十四人。而十四人死。秋八月。島津氏送漂民六十人及貨物於長碕。○是歲。減蘭船輸出物貨銀爲五百五十貫。銅五十萬斤。
甲子	延享元年	秋九月。命清商致冊府元龜・續文獻通攷・品字箋・百川學海等書九部。
乙丑	二年 徳川家重	

顯承述略續　卷十一　〇五

丙寅	三年	
丁卯	桃園天皇 四年	春三月。命和蘭人獨錄海外異聞。納之府庫。嗣後每歲爲例。題曰風說書。
戊辰	寬延元年	夏六月。朝鮮王李昑遣賀慶使來聘。冬十二月。中山王尙敬遣使來上土宜。
己巳	二年	又減清商船五隻。爲十五隻。限輸出物貨四千貫。
庚午	三年	
辛未	寶曆元年	夏。松前家士加藤嘉平始於宗谷與柯太土人互市。得蟒錦青珠給布白銅烟管。皆滿州所產也。自是歲以爲常例。以狐皮五張換蟒錦一疋。
壬申	二年	冬十二月。中山王尙穆遣謝恩使來上土宜。
癸酉	三年	冬十一月。陸奧南部漁民十七人漂抵甘査甲。皆駐而不還。
甲戌	四年	
乙亥	五年	
丙子	六年	初長門人永富鳳介始得甘蔗於清人。發明造糖法。長門尾張肥前國民爭傳植之。是歲。幕府派吏査驗。長門尾張所製精好。陸續製逐蔓延海內。鳳介精於醫伎。與吉益爲則齊名。號獨嘯菴。
丁丑	七年	禁清商齎廣東人蔘至。

戊寅	八年	
己卯	九年	春三月。清國以志摩漂民附其商夏時霖送還長碕。奉行坪內定英回咨謝厚意。○是歲。清商船例外准二隻進口。謂之番外船。（一隻作二十悉除）
庚辰	十年	
辛巳	十一年	
壬午	十二年 徳川家治	
癸未	後櫻町天皇 十三年	
甲申	明和元年	春二月。朝鮮王李昑遣使來聘。使者還抵大阪。譯司鈴木傳三殺都訓導崔天宗。遁匿池田。捕而誅之。○冬十二月。中山王尙穆遣賀慶使來上土宜。○是歲。撤烽火山哨舍。焚廣東人蔘四百五十斤於唐館門外。由其犯禁也。○幕府建人蔘座於江戶。以廣販賣恤病民。
乙酉	二年	減清商船二隻。定爲十三隻。限輸出物貨銀三千五百貫。○蘭船始齎金銀洋貨至。○是歲。露西亞人始至柯太禮沙巴島。又登西擇悉里。淹留踰年。明年抵擇捉。遂至得撫。駐一年。自是徘徊北海諸島者。歲歲增多。土民謂之赤人。以其著赤呢也。
丙戌	三年	蘭船又多載銀貨至。
丁亥	四年	夏七月。安南船送常陸漂民七人入長碕。

顯承述略續　卷十一　〇六

戊子	五年	露國人至得撫。
己丑	六年	露國人又至得撫。淹留踰年。與土夷鬪。銃殺夷酋二名。土夷懼。遁擇捉。露人留擅海利。
庚寅	七年	夏五月。朝鮮人十餘名漂泊駿河興津。○蘭船二隻進口。輸入銀錢三萬二百九十七元。
辛卯	後桃園天皇 八年	朝鮮增加章梁項條規。嚴禁內外奸淫。自嘉吉以還數盤革。至此凡四回。○是歲。露西亞人亞禮士自甘査甲巡航東海。行測水路。遂至阿波。乞柴水。轉至薩摩大島。作書遞送長碕。就和蘭人說松前地方利害。
壬辰	安永元年	露西亞人六十餘名上得撫。建房舍營漁利。遂爲土著之計。土夷制之不可。遂至相鬪。互有死傷。
癸巳	二年	露人去得撫。遭風漂回。與土夷和。又留營漁利。
甲午	三年	
乙未	四年	琉球人漂至志摩鳥羽。
丙申	五年	露西亞船至得撫。悉載其人而去。
丁酉	六年	
戊戌	七年	夏六月。露西亞人以土夷爲鄉導。至納加麻布。致書贈物乞互市。松前哨吏約明年回報。遣還。是歲。露人駐得撫踰年。

己亥 八年 夏四月（一作八月），露西亞人自國尻又至納加麻布，求回信。松前氏受幕旨，卻前書，辭互市，給米酒煙草若干遣還。露人怏怏而去。

庚子 光格天皇 九年 清番工方濟圖至。○露人又至得撫，淹留踰年。

辛丑 天明元年 焚廣東人侫於長碕。

壬寅 二年

癸卯 三年 露西亞人至柯太南峽。○露船漂泊得撫，船載尻體，無生存者。土夷掠奪其船。

甲辰 四年 露人又至得撫。

乙巳 五年 夏遣最上德內等於蝦夷，按驗諸島。德內等至國尻，遊近露西亞人。○秋九月琉球繼嗣，幕府給島津重豪米貨各一萬，賑恤。○是歲露人來松前熊石。

丙午 六年 春遣佐藤玄六等由國尻巡視柯太南峽。

丁未 德川家齊 七年

戊申 八年 冬十二月，申飭長碕密商。

己酉 寛政元年 夏六月，外國船來碇紀伊大物浦，不知其爲何國。○延朝鮮來聘年期，由國內多故也。○是歲松前章廣始於柯太設稅舍，設哨卒。初松前氏雖營柯太，徒撫土夷，通市易，未有居者。寶曆中，一派家士按驗，至是始住南峽。然八月以後皆還宗谷，獨留數卒。

庚戌 二年 冬十二月，中山王尙穆遣賀慶使來，上土宜。○定和蘭甲比丹觀期爲五年。○以人侵蕃殖，許國內自由賣買，至輸出淸國。

辛亥 三年 春三月，外國船二隻至紀伊熊野浦。夏六月，又至筑前石見諸浦，並不知其爲何國。○露西亞人三名至柯太，舜舸上岸，曰先是三年，由甘査甲適山丹，今將經蝦夷歸國。○減淸商船三隻，定爲十隻，限輸出貨銀八千一百貫。蘭船爲一隻，限輸出貨銀一千三百二十五貫，仍給銅六十萬斤。終德川氏世，無復增損。○是歲蘭船不至。

壬子 四年 秋九月，露國遣剌克蔓，護送伊勢漂民幸太夫等三人至根室，明年入函館。初幸太夫等五人漂至牙特庫，遂抵比特堡，謁露帝，留十餘年而還。二人駐而不還。

癸丑 五年 春三月，松平定信以幕吏二十六人巡視伊豆相摸南北總沿海要害。○是月遣監察石川將監、村上大學於松前，延見露國使，受漂民，給信物而遣還。剌克蔓至也，致書乞通市易，至是還其書，給信牌，諭往長碕。○冬十一月，僊臺濱船遭風，明年漂至露國者有十六人。

甲寅 六年 英國船至安房下浦。

乙卯 七年 秋九月，露西亞人又至得撫。○冬十二月，淸商船送僊臺漂民八人入長碕。前年漂安南者十六人，生還僅八人云。

丙辰 八年 秋七月，英國船至蝦夷海，游奕白老繪鞆之間。先是頻年出沒，至此凡十一隻。○露國船載男女三十餘人又至得撫，建屋宇，營漁利，與土夷通商。久之不還，附土夷致僊臺漂民家書。○是歲蘭船不至。

丁巳 九年 秋九月，遣松前章廣述職，專修海備。更命南部利敬、津輕寧親交番警戍蝦夷。○英國船又至安房海。○淸商沈敬瞻送松前漂民至滿州者三人入長碕。

戊午 十年 春三月，遣監察渡邊糺、使番大河內政壽、勘定近藤守重、普請役最上德內等十二人，按驗蝦夷北界。夏六月，守重、德內由厚岸入國尻，至擇捉。露西亞人建十字架，乃諭土夷毀去，更立神祠。○是歲露帝歷山第一世立，露人來國尻，告其即位。○建哨舍於肥前天草牛深港口，譏察淸商私販。

己未 十一年 春二月，姑以東蝦夷爲官轄，修邊防，試開拓，降土夷敎化之命，令誨國語，改夷俗。

庚申 十二年

辛酉 享和元年 春二月，降蝦夷收地之議。○秋九月，外國船漂肥前五島，送其人於長碕。（國名未攷）○是歲淸商購佚存叢書送其國。

壬戌 二年 春二月，始置蝦夷奉行，以羽太正養、戶川安論爲之。○秋八月，遂收蝦夷爲官地。

癸亥 三年 秋七月，亞米利加船至長碕。

甲子 文化元年 秋九月，露國遣大臣列薩納，送僊臺漂民四人至長碕，致國書，贈方物，求通信互市，示往年信牌。國例，外國船至，先收其兵器，露人讓頗難納之。

乙丑 二年 春二月，遣監察遠山則訓於長碕，謝絕其請。三月，列薩納退長碕。傳云列氏憤辱國命，遣至悉西屋亞，仰藥而死。其部屬乃擾我北陲。是秋，遣遠山則訓於西蝦夷。

丙寅 三年 秋九月，露國人寇柯太上楠溪，放火鹵掠，哨卒四人而去。○冬十月，中山王尙顥遣謝恩使來，上土宜。

丁卯 四年 春三月，收松前及西蝦夷爲官地，命南部津輕兩氏警戍，徙官署於松前。改蝦夷奉行爲松前奉行。夏四月，露船二隻來擾擇捉諸島，燬廨舍，捕哨卒。南部津輕戍士防戰，不得支，退保函館。六月，露兵入柯太，還我俘虜八人，致書曰：通商則已，不則再以戰艦侵擾耳。由是幕吏或有通商之議。幕士平山潛上書，請大舉討伐，不報。秋八月，遣參政堀田正敦、大監察中川某巡檢松前沿海。○冬十月，以川尻春之、村垣定行爲松前奉行，羽太正養、戶川安論並坐罷。○是歲亞國船漂至長門，送之長碕。

戊辰 五年 春正月，命伊達周宗、松平正容代南部津輕戍蝦夷。○遣間宮林三、松田某等於北蝦夷，按驗國界。林三遂入山丹，究滿州界而還，上測地圖。○改南部利敬祿額爲二十萬石，津輕寧親爲十萬石，賞警戍之功也。秋八月，英國船至長碕，水兵上岸，闖入人家，又測港灣。奉行松平康英遣和蘭人詰來情，英國人不受。康英怒，謀誘擊，英人曉而去。康英自盡謝罪。鍋島齊直亦坐閉門。大村純長代守長碕。九月，純長與松浦熙議置烽火於琴絃嶽，以戒不虞。○冬十月，撤蝦夷戍兵。○是月洋船至但馬出石，不知其爲何國。○先是歐洲大亂，拿破翁併和蘭，自是蘭船不至者五年。

己巳 六年 秋七月，改名柯太爲北蝦夷。○是月，松前奉行川尻春之罷。○是歲淸商購日本書紀、古文孝經、物茂卿論語徵、大學中庸解、貝原室太宰等著書，輸出其國。

庚午 七年 春，命松平定永、松平容衆戍安房上總緣海。○是歲新築砲臺於長碕港內白碕神碕。

辛未 八年 夏五月，朝鮮王李玜遣使來聘。遣小笠原忠徵、脇阪安董於對馬，就受國書。時內外多故，以故不延韓使於江戶。自慶長十年通好，至此使聘之至凡十四回云。○六月，露船至國尻，哨兵船捕其士官兀老尹莫見等七名，幽之函館。○是歲創造砲臺於浦賀平根山，付松平容衆戍之。又造砲臺於安房洲碕，付之松平定永，以爲夾擊之備。

干支	年	記事
壬申	九年	春兀老尹逸又捕而監禁秋八月露人送我生虜漂民至利尻乞還兀老尹哨兵船曰既死矣不信歸途擒兵庫商人高田嘉平以去明年五月放還陳寇擾非國意又求還生虜○是歲佛帝拿破翁敗和蘭復國。
癸酉	十年	夏蘭船二隻至獻象卻之時瓜哇諸島爲英國所奪蘭人告其詐稱故卻之○秋九月放兀老尹莫兒等還初兀老尹之逸莫兒非之獨留而不去致書松前奉行陳所懷至是莫兒還至甘查甲自銃殺而死自是北陲始寧。
甲戌	十一年	
乙亥	十二年	蘭船不至。
丙子	十三年	秋十月露國船載尾張漂民五人至蝦夷海以鮮舟送致擇捉。
丁丑	仁孝天皇十四年	蘭船二隻進口自是復舊初蘭船進口鳴鐘爲號至是更用砲是歲清商多購國刊本群書治要賫還其國以治要佚於其國也。
戊寅	文政元年	夏五月英國船至浦賀乞通商不允給柴水遣還。
己卯	二年	春正月朝鮮人漂泊伯耆赤碕浦○夏六月命大村純昌築哨舍於唐館門外譏察出入○琉球船漂至常陸川尻○是歲增浦賀奉行一員以筑紫孝允爲之時東南海屢有洋船出沒之報沿海諸藩爭購兵器築砲臺。
庚辰	三年	夏四月洋樣破壞船漂參河松平鄉有司摸圖以聞命燒之海濱。
辛巳	四年	夏五月清商群起毀大村純昌哨舍清商犯禁闌出貨物大村哨兵嚴檢之遂至格鬪○六月和蘭人獻波斯駱駝二頭○冬十二月廢松前奉行。復松前章廣舊封○是歲松平定永徙安房洲碕營舍於上總富津。

顯承述略續　卷十一　〇九

干支	年	記事
壬午	五年	夏四月英國船又至浦賀乞柴水。
癸未	六年	清商又購佚存叢書群書治要論語集解史記評林等書輸之其國以國刊本完善也。
甲申	七年	夏五月英國船三隻至常陸大津浦水夫上岸闖入民家秋又至薩摩上寶島乞購牛不可掠三牛去時漕運船或有見掠奪者時人以爲英人所爲冬十二月筒井政憲上攘擊之議。
乙酉	八年	春二月復外船攘擊之制初文化中有北陲之變幕府因寬外船待遇其係漂泊者問情賑卹至是復舊○夏五月洋船載大阪漂民十一人至常陸海舁之漁船而去不知其爲何國船○是歲清商又購七經孟子攷文補遺論語徵等書還。
丙戌	九年	春正月清商船載我漂民三人漂泊遠江洋命代官羽倉用九自中泉送之清水港尋致之長碕○冬十二月清商又送薩摩漂民十人入長碕。
丁亥	十年	春正月清商船又送越前漂民九人至。
戊子	十一年	冬十月書物奉行高橋景保有罪處斬景保精天文算數地學極富著書時獨逸醫士悉勃兒久寓長碕景保欲得其北海洋圖密予我全國及江戶城圖兵器與之交換會長碕大風蘭船破壞而事發覺眼科醫土生玄碩亦坐其罪○十一月清商又送陸奧伊豫漂民十一人至。
己丑	十二年	冬十二月捕教匪豐田貢等於京師島之大阪先是有水野軍春者密修天主教貢就而學焉威悉衆蹤迹頗秘久漏法網大鹽後素以計捕之。
庚寅	天保元年	

干支	年	記事
辛卯	二年	春二月露國船一隻至北蝦夷上岸放銃松前戍士以爲來侵與之格鬪露人捕我夷民去无何縱還○冬十二月清商送備前士民漂巳旦者十四人至長碕○初琉球歲折納租糖六十七萬斤於島津氏至是增租額爲七十五萬斤。
壬辰	三年	春正月清商又送我漂民十人至○冬十一月中山王尙育及前王尙顥各遣使來上土宜顥禪位於育故各致使○是歲宗氏自朝鮮送大隅漂民四十四人於長碕。
癸巳	四年	冬十月朝鮮京城火宗義質遣使吊問。
甲午	五年	和蘭人始獻泳氣鐘酬以銅數千斤。
乙未	六年	冬清商群起擾長碕先是清商民數破商規私商不絕又密闌出銅錢於海外或越長碕入鹿兒島故進口船隻常不盈額貿易衰耗公私病焉命長碕奉行久世廣世嚴飭故作此亂廣世捕七十五人附大村純顯鞫囚其封內誅黨魁沈楊等六人。
丙申	七年	夏六月竹島私航之獄作大阪町奉行矢部定謙捕濱田商民八衞門事連濱田藩老岡田賴母松井圖書等皆自盡而死十二月處八衞門等斬刑松平康爵坐終身禁錮尋徙封陸奧棚倉○是歲田原藩士渡邊登著慎機論諷告外事時英國人謨禮遜蘇通於我將託送漂民航入江戶海邀求互市和蘭密告其情故及之登以是獲罪自殺醫士高野長英亦著夢物語坐終身禁獄登號華山善畫。
丁酉	八年	夏六月亞國船載我漂民至浦賀奉行太田資統逆而砲擊之亞國船去之鹿兒島亦被打擊遂不得致漂民○秋清商船送致南部漂民五人。
戊戌	九年（德川家慶）	
己亥	十年	春正月遣目付鳥居忠耀代官江川英龍巡視伊豆相摸安房上總沿海命沿海九藩上海防意見。

顯承述略續　卷十一　〇十

干支	年	記事
庚子	十一年	宗氏送朝鮮漂民於其國文政九年以降至此十二年間韓民漂至者四百三十二人尸七體皆係全羅慶尙江原三道。
辛丑	十二年	
壬寅	十三年	春三月減浦賀奉行一員秋七月撤外船攘擊之制令和蘭通報海外列國更命諸藩嚴飭海備○八月令松平忠國戍房總松平齊典戍相摸各定其戍所初文政八年自解松平定永房總警衞附代官戍之至是再附藩侯○冬十一月下田羽田各置奉行无何並罷之○中山王尙育遣賀慶使來上土宜○十二月以竹岡富津洲碕屬松平忠國觀音碕走水猿島屬松平齊典平根山砲臺屬浦賀奉行。
癸卯	十四年	夏五月露國送陸奧漂民五人致之擇捉○六月始置新潟奉行○秋八月蘭傳諭海外列國凡我漂民附之清船遇其自送○始置目付於長碕監察外事又置和蘭譯司於浦賀充下田通事之用○冬十二月清商船送陸奧漂民至初陸奧漕船漂泊呂宋爲土人所救附搭英國船自澳門送乍浦時教禁方厲漂民秘其爲英人所惠○是歲松平齊典自築相摸十石碕旗山兩砲臺。
甲辰	弘化元年	春三月佛國船至琉球留教士○夏六月和蘭王微爾列摸遣使船來致國書陳海外情勢曰鎖國非永遠保國之道因納肖像若躬自陳告者蓋示敬禮也幕議不納清商亦告英艦將至時英國船往來琉球諸島之間測海不一再○冬十月命內藤信親堀直央助佐渡警戍。
乙巳	二年	春朝鮮人八名漂至五島○三月亞國船載我漂民十八人至浦賀先是至安房海弃漂民二人於漁船而去至是爲二十人○夏六月執政阿部

干支	年	事
		正弘等送達書牒於和蘭。謝前年厚意。○秋七月。英國船入長碕。致書請救恤漂流船。且求沿海測量。又至薩摩。擇捉。並求柴水。○是歲。新造砲臺於相模鶴碕。
丙午	三年	夏四月。英國船至琉球。留醫士婦兒去。无何佛國船二隻又至。要通好互市。島津氏遣戍兵。○五月。亞國人七名漂至擇捉。明年送之長碕。○閏月。亞船二隻至浦賀。乞市易。不許。外國船至。例以哨舟圍繞監守。亞國不受。命諸藩嚴警戒。府下騷然。○六月。佛國船三隻至長碕。致書求救恤漂流船。○是月。丁抹船至相模。英國船又入長碕。並投書而去。○冬十月。朝廷特降聖旨於幕府。嚴飭海備。由外事降聖旨昉於此。○是月。增長碕奉行一員。
丁未	孝明天皇 四年	春二月。命井伊直亮。戍相模。松平容保。戍上總。并松平齊典。松平忠國。爲內海警衛四藩。○三月。又造砲臺於猿島千駄碕。附之井伊直亮。○是月。洋船數經過津輕函館海峽。隱見無常。○夏四月。遣敕使於男山祈禳外患。○幕府嚮聞外國船託送漂民。屢相近至。嚮和蘭傳清船便送之意。六月。和蘭致其回信。答曰。他國遞傳。法所不受也。○秋七月。佛國船又至琉球。以數士去。仍留英國醫士等三人。○八月。以國家多事。延朝鮮入聘年期。○是月。朝鮮報告佛國船事。况佛國船嚮過全羅海。破船留而補理。朝鮮以爲有異志。故來告。九月。遣宗義和歸藩爲備。
戊申	嘉永元年	夏五月。亞國人十五名漂至松前。六月。一名又至利尻。並送之長碕。○秋九月。佛國船又至琉球。求通好互市。琉球以國貧辭。佛人强結條約。○是歲。洋船出沒西南海者殊多。諸藩飛報旁午。相繼道塗。○撤鶴碕砲臺。降平根山砲臺於山下。又新築千代碕龜甲岸砲臺。附之浦賀奉行。井伊直亮亦自築砲臺於松輪碕。
己酉	二年	春三月。亞國船至長碕。迎取其漂民。○夏閏四月。英國船入浦賀。乞互市。不許。去入下田港。測量。英船之至。物議紛輿。或請咨改舊制。外船擯擊之議又起。○六月。亞國船至北蝦夷。探柴水。三人後船。送之長碕。○秋七月。命松前崇廣五島盛茂各城其所治。所以嚴海備也。
庚戌	三年	春三月。命勘定奉行石河政平監察戶川安鎭及筒井政憲巡視內海要害。○和蘭遣使來告英國陰情。時英國有兵威强請之議。故及之。○夏四月。有旨。奉幣於加茂男山。又命七社七大寺祈禳外禍。○英國人三十二名漂至東蝦夷。秋七月。送之長碕。○九月。禁譯洋書者錄新奇駭衆。○令長碕奉行。先驗原書而後發市。○冬十一月。中山尙泰遣謝恩使來。上土宜。初自尙寧致謝恩使至此。凡二十回。爾後海內多難。終德川氏世不復至。
辛亥	四年	春正月。亞國船載土佐漂民萬治郎至琉球。以解舟弃之海中而去。秋島津氏送之長碕。天保中漂至小笠原島。島中曾無人。爲亞船所救。在亞國十一年而還。
壬子	五年	春正月。濟商船送五島漂民六人至。○是月。遷觀音碕砲臺於走水。新築砲臺於烏碕龜碕。皆附之松平典則。○三月。英國船至琉球。捕清奴民逃役在島中者。亞船亦來捕五十餘人。○閏月。英國船至琉球八重山島。留其國人而去。○夏六月。英國船載阿波漂民五人入下田港。諭送之長碕。英人以解舟弃之海中而去。○秋八月。和蘭領事致咬𠺕吧都督書。陰告亞國近情。奉行牧義制上其書。幕府秘而不示。○冬十月。又延朝鮮入聘年期。後終不果至。○是歲。鍋島齊正新築砲臺於長碕。地極要勝。工費不貲。踰年而成。及是砲臺在長碕者。新舊凡二十餘所。
癸丑	六年 德川家定	夏六月。新築砲臺於明神碕魚見碕。又增龜甲碕砲臺。附之浦賀奉行。及是砲臺在相模沿海者凡十三所。○是月。亞國海軍大佐彼理。以兵船四隻奉國書至浦賀。求通好互市。幕府受其書於九里濱。約明年回答而遣還。自是海內多事。國勢遂變矣。

附錄

銅銀輸出入略表

明和三年丙戌迄天保十三年壬寅。七十七年間。

清蘭兩國輸出銅　一億四千二百八十萬八千一百四十斤
朝鮮輸出銅　八百六十萬九千斤
琉球輸出銅　九萬斤有奇
清國輸入銀　一萬零九百四十七貫二百十七錢
清國輸入𦀩銅　一千四百十九貫五百三十七錢
和蘭輸入洋元　二千八百二十一貫二百八十六錢

天保十四年癸卯迄弘化元年甲辰。二年間。

清國輸入𦀩銅　二十二貫一百八十一錢有奇
和蘭輸入洋元　二十貫四百二十錢有奇

金銀海外闌出之數。今也不可知之矣。按礦山紀事所言。天文十九年。自始與葡萄牙開市。及寬永十六年。日本金銀輸出海外者。大約三億萬元。慶安二年及寬文八年。獨所輸出於和蘭者。亦及二億萬元。銀居其三分之二。竊謂寬永以往九十餘年間。輸出無紀律。其額之夥。蓋非慶安以下比也。新井君美曰。正保四年以往。海外輸出不可知其幾也。但慶安元年及寶永五年。六十一年間輸出。金爲二百三十九萬七千六百兩。銀爲三十七萬四千零二萬九貫。銅則寬文三年及寶永五年。僅三十六年間而爲一億一萬一千四百四十九萬八千七百斤。則正保四年以往及慶長六年。二倍而算之。尙爲少。慶長以往可想也已。吁。

顯承述略續卷十一　終

後序

宇內之事。日出月新。變化不窮。故經國之要務。在使其民博聞大觀。以致知養材。輔邦家之盛焉。竊以。祖宗招撫三韓。交通支那。蓋爲此也。往者。閣龍之始通墨洲。牙蘭斯之航印度。是天實啓之。非强而得之也。從是其後。歐人蓋周行地球。所至修好訂盟。貿易貨賄。於是知識日富。而民庶日阜。駸駸乎未知其所底止也。東照公時。有西南諸蕃至者。必延見咨問海外事。或遣人附載其舶而往。嗚呼。公之務于博聞大觀。未遽出歐人之下。獨奈寛永中。將府禁天下民。勿得裝巨艦航遠海。遂與天下萬國分一大鴻溝。而擧國傲然。自以爲足。不復知有異邦人遠駕我而上之。蓋爲國謀者過也。吾縣萩原好問嘗有慨于此。謂鎖攘非祖宗之意也。於是徧索群籍。自三韓支那。以至西南諸蕃嘗與往來交通者。皆隨類輯錄之。細大不遺。祖宗待外之盛意。粲然見矣。而將府之得失。亦足以徵焉。凡分部九。爲卷十八。命曰顯承述略。謂近時五港之設。固有所承非創造也。蓋好問斯書。成于十數年之前。余爲作序。而好問猶慮有疎謬。未敢脫稿。近就官史局。蓋縱覽秘閣書。因得以補闕訂訛。悅曰可矣。遂擧付剞劂。初予作序時。我之與海外諸國往來者。未至如今日之盛。已而公卿百官。有跨海遠游者。於是乎自政體學制禮節兵刑。以至電線滊器舟車之類。皆取于彼之長。而民會之論。自主之說。乃又噪然于官民之間矣。予於是蓋信交道之不可不博也。然而曩也嫌乎躁進。今則怪乎駐步。蓋一張一弛。博約隨時。抑亦御衆之術。創法之巧。固不可執一而論。觀于斯書者自會之矣。及刻成。遂因舊序脩而授之。

明治九年丙子十月　海南老人藤野啓識

跋

網羅內外數千萬卷之書。綜覈古今千有餘載之事。紀述簡鍊。而議論精確。以成海內有一無二之要典者。此乃非吾師西疇先生所著顯承述略歟。先生前此嘗有獻替錄之撰。一時傳播四方。踵又有斯著。今亦將公世。兩事皆因外事而發。而前則主膺懲。後則主懷遠。顧前後相距。區區不出十數年。而立言命意。若氷炭然。雖勤竊或疑焉。不知其殊者不得不殊。而同者未嘗不同也。同者理也。殊者勢也。理勢之相須。自然之道已。夏葛而冬裘。饑則食。渴則飲。勢也。理也。其所處雖或殊。而所以處之。未嘗不同。儻以前日之葛。疑今日之裘。以今日之食。怪他日之飲。豈其理也邪。古人不云乎。禹稷顏回易地皆然。凡天下之事。罔弗成爾。立言命意之道。奚獨不然。方先生之錄獻替也。國事若彼。及其述顯承也。國事若此。國事所在即理之所在也。國事所變即勢之所變也。先生雖欲不殊其言。獨如理勢何。勤故曰。其殊者不得不殊。而同者未嘗不同也。世之與吾同疑者。盍以此自釋焉。雖然。國勢之變。未有如近今之甚且大者。先生際有一無二之世。乃著有一無二之書。心血所灌注。惟恐其弗竭。即兩著之矛盾。亦何遑恤哉。

明治九年丙子春日門人石津勤沐拜謹識于西京所學何事齋

明治廿九年十二月十日印刷
全　年十二月十四日發行
（定價金壹圓五拾錢）

著作兼發行人　萩原裕
東京市本郷區駒込千駄木林町百五十七番地

印刷人　内田種作
東京市本郷區丸山新町三十三番地

印刷所　株式會社　秀英舍
東京市京橋區西紺屋町廿六七番地

賣捌所　書肆　明法堂
東京市神田區表神保町七番地

吉田松陰（矩方）著

外蕃通略

明治二十七年（一八九四）東京鉛排本

據明治二十七年（一八九四）
東京鉛排本影印

明義

正竹

明治甲午春日

有朋題

三州曰、今日德川之罪、軼于足利、世人未深察耳、

自序

人臣無外交。古之道也。自武臣擅國。古道漸廢。如足利義滿者。至國王自處。稱臣外域。人臣之悖。至是極矣。德川氏既代豊臣。宰割天下。凡百制度。多步趨足利。然足利之罪。人能言之。德川之非。孰敢議之。固有待于隱居放言之士也。吾頃讀外蕃通書。得具見德川氏交通外國文書。蓋有赧然不安者。顧其書幕吏所著。明知其非。而不能極議者勢也。吾故摭其畧。書以王法。垂鑑萬世。噫。我亦人也。有氣血。有性命。非不顧身惜家。放言何其所樂爲。然當今四海之勢。交通往來。將無分乎華夷內外。而吾大八洲之御宇天皇久矣。假使征夷國王自處。則內固有嫌僭踰。外亦有過卑屈。並非吾國之體也。近者。征夷賜書西亞米利堅諸書。若少有慮于此者。而未也。當今四海率用漢文。與皇國無異。則昔之侏偶鴃舌。今則彬彬同文矣。於是私立名號。曰某帝國也。某王國也。某公爵也。某侯爵也。夫侏偶鴃舌之無禮。不足深咎焉耳。一旦四海有指斥御宇天皇之大八洲爲王國日本者。征夷府何以答天下。何以謝天朝。天下之士大夫亦何以自處。起念及于此。隱居放言之誠不可已也。吾寧暇顧惜身家哉。安政四年丁巳三月上巳日。力病書此。二十一回猛士。

外蕃通畧

慶長十二年正月。朝鮮國主李昭。始奉書于征夷府。爲和好之驗。五月。大將軍源秀忠賜復書。

書式　奉書云。朝鮮國王李某。奉書日本國王殿下。年用明號。賜書云。日本國源某。奉復朝鮮國王殿下。末署龍集干支。後元和三年。寬永元年。並用此式。

譴案。朝鮮稱征夷府。爲日本國王。國王非天朝所命。德川氏又未嘗受封于異域。而彼妄稱之者。以足利氏舊例乎。則不足深責。獨怪當時不喻而改之也。賜書單標干支。而不揭天朝年號。吾不知其何謂。朝鮮原服屬天朝。今與德川氏用敵國禮者。蓋以上有天朝耳。然徒稱日本國。則其義不著。徃復若明揭征夷府官位。則名正而義著矣。惜夫。議者未及是也。

元和三年五月。朝鮮國主李琿。遣三使奉書于征夷府。以嗣好音。九月。大將軍源秀忠賜復書。於是使聘始通。

寬永元年八月。朝鮮國主李倧。遣三使奉書于征夷府。賀襲職。十二月。大將軍源家光賜復書。

孔子書曰、鄭伯克段于鄢、左氏曰、謂之鄭志、幕府國王自居、不令外國知有天朝、亦幕府之志也、春秋之義、宜何如書、

謹按。賜書云。余幸統領日域。是不令外國知有天朝也。宜改稱有詔襲先職。乃可。朝鮮非敬事明清者。而動稱天朝。以資誇揚。今征夷府竭忠於天朝。豈朝鮮於明清之可比也哉。而至示外國。不敢稱天朝。特爲不可解。後家綱賜書云。慶我繼述治國。綱吉賜書云。慶我繼前業。家重賜書云。誕保前緒。家治賜書云。承紹前緒。其失並同。

寛永十三年八月。朝鮮國主李倧。復遣使奉書于征夷府。賀襲職。十二月。大將軍源家光賜復書。先是宗義成臣柳川調興。僞造書印。加日本國下以王字。至是事覺。流調興。是以再賀。足利氏舊例。使浮屠草書。是時林道春始預事。

書式　奉書改爲奉書日本國大君殿下。賜書始書年號。餘如舊。後二十年。及明曆元年。天和二年。並同。正德元年。奉書復稱國王。享保四年以後。並稱大君。

寛永二十年三月。朝鮮國主李倧。遣使奉書于征夷府。賀世子降誕。（世子竹千代、後命名家綱、）且捧國主祭文。祀日光山。八月。大將軍源家光賜復書。

明曆元年四月。朝鮮國主李淏。遣三使奉書于征夷府。賀襲職。且祀日光山。十月。大將軍源家綱賜復書。

書式　是時朝鮮已降清。奉書不復用明年號。唯稱干支年。

天和二年五月。朝鮮國主李焞。遣使奉書于征夷府。賀襲職。九月。大將軍源綱吉賜復書。

正德元年五月。朝鮮國主李焞。遣使奉書于征夷府。賀襲職。十一月。大將軍源家宣賜復書。

書式　賜書稱日本國王源某。新井璵筆也。

謹案。稱日本國王者。出新井之愎。勿論而可。然前後書式。單稱日本國。奉書稱日本國大君。並未見其甚當。況前後改稱。往復二名。寧不爲外蕃之咲哉。吾故惜其不明揭征夷府官位也。

享保四年四月。朝鮮國主李焞。遣三使奉書于征夷府。賀襲職。十月。大將軍源吉宗賜復書。

書式　賜書復爲日本國源某。林信充筆也。爾後不復改。

延享四年十一月。朝鮮國主李昑。遣使奉書于征夷府。賀襲職。明年六月。大將軍源家重賜復書。

寶曆十三年八月。朝鮮國主李昑。遣使奉書于征夷府。賀襲職。明年三月。大將

德川氏何以爲辭、

漢乂利亞、即英吉利

軍源家治賜復書。

右朝鮮國

謹按。德川氏之於諸蕃。率因互市通書信耳。則吾姑置不論焉。獨朝鮮遣使通聘。事體頗重。而其來。爲德川氏賀襲職。而未嘗爲天朝賀登極。且德川氏亦未以是請天朝而奉勅旨。人臣外交之罪。德川氏其何以辭之哉。

慶長十三年。阿蘭陀國主某。奉書于征夷府。明年七月。前大將軍源家康賜復書。且賜朱印于船主云。阿蘭陀國船到日本。不問何浦。愛護無他。初五年。蠻船一艘到和泉堺浦。請互市。有教引見江戸。船過相模浦賀毀焉。不能還國。船人阿蘭陀耶楊子。漢乂利亞安子。留江戸。賜祿米居宅。家康時或召見。問以異國事。至是互市始通。船人皆返。獨耶楊子慕化不去。

日本國主源某。復章阿蘭陀主殿下。末署年號。

書式奉書不載。後例皆呈老中書。而非直奉大將軍也。是亦或然。賜書云。

謹按。世皆謂。德川氏以鎖國爲定制。大謬矣。初織田信長當國時。波爾杜瓦爾國始來開市。已而稍弘邪教。至豐臣秀吉。峻絕而嚴禁之。而餘類未斷。阿蘭陀之來。稔察其情。首譏波爾杜瓦爾。以謀私市利。征夷府亦嘉阿

四

巨眼如犀

蘭陀恭順。聽納其言。元祿中阿蘭陀撿夫兒覲江戶。著書極稱鎖國之美。實爲其國遊說也。至文化。征夷府賜魯西亞書。全用其意。於是世皆謂鎖國德川氏之定制也。誠其然。家康時何待諸蕃之廣也。

慶長十五年十一月。阿蘭陀國主某。呈書于征夷府老中本多正純。是時前將軍源家康。召見船使于駿府城。

慶長十七年二月。阿蘭陀國主名代某。呈書于征夷府老中本多正純。五月。正純與復書。十月。前大將軍源家康亦賜書報之。

謹按。阿蘭陀書呈老中。實奉征夷府也。故前大將軍亦賜書報之。

元和三年八月。大將軍源秀忠。賜朱印于阿蘭陀船主。如慶長十四年之例。

寬永四年九月。阿蘭陀國奉書于征夷府老中。以其無禮黜之。

寬永九年九月。阿蘭陀國呈書于征夷府老中土井利勝。不載復書。

延寶三年五月。阿蘭陀頭目某。呈書于長崎奉行。並亦不載復書。

安永八年。咬𠺕吧頭目。呈書二通于長崎奉行。並亦不載復書。

右阿蘭陀國

謹案。源家康。國主自居。私交外國。其罪固夥。然當時府中老臣儒士。皆莫

恐不感世變而爲冷笑

不逢迎其惡。是不可獨罪家康也。況家康威懾百蠻。德馴異類。克任征夷之職。其有功于天朝。顧不亦大乎。抑阿蘭陀通市。至今不絕。使彼有追想家康時。亦可以感世變已。

慶長十五年七月。前大將軍源家康。賜明國廣東府商船。以朱印。云。廣東府商船到日本。不問何國何島何浦。許市易買賣。十二月。賜其應天府商船周性如以朱印。云。性如商船到日本。不問何浦何津。當護達長崎。

十二月。征夷府老中本多正純。奉前大將軍源家康敎。與書明國福建府總督某。求勘合之符。長崎奉行長谷川廣智亦與書。並不報。

書式　正純書云。日本國臣本多上野介藤原正純。奉旨呈書福建道總督軍務都察御史所。末署歲舍干支。書中指彼國爲中華。又有日本國主源某之語。廣智書云。日本國長崎市舶使司長谷川左兵衛藤廣（約藤原廣智也）謹致書福建道總督陳御史臺下。書中指彼國爲貴國。又稱吾國主源君。末不署年號干支。蓋闕文耳。

謹案。二書書式。固不足道。然廣智猶有稍勝于正純者矣。漢土人賭外國文書。每每書其地名。不冠其國號。是自彼土陋習。徒知有己國。而不知世

六

其郛均耳、

界有萬國故耳。勿做可也。吾謂。外國人到吾國。及吾國示屬國文書。單書地名可也。吾國人到外國。及吾國示敵國文書。地名冠國號可也。今明敵國也。故書稱日本國長崎當矣。

又案。吾讀正純廣智書。意在邀足利故事復勘合符。則彼之不報。顧吾之幸也。不然。家康與義滿亦何擇焉。

慶長十六年十一月。前大將軍源家康。賜明國商船以朱印。文俟、並如賜其廣東應天例、

元和五年六月。明國浙直總兵官王某。奉書于征夷府。請靖盜安邊。以杜商患。其使人單鳳翔等五十人上京。欲必得復書。明年六月。長崎奉行長谷川廣智。時在京師。以其書無禮。奉府教。召鳳翔等于所司代所。諭而卻之。

書式。奉書云。將軍樣麾下。末署大明萬曆某年。

正保三年八月。明國主某。上書請援兵。其平虜侯鄭芝龍。奉書于征夷府及長崎奉行。重言其意。且求送還其妻孥。十月。事聞于江戶。未及復答。明兵敗。國主某奔。援兵之議遂輟。

十二月。明國總官崔芝。上書請援兵。明年正月。征夷府使長崎奉行答曰。明國勘合。絕已百年。無復通信之義。今所請不可輒議也。

我亦悲之

書式　上書云。大明國某官臣崔某泣血稽顙奏。又云。特修奏楮。馳諸殿下。結云。謹具奏聞。尾署其年號。

謹按。崔芝一總兵官。不計身分。乃敢上書天朝。且其辭有無禮者。是以征夷直自當之。又從而拒之。似矣。然明國之存亡。實係此一擧。事雖不關于吾國。明人之心亦可悲已。

萬治元年。明國招討大將軍朱成功。奉書于征夷府。以締舊好。七月。書達于江戶。府不賜復書。

書式　奉書云。某官某頓首拜啓。上日國上將軍麾下。

右明國

慶長六年五月。安南國都元帥某。奉書于征夷府。送還漂商。十月。大將軍源家康賜復書。

書式　奉書云。安南國天下總兵都元帥瑞國公。玆屢蒙家康公貴意。末署其國年號。弘定二年 賜書云。日本國源某復章安南國某官某公。末署年號。安南諸書。率多如是。

謹按。安南都元帥大都統。蓋其國主也。而其諸書彼不自載其姓名。甚者

至直擧我大將軍諱稱之。其失禮甚矣。夫安南亦漢文之國也。非蟹字之比矣。當時府議不詰責而措之。何也。

慶長七年。安南國大都統某。奉書于征夷府。佚書十月。大將軍源家康賜復書及兵器。

慶長八年五月。安南國大都統阮敬。奉書于征夷府。十月。大將軍源家康賜復書及朱印。佚朱印

慶長九年。安南國大都統某。奉書于征夷府。八月。前大將軍源家康賜復書。

慶長十年五月。安南國大都統某奉書于征夷府。九月。前大將軍源家康。賜復書兵器。

書式　賜書云。日本國從一位源某。

謹按。前後書式。是獨稍書。然明年安南奉書。爲日本國本主一位源家康殿下。則彼似未知從一位所以然也。蓋聞安南强臣僭踰。國如二君。其元帥都統。或君或臣。不可指定。彼以其國見我國。宜不知我一位非國主也。

慶長十一年五月。安南國大都統某。復奉書。蓋報去年九月賜書也。九月。前大將軍源家康賜書。蓋報五月奉書也。

今日幕府之失計、不止于是、

書式　賜書云。日本國源某。回章安南國刺史足下。

謹按。六年至是。安南與我征夷府。書信往復。物貨貿易。無歲無之。其書信則皆貿易事務。非朝鮮聘使之比也。故交雖甚密。事則甚細。無足言者矣。安南每貨其沈楠。而博吾利刀堅甲諸銅器。是則吾之失計也。

慶長十七年五月。安南國大都統某。奉書于征夷府。

謹按。十一年之後。奉書始見于此。然其間貿易蓋不絶矣。

元和三年八月。大將軍源秀忠。賜交趾商船以朱印。（交趾、即安南、）云。交趾商船遭風漂至。不問何地。愛護無他。

元和六年三月。征夷府老中本多正純土井利勝。與書安南國大都統某。

謹案。是後至元祿七年。安南國奉書于征夷府及長崎奉行。又示舶商。凡十餘通。率不載復書。蓋無此也。安南之事。於是乎漸歇矣。

寛永三年正月。大將軍源家光。使老中酒井忠世土井利勝酒井忠勝賜復書于安南國主某。（不載奉書、又載家光書、守重云、蓋草成不果賜、）

右安南國

慶長十一年九月。前大將軍源家康。賜書于暹羅國主某。

慶長十五年七月。前大將軍源家康。賜書于暹羅國主某。（是時有本多忠純復暹羅國臣某書、而不載其奉書、）
元和七年四月。暹羅國主某。遣使奉書于征夷府。九月。大將軍源秀忠賜復書。
時尾張國人山田長政。在暹羅國。亦呈書于府老中土井利勝。言遣使事。利勝與答書。

謹按。暹羅國往復貿易。事體大類于安南矣。其國亦自用其年號。但國主自署其名。比安南爲少有禮耳。

元和九年四月。暹羅國主某。遣使奉書于征夷府。閏八月。大將軍源秀忠賜復書。先是七年及是年。暹羅國臣。有呈征夷府老中及長崎奉行書。及其復書。是後寛永二年。亦有與老中往復書。
寛永六年四月。暹羅國主某。遣使奉書于征夷府。九月。大將軍源家光賜復書。
時其臣某及山田長政。各呈書于老中。老中與答書。

右暹羅國

慶長八年。先是柬埔寨國主某。蓋奉書于征夷府。（書佚）正月。大將軍源家康賜復書。四月。國主某復奉書于府。十月。家康賜復書。

十二

書式　奉書云。柬埔寨國寡人書拜奉日本國主足下。末署大歲干支。無年號。

謹案。柬埔寨非特遣使奉書。書皆附吾國商船。其事較安南暹羅更輕。而往復益繁。有一歲至二三次者。

慶長十年四月。柬埔寨國主某。再奉書于征夷府。九月十月十一月。前大將軍源家康賜復書。

慶長十一年三月。柬埔寨國臣某等。奉書于征夷府。八月。前大將軍源家康賜復書。

謹按。諸蕃國臣。直奉書于征夷府者。爲無禮卻之。或命其下官代答。無有不可。今煩大將軍復書者。豈以其國陋不足與較。姑以不治治之乎。

九月。前大將軍源家康。賜書于柬埔寨國主某。

慶長十三年四月。柬埔寨國主某及其舅某。奉書于征夷府。八月。前大將軍源家康並賜復書。且賜制札。曰。凡國人到其國。有惡逆者。其國以法處之。吾無恨也。

慶長十五年四月。柬埔寨國主某。奉書于征夷府。七月。前大將軍源家康賜復

書。是後寛永四年。長崎奉行長谷川廣智。與書其宗室及其臣某。享保十二年。元文五年。寛保二年。其臣某奉書于征夷府。並不載復書。柬埔寨之事止于斯。

書式　柬埔寨諸奉書。並單署干支。獨享保元文二書。署天運號。守重云。柬埔寨原横文國。非有年號。是蓋倩漢人作漢文。徒設美號爾。

謹按。享保元文寛保三書。據文攷之。皆奉征夷府者也。而守重以爲呈長崎奉行。蓋有所見也。今始從之。

右柬埔寨國

慶長十一年八月。前大將軍源家康。賜書于占城國主某。十二年。使僧承兌與書其執事。十四年。長崎奉行長谷川廣智。與書其國主某。

右占城國

慶長四年。太泥國封海王某奉書。七月。內大臣源家康賜復書。七年太泥國林隱麟奉書。八月。內大臣源家康賜復書。十一年。太泥國主某奉書。八月。大將軍家康賜復書。以上奉書三通並佚

右太泥國　太泥、古浡泥也、

慶長十一年十二月。大將軍源家康。賜書田彈國主某。

右田彈國（守重云、田彈疑丹後誤、）

慶長六年十月。內大臣源家康。賜復書于呂宋國。

慶長七年八月。內大臣源家康。賜復書于呂宋國太守。九月。家康賜書于呂宋國主某。

慶長八年正月。大納言源秀忠。賜復書于呂宋國主某。

書式　賜書云。日本國大納言源某。奉復呂宋國主麾下。時秀忠未任將軍也。奉書三次並不載。無以見其式也。

慶長九年。呂宋國主某。奉書于征夷府。不載復書。

書式　末署西土壹千陸百單肆年。乃洋曆也。

謹按。奉書用洋曆。乃知前後所稱國主者皆伊斯巴尼亞頭目也。當時府議徒貪互市之利。不復顧名義之當否。是以於是等事。一無所問。其失國體大矣。

慶長十一年正月。薩摩等國主島津義弘。復書于呂宋國主某。及其巴禮王某。（並不載）

慶長十三年五月。呂宋國守護某。奉書于征夷府兩將軍。八月。前將軍源家康。

大將軍源秀忠。並賜復書。時呂宋船奉府致至相模浦賀。家康賜朱印二通。有言。凡國人到其國。或有惡逆者。其國處諸法。吾無恨也。

書式　秀忠賜書云。日本國征夷大將軍源某。呈報呂宋國主麾下。

謹按。是時前將軍尚在。秀忠姑署其官職。以別之耳。非覺國主自處之非義也。十七年。賜五和天川書亦同。然署官則誠可爲後程式。但呂宋與五和天川。並非同文國。恐不能達吾國名分。獨惜朝鮮書式。議未及是也。

慶長十四年七月十月。前大將軍源家康。賜復書于呂宋國。並書不載奉 家康又賜呂宋船主制令。云。呂宋船至濃毘須蠻。或遭賊船。或遇逆風。以漂到吾國。撿此書印。加救護者。

慶長十六年九月。前大將軍源家康賜書于呂宋國主某。

慶長十七年。彼六月 呂宋國某。奉書于征夷府。及其老中本多正純後藤光次。光次爲何官未攷焉 人、前大將軍源家康及正純光次。並賜復書。

書式　奉書云。民希蠻王。欽奉于系蠟國皇帝某命。鎮守呂宋東洋總評事。兼與宜力耶。云云。

謹按。民希蠻。蓋奉伊斯巴尼亞命。鎮守呂宋者。前後所稱國主。即此類耳。

要在彼爲人臣。小夷之臣。乃敢書達征夷府。頗嫌與爲敵體。其極夷主將視天朝爲同輩。是識者之所懼。而今人之所不講也。

慶長十八年。彼五月。呂宋國主某。奉書于征夷府。某及其臣某。又復本多正純後藤光次。正純光次、先是並有往書而不載、九月。前大將軍源家康賜復書。正純光次亦與書。

其書式　家康賜書。國主某爲呂宋國王。正純光次書。其臣某爲呂宋國執事。

右呂宋國

謹案。東埔寨。占城。太泥。田彈。及呂宋。所謂國主。決非眞國主。率係西歐所置頭目。今以爲國主者。因仍舊文。以疑傳疑也。

慶長十四年七月。前大將軍源家康。賜朱印於天川國。

慶長十六年九月。前大將軍源家康。賜朱印於五和國。

慶長十七年八月。薩摩等國主島津家久。作書復南蠻國來船主。及其國老。是年六月。五和國某等。天川國某等。共六人並奉書于征夷府。又呈書于府老中本多正純及後藤光次。九月。前大將軍源家康。大將軍源秀忠。賜復書于五和。使正純光次。各與復書。

書式　五和奉書云。西域國署五和主事。天川云。西域國臣奉行天川港知

府事

謹按。西域盖言西洋也。諸書並係波爾杜瓦爾國所置五和大川頭目所奉。若待以一國則過矣。

元和七年。天川國。呈書于征夷府老中土井利勝。九月。利勝與復書。

寬永十七年。加加爪忠隆。（忠隆爲何官人、未攷焉、）與書阿瑪港。責其挾邪教圖不軌。永絶之。

右天川五和兩國

謹按。天川又作阿瑪港。五和作臥亞。或總稱南蠻。其地褊小。素不足列一國。特以當時波爾杜瓦爾據焉。開港置鎮。四通貿易。誤指爲一國耳。他若呂宋諸地亦然。而大將軍必親賜書印。不太重乎。

慶長十七年六月。前大將軍源家康。大將軍秀忠。賜復書于濃毘數般國主。（不載奉書）謂唯許物貨貿易。而切禁傳異教。

守重云。濃毘數般。即新伊斯巴尼亞。（按、係北亞墨利加洲、）其國主。即本國所置頭目。與波爾杜瓦爾之天川五和。事體全同。後寬永元年來使。亦恐非其國使也。

寛永元年三月。伊須波使來薩摩。府議使長崎奉行長谷川廣智諭曰。往年所許貿易一事耳。何乃犯邦禁。邪法誑衆爲。吾不受爾國聘使也。

右濃毘數般國

慶長十四年七月。前大將軍源家康。賜朱印于伊祇利須。許貿易。事詳于阿蘭陀國下。

慶長十八年。伊祇利須國主。奉書于征夷府。九月。前大將軍源家康賜復書。時賜朱印。其中有言云。伊祇利須船到日本。不問何港。愛護無他。賜邸江戸。地基任其所請。

元和二年八月。大將軍源秀忠賜朱印。與慶長十八年家康所賜略同。

延寶元年六月。征夷府禁絶伊祇利須來航。蓋惡其與波爾杜瓦爾交結也。

右伊祇利須國

謹按。伊祇利須。漢譯暎咭唎。四海多用之。故今或仍之。暎咭唎見絶于延寶。文化則來擾我邊。而見親於安政時也。源家康秀忠。好交通萬國。慶長元和之際。往來轉盛。寛永十三年。申邪蘇之禁。乃始鎖國矣。近癸丑甲寅來。暎咭唎。及魯西亞。米利幹。佛郎西諸國。來者親之。請者許之。是以爲復

是論在今日、尤當講究、朝所以有擯夷之勅、豈深有見于此、而不知者開口則說開國、與不知痛癢也、可慨夫、

慶元之盛歟。慶元之際。交通者。皆小島陋夷。吾之所能制其死命也。今之諸國。殆不如是。通國勢者。蓋有知其不然也。雖然。吾之所憂。名義之不正也。

外蕃通畧終

跋

余頃讀安中侯所著雨森芳洲傳。載其與新井君美論國王事例書云。歷代將家不敢自王。而朝鮮稱以殿下之書。欣然論納。未嘗爲之一辭。是以王自居也。又云。大君之稱。固似不穩。稱王之舉。亦爲失宜。後世有以今日之罪羅山者。罪執事。則吾恐執事將何以自諉焉。侯又從而論之曰。此書立言命意。的確不可易。凜然如秋霜烈日。余向作通畧。意實未自安。猶恐有遺議。及讀此傳。余之所欲言。前人已具言之。芳洲近古名儒。其論雖不行于當日。今乃爲賢侯所取。則吾之論。亦可由以定矣。吾意頓强十倍。提筆書此。五月念八日。藤原矩方書。

丙寅九月十六日。自富海航馬關舟中。讀此。距先生著此書時。旣十年。幕府外益受醜夷之侮。以汗衊國躰。內不奉天朝之詔。以亂名分。及天下不服。遂煽逆焰。以兵加我二國。內自攻其骨肉。以爲夷狄笑。其顚倒內外。淆亂上下。豈獨文書辭命之間哉。十年之間。國勢之變如此。使先生在今日。其感慨憤懣果何如哉。讀此書者。當益明幕府之罪。以正國體。以擴我二國之正氣。以繼先生之志。庶乎不負此書矣。

後學長炗識

明治廿七年四月十　日印刷
同　年同月十五日發行

定價金十錢

著者　故人　吉田寅次郎

發行者　山口縣士族　吉田庫三
東京市赤坂區新坂町一番地

印刷者　多田三彌
東京市京橋區山城町八番地

印刷所　惠愛堂
東京市京橋區山城町八番地

北山橘庵 編

筆話 雞壇嚶鳴

明和元年（一七六四）刻本

據明和元年（一七六四）

刻本影印

朝鮮人來朝於津村御坊筆語
草書之方朝鮮人直筆

雞壇嚶鳴 一冊 寶暦甲申著 北山元章
寶暦甲申ハ十四年則明和元年

製述官 姓南名玉字時韞号秋月
正使書記 姓成名大中字士執号龍淵
副使書記 姓元名重擧字子才号玄川

筆話
貴邦音韻、須與中華異、雖則異乎、如輕重清濁、天子聖哲、一呼吸中自■判然否

雖此筆言小異清濁
自判不似
貴邦之言唯無章

以彼為侏儷、則亦以我為鴂舌矣、有土音之別各然、惟自非中原、孰敢謂之正音乎、

○本邦無刖刑、或謂斷足跟、又斷脚筋、或大指、無定說、如何、

刖刑漢文除肉刑後無
本斷趾之辟

○僕聞之伶人曰、本邦之樂、有周有漢、其名曰五聖樂者、聖武作常韶樂也、又秋風樂、即穐風辞也、其他大率傳隋唐雅樂、亦有國樂云、貴邦傳習古樂乎、抑有国樂歟、

貴邦之樂未之聞焉
中國之辞 敝邦則皆
傚於唐而不用俗樂

■僕嘗聞清朝既亡古樂、此言恐不图也、途聞及舘中所奏、恐皆俗樂矣、

○弊邦流俗、不同冠昏喪祭、賓至則必具設煙草、以先於酒茶等、貴邦如何、

是非古俗乃近俗之謬
貴邦亦或如是

○貴国三年喪居、倚廬者、如力役傭作之人、皆著喪服、爲其業乎、否則官賜粟乎、何以給衣食者、他如冠昏祭、皆襲周制歟、

力役之人未易居處焉
只有隨分盡心之道

○弊邦以蘭草製千席、更名畳、自天子以至庶人、堂室奥厨、凡人所坐、無不以鋪之、貴国或用之乎、

蘭未知

余指示席

我邦皆有之

○吾邦無嘗用卜筮、猶豫嫌疑皆決時宜、専如易学啓蒙、徒告朔餼羊耳、貴邦用蓍龜有何様法則歟、

善用西亀不用以
擲錦代櫻亀

○吾浪華四五年前、有稱神相者出、一度相外貌骨格、輙推言壽夭貧、富等、有百不失一、有不符忽徵、而輕俊子弟、滔々相謂曰、不圖子■卿唐挙復見于今、嗚呼特徵荀子、為憾耳、其伎賤僻、其書妄誕、亦不以足貴、蓋牙也責邦有相者行欤、又有何等奇書耶、

有之此小術不欲論

○所図示、弊邦呼做櫻、以為中華海棠、

此櫻亦非海棠
借未曉何花

櫻桃

別有称櫻者乎
有草称櫻者乎

無

○吾東方無貴賤皆飲清酒、如其淳、寒士以充菜蔬耳、無濁酒、釀家常自抄秋経冬、桶貯數千萬石、貴邦臨時釀之欤、又有所謂聖賢二種欤、

弊邦方有大禁戒不須論

○左氏傳宣公三年、鄭文公有賤妾燕姞章、曰敢徵蘭乎、杜注云、欲以所賜蘭而證懷子之月數、按蘭有十月應數耶、以賜蘭之月為懷子之首月耶、

賜蘭之月為是

○春秋定十三年、左傳云々實鄍氏、林注古闃
叉、路史国名曰音具、二音孰是、
林音是也

○郭巨掘坑、図往々画釜鍑、日記故事注曰、
釜量名、以為器、以為量、孰為得、
有器有量二者不悖

○所呈示、弊邦人称紫色、如何、
紫是

○或曰六経無茶字、荼即茶也、是耶、
六経無茶、荼則荼乃苦茶也

○舜典曰、敷奏以言、孔注各使云々、蔡注使各
云々、二字倒置、意義無天淵歟、
二義相發

○董仲舒傳曰、治国以春秋災異之変云々、按
古之通天地人曰之儒、仲舒為暠時大儒、則
其然矣乎、然猶流血漂杵之於武成、黎民
無有孑遺之於雲漢乎、抑實有此事歟、
董子春秋之論大體如是、事々傳諸灾祥、後是漢
儒傅會之見

○神僊事迹、歴々有古傳、其迂
怪妄誕者、何居、

僕願學聖人書也詩
句雖用如字尚覺不穩

○僕前聞湛漱家之言、唐堯時冬至日在某宿、至漢又遷某宿、躔度相差幾許、紅毛人賣其方物、以朝于吾邦也、恒寢食檣帆之下、起卧波濤之際、乃認星宿以辨方維、故能審天象、其推測之器、流傳吾東方而研究尤精確、非復異時之比也、又曰、天左旋、七耀右行、往々譬以蟻磨、且宋儒所謂日月後于天者、理則然矣、術則非矣、公等有明辨乎、

僕於天文如聾
瞽不敢妄論

○貴国曆法如何

用授時法

○華人画婦女之貌、足首甚薄小、似殆無跗跟者、是自嬰孩束縛以使然歟、

此非華法乃後世漢女々
習聞傳是而小之又甚[illegible]

○公須有令正不凡子耳、雖非碌々　其面之士、一遠桑梓、歷萬里江山、淹留殊域異邦、風愁雨悲之際、可不勝惓々之情而已、

有恵、
閨之夢離庭之思
妻子安足勞懷

○避唐太祖諱、昬作昏、按古諱律、不偏諱、不諱嫌名、而別傍從者乎、如薯蕷為山菜、雉為野雞、終至毀賀擧進士則唐時固陋最甚矣、

所論極是、唐諱法尤可笑至今承謬、

○貴邦傳投壺礼、又冠昏喪祭、皆遵周制邪、

有投壺四禮皆因周禮而參用文公家禮

○本鎮之南、有墨江者、三月三日潮大作、殆乎如周砥、俗称之潮乾、都下老少男婦、乃拾拾蜊蜆蟹及魚之相响濡者、按本草綱目車渠條下曰、三月三日潮盡乃出、貴邦此日有海潮作邪、

儻未曾聞、豈緣居遠江海故邪

○土俗毎月父母没日、不飲酒啖肉、忌日固然、其如齋戒祭奠、各異耳、貴邦如何、

年忌先王制用忌外國陋

雖非忌日、苟以為父母没之日、聊守其礼者、豈無情之人耶、

孝子終身慕也、故有忌日、先王之禮不過高而過畧、為愚人易行之道

○経史中往々曰為国治国、為治同訓固然、語云道

千乘之国、米注道治也、佗経有道国二字連熟者耶、

舊国称注国道字
論語外不見

○公等迎新正於赤馬関、月正朔旦及分至節候、遠斗支干、兩邦相適否、年號猶称乾隆歟、

他或相隨而今歲首適
相差 年號用清

○葉墨横飛、鬼設神施、顧其敏捷、左思三都、可以笑已、

着死、

○墓碑之題名、有官者、當稱某考府君某妣孺人、或宜人淑人等、敢問無官者稱、及兄弟姉妹子女輩之有官無官者称題、

無官亦當称府君、但無官者
稱號 貴邦奉告 [illegible] 畧
不可答

○吾邦平安、有浮屠文雄者、登潭志於韻學、嘗学華音、能通杭州音云、最崇尊韻鏡、而闡発其書、著磨光韻鏡者、以為豈他韻書略而覆者之所能及耶、貴邦字音疑似者、正之韻鏡歟、

韻鏡外亦有正譜

以上答問秋月手書凡三十有一條

○公之巾服名

幅巾　道服

○相人相書

奥数宜相人者用神

相編

○自清帝革命、至今幾帝踐祚、而経幾星暦耶、衣冠法律、皆襲明制耶、

衣冠用其国制法度

遵雖以ゝ舊崇唐履

在四帝今年紀号五十二年

来一事

○僕向閲一行座目者記公之青春、敢倚玉樹、殆如不及而立練丹服苓以如是乎、

君年寔許歡甚少

以錬丹妙苓者

○此方烟管長者一尺有半許以便携齎收藏公等所執脩長已甚、無乃無可乎、

貴者ゝ履長賤者ゝ履短

○弊邦食膳、以朝昼夕三回為常式、

奥数宜然

○治国為国

治字屬語平聲否、意義耶

得君款書呈

究經義

○敝邦士庶人爲嫁娶也、媤婦皆乘轎、嘗聞貴邦人總用馬、實然耶、

然

○釀酒清濁

自東萊撥時釀此家極多、之至如京中士大夫皆酤飲之、酒名極多不可如清濁皆可飲否別

國禁極殺酒下字私不敢出酤矣

○貴邦如便房燕寢、鋪氊結砌、各連牀並簀、垂帷帳、褰簾幕、鋪以毛席蒲團等物、客造則各下榻設床物、

平居並寢視事在正廳

龍淵指示鋪氊結砌、連牀並簀等句、即抽筆書此四字、

我國亦然

○本邦著烟竹首尾者、皆以金銀銅鍮製之、或鐫鳥獸花木等、其盛一拈絲烟者、呼做雁首、其銜吮烟者、呼做吸口、皆俗稱耳、貴国如何、

南草[illegible]通稱

○吾方俗賞九月十三夜、連壁軒中秋、稱後明月、或曰中華輓近亦有此賞云、貴邦如何、

我邦用中秋賞月，而秋月無夜不好，而謂之酒無無處，九秋無不宜詞也

○誤字剝之，未見力痕，其紙名何、

扇子紙

○既就騷壇，登漏既盡而夜漏起矣，未認公等喫茶，各不嗜之耶、

我国人嗜於喫茶

○弊邦人佩刀於腰間，貴邦人負之，尊卑皆如此歟，其無官爵者，不敢帶刀鈹耶、

帶劍者國以俗而尚，武於其者是禮，君城庶無帶者可佩也，小刀防身，截除家用耳

古云，男子出行不離劍佩，遠行不離弓矢，如何、

○貴国春秋有釋奠乎，以何人配食、

醱食者多未易指言

○邦俗每斂髮，皆以蠟加胡麻油而為膏者，祂傳之，其硬者称鬢附，其軟者称艶出，貴邦人亦用此二品歟、

我邦用髭也用油刷

花冠製如何

當度遺忘、不能奉答可恨

○趙子昂墨刻法帖書跋曰、延祐元年歲在甲寅、八月十日、海東隱山長老麟公、以命徵書、爲寫歸去来辭云云、或曰、海東朝鮮也、貴邦今有其法嗣法券、而猶藏其眞跡否、公等嘗覽之歟、

未見可惜

○古天子諸侯、皆建社稷、然特王制亦各有沿革、則社稷亦与世汚隆耶、

靈星壇、地方天而星壇、天以況於社稷也

○此邦稱尺八者、空洞無底、刻其上孔四孔一出其背、竪而吹之、其口片断鯨骨貼之、將吹、先以舌舐之、或曰、子瞻後賦曰洞簫者是也、貴邦亦有此吹器耶、

亦有洞簫

○戊辰聘使之時、僕猶了童、憶是如隔世之事、總傳矩軒海菴海皐醉雪四君之名、屈指殆十有七年矣、谷猶無恙、孜々克耽斯文否、

四賢、皆平安哉、而守宰未以林泉困、日文字緣古而深焉

○所図示、本邦稱黄鸝、季春孟夏之交、始発好音、清亮最可聞、

此称黄鸝西林間
亦竹間閑若鸝
之別指畫中乃不作
黄金色之九鸝也

○貴邦船首描畏面者何也

龍頭也

○貴邦雖下官輿臺、皆着官服乎、卑賤力役之人、亦有礼服乎、

下賤豈着公服

雖下賤有官者、不着衣裳乎、

下賤豈着衣

■稱下官者如何　龍淵即指示下賤二字

○吾方俗牙歯墮缺者、有工續之、俗稱入歯師、以凍石或黄楊木制之、上下盡脱者亦然、吾鄉有龍勘藏者、最極其精緻、亦為皐崩目盲之人、各制其象形、以貽之、人望之、未輒辨眞假云、故有其患、而請其工者、奚翅肩摩踵接、貴邦亦有此工邪、

人物盛盈虧自然
天理要自慎無傷
而也補ㄟ出無義也要於
完無是工

○公所著冠名

蓮華[illegible]

○貴邦須有梵刹已、豈無求福田利益、駐六道三途之説者乎、又有其宗門幾流而何法派最行歟、

弊邦之梵刹固多、而儒道既盛、佛法自衰宗法有南北宗、以南宗北宗爲山派、略算

○此土俗正月朔日、酌屠蘇酒、又點塩淹梅子於白湯、秣爽服之、俗称大福、又饔飧及剌蔬菽乳芋子海参乾鰹鐘魚肉屠等、以味醤瀋者、（以豆麹塩三品制之、俗称味醤）同煮之、以供朝飧、亦称雜煮、以爲例膳、貴邦元旦有何等食式邪、

此等事不必相問

以上龍淵書答凡二十有八條

○公等放唾涕及喫烟餘■灰於坐隅、當是貴国俗習耳、

此邦素無豪灰、是亦豈足怪乎

不有處所則其在朝會宴饗、如何收之、

關紐無口気名
天也皆論造

○所以二字訓政、是否、

是故是以之意同

○千里蓴羹未下塩豉、代酔編曰、蓋末字誤書為未、末下乃地名、千里亦地名、按蓴羹未刪塩豉相調和也、二説孰是、

蓴羹不待塩豉而和塩豉則
今行用之醤可以當之千里澤
名未有考據然此等不必論
之論此等也

○喪中作業及冠婚祭

雖喪中農者之農商者之商但
其持禮以禮耳大尼喪禮是自天
子達於庶人而者故其節目亦多從
上而言其庶人甚愧草處自為儔
閭舍素衣色自為持禮耳
歟指冠婚祭亦同　考即自
君上至庶人皆遵家禮而已

○烟管首尾稱號

此等正是不足ゝ論全ゝ
也何足當從俗製烟竹
之乞

○古文尚書孔氏序曰、於壁中得先人所藏、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経云云、傳者指何書、

本傳明後世既亡于傳來
夫子集注亦多採用
可考也

本傳何人所著

孔安國也

■本傳、本邦傳來既久矣、其序中所謂傳
者、果是何等書乎、

以來本邦只存傳然其可
取之語朱夫子說之採
用其不入於集注者想
多脫漏觀者不可不

詳未知自吾邦果已
翻刻完板否

完板固然、較集註、経文頗有異同、且古書之
逸于中夏、而存于吾日東者、奚翅尚書、

完板則想多刊行

既布于闔國、家藏戶蓄固多、如僕輩、亦嘗
藏之耳、

本傳未及見所存經
傳、刻翻邦未知信
然也

春臺太宰氏者、既刻其家塾、且附音註、

弊邦人士苟志学者皆先讀之、
欲得一看而不得尊
著有々幸教為了
明日當携乃来

○舜典註各使字倒置
此等處甚可解第看
究其微奥字足矣

○抑有意也反語語助発語等之訓、而経
史中用之者僅々耳、憶當非抑字、則有
不下得確專者、請示其地位
抑止上起下之意

○李氏唐詩序曰英雄欺人耳、僕未審據
何書、當是千鱗造語耳、
英〻〻字亦有多少反
復多更詳於集

○公等飛毫縱横、千言泉湧、古称
倚鞍作檄者、■可以知耳、
僕之鈍拙無之自任
為多贊言了已矣
媿々

已上玄川凡十條

去時僕病[illegible]只和

貴邦[illegible]見

僕未有得之不知其落何人之手、

[illegible]馬州傳說[illegible]傳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謹諾

欲書之[illegible]

[illegible]不好 君如有好紙

[illegible]

僕所覽亦雖薄紙哉較應需耳、

○ ▇ 佩刀

弊邦尊尚文教佩刀者只

是武[illegible]

○公之所戴冠名如何

[illegible]冠

○釋奠配食

畢有[illegible]以七十二弟子子思孟

子周程張邵朱諸賢及我

國儒賢人配食[illegible]

○弊邦人總好潔、或毎日浴者、或間日浴者、

歩擔力役之人固然、或逍遥賞花、舟行遡

洄、雖往還一日程、而無此之労倦、夕則浴盤

湯、或入浴室、嘗聞貴邦人疎於浴、如何、

有致齋、沐則浴

不常浴乎

然

已上退石凡五條

○墓碑題名

府君二字有官無官通稱

婦人亦孺人之稱無官之稱

宜人淑人淑夫人貞夫人

貞敬夫人皆以官品高下

分別

無官者稱以學生處士少

者或稱秀才

無職常時稱号少年、称

秀才或秀士　婦女某氏或

某娘子

○貴邦人袒裼濯褻衣者、槩不視灸

痕、多不艾灼乎、

有二病則灸而已

此方俗、雖無病壯健、常灸、以為衛生、以

為防未病、

弊邦不然

○弊邦諸生、文尚韓柳、詩則盛唐、经則

徽両程朱子、如何、

韓人專信程朱、云云者、

姑阿其所好耳、

見此所 亦所學
甚正所見甚明但
聞貴國有毀朱子
而浮沉於陸王之
餘論者接多云
所示吾不盡信

毀程朱者吾豈適從乎、是楊墨之徒耳、
安費齒牙以争衡耶、

此則誠然矣天下
文明大發道學
崇尚無不皆正向邪
者在在皆然豈但
貴方而已

〇釋奠配食
大成文宣王 五聖 十哲 宋朝諸賢

〇吾邦鬻乾牛丸者、招牌題曰、朝鮮
傳来白鹿書、不知此方医何病、
白鹿亦何時人、

不佞不解醫業之方
白鹿亦未聞然若是
有名聞之人則鄙不知
醫學者豈不知其
名乎

〇初生子皆与耳連湯、獘邦習俗耳、

問之

〇本邦人与孩兒丑連湯、或五香湯、使諸菜哎咀零碎、乃盛之小麻囊、縛住其口、浸之沸湯、以指撮之、微掉動、使菜汁滲漏、俗曰之振出、張路玉医通曰、醮熱湯用之、便是吾方所謂振出者欤、

未聞此法
然發小兒用藥甚難
或兒母代服從乳道
而下之無豈如兒口之
飲下乎

弊邦振出、与医通醮熱湯、其法如何、

無此法
故未
嘗聞振出湯及醮字之法

〇傳論語

傳論語者亦未聞有
他書也俗傳貴邦有
秦火以前入來之書籍
云無使行時入來者問
而終未得見今承

尊問畧知　僕國亦無全經乎

古文尚書、及孝经左傳評林、論語皇疏、淵鑑類函、佩文韻譜、十三经、二十一史等、其他逸于中夏、存吾日東者、奚翅汗牛充棟、坊間有書籍目錄者、公■倘得見之、須知奇異之冊有某々耳、

○醫藥之方係疾病死生尤不可不詳傳於人而無所見聞故未能仔細摩挲可欝可惜也

○僕友人觀公之書法乃託僕乞墨痕、雖薄紙、下青霄翰則幸甚、

不佞既非寫字又無筆墨前時或有漫應者今則日有擾々且應人則又繼請取捨甚難故辭欲勿開端　係之

謹領意、雖然不乞得墜石入草點、則僕何顏見友人耶、

君之請甚鄭重欲書一枚以副勤意

而筆墨如此甚當
艱者何、
好書安論筆墨、謙辭云々、
以上花山凡十條

○澄沈、首相同乎、
澄字在蒸韻中沈字在
侵韻中不相同如楚越
書經大全序蔡沈音澄、澄作證
乎、僕不聽記耳、

書經蔡沈乃沈音也蓋中
原雖曰正音而不無土音之
別山西之人以證音爲沈音
此土音非正音也蔡先生名
沈默之沈義侵音讀之爲可
以上長淵凡一條

雞壇嚶鳴序

今茲雞林聘使来。所謂韓客也。自正使至於掌書記。皆彼土詞雄中之選。而其使々當於　此邦操觚々士者也。蓋知其承命以来。各養詞鋒者有年所。而皆自謂虚驕之氣既已幾矣。吾術之全無敵應者

也。然養之難。以已所好。則安有於其似木雞乎。一入我　東域好事之士。所在爲群。望韓館而直前。詞場大者昂然。小者竦然。筆鋒如削。文氣崢嶸。愧季氏介羽。賤后氏金距。與彼相鬪者。不可枚數也。亦昇平君子々爭也。而韓人下里巴曲。

共以敏捷爲才。我士陽春白雪。各以精工爲至。其優劣不論而自分焉。凡詩章苟不精工。則雖一日千首。奚以爲。不爲難耳。故雖無武后。不啻爲宋延清奪錦袍。落羽繽紛。流血漂管。而余友河内北元章者。郢曲高調。蓋其人也。其於筆陣

有猿面王之勇也。亦以詩賦鬪於浪華鷄林壇。奚必喑噁叱咤。筆以譚唉。屢能先鳴焉。韓人知其不可復敵乎猿面王也。辟如後鳴々雞。歛翅相歩。似以請成者。於是元章爲許以相嚶鳴。故其唱和筆語。其數倍乎前。所以命曰嚶鳴也歟。有

附録六七僧居士所唱酬也。不必賈元章氏餘勇云。有客勸之以梓。而鳴國家之盛。乃徵序於余。遂書以與焉。

寶曆甲申夏五月　林義卿撰

雞壇嚶鳴序

盛哉文之德。昭昭矣。千載之古焉。而彼諸眼前。萬里之遠焉。而家諸案上。蓋能不能於潛其跡。鬼神惡又得偸其情。實而論之。則道之糟粕也。筌乎之獲魚。舍筌。然匪筌則不能獲魚。匪文焉不可載道。由此觀之。天地之無窮也。不可須臾離之物也。夫子曰。天未亡斯文。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然則文之重然。天下無可與比者矣。今吾韓國學士家輩。從信使來。所歷都會。有志文業者。未嘗不行後塵。而躡以西浪華為甚。余友橘世美。適鴻臚館。譯經儒世駐詩禮習。振掌騰語一堂之上數

日。遂輯錄爲一卷。徵序於余。夫絶域
風景。倭韓謠俗。然不重譯。何以視。
而譚心肺。無不通曉。無足乖戾。乃文
之任也。豈不亦快乎。且余友諸子。嘗聞
一使者見一篇。析其義之不勤。手足奔
踏。而況以不朽之業。爭衡於異域之
人乎。假得歸國。每有文國之業事。必

當謂
皇條有揚世美者。豈不亦快哉乎。余無
垂美具味。國同讀膚骨肉。板本於不
敢以應其需。

寶曆甲申之仲夏

河內田黃覺處文律撰

於綠蘿館

雞壇嚶鳴

河内　橘菴北山彰世美録
弟　幹世禮
門人木明徵定保　校

寶曆甲申春正月朝鮮國信使來聘于
大東駐使節於浪華本願精舍數日余與七僧居
士從諸制述官三書記等唱酬筆語定非
東方昇平之澤何以得闞此盛事乎凡筆語雖有
不連屬者皆是席上漫書觀者容之

通刺

朝鮮國諸君案下

不厭雲濤萬里險　諸君亾恙臨茲不任恭喜從
一聞　大旆欲東無日不延頸於馬島西望而俟
矣幸得與　諸君並生
昇平之世一接鳳覩於今日欣愉曷極想夫來與韓
都之相去五千里而達苟非天借之良緣曷以得
此奇遇也古之人偶得知遇則不知手之舞足之
蹈謂得千載之遇於一朝也踊躍不止者今日而
得之此非古今天地間一大快乎
僕姓北山名彰字世美一字元章號橘菴別號
魯城居士河内人

制述官　姓南名玉字時韞號秋月
正使書記　姓成名大中字士執號龍淵
副使書記　姓元名重擧字子才號玄川同揖

稟

學士南秋月案下　北山彰
及　大旆此至始得與　足下會晤甚慰夙望
因呈鄙詩一律聊述愚懷
皇華使者大東游知是當年定遠侯滿棹風霜幾千
里數行鴻雁一層樓嶽色固堪凝客思江轂尚足助
羈愁燕頷班超今日事功名却可彩毫求

走次

北山橘菴居士韻　秋月
寥寥乾象放言游漫跡遥隨博望侯星斗一天瞻漢
闕山河何處不王樓浪華煙渚浮春色本願宵鐘度
夜愁多少嚶禽思出谷丁丁伐木日相求

叩呈蕪詩辱賜和章　足下況愛不弃鄙人一
何至于此也僕不自揣之甚席上再用前韻謝

秋月學士案下　北山彰
韓國才臣事遠游王程不敢避陽侯龍旌曩擁扶桑

樹鷁舫朝依瀛海樓傾蓋先修方外好揮毫已寫客
中愁因君席上歌春雪此曲千年不可求

秋月書曰少望當再和呈

又次

橘菴居士再疊韻　　秋月

邂逅叨從翰墨游贈来詩賦屬隋侯鯨波白日揺仙
界蜃市晴天結佛樓筆下瀾徧雲水涙畔中縹緲故
関愁浪華自昔何多士同氣乾坤此處求

稟　　北山彰

足下才聰敏速不甚經思和章立就非吾輩所能及

也可賞嘆矣

復　　秋月

蒙此崇奬甚愧甚愧僕素無彫蟲之才只任心所感
謝其盛意耳

稟

龍淵成書記案下　　北山彰

今日相遇辱承清欬詢千載奇遇哉僕有感歎
不禁于懐者裁之一絶以呈

冠蓋春臨碧海天天呉護送使臣船知君自有揮毫
妙欲擬玄虛著大篇

次

北山橘菴韻　　龍淵

米家書画碧湖天看取虹光貫一船更見靈均嘉樹
頌楚南杏色爛詩篇

再疊前韻謝

龍淵成書記案下　　北山彰

經行欲盡海東天来繫金華使客船猶是千山留白
雪煩君寫入郢中篇

稟

玄川元書記案下　　同

朶韓殊域言語不同然區區心情應憑斯文而
達矣今日幸得與　足下把臂於一堂披雲之
願是遂因裁鄙詩一律敢呈左右此日投詩乞
和者紛沓座上　足下不忍客中煩擾可厭然
而倦以笑而置之為筆奚敢煩高和

仙郎欲壓張騫名犯斗星槎来攝城瓊海雲迎金節
起芙蓉雪映玉鞍明霄間舊怪雙龍氣陌上新傳四
牡聲無謂銀河難可覓逢場共是説君平

退石金書記有病不會此席余憑對州朝記室先
容至旅窓終日筆話七僧居士亦有唱酬韓人二

三輩雜還其傍各有筆語

稟

一聞文旆之東日切瞻望僕幸獲天之寵靈挹温顏於今日何勝欣愉

通刺如初

復　金退石

辱承懇懇意不勝感謝僕有病不能冠帶只以燕服相接欠敬欠敬

姓金名仁謙字士安號退石從事官書記

問　同

與七僧居士同姓未知或為許寸親耶

答　北山彰

僕與七僧從兄弟也

問　同

君有貴恙此時殘寒未除水驛山程不忍遠役之勞而然耶加餐如何僕意不安敢候問焉

答　金退石

賤疾已浹月彌重自憐老病之相侵耳

問　北山彰

自玉節辭郷國經幾多日到此耶舟中衆多人皆恙亡恙耶

答　金退石

去年八月辭玉階十月乗船今到此同行五百人不服水土多病臥者

席上賦一律呈

退石金書記案下　北山彰

使臣才氣一何翩龍節遥驅罔象旋高態因君欺玉樹側身教我覩青天觀濤追興推枚叔蹈海雄心慕魯連豈料寒星始聚此梵王臺上會名賢

走次

橘菴北山彰韻　金退石

三島花翁筆下翩詩筵何幸共周旋青眸喜對梅前閣故國愁看鶴背天客路差池三日滞文談跌蕩一床連他時難忘今朝會始識桑郷亦有賢

再疊前韻謝

退石金書記案下　北山彰

君有浮湘意氣翩遠携書劍此周旋金龜欲解長安市玉麈聽談碣石天一帶城雲侵檻出千章驛樹對樓連彩毫能借江山助詞賦誰當司馬賢

重答

橘庵居士　金退石

白頭書記愧翩翩鼓事何時故國旋前路迢迢扶木野玄機衮衮問逢天百年琴曲洋峨外一榻詩談橘柚邊自笑疎才兼老病文章豈比子長賢

問　北山彰

足下此行為雅重　王事雖未始留心於他前路山川奇勝可以助客中感一感之心則不能無不發之筆願客中之作二三謄寫賜之

答　金退石

詩囊在舟中不可以口誦容待他日而呈

稟　同

行中印朱已盡君能為我覓給一盒否

復　北山彰

僕有印色袖来君出之器可須而呈

又答　金退石

多謝多謝　問　七僧居士不告別而去在何處耶

答　北山彰

雖相伴来舘中進退不相約恐彼在画貞局歟

語次出五人和章云　金退石

君知此五人否欲以和章送之而不得信便故耳

答　北山彰

木世肅合斗南福正修與七僧友善其他僕不知之

問　金退石

明史自中原果有来傳者否欲貿去君能為我覓否其他三才圖會本艸綱目亦欲貿去其價幾

答　北山彰

明史華船所載来或有之價甚貴三才圖會無和板本草綱目来華俱有華板亦以和板精粗有二精者許八十錢粗者五十錢貴邦無板本否

問　金退石

貴邦板本幾巻耶華板我國亦有之貴邦之板欲得之耳

答　北山彰

和板四十一巻

問　金退石

所謂八十錢謂八十文耶

答　北山彰

然

問　金退石

文銀耶銅錢耶

答　北山彰
所謂文銀也
一官人在側問余曰
此處有觀相人否
答　北山彰
有之號退甫知人平生猶指諸掌其他二三亦有能
相者僕素無知人鑒然竊察足下爲人其容貌有英
雄之相唯恨其性急躁亦有凌人之勢遜抑自愼無
肆凌傲則大節可必成
又答

蒙此金言多感多感退甫氏可得一見否君爲人謀
忠乎
又　北山彰
官重客不許漫入賓館僕告之朝記室可共謀
又
多辛多辛俺聞貴國文士有信云明日當掃榻而相
待耳門禁雖嚴君若周旋何難乎願聞君姓名
又
僕姓北山名彰字世美一字元章號橘菴河内人
問
河内何地
答　北山彰
距大坂四十里在東南
問　同
君姓名職掌詳示之
答
職号營將姓柳名逵源
席上賦一律呈
柳營將案下　北山彰
君本山東彥英名到處新濁醪堪自酌青眼向誰親

爲貧家園雪來迎日域春無言度關客非是棄繻人
答　柳逵源
辱賜瓊作子瑣瑣一武官不解文字以故不呈和章
君勿怒
一官人在傍亦示余云
君以北山姓友松子後耶
答　北山彰
然問君能知松子以何職任之耶願示其姓名
又答
姓南名斗旻字天章號丹崖家藏方考繩祖以是能

知其人

問　北山彰

金書記有貴恙足下為之投神劑否

答　南斗旻

尚庵下之藥石僕不敢預

敢問　北山彰

吾邦有好事之醫屠割官刑之死腸審視其藏府布置名數色澤著藏志論一篇云内經言府藏為十二焉今已撿之知有九枚之藏大腸獨在不見小腸慢引尚書周礼雜家之書以證之如素問所謂藏府布置五行配當之說者黜之謂亡一當吾業者貴邦亦有此說耶足下所見如何

丹崖讀之亦示退石以之有答

貴邦學者好吐奇論未知其俗別有奇腸乎吾邦一準由軒岐舊則不復求新說割而知之者愚者為也不割識之者聖者之能也君勿惑

席上呈

朝鮮國醫官丹崖南君案下　北山彰

仙棹三韓客飄然遊瀏漫盛朝修舊好冠佩結新歡擁馬天邊樹揺旌鳥外巒日東多少勝知入賦中看

答　南斗旻

臨飯不能奉和明日来當和呈

軍官呉載熈亦在側余為此問　北山彰

足下終日閒坐于此實閑雅之君子哉然神色不爽或有貴恙耶

答　呉載熈

僕即一介冑之士閑雅之称不敢當飄飄舟中一百餘日心寬為之疲勞別無所患

問　秋月在後堂與諸君唱酬君有唱和耶

又答　北山彰

僕通剌學士雖交盟已定座客雜遝不能盡其懷所呈拙詩有高和耳

問　呉載熈

秋月有詩才耶

答　北山彰

秋月才器卓絶詩力康健其鋒不可當然其所和多失點撿者必至其精妙者如經學吾未之試

又答　呉載熈

秋月經學亦熟當設科以品題試之不可以字句試

問　北山彰

延享戊辰年有矩軒酔雪海皐濟菴數公從大旆而
東其應酬筆語梓傳之東方數公皆悉存于世耶其
新著有可得而見者耶

答　　金退石

四人皆無恙矩軒今為結城太守酔雪經安竒督郵
海皐為保宇太守濟菴曽為陽智太守文章著述積
成巻軸耳四人應酬筆語欲得見為我覔給如何

又答　　北山彰

今囊中無此本俟君東武歸轂之日可来而贈寫閲
東武發行不出二三日留滞若有旨可呈之

又答　　金退石

三月念間當改路到此為我得置幸甚

敢問　　北山彰

人心不同如面其所崇尚未必同一自其不異者而
見之則無是非自其異者見之則有是非矣吾大東
自
神祖混一宇内民沐　昇平之化百數十年封建之
制廉恥之風雖漢唐蔑以加焉於是乎
國初有惺窩羅山活所數公治理氣心性之説以為
左右逢其原矣近又有伊藤仁齋物徂来者出亦各
立一門戸逞其所見此二子者勉黜理氣之説是崇
尚不同歟果使時運然乎貴邦至治之久文化之隆
可與吾邦並稱其所學一二程朱耶亦好尚不同耶足
下所見在何處耶願賜示教

答　　金退石

弊邦自
太祖康獻大王開鴻業禮樂文物燦然新一洗千古
聖聖相承于今三百餘年所崇者孔孟程朱所尚者
仁義禮智莊列老佛之學擯不與焉可謂徳比唐虞
治邁殷周漢唐宋明不可並稱矣貴邦道學果亦師
孔孟程朱乎伊物二家書未得見之君或為我覔來
否

又答　　北山彰

我輩操觚之士欲明先王之道施之用者以識古言
為要古言不明曷復古道故求諸秦漢以上以廢宋
儒及諸家之説是全藉明李王脩古文之見用之六
經者也人心如面崇尚亦異豈與足下好爭乎只陳
其所見耳伊物二家之書不可勝數當待歸旆之日
二三携来備高覧

席上賦一絶送

退石金書記赴東武　同

客游千里武江城東路刀環不料程天際芙蓉高萬
仞争如今日別離情

走次

橘菴居士恵韻　金退石

韓客東遊大坂城武州千里漸嚴程浪華江水深無
極仍似吾君送我情

又用前韻告別　北山彰

臨別重登香界城望中雲樹幾行程征軺亦待西歸
月共馨風塵物外情

再疊前韻謝

橘庵居士　金退石

一榻從容對化城却忘天外故鄉程浮生聚散悲如
夢侶悵臨分奈此情

稟　北山彰

交歡一日情意戀戀雖十年舊交不過之只恨以
官禁有限不可久留左右朝把臂咫尺之間匆匆分袂
千里之外可謂萍水無定欲別不能遽去一段別恨
難罄紙上使僕悵悶不自禁

復　金退石

獲君顧問談論終日肝膽相照古人所謂傾蓋如舊
儘為吾輩説也彼此悵惘之憶如應一般來時或可
更語否明日或再來耶為不可

退石其餘二三輩相共揖別於几前

甲申夏寄懷

朝鮮國退石金書記自東武歸在浪華本願精舍
有書畧之　北山彰

白雲蒼樹望多時君自登樓王粲悲偏似千山兼萬
水香臺咫尺莫由隨

雞壇嚶鳴終

北山白甫法與韓人唱和袖手稿
本請題于余 余曰 鄒述六
待貴也 滿府倣文板則瞭無弱
靡勿絕亡已 亡也 唯破末是
月文之秩也 白甫能繼詞壇
唱和勝蹟之國之八帝安且泰
之樂乎 余
昭和元年 八月三日
烏石葛辰識

雞壇嚶鳴附録

浪華　北山皓白甫録

贈南學士秋月詞伯　北山皓

賓館相留暫慰勞　壯遊詞賦自雄豪　與君傾盡一奇遇　天上使星夙望高

次北山白甫　秋月

談詩落筆不辭勞　徙倚禪樓晚興豪　佳麗名州多巨岳　奇峰先數北山高

重和秋月詞伯　北山皓

暫息高樓王事勞　如花彩翰各賢豪　祇今江上陽春色　總入嘉賓曲裡高

贈成書記龍淵詞伯　同

赤關迢遞使星寒　千里舟帆水路難　多少迎留雞林士　西風吹送靜波瀾

次七僧居士　龍淵

舟輿相促度春寒　萬水千山不道難　喜見名州才子盛　一江華藻漾文瀾

重和龍淵詞伯　北山皓

看君俠氣玉壺寒　結客滿堂總不難　久坐日斜談尚劇　揮毫數起硯池瀾

贈元書記玄川詞伯　同

迢遞錦帆挂北風衣冠爭見使臣通仙才不獨到銀漢詞筆遠游此地雄

酬七僧居士　玄川

百丈高樓落日風滿顏懽笑一毫通南方文物今欲辨莫謗詞華競俊雄

重和玄川詞伯　北山皓

儒流自耐仰高風彩筆授来似夢通同上此堂終日語三韓文物並稱雄

贈金書記退石詞伯　同

王節東臨上國才海風無恙客槎来館中遲日盡清話白雪詩囊月下開

次七僧居士見贈韻　退石

浪花江上出群才携得新詩客館來今日始逢鍾子耳百年幽抱向君開

重和退石詞伯　北山皓

退石罹疾不在唱酬賓席余介小童龍山見之臥室唱和筆語竟曰

幸隨從者見高才上舍無人明月来書帙散堆青玉案梅花相映為誰開

送南秋月歸朝鮮　同

交歡未罄送君歸唱起離歌淚濕衣極目蒼茫西海上征帆一片入空飛

和七僧居士　秋月

高樓落日促將歸更濕天涯羈客衣何啻銷魂使人怨陽關一曲笛中飛

送成龍淵歸朝鮮　北山皓

高樓春去嘆離群風色遠連萬里雲一路歸帆行欲盡釜山浦上望中分

次七僧居士　龍淵

禪關別後久離群孤夢長勞江上雲縱是天涯難再遇扶桑攬勝賦中分

送元玄川歸朝鮮　北山皓

城外鵲飛四月時行雲流水促歸期不堪相送故人意猶自微吟折柳詞

酬七僧　玄川

微雨微風解纜時人間再會澁難期天台山上多霞色不及君郎送我詞

送金退石歸朝鮮　北山皓

擊筑狂歌誇數君珠簾金障絕塵氛柳條吐緑春光

去梅萼殘香夕景曛桂棹蘭橈清遠水青衿烏帽映行雲留歡無盡孔融座鸚鵡賦成都不群

呈金退石詞伯案下　　北山皓

僕呈歸旆久矣頃漸至於斯也雖阻洪水足下無恙恭喜何加焉僕惟曩始𠊓賓館辱蒙愛顧實千載一遇又何忘焉時有貴恙今既愈否僕不獨念及之且有一於此曰曩謁時所諾二筆欲自携以呈而僕有舟役鞅掌太甚因使人致之其人雖到館内然不得輒通空歸矣竊慚足下以為僕食言亦不得已也幸恕焉今也將再謁賓館而阻事不能往先使人二筆以應貴需外拙作一首摺疊扇一為贐扇面合斗南所書是亦從前諾耳王程有期一旦倏然而去則各在天一涯其唯微物不相忘則猶在君側乎前途尚遠幸慎風波

七僧居士詞案奉復　　金士安

向来詩會可謂浮世不易得之勝事而伊時僕病伏喘喘未克劇談而別悵結之懷迨猶耿耿意外獲承手札如接清範欣喜何量館中有變更未能盡替此恨此情如何盡喩惠来二筆一箑枉用感謝況合斗南華墨尤用珍謝無由更奉只切瞻悵無物伴簡惟以十箇一筆汗呈領情如何且祈別後益加慎護不宣

甲申四月十四日

重復金書記文几　　北山皓

前日荅教達自斗南長跪捧讀始審起居佳勝然會有變事不能拜謁恨甚所呈小物反慚厚謝貴邦製箋十帖筆一枝辱承嘉貺木瓜瓊瑶抑何當也若夫君有所欲得者則惟命是聽然國禁者則辭焉假令不拜謁亦不相忘者言與物存耳同姓元章亦向呈書及濃州帋未得回報不知達左右否留滯曠久伏以自重

斗南當重拜復慮貴兄故使僕同謝焉友人阿波岡豹前所奉詩高和未至是亦浮沉中道耳此生故呈詩四名公未拜一和怏怏不樂也君若憐察之則重書賜之且致意三君同賜之則僕及斗南亦幸甚也此生及左房頃呈書四公相與言浮沉事計當領之詳見其書不復贅焉

七僧居士北山君案右回復　　金退石

病臥旅窓愁欝悄忽拜華翰就審始炎啓居清裕何等慰豁不意變生未得與足下更逢將作永世之別此情此恨如何盡喩元章君亦平安耶書與紙未知

付送於何人耶未得承見必是中間浮沉須以此意
傳致如何岡生詩其時病臥他處即爲和付馬州人
使之傳送馬人不傳云猶可歎也欲更書以呈而近
以眼疾不能把筆今此之書亦倩手回謝遂不得副
示爲傳此意也餘不宣　甲申五月初五日

貽金書記唐人書雙鉤封筒書　北山皓

此是吾鄉四天王寺明淨院所藏唐人書也主僧珍
玩不曾將使僕示諸君君亦嘗謂僕欲觀名蹟然無
路於自携故代以雙鉤茲托對州朝文學從者奉貽
焉外伯太侯盟邑林田蘭畹呈四君詩附上此生幹
適謁而不果托僕聊表宿望耳時逼錦旋不遑他及

贈對州文學蘭菴朝詞宗　同

舊役相知十七年大夫無恙護韓船從公復是勞
王事跋涉名山與巨川

筆語副

稟南成无三子

僕姓北山名皓字伯甫號七僧居士仙槎亾恙到僕
僕等來賀賓館初謁諸君不勝欣喜聊呈小詩敢乞
高賡　三子答揖

問　秋月

君印文曰楠子之裔英雄之後可知也刻成誰手耶

答　七僧

如僕不敏辱其先者印則挑洞公子者所刻賜也

問　玄川

七僧之號如何

答　七僧

唐太宗時七星化七僧襄陽市飲酒事見唐書七僧
字本于此

問　玄川

君能天文暦學否

答　七僧

僕未達天文暦家說

問　玄川

君相識中有能天文暦學者耶

答　七僧

敝友岡閒喬達天文暦家說家畜奇書君若欲及其
說當與此人論

問　玄川

岡閒喬者何欲相見爲我紹介否

答　七僧

閒斎不在于此而君東行日逼不及使之来也僕使
大姉西還之日為介之

再谷　玄川

君為我可告此事

問小童龍山　七僧

退石先生何在吾子幸誘我否 龍山諾之携到其處

稟退石子　同

聞君有小猺在房特来奉問初接儀範幸甚鄙詩一
篇呈覧唯愧無以愈貴猺耳 谷同橘庵別見

問　退石

此五人君知之乎 詳見橘菴語中

谷　七僧

合離僕友人能書詩他日使之題便面以貽君福本
二子亦僕友人皆異能之士也他則僕未相識耳

再谷　退石

多謝多謝初見君有相愛之心人情然也

稟　同

明書自中原有来于此者乎欲買去若數幾許價亦
幾許請示之君須為我周旋如我有大壯紙欲相報
耳

谷　七僧

華船来書甚多君欲購之宜謀諸對州人　官不許
私交易

稟　退石

木弘恭處去詩當付之不知君傳致否

谷　七僧

謹諾

稟　退石

大筆二枝君能覓給否

谷　七僧

明日當呈之

稟　七僧

余暫適西貞處見甚不交一語又及就次

敢乞君近作一篇手書摺印賜之且煩君同需成元
二君此是非私請也亞相小倉藤公之命也

問　退石

亞相藤公是何人君相識否

谷　七僧

亞相藤公當時
皇朝名臣也博學能詩屈貴下士殆有古賢之風余

友人江禎夫親昵左右今所請者藤公故命禎夫禎夫有故不得来賓館謁諸先生故托余求焉

問　退石

藤公所掌何官其品階何如

答　七僧

官大納言位正二品

皇朝大納言職掌機務亞三台故非其器不得拜不啻閥閲華胄也比之唐制則特進門下平章事也

再答　退石

尊位顯官不誇其貴而愛下士多才併及海外羈客其德量高尚可仰羨允　王朝官人如藤公者有幾人審聞其官位姓名

又　七僧

皇朝公卿各好學能文其中尤傑出者左大臣從一位九條藤公前右大臣從一位花山藤公與小倉亞相公三人黄門侍郎南溟藤公常寧殿大學士凌陰清公文章博士給事中菅公亞之其餘不遑縷指

稟　問

終日之話千古一快今将辞去請期他日　退石點頭

雞壇嚶鳴附録終

北山元章先生著選
北山盬櫝　橘菴詩稿
北山七僧居士著選
定武樓印彙
相玉録　諸家珍藏書画法帖鑒選
隱元國師如意圖記　大潮和尚著

書林
京都　錢屋善兵衛
大坂　西田屋理兵衛
　　　河内屋喜兵衛
江戸　須原茂兵衛

青山延光　著

征韓雜誌

天保十年（一八三九）水戶鐵槍齋木活字本

據天保十年（一八三九）
水戶鐵槍齋木活字本影印

序

叙事猶作畫也畫龍者必盡騰躍之變畫虎者必竭咆哮之態叙英雄者必極跌蕩之致而後使觀者稱快但幅有廣狹而畫之法變焉篇有長短而文之體異焉勢使然也豐公征韓之役先輩固嘗編纂之惟其瑣言碎事舍而不錄者著書之體為然顧其瑣碎者亦足以觀當時之光景乃輯而錄之名曰雜志譬之小幅龍虎所寫者僅鱗爪耳至其奇變則非此編之所能盡也天保己亥菊月珮弦陳人叙

征韓雜志

佩弦陳人輯

太閤將發京師親帥諸將謁御香社(神功皇后)獻長光寶刀而後發(武家閑談)昔神后西征獻刀矛於大三輪祠(日本記)英雄所爲闇合如此

太閤在名護屋一日親爲猿樂忽脫假面呼有司曰嚮命運糧朝鮮恐有匱乏宜陪其數運之觀者歎其用心軍事頃刻不忘焉(碎玉話)

我軍既克漢城石田三成問小早川隆景曰君老於兵者也今日之事有遺策否願聞君意隆景辭三

成彊之隆景曰諸君之策固善然皆見其利而未見其害萬一挫敗奈之何三成乃悟謀築城壘以相聯絡作圖示隆景隆景稱善此後我軍雖不利敵不得窮躡隆景之力也(翁物語)

加藤清正在釜山與鮮兵戰至暮不解清正顧其將莊林曰汝往收軍森本進曰奈何不命臣清正笑曰人各有能有不能摧堅挫銳莊林不如汝欽衆全軍汝不如莊林森本乃服(碎玉話)

太閤之召還諸將清正回軍路經密陽過戶田氏繁氏繁兵緩服出迎清正戎裝跨馬隊伍肅然乃解裝取腰間絳囊投之乃錢糧也氏繁問曰近地無敵何乃如是清正曰吾非不欲優逸顧將帥不警士氣必弛一旦蹉跌前功皆廢吾雖不見敵常如臨敵正爲此耳(常山紀談)

晉州之捷清正部將飯田先登後語人曰攻守之形彼此異情吾國相攻若有登堞者城從而潰彼則不然兵已登城猶尚苦鬬吾兵不知有先登而死者故吾登此城攀堞大呼待大衆踰壕而後入此吾之所以不死也(鈴錄)

朝鮮僧松雲屢來清正營清正嘗問朝鮮有寶否答

曰吾國之寶在日本清正怪問曰將軍之頭是也清正大笑(四溟堂集)

蔚山之戰黑田長政戴水牛角兜鍪與敵相搏墜水中纔露角尖俄提首級而出見者歎伏(草器温知錄)

諸將城泗川垣見和泉曰銃眼欲高長曾我部元親曰不如卑之和泉曰敵來窺則奈何元親曰敵來而不能禦使其窺伺何以守城且銃眼甚高是使銃丸過敵頭上耳(常山紀談)

鮮兵嘗夜斫吾營營中頗擾津田元綱(羽柴秀勝士)縱火吾營火光燭天吾兵乃得與敵相辨鮮兵敗走衆

稱元綱之智。元綱曰。否。吾效源廷尉之大炬耳 津田家譜

清正深入北地。北地寒甚。民皆穴居。聞兵至皆逃。清正兵乃避寒穴中。已而土人聞清正不妄殺。皆來鬻物。兵士久在穴中。往往患雀目。用土人言。食鳶而愈云 鈴錄

諸將在漢城。聞明兵大至。議曰。今糧已乏。而敵又至。不如速棄此城。以保釜山。加藤光泰曰。釜山距此不爲近。吾一去此。此城立爲敵有。而清正等在北地。必將爲敵所邀截。清正未還。此城決不可棄。諸

將曰。奈無糧何。光泰曰。諸君必欲去。吾獨留。諸將不悅而止 加藤系譜

清正方在咸鏡道。令相良長每守青州。青州據征韓錄 鮮兵來圍甚急。長每曰。吾非不能潰圍還國都。顧使吾守此城者清正也。清正未來。吾寧死不去。清正聞之曰。吾不可使長每死。乃帥兵援之。遂擊破鮮兵。與長每俱還漢城 相良系譜

唐嶋之戰。佃十成 加藤嘉明士 將登敵船。敵以劔鏦其口。隧海中。從兵倒薙刀援之。復躍登敵船。人服其勇 常山紀談

鮮兵嘗伏山麓窟中。我兵多見射殺。井口與一 黑田氏兵 與其兵山崎進入窟中。山崎斬射手三人。井口悉逐其餘。乃請用朱柄槍。主將曰。凡積首功者。或一日獲七級者。惟得用之。其後井口一日斬七級。乃用朱柄槍 常山紀談

清正航海。醫官多齎正氣散而從焉。已而兵士多疾。因授藥不愈。乃與佗藥皆愈。人問其藥。曰今日之病。非惟不習水土。蓋軍中抑鬱所致。故用香蘇散耳。於是諸將士皆用之而愈 老談一言記

太閤憂征韓諸將之或乏兵器。令劔工國廣忠吉從軍。皆一時良工也 新刀銘盡後集 明人曰。倭刀以古者爲

貴。近世新鑄之刀儘爲利矣。全浙兵制 謂國廣等刀也

寬正中出雲人航海至明。掠兩小兒來。兒七歲賦詩曰。興國更無青眼友。空江祇見白鷗群。秋風灑涙三千里。吹滿西山日暮雲。弟六歲亦賦詩曰。烟水微茫歸路長。滄波萬里在他鄉。與人欲語音 脫一字 別。終日無言送夕陽。臥雲日件錄 太閤朝鮮之役。我兵虜明人七歲兒。兒賦詩曰。夢裏分明歸故鄉。雙親向我問扶桑。華鯨樓上一聲曉。欹枕猶疑在大唐。

太閤感而還之。昆陽漫錄 二事絕相類

征韓諸將每患糧餉不繼。太閤聞之。令海貫曰。以穀

至朝鮮者倍價購焉於是海賈爭以穀至朝鮮諸將乃得給足（翁物語）

加藤清兵衛守蔚山明兵來攻城中禦戰會肥後一僧在城倉卒間使之裝火藥兩手皆黑飢不暇食城兵以火飯置掌上就而食之黑處隨飯脫去痕迹瞭然一時攻守之急可想見也（湖亭涉筆）

明諸將莫能當清正者惟劉綎驍猛稍近清正綎執鑌鐵大刀重百二十斤馬上輪轉如飛（明史）類清正之重鎧大刀（碎玉話）綎能詩（隨園詩話）類清正之晚年好學（関原大全）而安康之戰清正一擊破之他將可知也

長曾我部元親在唐嶋獻鉅材三百大竹三百於太閤太閤悅曰彼豪邁乃爾命造一室名曰高麗殿（元親記）

黑田長政在朝鮮一日命從士桐山曰前軍銃聲甚急汝往視之桐山還報曰樹林蒙翳勝敗難辨然銃聲漸近吾軍得無敗乎長政曰否吾以母里但馬為前鋒彼非浪戰者母里聞之曰非主君之明吾獲敗衂之譏矣（黑田臣藩譜）

浮田秀家將赴朝鮮有伶人以貧乞金諸將秀家曰吾食大國何惜數金顧今赴海外之役安得給金伶人已而潛遣使謂伶人曰汝家蓄一假面吾欲之久矣今幸授我乃給黃金二十板伶人悅獻假面及航海期迫秀家又遣使還假面曰吾以明日航海恐不得生還姑付此器於汝聞者謂得將家之體也（翁物語）

小早川隆景在開城遣使於名古屋曰願得援兵十萬掃平明國太閤慨然曰隆景固當然耳因顧諸將曰吾老矣功若不成而死卿等必奉秀次成吾志吾能化鐵龍駕黑雲蹴殺四百餘州之兵吾聞昔人有嚼榴子吐火者忘其姓名左右曰北野神是也太閤曰彼固非吾比神異猶能然耶聞者吐舌（武家閑談）

碧蹄之役黑田長政帥數騎訪隆景營隆景曰吾命井上栗山以先鋒恐不勝其任卿幸為吾指麾長政曰諾乃脫帽絮戴水牛角兜鍪直赴前隊衆悅曰彼人為我先我必克矣其見倚伏如此（武家閑談）

碧蹄之捷立花宗茂鎧馬朱殷韋繫雙首佩刀曲不入鞘者數寸隆景見而歎曰壯哉宗茂徐曰何戰不壯衆更嘉其不讓（武家閑談）

明將李如松之取平壤大抵皆南軍之力南軍浙江

北方之兵善用火器勇鋭無比然如松北人以故痛抑南軍(西厓集)至碧蹄之戰如松軍皆北騎無火器竟以是敗(懲毖錄)嗚呼令如松善用南軍必非我軍之利也而如松不用自取挫敗私心害事如此

太閤航海赴名護屋有鳥集其檣似呼勝勝者太閤悦曰此吉兆也命捕之尋放之肥前土人呼曰勝鳥(瓊浦通)

諸將在釜山啓軍事於太閤連署押字隆景押字筆畫繁密久而成福嶋止則曰押字宜疏臨死押遺狀繁密恐不堪書隆景曰丈夫當橫骨原野遺狀

何為正則慙服(瓊語)

明人許儀俊在薩摩聞太閤西征潛報之明其書論我兵曰異粧服色以驚敵心牛頭鬼面者有之(全浙兵制)及小西行長與明將史儒等戰行長兵多戴鬼頭獅面明馬皆驚退陷淖中不得起我軍掩擊大破之遂斬儒(平壤錄)

太閤聞明兵援朝鮮見諸將議軍事蒲生氏鄉進曰殿下封僕以朝鮮僕能辨之明兵何足畏也太閤默然(常山紀談)

立花宗茂嘗援清正有功諸將娼嫉頗有異論宗茂聞之曰武夫唯事戰鬪功非所論也(立齋舊聞記)

朝鮮人叙漢城形勢曰我國形勢無有如都城之險固蓋漢城與臨津環繞前後東北則有高山大嶺橫截遮蔽而西有大海環之即所謂天險也(西厓集)明人記之曰朝鮮王京北倚叢山南環滄海稱四塞而忠州左右鳥竹二嶺羊腸繞曲眞所謂一夫當關萬人莫踰(三大征攷)天險如此而李昖不能守所謂地利不人和者也

行長至漢城李昖已逃一卒進將入城行長怒曰奈何亂次乃揮薙刀斬之整衆而入(關原合戰誌)

隆景從開城還國都明兵追及(據明史蓋李如栢也)隆景望見曰彼多騎兵我唯射馬馬斃而徒徒手縛之於是箭丸亂發敵馬多斃乃擊却之(毛利家記)

征韓諸將或獲珍異而奇編祕籍竟無所獲據西厓集李昖出奔亂民入城焚掠所謂文武樓弘文館藏書春秋館歷代實錄他庫所藏前代史草兼政院日記皆灰燼觀此則朝鮮記載之不傳亦有故也清人王士禎曰華川郭宛委宗昌嘗從遼左得倭帥豐臣書一紙書間行草古雅蒼勁有晉唐風是朝鮮破後求其典籍之書也(香祖筆記)當時諸將多

賜豐臣氏則所謂豐臣者非太閤也唯其求典籍
者蓋諸將中之好學者而逸其名惜哉
太閤巡視名古屋諸營一營扁曰朧月夜蓋取古人
歌詞也問其主則曰野間藤六太閤引歌詞戲之
曰汝患無席邪乃賜席及米其風趣如此（偐前老人物語）
清正在朝鮮薩人梅北入肥後而叛勢甚鴟張清正
留守堺某度力不敵乃詐降迎之入城給曰臣請
獻壽乃出婦女侑飲梅北意解堺伺間刺殺之左
右挺刀將擊堺堺瞋目叱曰汝等病狂乎梅北賊
也吾既誅之汝等不從我則太閤震怒汝等菹醢

矣衆然之乃俱鏖餘黨平之清正聞而感賞後授
之六千石（碎玉話）
明人王志堅觀馮生所藏倭王錦袍歌曰馮生示我
倭錦袍腥風凛凛寒髮毛天呉紫鳳恍惚是水底
鮫人親自織倭王昔日乘潮入箕子城頭鬼夜泣
道旁瓦礫青珊瑚茫々衰草人膏濕休徒暫住釜
山塢帳下健兒弄餘武鼎烹壯士似孤雛稍掛嬰
兒作旋舞（二句傳聞之說殊為謬妄）何人東征擁貔貅前茅初
度遼海頭咄哉奉使竟不效抱頭竄却臨淮侯軍
中誰復探虎穴猛士如雲皆縮舌馮生奮髯獨決
往丈夫生計三尺鐵當時清正首中雄偏師坐擁
千旗紅葛巾直往恣談笑一言未畢意已通倭國
亦有天倭人亦有心對君指心與君語戴天願如
滄海深臨別殷勤重回首西望長途酹杯酒征袍
自解錦雲鮮贈君剛及西風後歸來朝事一番變
諱却和戎盡言戰征夫羽箭各垂腰東南轉餉車
遙遙兵連海外不可解從此司農心計勞馮生趣
駕歸田去盡鑄腰鎌作農具只今蹴蹴長安塵姓
名不上論功疏茅齋夜靜鬪寒柝聽君話舊燈花
落君不見錢將軍夜半提師斫陣雲功高不賞人
所惜鼠牙雀角何紛紛世上難憑伸與屈勸君且

盡盃中物（列朝詩集）馮生即馮中纓嘗使清正軍者也
龍造寺政家母嘗遣使名護屋獻群雞太閤悅曰雞
林落吾手矣乃厚賞之（鎮西要略）
諸將屠晉州黒田長政謂衆曰今日我先登矣清正
召飯田問之飯田曰臣實先黒田君長政笑曰將
帥先登得非我耶清正笑而止（秀吉譜）
隆景還釜山路經高山（據三大征考蓋鳥嶺也）敵兵遮路隆景
命伐谷中樹木敵夜來襲隆景待其稍近發銃銃
無虚發敵駭散入谷僵樹塞路不得行隆景追擊

大破之(毛利家記)

隆景有二壯士曰河田曰楢崎。楢崎好負大旗。河田以布十八端爲緥。朝鮮之役見者莫不駭怖(碎玉話)

戶川達安(浮田氏將)每曰。朝鮮人無勇不及吾國婦人。何必多殺。(備中集成)因製木牌數百。授土人曰吾不殺汝以此爲符。土人大悅。此後商賈皆繫牌於頸。往來達安營云(秀吉譜)

太閤嘗問對馬人曰朝鮮蓄穀一囊幾斗。對曰一石五斗爲一囊。太閤曰。此甚重而不易運。吾若出師。彼之儲峙皆吾糧也。已而果然(小西行記)

太閤旣召還清正。讓曰聞汝在朝鮮稱豊臣氏。何其專也。清正曰。明使來見臣欲以此聳動外國耳。至於異日之譴責則有不暇顧者矣。太閤怒解。謂東照公曰清正幼時我常置之膝上。故彼亦傚我耳。乃授名刀。賜豊臣氏(清正記續明良洪範)

明人畏我兵如虎。明人自言之。(全浙兵制)朝鮮畏我兵如虎。明人又言之。(平壤錄)其佗比我兵於虎者。平壤錄叙平壤之戰曰。倭守牡丹臺爲掎角。如虎負嵎。莫敢仰攖。論石星曰。欲入倭營捋虎鬚。觀此則行長群羊放一虎之語非夸誕也

諸將赴名護屋。路經安藝。東照公兵陣宮嶋。上杉景勝將安田遣使曰今日行軍寡君爲第二隊德川殿爲第三隊。公等不宜先我而陣。請速避去於是兩軍忿爭。事將不測。景勝將藤田信吉馳而進。見村越茂助曰。吾欲使諸君避去固已非禮。唯先後有次。不得混乱。而私乱之。是犯法也。諸君不必皆避去。唯僅留景勝營地可矣。且兵可進而不可退。諸君欲去。宜進而陣焉。事乃解。東照公聞之。遣使賞信吉之處分得宜(管窺武鑑)

太閤在鎭西。嘗有船夜至。燈火星羅。鼓聲震天。太閤

遣人問之。乃池田輝政士中村運糧也。太閤壯之。命送糧於朝鮮。適諸將乏糧。中村繇此見稱。太閤性好豪華。一時風尚如此(碎玉話)

赤松廣秀士田路引力絕人。朝鮮之役殺傷甚衆。嘗追敵至堤下。有鮮兵挾一人浸其頭於水中。其人乃田路友衣笠也。田路乃從後斬鮮兵。扶衣笠問狀。衣笠曰吾揮刀斫彼。彼徑進挾我。如弄嬰兒。蓋一國力人也(同上)

明人傳我鳥銃之妙曰石墻鐵壁莫不洞透。(全浙兵制)傳我刀劍之利曰。吹毛斫鐵。(平壤錄兵制)其所憚可見也。

征韓諸將嘗相謂曰。明人非不勇。唯其刀則鈍、其甲則脆。故易與耳。令彼披堅甲操利刀。吾軍殺傷安能至此。此武夫所宜用心也。（小西行記一）

諸將救蔚山。吉川廣家先衆跳盪。諸將繼之。遂破明兵。清正望見曰。揭二引兩馬標者為誰、衆以廣家答。清正曰。其勇甚偉。其器不稱。乃以馬藺徽識與之（安西軍策）

淺野幸長守蔚山。有殊功。時年二十二。太閤常稱之曰。諺所謂鳶生鷹者也。蓋父長政長於吏務。而武事其所短。故太閤云然。（十竹齋筆記）

黒田長政嘗曰。吾非無武功。而人不我稱者。吾父有武功也。如淺野幸長則天下皆稱其功。以其父無武功也。（武家閑談）

日根野備中使於朝鮮。就黒田孝高借銀一百錠。及還過孝高。孝高謂左右曰。向有人饋魚。煮骨以供。備中意薄其吝。已而出銀還之。孝高曰。予奉使航海。吾豈望其還銀乎。當時固以與子。今奈何受之。遂不受。（常山紀談）

朝鮮僧清虚受李昖命。總攝諸道僧兵。（四溟堂集）後作戰場行曰。憶昔當日水戰時。萬艇飛海如天鶻。兩兵交攻杳莫分。忍痛大聲波欲渴。霜劔如林飄日色。斬盡千頭如一髮。茫茫碧海驚魂泣。夜月寒沙照白骨。百里春林燕子飛。柳村無人鶯語滑、君不聞太平日久人心頑。放逸懈怠天亦罰。客過秋風一杖去。古寺斷碑荒草沒。（清虚堂集）觀大平日久數語。則宴安之弊。彼深悔焉

加賀人青地少時夢遊朝鮮。既覺奇之。乃自圖夢中所經山川。後十年有朝鮮之役。青地亦從軍至其地。則悉夢中所經也。緣此戰或有利。人以為奇（老談一言記）

黒田氏兵嘗與鮮兵相搏隆滿中。遂斬之。清正等望見嘆異。問其名於長政。長政曰未詳為誰。須臾其人提首級來謁。福嶋正則謂之曰。卿宜以堀為氏。因授名刀。其人乃稱堀平太右衛門（兵家茶話）

加藤嘉明既老。或問朝鮮之事。嘉明曰。唐嶋之戰。吾小姓（河合荘次郎）年十五六。挺身登敵艦。遇敵叢鏃中矢没海。吾深憫惜之。竟無他語（常山紀談）

征韓兵數我記載其記之。而戰馬器械之數則無所見。唯許儀俊書記之曰。戰馬五萬匹。大鋤五萬柄。斬刀十萬。長槍十萬。斧頭十萬。斫柴刀十萬。長刀五十萬。鳥銃三十萬。三尺長刀人人在身。（全浙兵制）此

出於傳聞。未必悉審。而其大略可見也
太閤病篤。遣石田三成淺野長政收征韓兵。已而太閤甍　東照公召藤堂高虎曰。卿亦航海協謀收軍。至暮　公再遣使曰更。有所議。請再來過高虎家臣答曰寡君受命登時解纜。使者還報　公歎曰。神速至此。太閤寵眷亦宜矣　落穗集

太閤凶問至朝鮮。諸將將旋師立花宗茂曰行長遠在順天。棄之恐就擒。諸將曰國有大故。何得濡滯宗茂曰使行長就擒。是辱國也。吾當駐軍同死。嶋津義弘等然之。乃遺書行長報之。與俱破明兵而還　省卷集

男　延年校

征韓雜志終

書征韓雜志後

神州武威之震于萬國有光。余讀此篇不覺拊髀稱快。當時豐公自謂吾將平定韓明。奉　天子駕于西土。又謂以我之智。行我之兵。如利刀破竹大水崩沙。何國不亡。以是言之。明人畏我如虎。朝鮮畏我如虎者不亦宜乎。嗟乎使豐公永年則其必平定韓明歸我版圖矣。雖其不得遂志。然威靈遠被。萬方讋服者其功固不可誣也。唯昇平日久。文恬武熙。上下能暇。不能無宴安之弊。是以在上君子固不可不綢繆於陰雨。而有志之士亦不可不思獻策効力以報國家也。壬子八月初三日松岡豊田亮識

征韓偉略

川口長孺　著

天保二年（一八三一）刻本

據天保二年（一八三一）刻本影印

征韓偉略卷之一

水藩彰考館編修總裁川口長孺著

正親町帝天正十四年丙戌（明神宗萬曆十四年、朝鮮奉明正朔李昖即位二十四年）

往古朝廷之盛，三韓朝貢，其服也綏懷撫安，其叛也征討聲罪，或置日本府其地，以統馭，遇之以藩國之禮。（日本紀）後王綱解紐，郡國分崩，海外之事，朝家不遑及。足利氏之爲將軍，與之修好通信，四國九州諸侯亦私遣使交易來往，而彼奸民或誘我沿海民侵略其邊境，稍竪釁。（參取善隣國寶記及明史）

後土御門帝文明三年，李娎遣其臣申叔舟聘于將軍源義政。（李娎明史）據叔舟臨卒，娎問所欲言，叔舟對曰，願國家毋與日本失和。娎感其言，命李亨元、金訢修睦，比到對馬島，二臣以風水驚疑得疾，上書言狀，娎命致書幣於對馬而回。自是不復發使，我使至，依禮接待而已。（懲毖錄）後八十四年，當李昖時，政衰武備廢弛，恬嬉度日，玩愒成習。經筵官李珥謂國政不振久矣，禍不可測，啓李昖曰，養兵以備緩急。柳成龍非之曰，太平無事，經筵勸動，當以聖經爲先，而軍旅非急務也。諸臣亦不喜李珥，李珥沒後，當途者惟事逢迎，偏黨政彌衰，徙其民于鹿屯、屯田、海西、蘆田，失其民心，八道人心大叛，怨極呼天，西南沿海，賊爲守令侵，其渡海投化我邦，如沙乙背同者處處有之，遂擾朝鮮邊海，而朝鮮不以爲憂。（野史別錄）於是乎豐臣秀吉征韓之役起矣。先是內大臣織田信長之霸天下也，秀吉爲其部將，寵遇尤渥，及命征毛利氏，特與儀衛唐傘曰，速平定西國，乘機征九州，功成，賜中國，以厭其勞也。秀吉曰，臣專命而出師，成功必在近，而元功部將如柴田勝家等十數人，賞未

應其功，此役得西國九州，願割地封勝家等，如賞臣微勞，賜公。且奉諸公子爲將，克定明及朝鮮，不奉命而討之，恐類冦略，奉命周旋，則師有名矣。經略□國非難也。信長嘆稱其志大焉。信長頗猜忌功臣，故秀吉功名[illegible]難立，欲取外國而姑爲全身計，然後日征韓之謀實發此時也。（伐朝鮮記）信長滅後，秀吉平定宇內，爲關白太政大臣，天下兵馬之權，併在其掌握。至是欲經略外國。（譜）秀吉以對馬素來往朝鮮，謂其守宗義智曰，汝說朝鮮，令其稱來聘，以賀天下平定，如不肯，舉兵而征之。義智奉命，遣其臣柚谷

康廣齎秀吉書之朝鮮宗氏家記○按柚谷康廣懲毖錄作橘康廣又按野史別錄載對馬島人橘康光武衛渡海雜纂稿有橘調秀稱日本邊境臣大護軍任速日記對馬使人橘康連蓋皆康廣之族也○懲毖錄曰對馬島太守宗盛長世守馬島服事我國秀吉表宗氏使平義智代主島務按義智盛長七世孫也非他姓懲毖錄恐傳聞之訛也康廣舉止倨傲與平時使者異朝鮮頗恠之劉尚州牧司宋應洞享之盛設妓樂應洞衰白康廣令譯官謂之曰若夫數年在干戈中鬚髮盡白使君處聲妓之間白無所憂而猶爲皓白何哉蓋諷之也至禮曹判書押宴座上妓工失禮儀康廣還舘歎息語譯曰汝國亡矣紀綱既毀以秀吉書甚倨朝鮮但報其書而不遣使辭以

水路迷昧康廣歸報康廣數往來朝鮮故此行頗爲朝鮮地秀吉大怒族滅康廣懲毖錄宗義智其祖彌二郎左衛門尉始至對馬殺其長阿比留管其島傳至貞盛嘉吉三年始與朝鮮約每歲遣舟五十艘交易朝鮮每歲贈米豆各二萬石于宗氏以爲例藩翰譜對馬諸島要衝必經之地我諸國之來往朝鮮者皆受島主文引而後發焉海東諸國記故宗氏於朝鮮交頗密及秀吉西征或與講和議云參取武衛渡海雜纂稿西征日記

十五年丁亥明萬曆十五年○朝鮮李昖二十五年秀吉欲乘勢取路朝鮮入明以沙乙背同爲鄉導遣兵船十六艘自嶺南外洋直到興陽勦竹島以先嘗朝鮮兵力強弱○磯竹島一名竹島伊藤長胤曰隋書所謂舳羅卽以爲此島朝鮮各鎮列邑舟師恇怯退縮惟鹿島萬戶李大源進戰我兵擊殺之一舩陷沒其夜我船馳去無形影朝鮮震驚卽出防禦使左右助防將寶城郡守柳春發對陣之際托以猝得狂疾監司欲試眞僞移于本郡曰春發援靈光郡守春發輒馳進監司知其詐劾于李昖拿鞫敵兵規避進戰如此是歲九月秀吉遣使求和野史別錄使者至京而對馬別遣上官平康勝于朝鮮告密意康勝曰遣

使既上京而某獨留速日夜憂慮不安寢食頃日屢使訓導求府君之書某不曉其意是故不[illegible][illegible]某背府君命橘康連告密意於貴國今也遣某欲申[illegible]此我府君之誠于貴國如此雖然康連不得告稟密意於禮部[illegible]達書而歸某亦不啓密意而歸府君必誅某吾邦法使而辱君命者必刑故不應求伏請莫恠武衛渡海雜纂稿

十六年戊子明萬曆十六年○朝鮮李昖二十六年春秀吉又遣柚谷康光于朝鮮求和親丁亥辛卯數年朝鮮趙重峰伏闕控章大略以爲請勿通信日本斬其使以送于明朝移檄琉球

南洋諸國，諭以源氏舊臣民，曉以利害，激以忠義，則日本必内相貳，諸國必同憤疾，而整飾水軍，羅絡東南，多方脅之。秀吉立國日淺，不免左右顧慮，必不敢輕動。此所謂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兵者。就令能來，必不能大舉深入。○按朝鮮人謂秀吉奪源氏代之，故重峰有諭以源氏舊臣民之說。不知信長非源氏，且秀吉亦非平氏，爲舊臣民之說，無交涉于秀吉也。重峰慷慨好直言，後亂離之間，起兵戰死。野史別録

十七年己丑（明萬曆十七年○朝鮮李昖二十七年）秀吉慍朝鮮不來聘，將起大兵問罪。義智請曰：某先赴彼地，諭李昖令來聘，請緩師期。秀吉許焉。義智率僧玄蘇、柳川調信到朝鮮，諭以李昖來聘，昖不聽。（宗氏家記○懲毖録係十四年誤）於是欲邀通信使與俱，而朝鮮憤叛民在我邦，謂義智曰：尚還叛民，然後議通信事。義智遣歸調信，不數月，捕沙乙背同及我邊海民信三甫羅、緊時要羅、望古時羅（○按蓋信三郎、金十郎、木工大郎之轉音也）併所虜獲孔太兄等百餘人押送焉。朝鮮相賀，以爲南邊自是無事。（野史別録）李昖詰問沙乙背同等，處斬畢，引見我使而宴焉。義智獻孔雀、鳥銃、槍刀等物，李昖贈義智内廐馬一匹。通信之議未決。（野史別録曰：韓興、李山甫、尹斗壽等有異議）柳成龍時以輔相判

禮曹事，議曰：請速定議，勿致生釁。邊恊等亦啓，宜遣使報答，且見彼動靜而來，非失計也。於是衆議始定，命擇可使者，以僉知黄允吉、司成金誠一爲上副使，典籍許箴爲書狀官，齎國書方物使本邦。（懲毖録）是歲五月，琉球尚寧發使贈書秀吉曰：承聞 日本六十餘州拜望丁塵，歸服麾下。加之又高麗、南蠻亦偃威風，天下太平，蔡弓撫四夷之謂乎。爰遠偏陬小國，雖難及一禮，島津義久公使大慈寺西院和尚蒙仰之條，差上天龍桃菴和尚。明朝之塗物、當國之土宜，輕薄之進物，録于別楮，爲遂一禮也。恐惶不宣。（外國往來書）

十八年庚寅（明萬曆十八年○朝鮮李昖二十八年）二月，秀吉報琉球書曰：玉音披閲，再三薰讀，如同跂闇而聽芳言。抑本朝六十餘州之中，不遺寸地尺土，悉歸掌握也。頃又有游觀博知之志，故欲弘政化於異域者，素願也。茲先得貴國使節遠方奇物，而頗以歡悦矣。凡物以遠至爲珍，以罕見爲奇者，夫是謂乎。自今以往，其地雖隔千里，深執交義，則以異邦作四海一家之情者也。自是當國方物，聊投贈之，目録備于別紙。餘蘊令付天龍寺桃菴東堂之口實也。恐惶不宣。（外國

（往來書）四月朝鮮使金誠一等發釜山七月至京師留館數月（懲毖錄）是月佛郎機入貢奉明地圖及綵段黃金（兩朝平攘錄）是歲春秀吉發大兵征北條氏政于小田原而滅之九月凱還十二月引見朝鮮使于聚樂城（參取太閤記秀吉譜征伐記）秀吉南面設三重席而坐薦餅酒于使者而無酬酢之節其儀極簡肆意自得視彼蔑如（懲毖錄）受其書及方物書曰朝鮮國王李昖奉書　日本國王殿下春候和煦動靜佳勝遠傳大王一統六十餘州雖欲速講信修睦以敦隣好恐道路湮晦使臣行李有淹滯之憂歟是以多年思而止矣今與黃允吉金誠一許箴之三使以致賀辭自今以往隣好出于他上幸甚仍不腆土宜錄在別幅庶幾笑留餘順序珍嗇不宣（征伐記）柳成龍所草也秀吉不再見使者不答書與上副使銀四百兩書狀官以下各有差而謝遣焉及使人至堺浦贈答書（懲毖錄）書曰　日本國關白秀吉奉書朝鮮國王閣下雁書薰讀卷舒再三比年我朝諸國分離關爭㤗綱紀廢禮義而不從朝憲予慨然奮激討滅叛逆宇內漸歸廓清矣予素出于側陋然母孕予也有日輪入懷之祥相者曰日光所及無不照臨壯年則八表仰

征韓偉略　卷之一　廿

風裁四海服威名其何疑乎及其倡義戰則勝攻則破果無不如意數年之間天下大治民安財足遂致　帝都壯麗　朝家之盛蓋無如今日矣予思人生不滿百安能鬱鬱乎斯土將一超直入明易我朝風俗於四百餘州施　帝都政化於億萬斯年者在吾方寸中貴國先驅而入朝有遠慮無近憂者乎遠邦小島在海中後進輩者不可作許容也予入明之日將士卒來軍營則彌可脩隣盟也方物領納珍重保嗇不宣（征伐記〇按本書引秀吉謂朝鮮當求我朝遣勘合于明如明不肯出兵征明而秀吉書不一涉勘合事且出二十萬兵于外國豈止求勘合乎征伐記說蓋誤故不採焉）允吉等睹書責玄蘇請改閣下方物入朝六字蘇卽駁答改閣下方物四字入朝二字則不許曰此朝字非特貴國也方指明也允吉竟以其言爲信惟誠一不以爲然與玄蘇往復論難（野史別錄）改定數四然後行還泊釜山允吉馳啓情形以爲必有兵禍（懲毖錄〇秉燭談曰此時國書稱朝鮮王殿下且有方物來朝語此明遇藩國之體也以故金誠一請改之今考之秀吉家譜載此時國書[illegible]無所見閣方山所藏書載此二事然則家譜所[illegible]舊文也今按據此說考之始稱閣下後改殿下[illegible]矣〇秀吉書不載其日稱朝鮮王以閣下不知何所據）

十九年辛卯（明萬曆十九年〇朝鮮李昖二十八年）春金誠一等還朝鮮復命李昖引見而問之允吉對如前誠一曰臣不見其有是

征韓偉略　卷之一

因言允吉動搖人心非至於是議者或主允吉或主誠一
柳成龍謂誠一曰君言與黃使不同萬一有兵將奈何曰
吾亦豈能必倭終不動但黃言太重恐中外驚惑故解之
耳懲毖錄時人皆以爲日本必大舉獨誠一謂日本
必無寇理秀吉亦是庸常人物李昖以誠一爲善使允吉
所將軍官黃進不勝憤怒於衆中譏刺誠一至上疏請斬
誠一之在本邦也與黃許文辭論難答玄蘇前後書力爭
閣下等六字答宣慰使對馬島主兩書極言明之不可犯
辭語痛切以此得善使之名然答宣慰對馬二書實係擬
作[illegible]被擄者以爲文人諸名士文不如二
武夫黃進[illegible]與諸臣議[illegible]有否于明趙
重峰有所議遂令黃庭彧草奏本詳載我情成龍力請刪
去通信一欵付使者金應南應南到之成龍曰通信日
本自古有之雖不奏何害然[illegible]別具奏聞後南
邊將吏奏于明朝鮮與倭通而明大臣有欲罪朝鮮者
與重峰議特命而爲辭奏故明大褒稱賜銀絹頒賞
主奏諸臣成龍尹斗壽等得銀絹而奏于明一事實專出
於重峰成龍等無推讓或譏言大臣無廉恥如此國欲不

亂得乎○按懲毖錄曰成龍議謂當即具由奏聞天朝首事往來隣邦自國之所不免今諱不聞奏於大義不可況日本若實有犯順之謀從他處奏聞而天朝反疑我國同心隱諱則其罪不止於通信而已也其說與本書異蓋成龍遽說而自掩飾也其
通信使未還前
李昖分遣各道助防諸將及信使還信誠一之言悉罷防
備諸事野史別錄信使之還也秀吉令調信玄蘇護送且命攻
明之日以朝鮮爲先驅調信館東平館傳諭秀吉意于李
昖李昖不從然謝調信護送勞與爵嘉善大夫宗氏家記嘉善大夫
撩仙巢稿備邊司請令允吉誠一等私以酒饌往慰因從容問
其國事察情形誠一至館玄蘇密語曰明主不通我使故
秀吉欲起兵貴國能率先[illegible]
以大[illegible]玄蘇[illegible]而[illegible]貴
國[illegible]誠一等無復所問懲毖錄[illegible]人
汪直來我五島誘邊民擾明[illegible]島人呼爲老船主胡宗
憲誘而殺之明史秀吉[illegible]時[illegible]明事答以宗憲捕直
時吾輩三百餘人自南京縱掠橫行[illegible]而
還明人[illegible]日本如虎欲取之如反掌也秀吉[illegible]以語
智行長兵如大水崩沙利刀破竹進入明而帝矣平壤六
月遣義智諭釜山邊將曰秀吉將發大兵攻明然貴國邊

海亦搶擾貴國連報知明而與我修好通信免此患也邊
將以聞李昖不信義智泊舟十餘日不悅而去參取宗氏家記懲毖
錄〇平攘錄曰秀吉將入明惟恐明水兵嚴密直不能至履其地乃命宗義智扮作商人至朝鮮覘形義智回報
朝鮮□民二十里以候日本兵其國不服者多然攻之可唾手而得也與本書稍異義智還詳說
朝鮮事情於秀吉且獻朝鮮圖於是秀吉征韓之意決矣
宗氏家記此歲四月秀吉妾生子名曰棄秋棄夭秀吉齡逾五
十始得子大悅無幾失之憂愁無聊哀戚之餘興兵之意
逾切慨然謂侍臣曰古來漢土之侵我者屢矣我大舉而
征外國神后以來寥寥無聞焉吾出側陋位極人臣何不

足之有而人鍾愛戚故殘齡殆將蹙大丈夫豈鬱鬱終
命于偏士乎既令秀次掌政警衛京師國事無所憂吾將
入明代而為帝矣去歲達此意朝鮮然至今不答不可不
罪也吾思先發師征朝鮮朝鮮服從驅為先鋒如不服蕩
平其國而後直入明豈其難乎〇按太閤記係十八年春而其條云去歲東征後秀
吉威如飛龍在天而秀吉東征乃十八年也一書而年紀齟齬恐有誤故不採焉遂召列侯大臣
會議焉列侯大臣竊謂去歲兵革僅休瘡痍未癒而興
師外國財費民困然以勢不可已僉無異議秀吉大悅令
秀次護　帝都定京師大坂警衛兵秀吉譜征伐記課九州諸侯

造軍營于名護屋極壯麗太閤記黑田長政監之羅山文集所載長政
碑陰課諸國開道路通舟梁惺窩文集先命水路將大隅守九鬼
嘉隆造巨艨艦數百於伊勢浦其最大者號日本丸〇毛利家
記曰毛利秀元所獻戰艦號日本丸且使中國四國九州諸侯各造戰舸十
萬石課大船二艘蓄糧穀徵兵士遂令諸國曰來年正月
先鋒速進于列汕二月三月間全軍悉航海東國兵不便
于舟陸路可屯名護屋南海四國九州兵便于舟舟路可
航朝鮮如軍賦我半之我三之我五之依國遠近為其輕
重太閤記秀吉譜諸國各辦三年之粮先征朝鮮以為征明之基

又令列國之兵至朝鮮之岸則破釜焚舟不許掠人取財
前歿者錄其子孫退者斬首族滅平攘錄備前守宇喜多秀
家為元帥安西軍策太閤記與右馬頭毛利輝元俱先屯于對馬
黑田家記鍋島家記所點定兵數陸軍攝津守小西行長對馬守宗
義智式部卿法印松浦鎮信修理大夫有馬晴信大村嘉
前大和守五島純玄為第一隊主計頭加藤清正加賀守
鍋島直茂宮內大輔相良長安為第二隊以行長清正為
先鋒令拈籤隔日而役甲斐守黑田長政豐後守大友義
統壹岐守毛利吉成兵庫頭島津義弘子久保久保據征韓錄高

播元種。秋月種長。民部大輔伊藤祐兵。島津忠豐。爲第三隊。○忠豐稱又七郎。後改名豐久。義久之姪。○平壤錄曰關白令薩摩君發兵。而薩摩君及其相幸侃書啟明曰欲抽兵。嘗迎呂宋淡水等處。旁觀成敗。機露事不諧。終致兵。我史籍所不載。姑記以存疑矣。幸侃伊集院忠棟也。左衛門大夫福島正則。民部少輔戶田氏繁。爲第四隊。阿波守蜂須賀家政。爲第五隊。土佐守長曾我部元親。○土佐物語闕屬正則。雅樂頭生駒親正。來島兄弟本書名闕。○按安西軍策弘治元年條載久留島道安。永祿十一年條載久留島出雲守。而不審其兄弟否。他無所考。爲第六隊。左衛門佐小早川隆景。左近衛將監立花宗茂。侍從久留米秀包。主膳正高橋直次。一作正直上野介筑紫廣門。爲第七隊。毛利

輝元。爲八隊。按諸書列隊姓名頗有異同。今姑從本書。○平壤錄載豐臣勝隆。及家治。不審其爲誰。凡十三萬餘。秀吉譜征伐記分遣朝鮮八道。平壤錄水師大隅守九鬼嘉隆。佐渡守藤堂高虎。中務少輔脇坂安治。左馬助加藤嘉明。出雲守久留島通泰。菅達長等。凡九千二百人。水陸軍共令航海。　東照宮及中納言豐臣秀俊。宰相前田利家。少將德川秀康。公前內大臣織田信雄。參議上杉景勝。侍從佐竹義宣。伊達政宗。蒲生氏鄉。最上義光。森忠政等七萬三千餘。以其餘兵士六萬。宛明援兵。防禦。共左右親衛。兵皆屯于名護屋。秀吉譜征伐記宰相織田秀信。少將豐臣

秀勝。屯壹岐。前勘解由次官黑田孝高。參預帷謀。留名護屋。黑田家記時孝高既致仕。然奉秀吉命。後航海者凡三次。撫安民人。令得其所。攻城野戰。以謀決勝者多矣。黑田記略右衛門尉增田長盛。治部少輔石田三成。刑部少輔大谷吉隆爲軍奉行。總軍三拾萬七千九百八十五人。併輿隸水手類。所給糧者四十八萬人。太閤記清正材武絕倫。數建殊功。秀吉謂有將帥之器。至是令爲先鋒。清正記行長其父如清世爲泉州堺巨商。至行長。生而穎悟。好讀兵書。長策略。從秀吉多戰功。以其始共父赴海外。知外國事。令與清正偕

爲先鋒。武家盛衰記。○鍋島家記曰。天正十六年。秀吉以肥前本守土地賊。分賜清正行長。而其[illegible]許。後行長封內志岐。草莽[illegible]清正援行長。平[illegible]謝。因[illegible]二人[illegible]秀吉知之[illegible]秀吉遣內藤如安使朝鮮。審諜狀。遣[illegible]情形。且使明。偵其報至。將躬親航海。令衛先鋒行長發。而如安先發。入朝鮮。如安丹波人也。嘗仕行長。以文學聞。故秀吉特命之。行長欲我姓氏早傳播異邦。臨發令改姓小西。稱飛驒守。征伐記。仕行長擄竹內吉兵衛覺書。明人稱之小西飛。明史○秉燭談曰。清米[illegible]叢明紀全載作小西飛禪守。隨原如安爲二人名。九月。遣使贈書于琉球。其概略曰。吾邦四海分崩。百有餘年。吾乘時運。一麾平定天下。遐

方殊域無不來享奉遵天命征明之期既在近而琉球未修聘禮故欲先遣偏師問罪然原田孫七郎數來往其地曰某至彼當速令來聘我爲之姑緩遣師來春發大兵之日至肥前營如濡滯遣兵蕩覆汝勿悔焉（秀吉譜征伐記月據征伐記）琉球不報（征伐記）秀吉且謀謂入北京者用朝鮮人爲導入浙閩沿海郡縣者用明人爲導慮琉球洩事令勿貢明時有明同安船商陳甲者寓琉球與琉球長史鄭迵謀因進貢請封之使具以其情告明又還故鄉陳其事于巡撫趙參魯參魯告之明（明史平攘錄○征伐記秀吉譜鄭迵作鄭禮誤）明江右人許儀

俊嘗在薩摩業醫與其同鄉人朱均旺議備錄秀吉謀竊告福建軍門軍門告之明主（秀吉譜平攘錄○懲毖錄曰許儀俊陳申故寓在日本征伐記曰在福旺在薩摩業醫二書共誤）明主下兵部移咨朝鮮（明史平攘錄）朝鮮亦馳使奏事焉使未至明主疑李昖貳使至釋然（懲毖錄）然朝鮮但辨嚮導之誣不直陳兵患故明主不以爲事惟命沿海嚴戍守而已（明史日本傳平攘錄秀吉譜征伐記○明史朝鮮傳曰十九年十一月奏倭酋關白平秀吉聲言明年三月來犯詔兵部申嚴海防）秀吉欲誅儀俊　東照宮有深慮赦而不殺（征韓錄）儀俊深感激後及　東照宮疾病儀俊自薩州星夜至曰願奏薄伎以報萬一　東照宮憫其志

賜金而遣還儀俊稱三宮故其所居今稱三官橋（亡友河原懸成所記薩州書生五大某話）朝鮮恐我師發以金睟爲慶尚監司李洸爲全羅監司尹先覺爲忠清監司擢井邑縣監李舜臣爲全羅左道水軍節度使令備器械修城地時無事既久中外狃安民憚勞役怨聲載路而至軍政之本擇將之要調練之方百不一舉先是朝鮮白虹貫日太白經天無歲無之人視爲常事又都城中常有黑氣盤地接天幾十餘年戊寅秋長星竟天戊子閒漢江三日赤此歲竹山太平院後有石自起立通津縣僵柳復起其佗怪異不可勝記（懲毖錄）

文祿元年壬辰（明萬曆二十年○朝鮮李昖二十五年○按征伐記誤標干支癸巳）春朝鮮分遣申砬李鎰巡視邊備鎰往忠清全羅二道砬往京畿黃海二道時申砬李鎰以名將稱而閱月而還所點者弓矢槍刀而已郡邑率以文具避法無他備禦長策柳成龍問砬敵勢難易如何砬曰不足憂成龍曰往者　日本但恃短兵今則兼有鳥銃不可輕視且國家昇平久士卒怯弱極難支吾砬不省焉砬恃勇意氣方銳不知臨事而懼識者知其敗（懲毖錄）三月朔先鋒小西行長加藤清正等共諸軍發京師道路絡繹不絕申嚴軍令行伍整肅觀者夾

道。頌聲動地。太閤記 十二日。行長率壹岐平戸等兵航海。泊對馬浮浦。十三日。義智令玄蘇從行。二十三日。行長陸行趣豐崎。西征日記 二十六日。秀吉自聚樂入朝。奏曰。臣日者奏遣兵于明朝鮮。平定其上。以入版圖。今日臣當發。至天下事務京師警衛。秀次統攝。法令嚴密。不必勞叡慮。於是拜辭。發京師。參取太閤記征韓錄。〇黑田家記作二十五日。 二十九日。義智發浮浦。入大方浦。晦泊加毛瀨浦。四月朔至泉浦。二日泊大浦。四日。行長義智相會。七日。脇坂安治抵大浦。撿軍船。西征日記 十日。諸軍悉抵名護屋。先是秀吉抵肥前。館于名護屋。〇按城戸覺書以秀吉至名護屋爲辛卯歲者。其書誤以辛卯爲改元。故差一年也。秀吉之發京師也。有司言。請令文人掌明朝鮮書牘草案。秀吉曰。令彼用我國字。何用外邦文字之爲。然令僧承兌靈三永哲共赴名護屋。秀吉譜 水軍諸將會九鬼嘉隆營。議軍事。遂裁盟辭約七條。曰。群疑難決。當從衆而擇其至。曰。諸船有危急速救之。曰。聞知敵所謀。互告之。曰。軍功輕重。可正陳申。不許有偏頗。曰。勿奪外人勞。以爲我功。曰。各軍皆可具諜船一艘。曰。告事于名護屋。必經監軍。而後達焉。不可私告。如有背盟。神明其罰殛焉。秀吉譜 太閤記 十一日。東北風。義智船欲解纜行

征韓偉略　卷之一　十七

長船不欲解纜。故雖順風不張帆。十二日。行長義智等兵船七百餘艘發大浦。向釜山。西征日記 諸軍悉航海。舳艫相銜。旌旗蔽天。砲聲振波濤。太閤記〇按小西行長及諸軍航海。其說不一。太閤記所載頗詳。然有可疑者。其說曰。小西及諸軍四月十二日發名護屋。十三日着壹岐。風本滯逆風。二十五日風猶未止。行長欲先衆發船。二十六日到對州豐崎。諸船續而發。遭逆風。逗風本。二十八日行長進犯釜山。而西征日記及吉野甚右衛門覺書。皆當時陣中所筆記。而以行長等發大浦係三月十二日。有明徵。則太閤記云四月十二日行長等發名護屋者誤矣。蓋三月十二日諸軍亦發大浦。而太閤記誤爲四月十二日發名護屋也。且如入釜山。西征日記吉野覺書懲毖錄共爲四月十三日。其說符合。有明徵。太閤記爲二十八日。妄說也。如太閤記外諸家說。率襲太閤記誤。不堪枚舉。秀吉譜全用太閤記爲說。而不記月日。以其有紕繆也。黑田家記亦爲四月十二日發名護屋。而不記入

征韓偉略　卷之一　十八

釜山日。若名護屋釜山豈一日之所至乎。其說自齟齬。故不記入釜山日也。其餘清正記征伐記相川條月日皆誤。故概不採焉。〇又按行長欲先諸軍逆風發船者。據西征日記十一日釜山在近行長猶不張帆。則欲先諸軍之說亦難信。兵家者流以清正行長爭功之事爲話柄。事事附會。未必悉然也。 十三日。行長義智鎮信純玄等直侵釜山。西征日記。吉野覺書。懲毖錄。鎮信等據松浦家記。 釜山之民與我邦往來互市。或有通婚姻者。彼稱之倭戸。或覆倭。平壤錄 我軍以爲鄉導。征伐記。鍋島家記。 行長令曰。兵器外不須攜。速拔城。因敵糧而會食。鍋島家記 釜山城背高山。據要害。兵凡二萬餘。征伐記 釜山僉使鄭撥。偶出獵絕影島。狼狽入城。我兵隨至。四面雲集。懲毖錄 自後山下瞰。發銃。城兵不支。逃散。我

兵追擊城兵殲焉。征伐記○太閤記曰斬殺八千五百餘人虜獲二百餘人○又按鍋島家記曰李雄李一雲守釜山城李悳遣孟明伯援之城陷孟明伯戰死李雄等名諸書所不載故不採焉不移時城陷。鄭撥死之。釜山沿海鮮軍列戰艦數十里。水軍將藤堂高虎將取唐島。○按本邦呼巨濟為唐島夜半竊進船。奪哨船百餘。上陸放火。我軍續進。取哨船。上陸。監軍與衆議將白其功于名護屋。加藤嘉明亦在座。竊避去。遣令手下發船。監軍馳使止之曰。相約共進。勿獨先。嘉明曰。少年輩乃爾。非親往。恐不得止也。言畢直去不顧。見勢不可已。諸將亦進。朝鮮哨船四十艘餘爲前列。隔里餘戰艦浮海無數。嘉明以

寡兵冒矢砲。一跳乘敵船。兵七相從。疾戰。奪敵船十艘餘。船不能敵。引去。逃後船閒。諸將亦奮擊。將奪敵船。鮮人素練水軍。善操舟。且善射。多迴船兩射。衆寡不敵。死傷無算。衆軍將退。脇坂安治怒。突入敵船。死戰。部兵半盡。安治室老諫曰。徒死無益。先避銳強。令丁辟。鮮兵遂奪安治船。衆益不競。征伐記來島通泰挺衆指揮中矢而死。蜂須賀家政臣森村春擊奪舟二艘。被傷而死。長曾我部元親亦苦戰。燒敵船。從兵多死。土佐物語○按本書載元親入全羅道攻城斬敵六千餘又拔竹島而屯之其所記錯雜無次序且不係月日故不採焉島津義弘見其進退難。令部下曰。我兵勿必取敵船。來往馳走。破敵船中間。欲求戰。惟射而却之。部兵如令。鮮人果勞倦。不能復戰。斂兵而退。監軍議曰。此役高虎乘夜奪敵船。先侵唐島。然敵適寡。而無大勞。如嘉明。敵船就明處。多爲備。而寡軍挺衆。親奪船艦十數。其功無比倫。告之秀吉。秀吉大喜。賜狀賞之。安治恥敗績。將自殺。監軍曰。取太閤進止。而後自裁。書其事告秀吉。秀吉曰。岢哉安治。粉骨碎身。盡節至矣。不如此。何得戰勝乎。大賞其功。安治出意外。感激益勵志。諸將亦無不悅服。朝鮮水軍將元均率舟師在閑山島前洋。禦我師。勝敗相半。而

我師掩海續進。元均不能敵。退去。征伐記左水使朴泓棄城逃。行長義智分兵陷西平浦多大浦。多大僉使尹興信戰死。宗氏家記懲毖錄○按小西一行記十二日陷西樓下蔽諸浦斬獲頗多未知孰是十四日。黑田長政。偕大友義統。至朝鮮沿海。聞行長既拔釜山。殊途而向金海府。府使徐禮元守城。遣兵防禦。列哨船于海岸。長政兵奪船上陸。發銃奮擊。敵兵不支。走而保城。長政令刈城外麥禾。塡壕。頃刻與城齊。因踰城。艸溪郡守李某先遁。禮元繼出。遂拔城。斬殺萬人。參取黑田家記黑田記略長政碑陰懲毖錄十四日據黑田家記○小西一行記作長政與行長攻城而係十七日事實不合宗氏家記曰行長攻金海城拔之按長政攻金

海。黑田家記等有明證。宗氏家記取懲毖錄書之。而此日。朝鮮書不記我姓名。故有失實。合附會者。不可不知。行長義智圍東萊。西征日記。懲毖錄作十五日誤。秀吉譜。征伐記。陷釜山日攻東萊。亦誤。府使宋象賢登城門督戰。懲毖錄。城兵聞釜山陷。不戰逃。懲毖錄。卽時城陷。象賢堅坐受刃而死。懲毖錄。我兵斬首三千餘。俘獲五百餘。鮮人曰。東來諸軍飛踰城。有羽翼乎。將神乎鬼乎。西征日記。行長嘉象賢死守。棺斂而瘞城外。立標以識之。宗氏家記。懲毖錄。此夜行長息人馬于東萊。聞鮮兵多在忠州。召譯而問其形勢。答曰。忠州得地利。稱名城。將勇而兵善射。衆凡六七萬。米粟盈溢。京師恃爲藩蔽。故王城人心相安。未

征韓偉略　卷之一　二十一

騷擾也。行長領之。與部將議曰。先我大軍未集。以部下取忠州奈何。衆皆慫慂焉。秀吉譜。太閤記。時朝鮮郡縣望風奔潰。兪晬初在晉州。聞變馳向東萊。中路聞我兵欲近。遂走右道。不知所爲。但檄列邑。諭民避兵。於是道內空虛。懲毖錄。十五日。我兵拔機張水營二城。西征日記。十六日。行長等攻梁山城。城兵不戰而逃。吉野覺書。十七日。加藤清正鍋島直茂到熊川。清正四月二十一日拔熊川。宗氏家記。清正記作釜山誤。行長等旌旗指忠州。向密陽。西征日記。府使朴晉自東萊奔還。欲阻鵲院隘路以禦之。行長義智進而攻之。敵兵逃散。斬首三百許。晉還密陽。縱火焚軍器倉庫。棄城入山。李班奔還兵營。軍一夜四五驚。遂潰去。行長等分道攻諸邑。無一人敢距者。參取宗氏家記。吉野覺書。懲毖錄。此日李昖以李鎰爲巡邊使。下中路。成應吉爲左防禦使。下左道。趙儆爲右防禦使。下西路。劉克良爲助防將。守竹嶺。邊璣守鳥嶺。以邊應星爲慶州府尹。俄而釜山敗報至。李昖令催鎰去。既而急報絡繹。以申砬爲都巡邊使。砬啓事于李昖。狀中忘署名。人知其心亂。懲毖錄。十八日。行長等入密陽城。城中庫藏既燬。猶存樓觀門廊。十九日。行長發密陽。二十日。我兵拔密陽外二城。西征日記。二十一日。清正

征韓偉略　卷之一　二十二

自熊川行略地。至慶州。諸城逃兵嘯集。清正進攻之。斬獲三四千。城陷。清正留兵。諸城護之。進向京城。清正直茂。月二十一日狀。○按清正記載秀吉與清正書。約會月日不合。蓋僞作。故不取焉。我兵拔仁同城。二十二日。行長義智等入仁同城。義智榜曰。民逃散者。皆還其家。男耕女蠶。四民各安而修其業。如有我軍犯法以妨業者。必罰而不赦。二十三日。初金晬聞變。移文列邑。令率所屬屯聚。俟京將至。聞慶以下守令皆引軍赴大丘。露次待巡邊使。使未至。而我軍漸近。衆軍驚動。會大雨。粮餉絕。皆潰散。巡邊使李鎰。○西征日記作李旭。誤。入聞慶。縣中空。不見一人。至

尚州牧使金澥托事遁去鎰發倉誘出散民數百人編伍爲軍無一堪戰者此日行長等至善山開寧縣縣人告鎰我兵近鎰以爲惑衆將斬之縣人曰願姑囚我不驗則殺未晩也此夜我軍屯長川距尚州近矣而鎰軍無斥候故不覺我兵近二十四日朝二十四日據西征日記宗氏家記鎰猶以爲無我軍遂斬開寧人以徇衆俄習陣于州北川邊依山爲陣行長諜兵候之衆知之而懲開寧人不敢告既而城中火起鎰始使軍官一人往探我兵先伏橋下斬首而去鎰軍望見奪氣俄而我軍大至發銃鎰急令射數十步箭輙

墜不能傷我軍發左右翼遶敵後鎰棄馬走軍大亂殺者無幾鎰僅以身免本書不書我將名爲行長等者據西征日記宗氏家記小西一行記聞慶奏敗狀走托申砬于忠州及鎰敗報至朝鮮京城人心洶洶以李陽元爲守城大將李戩邊彥琇爲京城左右衛將朴忠侃爲京城巡檢使修都城以金命元爲都元帥守漢江抄發坊里民及胥吏分守城堞而守城人口率皆烏合無固守志李昖欲避都此役行長獲倭學通事景應舜與之以秀吉書契及行長贈禮曹文且曰往日生件蔚山郡守李彥誠傳送書契而至今未報朝鮮若有意講和可

令李德馨會我於忠州德馨往年接待我使故行長欲見之應舜至京時事急無所出意或因此緩兵德馨亦請行齎答書偕應舜而去在途會忠州既陷先使應舜往探清正殺之德馨從中路還時朝鮮熒惑犯南斗徵諸道兵入援京師以李元翼爲平安道都巡察使崔興源爲黃海道都巡察使即日發遣豫諭軍民以避都懲毖錄二十五日先是黑田長政拔金海進兵又拔行長等所未攻城留兵護之令後軍諸將易遣師昌原城兵多城固長政督兵力遂拔之○按昌原未詳誰所守此日秀吉與書長政賞其功且曰可

速發兵于京城但李昖及往日所來使金誠一等勿殺之京城平定後當有處分至京城道路予所駐軍當修營諸城皆儲蓄糧穀黑田家記誠一以慶尙右兵使至尙州與長政遇將士欲走誠一下馬踞胡床不動呼軍官李宗仁曰汝勇士也不見敵走退何哉我兵突進宗仁射而却之誠一遂收召離散爲牽綴之計李昖以誠一前使本邦誤國事將刑之既而赦之爲右道招諭使懲毖錄二十六日秀吉下條制于長政其略曰行軍之際勿猥火民屋所捕獲農民男女皆須還其鄉民困飢餓者當賑給之黑田家記此日行

長等發尚州到聞慶城兵自火逃散西征日記縣南古城曰姑
母據左右道交會處兩峽如束中盤大川路出其下我軍
疑有守兵使人覘知無兵歌舞而過懲毖錄二十七日行長
等發聞慶指忠州西征日記申砬召李鎰等俱至忠州率軍陣
于彈琴臺其地左右稻田水草交雜不便馳驅我[illegible]清正
從丹月驛分路而至勢如風雨一路循山而東一路沿江
而下炮響震地塵埃接天懲毖錄義智清正據宗氏家記鎮信情信嘗議
用火牛行長從之豫為其備距彈琴臺十五町及夜火[illegible]
炬如白晝砬軍望見先奪氣行長放火牛牛跳入砬軍松浦

家記小西家記[illegible]砬不知所為欲親自突陣者再不得[illegible]
赴江而死諸軍溺死屍蔽江而下李鎰逃走[illegible]斬[illegible]
千餘級獲數百人西征日記行長[illegible]城城[illegible]舊戰[illegible]
竊遣兵于城後火之遂拔城[illegible]朝鮮[illegible]李鎰溺力
難支以中砬一時名將士卒畏服使引重兵踵其後欲兩
將協勢俟戰捍我而本道左右水陸將皆恇怯水使朴泓
元均不一交兵[illegible]軍登陸兵使李玨
曹大帥皆遁我軍鳴鼓橫行蹂數百里無人之地晝夜北
上無敢支吾者懲毖錄二十八日行長與義智按朝鮮地圖

議行軍西征日記先是宇喜多秀家聞行長孤軍直入謂恐有
不虞遂發舟抵釜山會行長留守兵聞其消息秀吉譜鎮西要略
遂會諸將于其營議軍事諸將皆將直向京城秀家曰啓
太閤而後發乎將不啓而發乎福島正則加藤清正議論
不合小早川隆景問立花宗茂宗茂辭讓再三而後曰僕
嘗聞為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今出兵海外每事遙取其
進止恐失事機今也王城警備未周國中召募未集不如
長驅速取王城隆景曰警備不周召募不集何以知之宗
茂曰如今根本堅固釜山東萊不可如此崩潰以釜山東

萊無備知王城亦無備且漢頃間王城道程十[illegible]有
艱嶮要害地數所如我濡滯彼必分守要害或請明援兵
如此我兵勢屆難進不如果斷速進諸將皆伏宗茂言
遂發兵焉朝鮮聞書懲毖錄二十九日[illegible]清正追茂等[illegible]會行
長于忠州郊野共議取京城義智[illegible]京都城圖于清正等圖
中有司馬門內樂鄉路清正謂行長曰子取此路如何蓋
以行長家出自藥鋪故戲之行長怒直茂談笑解之行長
曰予孤軍深入敵地苦戰而得全非天之所給乎清正曰
予潛發而成功由宗氏譜地理耳非必予之力且殿下令

予與子隔日爲先鋒公背之者何哉自今日隔日爲先鋒以試其利鈍行長曰已迫都城不知分路而進速拔之將拈鬮清正曰背軍令徂貪私利何似商賈之行哉行長大怒欲刺之直茂曰私鬪而貽笑于外邦不忠之甚也鎭信曰殿下令二卿共爲先鋒思慮深遠非予輩所測知二卿必知之而令兩虎相搏利敵損我死而有餘罪者乎清正行長大愧服曰爾後無復爭論於是諸將張筵歡醉一小西記令分道而進取行長謂清正曰自此至京城路有二南大門行程百里也稍近而大江阻焉東大門行程百餘里

也稍遠而路無大江從予所欲清正曰縱令有[illegible]險取行程之近遂分路而發太閤記秀吉諭清正記○按太閤記作五月六日會忠州清正記三月十九日發忠州而摠西征日記四月二十七日行長初到忠州與中陸戰二十九日發忠州則在二十七日推可知焉故係此日太閤記清正記此條月日皆謬推事實可知也行長等自忠州過嘉興嘉興之西遂分兩岐一軍迷失路夜迅雷風雨昏暗西征日記是月我軍自東萊分三路進者一路由梁山密陽清道大丘仁同善山至尚州敗李鎰軍一路由左道長鬐機張破左兵營蔚山慶州新寧義興軍威比安渡龍宮河豊津出聞慶與中路兵合踰鳥嶺入忠州又自忠州分兩路一超驪州

渡江由楊根渡龍津出於京城東一赴竹山龍仁至漢江之南又一路由金海從星州茂溪縣渡江歷知禮金山出忠清道永同進破清州向京城○按一路由梁山進者行長等也西征日記可徵焉自東萊進者清正等也清正記可徵焉超驪州者亦行長等也赴竹山龍仁者蓋又清正等也由金海進者黑田長政也其餘諸將亦在此中而氏記載闕略無所考焉旌旗劍戟千里相連砲聲相聞所過或十里或五六十里皆據險設營柵留兵以守夜則舉火相應金命元沈軍器火砲于江中變服以逃李陽元在城中知城不可守亦出走懲毖錄李昖在位日久湎酒怠政邪臣諛佞逢合忠直見疎○本書曰邪臣柳成龍李德馨秉燭誤曰或云隨志亦

載柳承寵李德馨惑李昖柳成龍即柳成龍也按成音相近龍寵字相似故轉訛耳今按據成龍所著西厓文集其人當崩壞艱難之日繁心國事凡所作歌詩歎時悲亂有杜甫之風而據野史別錄柳李排養兵之論以大平無事軍旅非急務蓋無事之日阿附時世者有事而始陳欲兼發者乎且以抵臣不可謂無其謂外無他者而欲其行狀者故存其文以備他日考焉李德馨爲阿諛迎合小人懲毖錄野史別錄往往散見無復可疑也且國中久不被兵民不習戰聞我兵俄至君臣束手百姓逃奔山谷守土者望風迎降平懷錄面酒據明史平安黄海忠清三道既破慶尚全羅二道危在旦夕可據錄五月朔按西征日記秀吉語日朝鮮四月也野史別錄亦載此日童謠人月末日之語釋之曰三十日晦也可併徵焉行長等進到驪州水漲以舩筏涉薄晚不能渡前後軍隔岸而陣西征日記朝

鮮自申砬去，郁人猶日望捷報。前日夕，軍官僕報申砬死。諸軍皆潰，滿城大震。初昏，李昖召宰執議出避。輔臣言事勢至此，暫出避平壤，請兵于明，以圖收復。成龍請分遣王子，諸道使招援兵。議定，遣世子珒于咸鏡道，次子玒于江原道。〇按本書曰世子，臨海世子乃珒也，本書恐誤。俄而李鎰敗報至，云敵今明日當入都城。於是李昖出，兵士奔竄，昏黑互相抵觸。李昖過景福宮前，市街哭聲相聞。到沙峴，東方向明，城中火焚起，煙焰漲天。至碧蹄驛，雨甚。諸臣多落後不至。至臨津，雨不止，東方向昏，不能辨色。臨津南麓有承廳，恐賊兵取材

作桴，焚之，火光照江北，得尋路而行。初更到東坡驛，州牧司等略設酒，諸臣終日飢，亂入搶奪，將闕供。牧司等懼而逃。懲毖錄　〇明日，朝鮮李昖將向開城，而吏卒逃散，無兵衛。適趙仁得尙旋入援，得軍馬及食。於是始發，夕次于開城府。群臣交章劾首相李陽元交結誤國等罪，不究。懲毖錄　此夜行長義智兵衆騎而涉水，適不大漲，遂到京城。〇西征日記、太閤記爲十日入城，誤。東大門牢鎖，牆壁高聳，不能入。行長臣木戶作右衛門悅跳架衝門扉，扉開。行長令兵士曰：勿亂妨，勿入酒肆。戒嚴入城，而民既散去，城矣守，城中寂無一人。行長

分兵而守四門。太閤記　此日，清正亦涉河而至京城，遣兵追李昖。古簡雜纂清正二日狀、吉野覺書。〇西征日記作三日，誤。〇按太閤記曰：清正後至，憤曰：入王城無益，不如追國王王子。與家臣議，其夜發兵向兀良哈。而清正發京與行長偕，分道而發。懲毖錄、清正記有明文，事勢當然也。太閤記說出一時傳聞兵家誇張之說，不合事實，故不採焉。秀吉譜所載全襲太閤記文也。〇又按竹內吉兵衛覺書曰：行長將使清正至，偕入京城，清正謀而竊先發。行長驚遽發而入京城，清正後而至，馳使于名護屋，譖言秀吉。秀吉衆軍而入京城。此書行長臣所記，恐不可悉信，故不採焉。三日。二日，朝鮮李昖在開城府，群臣仍劾陽元，遂罷之，柳成龍代之。崔興源爲左相，尹斗壽爲右相。咸鏡兵使申硈來，柳成龍又罷，俞泓爲右相，崔興源等以次陞。懲毖錄　有選卒直入李昖前，大呼曰：李德

馨爲王。昖變色曰：德馨其如是乎？俄而德馨至，昖與諸臣相持痛哭。野史別錄　行長後軍發驪州，水漲不得涉，軍士探得船數隻而漸濟。西征日記　初，朝鮮元豪率兵數百守驪州北岸，與我兵相持。既而柳永吉召還元豪，江上無一守者。我兵縱火焚屋，爲長筏，累日畢渡。懲毖錄　四日，朝鮮我三路兵皆入京城。懲毖錄、野史別錄。西征日記作五日，朝鮮四日。清正詣下行長營，令宗逸與明通事筆話，究問入明道路險易，且議移諸軍營于城外，四面出榜以招來逃民。西征日記。〇按野史別錄記我諸軍王城外陣營處詳悉，似與本書合。然其姓名條列宇喜田秀家及石田、大谷等，而朝秀家發在此歲六月，別錄所記非此時事，故不採焉。

鮮兵侵長政臣森多兵衛營防而退之斬首十數（宗氏家記本書爲義智入京時而不日姑係于此）七日（朝鮮六日）藤堂高虎戰于唐島失利（高虎船戰記）八日（朝鮮七日）李昖逃入平壤（懲毖錄）十四日（朝鮮十二日）行長義智等將涉臨津而進兵朝鮮金命元申硈韓應寅在臨津北列守江灘歛江中船隻悉在北岸無船可涉清正等兵隔江發矢石相持（懲毖錄參取西征日記行長義智據前後文書之）十五日（朝鮮十四日）清正兵暫退陣義智令調信贈書敵營曰今我軍退者無他爲與貴國議講和也日者予數使于貴國陳以利害貴國不聽遂至用干戈夫我殿下假道于貴國者將報怨於明非仇貴國夫歲審告其故于沂附書而貴國藩臣梗塞道路我不得已擊而敗之到尚州贈書復無回翰然則滅朝鮮者朝鮮也非日本貴國如成日本與明講和我退吾軍于畿外而還王于舊都朝鮮人答曰縱死不講和十六日（朝鮮十五日）調信又贈書朝鮮兵士衆曰吾儕小人不能私回報轉啓承政院以報兩國本無怨隙孰不欲講和期三日而歸遂不報矣（西征日記）十八日（朝鮮十七日）我軍焚江上廬幙爲退軍狀以誘敵申硈素輕鋭無謀欲渡江追擊有諫者不聽而涉我兵伏山後一時俱起擊殺申硈敵兵走至江岸不得渡投江而死命元應寅望之氣沮遁去京城諸將發兵中路聞敵既敗走歸京（參取西征日記懲毖錄且據日記）此日秀吉贈書于秀次曰朝鮮都城既陷矣于來春帥兵入明蕩平疆宇徙

當今鑾輿于彼地而齊寶圖以甲午歲爲期乘輿沿途駐蹕總用行幸式　皇朝寶祚推戴八条宮以御爲明地關白朝鮮地遣岐阜宰相若備前宰相總統乘輿經費奉畿甸傍近十州封卿以百州　皇朝關白大和中納言備前宰相等臨時選擇而任焉卿善知此意（古簡雜纂秀吉書）十九日

（朝鮮十八日）鮮軍再聚散卒守江行長義智等發兵向津江二十一日（朝鮮二十日）清正臣齊藤立本奉秀吉命示諭都城臣民曰適來朝鮮政苛令煩四民失其所予雖不敏將布善政于境内救民生于塗炭文武官僚先服者隨器授職後者罰而莫赦如其農商速還舊居各修其業（西征日記）是日朝鮮趙重峰分檄于湖嶺召募兵士應者雲集而巡察使守令以爲不利沮撓之以此集者還散重峰貽書巡察大責之往湖右復招募焉（野史別錄）二十七日（朝鮮二十六日）我諸將相繼至臨津直茂臣鍋島平五郎等得小船二十餘艘我軍乘

而戰奪敵船五十餘艘行長臣小西作右衛門發火砲燒敵船鮮兵悉潰散行長義智等渡江追擊（參取西征日記鎮西要略鍋島家記吉野覺書竹內覺書小西作右衛門據木戶作右衛門鍋島家記係二十八日）二十九日（鮮[illegible]二十八日）諸軍皆涉江進屯開城府（鍋島家記）鮮軍皆潰走于平壤

是月清正行長分道追李昖及世子琿等（征伐記懲毖錄是月據征伐記太閤記清正記按清正記係此月十六日然據西征日記十八日清正猶在京有明文清正記係十六日誤矣蓋津軍二十七日終然則二人之發蓋二十八日後也）全羅道巡察使李洸領精兵七萬至錦江聞京城陷傳令各陣罷師光州牧使權慄白光彥等以義責之洸謝罪而散軍已潰散於是與慄光彥等

同下本道以圖再舉（參取懲毖錄野史別錄）忠清道巡察使尹國馨偕金睟來會兵總五萬餘至龍仁我兵築小壘于北斗門上據之（按未詳洸易之我兵為誰）先使勇士先彥李時禮等近壘發射我兵不出日晚見洸彥等懈大呼突出光彥等倉皇欲走為我兵所害敵軍震懼明日我兵數人揮刃賈勇而進三道軍望之大潰聲如崩山委棄軍資器械洸睟國馨逃各還本道（懲毖錄）福島正則據稷山城鮮人訛相傳正則秀吉之叔父也謂殺之則我軍必沮敗遂攻之者三正則擊而敗之（蓋輸諸本書不記月日而為諸帥在京城時故姑係于此）

征韓偉略卷之一　終

征韓偉略卷之二

水藩彰考館編修總裁川口長孺著

我軍既進屯于朝鮮京城，奉秀吉命，分朝鮮地界而經略焉。黑田長政小西行長兩分向明路程，加藤清正以自京城北方為界。○本書曰北方丹丹不審指何地而本山覺書記當時稱曰兀良哈本邦稱之契丹然則丹丹亦稱兀良哈乎 六月朔。朝鮮日 清正將抵其所領北方界，疏云：朝鮮京城陷後，諸將群議紛紜不決，故臣出師亦稽緩，今將發所部，行止封鎖，綏居民，布條令，如親征明，請速傳命，臣雖在遠鄉，令下即時進發。古簡雜纂清正六月朔日一狀 三日 四日 朝鮮秀吉謂雖朝鮮設破，明兵來援，恐難敵，遂發援兵，以宇喜多秀家為將，增田長盛、石田三成、大谷吉隆為軍奉行，淺野幸長、伊達政宗等兵凡六萬，臨發，秀吉附三奉行以印書，戒勵諸將以嚴軍制。秀吉譜征伐記○按撥兵發諸書不記其日但征伐記以秀吉印書為二日據此姑係。其至朝鮮地日子又不詳而西征日記五日条記秀家事似秀家既在彼地然西出舟程非兩三日可到姑記以俟後考 至朝鮮京城，分兵警衛，以田三成陣明禮坊洞，增田長盛陣鑄字洞，前野長康陣好賢坊洞，加藤光泰陣長興庫洞，宇喜多秀家陣鄭士龍家，宇喜多左京亮、花房

助兵衛、江原兵庫頭、明石掃部頭陣京陵洞，明石右近助陣水閣洞，花房志摩助陣桂林，山口正弘陣古隱墻頭。野史 別録○按本書文字訛誤其不可考者闕之 我屯營，其大者在忠州及原州，連營達于京都。其在忠州者，取路竹山、陽智、龍仁往來；其在原州者，欲從砥平、楊根、楊州、廣州抵京。江原道助防將元豪與我兵戰，我兵失利。府使邊應星又船載射手，乘霧邀我兵于驪州。巡察使柳永吉催豪擊我兵之在春川者，我兵設伏殺之，於是江原一道無遮我兵者。懲毖録○本書無月日姑係于此。秀家會諸將部署之，追擊李昖及世子珒次子琿等，遣黑田長政、立花宗茂于黃海道。參取黑田家記黑田略記清正記鍋島家記 小西行長于平安道，加藤清正、鍋島直茂、相良長安于咸鏡道，小早川隆景于開城，毛利吉成于江原道。清正記鍋島家記○野史別録曰黑田孝高釜山黑田長政生駒親正慶尚道毛利輝元全羅道木村常陸介蜂須賀家正忠清道森美作小早川隆景黃海道附以備考 先是行長、清正為先鋒，至是秀吉令長政與行長、清正代為先鋒。秀吉令長政曰：朝鮮郡邑既以地圖分割，諸將各守其治所，為政準本邦制度，撿納賦稅；至明之道程，于當駐軍之地；在其治所者，修營且蓄積租稅，以充用度。長政入黃海道，營于牛峰以鎮撫。黑田家記 十日，朝鮮

十一日加藤清正戰于唐島燒敵艦五十餘艘高麗船戰記○按本書云此月七日我將志摩守與敵戰敗死他書所不載且不詳志摩守爲誰或曰并河志摩守先是行長義智等進至大同江南李鎰防之淺灘義智前隊進入江中鎰兵以強弓射義智兵波多野須藤等戰死我兵遂退參取宗氏家記懲毖錄先是據懲毖錄此日行長義智進逼平城懲毖錄長政與大友義統來援行長等黑田家記城中兵士纔三四千分配城堞而部伍不明或連數堞無一人散掛衣于樹間爲疑兵我兵向羊角島到江邊發銃逹者散落大同館瓦上懲毖錄李昖避平壤向寧邊崔興源俞泓鄭澈等從尹斗壽金命元李元翼留守平壤柳成龍出迎明將懲毖錄十一日朝鮮十二日初我兵分駐江沙上作十餘屯結草爲幕累日不得渡江警備頗怠金命元等自城上望見以爲可乘夜掩襲使高彥伯等領精兵潛以舡渡軍約三更擧事失時刻既渡昧爽而我兵未起彥伯進突義智一陣懲毖錄鮮兵任旭景先登入幕亂斫我兵偕李宣戰死西厓集義智軍驚擾部將杉村智清等拒戰而死義智督戰手斬數人長政追至河邊疾戰俄而列屯悉起大至鮮軍退走舡舡人見我兵逼不艤船渰死甚多餘軍從王城灘亂流而逃我兵始知淺處此夜舉衆由灘濟守灘兵不發一矢皆散走懲毖錄參取黑田家記我兵渡灘疑城中有備未前尹斗壽金命元盡出城中人沈軍器火砲于水中逃去是夜李昖在博川命李幼證令往平壤以西龍岡等邑收兵爲平壤援幼證以我兵梗塞懼而不發十二日朝鮮十二日我軍攻拔平壤李昖次嘉山郡平壤敗報至李昖妃始逃北道聞我兵在北道而出令世子奉廟社主由他路以圖興復崔興源俞泓從世子懲毖錄行長追李昖至嘉山時長政亦聞李昖在嘉山馳至夜敵襲行長營長政援之大戰朝鮮人李王理射中長政腕長政血戰斬王理遂走敵兵黑田略記○按黑田家記記此戰云長政宿行長營城兵高彥伯襲行長營長政援之城兵敗績尹斗壽等遁去其所記高彥伯尹斗壽等事平壤城戰也非嘉山事蓋記者誤取懲毖錄爲文也懲毖錄記次嘉山事轉折又續記平壤戰家記作者不詳語路遂以平壤戰爲嘉山事不善讀書之過也大抵我記征鮮事參合懲毖錄以爲文有往往錯事實者不可不察又還牛峰黑田家記此夜李昖走定州十三日朝鮮十四日李昖向宣州自出平壤人心崩潰所過亂民入倉庫搶掠穀物順安肅川安州寧邊博川以次皆敗郡邑人民聞平壤陷盡竄山谷路上不見一人昌原人曹好益有志行及平壤被圍募兵江東既而平壤陷軍民皆潰間行赴李昖所又聚兵得數百人與

我師戰祥原頗有斬獲懲毖錄李昖遂走義州頗內屬于明明兵部議令駐劄險要以待援兵號召通國以圖恢復明史明紀事本末柳成龍條陳時事其一曰倭兵方住平壤而黃海江原道郡邑尚多完全南方大軍雖未知利鈍而亦在水原若又自此處召集散亡嚮導唐兵分數道蹙之則倭首尾橫決必棄城南走豫諭黃海京畿忠清全羅慶尚等道沿途設伏闞其歸路而處處抄擊則其勢可以盡殲又令慶尚全羅水師各率舟師邀截倭船此今日勦倭大勢也西厓文集

行長在平壤欲俟明兵至決戰而明兵未至於是遣人言京城諸將曰我為先鋒渡鴨綠江直入明諸君請速繼發諸將相議謂慶尚全羅二道城有未降者先蕩平之道而後從事敵在後而進取非謀也行長憤懣檄李昖曰日本與明大小懸殊然我朝國富民饒其興兵者非貪地報怨耳而其入明必經貴國故不得已假道而貴國縟修遮我前行吾不得不用干戈自釜山到平壤旌旗所指無不摧陷今聞大王欲屯鴨綠江吾鼓行而相會在近也秀吉譜征伐記於是朝鮮請援之使絡繹於道明史明君臣驚愕謂日本犯朝鮮窺中國此二百年來所未見者計當援之

莫知所出時暹羅使在京自願出兵剿倭巡撫蕭彥流以為暹羅極西日本極東約去萬千里界其中者有安南占城滿剌咖呂宋琉球等國欲其越人之國而為中國効力甚難且舟師所經先之廉雷瓊高繼之香山東莞廣州惠潮達于漳福台寧而後抵日本中華靡麗無一不歷彼其奉檄而來勢誰禁之昔狼士所過為墟況暹羅哉事遂寢平壤錄圖書編議防我事宜曰打造戰船二千艘集選練精兵二十萬人乘其空虛直擣倭巢明人議以朝鮮為藩籬在所必爭遣行人薛藩諭昖以興復大義揚言大兵十萬且至時朝鮮君臣益急出避愛州明史明紀事本末先是遼東奏朝鮮兵變明臣或疑朝鮮為日本向導獨兵部尚書石星銳意救援朝鮮使申點在明朝夕哭請援星發參將戴某遊擊史儒護國二將向平壤遂聞城陷還駐義州明贈犒軍銀二萬兩于朝鮮行長之拔平壤勢如建瓴朝鮮意謂朝夕至鴨綠江遂至請內附而行長連旬不出以此人心稍定收拾餘燼以迎明兵懲毖錄

十五日朝鮮十六日吉川廣家與朝鮮兵戰于開慶敗之毛利記

十七日朝鮮十八日先是清正渡臨津至黃海道安城驛懲毖錄此日入咸鏡道二十四日朝鮮二十五日清正在永興民匿山中者

相迎如俟其至。清正下令綏撫。鍋島直茂追至。（古簡雜纂清正六月二十四日狀）時朝鮮人標道路曰，王入明國，王子兄弟從此道去。清正適見之，悅曰，我先捕世子諸子，將發師向兀良哈。直茂諫曰，鮮人所標，恐出詐謀，誘我陷死地，未可知焉。且當此炎蒸，跋涉絕險，孤軍遠入不毛之地，非謀之得者也。此地幸米粟不乏，屯營以待京城指揮。（清正記）清正不聽而發，留直茂鎮其地。（○鍋島家記曰，七月朔，直茂留鎮咸鏡道，與本書異矣）直茂托清正曰，肥前沿海民交易明國，仕彼地者頗多，而太閤入明，肥前為發兵要路，請獻肥前，而賜封于明地。清正疏而言之秀吉。（清正六月二十四日狀）二十七日，王城外五六里有險阻地，敵兵六七千據之，阨我軍釜山來往，家政偵信攻之，不克。秀家令宗茂攻之，宗茂乘夜襲之，燒柵，斬首七百餘級。（立齋舊聞記、懲毖錄）七月初，我兵之登陸也，慶尚右水使元均恐不出擊，悉沈其戰舡及火炮軍器於海中，獨與裨將李英男李雲龍等奔至昆陽海口，欲下陸避我兵。英男諫曰，公受命為水軍節度，今棄軍下陸，後日朝廷按罪，何以自解。均然之，使英男往全羅水軍節度使李舜臣請援。舜臣以各有分界辭。英男往返五六，舜臣不得已發舟師。（懲毖錄）我

征韓偉略　卷之二　廿七

水軍將脇坂安治為海路先鋒，轉鬬進而入王城。釜山王城之路，以敵兵數起，道程梗塞，安治築砦要害地，分兵守之。六日，（○六日據高麗戰船記）鮮軍數萬來攻，安治自王城馳赴援，敵敗走，斬首一千餘，俘二百餘。時舜臣等舟師指巨濟，嘉明落逢聞之，自京城連夜驅至熊川。安治駕兵船至見乃梁。（[illegible]）舜臣謂，此地海狹水淺，難於回棹，不如佯退誘之至海闊處相戰，揮船退。我兵爭乘之，既出隘口，舜臣鳴鼓一聲，諸船回棹。舜臣嘗創造龜船，以板鋪其上，形穹窿如龜，戰士櫂夫皆在其中，多載火炮，縱橫出入如梭，連以炮碎我船。諸船合攻，烟焰漲天。我將船高數丈，上施樓櫓，以紅段彩旗圍其外，為大炮所破。（懲毖錄）我兵死者無數。安治僅免，歸至海，安治慚敗，又率殘兵攻舜臣，舜臣船。（[illegible]山撰安治碑）陰。（藩翰譜云，按初我軍到釜山時，藤堂高虎、加藤嘉隆水軍與朝鮮舟師戰，而安治失利，懲毖錄記其戰而不記前戰。[illegible]）嘉隆、嘉明亦七日抵加德。八日，泊唐島。九日，敵艦大小百餘艘來攻。火炮火矢如雨，我軍亦發大炮，互有殺傷。戰自辰及酉。敵船有以全鐵裝者，我炮不能傷，而敵軍火箭用長大勁幹鐵箭，咫尺而發，我將帥在樓櫓者殆危急，及戰酣，見白

征韓偉略　卷之二　廿八

衣爲帽人倘佯每船艫舳間船人視而異之嘉明軍師某曰此本邦諸神護之也時敵所發火箭多半途而碎散中船者無幾將師樓櫓無一中者日既晚兩軍交綏嘉隆嘉明還釜山（高麗船戰記）行長之到平壤贈書于李盼曰（日本舟師十餘萬人從西海來未知大王自此何之我兵本欲水陸合勢西下此一戰不得大捷行長雖得平壤而勢孤難進朝鮮猶得保全羅忠清以及黃海平安沿海一帶調度軍食舜臣率三道舟師屯于閑山島遏我西上之路明遼東總兵祖承訓率五千兵援朝鮮報至朝鮮無糧可供

征韓偉略　卷之三　九

給適忠清道税米一千二百石漕來以之充糧（懲毖錄）行長兵二萬固守平壤而平壤京城路程頗遠築數城于中路爲救援（秀吉譜　征伐記）平壤距京城路程五十里（朝鮮五十里我行程[illegible]）中間去平壤十四里地曰鳳山大友義統守之其間築二砦行長及義統兵守之去鳳山七里築砦于龍泉山長政臣小河傳右衛門守之長政在龍泉南白川城去龍泉六里（黑田家記）立花宗茂營亦在義統砦傍近（立齋舊聞記）祖承訓至義州以史儒爲先鋒承訓遼左勇將累與北虜戰有功是行謂我軍必可敗至嘉山問鮮人曰平壤倭無乃已走耶曰不退

承訓擧酒仰天祝曰倭猶在天使我成大功也（懲毖錄）時行長發兵經略近郡而民未就撫安平壤人民築砦城南高山守之十二日（朝鮮十四日）行長兵攻而屠之築我砦于傍近城中兵寡（吉野覺書）十五日（朝鮮十六日○懲毖錄係十九日）承訓等率選兵三千至安定館（平壤錄　秀吉譜　征伐記）夜風雨晦瞑竊陷城牆曉俄發喊急攻城兵大驚松浦鎭信無暇擐甲親奮鬪箭貫臆而不顧諸將亦各苦戰敵兵遂敗績（吉野覺書）史儒戰死承訓僅以身免三千兵生還者纔數十人（平壤錄　秀吉譜　征伐記○國恩錄曰長政宗茂戰而卻敵行長蔽以爲已功諸書所不載今不採焉）承訓膽落逃還遼東（懲毖錄）明

征韓偉略　卷之三　十

主大驚以宋應昌爲經略（明史）二十二日（朝鮮二十三日）秀吉母疾病秀吉嚴名護屋兵備而還京師（太閤記）二十三日（朝鮮二十四日）清正之至安城也擒其居民放二人使鄉導二人辭以不諳北路清正即斬之一人懼請先導至是追朝鮮世子從谷山地踰老里峴出於鐵嶺北日行數里勢如風雨北道兵使韓克誠率六鎭兵相遇於海汀倉（○按清正記及鎭西要略曰清正攻青州虜酋將軍世留容貌偉身長六尺餘清正還咸鏡城今見世留于朝鮮二子世留泣涕不能仰視因譯者詢清正曰僕本賤人國王擢爲四道使而來贓臣狀不幸爲臣虜不能脫王子之厄其恥亦大矣及還王城清正使其臣神田三四郎護之世留遁去入鮮軍後四郎戰而斬之聞城源君美曰世留蓋韓克誠也）北兵

善騎射，地又平衍，乃左右迭出，且馳且射。清正避倉中，時日已暮，從兵請明日戰，克誠不聽，揮兵圍之，我軍列置倉中穀石，避矢石，從中多放銃，而軍擲且中，必貫穿，克誠退屯嶺上，我軍夜潛環敵營，伏于草間，朝大霧，敵軍不悟，我兵發銃大呼，四面突起，敵軍驚潰，悉陷泥澤，我兵逼而芟薙，死者無數，克誠遁入鏡城，遂被擒，本道監司柳永立亦就擒，南兵使李渾走入山，爲民所害，南北道郡縣皆陷，世子珒次子琈判遁江原道，而我兵既入江原道，故轉向北道，清正窮追及會寧府。懲毖錄曰：二子及李昖妃與從臣

走入城，清正率兵逼城，城兵皆降，清正獲妃及世子以下，死清正許之。〇懲毖錄曰：會寧吏鞠景仁叛，縛王子降清正。餘衆留道軍中。〇征伐記曰：清正追至朝鮮二子，言不殺之，二王子使清正入，驚清正齋清食而入從者夯走，朝鮮從臣錄清正給而殺之，警卡多啟清北清正執王子爲質，且與朝鮮爲約於其得解。秀吉請從之，未知孰是，附以備考。受降，推問李昖所在。置二子及從臣於鏡城，導供給，令兵士警衛，遂出師于兀良哈。參取清正七月十三日狀及清正記 李昖妃與宮女偕出城，以帛覆面，兵士將捕之，清正戒曰：勿覩面，勿觸犯，爲不知者，而贈飲食，使逃去，鮮人畏清正之驍勇，而仰其有惠。秀吉譜 二十五日，朝鮮記二十六日 秀吉母殁，秀吉在途聞其赴。太閤記二十五日，據黑田家記 義

智之赴朝鮮也，携僧宗逸，令掌文書，有朝鮮人李孝仁者，數訪宗逸，與之驩極，此日孝仁告曰：見所往李昖妃奴婢，宗逸捕而遣秀家，陣秀家鞠問，伏曰：知妃去所，不知國王所在。孝仁又記朝鮮人竊圖不利者十九人姓名，告宗逸，秀家擒而戮，宗逸見孝仁于增田長盛，長盛改其姓名，稱今村新介。西征日記〇按：本書不標作者，列名文祿役僧從行長者，書玄蘇宗逸二人，同此書出仙巢，事仙巢玄蘇別號，則知其爲宗逸所記，故定爲宗逸。晦朝鮮八月朔 先是朝鮮金順良降于我，而爲諜義州，王是竊報云：朝鮮恐義州不保，將割江原慶尚全羅忠清四道請和，既而李德馨李恒誠景應瑄

來行長營言之，行長許焉，而李昖聞清正虜二子，怒，令進兵。小西一行記 松浦家記 時朝鮮李元翼李薲住順安，金應瑞等二十四屯在平壤西，金億秋水軍在大同江下流，以爲犄角，元翼等進攻平壤，我兵擊走之，是月，我兵從慶尚右道入全州界，朝鮮鄭湛邊應井等禦之熊嶺，我兵擊殺之，州吏欲走，州人李廷鸞入城固守，我兵不攻而去。〇據上文所引野史別錄，輯元全羅道文，我兵爲毛利氏事也。書生沈岱爲人慷慨，代權徵爲京畿監司，時畿甸創殘甚，我兵日出焚掠，前監司守令以下，躲避深僻，徵服潛行，以防害，岱不畏，每巡行，建旗鳴角而行，又

聲言欲復京城。俄在朔寧。我兵詗知之。潛渡大灘。夜襲之。俄驚起。被衣走出。我兵擊殺。沈俄事。月日不詳。本書云是秋。故姑係于此。月我兵蓋行如兵趣。我兵屯于永川。永川權應銖有膽勇。率鄉兵攻永川城。我兵不利。走慶州。自是新寧義興義城安東等。我屯軍皆聚一路。賊兵保左道郡邑。左兵使朴晉自密陽奔入山中。李昖以前兵使李珏棄城走。誅之。以晉代之。時我兵充滿。李昖所在聲問不通南方。人心搖動。及聞晉爲兵使。散民稍集。及權應銖復永川。晉率左道兵萬餘。進薄慶州城下。〇按清正初陷慶州城。留兵守之。此時留守慶州者。蓋清正之兵也。我兵潛出北門。掩其

軍後。晉奔還安康。夜又使人潛伏城下。發飛擊震天雷。于城中。我兵聚觀。俄而炮自中發。聲震天地。鐵片星碎。中者即斃。不中者顚仆。我兵未知其制。故異而驚。還西生浦。震天雷飛擊。朝鮮古無其制。火砲匠李長孫者創製之。飛至五六百步隆地。良久火自內發。懲毖錄〇按應銖朴晉二事。本書無月日。然皆京城陷後之事也。故姑係于此。祖承訓敗後。行長兵威漸盛。贈書朝鮮。有羣羊放一虎之語。羊譬明兵。虎以自託。聲言朝夕將西攻義州。人心洶洶。懲毖錄。西厓文集八月我軍入豐德等。寘石星計無所出。明史謂寧夏未平。復有事遼左。殆罷于奔命。雖鞭之長

不及馬腹。越江而戰。非完策也。平壤錄議遣人偵探。求當綏兵者。嘉興人沈惟敬應募。明史於是講和封貢議起矣。惟敬者無賴小人也。嘗通倭。妓陳澹如。澹如僕有鄭四。〇甲乙剩言作賀小樓子沈弥旺。往年捕在日本。逋歸話日本事。惟敬蓄功名志。欲乘際會就事。就鄭四詳聽日本事。揚言能知日本事。石星妾文表茂適澹如居間。惟敬之言。薦之石星。石星召惟敬而語。大喜。謂承訓敗後。非發大兵難得利。先遣惟敬說以和議。欲以緩師。惟敬請數千金于石星。買娇衣玉帶花幣。爲見我諸將之贄。且娶澹如爲妻。托石

星爲質。征伐記。秀吉譜臨發朝鮮。石星假以游擊官。懲毖錄秀吉其母四十九日。忌終。而將赴名護屋。帝勅止焉。秀吉奏曰。臣所遣將帥數戰數尅。然明之大兵來援。則勝敗未易測。臣在京師。難指揮海外。去京師者。非敢背勅。唯願速平定。而欲輝朝威耳。臨發勅賜錢。秀吉譜此月直茂在咸興。郡邑有稱六伯三職者。吏房戸房禮房工房兵房刑房曰六伯。勸農色掌書員曰三職。令之各修其職。安輯居民。撿納賦稅。軍得不乏。遂入吉州。攻安平城。拔之。斬首六百餘。餘城望風潰去。直茂遣其臣。分守諸城。而

自屯長橋。鍋島家記 九月沈惟敬抵朝鮮。本書係八月今從懲毖錄 遣人通意行長。行長遣僧玄蘇宗逸報之。惟敬先贈金幣于行長遂會於降福山下。惟敬極言和議使行長條陳七條曰。按〇明史朝鮮傳行長謂惟敬曰明朝幸按兵不動我不久當還以大同江爲界平壤以西盡屬朝鮮耳此七条之一也其詳見于下文 如許之乃講和矣。惟敬肯之。行長曰和彌成徹平壤戍。於是先斂兵。三奉行亦同行長意。諸將各息兵三日。行長與惟敬書曰。本邦與貴國絶往來者久矣。太閤托講和事于朝鮮。而朝鮮不從命。故起兵。今足下來此地議和。此二國復舊交之基乎。足下奏之明。遣貴使于我邦。議和

親之約。莫大焉。貴使如來。以五十日爲期。過期者我諸將不留滯此地也。征伐記秀吉譜〇懲毖錄曰惟敬馳書倭將以聖旨責問朝鮮有何負於日夲日本如何擅興師旅又曰惟敬將往人皆危之多勸止者惟敬笑曰彼焉能害我也按惟敬竊踰諸將然後至訓然所哉如聖旨責問皆虛飾欺朝鮮人也戍酸信惟欲虛誕故懲毖錄於惟敬多假借詞今不採焉 惟敬曰。吾歸報聖皇。當有處分。以五十日爲期。倭衆毋得出平壤西北十里外。鮮人毋入十里內與倭鬭。乃於地界立木爲禁標而去。朝鮮人皆莫測。懲毖錄宗氏家記 既而金順良等來謂玄蘇曰。明實非好和。遣惟敬者。出其詐謀。今出兵非捉督李如松無他可用。而如松征寧夏未還。故爲緩兵之計也。莫爲所欺。義智鎭信以告行長。行長不借由己與惟敬約矣。食言不可也。自是鎭信與行長議論不合。松浦家記小西一行記

十月。明李如松提督薊遼保定山東軍務。充防海禦倭總兵官。救朝鮮。明史 諸將相議。都城緣邊築城以備之。城東一里半許。有金化春川二城。城北有麻田城。大門外有廣丹城。島津義弘父子守金化。島津忠豐守麻田。長曾我部元親守廣丹。明兵來攻春川。義弘來援。明兵不戰而退。及援兵還。又來攻。忠豐奮戰。敵兵敗退。獲級七十餘。獻誠于名護屋。征韓錄 先是清正入兀良哈。觀兵其地。部落各有屯

營。清正攻拔四五營。餘營皆遁去。〇清正記曰陷其都城斬首九百餘 是月還咸鏡道。居安邊營。鎭撫一道。令收租稅。其在兀良哈時。秀吉贈書。令略明地。清正疏答云。遙聞行長所略平安道未鎭定。故在京諸將上言未可出師于明地。臣所部幸既平定。然他道不治。孤軍難深入。清正十月二十日狀 清正凱旋。路過青州。俘後藤次郎者。次郎舊松前漁人也。漂風抵青州。住多年。清正以之爲譯者。且令鄕導。次郎曰。青州天色澄晴。近見日本富士山。清正還咸鏡。以朝鮮二王子退于橘州。漢南兵二萬許邀道擊而敗之。抵安平。鍋島直茂相良

長安迎之、共議分兵守咸鏡諸城。十一月、直茂管下咸興民作亂、直茂兵三千破敵兵六萬。（清正記・鎮西要略・鍋島家記）朝鮮觀察使某陳咸興城北兀平山、其兵數萬。直茂率兵三千大戰、直茂親揮槍陷陳、敵軍遂潰、斬首千餘。（九州記）清正部將在橘州者、為朝鮮兀良哈所圍、請救于安平。清正兵寡難分之、令直茂援之。直茂遣部將間行、令入其城。（清正記・鎮西要略・鍋島家記）十二月、惟敬去朝鮮、過五十日不至。行長疑之、聲言將飲馬鴨綠江、遂大修攻城之具、鮮人益懼。（懲毖錄）惟敬既奏明主、明主謂倭情未可信、乃趣應昌等進兵。而星煩意

征韓偉略　卷之十　廿七

於惟敬、又遣我軍。（明史）惟敬至平壤曰、和好之成既在近、約而去。（宗氏家記）自行長議和、城兵但俟惟敬報、歛兵彌日、糧食漸乏、戍守交替時、路武為賊所害、加以疫癘、城兵坐困。（吉野覺書）先是應昌之將出兵也、如松為提督、以劉黃裳・袁黃為贊畫。（〇贊畫錄曰、文祿壬辰之役、明兵援朝鮮、袁了凡與清正接。錄學士每以資談、而不審其所載。袁黃武備略分注曰、家君督師渡鴨綠江、以觀兵于鮮城、陵將清正于咸鏡道、三戰斬馘二百二十五級、倭將景[illegible]恥于自殺、止嫉報而已。）發移檄四方、修墩堡、益戍兵、督造火器械、分布海口、遠邇聯絡、碁布星羅、延袤三千里。時如松尚羈寧夏、而調兵集者僅三萬五千。應昌以副將揚元將中軍、李

如栢將左軍、張世爵將右軍出關、紀律嚴明、軍容整肅。惟敬自平壤還、奉部咨見于遼陽。應昌謂惟敬曰、倭求封貢、第宜卑辭向闕、何敢破朝鮮以要我。我奉命討倭、惟知有戰耳。汝往見倭、必求封貢者、宜盡還朝鮮地、退釜山聽命、具表稱臣。令議止退平壤、是以計緩我師也。有戰而已。汝善保首領。惟敬唯唯而去。朝鮮使人促進兵、絡繹于道。應昌謂使者曰、我師如風雨、朝濟江而夕破敵、顧師行糧從、江以西則我自餉、江以東則爾餉、餉必五萬人、必支三月。李松許焉。時如松尚未至、有建議者謂軍恐無利。應昌出

征韓偉略　卷之十　廿八

秘造火器明火毒火試之、原靡不神驗。曰、以此禦敵、何患不勝。軍心乃安。此月八日、如松始至見應昌、應昌勉以乘西勝餘威、一戰滅敵。惟敬復自我營至、就議如初。應昌怒叱曰、敵亾無日、何以謾詞欺我。將斬之。（平壤錄）參軍李應試請間曰、籍惟敬給倭封而陰襲之、奇計也。應昌・如松以為然、乃置惟敬標營。（明紀事本末）十六日、如松督師渡江、領軍律、一軍肅然。（平壤錄〇明紀事本末作二十五日）應昌止居于遼東。（懲毖錄）諸鎮士馬四萬餘、東由石門度鳳皇山、臨鴨綠江、天水一色、望朝鮮萬峰出沒雲海。劉黃裳慷慨誓曰、此汝曹封侯地也。

(明紀事本末)二十二日。後軍始發遼陽。(平壤錄)義弘久保在金化
城。金化當成鏡江原慶尚三道要衝。必爭之地也。此月三
道勁敵來攻。久保率輕騎突戰走之。久保恃勇單騎逐敵。
或覩搏虎。義弘戒其輕佻非將所爲。石田三成亦遣使禁
其從獸于山野。後無幾病而歿焉。(征韓錄)
二年癸巳(明萬曆二十一年朝鮮李昖三十年)○正月朔。明李如松率三營
將李如栢張世爵楊元及南將駱尚志吳惟忠王必迪至
安州下營。於三處旗幟器械整肅。朝鮮柳成龍入見。齎朝
鮮地圖指示形勢。其所從入之路。如松傾聽。且云倭但恃

征韓偉略　卷之二　十九

鳥銃。我用大砲。皆過五六里。彼何可當耶。題詩於扇面。寄
成龍云。提兵星夜到江干。爲說三韓國未安。明主日懸旌
節報。微臣夜釋酒杯歡。春來殺氣心猶壯。此去妖氛骨已
寒。談笑敢言非勝算。夢中常憶跨征鞍。如松使副總兵查
大受先往紿行長云。天朝已許和。沈遊擊且至。行長喜。玄
蘇贈詩云。扶桑息戰服中華。四海九州同一家。喜氣還消
寰外雪。乾坤春早太平花。(懲毖錄西厓文集)如松如栢等大肅寧
館。行長以爲封使將至。遣其將二十人來迎。如松令遊擊
李寧生縛之。○(懲毖錄云。查大受誘與飲酒。伏起縱擊之。三大征考曰。行長遣將吉兵彌三郎等同通

事張大膳來安定。按吉兵竹內吉兵衛也。彌三郎不詳。)我兵猝起格鬪。三人爲所獲。
餘走還。行長大驚。復遣小西飛問之。如松慰而遣焉。六日。
敵兵次平壤。行長猶以爲封使也。於風月樓以待。我衆盡
衣夾道而迎。如松分布諸軍抵城下。諸將逡巡未入而形
大露。我兵悉登陴拒守。(明史)朝鮮將李鎰金應瑞等攻城東。
義智擊走之。(宗氏家記)平壤之地。東南並臨江。西枕山陡立。遶
北牡丹臺高聳。(明紀事本末)距城二里許。臺側築柵爲牙城。(秀吉
譜)行長在牡丹臺。義智欲迎之。平壤敵絶。中間聲問不通。
擇能使者。義智兵國分隼人曰。臣願使焉。義智遣之。隼人

征韓偉略　卷之二　二十

單騎直進。明兵不敢遮。得報而還。義智兵迎行長。行長潰
圍復入平壤。如松先遣吳惟忠攻之。拒而退之。(參取秀吉譜宗氏家
記。○明紀事本末云。遣諸兵試其鋒。佯退。)夜南兵二千屯臺下。行長遣義智襲
之。如栢發火箭防之。我兵失半。不克而還。(參取明史明紀事本末征伐記
秀吉譜宗氏家記)七日。(諸書作八日。今從明史)黎明如松下令。諸軍無割首
級。攻圍缺東面。以我兵素易朝鮮軍。令副將祖承訓詭爲
其裝。潜伏西南。(明史明紀事本末)城兵一萬五千人。(征伐記秀吉譜○平壤錄
曰十萬。今誤)如松軍加鮮人號二十萬。(征伐記黑田家記)如松遣吳惟
忠攻牡丹臺。(明史)臺遂陷。(黑田家記)如松親提大軍直抵平壤城

下（明史）遵宋應昌指授，攻西南北三門，外布鐵蒺藜數重，晴設虎蹲等砲（平壤錄）。行長勵兵堅禦之，礮矢如雨，明兵少却。如松斬先退者以徇，募死士援鉤梯直上。我兵輕南面，朝鮮軍承訓等乃䙌裝露明甲，我兵驚急分兵捍拒（明史）。奮戰移剋，城兵聚一所，西方頗疎（征伐記）。如松督副將楊元等軍自小西門先登，如栢等亦從大西門入（明史）。以大砲火箭攻之，砲聲震地數十里，山岳皆動，火箭布空，如織烟氣蔽天，箭入城中，處處火起，林木皆焚（懲毖錄）。我兵咽毒烟昏眩，明兵會解藥，蟻附而上（平壤錄）。前者墜，後者升，莫有退者。我兵刀槊下垂，城堞如蝟毛（懲毖錄）。惟忠中礮傷胸，猶奮呼督戰，如松馬斃於礮，易馬馳墮塹，躍而上，麾兵益進（懲毖錄）。我兵遂不支，棄外郭而保風月樓（征伐記、明史）。自卯至午，我兵死者一千六百餘。（○明史曰，獲首功千二百有奇。平壤錄曰，焚溺死者十倍之。○皇明通紀、三大征考曰，殲酋宗逸、平秀忠、平鎮信。源君美曰，誤也。）明兵亦多死，猶進而逼風月樓，我兵發銃禦之，明兵死者數千。以日漸迫虞淵，明兵退，將明日陷城。行長數馳使求援于大友義統及諸將，義統畏明大兵，遽棄營遁歸京城。黑田長政、久留米秀包以兵寡俟京城軍至，京城諸將亦擬議不決。至是孤城援絕矣（征伐記）。將

觀敵營踈密而潰圍，矢砲如雨，不能登樓櫓。有義智兵大石荒河助，脫甲冑，著單衫，登高樓審察形勢，告行長，行長大稱其勇。此日義智勇兵多戰死，大石尤勇悍善戰，手斬五十餘人（宗氏家記）。行長撿城兵，不滿五千（征伐記）。糧盡營燬（吉野覺書）。夜諸將會行長營，斥候報曰：敵軍圍繞，無尺地不人。一人又報曰：我船氷結不可用，騎而涉氷，遠望不見援兵一人。有馬晴信曰：明朝敵必攻城，內城狹隘，不便防禦，請速修外郭固守，或得俟援兵乎。松浦鎮信曰：不然，大同氷可涉，而援兵不至者，恐明軍既梗塞要路乎。援兵來不可恃，今欲死守，徒肆爲毒火所薰殺，無供爨炊。而涼山有中川，龍山有南條，不如分城兵爲二，一向龍山，一向涼山。明兵躡跡，則首尾夾擊，與中川、南條、黑田諸將併兵再取平壤，如何。行長、義智曰：公所計實得其宜矣。公等速退二山，以圖再舉，予輩死戰，以畢成其志也。大村嘉前、五島純玄曰：請共行長死。軍監小野木某謂：我衆既疲弊不可用，且衆寡懸絕，徒死無益，不如從鎮信議，渡江合軍，以圖善後。聞之殿下，何謂不然。於是諸將從其議，各攜十日糧，分路而發，放火船隻，照行路，乘氷涉太同江遁去（松浦家記）。鮮兵無一

人追擊明兵又不追之獨朝鮮李時言尾其後不敢逼但斬飢病落後者六十餘人（懲毖錄○魔釋記曰明兵見行長遁去縱騎兵追擊行長且戰且走至鳳山城征韓錄曰行長在途危急勇兵森正助及行長弟小西主殿助等殿之）柳成龍豫令金敬老遮我歸師敬老憚與我戰避去成龍請斬敬老如松貸救令白衣從軍（西厓文集）李昖報捷明主曰火熖燭天穢聞十里平城之捷快絕前聞（平壤錄）初秀家會三監軍及諸將議曰多拔朝鮮諸城敵兵瓦解是由諸將功然明必發大兵赴援與之戰之策如何黑田孝高曰京城去釜山十餘日程路遠而頗艱漕運然棄之可惜將軍及諸將守某

爲本營自京城至明兵路一日程築砦數所分戍之明兵來寇自京城赴援以決勝敗于一戰如途築砦守之也援兵不便行長曰不然鮮人既奪膽素不足懼縱令乞援于明彼涉鴨綠艱矣不足患也諸君任其意如行長遠出兵獨進逼明境拔城而守也孝高曰近敵地則明兵俄來圍之孤城恐難支持我欲赴援路程遙遠無益緩急又失守退大貽外邦譏不可不慮也隆景亦諫行長不聽遂敗于平壤矣（黑田家記）孝高以行長執拗數規諫焉行長不從孝高言秀吉曰行長不容人言其軍恐敗果如其言（仙巢稿孝高碑）柳

成龍論云倭工於都城而拙於平壤我國昇平百年民不知兵猝聞兵至蒼黃顛倒遠近靡然皆失魂魄彼乘破竹之勢旬日之間徑造都城使智不及謀勇不及斷人心崩潰莫可收拾此兵家善謀而彼之巧計故曰工也於是乃自恃常勝之威而不顧其後散出諸道兵分則勢不得不弱千里連營曠日持久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而張叔夜所謂女眞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而能善其歸者殆近之矣是以明兵以四萬攻破平壤平壤既破則其在諸道者亦皆奪氣雖京城猶據而大勢已縮故曰拙於平壤

也（懲毖錄）八日明兵入城行長去既遠矣至大友義統鳳山城義統既遁去無一兵待長疲極倦憩而憂追兵至晝夜進行九日朝遙望龍泉城見黑田氏中白旗纛知其兵猶守城大悅時明兵躡跡而至我兵在兩山阻隘中明兵登兩山挾而雨射我兵仰發銃長政臣小河傳衛門守龍泉城自櫓上見遣銃手一隊迎行長行長見隊長謝之且曰我兵困極難戰請子等爲後拒隊長發銃退明軍（○明史曰查大受率精卒三千潛伏東陽間道斬首一百六十蓋此戰也）行長入城小河迎而慰勞曰此城險而兵糧銃砲無所不足敵雖數萬無如我何將軍

安心。上下共休。僕生兵也。代將軍而周旋。〔黑田家記　鷲釋記〕[illegible]
粥以拯上下飢寒。行長大悦曰。因子而得再生。小河以待
長。至告長政。長政迎入其居城白川。給上下衣服饔飧之數
日。行長曰。明兵乘勝必來攻。今我兵寡。恐難保城。請與子
偕還京城。長政曰。未見敵而退。將所耻也。而予既苦戰
卒傷夷。當姑休。予在此城。俟明兵至。當決勝敗於一戰
行長謝而去。到久留米秀包牛峰城。欲誘而去。秀包不肯
與長政意同。行長遂還京城。長政令小河徵砦退。小河擬
栗山四郎右衛門江險塞。明兵既近。部將議謂我兵僅五

千餘。何得敵大兵。當求援於白川。作書曰。明大兵至。今也
既交刃。請速發援兵。栗山曰。縱令援兵至白川。往還路程
八里。〔朝鮮八十里〕何得救緩急。今發書。但告死耳。不須乞援之
語。發書明兵既濟河。我兵發銃一聲。揚喊突戰。死傷互無
算。明大兵隆河水敗績。長政馳至。深稱其以寡克衆。訪傷
夷。慰勞而還。十日。明兵三萬襲白川。長政令曰。令敵近至
堞下。發銃只一次。速突擊。城兵如令。明兵出其不意狼狽
長政乘機挺身奮戰。明兵遂敗退。〔黑田家記〕此日立花宗茂高
橋直次發兵將救行長。遂與明兵戰。敵敗績。斬獲千餘。[illegible]

〔舊闕記　國恩錄〕隆景長政廣家宗茂猶在開城。〔安西軍策　據黑田家記〕長政[illegible]
三日軍監議謂隆景長政等。以寡兵據城。防禦大兵。但損
兵無益。不如皆會京城而戰。力誘敵於近地廣原而決戰
使僧惠瓊說之。長政不聽曰。視敵而退。非但一身貽本邦
耻。〔黑田家記〕隆景曰。我自航海。無復歸志。今與明兵會。戰
場老年之幸也。〔征伐記　秀吉譜〕秀包亦不聽。軍監大谷吉隆親來
而說。於此隆景等還京城。〔征伐記　秀吉譜　黑田家記　毛利家記〕路宿河畔。明
兵來襲。擊而却之。〔毛利家記　黑田家記○按此戰本書日不詳。姑係于此。〕我軍有所
謀而退去。明人以為不能禦而退。〔魔釋記○平壤錄曰。偵中和鳳山等倭將悉

望風奔潰。是記者亦不知我有所謀也。〕遂有輕我心。〔明史〕十六日。如松率兵四
萬至開城。隆景既退去。〔征伐記　秀吉譜○明史曰。如栢復開城。平壤錄曰。十八日如栢追襲
倭衆及於開城。斬首一百七十八級。蓋誤。〕我兵皆退。十九日李如松還平壤。〔三大征考〕
如松將攻京城。滞留數日。探察形勢。有譯張其謂如松曰
日本精銳皆盡平壤役。所存者老幼寡弱。不足慮也。如
松信之。〔征伐記　秀吉譜○明史曰。朝鮮人以倭棄王京告如松。如松信之。蓋王京何用出師。其誤不辨而明〕
二十七日〔征伐記　黑田家記　明史○安西軍策作二十五日誤〕如松留大兵于開城。
親率兵二萬到碧蹄館。〔征伐記　秀吉譜○平壤錄曰。家丁三千人〕先是隆景還
王京。不敢入城。營于城外。諸將催令入城。隆景不肯曰。明

兵今尾而至矣。我將俟而戰。諸將強而迎。議守城事。隆景曰。敵大兵圍我城。兵糧之絕。坐至危困。且自平壤退十日程。兵勢漸衰矣。不決勝敗于一戰。何恃而守城乎。（毛利家記。）立花宗茂曰。我嬰城而守。敵合圍而絕釜山援路。曠日彌久。援絕力盡。何以敵大兵。彼今恃平壤勝。意必輕我。爲不能戰。出其不意而決戰。取勝必矣。（立齋舊聞記。）三監軍是其議。（毛利家記。立齋舊聞記。）義弘時在金化城。以素與宗茂交親。遣其臣有馬重純。率兵卒百人援宗茂。（征韓錄。）京城東大門。長政護之。南大門。隆景守之。（立齋舊聞記。曰。南大門長政吉隆。西大門。宗茂直次。北門。長盛三成。東大門。

行長嘉明。）隆景弟元康秀包及宗茂屬隆景。而南大門當明兵衝路。故遮番出兵下遠以備焉。此夜宗茂兵巡行。（黑田家記。）明副總兵查大受與鮮將高彥伯領兵數百先行。偵探與宗茂兵暗相遇於碧蹄南礪石嶺。宗茂臣十時傳衛門戰死。其餘死傷八十餘人。明兵亦多死。（參取黑田家記懲毖錄。）宗茂鎧上矢如蝟毛。登小丘而休。長政代奮戰。明兵退。（黑田家記。黑田略記。）監軍議謂止戰。使長政說隆景。隆景不肯。大谷吉隆自來說之。隆景曰。敵在眼前。今退彼必追擊。進退維谷。吾見其可進而進。予等指揮。令諸將爲後繼。（毛利家記。）如松聞先鋒戰敗赴之。過惠陰嶺。馬蹶墜。扶起而進。（懲毖錄。）二十八日黎明。我兵登高遙望。明兵來既里許。我諸將各求先鋒。隆景曰。與明決勝敗在此一舉。我雖老。頗有所思惟。今日之事。請許我。軍監及諸將以隆景老鍊皆從之。於是分部下爲三。粟屋四郎兵衛第一隊。井上五郎兵衛第二隊。第三隊隆景自率之。屯礪石嶺下。（礪石嶺據懲毖錄。）宗茂元康秀包爲奇兵屯嶺頭。宇喜多秀家長政諸將出京城在隆景後。隔阪而陣。隆景亦與敵軍隔嶺端。迴而進師。（征伐記。秀吉譜。黑田家記。鎮西要略。○懲毖錄曰。敵遇大軍。於礪石嶺後。只數百人在嶺上。提督望見。揮其兵爲兩翼而進。敵亦自嶺而下。漸相逼。後敵從山後

遶上。山陵幾盡。餘與本書合。）揮槍于山頭以爲號。（毛利家記。）先鋒粟屋進兵。與如松先鋒兵刃相接。粟屋稍退。井上代而戰。亦退。嶺頭奇兵宗茂秀包等見機而下山。直衝如松中軍。隆景亦縱橫奮擊。而如松兵有節制。進退自在。兩雄相會。戰甚苦。自巳至午。（征伐記。秀吉譜。黑田家記。鎮西要略。）三成令義智鎮信當大受裨將張翼茼文亮。義智等鳥銃亂發。大呼奮擊。（松浦家記。）吉川廣家及秀家部將宇喜田安心爭先進戰。（安西軍策。）而如松所領皆北騎無火器。短劍鈍劣。我步兵刃皆三四尺。精利無比。左右揮擊。人馬皆靡。無敢當其鋒者。如松見勢危急。徽後軍

（懲毖錄）楊元來援，如松得力，又進。隆景等戮力奮擊，大破之。
如松落馬，井上將刺之。（征伐記、秀吉譜。○明史，井上作金甲倭。）明指揮李有聲
殊死戰救之，被殺。如栢寧等奮前夾擊，如梅射井上墜馬。
（明史）明兵扶如松遁去，明軍遂潰。隆開城河，溺死無數。諸將
欲追擊，隆景止之，凱旋京城。此役明兵溺死外，兵死一萬
餘。如松遁去開城。（征伐記、秀吉譜）會天久雨，騎入稻畦中，不得逞
戰。我軍背岳山面漢水，聯營城中，廣樹飛樓，箭礮不絕。明
軍駐開城不出。（明史）我兵亦以敵猶夫兵，不敢輒攻，相持竟
日。（黑田家記。○中攄錄曰，自是群倭咋舌咬指，無敢與天朝兵相抗。妄說也。且原篤信自[illegible]明實記，不啻著其敗績，為國諱也。○又按朝鮮聞書、立齋舊聞記、國恩錄，詳記此戰，為立花氏一家功。毛利記書吉川戰功亦然。事皆不與諸家記符合，故不採焉。）

後秀吉賞隆景功，奏請任中納言。（毛利家記、黑田家記）
賜宗茂書稱之。（黑田家記、立齋舊聞記）稱小河傳衛門守龍泉功，將
與二萬石。令長政召至名護屋，就塗病而死。（黑田家記）以大友
義統怯懦逃去，沒封國豐後，以其舊家免死罪一等。（秀吉譜）
如松之敗平壤也，其夜還坡州，雖隱斂，神氣沮甚。二十八
日欲退軍東坡。朝鮮兪泓、金命元、柳成龍等力爭曰，當觀
勢變進，奈何輕動。如松曰，經雨泥濘，此地不便駐軍，還東
坡休兵進取。時大雨連日，我兵燒道邊諸山，皆兀兀無蒿
草。重以馬疫，倒殞者殆將萬匹。是夜諸營還東坡。二十九
日欲還開城，成龍復爭止之。如松佯許焉。成龍退，如松馳
馬還開城，諭營悉退。獨副將查大受、遊擊毋承宣守臨津。
加藤清正尚在咸鏡道，有久傳言敵中，清正將自咸興踰
陽德孟山，襲平壤。如松有北還意，未得其機。因此聲言平
壤乃根本，若不守，大軍無歸路，不可不救。遂回軍平壤，留
王必迪守開城。（懲毖錄）

征韓偉略卷之二　終

征韓偉略卷之三

水藩彰考館編修總裁川口長孺著

朝鮮權慄據幸州山城，二月十二日，增田長盛等攻之不克，欲再攻之，權慄遁去。○西厓文集與金山城書，十二日，京倭擧衆出犯湖南，留守之軍，倭兵大與權戰敗也。○又按秀吉譜，行長攻安南附山城。○又按鍋島家記，又清正與直茂議攻安南附與權之城，兵遁。于閑山島將之還，在日說不採焉。我兵自京城四出，日剝掠，互有勝敗。參取宗氏家記、撫生錄、門日嶸宗兵家記。十五日，明諜報如松率我兵二十萬將來攻，如松爲警備，設聲援，身自東西調度，令查大受焚我龍山積穀。明史○明紀輯本末，係三月者，追書也。時我將自釜山至京城，設屯營三所，毛利吉成、島津義弘、伊藤民部守之。古蹟雜纂、秀家等與秀吉書。十六日，秀吉遣淺野幸長、黑田孝高于朝鮮，下條制于長政等曰，加藤清正、鍋島直茂當去咸鏡，陣京城閒城閒，小西行長、黑田長政當屯開城府，島津義弘、伊東民部營依其舊，如出兵，隆景、長盛當留後，其餘爲遊兵，以宇喜田秀家爲將。黑田家記。二十一日，安治、嘉明、嘉隆屯於熊川，久與虜船相持，砲石交發，勝敗不決。三人議謂，泛輕舸繫長繩而繼之。此日李舜臣水師挑戰，安治結長繩而將乘之。嘉隆亦掛繩，安治兵截其繩，安治超乘，取其板屋船。嘉明亦競進，奪別船。後安治擊虜船，屢克之。安治碑陰、藩翰譜。二十九日，先是清正在咸興，有稱明主使者，清正見之，使者曰，天兵東征，行長敗績，朝鮮既無日本一兵，以所俘朝鮮二王子遺與使者，則送還汝于日本。清正贈書略曰，我將發兵略北京，虜明主，偕朝鮮二子，攜去，何附汝之爲。時秀家及軍監檄清正、直茂曰，明軍數十萬襲京城，鮮兵援釜山，途請速歸京城。鎭西要略○平壤錄曰，咸鏡未下，虜昌遣馮中纓，以利害說之，蓋同事，而傳聞之異也。將發，使難其人，托於義弘，義弘遣其臣敷根伊兵衛、猿島掃部兵衛使于清正，達書。敷根等纔率銃卒二百人，經過敵地十餘日程。清正稱二士之勇。征韓錄。清正肅清所部，綏撫民人，收斂租稅，出戰數得克勝，將乘勢進兵，而侯氷雪消。秀家等數招，於是旋師。清正三月二十日狀。清正嘗築金山橋中二城，分遣部將守之，時群盜起，圍二城，清正盪平賊。此日，率二城衆，偕直茂、長安還京城。秀吉譜、鎭西要略，此日據清正記。長安據鍋島家記。○秀吉譜以清正還係正月者，誤矣。直茂之在咸興也，憐朝鮮二王子，令釋是琢賦詩贈之曰，可憐天上鳳皇兒，飛入雞群失德儀，咸鏡蒙塵何所似，餘非日恥是此時。二子吟誦感泣，

謝次韻云包羞忍辱是男紀不恨關山鍛羽儀玉帛朝回
西塞曲渭橋香火共歸時（鎭西要略鍋島家記）直茂視恤甚至文辭
贈答王子書曰吾等近日幸蒙太上官款待保存躬命神
佛之慈悲今於太上官見之矣感極感極計頭上官深入
北地至今未還而吾等夫人及國老卿相多在安邊府此
道民心大惡又有兵士隱在山谷不稟朝命私動干戈安
希功賞其危甚矣吾等奴子亦當來此而不來未可知其
故也計頭不歸來則以太上官小將小者等添送于安邊
備意外之患如何日夜煎慮又曰朝承尊人既極銘感意

外有兩衣之惠不佞何以得此於左右且驚且喜無以為
喻吾等幸脫萬死之中得有再生之望非太上官之仁德
豈至於今日哉猶須到京城詳議于關白殿少將都都上
官俾吾等留守故京則世世尊事　日本如太上官德別
有所報要以天地鬼神為質願更悉撫鮮人柳某撒直茂
謂今年正月平壤守兵殺戮無孑遺如還王子令汝生還
不肯則明大兵圍城勦蕩巢穴直茂不答（九州記）清正屯南
大門外置朝鮮二子於別館令警衛秀家及軍監親請其
營慰勞稱其功絕等倫（鎭西要略）時鮮兵據傳奏館為妨害秀

家令清正直茂長安攻之三將攻而克之敵火營燒死（清正
記鍋島家記按傳奏館我所稱也盖鴻臚寺類乎）元親家政屯營之中間鮮人將
以兵離隔秀家等相議令清正直茂援元親家政（古簡雜纂）秀家
等呈秀吉書　三月三日先是秀吉遣使于諸將告將親航海秀
家及諸將連署疏曰今大兵將西而軍糧漕運路程頗難
臣等謂略定全羅慶尚二道海運得便而如其攻城一旦
攻擊大損兵士不如緩攻而得全捷臨機處置平定二道
而後大旆航海糧運無滯啓行尤易方今臣等盡屯聚京
城明大兵來攻則擊而殪之非難也（古簡雜纂）秀吉遂催諸將

進取軍監及諸將議將出兵然聞城大兵守之未易攻將
先攻晉州城而加藤光泰細川忠興長谷川秀一等七人
以後諸將而航海不多經戰特進率二萬兵攻之晉州地
險稱名城慶尚監司金士純以銳兵二萬守之加藤等不
知之以為寡兵易與且七將名位相侔不受節制爭前附
城城將見我軍無紀律突出而戰我軍皆亂日漸夜矣城
兵彌進七將不知所為僅免而歸器械委塗兵士多亡從
是不復出兵軍監等復議曰如此而竟日必遭太閤譴不
如告實乞援於是疏曰明兵二十萬來請地理且其兵日

增我兵寡難敵試攻晉州不能救之黄海忠清全羅慶尚皆在掌握而彼或據險嚙齧道路梗塞今有援兵至多築壘壁鎮諸道與如松決戰掃蕩鮮地而後直入明不難也○清正記曰秀家令清正討漢南兵于開城晦日夜清正發兵襲之斬其將恐妄說也今不採焉鍋島家記曰三月中旬諸將攻開城不克又不採焉秀吉令毛利秀元率兵二萬先航海猶欲多發兵然京師警衛名護屋屯兵外無復可徵發悵然歎曰吾不幸生小國兵不足將如之何參取征伐記秀吉譜黑田家記金士純撰懲毖錄諸書作徐禮元洪說見于下四月去歲沈惟敬竊與石星議來行長營講和也行長約七條一曰和親二曰割地三曰入貢

四曰封王其議不決而止征伐記秀吉譜如松之捷平壤鋒鋭甚不復問封貢事及碧蹄敗衄如松氣大索而應昌亦奪氣無圖成功令惟敬陰許行長明大學士趙志皐主於內要以獻王京返王子陪臣卽如約而惟敬私許之和親於是封貢之議復起矣參取石星李如松二傳我軍投書朝鮮金誠一龍山舟師議和柳成龍贈書于如松極言和好非計不如擊之如松不聽使遊擊將周弘謨我營懲毖錄至是惟敬到開城傳石星意于如松又與行長議謂和議成如所約封秀吉日本國王且以明主公主爲　日本皇帝皇后時軍

監增田石田等久滯異地歸思甚切故悅惟敬言征伐記秀吉譜參取黑田家記惟敬謂行長曰七條悉就還朝鮮二王子　日本兵去王城歸朝然則李如松亦旋師于明也行長素主張和議然疑平壤之役惟敬爲反間故未信從惟敬還明與石星議使監生徐一貫謝用梓於行長營○按征伐記秀吉譜曰以秀吉尚明公主黑田家記曰以明帝公主爲　日本皇帝皇后其說不同而秀吉贈明書曰邀大明皇帝淑女備　本朝后妃性據之黑田家記說是矣故從之○按征伐記此條云七條第四封王封秀吉於日本也而小西等強欲成和議故爲縱聽爲對明帝位言之秀吉因之和議終破而其所記文理糊塗不明其所指此時之事亦難指後日揚方未使時乎不可得而知秀吉譜此條全因征伐記文而不記封王事者以其文理難解也黑田家譜詳記之曰

行長言秀吉曰明封秀吉爲明皇帝故秀吉大悅和議成其說如明確而據實考之徐一貫不來以前行長未決和議一貫來而行長決和議一貫來十八日也諸將退龍山二十一日也而三日間何得告之秀吉是其謬不待辨而明者也因之而考黑田家記此條非必別有所本猶因征伐記敷衍爲文者也不可信焉大和議之事一國大關係而封王之舉又關係中之大節目而當時之人曖昧如醉記載者亦不得審其顛末宜矣其致曖昧乎愼而下求之本文記注文以存疑俟後日良史載定云○係四月者據秀吉譜懲毖錄十八日徐一貫謝用梓來我營多賂行長請和行長及長盛三成吉隆皆與清正不相善故及朝鮮二子而欲棄其功共同其議且兵食漸竭士卒遭癘疫歿亡頗多皆有歸志惟敬屢勸焉行長曰送還王子不可不受秀吉命退兵在軍監處置也長

盛等赴日。以二十一日爲期。時朝鮮士民在王城者。多於日本兵。諸將皆憂其與明兵合梗塞道路。議謀殺之乎。將驅逐乎。紛紛不決。從隆景而問。隆景曰。諸君之步卒。其半非鮮人乎。若疑鮮人。不特城中士民也。悉放殺之。何以供驅役。以爭觀之。不如放火諸營。乘烟而退。諸將從之。臨發如言。士民逃避。無敢追者。征伐記。秀吉譜。○按。行長等發王京。明史爲十八日。黑田家記從之。宗氏家記懲毖錄爲十九日。其說不一。而此條叙事。征伐記所載。極有次序。蓋得其實。故從之。○又按。平攘錄云。敗卒往往私議。共有叛志。於是平秀嘉始惧。遣使納款。堅降旗漢陽江上。皆妄說也。隆景令長政殿。○征韓錄曰。義弘父子及毛利吉成爲殿。長政航大河濟。衆斷纜而去。黑田家記。○按。大河指漢江也。○平攘錄曰。倭燒浮橋。沈渡艦以去。野次嚴警。征伐記。步步爲營。用分番迭休。法以退。明紀事本末。三大征考。行長之許和。不惟敬也。患諸將有異議。故與監軍議定。約成而告諸將。鎮信曰。惟敬之議和。爲彼而不爲我。願弃和議。長驅入明。爲上策。行長曰。碧蹄之役。明兵氣挫力竭。故請和耳。許之何不可之有。鎮信曰。和成。我兵退釜山。弃數戰功。徒令惟敬成名。其利何在。晴信曰。客冬惟敬建標。令彼此不爭地。潛出如松師。惟敬何足信。嘉前曰。明失利。故令說客緩兵。彼詐謀也。後日彼變約。明公何有辭之謝。殿下純玄曰。平壤之役。我

兵偶弱。如松乘之。欲殲盡我軍。惟敬還。言我不去平壤。故所擊。妄言也。今勢盡。援兵未至。不得已請和。其情僞可見。速擐裂惟敬。絕其姦謀。義智曰。諸君正言不諱。實國家之慶也。然和議既就。不可中止焉。後日當爲善後策也。松浦家記。小西行記。二十日。李如松入城。城中民百不一存。其存者。飢羸疲困。面色如鬼。人馬死者暴露。臭穢滿城。公私廬舍一空。廟宇各司蕩然。惟餘灰燼。成龍入見如松曰。願發軍急追之。如松無意出兵。辭以漢江無船。成龍具船。如栢率萬餘兵出江上。軍半濟。忽稱足疾。醫病。乘轎還城。懲毖錄。○按。明紀事本末云。如松以兵臨漢江。尾倭後。征伐記曰。朝鮮諫臣勸如松令逐我軍。如松曰。歸師勿遏。且朝鮮王子未還。伐之不可。其說蓋非實事也。五月朔。行長義智等共說惟敬。徐一貫謝用梓到釜山。宗氏家記。我兵去既遠。而宋應昌始檄如松。令追之。如松不敢進。至聞慶而回。鮮兵在沿途者。屏迹無敢出擊者。我軍皆分屯於海邊。自蔚山西生浦。至東萊金海熊川巨濟。首尾相連。凡十六屯。皆依山憑海。築城掘塹。屯種。爲久留計。不肯渡海。懲毖錄。屯種據明紀事本末。○西生文集。今倭之在慶尚道者。蔚山之西生浦也。東萊也。十六屯。征伐記作十八。所載如德島。推木島。椎木島。蓋我邦所名。而不知指何島也。○又按。武略神機載釜山屯鎭圖。甚精細。可觀當時形勢。其說曰。倭陣十七營。依山據險。聯絡首尾相應。朝鮮降民耕種其間。以供之。爲

坐困朝鮮之計西生浦倭陣大林浪浦倭陣中豆毛浦倭陣大機張營清正住劄兵數萬離東萊府一里倭陣小水營城內朝鮮民屯種釜山浦倭陣大正成行長住劄兵數萬仇方谷倭陣中金海府倭陣大直正住劄兵數萬竹島朝鮮降民住倭陣大近萬德津橋倭陣小數千安骨浦倭陣小朝鮮人多熊川倭陣大近萬熊商浦倭陣大朝鮮人多蔡浦倭陣大沙浦蛇頭兩島倭屢朝鮮人也種加德島倭陣小長蘇羅永登浦共倭陣大明史諭李盼還都王京整兵自守以各鎮兵久戍海外以次撤歸應呂蹤鋼釜山雖瀕南海猶朝鮮境有如倭覘我罷兵突入再犯朝鮮不支前功盡棄關白之圖朝鮮意實在中國我救朝鮮非止爲屬國也朝鮮固則東保薊遼京師鞏於泰山矣今日撥兵協守爲第一策郎議撤兵少需時日侯倭

盡歸量留防戍部覆南兵暫留分布朝鮮量簡精兵三千善後明史明紀事本末此日秀吉發書下條制于三點及黑田長政淺野幸長曰盟約獨成明家公主航海當備后妃勸合船事當議定本邦及明兵將當共盟誓與明約定後還四道于朝鮮而所俘二子並陪臣附沈惟敬送還朝鮮攻晉州城當悉殲炎晉州平後先蕩平慶尚道修築城寨當如舊中國四國諸將當屯營釜山熊川傍近○慶尚道本書作赤國蓋當時不詳朝鮮地名以畫圖彩繪分稱八道而晉州在慶尚本書稱赤國者慶尚道也故改本書書慶尚道先是淺野幸長黑田孝高奉秀吉命航海在東萊至是特命二

人曰七將敗于晉州貽我邦恥令諸將雖因講和而退于釜山暫休兵屠晉州斬牧使而後講和也爾等指揮而出師黑田家記○貝原篤信曰太閤記載此時秀吉贈諸將書及行長長政寄三奉行書皆僞作也且記此時二人自日本史又誤二月航海者秀吉賜長政書有明徵八日行長義智偕明使沈惟敬徐一貫謝用梓發釜山十五日到名護屋宗氏家記十五日據太閤記○征伐記係六月不日秀吉譜係四月今不採焉○征伐記曰惟敬先兩使來名護屋議和誤秀吉館之命列侯諸臣分番厚饗之二十三日引見饗宴賜與優渥及與僧太閤記贈惟敬銀千枚金裝長刀一征伐記席上什器悉用金器陳設古器古畫明使嘆稱曰雖吾邦所稱

見也因曰貴邦所尚古畫何物爲最接伴答曰玉磵第一馬麟次之牧溪又次之明使曰吾邦非盜無之歸後探索得其尤精妙者以呈焉吾不食言秀吉令僧玄蘇西堂承其意與二使筆話玄蘇等曰貴國謂我軍既發全羅慶尚二道是鮮人虛誕也貴國和親彌實我速收兵但及聞韃靼跳梁頗爲貴國患和親成後以本邦爲貴國先鋒席捲韃虜如運之掌上粉身碎骨以酬貴朝厚意是秀吉之意也二使答曰朝鮮虛誕朝廷不能無疑故馳弊使以觀虛實今聞高議洒然于胸中歸奏朝廷下部詳議再差使而

報。予言不僞。玄蘇等曰。今日初通情思。互知誠意。和親之事委之二卿。客中著褻衣。徜徉啜茗傾觴。以慰寂寥。二使曰。太閤誠意可徹天地。歸奏之。天顏有喜必矣。如有韃靼侵略。專使請貴國援兵。而今也幸宇內清寧。以得貴國。通和。是希世美事。可嘉可尚。玄蘇等曰。卿等歸後。奏太閤誠意於貴朝。必下我以和親之實。不然二道兵來易牧夫太閤以三成吉繼長盛行長爲腹心。貴朝於兩卿猶人如此乎。兩朝君臣所視蓋同。兩卿請莫空太閤所視。是僕所希也。玄蘇等又通太閤言。於二使曰。日者三年前。以我所欲達貴國。托之李昖。李昖差使來諾之。而遂邈然不通。我不得已。從兵將問其故。而朝鮮遮路。故用干戈。然則日本起兵以內朝鮮故我。今貴朝殊差二使來。講和親。而貴國再容朝鮮虛誕。寡人躬親到遼東。以問貴朝意。二使以此奏焉。和親如實何幸加之。二使曰。去歲八月。貴國先鋒。將以貴意達於沈遊擊。遊擊回奏。朝廷文武皆信焉。而朝鮮獨不以實告。是以誤事。今也天子差二使來。欲知其實。所示諭與先鋒言。如出一口。其實事可知矣。如此則二國和親萬年不渝。予輩亦有餘榮。玄蘇等曰。太閤以和親事奏

之。朝廷今以其事件視之。二卿。二御齎去。奏之貴朝。和親彌成。其實顯著。太閤不須兵車。以衣冠會。歷遊貴地北京。諸名區。是在二卿處置耳。○按此一条本書連續書爲一篇文。末題以增田石田等姓名爲連署贈二使文。而據本書玄蘇西堂以筆談勞賜銀兩考之。玄蘇西堂與二使應答文明矣。以應其文混爲一篇文。太閤記作者謬妄大可笑也。但本書文辭休偶且有缺誤。以意逆志。稍爲潤色。而其終不可通者闕之。以俟後人考。二使滯留數旬。數賞遊覽名護屋風景。謂髣髴瀟湘。嘗賦詩云。重疊青山湖水長。無邊綠樹顯新粧。遠來日本傳明詔。過去大唐報聖光。水碧沙平迎日影。雨微烟暗送斜陽。兩洲千態皆湘景。不覺斯身在異鄉。又云。杳旋輕車來　日東聖君恩重配天公。遍朝萬國播恩化。悉撫四夷。助至忠名護風光驚旅眼。肥州絕境慰衰朽。洞庭何及此清景。空使詩人吟策窮。又云。一奉皇恩撫八紘。忽蒙聖諭九夷清。晴光漾景靈蹤聚。山勢抱口烟浪輕。口疑當作江虔境奇蹤難鬪靡。揚州風物寧堪爭。扶桑聞說有仙島。斯處定知蓬又瀛。秀吉覽詩喜曰。猶令二使增興。泛船百餘艘于海。旌旗飛錦繡。歘乃振波濤。秀吉親乘船。召二使宴遊終日。又賜茶于山里園亭。二使大喜。二使進退有度。辭命得宜。觀者稱而謂。雍容大國之風。大勝朝鮮人物。太閤記六

月二日秀吉令宇喜多秀家及三監軍送朝鮮二子及陪
臣黃廷彧黃赫等于朝鮮遣沈惟敬歸報參取明史稿石星傳淸正記及懲毖錄二日據王子書眞跡搨本按此時二使猶在日本而據懲毖錄惟敬先二使歸釜山也征伐記曰六月末二使及惟敬歸釜山以太閤命招朝鮮臣返二子誤矣明史朝鮮傳係之月亦謬二子寄書于淸
正臣加藤右馬允謝淸正曰兩王子臨海君順和君兩府
夫人陪官長溪君上洛君行護軍大將南兵使等自壬辰
年四月二十四日被擒　日本大將軍計頭淸正入城相
見即加禮遇一行下人并給衣粮撫恤頗至又稟關白殿
下到釜山浦還許放還京城其慈悲如佛眞箇　日本中

征韓偉略　卷之三　十三

好人也況素聞關白殿下雄傑無比四隣皆畏之且善於
分別待隣國王子諸官稍存舊意懸其渡海使復于京其
恩厚與此海俱深一行之人其敢或忘後日若對　日本
及計頭復發雜談少有背負之意非人情也天地鬼神共
罰之矣修好之日通書寄情事初淸正擒二子時令其臣
九鬼廣隆護衛至是臨海君手書與之曰相遇之後凡百
之事力達大將軍不爲渡　日本而還京撫其可喜我還
京之後九鬼四郎兵衛之恩多報平生亦永世不忘王子手書
眞跡搨本二王子復贈書于直茂謝之鎭西要略十四日諸將奉秀

吉命發兵晉州征伐記十四日據野史別錄先是朝鮮聞我軍南下連
督諸將追之金命元權慄以下官義兵皆聚於宜寧慄怙
於幸州之捷欲度岐江前進郭再佑高彥伯曰敵勢方盛
我軍多烏合堪戰者少前頭又無粮餉不可輕進宜從
事成好善驍不曉事奮臂責諸將逗遛與權慄議合遂過
江進至咸安城空無所得諸軍乏食摘靑柿實以食無復
鬪志聞我兵大至衆或言當守咸安或言退守鼎津紛紜
不決聞砲聲人人洶懼爭出城蹈吊橋死者甚多遂渡鼎
津望見我兵皆散去懲毖錄時劉綎吳惟忠在大丘駱尙志

征韓偉略　卷之三　十四

宋大斌在南原王必迪在尙州沈惟敬在行長所宋應昌
在京城劉綎移書淸正曰　日出毀我屬國其禍結于皇
赫怒特命節鉞分遣虎臣竟圖盡戮長鯨永清東海適因
沈惟敬往諭順逆　日出遂能傾心解甲納款乞盟盡行
退還引類歸國又從釜山遣小西飛驒守入大明天朝
俟命一念至誠深可嘉賞故天朝所遣百萬兵盡止鴨綠
江頭大將李某統兵二萬駐王京郭總兵某李總兵某領
二十萬駐遼東吳副總某及佟諸將領兵分布平壤開城
者又十餘萬俱按不動恐一交鋒便與約議失我堂堂天

朝覆載度量。不意汝等歸意不決。復攻晉州。頻背前約。云洩舊忿。夫朝鮮八道士女。横罹荼毒者。枕骸遍野。懸首盈竿。亦云慘極。更復何。雖刳晉陽黑子之城。何必以小嫌。以意。而失大信於中國哉。及今尚且易慮改心。撤兵東退。則我輩必不擧兵相加。失信外國。若復執迷。兵難浸殺。必發島居舠船樓船柏槽龍槽沙船艙船銅錢小舠海舠八判號八蠻等船。裝載百萬。邀截海崖。斷汝歸路。絕汝粮餉。不待決戰。爾將自斃島嶼。片甲不還矣。且關伯與汝原是比肩。爾等彼此牢籠。俱聽驅使。關伯既慕天朝。而納貢。汝等

何向晉州而復圍。今日進退之間。利害所關。非細。三思自審。免悔噬臍。清正不聽。沈惟敬力說行長使止之。行長曰。今日之擧。吾無所預。惟清正力主此議。不如先自空城以快其情。惟敬還都。金命元等曰。晉州事急。願老爺力救之。時咸安之敗。鮮將皆散去。獨金千鎰崔慶會黃進金俊民鄭名世張潤姜希輔等。各領兵來會。野史別錄 牧使徐禮元判官成守璟久在尚州。聞我兵向晉州。狼狽而還。纔一月矣。懲毖錄 李宗仁先已入城。議與禮元不肯。宗仁怒視以義兵諸將令方來會。輙易棄城者斬。禮元素恇怯。然不能違

奮義兵將姜希悅守求禮石柱棧道。疾馳而來。城中之人無有固志。及希悅等至。踊躍思奮。城兵併避亂士女六七萬人。分城而守。以城南矗石險絕不可犯。惟東西北三面受敵。令義兵守之。李宗仁張潤往來相救。約束既定。城兵皆以死自誓。二十日。沈惟敬移書城中。重諭空城避鋒之意。是日我先鋒入州境。野史別錄 行長清正爲先鋒。黑田長政淺野幸長偕先鋒當城面一方。毛利秀元爲將。小早川隆景伊達政宗等屬焉。向城西。宇喜田秀家爲將。島津義弘鍋島直茂長曾我部元親蜂須賀家政立花宗茂等屬焉。

向城東。凡六萬餘。征伐記 秀吉譜 黑田家記 城將遣人求援于劉綎。綎終無出師意。○按懲毖錄曰。劉綎將來援。秀家欲遣人防之。直茂清正行防之。城外。與劉綎部將駱虎六萬兵。諸將因之得拔城。而不詳其是否。附以備考。二十一日。我兵數千出沒於東北山上。俯瞰而去。又數百餘騎登北山。耀兵。而大軍繼至圍城。未攻而退屯營。自開慶至馬峴。野史別錄 我兵窺城。寂如無人。斥候亦報云。城空無兵。諸將意既遁去。義智鎭信曰。鮮兵能潛營。嘗聞彼兵法。給以乾飯魚鮫日糧。善潛伏以誘敵。不可輕動也。清正曰。彼實遁。我速入城。何功之有。彼或潛伏。必陷彼計。兵法日午伏者至昏見。請少緩以察虛

實頃之果見伏兵之過擧軍稱其練軍事松浦家記小西一行記二
十二日我兵薄城野史別錄立飛樓八座俯瞰城中川城外竹
林作大束自蔽以防矢石從其內發鳥銃如雨懲毖錄自朝
至晡城兵力拒姜希輔遣其幕下林遇華縋城而出求救
于明軍遂爲我兵所擒縛置于前列視城兵此夜我兵逼
東門大喊登城聲震天地進等血戰我兵退禮元顚倒處
事失措千鎰慶會議以張潤權攝州事一日我兵自西北
隅攻守者皆走城幾陷進力戰拒之我軍又造土山于東
門外俯攻之進亦對築高阜用大砲破我營我軍作木櫃

被以獸革負載而毁城進以大石滾下我兵於東門外建
二大木上設板屋放火城中屋比延爇進又設板屋拒之
時天大雨城一隅頽我兵登城金俊民力戰拒之死秀家
投書城中曰萬民入城一時屠殺可憫將帥一人送其邪
其餘安在城中可也如欲講和則脫笠三時二十七日也
城中答書曰我國戰死而已而況天兵三十萬今方追擊
汝等盡勦無遺吾兵攘臂曰明兵已盡退去矣遂築五阜
於東西門外結竹柵放銃姜希輔力戰而死又作大櫃置
四輪車上銳卒數十各穿堅甲推挽而進以鐵椎鑿城進

等束火灌油投之櫃我兵死二十八日我兵鑿城進殊死
戰中丸而斃進忠烈智勇爲敵軍魁及其死城中洶懼二
十九日以禮元代進爲巡城將禮元垂涕而行慶會怒以
張潤代之未幾潤亦中丸而死野史別錄大櫃四輪車清正長
政創意所作也以堅木製櫃形如龜甲以生牛皮裝之付
大綳進退號之龜甲車此日二人相議共以龜甲車遂撥
牆石城牆崩壞清正長政先登城黑田家記伊達政宗等諸軍
蟻附而上宗仁等與其親兵執短兵搏戰野史別錄伊達政宗據秀吉譜
高虎子高吉年十六揮鎗多殺敵藩翰譜城兵束荊投石極

力禦之我兵幾卻千鎰軍守北門意城已陷先潰懲毖錄毛
利秀元在西方高處自西北門踊躍而入禮元先走諸軍
大潰咸集於矗石我兵悉進千鎰慶會等赴南江而死宗
仁希悦等十餘人奮劍死戰宗仁轉鬭至南江左右腋挾
我兵大呼曰金海府使李宗仁也投水而死野史別錄毛利秀元據征
伐記秀吉譜城中將士軍民死者六萬餘人夷城塡壕堙井刊
木焚蕩室廬牛馬鶏犬不遺以快前憤西厓文集禮元逃匿林
藪秀家臣岡本惟丞鍋島家記作惟之丞搜得斬首問之生口曰
牧司也鹽潰傳于名護屋此役清正行長長政戰功相儔

而清正壞城牆最早故爲最正宗以寡兵善戰秀元從西門急入復紱尤多秀吉大悅各賜狀稱焉征伐記秀吉譜○毛利家記同宗道州郡叢牧司首誤矣○按本書晉牧使不記名黑田家記記牧使爲烈戰死狀其考以據懲毖錄晉州牧司金時敏也今考懲毖錄金時敏在晉州壬辰歲也此歲十月我兵攻晉州懲毖錄其条不記爲金時敏至此役記云按使徐禮元之在尚州聞本州變而歸且野史別錄記城[illegible]陷之日詳不記金時敏名此時牧使徐禮元而非金時敏明矣黑田家記誤讀懲毖錄也故定爲徐禮元○又按本閑記等書木曾判官非牧使朝鮮無爲木曾又謂牧使判官爲一官且以木曾爲姓殆如日本人足爲笑柄○又按吉[illegible]憤前敗而再攻晉州然考其實禮元歸城纔二月則三月在城者非禮元者殺木曾判官倂[illegible]六爲人[illegible]使前績偵察不審故也賞秀元功敘正三位參議毛利家記李昖以千鎰死義贈官以權慄敢戰代命元

爲元帥劉綎聞晉州陷自八莒馳至陝川吳惟忠自鳳溪至草溪以護右道懲毖錄此役慶州將朴好仁來援入城勇戰及城陷潰圍走元親兵吉田政重搏獲之及翌年元親歸土佐以其良將遇之以賓客禮以終其身子孫改稱秋月氏其餘所俘獲八十餘人元親憐之賜宅地居之皆販鬻爲業時稱唐人街云土佐物語直茂兵所俘獲有十二三童子人浩氏之子也名然號雲海善書直茂憐之及師還常侍左右浩嘗賦詩謝云髫年漂泊日之東莊越吟邊歲幾窮蒼海浩恩無所表寧趨明節訴微衷直茂沒後事勝茂

勝茂亦善遇之及勝茂沒浩既老矣感懷悲慟遂殉死鍋島家記初諸將之發也隆景曰我兵進發明兵必襲釜山虜不可不備不虞監軍是其議於是令伊達政宗淺野長政父子守釜山明軍果舟師來襲長政父子營在海濱會戰危急政宗救之勇戰斬敵無算敵軍敗退隆景所留兵有田某發大砲擊碎一大艦餘船恐不進秀吉賜書于政宗賞其功曰三國無比前世未聞毛利家記此役朝鮮軍船數百攻九鬼嘉隆船拥越智革人奪敵船斬其將青山豐前奪舟二艘敵以火矢射日本丸我兵以鐵幕防之不能傷所得

火矢徑尺一寸長五尺許九鬼家船拥圖此月二十八日謝用梓徐一貫還明秀吉餞贈優厚二使大悅秀吉令長盛三成等傳其意于二使歸奏曰和議彌成迎貴國公主爲　本朝后妃又曰兩國勘合船久絕矣爾後官船商舶來往如舊又曰兩國和好期長久執政大臣互通盟書又曰朝鮮八道四道入我版圖分四道還附李昖又曰朝鮮王子及大臣當爲質吾邦又曰去年所擒朝鮮二王子既附沈游擊當還其國又曰朝鮮大臣書盟誓令累世不貳我太閤記秀吉令小西飛及義智臣早田四郎兵衛○土佐物語作岡田將監送

二使共趣明宗氏家記〇二使還明後事諸書不載但平壤録曰胡澤抄送行長手書于顧養謙見有和親字養謙疑之問徐謝兩生兩生諱之云是夷語息系即和親也其他無所見〇征韓録曰行長僞稱秀吉使遣小西飛于明七月二日諸軍發晉州將略湖南野史別録聲言復漢江以南以王京漢江爲界明史一軍至河東一軍至石柱或爲清正謀曰攻城數日精鋭挫甚不可以此得志湖南清正然之撤回野史別録如松計全羅饒沃南原府尤其咽喉乃命諸將分守要害明史此月以晉州既陷且請和秀吉令諸將屯沿海休兵守喜多秀家毛利秀元屯釜山無幾留其兵而還本邦小西行長居金海城加藤清正梁山城鍋島

征韓偉略　卷之三　二十二

直茂竹島黑田長政機長城舟軍諸將綦城唐島備水師黑田家記〇按本書不係月日而曰晉州陷後在此月無疑故書此月義弘父子亦居唐島征韓録時明援兵暴露關撤勢難久羈宋應昌乃請成全羅慶尚議留劉綎川兵五千吳惟忠駱尚志南兵二千六百合劉綎兵萬六千人聽劉綎分布屯慶尚之大丘月餉五萬兩先是給軍費已累百萬明臣言虛內實外非長策兵餉令本國自辦明史惟敬見如松如松以晉州陷責和議詐惟敬不能答見行長恨其違約行長讓惟敬曰明兵猶在朝鮮于欺我也小西飛等未可入明待明兵悉徹而後遣

飛等惟敬說諸將令徹兵諸將不聽惟敬大窮告之石星征伐記而石星素主款謂留兵轉餉非策應昌師老無成功亦頗弛責然恐兵徹變生已而命惟敬令復入我營促謝表急凱後役敗石星傳曰六月倭兵猝犯晉州爲官軍所敗御史張輔之等疏劾應昌抵言臣許封不許貢臣許貢特借以誤倭前破平壤收王京皆用此策非實許星亦爲應昌辨以爲未許貢倭行長歸國秀吉進表然後議之按我兵敗于晉州者二月也此所言六月役也而以爲官軍所敗時者誤也乃并撤吳惟忠等兵止留綎兵防守明主諭朝鮮世子琿居全慶督師以顧養謙總督遼左明史朝鮮傳明紀事本末惟敬之入我營也携蟒衣玉帶及花布四十儯大明一統志大明官制武經七書

征韓偉略　卷之三　二十三

贈行長及回受我旗五面如松欲殺惟敬以石星故不果平壤録時朝鮮中外飢甚且困於饋運老弱轉溝壑壯者爲盜賊重以癘疫死亡殆盡至父子夫婦相食暴骨如莽未幾劉綎還都城逡巡西去而我兵猶在海上人心益恐顧養謙劄付諭朝鮮群臣曰倭無端侵爾勢如破竹據王京闚城三都會〇按王京前後本書蓋脫平壤二字有爾土地人民十八九虜爾王子陪臣皇上赫怒興師一戰而破平壤再進而得開城倭竟遁王京送還王子陪臣復地二千餘里所費帑金不貲士馬物故亦不少朝廷之待屬國恩義止此皇上罔

極之恩亦已過矣今餉已不可再運矣兵已不可再用矣而倭亦畏威請降且乞封貢矣天朝正宜許之封貢容之爲外臣驅倭盡數渡海不復侵爾解勢息兵所以爲爾國久遠計也今爾國糧盡人民相食又何恃而請兵耶既不與兵餉於爾國人絶封貢於倭倭必發怒於爾國而爾國必亡安可不早自爲計耶昔勾踐之困於會稽也豈不欲食其[illegible][illegible]肉乎而姑忍恥含詬以有待也身且爲臣也妻且爲妾也況爲倭請爲臣妾於中國以自寬而徐爲之圖是愈於勾踐君臣之謀也此而不能忍是悻悻小丈夫之見耳非復[illegible][illegible]趾之英雄也爾爲倭請封貢若果得請則倭必益德中國而且德朝鮮必能兵而去倭去而爾國君臣遂苦心焦思卧薪嘗膽以修勾踐之業天道好還安知無報倭日也李昖難爲我請封成龍曰請封義固不可惟當詳具近日事情奏之遂發使于明。懲毖錄八月六日秀吉贈書于秀家秀元勞諸將且令多蓄薪炭護步卒萬人寒疾二十三日又令釜山諸將曰和議之報未至事之成否不可知也各修築城營勿倦怠和議不成當再發大兵蕩平鮮地也。征伐記日[illegible]征伐記秀吉譜秀吉以和議報不至日與東

照宮及前田利家議軍事黒田孝高陳所見曰去歳發兵時道　德川殿或前田氏總督之軍政歸一事無凝滯行長清正勇猛有餘不能相和而綏懷鮮民無所依頼遁匿山林我兵所經過野無青草糧盡民困何恃得成功乎征伐記秀吉譜黒田家記秀吉然之謂　東照宮及利家蒲生氏鄉淺野長政曰以　日本托之　德川殿予無所顧慮親率大兵經過朝鮮直入明　東照宮曰予雖不肖自弱年在行間大小數十戰未必在人後何皆獨止此土乎長政直諫曰征韓以來我兵航海者太半老弱勞轉漕苦飢渴公今日航海明日必有亂民嘯聚蜂起　德川殿雖神算叡智一人之力恐難俄支壞亂公若悔悟而班師偃武修文萬民之歡社稷之幸也秀吉大怒利家等叱長政使退數日而肥後馳驛言薩摩人梅北某襲取熊本城秀吉大驚悔悟令長政予幸長討之於是始有歸思征伐記秀吉譜藩翰譜適會秀吉妾淺井氏淀殿生男子秀吉大悅謂朝鮮之事既令惟敬講和議軍旅指揮托之　德川殿及利家無所患輒走輕騎還大阪所生男子卽內大臣秀頼也征伐記秀吉譜九月李昖以三都既復疆域再造上表于明主謝恩然我兵猶據

釜山石星一意主款兵部主事曾偉芳言關白大衆已還行長留待知我兵未撤不敢以一矢加遺欲歸報關白捲土重來則風不利正苦冬寒故款亦去不款亦去沈惟敬前於倭營講購咸安晉州隨陷而欲恃款冀來年不攻則速之款者正速之來耳故款亦來不款亦來宜令朝鮮自爲守弔死問孤練兵積粟以圖自強明主以爲然勅諭昖者甚至（明史）十月癸卯惟敬再來日本寓秀吉進表（明史石星傳）總督顧養謙請撤兵因疏請封貢明主命九卿科道會議特御史楊紹程奏臣考之太祖時屢却倭貢慮至深遠

永樂開式一朝貢漸不如約自是稔窺內地頻入寇掠至嘉靖晚年而東土受禍更烈豈非封貢爲厲階耶今關白謬爲恭謹奉表請封之後我能閉關拒絕乎中國之釁必自此始矣宜急止封議勅朝鮮練兵以守之禮部郎中何喬遠科道趙完璧等數人交章止封石星恐不能羈縻秀吉甚張皇終主封貢不已（明紀事本末）十一月三日以小西飛報未至清正以爲明人役之遂共直茂發兵攻安康（直茂據鍋島家記○鎮西要略作安骨浦國音相通）劉綎時在慶州即來救清正擊破之斬首三百餘綎遁去（秀吉譜○征韓錄○鎮西要略）明兵數萬據加羅以

山諸將攻之長政拔新寨直茂拔本寨（鎮西要略○鍋島家記）十日先是勝茂安治戰而數獲虜舩秀吉與書謂戰勝之勢爲可稱然彼挑戰我不可輕戰深溝堅壁守其塞自釜山至王都諸塞亦能修理多使授塞明年予將率大兵航海又令曰安治嘉明嘉隆輪番守安骨浦營於是安治先守之嘉明嘉隆歸本邦後至四年輪番遞換不與敵接鋒海路彼此安靜（歌舞鼓吹以消日○安治譜）是月明主遣行人司憲于朝鮮宣諭且探國情時沈懋昌在遼東朝鮮尹根壽以伺候陪臣在其門下懋昌以給事中魏學曾處置朝鮮疏視

根壽根壽驚示之李昖其疏大槩以爲朝鮮既不能禦倭貽中國之憂當分其國爲二三視其能禦倭者而付之使之錯置爲中國藩蔽李昖大憂懼及宴明使昖以手書帖陳疾病不堪御國請辭位憲曰王欲辭位有唐肅宗故事當奏聞以待天朝處置昖言之諸臣諸臣極陳其不可柳成龍率百僚呈文于司憲歷陳本國遭變皆由於不從倭犯明之謀以致狼狽主上卽位以來至誠事大憂勤勵精之實憲信納其說時戚繼光猶子金爲游擊將軍與沈惟敬在朝鮮成龍相共彌縫（懲毖錄○西厓文集）事解惟敬之還也稱奮

關白降表人疑其偽。（懲毖錄）成鈴為成龍。陳當時事情曰，石尚書蝟賈而無才。尚書自初以為西夏用兵纔罷，勞兵費財甚多，以此欲以和議羈縻，不料其遺患於後。日又曰，關白表似是假作。又曰，王京糧之事在危急，已撤回之軍，皆疲病不堪戰鬪，留之無益，徒費軍餉，速當發還。但諸將不敢自擅，須速啓知國王，送咨文於宋遊擊等，則可急回也。新兵之出，遲不出四五月。此時倭不準貢，則必動新兵，可及來擊之。（西厓文集）十二月，明主命顧養謙兼理朝鮮事，召宋應昌李如松還。（明史）如松之還也，朝鮮人侍郎金某贈詩云

聞道將軍捲甲還，定知和伐是非間。朝廷若有班師命，無獨脣亡齒亦寒。（征伐記秀吉○明史曰，神宗論如松功，加太子太保，增歳祿百石。萬暦二十六年，土蠻寇犯遼東，如松率輕騎出搗巢，中伏力戰死，贈少保寧遠伯，諡忠烈。）惟敬之報久而不至。義智意朝鮮阻撓其事，貽書朝鮮洪穰祥問之。穰祥答曰，大明天覆地載，兼愛南北之民，不欲窮極兵力，以戕生靈。初許貴國納款，沈遊擊往來非一，封貢之許，已有聖旨。不圖可成，而不意中間流布之言，以為日本實無款附之誠，其所望亦不止於封貢，而前日犯明之計，猶未已也。此言非出於大明之人，亦非出於朝鮮之人也。實出於足下同事人之口，日益傳播，疑亂其間，繼以有康捻標之事以實告言。（按有康蓋安康之誤）以此皇朝深加怪責，雖沈遊擊周旋致力於其間，而朝廷亦不甚信，事機參差，至今未決。尚誰咎哉。此事足下久自知，今不須云云。夫以春秋小國，猶以城下之盟為恥，況於堂堂天朝，臣妾萬國，八表承風，物無違拒。貴國恭順不篤，而欲以悖慢要之，是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此在足下深思善處之如何耳。國家於足下，業隙雖深，而凡所處分，悉從天朝所命。儻足下翻然改圖，知止戈之為武，戒不戰之自焚，於天朝則極致恭謹之節，務

本國則變其交噬之心，庶幾天道助順，人謀與能，東隅之逝雖不可追，而桑榆之失，補之未晚。（西厓文集○按本書此條月日不詳，姑係于此）

征韓偉略卷之三　終

征韓偉略卷之四

水藩彰考館編修總裁川口長孺著

二年甲午（明萬曆二十二年○朝鮮李昖三十一年）正月，秀吉在大坂，時講和議，休兵無事，而以去歲秀賴生，秀吉竊挾廢秀次之志。然秀次無遜避色，於是欲暫讓聚樂城于秀次，自退閑處，遂築城伏見。先是，朝鮮軍中死者，將帥豐臣秀勝、長谷川秀一、加藤光泰以病死，中川秀政戰死。（本書云：秀政草率與敵會，被誘而死。藩翰譜曰：文禄二年，秀政放鷹出遊，朝鮮戍兵襲而殺之。其臣議謂以實告之，家必絕矣，僞報曰：秀政欲攘城地，兵數寡，自觀地形，遇伏戰死。其餘陸梁者許多。秀吉聞之，蚤秀吉命以其子秀成襲封。）

山守兵外，暫還日本。諸將皆集于伏見，於是衆情大悅。（征伐記、秀吉譜）此月，李昖遣金睟等進方物于明，謝恩。禮部郎中何喬遠奏，辭涕泣，言倭寇猖獗，朝鮮束手受刃者六萬餘人，倭語悖慢無禮，沈惟敬與倭交通，不云和親，徵曰乞降。臣謹將萬曆十九年中國被掠人許儀（後守）○按（儀）所寄內地書，倭答劉綎書，及歷年入寇處置之宜，乞特救急。上封貢詔兵部議。時諸臣交章，皆以罷封貢議戰守為言。此春，養謙至京，首請封，且撤兩兵，如星指，明主下詔褒美。給事

中王德完疏劾星曰：尚書星集臺省諸臣會議，謂一封之外，似無他求，及問星能絕貢市與釜山倭肯盡歸否，星又不敢必。臣又覽惟敬答倭書及傳示倭表，皆明白言貢，而諸臣佯不知。又覽行長答惟敬書，有和親之說。然則惟敬許和，蓋不止貢市。何謂一封可了？夫以關白篡弑，而錫之王號，召三十六島未服之豪傑，是虎而翼也。星與養謙先許封號，以姑塞廷臣之口，而徐為請貢市，是謂欺君。俾秀吉行長偃然受封，以伺我不備，是謂誤國。臣所為扼腕撫心者也。給事中逯中立等數人疏論如德完。（明史）○五月，養

謙遣參將胡澤于朝鮮，柳成龍病不能見，餘卒相一見，不復相接。胡澤寄帖于成龍，論日本封貢事。成龍以為所係至重，係國存亡，力疾啓李昖曰：帖中大段難從者，我國替倭請封貢二節也。然窃詳侍郎之意，以其上年金睟之行，多陳前年六月以後倭情兇逆悖慢之狀，其到北京，在顧侍郎出來遼東後，沈喜壽未知進見與否。今聞胡參將欲與宰臣一人偕行云。此亦不可不從，別擇明敏宰臣馳去，聽其言說，詳陳近日事情，且言上年奏本出於悶迫，不敢張皇之意，而致謝侍郎極力拯濟小邦之意，則侍郎之

心必解。而前頭無難處之變矣。臣嘗記小書中我國初年有大君往朝燕京。太宗文皇帝令六部尚書饗義夏原吉等，逐日來見。日於内殿宣召宴慰。此皆所以收人心也。今此胡參將亦以總督之命出來宴慰等事。非物力所辦。似當令諸寧逐日輪流參見。無使落莫而還。亦恐合於敬待天官之體也。西厓文集

六月。先是秀吉令義弘贈書于明。義弘遣使人張昂于明。至是提督軍務許某遣巡海守備劉可賢等，持回翰及檄秀吉文來。回翰曰。武生許豫還。接得日本薩摩州修理大夫藤原義久來文。文中意趣甚好。且見爾國君臣思與我天朝款好。情意良是美意。但聞關白秀吉屢聲言内犯。動兵興師。此豈成款好之道。要得款好，必須休兵息民，輸誠效順，表請納款。方是華夷正理。若只造船徵兵，東侵西削，耗財殘命，有挾而求，必神怒人怨，如之何能成款好。堂堂天朝，主聖臣良，如日中天，正當全盛世界。國富兵強，單雄馬壯，安若盤石。爾國君臣豈不聞知乎。吾知爾義久及卞佩齊左右用事。諸臣俱有英烈正氣忠愛關白，又知崇重我中國，且各有智謀，諳曉時勢，可以忠言幾勸關白享福傳位，世守陸拾陸州，養賢安國，揚名萬世。最是長策。而關白亦素是剛直之主。必將爾聽。爾又得直心報主之道也。茲因爾有文來。我當有文答。乃彼此講好之禮。不敢踈失。爲此不憚萬里跋涉。特遣巡海守備劉可賢等，及原在薩摩州差使人張昂同往，敬復檄文曰。檄告大閣先生關白。知道我久聞先生掌握兵柄。大名若雷。大福若山。儘海外無雙之品也。統率陸拾陸州山河。赤子。豈非英雄豪傑者所爲。我天朝自洪武皇帝開國以來。計貳百餘年。實倦倦懇懇。無一日息也。茲者舊年有爾薩摩州修理大夫藤原義久將文書壹通付我武生許豫。且稱爾國君臣思與我天朝款好。我思此樣文意，必出于先生高妙。則知平昔訛傳爾國屢欲興兵内犯。率奸徒勾誘邀利者，偶爲此說，以汚先生美名，蹟累盛德。今當不辯而破矣。似安享天年。靜回造化，而天地神明必保祐。先生積善之報，理當天賜貴子貴孫，世濟大位，而揚名萬禩也。吾今特遣守備劉可賢等，及原在薩摩州差使人張昂賚文前來回答義久。因思先生現主　日本日久，嚮仰風下。乃謹具檄文，壹通附候鈞座。幸惟照諒。是禱。征韓錄

八月。養謙遂奏講貢之說。貢道宜從寧波。關白宜封爲　日本王。諭

行長部倭盡歸，與封貢如約，且請開市寧波，朝議益譁，爭言不便，星亦不敢決，請絕封貢，養謙因薦孫鑛自代乞身去（○按平壤錄曰，養謙欲備兵大舉殲倭，疏上與朝議不合，謝病去，大與明史異，不知孰是）。九月，昖請許貢保國（汲古閣本脫許下貢字，據三大征考補之）。明主乃切責群臣阻撓，追褫御史郭實等官。星初議行長歸後方行冊封，至是遂請先封，曰：倭久屯釜山，請封未得，我既失信，彼又疑封，而勒令盡歸，亟無不聽。遂詔小西飛入朝（參取石星傳朝鮮傳）。二十九日，敵船數十艘至唐島，侵福島正則等營，正則伏兵于海岸，出輕兵誘之，敵以為寡兵易與，相競而進，義弘令其臣伊集院抱節齋援之，正則燒敵艦一艘，敵退去。十月朔，敵船逼義弘城下，大發銃，義弘不遽戰，欲誘致而殲之，敵亦不戰而退。八日，唐島敵船皆徹回。先是義弘嫡子久保病卒，次子忠恒請赴朝鮮，秀吉許之，此月晦來唐島義弘營（征韓錄）。十二月，明主令孫鑛差伴小西飛到京，石星優遇如王公，飛過闕不下（明紀事本末平壤錄三大征考征伐記○秀吉譜係前年恐誤）。十一日，習禮于鴻臚寺。十四日，朝見明主畢，會多官赴東闕面譯，給筆札（平壤錄征伐記），要以三事：一勒倭盡歸其國，一既封不與貢，一誓無犯朝鮮。飛俱聽從，悉應如響（明史）。二十日，石星復

會諸官將，小西飛請封始末情由，備細研審問答。星問：朝鮮是天朝恭順屬國，爾關白上年何故侵犯？飛答：日本求封，曾教朝鮮代請，朝鮮隱情騙了三年，又騙日本人來殺，因此舉兵。問：朝鮮告急，我兵救援，只合歸順，如何抗拒，有平壤開城碧蹄之戰？答曰：日本兵住平壤，要求封納款天朝，並無敢犯之意。二十年七月十五夜，見兵馬殺平壤，無奈接應。及八月二十九，行長與沈遊擊相會，約退讓平壤，不期天朝不信，去年正月初六日，進兵攻城，傷殺行長兵甚衆。碧蹄亦是天兵追殺，死傷日本兵亦多。退王京。問：後來因何退還王京，送回王子陪臣？答曰：一則聽沈遊擊准封言語，又說天兵七十萬已到，因此星夜退兵，送還王子陪臣，併將七道送還天朝。問：既退還王京，送回王子陪臣以求封，如何又犯晉州？答曰：晉州原係朝鮮人與日本相遇，清正吉長兵馬殺了，因此相殺，後見天兵即便還兵。問：爾原是聲言求貢，本部因爾復犯晉州，情形反覆，故許封不許貢，既許爾封，即當歸國待命，如何又運粮蓋房，久屯釜山不去？答曰：已前封貢並求，因天朝不肯，關白行長未信，只是求封好了，又運糧蓋房，俱各守候天

使並無他求天使一、差後盡皆燒燬問原約三事盡從方封爾當傳行長等即令倭戸盡去房屋盡燒不復犯朝鮮不別求貢市爾能保關白行長盡從否答曰行長有稟帖上孫總督云一一聽命不敢有違此係大事秀吉有命行長行長有命小的方敢如此對答定无反覆問爾等雖一時遵約至於日久能保永无他變否爾當對此訂盟立誓方與請封飛誓云天朝問的言語小西飛驒守藤原如俺答的說話如有一字虛說關白秀吉行長小西飛等俱各不得善終子孫不得昌盛蒼天在上鑒之鑒之問爾前云

朝鮮既爲請封豈肯復犯但秀吉受知信長尚且簒奪朝鮮一時代奏彼豈不復再犯答曰信長者簒國王不好因爲部將明智被殺見今關白豐臣秀吉時爲攝津守率行長諸將興義兵誅明智歸併六十六州若無秀吉平定諸州　日本百姓至今不安問平秀吉既平了六十六島便可自王如何又來求封答曰秀吉因見殺國王爲明智又見朝鮮有天朝封號人心安服故特來請封問爾國既稱天皇又稱國王不知天皇即是國王否答曰天皇即國王已爲信長所殺問爾既如此當奏請許爾封爾當寫書差

倭去報平行長速歸令關白整備冊使船隻館舍及一應恭候禮儀一有不復封仍不許答曰守候已久件件不敢輕易有違天朝之命沈遊擊到釜山兵馬即過海佃家行長乇候天使答問畢俱封奏聞時人謂如安恐不作此恭順語本部所裝飾也（平壤錄征伐記○松下見林曰飛驒守所答皆僞也飛阿黨行長賣降秀吉求媚於明無不至矣歎秀吉退兵推錄裏兇肇臣也）於是封議定命臨淮侯李宗城充正使以都指揮楊方亨副之同沈惟敬使本邦冊封秀吉爲　日本國王誥勅贈金印（明史）時禮部議　日本舊有王未知存亡關白或別擬二字或即以所居島封之貢

課就能川島倭船三十六號業起行歸聖達謂封事必可成矣（皇明通紀明紀事本末○按所載續狂大抵出萬曆中年司農郎葉春及跡云温公倭了歟因循稍行時皆未成沒者百篇今猶存之乘小西飛封欵之歟至彼國沙彌三代以前古書西洞合集曰歐陽氏做擬之詞甚言樂世人不能解古文耳若眞求之則疑人前說夢矣○號爲志將倭使小西飛來議封事時以京營將佐揚貴綠忠館伴小西飛暗揚有私對之禮銀一片隱起三字曰石州銀底藤守重金銀圖錄載其圖曰蓋爲征朝鮮所造也）

四年乙未（明萬曆二十三年　朝鮮李昖三十二年）○正月石星請明主授行長以下七人官皆都督僉事志皋請催冊封使行孫鑛以兵部侍郎出代養謙加右都御史初封貢議起欲取道寧波

浙人素苦倭。孫鑛及沈一貫排之力，比鑛經略，則封議已定。宗城輩且往，鑛先令麾下集靖國持檄諭行長還報。行長無撤兵意，鑛乃上疏言倭情多詐，且聞山城君尚在，宥文祿三年曆可証，關白當如禮臣議，改封順化王，責關白子。或行長親持誓表詣遼陽，然後命宗城往使，而能遣惟敬，仍增募水陸諸軍，嚴為之備。又聞關白與行長不相能，或以計招之，亦一策也。星言鑛不宜遣人入倭，阻壞封事。鑛乃作封貢議以諷，星亦不聽。○明紀事本末、三大征考所載，李化龍上疏與鑛疏同，而據化龍傳不載其疏，二書蓋誤也。四月二十六日，秀吉以薩摩出水郡

地一萬石加賜宗義智，賞數年戰功。宗氏家記。六月，秀吉召義弘還，令忠恒代為軍務。秀吉慰義弘勞，正薩隅日三州經界，以其籍賜之。義弘錄。征韓此月，朝鮮禮曹司李榮春、尹起辛等贈書于秀吉，謝清正禮遇二王子，曰：竊以交隣惟道，自古有之。無故動兵，讐無之貴邦以有易無，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若彼哉彼哉，而退之道外，則必失王石之別。時哉時哉，而視秦之肥瘠，則恐傷漂母之恩，故差遣使价，以布一義。關白閫外所禦中主計清正，自壬辰歲踰境以來，不貪利欲，不使廝雜，為奉王事，實心丈夫之威。杖鉞鳥嶺

傳從也

鬩狀也

之上，旗影飄拂烟雲，秣馬岳山之麓，嘶聲上徹中宵。覆道漢江之波，小西失信，席捲北狄之藪，煮山赤地，鰯車蠢及晉城。諸將因之奏功，不遺牧場山會，衆術冤解。神耶人耶，眞可謂男子中之男子。又於會寧致犯王子時，少無彼敵泛濫之忽，卑辭下己，謙恭傳禮，自蟄日域之風。山長驛路○長驛之間，蓋脫一字。水遠釜山浦，終始如一，憐神龍之失水，憫寄胡之孤苦，使復京師，徧全綱常之好。天耶數耶，眞可謂仁人君子中之君子也歟。以壯略武勇觀之，則雖良平信噲何足比肩；以克己復禮博愛寬洪籌之，則雖呑蛭割股之

仁，何能及乎。若此非凡大有人，負不可以一視同隊魚，故越甲午，憂使畫者山之僧釋咸密投其陣，秘鬩移繪清正象容于綃，營作廟堂南大門外蓮池岸，掛幅位焉，以牲物祭奠生祠，臨海、順和兩君親祝祭文，以黃庭琥、柳源浩、鄭應國各祿三千石，宛復戶公司任治，可一年春秋兩等，廣施永從，留嚮使後世撫劒疾視輕薄，蹤怨人之法則也。然欲斂茲影，似與否，招岡本及平太夫等使進參，則右人等或悚怖驚駭，納頷而退，或棄佩劒，曳腰帶而逝，曰：加藤君主自何日到此安然乎。我等昔者得責於前罪人也云。汗

出添背僅僅懇懇然後知釋歲僧之手品也哉閣下愈設
醴酒若疑斯文則馳使黜撿亦明垂貴國忠臣名將錄幸
甚幸甚照鑑考納不勝惶怍之至（外國往來書）○源君美（明人皆往往記清正
事頗多昆山王志堅作歌稱之又朝鮮慶尚全羅軍營送
戰船于海祭海神射芻靈沈之海咒咀清正當時之遺俗
也而至今巧射者無善中之或偶有中之者發狂病觀感
恐而祀清正謝罪得解寬文中送戰艦時逆風大起碎艦
國人謂清正所祟大恐懼聞之對馬人（徂徠文集）水足
氏父子詩卷序余幼時聞之太大孺人云肥有高麗門蓋
當豐王之征三韓肥之先侯有加藤氏者爲冠軍驍勇功
最著高麗人至今猶以怖兒啼曰鬼將軍來兒輒泣而
不啼戚所懾伏可知已及其歸也以所屠陷城門歸表
以爲京觀云太大孺人猶尚及躬親見之識其材鉅麗詭
異者歎又聞父老長年者所親記鬼將軍戰時它遺佚
事多世所不傳者○清正臣下野光俊稱長左衛門巧作

城壁從清正于朝鮮戰死其子有遠稱德八亦從朝鮮役
加藤氏滅傍酒井忠清薦之本藩始祖成公賜祿千石子
孫現在家藏宗巖宗画像白鶴鮮齋來云）七月先是秀賴之生也秀吉竊有廢
秀次之志而秀次適驕奢過度淫酗肆虐好殺人爲娛大
失人望奸臣知秀吉意告有反計秀吉聞之遂誘殺秀次（太閤記 秀吉譜）初黑田孝高諫秀次曰太閤老而勞軍務殿下富
春秋恬然逸豫如不省者恐非事父之道速到名護屋代
太閤從事軍旅不然終取禍敗秀次不從遂及禍云（秀吉譜 仙巢稿）
九月先是宗城等發也明主勅令途留朝鮮都城候我
兵盡撤方行宗城至漢城連遣使催我撤兵於是先撤熊
川數陣及巨濟場門蘇津浦等諸屯○（平壤錄曰惟焚小營併歸大營而已）
以示信且曰恐如平壤見欺願兩使速入我營當悉如約
於是楊方亨因兵部劄付先到釜山而我營猶不悉撤人
多疑之石星信惟敬言意倭無異情屢促宗城前去宗誠
繼至釜山行長謝不相見曰往復關白然後相迎（懲毖錄）宗
城等留釜山不敢航海（明史）十二月惟敬私選良馬二百餘
匹發去名護屋餵養云備從人騎用實欲獻秀吉以啟言
者益甚（平壤錄○按名護屋本書作南戈崖名護屋之轉 明紀事本末紀此事云駈壯馬三百兩戈崖騎從獻秀吉不成義）

慶長元年丙申（明萬曆二十四年 朝鮮李昖三十三年）○正月沈惟敬詭云習
禮偕行長兜來（明史）私奉秀吉蟒玉翼善冠地圖武經及壯
馬三百遂取阿里馬女以與我親（明紀事本末）明徐成楚極論
惟敬不足信星爲所愚李化龍董一元奏報我情實亦各
異星獨奏必無變計（明史）四月先是宗城之出使京官集觀
道路竦然奪目而惟敬初爲星建封貢議希已爲冊使而
不得與大失望宗城夾貫不禮惟敬惟敬亦輕宗城爲人
欲傾奪之（平壤錄）宗城明初功臣李文忠之後以廕襲爵紈
綺子弟性頗恇怯時惟敬既去久無回報或言於宗城曰

關白實無受封意將誘致卿等拘囚而困辱宗城懼甚夜半微服出營盡棄僕從輜重印節而逃翼朝營兵始覺分道追之至梁山石橋不得而還○平壤錄曰惟敬密令宗城舊識謝隆揚言封事敗洸動宗城宗城果大恐○朝鮮傳云宗城以貪淫爲倭守臣所逐明紀事本末云宗城次對馬島太守儀智夜飾美女二三人更番納行帷中儀智妻行長女也宗城聞其美佛欲淫之智怒不許明紀編年亦載其說而宗城止釜山未嘗渡海二書所載妄說也揚方亨獨留我營撫戢且移文朝鮮令勿驚動宗城竄入山谷中數日不食從慶州西去懲毖錄方亨報之明主大怒逮問宗城遂議戰守明紀事本末志皐星皆上疏引罪封議再絶矣明史既而惟敬行長始過又撤西生浦

征韓偉略　卷之四　十三

竹島等屯西釜山四屯不撤懲毖錄宗城既逃惟敬快意方亨不自安問策於惟敬惟敬笑曰審欲自安但記兩語曰何語曰支吾中國奉承日本而已方亨領諾悉聽主分將宗城所遺錢糧金帛悉委惟敬又揭報星極言倭情無續及斥宗城力薦惟敬能任事星乃疏請平壤錄明主即命方亨爲正使惟敬任添註遊擊副之以卒封事星再疏請赴朝鮮處置明主不許明史惟敬猶不遽行益貪求星曲意從之多給銀月供贍其家然星恐惟敬賣己遣親舊數人于釜山探視數人皆爲黨惟敬曰事可保萬全星遂不疑

冊使之發釜營未撤惟敬曰降倭若干令朝鮮擇地安置星亦附奏云營柵盡焚尚有餘倭防護冊使六月十五日二使發釜山平壤錄清正等先後撤兵回平壤錄諸將亦將撤回時義弘在京城忠恒在加德島義弘傳秀吉命于忠恒曰日者命諸將以明使來令撤回朝鮮地而今有所思慮縱令諸將既發船汝等猶歸本營安住如發船期則後日當再命之於是忠恒猶留加德諸將亦歸各營益嚴守備征韓錄先是清正與石田三成不和三成讒清正于秀吉秀吉怒譴責清正閏七月○閏據秀吉譜以平壤錄秀吉譜考之此歲我置閏在七月明置閏

征韓偉略　卷之四　十四

在八月十二日夜京師地大震公私廬舍傾倒清正馳入伏見城秀吉避殿在庭清正候起居畢自辨明誣枉秀吉見清正數年苦戰顏色憔悴不覺潸然而其疑亦解○清正記○明史載石星上言秀吉望封甚切清正阻其事已置之罪又言日本地震山崩海溢死者萬餘人而詔使及從者不損一人其說雖妄誕亦稍有所據也八月明閏八月十八日二使至和泉堺浦平壤錄○本書作沙浦即堺浦轉音也二十九日先是二使之發也李昖議遣世子琿致賀已而聽嬖臣李德馨言罷之明紀事本末○按秀吉再發兵藉口朝鮮不遣王子然則朝鮮再被兵者德馨之爲也懲毖錄不記者蓋爲德馨諱乎遣黃愼朴弘長秀吉譜平壤錄○懲毖錄作李逢春黃愼太閤記作正使謝用梓此日冊封使及朝鮮

二使至伏見秀吉命警衛嚴肅觀者如堵誦秀吉威德二使皷樂到舘秀吉令柳川調信責朝鮮使曰王子不親來謝以賤使代之無禮也不許同明使謁鮮使大懼因行長而謝秀吉不許九月二日秀吉見明使於伏見城方亭在前惟敬捧金印立階下少焉殿上黃幄開秀吉出侍臣二人執佩刀侍衛警蹕諸臣肅然惟敬懼持金印匍匐方亭從惟敬所爲秀吉勞之二使以爲責已益趦趄失措行長進曰聘使謹行禮於是惟敬捧金印及冠服且進諸臣冠服禮終退賜酒饌於舘三日秀吉宴饗兩使秀吉座於上

壇中央著明冠二使座於中壇右　東照宮及前田利家等七人座於左方皆著明冠服其餘諸侯在南椽諸太夫以下在廊庭饗儀羞膳用明禮秀吉謂雅樂素彼土所傳不足娛賓奏我亂舞柏子鼓笛之音驚耳驩歡而罷二使謝饗禮厚秀吉退在花畠山莊令僧承兌靈三永哲讀明主璽書行長密語承兌曰太閤聞誥命必大怒臨讀變其文辭承兌不肯直讀之誥文曰聖神廣運凡天覆地載莫不尊親帝命溥將暨海隅日出罔不率俾昔我皇祖誕育多方龜紐龍章遠錫扶桑之域貞珉大篆榮施鎮國之山嗣以海波之揚偶致風占之隔當茲盛際至纘彝章咨爾豐臣平秀吉崛起海邦知尊中國西馳一介之使欣慕來同北叩萬里之關懇求內附情既堅於恭順恩可靳於柔懷茲特封爾爲　日本國王錫之誥命於戲寵貴芝函襲冠裳於海表風行卉服固藩衛於天朝爾其念臣職之當修恪循要束感皇恩之已渥無替款誠祗服綸言永遵聲教欽哉諭文曰朕恭承天命君臨萬邦豈獨乂安中華將薄海內外日月照臨之地罔不樂生而後心始慊也爾日本平秀吉比稱兵于朝鮮夫朝鮮我天朝二百年恪守

職貢之國也告急於朕朕是以赫然震怒出偏師以救之殺伐用張原非朕意迺爾將豐臣行長遣使藤原如安來具陳稱兵之由本爲乞封天朝求朝鮮轉達而朝鮮隔越聲教不肯爲通輒爾觸冒以煩天兵既悔禍矣今退還朝鮮王京送回朝鮮王子陪臣恭具表文仍申前請經略諸臣前後爲爾轉奏而爾衆復犯朝鮮之晉州情屬反覆朕遂報罷爾者朝鮮國王李昖爲爾代請又奏釜山倭衆經年無譁專俟封使具見恭誠朕故特取藤原如安來京令文武群臣會集闕庭譯審始末并訂原約三事自今釜山

倭衆盡數退回不敢留住一人既封之後不敢別求貢市以啓事端不敢再犯朝鮮以失鄰好披露情實果爾恭誠朕是以推心不疑嘉與爲善已勅原差遊擊沈惟敬前去釜山宣諭爾衆盡數歸國特遣後軍都督府僉書署都督僉事李宗誠爲正使五軍營右副將左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楊方亨爲副使持節賚誥封爾平秀吉爲　日本國王錫以金印加以冠服陪臣以下皆各量授官職用溥恩賚仍詔爾國人俾奉爾號令毋得違越世居爾土世統爾民蓋自成祖文皇帝錫封爾國迄今再封[illegible]曠世之盛典[illegible]封以後爾其恪奉三約永肩一心以忠誠[illegible]天朝以信義睦諸國附近夷衆務加禁戢毋令生事於沿海六十六島之民久事徵調離棄本業當加意撫綏使其父母妻子得相完聚是爾之所以仰體朕意而上答天心者也至於貢獻固爾恭誠但我邊海將吏惟知戰守風濤出沒玉石難分效順既堅朕豈責報一切免行俾絕後釁遵守朕命勿得有違天鑒孔嚴王章有赫欽哉故諭○朝川鼎曰誥文原本今藏龜山侯邸用大幅錦大字一行四字萬曆十四年月日造八字織成也諭文惟敬所齎來副本今藏平戶侯邸秀吉聽之果大怒曰我欲王　日本何假彼力彼

封我爲　日本國王者何哉行長云明主封我爲明帝我爲之班師行長非徒欺我私通于明其罪不小速召行長斬其首而甘心焉遂擲冠服誥命于地承兌諫曰中國文明秀諸國故諸國受封自古而然今也殿下威德覃及西土特奉冊使非美事乎願饗冊使贈報書永偕通好遺國華于後世也秀吉爲之意頗解行長至秀吉叱之行長曰匪臣所爲出三奉行意遂以書牘數通爲證秀吉抑怒而止召清正及三奉行曰明主冊封不滿我意然姑忍之朝鮮和議[illegible]決不許冊使亦不可[illegible]明日遂發遣[illegible]起大兵以滅朝鮮○秀吉譜以平讓錄曰冊使相惟敬發言撫我通好清正記曰宴冊使門秀吉坐上階冊使坐中壇冊使令譯者言曰秀吉請和故明帝冊封焉宜降壇拜戴誥命冠服按二使與閣總懼命恐事敗豈得發此言乎二書所記不可信故不採焉冊使之來也明主付行長等以明官都督簽事明紀事本末付玄蘇以本光禪師僧官仙巢稿四日二使還堺浦秀吉猶餘怒欲斬朝鮮二使承兌等諫而止焉秀吉遂與清正等議出軍于朝鮮下令曰清正行長爲先鋒中國九州諸軍悉航海陽平三韓東國北國畿內衆修築伏見城軍旅土木之役並起焉方亨惟敬相議謂萬里奉使不得御翰何面目之有托行長懇請秀吉秀吉怒曰惟敬

不遂我所求但爲朝鮮謀我不再見彼汝速迫逐焉行長告之二使怏怏行長猶調停令秀吉賜物品頗優渥二使相約曰歸朝明白奏聞不然誤大事九日臨發柳川調信私告黃愼曰清正説關白再往朝鮮將令王子來謝如不肯虜而擕來令清正等先發期明年二月大兵繼發愼告之惟敬等惟敬未信舟泊名護屋候風有日土人云清正要政出兵在邇方亨失色惟敬曰吾舌猶在不敢驚寺[illegible]正成遂持秀吉書來二使謂謝表也而其書責朝鮮文也矣意謂[illegible]年使來[illegible]秘明事情[illegible]往日以[illegible]惟敬[illegible]

還二王[illegible]而不速來謝及明使[illegible]纔附賤使其罪二本邦與明和講因朝鮮反覆經歷數年其罪三愼等達其書于李昖昖大驚啓之明主且求援兵（參取征伐記秀吉譜平壤錄○按朝鮮傳曰關白怒朝鮮王子不來謝止遣二使奉白土紬爲賀却其書不見語惟敬曰若不思二子三大臣三都八道悉屬天朝約皆還今以卑官微物來賀是小邦邪厲天朝邪且留石曼子兵於彼欲以天朝定分然後撤還至日本貢謝使資表文二道隨冊使渡海至朝鮮其謝遣使於朝鮮取表文進驗其一謝恩其一乞天子處分朝鮮其詞不與我記異及石星傳合蓋傳聞之異也○慶長記及武家盛衰記曰惟敬侍秀吉摘[illegible]袋中藥而飲秀吉問之惟敬曰此延齡奇藥也秀吉乞之惟敬曰外邦所[illegible]何知非鴆毒秀吉固乞之惟敬令試之近臣經五六日侍臣覺其氣力爽然秀吉信之服用利家隆景亦乞而服未幾隆景死秀吉利家亦相繼而死不知其是否姑附俟後考○茶器銘物集云惟敬之來我邦也以其善書李昖贈以磁器筆洗惟敬遇疾服幕府醫竹田法印藥得痊因謝以筆洗後轉藏隱岐侯松平氏家以爲茗碗茶家稱之游擊茶碗）初行長之議和也遣其臣竹內吉兵衞丁明爲質得見明主明將某嘗言竹內曰我當發兵勦日本兵在朝鮮者渡海而蕩覆其國汝歸降以爲先鋒戰勝日封日本中大國以賞之竹內笑曰我兵在朝鮮者纔十之一良將勁兵屯于名護屋者猶許多況明兵孱弱非我敵如出兵本邦徒送死耳明將大怒無復所[illegible]至是和成率惟敬而歸本邦（竹內吉兵衞覺書）十二月七日方亨等至釜[illegible]十五日發釜山至[illegible]山朝鮮李元翼先會[illegible]

愼等[illegible]明使陳我邦情由[illegible]曰乘釜營虛遽襲之如何惟敬曰虛固當乘然動亦宜愼豈如謀萬全元翼疑而終不發兵（平壤錄）

二年丁酉（明萬曆二十五年朝鮮李昖三十四年）正月方亨之至釜山也[illegible]奏秀吉受封謝表且至（石星傳）十四日先鋒清正既先諸軍入朝鮮復竹島舊壘與原留釜山兵合在機張仕劉隨攻梁山遂其守平春入西生浦（清正記平壤錄平春據清正記○大征考曰清正入朝鮮僧松雲大言日本有天下以朝鮮借[illegible]按松雲言見惟敬書）朝鮮言要王子來謝始解兵（[illegible]錄）[illegible]長以和議破大恐速發兵渡海（黑田家記）十五日

自釜山外洋進入豆毛篝浦清正榜示居民曰清正奉太閤命再航海今遣使者于京城回報之間慶尚左道之民莫恐怖逃散二月朔行長修釜山原營浚濠周柵為據久計朝鮮民驚惶荷擔而俟數年來自王京至釜山一帶殘破既久全羅地方未修城垣我兵猝至舉國危懼李昖將妻子遷海州柳成龍托搜糧島奔尚州權慄避極東令留屯漢江無應者軍民皆不戰而逃李昖日告急于明平壤錄其臣鄭期遠哭泣求援明史[illegible]五日冊使方入關惟敬詐言秀吉務[illegible]恩且以在本邦[illegible]交換[illegible]天驚賊[illegible]

為秀吉貢獻方物明諸臣疑[illegible]戴不產日本何云方物明是欺罔也石星詰問方亨事既受惟敬制滕朧不明言然謝表竟不至平壤錄後惟敬再往釜山趣官[illegible]表文案驗潦草前折用豐臣圖書不奉正朔無年月人謂惟敬僞作也參取明史平壤錄時寬奠副總兵馬棟報清正擁二百艘屯機張營明史明臣紛紛咎石星星責惟敬惟敬猶云倭兵此來不過責朝鮮禮節今專聽天朝處分非有他也平壤錄方亨知事敗始上疏陳始末且云尚書星遺臣書云陛下專金珠鵝羢惟敬因買以進詭云秀吉所貢星凡事敗罔因出星前後手書十三封大指欲苟完封事令督撫無破壞而已遂奪星職星亦出方亨私書言清正之來鑛實召之方亨不承徐成楚等劾星為行長所賣反誣鑛帝以鑛遷延觀成敗亦罷免明史星之將得罪也自疏請削去職銜往朝鮮諭令兩國會盟如終無濟揮大兵前進仍治臣以付托不效之罪明主不許平壤錄二十一日秀吉令曰前鋒清正行長隔日而役不為先鋒日當在二陣矣三陣黑田長政毛利吉成高橋元種島津忠恒相良長安伊東祐兵四陣鍋島直茂子勝茂五陣島津義弘六陣長曾我

部元親池田伊豫守藤堂高虎中川秀成加藤嘉明菅達長七陣蜂須賀家政生駒一政脇坂安治八陣宇喜多秀家毛利秀元釜山城豐臣秀秋守之太田小源五單軍監安骨浦城高橋直次筑紫廣澄守之竹島城久留目秀包守之西生浦城淺野幸長守之今遣毛利友重竹中重治垣見一直一作家澄毛利高政早川長政熊谷直盛於朝鮮監察檢督焉諸將戰功輕重可明白之糾覈事實而告報若夫舟師高虎嘉明安治監之以四國兵為援凡諸軍為盟誓相親睦勿相背明或發大兵去朝鮮王城五六日程遠

報之。我單騎航海勦之。直入明。征伐記。秀吉譜。古簡雜纂。黑田家記。○九州記。藩翰譜。及鍋島家記曰。此役令直茂家政惠瓊指揮軍事。是月。明復議防本邦。以前都督同知麻貴為備倭總兵官。統諸軍。神宗紀。時明連歲用兵。國計頗絀。朝鮮亦乞調南兵進駐要害。以為聲援。而封事起。後東征士馬盡撤回。且平壤役。如松約先登者給銀萬兩。而遂不給。南兵鼓動叫譟。總兵王保誘而殺千餘。兵人心憤惋。鮮應募者。平壤錄。三月。明以山東右參政楊鎬為僉都御史。經略朝鮮軍務。以兵部侍郎邢玠為尚書。總督薊遼保定軍務。經略禦我軍。神宗紀。楊鎬請朝鮮隱匿儲蓄不餉

軍。劾奏其罪。由是朝鮮多怨。楊鎬傳。此月中旬。第三隊黑田長政以下相續航海。總軍十三萬餘。分五路入朝鮮。此○按此歲我軍之發。諸說不一。黑田家記書逐次發。不記月日。藤堂家記為五月。高虎入朝鮮。是非云發日。明紀事本末為六月。倭數千艘先後渡海。分泊釜山。是記至朝鮮月也。非云發時。但大河內秀元朝鮮日記。記日月尤詳。五月二十二日。總軍發大坂城。此月七日著釜山。其間水路里程。泊船地所。皆詳記。如可信者。然先鋒之發在二月初。而總軍之發不可詳。幾至五月末。其他所記。往往與諸書不合。虛實相半。故不取其說。征伐記為此月中旬者。或得其實。故姑從之。以俟後考。後占據東萊機張西生浦豆毛浦安骨竹島梁山蔚山加德。而橫行熊川金海昌原咸安晉州固城泗川昆陽。然不掠財殺人。務在招撫。目中既殘朝鮮。而風水不便。

海運未至。且城邑空虛。土地荒蕪。室如懸磬。野無青草。故不能皷行而西。潛形以至五六月。清正謂倭糧運至發兵。行長謂宜殺熱時刈麥禾而後發。明與朝鮮稍得為備禦。征伐記。平壤錄。明人謂倭懲平壤挫銳。借封貢以愚我。撤兵取勝十全。釜山南連對馬。北通全慶。東有東萊機張西生琳瑯五浦。為之左臂。西有安骨加德熊川森浦巨濟閑山德橋金海竹島龍堂。為之右臂。聯絡犄角。可攻可守。倭因講和暫退。以愚我援兵盡撤。乃借冊朝鮮負約。此倭得策也。大征考。○河原憑成曰。初我東師奉取兩都。目中無朝鮮矣。自常情觀之。可急以皇軍拒臨津江。後明兵不得渡

者。然占地甚廣。散戍各處。則形勢露。委而置之。趣其漏。乃遺衆間隙竊發。為所壞。如明兵日至。我師暮氣難以當其新銳。故平壤一戰之後。不敢勝負。而從容引退也。駐釜山西生間。如鷙鳥匿形。時出游兵。擾其耕稼。擣其空虛。彼出我歸。朝鮮殘破之餘。恐久而不能支。是紓吾覆敗之故智也。欲秀吉不死。則諸將未可遽撤。而其封亦未知槪策之所也。二十一日。李昖使僧松雲詣清正營。議國事。清正曰。和平不就。我大兵進攻而墟朝鮮。如箒掃塵埃。汝臣民無有遺子。王子一人來謝。太閤之意解。得免禍。以王子一人渡海之勞。代闔國生靈命乎。松雲曰。王子航海。事勢似不難。而義則不可也。以王子一身論之。則宜渡海而謝太閤。以宗社論之。則不可以王子送讎家。清正曰。王子航海。宗

社可保不然我兵今毀宗社宗社何爲哉松雲語塞清正又曰王子既就擒當戮之太閤憐而放還焉夫可殺而不殺

日本謂之忍責國謂之鞭乎松雲不能復答曰我當盡心力而謀之（清正松雲問答）四月義弘入朝鮮屯于加德島敵船來攻者三義弘擊而退之（島津家記）安治嘉明等亦入朝鮮敵船數百艘襲之會大風退于唐島安治舟亦波浪相激繞着釜山高虎與安治等議造巨艦于熊川且約曰敵在唐島其地得運舟便倭舟成吾輩進退共之勿悔彼（朝鮮[illegible]記懲毖錄）五月（四月一日平壤錄係）明邢玠至遼行長建樓清正布[illegible]

寨水按朝鮮地圖玠聽之遂決意用兵麻貴望鴨綠江東發所統兵僅萬七千人請濟師玠以朝鮮兵只嫺水戰乃疏請募兵川浙調薊遼宣大山陝兵及福建吳淞水師劉綎督川漢兵聽勦責麻貴報候宣大兵至乘倭未備掩釜山則行長禽清正走玠以爲奇計乃檄揚元屯南原吳惟忠屯忠州（朝鮮傳）麻貴先至王京諭李昖練兵固守成允門攉慶鉄等往慶州以防島嶺金應瑞等往宜寧以防釜山元均以舟師專備竹島加德以候明大兵至明人武議選中國賢能分理八道然後進兵明主以之諭李昖昖恐明併

吞謝而罷焉時三國未動兵惟守險隘沉惟敬往來我營明主責以撤兵則云關白要割三道忠清慶尚全羅朝鮮要地三道失則朝鮮不可保不但朝鮮明亦有切近患惟敬欲延緩逃罪始以封事欺明又欲以割地騙朝鮮令明人棄而去之行長清正遣柳川調信于本邦請師期惟敬欺明曰倭調信迴兵即撤六月初調信還本邦見秀吉秀吉曰朝鮮不聽我言以全羅忠清尚完故也儞等以八月一日直入全羅州乘爲糧攻各處山城仍進攻濟州如[illegible]而勢難則還軍慶尚自固城起至[illegible][illegible]止入處安營住兵

不時侵略山城縱有損傷必攻破而後已調信速還報行長等調兵將進攻惟敬於是大窮雇朝鮮僧贈密狀于清正曰（○按僧松雲也）蓋明邢總督大兵七十萬今將至以勸其退兵清正答云鮮兵孱弱非我敵得明兵至快戰鏖殺長驅明京如朝鮮不足言也惟敬又懇請美濃部金太夫（○按金太夫清正臣也本書爲秀吉弟者誤）金太夫亦拒而不聽惟敬彌窮又聞明主責石星大懷疑貳欲逃入我營未得間而邢玠素憎惟敬欺君辱國責司馬欲擒之而恐逃走我軍洩機事附檄安慰竊令揚元吳惟忠等埋伏四路遏其走路惟敬部下

營兵二百皆得其懽心珍又恐其率之殺出遣新兵交換惟敬愈不安使家丁婁國安張龍等于釜山道意（征伐記　平壤錄）行長與諸將議諸將謂惟敬欺我於明令歸降者恐復出詐謀不可容易入營遣人迎之撿察有可疑速斬殺行長從之（小西行記）一十八日行長遣調信至海邊調信在舟差使迎惟敬調信使爲鮮兵所阻不得達揚元聞之自南原星夜馳至空寨見惟敬走擒而押送軍門惟敬就擒我鄉導絕矣（征伐記　平壤錄）時我軍數千艘既前後渡海泊釜山數郡守安弘國漸邇梁山顙川（朝鮮傳　明紀事本末○按藤堂家記曰高虎以月入朝鮮又古簡雜

纂所載秀吉與高虎狀賞勵朝鮮哨船賜一萬石其書六月二十三日所發則五六月之間高虎入釜山地方之時乎朝鮮日記載七月初我軍至徙木島朝鮮軍艦數百艘塞釜山海口發矢炮我軍張帆衝突敵船直入釜山或然在此時然朝鮮日記月日錯繆事實難悉信如前註所辨不可爲據也）我將帥宇喜多秀家管四國九州諸將營于釜山鍋島直茂營于竹島毛利吉成毛利豐前守島津忠恒秋月種長高橋直次相良長安營于安骨浦加藤清正營于蔚山島津義弘營于加德島小西行長有馬政純大村喜前松浦鎮信安國寺惠瓊五島盛勝營于順天宗義智營于南普拜島（島津家記）此月小早川隆景以病歿（毛利家記）隆景在朝鮮所在嚴警日夜巡營雖

步率不許散出其行兵一日不過三里人或疑其怯而至明大兵如潮湧諸將或謀無所出而隆景從容運籌決然機斷諸將遂服其老鍊云（淺川聞書）七月我軍進入慶州鏡閑山（明史）先是自我軍入朝鮮唯見敗於舟師秀吉憤之令行長必取舟師初壬辰役朝鮮李舜臣救元均相得甚懽既而爭功漸不相協性險陂且多連結於中外搆誣舜臣行長窺知而欲閒之先使部下要時羅（○按慶長六年朝鮮鄭曄報秀吉書曰所論要時羅等始到敝邦天將郵郎拿送天朝其後處置非敝邦所知據此時羅爲明所虜也時羅次郞之轉音也而不審其爲誰）往來慶尚右兵使金應瑞陣致慇懃清正之將出

兵也時羅密言於應瑞曰行長云和事不成由於清正某日清正當渡海朝鮮若要之海中可以敗殺應瑞上其事朝鮮君臣信之尹根壽以爲機會不可失連催舜臣前進舜臣疑我詐躊躇累日要時羅又至曰清正今已下陸何不要截佯致根惜之意事聞諸臣議皆咎舜臣下獄減死充軍元均遂代爲統制使○按（平壤錄曰元均在閑山寨謀舉兵約會中國搗釜山巢穴不意金應瑞在宜寧陸路虛聲勢將以元均約中國搗巢日期泄于行長行長欲攻南原慮元均襲其後之間此信就中用計與本書小異）均至閑山盡變舜臣約束斥舜臣任使者以其愛妾居舜臣所議兵事運籌堂重籬隔之諸將罕見其面

又嗜酒酗怒刑罰無度軍情怨懟至是我軍將襲閑山行長又遣要時羅給應瑞曰我兵船某日當添至朝鮮舟師猶可邀擊權慄尤信其說促元均進兵均以己前常言舜臣見敵不進而陷之得代其任今雖知其勢難敵無以爲辭不得已盡發舟艦我營在岸上者俯視傳報懲毖錄十五日夜古簡雜纂吉書藤堂家記三大征考○按懲毖錄爲八月七日者傳聞之訛也宗氏家記亦爲八月七日而宗氏家記據湊合懲毖錄而爲文者亦拔月日襲懲毖錄不可信焉脇坂記爲七月七日島津家記爲此月十二日十三日兩日戰皆誤○又按源君美嘗疑豐臣家譜以此戰係春此說未精究今讀豐臣譜春及七月兩条記之而春所記據戶田肥後守說而頗詳細七月所記據平攘錄而平攘錄閑山之戰文尤略故引爲二事也非全係

春而己藤堂高虎脇坂安治島津忠恒等襲元均舟師高虎先遣人覘其巢窟夜參半號砲三響快舸急赴其兵萁浦忠光等獲敵船藤堂家記脇坂安治據秀吉譜義弘欲自陸路攻之與諸將期率兵三千也唐島閑舟師喊聲同發喊放大砲水陸合勢攻之忠恒跳乘一敵船勇戰悉殺其兵遂奪船征韓錄均至絕影島督諸軍進戰夜深風盛舟分漂均還至加德島軍士下船取水懲毖錄高橋直次筑紫廣澄突出掩之斬將士四百餘人宗氏家記十六日黎明均率數百艘引退據巨濟漆川島巨濟漆川○據懲毖錄高虎兵競擊高虎甥高刑等各有

斬獲藤堂家記高虎臨發馳使告加藤嘉明嘉明稍後而至戰旣酣嘉明見一巨艦列戈砲而待跳躍而上舟手斬數人敵欲擊嘉明嘉明甥權七郎等奮戰而遂奪舟嘉明又欲跳上敵別船蹶而落海抱舳而跳苦戰又奪一船安治亦奪敵船十六艘從兵多戰死秀吉譜十六艘據脇坂記藩翰譜高虎部下佐伯惟定家兵杉谷惟之長田惟氏等亦將奪敵巨艦單舸挺進以鐵鉤勾之騰上直斬其將餘兵匿艙底盡屠之藤堂家記敵兵遂敗績棄船上陸義弘豫謀分布手下兵二千于十五六里間悉殺逃兵征韓錄時鍋島勝茂在竹島聞此

戰馳舟至而戰將終猶見嘉明乘敵艦奮擊勝茂憾不及戰酣其臣中野某偶見敵船猶在岸畔言之勝茂勝茂大喜速擊之奪其船勝茂歸後數言予幼而從太閤殿下覽芳野櫻滿山白雪爛熳奪目謂天下壯觀後閑山役觀嘉明舟戰芳野壯觀殆不如也鍋島家記勝茂分遣其臣成富茂安援高虎茂安奮戰斬首七百餘九州記此役藤堂高虎獲船六十餘艘斬獲數千溺海者不可知義弘父子亦得哨船百六十餘艘共高虎焚弃沿海諸浦船令敵不得梗海路參取古簡雜纂秀吉與高虎書及與義弘父子書元均走免或言所害全羅右

水使李億祺投水死。慶尚右水使金應瑞走免。懲毖錄諸將相會論功。嘉明與高虎爭功奮怒。諸將和解焉。松浦鎮信判曰。藤堂將士。夜開先衆奪哨船。又獲大艦。斬其將。功爲最。監軍言之秀吉。併言諸將功。秀吉皆賜狀賞之。藤堂家記參取秀吉譜東照宮亦賜書于安治賞之。脇坂記後秀吉再褒高虎閑山之功。總督天下海船之政。仍賜桐花徽號茜紅舟幕。藤堂家記○按朝鮮日記記閑山戰頗詳。然不與諸實錄合。其所記云。此戰自午刻至未刻。而明人及我邦所記皆云夜戰。日記又云。高虎不獲一艘。高刑追敵而纔得一艘。而秀吉狀明言獲六十艘。其餘細考皆妄說也。故不取。源君美却謂之實錄。予未能信也。閑山島在朝鮮西海口。右障南原。爲全

羅外藩。一失守。則沿海無備。天津登萊皆可揚帆而至。明水兵三千。甫抵旅順。閑山破。麻貴檄守王京西之漢江大同江。扼我西下。兼防運道。明史

征韓偉略卷之四　終

征韓偉略卷之五

水藩彰考館編修總裁川口長孺著

我諸將破朝鮮，閑山島閑山既失，行軍得便，乘勢水陸並進，泊光陽豆恥津。將襲南原，先是惟敬之擒也，深恨楊元無由報復，竊使妻國安報與行長南原虛實，令起兵掩襲（平壤錄）八月朔（○脇坂記係九月誤）始發兵分三道向南原。一隊宇喜多秀家爲將，行長爲先鋒，島津義弘、蜂須賀家政、長曾我部元親、加藤嘉明、生駒一政等屬焉，兵凡五萬，傍慶尚略雲峰而向南原。一隊毛利秀元爲將，清正爲先鋒，黑田長政、淺野幸長、鍋島直茂、勝茂等屬焉，兵凡五萬，發慶州，過密陽大丘，出全義館。王城明兵出師，將一戰而後向南原。豐臣秀秋在釜山，遣山口正弘等將自密陽玄風入於忠清道。（征伐記、務古譜、鍋島文書、鍋島家記○按藤堂高虎發兵治路，諸書闕文，無所考。）初朝鮮李元翼、權慄議修道內山城，禦我軍。及我兵至，望風遁去。惟義兵將郭再佑入昌寧火旺山城，閉以守。我兵到山下，見形勢斗絕，不攻而去。安陰監郭䞭、前金海府使白士霖守黃石山城。蜂須賀家政攻圍，士霖先遁，軍悉潰。（懲毖錄。家政，據毛利家記○按黃石山毛利家記作高石山，誤。）秀家等將攻南原。惟敬既告行長曰：陳愚衷在全州，將援南原。於是令義弘、清正遮援路。愚衷遂不能出兵。（參取征伐記、島津家記○按征伐記清正作嘉明，今從島津家記。）楊元至南原，增築城一丈許，城外羊馬牆多穿砲穴，城門安大砲三座，鑿深濠塹一二丈。聞我兵至，城中洶洶，人民逃散。遼東馬軍三千在城內。元名全羅兵使李福男，福男至，所率纔數百。光陽縣監李春元、助防將金敬老等繼至。十三日（○征伐記作十二日，誤。）我先鋒百餘到城下，發鳥銃。城兵以勝字小砲應之。我大陣在遠，出遊兵交戰，疎行迭出，故敵砲不能中。敵多中銃斃。十四日，進圍城三面。先是南門外民家稠密，楊元焚之，而石牆猶存。我兵蔽而發銃，城兵多斃。（懲毖錄）十五日夜，發砲圍城。黎明將拔城。時月色如晝，高虎與安治議謂：至曉，敵必堅守，不如乘月明先襲之。安治可之，俄發喊薄隍。城兵投石防之。高虎梯城而突入，苦戰，遂破外郭。（脇坂記）我兵刈城外雜草稻禾，積牆壁間，衆砲亂放，飛丸如雹。城兵不敢外窺。草束已平濠，又堆積羊馬牆內外，與城齊。我衆皆踊躍而登城中，火起。敵軍欲逃，門堅閉未開，馬足如束，街路塡塞。既而門開，軍馬爭出，我兵圍數重，守

要路亂斫敵兵俛首受刃適月明脫者無幾楊元突出僅
以身免李福男任鉉金敬老李春元鄭期遠等皆死後明
主誅楊元懲毖錄○按此戰征伐記秀吉譜平攘錄所記與本書大同小異而本書云城兵金孝義得脫
爲余道城陷事甚詳然則孝義所目擊蓋得其實故多據本書○清正記曰清正秀元長政幸長攻南原城而克之
城主陳愚衷請和許而驅逐進抵全義館途與解生軍遇清正先鋒清兵衛隼人等敗解生軍全義館敵兵望風潰
其說不與諸書合故不取焉○朝鮮日記云城主南原判官慶州判官又云太田一吉臣大河內秀元等先登秀元
獲慶州判官首高虎與秀元爭先登高虎辭屈謝之按南原判官等諸書不載恐妄說也今不採焉此役藤
堂高虎先登斬首二百六十九其兵磯崎家信年十四獲
朱衣將渡邊宗戰歿高虎獻馘于名護屋秀吉遣使賞賜

焉藤堂家記太田一吉亦率其勇兵大井何右衛門毀南門斬
敵百餘武家盛衰記秀家行長等斬首三千餘級秀吉譜義弘遂
陣北山頭月色如晝縱觀戰爭城兵逃過山下義弘出兵
掩擊斬四百二十餘人一人有攀木而匿者義弘親發銃
斃之島津家記傳馘于名護屋秀吉贈書賞焉古簡雜纂安治獲首
二千餘後秀吉賞其功加祿三千石藩翰譜愚衷在全州及
我兵破南原百姓望風奔竄城兵阻之及毀城燒積聚撤
城門二十日我兵進至任實愚衷懼北走我兵遂取全州
征伐記秀吉譜平攘錄二十一日清正及直茂父子攻伽耶山城拔

之直茂歸呂原勝茂猶屯全羅時我軍多獲勝茂議出榜
令曰居民疑我兵侵略者來我營與牌以爲信令金命以
安居人攜升米來以與牌交換遠近民見聞而大集募
得米二千餘石以濟兵士暫屯康津復還呂原○鍋島家記九州記
曰勝茂戰金溝金提斬敵三十餘麻貴遣遊擊牛伯英赴援與愚衷會兵
屯公州朝鮮傳征伐記朝鮮二城失王京東西皆義兵衛行朝兵
退守王京倚險漢江麻貴請於璘欲棄王京退守鴨綠江
海防蕭應宮不可而止之朝鮮傳麻貴遣副將解生守稷山
李元翼亦出忠清道遮我鋒朝鮮傳據麻貴傳解生五十六日高虎

援稷山水寨屢中矢石殷血涂鎧不以爲意益奮督戰監
軍使毛利政重欲跳入敵船失足而溺高虎兵長井氏勝
今井忠重援救之戰自辰至酉斬獲三百八十餘溺死
無算餘舟乘潮宵遁高虎進兵忠清道累破諸壘築城于
安骨浦令元親守焉藤堂家記忠清道據寛永系圖時我兵漸逼王京銳
甚而朝鮮兵燹之餘千里蕭條不能困糧但積粟坐罷爲
久留計楊鎬傳麻貴未出關委軍事于楊鎬鎬亦住平壤不
進九月朔鎬至王京他無措置以南原全州敗委罪二將
案其失律罪寘之重典又以金應瑞濡滯機事咨朝鮮令

處國法（平壤錄）以我兵漸逼朝鮮都城人民皆奔散後宮妃女等避兵于西地徵兵守江灘諸臣爭進出避之策（懲毖錄）

七日毛利秀元黑田長政自慶尚全羅到金義館解生兵屯稷山及水源要害解生陣西山長政先鋒黑田圖書助栗山四郎右衛門前行與解生兵遇而衆寡不敵欲退而與長政麾下合毛屋主水曰我見大軍屢矣而無如參州長篠役今夥敵衆倍長篠兵我退彼必追擊我兵殲焉齊死不如進戰而死且必死奮擊一陣必敗我或全軍而退衆然之將進毛屋曰彼用鐵楯不可以銃取勝但以銃爲

勢突入排楯亂斫而莫取級衆亦從之發銃一聲爽烟大喊而勒敵軍驚駭回顧不支我兵益奮徹楯突擊敵稍却長政遂聞砲聲率麾下三千馳至先鋒將退偏橋而未能退黑田三左衛門曰先鋒寡兵殆將殲大兵乘勝踰橋我恐難支是吾戍所也率手下踰橋先衆而進戰衆軍踵進橋頭敵兵敗走後藤基次馳驅山頭令不則我衆寡長政登東山觀敵軍曰敵兵十倍而我無後繼不可不死戰母里後藤等進衝敵陣短兵相接時敵將楊登山牛伯英率衆而至我兵與三將交戰東西旋轉多斬敵長政勵衆苦戰三將遂敗走時敵將李益喬劉遇節等又率大兵來援焉解生得力復還戰李劉生兵鋒銳我兵疲戰死二十九人長政躬親奮戰敵死者百餘敵亦屈而退時黃南兵多屯西山高處我兵欲進而擊之竹森新右衛門曰彼多兵而我寡不可無謀而戰小分我兵出敵右以餌之總軍竊左轉襲其不意敵必敗長政從之敵果不虞左轉師我兵俄衷之敵擾亂不能成備一時敗走我兵追擊斬首無算秀元兵亦至敵餘軍不敢戰而退以日逼虞淵我兵亦綏（黑田家記）敵兵逃山上者以譯啓秀元營曰我輩爲援朝鮮徵

發而至與貴國無仇怨爾後不復與貴國爭請憐而宥之且請印記而爲信秀元許之即其旗而與之（毛利家記）戰後三日解生遣使贈白鷹於長政以乞和秀吉大稱長政及其臣毛屋主水等功長政屯于稷山十餘日移營于小峰（黑田家記）○按稷山戰征伐記秀吉譜釋記亦載概略而本書詳悉蓋得其實焉平攘錄以此戰爲明人戰勝而其所記云解生斬首級二十九顆又云雖斬獲不多一戰挫其銳氣其所謂二十九顆與本書二十九人戰死相合而斬首纔二十九人而其兵死者無算則勝敗之實可知矣平攘錄說不可信也（又按武備志此役楊登山牛伯英獲倭驍將葉一枝平攘錄曰砍死倭二名落馬將倭葉春諒得落馬者係清正下倭將葉一枝也葉一枝不知爲誰袁黃擒清正部下葉實葉實蓋同人也）朝鮮王城守兵猶寡上下人心不安

適解生齎稷山所斬首級來僞言軍得大捷守兵以爲信稍得安（征伐記）時敵軍三萬築城于唐島據之十三日秀元遣藤堂高虎九鬼嘉隆等攻之城兵能防我軍失利乞援于勝茂勝茂發兵赴援攻奪敵船二艘其臣成富茂安別率手兵援高虎大戰斬敵七百（鍋島家記○按懲毖録載南原敗後李舜臣敗我軍于珍島殺我將馬多盖在此時松下見林曰馬多又之訓乎而不知其爲誰）此月以拔南原全州慶尚全羅二道平定諸將相議慶尚道義弘統管之全羅道行長統管之揭榜於二道令逃民還其鄉里務農事逃匿不出者處之刑我兵害人民爲凶暴者許訴之（征韓録）

後直茂統管恭原咸安昌原宜寧出榜安集人民勸課農桑（鍋島家記）十月麻貴遣李如梅襲星州我將筑紫廣門又留米秀包等在星州兵寡而難保山口正弘等發谷城之星州迎秀包等而還遂退求禮（征伐記）諸將抵公州將經略邉東秀吉發書令屯聚于釜山（毛利家記）且以朝鮮地寒飢甚秀元等皆退于釜山太田一吉爲殿（參取征伐記秀吉譜○朝鮮日記曰此歲八月諸將相議將攻朝鮮王城分道而發清正以正二十九日發宣州八月八日到尚州一吉曰聞王城四面皆禁大河時將渡寒冽氷涉水人馬恐凍死不如引退俟春陽攻王城敗之不難今犯寒徒死無益也衆皆然之退去敵數遮路且闘且退十月七日還釜山此說似有所據附以備考矣）秀元自公州抵聞義○據本書儀作文誤明朝鮮兵四五萬追而至我兵擊却之至金山（○本書作加野山）朝鮮人數萬營山頭而遮我軍兵皆勇鋭我兵稍退秀元大怒親挺戰斬敵將視之生口曰是我將也姓名揚祿奉猛勇無比數力戰親獲首級七十餘祿奉然殘兵遂潰秀元燒金山營而還釜山（毛利家記）十日義弘父子入海南城點檢賦税經略忠清道朝鮮人據城者皆望風遁去無迎戰者遂轉還全羅道屯泗川營泗川明人稱之新寨（征韓録）時我軍沿海爲營朝鮮里程千有餘里首尾連環相救且以便漕運南端泗川島津義弘忠恒守焉（○懲毖録此条義弘作沈安頓吾安陶談曰藥山棟齋雲老禪通西土音因問之老禪曰明音清故呼島津國訓爲石曼子韓音濁故呼爲沈安頓吾）

迤北五里爲南海立花宗茂有馬晴信大村嘉前松浦鎭信守焉自南海距唐島二十餘里間據要害列戰艦自唐島十里迤北爲竹島鍋島直茂守焉自竹島迤北四里爲梁山黒田長政守焉梁山北八里釜山浦也總督宇喜多秀家毛利秀元分二城鎭焉自釜山北十四里爲西生浦自西生浦北二日程爲蔚山山北爲順天小西行長守城焉清正居蔚山城（黒田家記）諸將相議欲修蔚山城據其要害便舟路來往清正監土木事而爲修舟路諸城暫往

西生浦在機張令其臣加藤安政（○安政據本山豐前守戰功覺書）及秀元兵士在蔚山修築明人謂清正猶在蔚山凡我兵在朝鮮者十三萬餘（征伐記秀吉譜清正記黑田家記○朝鮮日記曰十月十日秀秋令清正一吉築新城於蔚山海邊又令鍋島直茂寺澤正成松浦鎭信築新城于順天恐誤）十一月中旬邢玠督軍渡鴨綠江二十九日抵朝鮮王城（征伐記秀吉譜黑田家記三大征考○石星傳係十二月誤）先是楊鎬既在王城會邢玠麻貴議進兵方略所謂宣大延浙諸勝兵並集乃分四萬人爲三協（明史三大征考）左協副總兵李如梅部將盧得功董正誼茅國器陳寅陳大綱中協中軍副總兵高策部將祖承訓頗貴李寧李化

征韓偉略　卷五　九

龍柴登科苑進忠吳惟忠右協副總兵李芳春解生部將牛伯英方時新鄭印王戡盧繼忠楊萬金陳愚聞參將彭友德楊登山擺賽張維城四人臨期調遣東西策應朝鮮兵分屬三協（平壤錄）十二月邢玠大會兵登壇祭告天地犒賞三軍楊鎬麻貴率三協兵南行邢玠留住朝鮮王京二十日鎬貴會於慶州議攻蔚山蔚山之南爲島山城皆依山爲固勢甚險峻中有一江可通釜營其陸路則由彥陽通釜山麻貴欲專力攻蔚山恐我釜山兵由彥陽來援令高策吳惟忠遮彥陽梁山又分遣董正誼李金等防我水

路援兵（平壤錄）二十二日（據征伐記以二十三日戰書冥旦）淺野幸長太田一吉完戸元繼以明日將入蔚山屯於彥陽留斥候五百人於河水外高策吳惟忠等黎明襲而盡殺焉幸長怒欲戰完戸太田知寡兵難敵止之幸長少年輕銳拒諫曰諸君任其所爲如予不見敵不復還言訖決然馳馬去完戸太田亦繼進遂與明大兵遇明兵見我兵寡圍之數重幸長等潰圍且戰且走三里許幸長被創漸近蔚山將戰死幸長部將龜田大隅適擊殺敵將敵軍亂矣加藤安政開城門相迎幸長等纔得入城敵亦退去（○本山覺書曰二十八日敵燒我營

征韓偉略　卷五　十

太田一吉出城而戰安政子安行擊而走敵與諸書不合今不採焉）二十三日（○日據征伐記平壤錄）李如梅楊登山率精兵攻蔚山擺賽率輕騎過城壁城兵亂發鳥銃開門突戰擺賽佯走城兵追擊敵伏兵四起城兵擊而走之遂入城城兵死者四百人明兵死者三千餘李芳春解生泛舟蔚島二山間之河水放火民屋欲乘烟入城城兵悟之以火炮沉船芳春解生僅免而歸（征伐記秀吉譜○平壤錄爲我兵溺死者誤）時我兵有爲敵所虜者敵問清正在城中否虜詐言在城中敵懼稍退而陣（征伐記平壤錄）安政幸之欲遣使于機張招清正難其使幸長臣木村賴母曰其能之馳

諸機張告蔚山危急清正曰我發本邦日約幸長與彈正
田敵幸長艱難彼若戰死我何面目復見彈正乎令部下
速具舩（征伐記 秀吉譜 清正記）部將諫曰部兵在蔚山者三之二今
又留半此地在麾下者無幾以寡敵衆君臣徒死無益也
不如糾合諸將戮力赴援以圖萬全清正曰爾言似有理
然恐未悉汝姑聽我所言夫蔚山非他我所築也待諸將
而未及會集令城陷大將言清正恐怖強敵棄其築城殺
其士卒如此則其恥有大於死者且諸將所居去蔚山遠
今我城去之近矣不可居近而俟遠援如以利害言之彼

出師千里中營未嚴且恃多兵必輕我我歛兵出其不意是
爲時汝等從我命衝突而入城非難也部下踴躍而進直
發艦焉（清正記 說）此夜我軍設新寨于蔚山島山之間時嚴
寒小鑿土植杭杭溉以水堅冰固結如石板牆排銃一夕而
成二十四日麻貴茅國器等攻新寨（征伐記 秀吉譜）陳寅進破二
三柵將入寨而楊鎬素與如梅相得以如梅未至不欲
寅功出其上遽鳴金收軍（楊鎬傳）麻貴放火陷寨我兵走蔚
山島山死者五百（〇明史作六百五十）敵兵死者萬餘二十五日麻貴
攻島山島山崛曲難攀援我兵發銃如雨麻貴欲强登我

兵亂投巨木石明兵擾散死傷無算遂不能勝（征伐記 秀吉譜 日據）
（征伐記）二十六日明軍將大舉攻蔚山黎明清正纔率五百
騎乘輕舸著銀帽子兜鍪挾眉尖刀立舟頭指揮兵士意
氣凜然舟馳如飛明兵素恐清正望見而不能遮清正直
入蔚山城（征伐記 秀吉譜 清正記）加藤安政謂清正曰敵新至而圍
未合先擊之令彼不侮且我衆心無所懼不然敵兵衆而
我兵寡生恐懼情戰必不利清正可之安政率兵五百鬬
門外突戰敵兵披靡我兵果無所懼敵兵謂我兵雖寡不
易侮遂得保城焉（武將感狀記）明軍蟻附城壁我軍得清正倍

勇氣防戰極力明軍屢攻屢敗（征伐記 秀吉譜〇明史 平壤錄 俱不載清正入蔚 占濟攻爲明軍攻清正島山失事知不可攻乃）我軍遂閉城不出堅守以待援
兵明軍四面圍之地卑且時際窮冬風雪裂膚明軍無固
志我兵日夜發礮用藥煮中者輒死明兵攻圍十日（楊鎬傳）
我兵敗解牛軍（麻貴傳）一日黎明敵火栖悉退城兵請將追
擊清正曰勿追彼誘我耳從城上臨觀及薄暮樹陰崖間
所伏兵皆出合圍如犄兵士曰將軍何以知其僞退清正
曰大軍悉退無一殿後豈真退乎哉且火栖故令知其退
是所以知其僞也（清正記）明將謂楊鎬曰此城求道甚難糧

運難繼。圍守絕水路。彼可不戰而縛也。鎬以爲然。列營分屯。周匝圍繞。平壤錄 於是城中汲餉路絕矣。夜汲濠水。濠多屍。水混血。飲之以救渴。嚼紙。或煮壁土而食。或食牛馬。牛馬亦盡。竊出城外。取戰死者腰間糧。以充食。將帥供一飯。分數著以與兵士。與之共艱苦。然守櫓兵士。凍餒枯腊。無能興。清正患之。欲以謀緩師。誘楊鎬。因師連旬日。不忍多殺人。與子相會。通吾意。共休兵如何。征伐記○毛利記曰。清正臣岡本越後守秀家臣田原七郎左衞門在敵中。竊來議講和。楊鎬信之。疏報云。倭將清正勢逼乞降。臣不許之。必當生擒以獻闕下。聞者無不喜躍。吳惟

征韓偉略　卷之五　十三

忠獨言於鎬曰。圍師必缺。今山城未破。當缺其一隅。俟逸出。伏兵擒之。鎬不聽。平壤錄 及期。清正將出會。幸長尼之曰。楊鎬之意不可測也。既入敵營。君之勇無所施矣。君欲必往。予代君往。諸將亦止之。於是清正不往。遣人謝楊鎬。鎬大怒。欲急發兵陷城。兵士不悅從。無幾我援兵至。揚鎬亡事敗矣。征伐記。秀吉譜○朝鮮日記云。十二月二十二日夜戊刻清正入蔚山。按二十三日明兵圍蔚山。及夜木村賴母發蔚山。明朝抵西生浦乞援。清正發兵。二十六日曉入蔚山。諸書有明文。幸長戰二十二日也。此日明兵未圍蔚山。其餘日記記蔚山戰。與諸家記異。謬妄居半。故不採焉。

三年戊戌。明萬曆二十六年○朝鮮李昖三十五年 正月。以蔚山危急。去歲我諸將會西生浦。議救之。未決。黑田長政在梁山。馳至西生浦。決然令發援。諸將從之。皆赴援。○立齋舊聞記。國恩錄曰。二日宗茂敗明將牧務遼于般舟。牧務遼般舟。諸書不載其說。可疑。故不採焉。三日。長政及蜂須賀家政爲先鋒。至蔚山近地。明兵在城東山上。長政進敗之。陣其山上。明兵隔河水。猶屯營一萬許。黑田家記 長政竊遣使于城中。告來援。清正大悅。黑田家記。魔釋記 時小西行長兵二千。四國兵二萬餘。既發順天。遙見其旌旗。○平壤錄曰。行長又應官兵伺其來襲釜營。於是大兵原守釜營。止抽精銳一千。每船挿旗幟。溯江而上。宇喜多秀家。毛利秀元兵凡二萬餘。發釜山。距蔚山一里。陣山頭。○參取征伐記。秀吉譜。一里據毛利家記。

征韓偉略　卷之五　十四

征伐記。秀吉譜作十里。秀元議謂。敵兵頗衆。當分我軍。長政嘉明進擊山下敵軍。家政與予。衞敵將陣。正成及勝信爲游軍。乘敵驚擾。舟軍當自東方襲敵。以寡兵敵衆。當令彼分兵。是兵家之要也。諸將可之。毛利家記 長政隆景宗茂曰。敵將衆必不備不虞。吾輩夜半先襲之。及曉衆軍繼之。敗敵必矣。衆不從。茂川聞書○鍋島家記曰。諸將相會議戰。家政問鍋島直茂。直茂謂。我觀明兵必盈百萬。然多烏合衆。未足深慮。我以手下兵先試之。遂進攻之。長政等從之。按此役明兵四萬餘也。有視四萬兵爲百萬之事乎哉。傳聞之訛可知。且以此戰係二日。不與諸書合。故不採焉。四日黎明。長政遣毛屋主水。令候明軍。主水歸報曰。望敵陣炊烟甚微。是爲糧盡。改行伍

而去。卒搶攘者。非來戰。將遁去也。長政跂後所見。魔釋家記〇按淺川聞書曰。隆景步卒爲敵抑挫。吉川廣家殺兵先戰。宗茂營近敵後。陣特進襲後軍。敵兵顧後。遂悉崩潰。不與諸書同。附以備考。〇九州記主水作後藤家信。未知孰是。謂部下曰。敵將退。既退而追擊非勇也。不如及其未退而擊之。遣使告諸將。時嚴寒河水皆氷。而陣頭河水海潮去來。故不氷。長政先衆單騎入河水。部下亂流競進。與明軍大戰。敗之。秀秋秀元等。又渡河水而戰。黑田家譜。魔釋記。藤堂高吉先驅破敵陣。藩翰譜。楊鎬懸餒。欲退。見長政來戰。益恇懼。遽遁去。〇平壤錄云。正月初二日。塘報云。至經理惝懼。議初四撤兵。已而初三倭兵漸近。不後及期。狼狽先行。與本書差一日。未知孰是。城兵未知

之。五日。長政等又渡河水。明兵二萬猶在河側。長政等奮戰。城兵見之。開門突出夾擊。黑田家記。魔釋記。吉川廣家抽衆而馳敵陣。英姿颯爽。清正記。明兵大敗。我兵追擊。僵尸盈野四五里。委棄器械。不可勝數。黑田家記。魔釋記。[illegible]〇按明史朝鮮傳。以我援兵[illegible]續係之前。并者倂敘後事耳。明紀事本末。全敘諸[illegible]誤讀明史也。不可從矣。〇武將感狀記曰。[illegible]南人[illegible]退去。誤也。見吳惟忠。茅國器斷後。不窮追而還師。平壤錄。〇按毛利家記曰。蜂須賀家政諫秀元而旋師。未知孰是。此役也。明人謀之經年。傾其海內全力。合朝鮮通國之衆。一敗塗地。卒無成功。貽笑遠人云。明史。平壤錄。後秀吉賜狀于長政。稱其功。清正記。黑田家記。長政發蔚山也。

其父孝高留後于梁山城。明兵來攻。孝高擊而退之。長政去蔚山而守西生浦。黑田家記。敵兵數來攻。長政善戰走之。黑田略記。鎬責奔慶州。懼我兵來襲。撤兵又奔王京。楊鎬傳。秀元將襲慶州。諸將不從。毛利家記。鎬貴與玠通謀。以蔚山大捷告明主。明主厚賜玠等。發帑金犒師。又賜玠尚方劍。明史藁。玠以前役乏水軍無功。乃募江南水兵。議海運爲持久計。朝鮮傳。以謀再舉。三大征考。而諸營上軍籍。士卒死亡殆二萬。鎬屏不奏。止稱百餘人。丁應泰詰鎬。問後計。鎬示以張位沈一貫手書。并所擬未下旨。揚揚詡功伐。應泰憤。抗疏盡列敗狀

明主怒。欲行法。首輔趙志皐營救。乃罷鎬。令聽勘。楊鎬傳。〇按秀吉譜曰。邢玠奏楊鎬罪于明主。罷其官。未詳其所據。〇藝廊偶筆載朝鮮李晬所撰楊鎬生祠碑。極敘其戰功。率皆飾辭失事實。不與本傳合。歷朝通鑑。一言斷其爲人曰。碌碌庸流。不堪負荷。信矣。命玠暫兼經理。明史藁。時諸將守朝鮮諸城者。分爲三道。以蔚山爲東路。清正居焉。以順天爲西路。行長居。以泗州爲中路。義弘父子居焉。清正記。征伐記。明史。〇按清正記。以中路爲長政者誤。今訂之。行長水師番休往來如駛。明史。是月。都督陳璘以廣兵。劉綎以川兵。鄧子龍以浙直兵。先後至。玠亦分兵三協。爲水陸四路。置大將。中路如楳。東路貴。西路綎。水路璘。各守汛地。相機出兵。朝鮮傳。其置

水路者懲島山失也。（平壤錄○九州記載三月四日高虎正則等與陳璘戰于唐島而此時陳璘未發蓋其說誤故不取焉）四月明兵將發適有遼陽警李如松敗沒明主令如梅還赴之中路以董一元代之（朝鮮傳○按本書不係月而據神宗紀如松敗沒四月也故今係之四月）五月先是我軍聞明發大兵將圍順天行長等謂大兵來圍恐難支將去順天及蔚山而保於釜山（蔚山據古簡雜纂）加藤嘉明獨奮曰未見敵旗而去非夫也諸君各任其意我行吾志諸將不決事聞于蔚山秀元遣清正相議遣使於順天曰如聞諸將議去順天予輩謂嘉明之言似有理馳使于名護屋取其進止乎行長等言之秀

吉秀吉果大怒不聽去順天（征伐記秀吉譜清正記○按藩翰譜嘉明譜所載比本書稍略而有小異同然嘉明譜據朝鮮日記爲說而日記可疑則藩翰譜說不可信也○又按毛利家記爲秀元首而發言蓋一家之私言也故不採焉）且令曰清正行長義弘幸長長政鍋島勝茂毛利勝信筑紫廣澄久留用秀包等六萬餘人分守諸城秀秋秀元秀家及四國兵暫歸而至九月再航海（征伐記秀吉譜）三日秀吉賞行長爲先鋒拔釜山功賜劍馬且曰後日當加賜封邑又以書稱嘉明議撤順天蔚山之非加賜三萬七千石（古簡雜纂○按本書賜嘉明書作九月者轉寫誤也又按清正記載秀吉書作賜米忠刃然其書可疑故不採焉）宗義智不從去順天蔚山之議秀吉賜書賞

焉（宗氏家記）義弘父子亦不從其議曰但任先鋒意耳（征韓錄）黑田長政戰功許多而石田三成裁抑之秀吉不賞其功（黑田家記）明兵再圍蔚山秀家令宗茂援之五日宗茂率兵千餘擊而走之清正數稱宗茂以寡兵戰勝（立齋舊聞記淺川聞書國恩錄）六月秀秋等諸將還詣伏見秀吉考覈戰功察聽救蔚山之遲與欲去順天之議譴責而不許謁見殊召秀元勞之（征伐記秀吉譜）比年諸將與明朝鮮戰斬獲許多以其難運首級劓刵而獻之秀吉埋之平安大佛殿側爲京觀號耳塚云（秀吉譜）六月明令巡撫天津僉都御史萬世德經略朝鮮（神宗紀）

七月初敵兵守蔚山西川上古城嘗出兵將攻蔚山加藤安行擊而走之（本山覺書）此月世德至王京見我寨固謂城非旦夕可拔與國器等謀約各路議和以乘其閒（平壤錄）八月朔先是劉綎將攻順天先遣間使誘行長期日相會通好休兵綎單騎俟於中道行長信之此日爲會期行長將行踐約（劉綎傳平壤錄）松浦鎭信謂必綎詐謀數諫行長行長不聽此日行長及部將不戎裝鎭信父子擐甲士卒皆戎服令曰見事變奮戰伏兵果起圍行長鎭信疾戰行長走還此行微鎭信行長殆不免矣（松浦家記朝鮮陣覺書大曲記）行長堅壁固守

劉綎傳（平壤錄○按本書並曰綎進攻城失利再戰敗我兵神宗紀曰十月乙卯劉綎麻貴分道擊倭敗之又明紀事本末曰綎進逼行長營使吳宗道約行長爲好會行長許以五十人往綎喜分布諸將四面設伏令部將詐爲綎而使詐爲卒執壺漿侍令軍中曰視吾出帳即放砲圍倭殲之翼日行長果率五十騎來僞綎磬折迎於帳外及席行長顧執壺漿者曰此人殊有福綎驚悸焉嘗漿者出司砲者遽傳砲行長騰躍上馬奪路而去綎進攻城奪也橋斬首九十二陳璘舟師擊毀倭船百餘行長潛出千餘騎拒之綎不利退璘亦棄舟走麻貴至蔚山據險頗有斬獲倭僞退誘之伏兵起敗之與本書稍異未知孰是）十二日敵兵近蔚山發喊將俟我兵出乘虛而襲城我兵覺而不出十三日來攻蔚山遂不能克（本山覺書）十八日前關白太政大臣從一位豐臣秀吉薨於伏見城年六十三秘不發喪（秀吉譜）九月十九日劉綎

攻順天不能克（古簡雜集長政與於伯州書○鍋島家記曰宗茂正成議救順天直茂謂諸將合兵戮力而救之不然恐取敗宗茂正誠不從遂出兵而敗與本書不合故不採焉）二十三日麻貴率頗貴牛伯英等駐蔚温井與蔚山攻清正不克遂懲前失惟深溝高壘堅壁不出遣使議和爲緩兵計（平壤錄二十三日攻不克）義弘所築城號之泗川城（二字據古簡雜集長政書）其列砦者四永春望津晉州故館明人稱故館爲舊寨（征韓錄）望津之寨尤爲兵險北倚晉江東築永春西築昆陽三寨鼎立爲掎角皆峙于新寨之前新寨三面環海一面通陸義弘居之董一元與茅國器進兵高靈晉州（晉州）前有大江江之南爲望

津（平壤錄）義弘兵寺山久兼率兵二百臨江固守（征韓錄）國器謂我營自望津至新寨勢如長蛇望津其首也碎首其餘如破竹矣一日茅兵出哨見一婦自我營出持一紙書以謎語記姓名知明人郭國安者在我營竊遣人約期日令火望津營二十日國器發兵將渡江我衆出營臨江望津寨中如期火起炎焰蔽天茅兵乘勢渡遂陷望津二寨一元遣兵襲破永春二十一日破昆陽三營既破明兵壓於江南矣（平壤錄）先是義弘令望津永春昆陽守寨兵皆退新寨欲誘明兵令渡河鏖之近地明人不悟渡河而陷三營

（征韓錄）義弘兵欲出戰義弘曰彼多兵也不可容易戰俟其來攻一舉決勝敗一元使茅國科詣新寨說義弘以和親義弘不從二十八日明兵襲泗川舊館（征伐記參考諸譜）舊館義弘兵川上忠實相良賴豐等以兵三百守之義弘既令忠實等退新寨忠實將發一元兵適來攻（征韓錄）敵將李寧稱驍勇挺衆而進我兵擊殺焉二十九日我兵出刈禾稻明兵俄至驍將盧得功以騎兵衝突中銃斃我兵力戰而寡兵不支走新寨（平壤錄）戰死百五十餘人（征韓錄）新寨兵將救泗川義弘曰弃泗川兵固不忍也然大軍尾敗兵而入城城

不可保各守其營勿敢出然義弘臣伊勢貞昌馳馬護敗兵而入新寨（征伐記秀吉譜○島津家記曰二十七日敵兵襲古丸我兵苦戰得入營古丸指舊舘也）義弘謂諸臣曰彼火望津欲乘勝擣而挫我似得謀矣然如其涉河當據永春昆陽而爲營數遣輕兵于新寨佻戰以察我虛實而後決戰謀不出于此燒永春昆陽失其所據野次暴露其無智亦甚矣必其來戰是送死也（征韓錄）明人果遣使于新寨曰明日朔董茅二將率十萬騎兵將攻新寨以使告知（島津家記○按本書記二將名曰蚤老父那等文那董老爺茅老爺之誤也今訂之寬永系圖作盤老爺亦董之誤也○征伐記曰此日明兵進圍新寨蓋誤矣）是月明主下石星

于獄論死（明史）十月朔一元遣茅國器彭信古郝三聘師道立馬呈文藍芳威來圍新寨（平壤錄）義弘忠恒登櫓指揮兵士發銃矢義弘亦親發銃東門互以銃矢爭北門敵兢進而城兵纔二千義弘謂寡兵遂難永保城下令曰殺出以決勝敗于一時將開門忽有赤白二狐自城頭走入酣戰場義弘自擔上見曰此戰勝之祥也城兵爲之彌兢後見一狐被傷死城外一狐不知所之義弘瘞之令僧誦經弔云（島津家記）戰自卯至巳明兵用木槓打破城門一扇而信古兵皆京城亡賴不善火器木槓破藥發半天俱黑明兵自

驚亂義弘父子乘機一時殺出彭兵先走（平壤錄）忠恒追擊明兵三騎自敗兵中回轡觝忠恒忠恒斬其一下馬將獲其級二人窺間直進忠恒兵平田宗位床並佐助驅逐二人忠恒馬走敵中宗位獲馬而乘忠恒忠恒復逐敵（征韓錄）郝師騎兵方環城而射見信古敗亦走（平壤錄）國器邦榮察我兵空城逐北謂乘虛陷城其兵一萬許旋旆將再攻城島津忠長悟之防敵兵手下兵纔不盈百忠長令曰我兵逐北無相接者而地濱大海以寡敵衆是我死所也皆令下馬短兵相接苦戰明兵恃衆兢進圍之數重寺山久兼

謂敵陣後必有炊擔隷卒擾之以試竊分兵俄發矢銃輿隷驚前軍迴顧忠長乘機奮戰敵遂退我兵益兢追擊（征韓錄）藍芳威欲斷後不能一元術盡衆皆潰彭兵三千止存五六十芳兵亦損六七百其餘死傷不可勝紀國器走至望津謂我兵復據望津前功盡矣欲收散兵以復守望津一元曰此地孤立倭兵來攻何以禦之不如還星州以圖再舉於是無一留者盡日奔回忍饑扶傷天寒日暮晝伏夜行奔走一二百里哭聲震野（平壤錄）此日義弘忠恒追擊明兵自午至申斬首三萬八千七百餘其餘投望津河水

而死義弘忠恒手親所斬殺許多薩兵死者市來清十郎
瀨戶口彌七二人而已先是蔚山順天與明兵相持此日
明兵進圍城聞泗川敗皆解圍逃去二日義弘命鑿城畔
地二十間埋斬首築塚爲京觀（島津家記）以其所馘凡十大樽
贈於名護屋自此明朝鮮彌畏石曼子兵威明音呼島津
國訓爲石曼子矣（秀吉譜 九州記 明人懼稱鬼島津）此日義弘發使于
名護屋報戰捷利家景勝與 東照宮議而答書賞其大
功且令諸將退釜山而班師于本邦（島津家記 古簡雜纂）明主斬馬
呈文都三聘落信古等職奪一元官（一元傳）先是陳璘提督

水軍與一元貴綖分道進副將陳蠶及鄧子龍馬文煥季
金張良相等屬馬兵萬三千餘戰艦數百分布忠淸全羅
慶尚諸海口（陳璘傳）明兵之向順天也明水軍至海口義弘
與寺澤正成議發水師襲之敵軍敗走代兵追擊燒其後
去船二艘（島津家記 忠恒與薩州留守臣書）諸將皆遣使賀義弘戰勝（島津
家記）秀吉之薨也遺言曰我死後姑秘喪淺野長政石田三
成速赴筑紫令鮮地諸將皆還本邦如班師不易 德川
殿及利家深謀遠慮莫使十萬兵士爲外土枯骨 東照
宮令長政三成赴筑前覇家臺督歸師事（秀吉譜 征伐記 寛永系圖 ○毛
利家記曰秀吉薨與長政等共赴覇家臺蓋誤矣）遣德永壽昌渡海寄訃諸將傳遺
令班師（藤堂家記）八日德永壽昌至泗川傳遺命令翌月十五
日諸將皆會於釜山旋師又至順天告之行長時義弘戰
捷後明人大懼十三日國器遣參謀史龍涯與友理及譯
人張昂于浙祭議和行長正成亦相會和議成矣十七日
以國器弟國科爲質送于泗川（征韓錄 等八人○島津家記 ○征伐記曰國科
朝鮮遣渦貿於義弘爲質及明年和議成送還朝鮮贊按渦員蓋渭濱之訛渭濱國科之號也而國科之還詳載之續
編）劉綎亦請和于行長行長許之綎以劉天爵爲質於是
諸將相約以翌月十日爲旋師期晦義弘義智宗茂行長

連署檄諸將曰順天南海泗川固城四所期日而當會唐
島先發船當以順次發（征韓錄）而明懲泗川敗不敢出師時
泗川之勝未達本邦（征伐記）京畿訛傳泗征師太危明軍益
大至歸路既絶（藤堂家記） 東照宮憂之將親航海遠徵東國
兵利家適寢疾聞之曰 德川殿輕動內難必作我當與
疾如肥前營軍事衆推藤堂高虎勝其任 東照宮命之
令高虎遄赴朝鮮護諸將還高虎屆覇家臺聽義弘大破
明兵無復後顧之憂諸將得振旅遂還（征伐記 藤堂家記 黑田家記） 張
昂明南京人也幼喪母繼母惡昂欲害之昂遁來本邦居

薩摩、頴娃郡民、慮主民憐而撫育焉、天正十六年、繼母殁而赴來、於是又還南京、以其久居本邦、爲譯者、稱孫次郎、寺澤正成問昂曰、泗川勝敗、明人評之如何、昂曰、我聞國器所言、其說曰、我敗于新寨、其失有五矣、島津令寡兵據望津險、吾誤謂兵多、自六月末至九月相持、遂令新寨修營堅固、其失一也、予謂先拔固城、泗川自潰、而一元不從予言、攻泗川而敗、其失二也、戰泗川也、令陳璘乘其虛、以舟師燒城、而璘失期不至、其失三也、予又謂彼軍無大砲而彼以大砲擊破、且燒麓櫃、出我不意、其失四也、及彼盡

城以逐我兵、予欲乘機擣其虛、而爲島津忠長所支、吾其失五也、噬臍何及矣、(征韓錄)十一月、諸將遵秀吉遺令、徹營皆旋師、清正先發蔚山、舟路不遇敵、(清正記、征伐記、○十一月、據明史、征伐記、黒田家記作十月誤、且無所今先發二字據明史、)加藤安行爲殿、火營而去、(本山覺書)十五日、行長及大村嘉前、五島孫右衛門尉(按大和守純玄、文祿三年卒、此蓋玄雅也、)有馬晴信、松浦鎭信發順天、時郭國安知秀吉薨、我師還、旣告陳璘、璘喜曰、此成功名之時也、俄變和議、(征韓錄、十五日、據島津家記、)遣鄧子龍及朝鮮李舜臣督水軍千人、駕三巨艦爲先鋒、邀我歸師、(鄧子龍傳、參取平攘錄、)行長乞援于義弘、

鎭信曰、吾輩去志已決、以破明兵、何必乞援行長、不聽、(松浦家記、對馬征韓記、)十七日、義弘將救行長等、與子忠恒及立花宗茂、寺澤正成、高橋直次議、先詰興善島、忠恒適病、駐島、將明日發、義弘分兵而發、夜詰順天、泊舟于海岸、(參取島津家記、征韓錄、○興善家記作著船誤、)明、先鋒鄧子龍等襲順天、行長旣去、故將襲泗川、十八日黎明、朝霧溟濛、子龍船近義弘舟、兩軍互相驚、(島津家記、○子龍據本傳、)子龍素慷慨、年踰七十、意氣猶厲、欲得首功急、攜壯士二百人、躍上朝鮮舟、直前奮擊、(子龍傳、)以鐵搭鉤我舟、拋火器于舟中、火發、我兵徙敵船、戰死五十四人、([illegible])

(家記)敵投火器者、誤入子龍所乘舟、舟中火、我兵乘之擊殺子龍、(子龍傳)其從兵皆死、(平攘錄)舜臣救之、犯矢石力戰、我兵發銃中其胸、出背後、舜臣兄子莞祕其死、督戰益急、(懲毖錄)蠶金等亦邀擊我兵、(明史)我兵殺蠶及中軍陶明宰、(平攘錄)明大兵猶競進、而我兵寡、義弘所乘船亦太危急、從兵殊死戰、義弘纔得避而入唐島、宗茂、正成、直次從義弘苦戰、從兵卒死、(島津家記)行長等將遂唐島、蹴浪激船、纔遁南海島、(征韓錄)義弘臣喜入攝津守、桃山權左衛門等五十餘人、(○征韓錄作五百餘人)復爲敵所遮隔、不得從義弘、棄船入南海、保宗義

智所居空城。敵沈我船。遮海口。不能還。忠恒不知順天戰將發舟本邦商舶適自順天來聞之而聽順天消息大驚馳舟而赴。途會義弘舟。其舟斫壞矢著板如蝟毛。父子相偉入唐島。島津家記喜入桃島等竊遣人于義弘。請迎義弘。遣伊勢貞昌五代友泰等先迎入。不興善島正成議遣舟迎入之唐島。十九日。義弘等發唐島還本邦。參取島津家記征韓錄擬明史諸傳及平壤錄記此戰不的指我將爲誰征伐記爲與行長戰而以島津家記考之不記敵兵爲誰然其所記戰爭次序率與明史及平壤錄暗符合與島津氏戰明矣然則征韓錄爲與島津戰爲得之也征伐記往往據平壤錄爲文而其書不記我將姓名者有附會以爲文者以此戰爲行長者亦附會之誤也具眼者自知之矣今不逐件辨明之

又按征伐記曰至對馬還明所質茅國科等而平壤錄曰護送渡海方得還國是云義弘等遂國征伐記誤讀爲還茅國科等于其國也按行長等逃南海而還唐島島津家記征韓錄不詳其始末姑俟後考此役義弘戰獲明戰艦二艘朝鮮戰艦四艘。征韓錄諸將振旅還對馬。十二月十日。抵霸家臺石田三成迎勞。告秀吉遺言贈其遺物。諸將流涕且謝恩。十二月抵伏見謁　東照宮各還國。征伐記秀吉譜月日據征韓錄　東照宮與利家等議謂非義弘泗川大捷。我軍振旅不容易。其功爲最。於是賞元功。賜長光刀于義弘。加賜封邑四萬石。賜正宗刀于忠恒。任近衛少將。未詳左右加賜出水邑地。征伐記參取古簡雜集島津系圖曰賜和泉高城二郡行父子寬永系圖曰賜義弘薩州出水高城二郡四萬石大明隅中一萬石忠恒系曰賜忠恒以薩摩大隅中一萬石將帥與閣臣阿黨。數僞奏捷。勘科徐觀瀾身歷釜山蔚山忠州星州南原稷山。査獲各處敗狀。據實入冊。閣臣抑之不奏。李竟民丁應泰等奏諸臣欺罔賣國狀。明主皆不聽。發金十萬犒師。陳璘稱擊殺義弘。遂以璘爲首功。其餘敘爵賞賜有差。弃市沈惟敬。明史明紀事本末陳璘傳石曼子西援行長璘邀之半洋擊殺之倭退保錦山已匿乙山璘分道追擊按行長等發舟無我兵留者其所謂保錦山者蓋指桃山等事也璘擊殺義弘係詐僞追擊錦山乙山者亦假桃山等事僞以奏捷也自壬辰以來七年閒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明與朝鮮迄無勝算。至秀吉薨始

得免焉。明史明紀平壤錄曰餉銀八百餘萬兩火藥恭城馬匹不與焉三大征考曰所費本色百萬折色四百萬表中鄭集送劉都護詩左邊繞東苑馬寺籌養倭奴過朝鮮虛費百億萬竭盡中國膏不聞賞其餘朝鮮殘破。千里蕭條。懲毖錄明主諭李昖曰。王雖還舊物。實同新造。振凋起敝。爲力倍艱。亟臥薪嘗膽。無忘前恥。明史而東照宮偃武修文。親仁善鄰。威德覃及。遠人來賓。朝鮮修聘。世世不絕。事詳記之續篇綏遠方略云

征韓偉略卷之五　大尾

書肆

東都三條通升屋町　出雲寺文次郎
同　中町通松原下ル　勝村治右衞門
大坂心齋橋通北久太郎町　河内屋喜兵衞
同　安堂寺町　秋田屋太右衞門
江戸日本橋通壹丁目　須原屋茂兵衞
同　本町通[illegible]山町[illegible]目　出雲寺萬次郎
同　芝神明前　岡田屋嘉七

長川竹院　著

国史論賛評点初編

明治十九年（一八八六）須原屋茂兵衛刻本

明治十九年（一八八六）
須原屋茂兵衛刻本影印

國史論賛評點序

史皆有益於世道人心而當時情勢瞭然於一目者莫論賛若也是以自大日本史至政紀外史皆倣史漢二書附以論賛雖有長短之異而至於盡當時情勢則同矣是先君所以有此著也蓋外史本傳未必無疵瑕而論賛則精核確切鑿々中其肯綮無復有餘蘊日本史諸賛論雖公正其氣魄光燄似讓外史者先君亦既言之矣故予纂先君意刻此編以外史為首將續及日本史論賛也顧史漢之著在叙實事而学文章必取法於此先君此著微意固為文章而欲審當時情勢者未必不由此編也明治十年五月男新吾謹識

例言

一此書以評點為名、則宜大書評語、而註以本文也、今乃反之者、便於施批圈耳、

一書以擡頭者為本文、批評則逐句隨段、降格細書、乃各篇總評、亦降格録之、使以易識別、先熟讀細評、然後玩味總評、全篇微意、一目瞭然矣、

一斷截本文、唯顧批評何如而已、故務從簡約、或擧數句、或掲全段、而全段中節下句、則施云云字、略中間、則註以至字、讀者宜與本史對觀、然後了其意也、

一此篇不可不擧外史全文、故謀之頼氏、多歴年所、而頼氏遂不許其請、所以遷延至今日也、頃聞大岡某與頼氏謀、將剌外史評論、雖未知其書體例何如、而此篇後出、則恐致遼豕之笑焉、故悤卒鋟梓、自知挍訂有所未盡也、

一此書先君隨見下筆者、故立論造語、間有重複、不得不筆削焉、但至於其三致意處、則仍舊存之、讀者勿咎其雷同、

新吾再識

國史論贊評點卷之上

竹院長川先生著　　男　新吾訂

平氏

叙論

外史氏曰、吾讀舊志、見鳥羽帝時、數下制符、禁諸州武士屬源平二氏、曰、大權之歸將門也、其在於此時歟、及讀三善清行封事、陳宿衛豪横之患、乃知制度之弊、其來久矣、非亶始於此也、

既驚舊志、又驚封事、俯仰千古處、不啻流涕、大權二字、一篇骨子、

蓋我朝之初建國也。政體簡易。文武一途。舉海內皆兵。而天子為之元帥。大臣大連為之褊裨。未嘗別置將帥也。豈復有所謂武門武士者哉。

一段論國體之偉、文亦極宇宙之精、蓋開國以來所傳、未嘗著陳編一字、誦之使人置身上世、

故天下無事則已。有事則天子必親征伐之勞。否則皇子皇后代之。不敢委之臣下也。是以大權在上。能制服海內。施及三韓肅愼。無不來王也。

自崇神景行諸帝紀看出、固主將門論之、故文用暗叙、然語々實據、皇子之為倭建命、皇后之為息長足姫命、觀三韓肅愼句可知已、不委臣下一句、說破廟堂千古秘訣、

及至中世、摹倣唐制、官分文武、乃特置將帥、

摹仿唐制、是國勢推移之漸所始、如水之有源木之有根、憂國者不可不刮眼看、是豈儒生之談、官分文武、二帝三王之所為、而其實不美者、自三島十洲之外論破、何等卓見、

中朝制兵、大略如此、雖不及上世之旨、其防亂慮禍、可謂審矣、至未嘗有所謂武門武士者也、

中朝兵制之不及上世處、却以頌賛之語出之、至於下文敗壞古制數句、方攙說全、行文之妙、使人不覺是譏中朝、

未嘗有武門武士、所謂士之恥分、猶可說也者是中朝兵制之所以得不譏者、此一句、論有歸著、

及藤原氏以外戚世執政權、至於是乎、始有武門之稱焉、

藤原氏、是朝廷盛衰興廢所係、故論而表之、如叙事之有特筆、

清行所謂非六軍貔虎、而為諸國豺狼者、所在皆是平居藏甲蓄馬、儼然自稱武士、於是乎、始有武士之稱焉、

重引封事、収拾前論、

此段論武門武士處、双關對說、下文乃合論二氏、

廟堂之上、務取恬澌、不憂其勢之積重不回、方且延為爪牙、以相傾排而已、

說盡國勢推移之原因、

鳥羽之下此令也、如察其弊者焉、而不窮弊之所由、於救之之術、蓋已疎矣、

挿此一段、文有管鍵、起伏開闔、隔數百言振切之、大片段文字、每有此種體面、

當是時、源氏有梗命者、勅平氏討之、平氏有難制者、令源氏誅之、更相箝制、以為得控馭之術、而不知異日搏噬攫奪之禍又基於此、

一篇為源平氏叙之、源平氏所以相與傾排、不可不詳說、然暗叙其事者、先傳而論故耳、

抑戎事民命所繫、而兵食之權、不可一日去國、先王之必躬親之、其旨深矣、

兵食二句、通篇精神所滙、是画龍點睛法、其中隱然有一仲尼在、讀者當於言外得之、下忽喚起先王之必躬親之、布置詭幻、使人不能捉摸、

及其論功行賞、或恪而不與、

恪而不與一句、亦借八幡公事論之、詳源氏語中、

横流之極、終致失其千歲不拔之權、而授之嚮所奴僕視者、可勝慨哉、

所以論從簡約、

一行數十字、字々痛哭、句々流淚、誦之令人扼腕切齒、

吾作外史、首叙源平二氏、未嘗不歎王家之自失其權、而國勢之推移、有非人力所能維持者、因世變以見得失、後之憂世者、將有以留心焉、

是源平叙論、乃又為一部廿二卷叙論、與末尾一贊、源平以還、治少亂多一語、以總論一部者、相為首尾、

國勢推移二句、無限烟波、不獨其語朴老可貴、勿々中挿之、為頓挫、可謂大國之軍、整以暇矣、

與織田氏叙論制勢人也意如相反、而言各有所中、不得以矛盾目之、

○本朝以武建國、有與二帝三王異撰者、蓋東方風氣之精所致、出於乾坤自然、子成着眼祖詒廟謨、所以明國體之偉也、蓋國体明、則人心定焉、世道著焉、治術存焉、中朝通使唐氏、摹彷彼之虛文、虧損吾之實體、真為千古浩歎第一、故於第一篇、表而論之、世之論國體者、率以悠謬荒誕為事、此種有益于國議論、却使儒生著鞭、何耶、子成跋史贊焉、有言、叙論與贊別、不可不出色、以獨絕千古之筆、定卓越万區之國、此論一出、而金甌之美可護也、嗚呼、是何等出色、○兵食之權去、則人主所擁者虛器、吾王政之所以廢興存亡、自兵食之權去國者出、千古卓見、然古今來、或有務兵食而誤治安者、是亦不可不知、○此篇劈頭、呼我國之初建

國、如此入手、然後起勢叙下、乃成一篇典雅鏘鏗
文字、自有國籍、未有此文○國勢推移二句、爲武
治留餘地、蓋當時幕政爲治、事不獲已、與後北條
氏叙論、若曰四氏所據孰非王土一行文、爲二百
七十侯伯留餘地、同一至人之言、靄然有慈雲覆
物氣象、至於楠氏贊、正閏雖殊、遂歸于一、乃明北
朝　皇統、同出天潢、足以護宗廟社稷於萬古之
下、文人之筆重於丘山、如此、

論贊上

外史氏曰、自我先王之開國也、非無僭亂之臣也、而未
有謀危社稷者、云云

是開巻第一贊、故
自先王開國起筆、

抑使將門得一檢非違使、則未必甘爲反賊、故天慶之
亂、皆相門驕傲壅塞上下之所致也、當其無事也、籠
朝廷名爵於私門、而不恤人之失職、及其急也、乃遽揭
朱紫呼號天下、使天下英雄有以窺朝廷、

相門驕傲一句、束上起下、
相門驕傲於此贊、則固爲客論、然王朝衰係此
一句、故子細論隲、併讀上
下二篇、主意所在可知、

後世源平爭起、以功邀其上者、焉知其不基於此也、

論平氏、必將源氏對說、或擒或縱、通體無寂寥平
板之氣、所以高文、

世稱清盛功不償其罪、擧不臣者、輒以爲稱首、而不
知相家不臣已什倍清盛、清盛蓋視而學之、否則何
遽至此、詩云、唯其有之、是以似之、

功罪二字、兼上成語、非鑿空駕出者也、
功罪二字、相償二字、一篇機關、
論清盛處、自藤原氏至後白河帝、自帝至白河鳥
羽、從與源氏對說、引寬平之菅氏收局、層々轉換、
一層切乎一層、使人
讀之爲喚奈何、

自相門之專權也、后皆其女、天子皆其女所生、而卿
相皆其子弟親屬、苟非其族類、鋤而去之、雖皇族不
能免焉、甚則易置其主、視猶奕棋、清盛所爲無一不
似彼已氏者、而加以驁悍、

相門專權一段、一々實際、却用暗叙法、論有主客、
所以文有濃淡、
彼已氏用左傳語、婉曲有姿態、與楠氏贊南風不
競同一筆様、

初忠盛受寵於白河鳥羽、連進官爵、人以爲不次、蓋
朝廷倚其力、以抑源氏、抑源氏所以殺相家之權也、

千古大獄、斷得無一滲漏、讀而至此、疑有風霆繞
其筆端、

源氏自滿仲頼光、毎為相門之爪牙、至猶寛平之擢任菅氏耶、文武雖異、其意一也、

文既結而又起、々則受上句、曰、源氏自滿仲頼光、曰、以菅公之賢、又曰、源氏名為治暴亂、疊波層瀾、無限跌宕、

擢寛平之擢任菅氏、論之、極有證左、文武雖異一句、下得精密、不可易也、

以菅公之賢、猶不能無戀權之意、平氏除重盛之外、皆不學無術、其矜功擅寵、進不知止、曷足尤焉、

通篇暗敘、只菅公用明敘、十九篇中、獨平氏事、兼王朝、故擢王朝名公鉅卿、與引證事、同一獨格、不學不術四字、出于霍光傳、以此論平氏、用字之間、擇倫如此、且用除外二字、斟酌之、非謂重盛有學術也、可見此老痛自戒失言之謗也、引菅公而論平氏、雖擬以其倫、其賢其否、相距亦遠、立言之間、有輕重、有抑揚、可見其中自有涇渭、平氏之有小松公、是觀鸞鳳於荊棘中、所以得比菅公、

且夫源氏猜忌、骨肉相食、孰與平氏闔門至死不失懿親邪、世傳平語、倚琵琶演之、其音悲壯感憤、聽者莫不悽愴、余嘗西遊長門、過壇浦、觀平氏覆滅之處矣、又抵肥後、聞其州有五家山、々谷深阻、平氏或竄匿焉、子孫至今猶有存者、不與外人交通云、夫平氏於王家、功罪相償、天不必勦絶其後、則是其或然也、

與源氏對論、以闔門懿親四字、収拾之、不著多少議論、而寓平氏之意有餘、不徒其文朴老簡古、平氏闔門懿親、語帶風情、直接下文平語悲壯感憤悽愴之意、轉妙、功罪相償、與起筆相顧、子成立論、自世道人心起見、槩如此、

以平氏之勲戚、至於斷滅、後人不無不滿之意、子成感慨惋惜、以回護出之、其功其罪、令讀者隱然遇之言外、至闔門懿親一句、纏綿悽惋、含蓄無限姿態、假設重盛後父而死、接踵比隆藤原氏、噫鬱蒼涼冷、贊中千秋絶調、○末段西遊長門、又抵肥後、以憑吊遊覽為結、遂層脫卸、累如置丸、筆下乃使煙雲繚繞、都似自淮陰侯傳贊變來、至於世傳平語一語、又有得樊川秦淮絶句、隔江尚唱後庭花意思、皆須從空靈一氣處求之、所謂神來之候、○平氏於諸公、特論將門清盛二人、於諸公子、特論重盛一人、源氏北條氏以下諸贊皆然、是文章以簡統繁、以約御衆法、

論贊下

外史氏曰、王權之移於武門、始於平氏、成於源氏、而

基之者、藤原氏也、故略叙王室相家之系統、以備參觀云、蓋神祖而後三十九世、曰天智、是爲中宗云々

王權之移於武門、實基於藤氏矣、則爲將門修史、果不可無此一論焉、但以事屬王室相家、非屬將門、故曰參觀、以示論有主客、此篇以王權二字爲起頭、而更以世變結之、此篇論王權之變移、故撇開天智以前不費一語、權之不變移處、得以省煩、

崇德而下、詳於源平語中、崇德而上、至於文德廿一世、其非藤原氏之出者、宇多後三條而已、故皆訐抑其權、而在位不長、莫能遂志云々

宇多後三條、非藤原氏之出、來龍過脉、爲暫見一去與千古之眼也、

基經二子時平忠平、忠平攝政於朱雀之朝、與其二子實頼師輔、並列三公、於是乎、有天慶之亂、至於是乎、有保元之禍、

天慶安和保元、指點禍源出自藤氏、闡幽顯晦之文、

總之、良房而下、奕葉秉鈞、大抵務營私門、不以國家休戚經心、至而其將與王室倶衰共頽、徒存空名、可不哀耶、

上文双論王室相家、至此、單論相家、至終與王室倶衰共頽、收拾之、論有著落、寫盡藤氏門風、無一滲漏、

外史氏曰、吾閲史、有知王覇所以廢興也、源頼朝嘗奏大江廣元爲廳使衛尉、攝政兼實議爲不可、曰、非儒家進仕之例、嗚呼以門閥爲賢、以格例爲政、至亦由藤原忠平之不許廳使於平將門也、

王覇所以廢興、觀一撿非違使可知、又微一藤氏之處褒貶可知、藤氏數百年爲政之體、幾門閥格例二句説盡之、此末語論忠平、而兼實在中、是一段血脉、

抑將門欲自與也、而以得失爲榮辱、頼朝欲與之其下也、而不以從違爲損益、又可以觀世變矣夫、

指點一事異同、候興廢之由、雖庸主不難醒覺、故特表而論之、以貽後人、爲惠亦多矣、

○帝大友、一日立爲天子、則取而代之者、非簒而何也、是可諱也、國史遂無董狐筆也、與政紀記菅公爲憂死者、同一過直矣、世之議者、乃謂本邦萬世一系、以臣子編國史、不與漢人以異代録異代者同、其論似是而非矣、然天武以皇叔兼天日嗣、終之非金甌生一缺、則有之矣、讀者勿混可也、○精采騰然、文雖平叙、無一點懈惰之氣、高屋建瓴、一路逼將而來、是論贊變體子成獨創此格、○後面別以雷霆斧鉞之筆、説出千古治亂之機所在、痛

刮人目、凜不可犯。○一篇全論藤氏之罪、頼襄之於藤氏、如專攻其罪、而不顧其有功勞於王家者、然於政紀、則論藤氏與王室比隆、是有天道也、蓋是其是、非其非、頼襄從有公論、如外史者、宜貶其罪者、故不及併載論其是者耳、讀者未可謂一頼襄為惡藤原氏者焉、

源氏

論贊

外史氏曰、余嘗踰函嶺、望八州之野、北控奥羽、知源氏基業深且遠矣、世傳、八幡公臨終、遺書其家曰、吾後世必有操天下之權者、云云

自遊覧起筆、跌宕多姿、與平氏贊結處、同一煙雲、一在起筆、一在結局、使人無以雷同識之、從遊覧説入、似閒々叙之、一兩句之後、乍作收拾、乍入源氏基業、意在隱躍、布置高絶、是此公長技、八幡公遺書、與義貞手記同一樣子、下文因成花、實文人空中樓閣伎倆、大概如此、

蓋我王化自西漸東、々之強悍難服、足以敵全國、雖中古鋤治、纔就條緒、叛服不常、毎為國患、而廟堂不以為憂、蓋綱紀之弛非一日也、相門爭寵、骨肉相軋、而不能制也、盗賊公行、刧公卿、焚宮闕、而不能禁也、則何暇恤邊疆哉、

自上世之事論起、忽至綱紀之弛非一日也、撒開上世、忽入中世、是文章擒題法、相門之事属客、故用暗叙、與第一叙論及平氏贊一例、

天之福人、縮於父祖、則贏於子孫、固其所也、故源氏之福、大發於頼朝、遂得司天下之權、義家儻預睹之、耶。

數十字貫穿前後、乃通篇精神所萃、

然。余嘗謂天下之權、歸源氏久矣、而源氏不自知也、

義家儻一句、婉曲周折、有力妙論、亦卓見、

賴義義家經畧東北、捍護其民、前後十有五年、而朝廷如不聞知焉、及其奏功、為將士請賞格、遷延不決、甚而目以私鬪、停之官符、使其以私恩噢咻之、則是朝廷自舍其征伐刑賞之柄、而付之源氏、遂令東北豪傑曰、寧背天子、勿負源氏、當是之時、使義家一噬手起、則函嶺以東非朝廷之有、不必待賴朝也、而不敢失臣節、以終其身、乃所以貽慶子孫也、

此段、可與山陽書唐藩鎮傳後一文參看、以而字代則字、國家有此格、與下文不敢僭踰、恭順其跡、並是防微杜漸之筆、

舊志稱、賴朝之逃伊東也、心私祝曰、願得主關東八國、否則猶領伊豆、得以報伊東氏、云々

舊志以下、層々透入、無微不達、筆如切玉之刀、鋒不可犯、

是雖其智術有以刼持上下、籠絡一世、則亦時勢之自至焉、而其源實出於父祖之餘慶焉爾、

與上貽慶於子孫、及上下文源氏之福、自然關照、

吾嘗聞之縉紳之家、鐮倉之興、大江三善之徒、有竊抱民部省簿記而往者、亦可以見人心所向矣、

一段插加異聞、太有關照、

夫王家自放失其權、而莫之或収、民安所倚哉、於是、王族之任其器者、代而操之、以宰天下、亦不得已之勢也、

美義家、美賴朝、必到其極處而止、平氏贊、論平氏好處、源氏贊、論源氏好處、而論其不好處於他贊、皆其義例也、

不得已之勢、為下面為地、

源氏以清和之冑、世勤勞王事、以至於賴朝、經營艱苦、剏建大業、以致天下小康、而不敢僭踰、恭順其跡、

又再傳乃亡、天未艾源氏之福也、是以足利氏新田氏皆以清和之源、更起宰天下、而皆以上將代操國權、以服事天子、莫非襲賴朝之故者、

論將門之有統、不得不叙足利氏、而稱德川氏為新田氏者、意蓋不忍如使足利氏獨得其志、故稱新田氏、不啻稱其出新田遠裔、外史一字一句、隱然有開闔呵護之意可見、

則是賴朝為天下萬世、創不得已之事、以立不可踰之限、而君臣之際、而得其宜也、

僅々數十字、斷盡七百年間國勢、一字萬鈞、

不然焉知莽操懿卓、不接踵我國哉、雖曰賴朝有功

德於天下、勝其父祖、可也、

省大字、添勝其父祖句、一減一添、行文之間、大有權衡、不獨文避雷同、

〇王家自放失大權、將軍代操國政、以服事天子、而君臣之際、兩得其宜、是為宇宙未曾有之國勢、故作宇宙未曾有之國論、蓋此書猶成於武治之日、故其立言不得不如此、是亦不得已之論也、及方今　皇朝復政、則是論亦屬贅旒、以其屬贅旒、不可謂之一朝權略、以不得不如此論、不可謂之千古定法、因不得已之國勢、立不得已之國論、情說圓盡筆力起脫、有活龍虎之狀、〇方王家放失其權、王族之任其器者、代操國權、此乃是勤王之事、不與莽操懿卓同其志、是賴朝之所以有功德于天下、與楠氏靖獻殉國之大節、道並行而不相悖、故一々拈出示人、國不能無治亂安危焉、人主所持以立於億兆之上者、以有世道也、二贊闕一、不可、

北條氏

叙論

外史氏曰、北條氏之事、吾不忍言之也、而諸叙其事、晦澁不鬯、亦有疑於文飾者、獨源親房之論、頗可取信云、其論曰、源氏以武臣掌握天下、朝廷蓋不能平、云云

不忍言一語、從頭徹尾、更無兩舌、是慷慨激烈之氣、却以樸茂簡老出之、蓋亂賊之事、不欲為論、其好處、故借先賢為替人、風格高絶、有壁立千仞之慨、北畠氏之疏、情詞惻々動人、無一語不入肺腑、借此疏伸己意、而已如不関知、是頼翁通敏超人處、

吾讀親房之論、而悲其意焉、其亦出於不得已、而告君之體、宜如此爾、後之君子、因其言而詳其事可也、

評親房論處、讀者不得放過一句、悲其意焉四字、精神過人、

蓋源氏之嗣既絶、藤原頼經為征夷大將軍、其子頼嗣襲職、既而宗尊親王徃代之、傳之其子惟康、久明親王又徃代之、傳之其子守邦、而兵馬之政、每在於北條氏、故凡事皆不得不係之北條氏、

結末一句、與吾不忍言之也相呼應、北條氏雖非正記、為立一傳、子成蓋以千古公論自任、故作此不得已語、此公風神飄逸、高自標持如此、

○北條氏以將軍陪隷、凌辱至尊、比足利氏、其亂更固有不忍言者、而為亂賊立傳、非其志也、然傳不可不立、故借北畠氏疏、陳已立傳之意、是使北畠公為已替人也、與子長用賈誼過秦論賛秦紀、宋祁用杜牧守論賛藩鎮傳、同一格然、彼猶漫然、子成不動聲色、而有攸假借焉、非二史漫然引及前人者比、中間總是北畠公疏、前後所襯僅是數句、文章局面、與昌黎送李愿叙、叙愿之言、東坡表忠觀碑、用趙靖獻之疏、全同其體、

論賛

外史氏曰、北條氏之於源氏、則藤原氏之於王家也、皆不用寸兵尺鐵、而簒其國於衽席之上、何其易也、蓋人情莫不知親其宗、而顧謂不如妻黨之可倚也。削弱兄弟。疏斥親族。以為為子孫除患害。而不悟其自剪伐以資異姓。可不哀哉。

取對立說、文章易於成論、是此翁慣家法、道盡世間無限情態、鑿得鬼武心术深中膏肓、可見此公老於世故、達於人情、

而北條氏之陰謀狡智、乃非藤原氏所及也、闞其骨肉、剪其手足、潛収默竊其權、而如已未嘗措手、及其得權、亦有所翼戴、而不敢自居、辭其名而取其實、舍其利而操其柄、使天下不能議已、云々

北條氏傳授心法、說得不遺毫髮、如已未嘗措手一句、最為單傳直指之語、

而至於盡心民事。前後武臣所罕觀也。蓋自知其悖逆人神所不容、惴々焉計以此贖之、而泰時其最者矣、

為古今立論、以瑜瑕不相掩為旨、盡心民事、是北條氏之瑜、而其所以為之、意在以此贖之、是為公論、

世之論者、於泰時無所間然已、余謂承久之事、泰時

其罪之魁也、何哉、使泰時之賢果如所傳乎、則既定禍難、擁大兵於輦下、諸大處分莫不由已、其於朝廷與幕府、徙後之際、豈無所以善處之、已可以理導、又可以勢禁、是之不思、而陷其父於大惡、雖有善政、寧贖其罪邪、

泰時善多而惡大、子成記其善於傳、而論其惡於賛、得馬遷論蘇秦、北宮伯子、班固賛張湯遺法、子成所以教於泰時、蓋以小松公擬之、小松公之事、出於一時不得已、不可以為訓、故暗々叙之、

至其立後嵯峨、亦出恩仇之私、論者謂之天命正理、亦過褒矣、

一北畠公也、其論之可以垂後、則置其名、否者發稱論者、不敢指目、是待先賢法、如下篇亦然、不敢斥論安濟泊先生也、

或傳、義時誅涤見某者、而逬其子、卒為所殺、噫是其或然也、

涤見某之事、蓋得之小說、故收入論中、得歐陽修伶官傳遺意矣、觀新五代史書後文、可知其意、

昔平清盛、源義仲、並稱兵抗上皇、皆除讒人而已、不敢遂其幽囚之計也、

清盛義仲之論、餘波及此、此公筆墨、果然雖持綱常、有益名教如此、

時宗之禦元虜、保我天子之國、足以償父祖之罪矣、

通篇二贖字、一貫字、引繩貫珠、

其後唯菊池氏之待明、庶幾揆武、足利氏屈膝外嚮、不足言已、豊臣氏能不辱國體、勝足利氏萬々、

文雖明白、然不免有零雜之病、

吾嘗觀鎮西士人所傳元冦圖卷、虜盛以砲礮臨我、而我兵揮刀奮前、虜不暇發焉、蓋是時我未有火器相敵、吾是以知兵之勝敗、在人不在器、我長技自有在焉、可恃也、

此一段議論、峭直峻削、所謂吳公較強人意者、

○北條氏陰謀簒國、歸之賴朝猜忌自鎩羽翼、由戒多矣、教泰時以重盛聚兵護帝之事、乃是得髓個中者、與新田氏三計同一自出、其有得於史學、足以觀刑修有根柢焉、議論雄勁、勤王憂國及護民、一々包舉不遺、亦為有數文字、或謂文品少遜者非是、〇外患一論、斬斷葛藤、凜有生氣、朗讀一過、頗覺其快然、今日海宇之變、不無未可一切武斷者、假令子成而在、猶能執前議乎否、雖然、是自正議、正議國之元氣、元氣銷亡、國隨而亡、國果不可無此一論、

楠氏　叙論

外史氏曰、予修將門之史、至於平治兼久之際、未嘗不舍筆而歎也、嗚呼、世道之變、名實之不相讐、一至於此歟、

千古時變治歎、以徘徊躊躇起筆、乃用婉情誦之、即覺悲風四起、

古之所謂武臣者、勤王去爾、如源氏平氏、莫不皆然、

源氏如頼義々家、平氏如貞盛、皆是也、

至於平治之後、衆綱維之弛、以逞鵂梟之欲、有暴悍

無忌者焉、有雄猜匪測者焉、雖所為不同、而其蔑王室營私利一耳、

清盛頼朝、於此篇為客、故不指目其名、

然猶有可言、曰、王族也、將家也、至於北條氏、以將門屬隸、而坐制朝廷、天下之事、不復忍言也。

北條氏叙論曰、北條氏之事、吾不忍言之、此翁果無兩舌矣、

且夫兼久之事、孰曲孰直、筆而傳之者、皆出北條氏盛時、今安考信焉、況君臣之際、寧可較曲直也、

大義所在、十九篇中不可不一發、

乃指斥憑怒、極其凌辱、視萬乘之尊、不啻如孤豚、嗚呼、八州生民、誰不被先王之遺澤、

頌誦先王徳澤、情詞哀惻、不徒孝子慈孫如眷戀父母、聲容㷀々流溢紙上、是本邦臣子真情、非外土人所知、

雖時勢有所未可、君德有所未洽、以致乎此禍、而亦臣子之罪矣。

是宜與北條氏叙論北畠公疏對看者、插此為頓挫、文乃蒼老簡奥矣、

余聞後鳥羽上皇之徙隱岐也、因石窟縛屋、纔庇風雨、十有九年乃崩、蓋父子三帝隔絶千里、各居窮海、

終天不得相見、至則元弘之事、萬不可已也、

陳三帝呑恨之状、傷心慘目、讀一過、使人六月生寒栗也、

而其勤王之功、余以楠氏為第一、微楠氏、則西狩之駕、吾見其與兼久歸一徹而止而已、云々

是此記所以先新田記、頼翁為千古闡幽鉤玄、日本外史有大裨益于天下後世處、是其極也、

而楠公獨以眇々之軀、唱義其間、當其衝路、挫其爪牙。以皷舞四方義士之氣、使之一時踵起、殄戮元惡於斧鉞之下。報列聖之深仇、雪累朝之大恥。天下萬姓、再得仰日月之光、雖曰屬皇運之泰、而非公為之

唱、焉能至此、是焉知非天生斯人以匡濟世道哉、

本贊以縱言、故曰雖持世道人心于萬古之下、此叙以橫言、故曰鼓舞四方義士之氣一時蹶起、用意如別、而盡縱橫、非再說一事也、

珍戮元惡者、新田氏之功也、而楠公使之、是楠公之所以首中興也、

公之忠孝、有大功乎國家、固宜廟食百世者、故以一代偉人立言、而傳中亦以墓銘為結、贊與傳皆非徒言也、

後之論者、或有比之唐張巡者、至以公視之、勢之難易、功之大小、豈可同日而語也、

澄泊先生只見楠公防敵而死、及七生人間殺賊等事、故比之張巡、山陽先生乃見楠公敵懷逆駕

故云功之大小、是二先生之論、所以生此逕庭、

要之、位不滿其器。莫能展其才。而終能以躬殉國。靖獻先王。餘烈所及、不獨其子孫、自公卿自將士、各執弓箭、以勤王事、概皆聞楠氏之風而起者也、嗚呼、如楠氏者、眞可謂不愧武臣之名矣、余故叙楠氏之事、以繼源平氏云、

位不滿其器句、與本贊終能與讎賊名和輩比肩相發、

餘烈所及以下、始論到楠公忠勇風靡一世者、遙為本贊占地步、

以楠氏繼源平氏、是不數北條氏、與遷史表十二諸侯、呉在不數之例同、或收或放、換轉自如、此乃

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也、而編史者用事、千古一轍矣、

源平氏與上文呼應、非突出也、

此源平氏、指上文勤王源氏平氏言之、非指雄猜匪測之源氏及暴悍無忌之平氏言之、

〇吾皇統之貴、天潢之偉、未嘗相變亂也、自後白河帝一為源氏立後鳥羽帝、而後始有兩統爭國之事、其禍至於南北朝而極矣、幸有新田楠諸公護正統天子、天柱頼焉以立、地維頼焉以張、是二公所有大勲於國家、此書為二公伸其幽光、以新田氏為正記、楠氏為前記、是此書所有關係于世

道、其故非細小也、議論圓活流暢、不悖人心、因於語原天彝、文勢如川雲嶺月、其出不窮、亦可以見其為曠世才識矣、結末繼源平氏一句、忽自空際掀飜、取一卷北條記都撲滅了、有猛虎崛蹯不可褻近之勢、大奇、〇摘新田氏之於足利氏、以常情觀之、便是其前記、猶德川氏之有織豐也、修史家特變其例、以二氏為別自一家、不為足利氏前記、可見子成不假足利氏以眞也、

論贊

外史氏曰。余數往來攝播間。訪所謂櫻井驛者。得之山崎路。一小村耳。過者或不省其為驛趾。蓋經足利織豐數氏。世故變移。道路驛程隨輙改耳。余於是低回不能去。顧望金剛山。巍立雲際。想見公舉義之秋。及其子孫據以扞護王室也。

以憑弔起筆、一々實境、一々感懷、風調絶世、千古予成、

自往來道途、逐層説入、曰、櫻井驛、曰、金剛山、因陳公舉義之秋、換下諸行在對天子、迂餘曲折、極歩驟之妙、是山陽勝場、

山陽以安藝人居平安、所以數往來攝播間、論贊

諸文、互相為注脚、

觀公詣行在對天子、曰、臣而未死、賊不患不滅、太古

篇中一訪得字、一顧望字、一想見字、二觀字、天然關照、

故能以赤手障江河、回天日於既墜、何其壯也、至足以知中興之無成矣、

以伊尹、諸葛亮、郭子儀、成文、鑄出一楠公、可見此公作文、不輕下一語、下文古大臣、有所指亦可知、發此條、敵足利、一溌瀉了、殖此條、接上何其壯也、一句、敵足利、接上中興無成一句、是其古地歩法、

然觀其臨死戒子、又曰、吾死、天下悉歸足利氏、夫知天下之不可為、而猶留其子孫、以衛天子、其設心、雖

古大臣、何以遠過、故子孫能守其遺訓、護正統天子於彈丸黒子之地、以防四海冠賊者、及三朝五十餘年之久、舉一門之肝脳、而竭諸國家之難、至其澌盡灰滅而後足利氏始得大成其志於天下、蓋朝廷不能大任楠氏、楠氏所以自任、莫以加焉、

一篇而叙言、故加一又字、條別之、此段隴派之語、讀之不泣者、非忠臣孝子也、

曰以衛天子、曰護正統天子、可見其醒覺天下後世處、此文與中興諸將、均之吾　皇家萬里長城矣、

不可為三字、本於晨門語、此公深於經義、因此可見、余別有論、

子孫能繼祖志、扰戈社革、楠公與新田公、不相滅

也、賴翁殊以此贊楠公者、有見其志之在國祚、而不在家祚也、與瀋泊先生、其意自別、

抑正閏誰殊、卒歸於一、能凞鴻號於無窮、使公有知、亦可以瞑矣、而其大節巍然、與山河並存、足以維持世道人心於萬古之下、比之姦雄迭起、僅傳數百年者、其得失果何如哉、

感慣鳴咽中、挿正閏一句、頓折之、殊強人意、與新田氏贊應祈、同一愉快、足以使讀者吐氣如白虹之氣矣、

與上櫻井驛金剛山等相映照、通篇果是煙雲矣、姦雄迭起、與上足利纖豊相顧、絶妙絶奇、

〇此條氏之事、不忍言之、而楠公之事、累數百言未

止、一揚一抑一褒一貶之間、千古之公論繫焉、蓋黜陟幽明之説、固有不定于按牘之吏、而定于逢掖之士者如是、是春秋南面權度、所以討亂賊于既死、勸忠孝于將來、要之聖賢經世經國之志、借此揭出示人、是乃此翁脩史第一本懷、不同後人但云鴛鴦繡出與君看也、○抑正閏雖殊、卒歸於一、蓋南北混一、則吾朝廷者乃大一統之朝廷、而非僭偽者、楠公新田公之力、能存此朝廷於國、此意以政紀論北朝對看更明白、○賴翁哭中興諸

將、比於黃河一千年一清、岐山鳴鳳不再鳴、至楠公則視之歐陽修哭蘇梅諸子、其傾倒不啻、文排徊惋惜、無限感慨、借煙雲帶説、令讀者於百世之下、惻然起嚮往之心、所謂氣薄雲霄、爭光日月、文至此、可謂不朽、○通篇無一平直之筆、外史論中、極純粹極精采、驚湍怒濤、安瀾揺流、縈雜其間、而識論圓融、毫無鈍滯、德川氏一代文章、當以此篇為第一也、○一篇間架結構、得孔子世家賛為粉本、上陳足利織田豐臣、用意全於掉尾見之、開闔起伏、無限風神、得史記神髓、外史中第一篇文字、○結末大節巍然、比之姦雄、其得失果何如哉、大旨所歸、殆與齊景千駟、夷齊餓死同、乃粹然聖賢言論也、而孰謂子成而不知道乎、○賴翁以織田公之高義、為凌齊桓而駕晉文、明是漢業雜霸、至於楠公一賛、議論純粹中正、宛然王者文、譬之馬、他篇或有奔踶者、而唯此馴良無比、俱不失其為千里也、是吾亡友後藤外浦之言、

新田氏

叙論

外史氏曰、新田足利二氏、皆出於八幡公、其門閥固不相下也、而新田氏為嫡宗、舊史皆以足利氏兼源氏之統、號曰將軍者、以成敗之迹、軒輊之耳、然二家聲威有優劣者、有由來矣、云云

（一篇以微顯闡幽為主意、足利氏世之所主將視、而新田氏則否、外史乃以其否者為主、而與其然者角觝、以天下之公議、決其勝敗、是修史家第一苦辛處、乃亦是第一愉快事、）

而義重繼有新田、又襲義國官爵、則義重之為嫡宗明矣。

（是其勝第一也、）

而新田氏之功勞、遠出其上者。則待二家交訟之日。然後知之。云云

（是其勝第二也、）

新田氏將帥材武、部屬精勁、非足利氏所企及、而數奇敗衂、終至消亡者、無他故也、天下厭苦朝政、而謳歌武治、故利尊氏之營私、至為之將帥者。豈不難哉。

（説得建武大情、如指掌、）

且夫將門之有統、非必如帝室也、況足利氏之所謂將軍者、始於其第三世、如其父其祖、皆非受命於正統之朝也、受命於正統之朝、而為將軍者、乃護良成良二親王、而非必有其實、至於中興總戎之寄、固屬義貞去、

（是其勝第三也）

（此書為將門之典、故一書義例、必以將軍為正記、新田公非將軍也、然非署為正記、乃顯倒天下是非、故斷然以為正記、是特例也、得中興總戎一句、華袞新田公、確實得體、）

○叙論非特例處不發、若摘及新田氏、皆外史一大特例所在、故每篇發之、而此篇為其最、何則二氏於足利氏、以他篇準之、如宜為其前記者、而大義所在、不得不署為正記焉、蓋此書為閫外之典、足利氏將軍、不可不署為正記焉、今以新田氏之非將軍、並轡而馳、外史廿二卷中、第一特例處、不可不為著一篇焉、辨嚴正閏、扶植綱常、其所關係、固非細小、益此翁忠義慷慨、故發於詞者自然動人、

○此書貫以帝系年號、義例所存、故書南朝於楠氏北朝於足利氏、新田氏無可書者、故以護良親

王與之、是此翁未下手時、胸中一種成算、唯然、是以布置齊整、有條不紊、得部署大軍法、

論贊

外史氏曰、余見義貞手記者、蓋其未舉事時、語家子弟武門法戒、淺近而已、然有言曰、為將者、奉上撫下、決志而行、聽運於天、勿尤人也、義貞成於元弘、而敗於延元、亦時運有可不可耶、將上之人有負之耶、至以是待將帥、惡濟時艱哉、

與源氏贊八幡公遺書其家、同手筆、一二語之後、直入本題、提時運有可不可耶一句、遂論朝廷待公之罪、聽運於天、與結末天運果有後時照映、過脈収束、井井有條、

運字此篇腦髓、

吾嘗咎義貞之東伐。不按兵持重、俟奥兵擾其內、而後應之、懸軍長驅。一敗成賊勢。及賊西奔、則不擐甲窮追。頓兵堅城。以致賊再燃。是緩急兩失機也、

前段惜朝廷、此段咎義貞、兩段論盡當時形情、如指掌、

然當時主聽壅蔽、國論苟婾者如此、蓋雖有善謀、難於輙行、則不可亶罪其戰也、是故為官則敗、為私則

成、寧敗而忠義、不成而奸賊、義貞之志亦可悲矣、

罪戦二字、自項羽紀來、為官二句、説盡新田足利一成一敗、大秘鍵、敗而忠義二句、説盡新田足利一生心事、著亦可悲矣一句、是便精神、

吾居平安。毎觀東山岡阜起伏、指義貞力戰處。仰觀叡山、又念其拜辭北行時也。

風姿宛然、尤迫子長、此篇煙雲字句在其中間、與平氏在尾、源氏在首、各自異境、如楠氏贊、乃首尾兩處、流注通篇、無一同者、

假令義貞有覇心、當其初克鎌倉、北條氏餘燼未滅、而足利氏反迹已形、義貞以此為請、坐鎮舊府、蓄力

養威、與護良親王東西合謀、請清君側、朝廷不敢不聽、至是新田氏上計也、

此段議論、可以見此翁所蘊大奇絶、豈書生之論哉、義貞個忠孝英雄、非必有權謀術數、心期功業者、權設此論耳、故曰假令以論之、坐鎮舊府、猶之頼朝之故業、非必川辯情而論之、

不然、當其始授鉞、進據信濃上野、連之奥羽、俯瞰八州、扼賊之吭、而拊其脊、賊形格勢禁、必不棄我以犯闕、是又其次也、

中計亦以徒附泰衡擬之、以武田上杉擬之、子成果得之個中矣、是此公史學根柢處、

及其辭叡山、則事不可為矣、然得擁太子、進退自如、為赴越前、潛歸上野、勢或可達、至宜其困屈無所成而也、

此陳下計處、文勢自孟子所去三章事換來、奔走東西一句、應第二段、

雖然、奉令周旋、鋭意勤王、不暇占便利、所以為義貞也、觀其死時、猶佩錦囊詔書、見其報國之志、百敗不挫、至今凛有生氣、云云

前一段二百五十餘字、以雖然二字撇開之、何等高艶、魄散焜消之間、忽揭錦囊詔書數字、乃爾玉軟香温、有竹外桃花両三枝風趣、

凛有生氣、是以神明論此公、與楠公天生斯人同、二公果是一代偉人、凡夫赤肉云乎哉、百敗不挫、借一劉備、鑄出新田公、

余嘗謂、新田足利之兵爭、猶朱李之於唐季云云

好典故、逢此巧手、個々凝結成珠、

然義貞祈山靈、以其子孫再起滅賊、又猶邀佶烈祝天、願生眞主安天下也、

興本傳歳再周、與寛而大與相關照、與徳川氏賛呼出今日之盛業、同一布置、

世稱、趙藝祖應祝而生、我二百年後、代足利氏而興者、實出於新田遠裔、亦烏知非應義貞之祈哉、則天運果有後時、勝敗之數、未可以歳月較也、

百尺竿頭進一歩、二百年後、代足利氏而興者、出新田遠裔、與正閏雖殊、終歸於一、為千古忠臣孝子吐氣、人間第一愉快之事、使人喚奇不已、

〇春秋之志、以扶植綱常匡正名分為務、西山公之史、附帝大友於帝紀、列神后皇后於后妃傳、而以南朝為提頭、皆為萬世揭炬處、頼史七百餘年第一特例、乃在楠新田両公、蓋非此無以繼義公之業而成春秋之志、先生學問人物、一々須在這邊識得〇山陽咏史句、不減陳生謬順逆、紫蠅夙有

彦威知、蓋以西山史比漢晋春秋、而又有以自比者也、〇一部日本外史、有大勲造于國家處、全在中興諸将記上、夫新田公為　天子倚頼、自非署為正記、則是以正統天子為偽朝、以忠臣孝子為亂賊、天下之是非顛倒也、子成脩史、断以新田為正記、而楠公為之前記、是上護正統、下護忠臣孝子於百世、使吾朝廷　君臣重於九鼎大呂、執謂區々筆墨、而有若偉功乎、所謂天生斯人、匡濟世道一語、可移賛此史此記焉、〇為新田公論隲三

計、可直與韓信登壇、諸葛亮艸廬、王朴平邊之談相上下、蓋此公胸中、本自瓌奇非常、故借此篇、傾吐其奇偉倜儻、足雄視千古、讀此、疑風霆繞其筆端、○二百年後、代足利氏而興者一事、言之德川氏贊、則近諛與溢、言之此贊、為天下慷慨之士吐氣、可以見其斡旋法、然亦必得邀佶烈一典揮霍之、文勢因之活潑、乃不萎苶、是文章家一秘訣也、

國史論贊評點卷之上終

國史論賛評點卷之下

竹院長川先生著　　男　新吾訂

足利氏

論賛

外史氏曰、源氏者、攘王土以撲王臣者也、足利氏者、奪王土以役王臣者也、云云

前半篇、文皆双綰、蓋取對敷論、易於見勢、

夫源氏將士、其強鰲桀黠、不減足利氏時也、而奔走、

馳驅、無一人彎弓東向者、何哉、云云

梶原和田等事、子成置之度外、是古文古義、

當是時、名實之權、並在朝廷、及於其後、有盜其名而敗者、平將門是也、有竊其實而成者、源頼朝是也、有欲并有其名實而両失之者、則足利氏是已、

二是也、一是已、賓主瞭然、

及尊氏奪中興之業、尺地、一民、莫非其有、而朝廷徒擁虛器、不徒夸取之也、

可見國勢至足利氏而全變也、

朝廷擬其贈號、以太上天皇、雖無稽之甚、貽笑千古、而義満素心所蓄、亦可以見矣、云云

義満素心所蓄、澄泊先生所謂魏晋禅代之事、外史特以含蓄言之、

昔者。孔子愛告朔之餼羊。王室既喪其實矣。纔有其名耳。而今又欲擧而褫之。是助足利氏為虐者也、至不必別撰名號。以稱其實也。

助足利氏為虐、即是助桀為虐也、子成不勝慨歎、助足利一句、起結同語、来路甚遠、與徳川氏贊自悖非馬遷來者自別、

饒令新建爵號、猶平新皇之為耳、豈能千歳因襲之

名、在民耳目、足以厭其心邪、假使足利氏如或者之說、吾知其不能一日居也、

外史所署地名人名官名、不列擧定者、此進實分疏其意、通徹可想、

〇前半篇、論足利氏封建、不知制本末輕重之勢、至於盜奪之報而極矣、與織田氏叙論論封建之利者、互相為經緯矣、蓋封建者、天下理亂安危所繫、故詳論而表之、老吏斷獄、不可移易一字、〇論賛十九篇、唯此賛無好處可取、故就其惡處論之、至於斷以盜奪、皆千秋公議所在、子成不得為曲一

字、殊置之正記者、以其第三世以來、受命正統之朝而為将軍也、一是一非、豈有私於其間乎、○下半論将府之禮制處視之他篇、較平縛矣、然老成經國之談、為天下後世立防存慮、亦不可無一者、故於此篇發之、得晋文霍光二典故揮霍文氣於是騰踊、其實本邦自有本邦之國體、而制度典章從之、不必按例漢土以識國政也、世或謂折衷和漢、斟酌得宜、是亦淺乎窺子成矣、○是擁虚器者耳、此一句、權為足利氏作帷幄中語、乃所以保護

吾　天皇於将軍為政之國、論者不得識為入幕之賓、所謂呵佛罵祖、却迎青蓮微笑者、讀者必須具正法眼會去、殊怪子成既有個奇想驚人一句、不因此敷衍以成一篇奇傑文字、而却成一冗長文也、蓋既了楠新田諸勝蹟矣、至賛足利氏、有出降一等意思、故其文較平縛耳、要之足利氏多可論者、難以單刀直入之訣施之、曽茶山詩、思多氣便衰、謂此類也、

後北條氏

敘論

外史氏曰、制馭天下、莫善於形勢、苟失形勢、不致分裂者鮮矣、昔在文武因山海形便、以分七道、而王畿居中、桓武定鼎平安、四方環嚮、蓋亦盛矣、

雄健壯潤、文稱其所論、凡畫山脚水源、來歴分明者、為能品、此篇文與論、皆能品也

而天下之勢、漸趨分裂、以馴致鎌倉之覇、自是以還、關東形勢常雄天下、而京畿莫之能勝、

一句寫盡本邦七百餘年大勢、

至山陽南海以西、則股耳脛耳、故居其腰膂、可以制其股脛、不可以制其腰膂、且平安四戰之地、天下有事、必先被兵、不如鎌倉之獨以一面西制中原也、至非失形勢故哉、

一部外史於西南諸道、傳毛利氏、不為自餘諸家立傳、粗見其意、不須多少分疏、

說平安處、暗以洛陽擬去、而不黙出、有德易與語、故有活動之氣、而無陳腐之病、

一段議論、醒覺桓武以來千載陋見、亦足以為五畿七道定根本矣、

其最大者四氏、曰北條氏、曰武田氏、曰上杉氏、曰毛利氏、毛利氏起於安藝、而并山陽山陰十三州疆土

尤廣、至莫不有包擧宇內之心、

列叙四氏、國郡處嚴肅齊整、至最末、以皆爭務耕戰數句收拾之、文乃不流散、

夫北條氏據天下之胸腹、而不能一出其兵以窺中原者、武田上杉據其脊、以扼塞其衝也、而二氏勢力相敵、相持不決、又不暇圖其西、毛利氏疆土雖廣、以其股脛、向其腰臂、固不能抗衡中原也、至豐臣氏亦因其遺謀、遂得以致合一焉、

合論四氏及織田豐臣氏之成敗、説盡六十六州、無復遺漏、亦足以定千古一子成案、與上論平安一段呼應、借織豐二公點睛、論有收拾、

夫織田豐臣代足利氏者也、而其所有土地山河、不能大過四氏、或大過之、而不能及其久也、

夫織田豐臣一句、以時代言之、乃輕々論去、不與新田氏贊代足利氏而興者同、觀一與字、而語有輕重可知、

若曰四氏所據執非王土、則時勢之變遷至於此、非一日之故、非所以咎於四氏也、云云

慈雲普濟語、四蔑全佑二百七十侯伯、一字即一觀音也、

而於天下形勢分合之際、又足以覽歟、

再提形勢分合數字、以締束之、極有著落、

〇一篇寫得六十六州險阨、如指紋千歲形勝之變備于此、論之骨髓、似自小蘇六國論變換來、文之精采、不減子長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〇千歲以來、關東形勢雄于天下、平安四戰之地、遂不若鎌倉之以一面西制中原等數言、足以定他日帝京之議矣、此篇概為下篇織田氏叙論論封建為地、併觀可以知其意所在焉、論鎌倉、乃所以論江戸、論織田豐臣、乃所以論德川氏、德川氏之事、概以不言言之、是此書體面、不獨此篇為然、〇中世以

還、風氣東遷、是西南四道侯伯所以纔録一家、而自餘在所不録、子成以一句斷盡其意、讀者須於言外領其意、雖然今日開港、直與海外對峙、形勢之變、有自海外運轉來者、安知數世之後股脛不變為胸腹乎、〇足利氏既為將軍、故署為正記、而無其前記、蓋不假足利氏以眞也、獨後記之多至於並傳四家、元亀天正之間、海內鼎沸、群雄割據分裂、成無前之禍亂、無非足利氏之弊者、乃詳記而審録之、皆特例也、外史所標正記前後記等之

目、有足斷盡吾邦七百年間國勢者、智者觀其所
題、則思過半矣、

論贊

外史氏曰、余聞早雲嘗召儒士、說黃石公三略、其首
有言曰、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早雲聞之曰、止矣、
吾既得之矣、不俟使說、

得早雲遺事、補傳中所不及、以下只信筆寫去、因成一佳文、是此翁慣手法、

故仗一劍之任、周流天下、以求用武之地、云云

仗劍二字、與本傳相顧、

至於氏政氏直、已代兩上杉、以擅八州之富強、意滿
志侈、不俟用心於此、至將何恃以抗天下勁敵邪、

此段與傳中所紀相發、故輕々叙去、令人以意逆之、

而合圍半歲、纔能舉之者、非以其父祖之收攬人心、
有固結不可解也哉、

首尾顧映、是為常山蛇勢、

〇此篇子成小品、鍊字鍊句又鍊格、遂無一筆平扱
之語、起手卽寫早雲聞人講書、毛髮欲動、〇早雲
聞講之事、蓋得之小說、與北條氏深見其事同、故
收入論贊、而不入紀傳、見山陽跋伶官傳文可知、
〇此贊自英雄第一管鍵處、命意與毛利氏贊同
一格、賴翁人品學問、可以此知、不獨文字鏘鏗、

武田上杉氏

論贊

外史氏曰、世傳二家兵書、有出後人假託者、不可盡信、特言兵於我邦、期乎二公者、不可不知其由也、

此篇本邦一種風氣、先王所養成、千古靈光存而至于今、用流六虎、唯患其上下無常耳、觀其流風餘韻所在、而治乱可知、故時視而表之、國書家所謂神随者、却為儒生所看破了、

及至通唐氏、乃舍此學彼、劉撲為文、鍥強為弱、平時奔競、有急遁逃、幾乎舉朝皆婦人矣。而先王遺民勇而輕死者、皆為將門所収、以此奪王權、營私利、無所

為而不成、兼久建武之事、輒皆為然。故先王所以自衛、後王所以自累、均此兵也、顧用捨何如耳、降至戰國、此兵各為群雄所分領、云云

與第二叙論相發、彼以權之變遷言、此以士民兵卒之變遷言之、此為異耳、然此兵為將門所収、則權歸將門、為群雄所分領、則權歸群雄、然則觀兵之所歸、而權之所在可知、兵權果不可一日去國如此、

幾乎舉朝一句、寫盡中古王朝風景、

而此肩接踵於一時、可謂希世之遇矣、

此間極奇運會、不暇盡叙、希世之遇數字、以匆々了句耳、

昔者吾父嘗行過甲斐、甲斐民、飲食必稱館君、館君信玄也、至又與米澤人士交游、為余言如此、

昔者以下、是武田上杉氏之贊、贊中補叙士風民俗、乃有韵趣、館君信玄也、忙中偷閑、添此一句、參差有致、學亞父范増也法、山陽叙事文、多用此法、

〇四氏之贊、唯此太局面、蓋兵體變遷、本係天下氣運、不啻二氏贊、故作此大文字、如夫所以論二氏之語、僅々數十百言、比他二氏、尤見小品、〇方今海陸軍法、節制規律、一講洋式、專用火器、而劍槍弓箭之用廢矣、其極必至於廢謀臣猛將而後已、若此則國絶智勇、軍中無義談也、是亦本邦兵體

變遷之大者、商摧古今者、不可不知焉、〇折衷衆義、取節此間一種義俗、其實本於乾坤風氣自然、唯然、故千歳以來、甘蹄之糟粕、而嘖吾之梁肉、後來國弊不無類之者、徃日之迹、亦後日所宜留心、由贊二氏、推論其源流、蓋亦存殷鑒也、〇以武田氏之絶嗣、猶必掲其好處示之、蓋天下公論、不以隆替變其辭也、苟不若此、則毛利氏之高義、後北條氏之収攬人心、不為虛語、則為諛辭、此意至末尾一贊而益見、其經絶周密蓋如此、

毛利氏

論贊

外史氏曰、余安藝人也、俯仰其都邑城池、輙懷毛利氏盛時、每觀嚴島、亦未嘗不想見元就之鏖賊也、至孟子所謂無義戰者是已、

首句及嚴島、縹緲烟靄、風調尤逼子長、

義字一篇主腦、下云見利而不見義、云義旗、云伸大義、云其事之合義、云義之大者、云是其義最不可及焉、而終以元就父子之高義為結、此數義字、皆胚胎于義戰語、

唯元就之於陶賊、與北條早雲之於堀越、羽柴秀吉之於明智、其事皆可稱道、至而元就最其難者也、

點一與字、主客判然、下文元就最其難者也、亦一法、

而又請之天子、名正言從、義旗所指、無堅不破、如揭炬暗室、衆目駭觀、云云

曰又請之天子、曰存心王室、是脩史家揭炬文宗、即織田高義、安知其非師法元就此舉乎、

大凡英雄成事、皆以為其智略所致。而其事之合義、有能服人心者、而不自知也。後之追論者。亦徒視其成敗。謂盡成於其智慮、而不知天下之事、有出智慮所不及。況當夫危疑之際、機會之來、間不容髮、苟以區々計算、要之万全、吾見其終身而不及事耳、故彼治世之論、不可以揣乱世英雄也、吾論元就、不言其智略、而言其果斷、不言其果斷、而言其事之合義、至於請之天子、又義之大者矣、且觀其效貢賦、助擧朝儀、則存心王室、非一日也、

一段歴史丹髓、分疏英雄、兼註解聖賢、非深於六經者不能、非老於世故、達於人情、因無此語、先生天資人品學問、都攢個中、

昔者、孫堅以英雄之姿、志嚮漢室、云云

得好典故、揮霍一篇三層、是此翁慣手、又其長技、着志嚮漢室一句、事與毛利氏存心王室吻緊、

引用典故確切穩當、不獨此贊為然、而此最風骨、

至於以關西就織田氏一句、更覺氣象崚嶒、

然其封土屹然、猶雄西陲者、豈非由元就父子之高義哉、

掉尾千鈞、筆力斷鐵、諸家皆敗殘絶嗣、唯毛利氏不然、與末尾之贊一双照應、所以得此快結、

○高文典冊、老幹少枝、文尤完密、論尤切實、品隲英雄、合之聖賢、蓋其平生讀書得力之液、個々凝結為一段文字、氣傑神王、定稱絶品、翁嘗評左氏叙戰諸文、有云、長者如百尺重錦、短者如一片精金、余於外史論贊諸篇亦云、

織田氏

叙論

外史氏曰、封建之成勢於我邦也、其來遠矣、云云

此篇總提分應、

節々頓挫、節々掀翻、如結如起、無不入妙、其間必有一氣派通筋貫、

夫有外諸侯、有内功臣、内功臣之封、不能抗外諸侯、然後足以親戴衛護其内、而折衝禦侮其外、否則功臣亦與諸侯等耳、至於是一定而不可復撼焉、

夫有以下四十七字、論盡本邦封建、兼論盡徳川氏基業、

以織田豊臣二氏、定爲徳川氏前記者、此段盡之矣、

蓋徳川氏之致太平、雖由參遠勲舊之力、而新附將帥之功與焉、云云

一言而定内功臣外諸侯之福澤、可謂佐成大業、是之謂吉祥善言、

而猶彼漢侯王之於陳項、唐將相之於周隋、云云

二氏果是徳川氏前記也、

○封建起乎不獲已、固非開國創業者意、然扶危持顛、干城人主、不在郡縣而在封建、是諸侯所以稱藩屏、天下之事、有名義而實不義者、有名不義而實義者、如封建郡縣是也、此論辨封建之利于國、足以經緯千古、與柳州並轡而馳矣、後北條氏叙論論形勢、此篇論封建、皆大文字也、而此篇局勢最大、結構最嚴、得此一論以黼黻徳川氏之功業、可不謂出色文字乎、

論贊

外史氏曰、往時平安故老、有及覩元龜間事、言其時宮闕蕪廢、群兒入頽垣中、摶土爲戲、及織田公來、始

有可觀云、

入手點平安故老語二句之後、乍入題面、是此翁本色、與豊臣氏贊同一姿態、彼遊覧、此談話、參差有趣、筆力遒勁、亦天下傑篇也、

視之彼假關東管領以誇隣國者、其器量固有間焉、

虚講暗叙、不出其名、如第一叙論説八幡公事、

是其高義雖謂凌齊桓而駕晋文可也、

此老東闇經義、却自門牆外、下項門砭針、多類此者、

而豊臣氏以右府將校、繼其成緒、能就其志、云云

與下文徳川氏之與、皆連織田氏、所以幾存前記正記之別、

譬之築室、治其蕪穢、鏟其高卑、而又為之尶其林木、使後人加之繩墨斧斤。成而居之、嗚呼、其勞寧可沒也。

繩墨斧斤、指豊臣氏、成而居之、指徳川氏、二氏之業、果兼諸右府矣、

○天下不能無治亂盛衰焉、方一日如應仁之亂、不可一日無桓文焉、故湯武不可千載而有、桓文不可一日而無、仲尼微意、其實亦不外如此、微之魯論可知、鄒孟生於革命之秋、故其論如彼、而遂啟千古之弊者、非所以論萬世帝王之邦也、子成拈

出高誼二字示之、便是金針度人處、埋頭漢籍者、須拭眼觀之、○吾亡友福地石橋有言、山陽表高誼二字以批桓文、使桓文雪二千餘年寃、超然脫卻不墮議論、已足醒覺拘儒迂論、孔明自比管樂等意、非會此意者不能解也、石橋讀書具一隻眼、其說多與余議論暗合者、今附記之、

豐臣氏

論贊

外史氏曰、余遊東山、謁太閤像於高臺之祠、祠門益以征韓艦材造之云、至則烏知覆朱明之國者不待覺羅氏哉、

自高臺之祠、入征韓艦材、既而入文直捷鶻、因呼起下文覆朱明一大愉快語、下筆有叙、而後引用秦皇漢武大文字體裁、槩同一法、

蓋其為人酷肖秦皇漢武、而雄才大略遠出其右、至況以匹夫暴起者乎、

並引秦皇漢武、下文忽撇開漢武、縱擒自在、點匹夫二字、光燄萬丈、

譬如闍巻之人博而獲大勝、使其不勝、一窶人耳、苟勝矣、乃大揮霍之、招其朋類、醉飽喧呼、務取快一時、

磊落不羈、譬稱其人、所謂司馬遷亂道却好者、此類是也、世或議其太粗暴者僻矣、

太閤起人奴而主大國、固已踰其所望、乃遭遇變故、投機赴會、動得如意、皆初念之所不至、云云

描摹太閤一生心事、殊中其肯綮、

其所以速得天下。乃其所以速失之也。梁武帝有言、自吾得之、自吾失之、無復所恨、則太閤其亦無所恨

耶、

與上文非如兼祖業
而重失之者呼應、
則字其亦字即字、含蓄太閤風力、亦慰藉、亦感愴、
無限烟波、

○自高臺塑像起筆、風致自別、有俳佪俯仰態、既而忽及征韓之事、因論其為人、出没變化使人目眩、以下滾々衝物而發、最末引梁武以収拾通篇、倍覺結束有力、○女直韃靼一語、是神來之候、得此一句、捋裝一個愛新覺羅氏、雄麗峭健、何等意氣、何等風神、大抵文章品格、與織田氏贊不相下、然

方今天下大情所皈、人心翕然善為此種議論、風雲醞釀使然、因知他日横絶天下者是此篇也、

徳川氏

論贊

外史氏曰、吾嘗遊江戸、觀其城闕之壯、侯伯邸第之夥、至想見千軍萬馬之馳驟、

讀而至此、乃有馬頭米囊花意思、翁修史絶句、自
覺筆邊生瑞雲、不獨紀傳為然也、
想見數字、下得
便有浩勁、

蓋源平以還、治少亂多、群雄碁峙、分裂梗塞、不知其閲幾百歳、而今吾綏帶垂橐、不齎糧而行焉、則誰之力邪、

是自叙結一部之語、可見此贊不啻徳川論贊、乃
外史二十二卷結語、與第一叙論相為顧應、
誰之力耶一句、何等婉曲、

世論者或病大坂之事、為累東照公之徳、云云

自世論者至皆不知時情者也、六百餘言、須一氣
讀、其間多少曲折開闔、都一束裹括去、
以雖詰起筆、下文即子細疏解、先就恩義情勢辨
之、又為所以興太平基業之言、亦總提分應法、

昔者曹操謂劉玄徳、天下英雄、唯君與我、云云

神此一典故、文乃有色
澤、否則不免寂寥矣、

我戰勝而彼求和、求者在彼、許者在我、我欲和則和欲戰則戰、安危禍福、一取決於我、云云

此遶有頓挫、有升降、如結如起、端緒匪測、

關原之事、是群雄相聚、推天下而貽德川氏者也、何則彼自開釁、而使我乘之、我有辭於天下、天下誰能禁之、至皆不知時情者也、

一意貫徹、以義一字為骨子、利害曲折處、都用此剖析、莫不透徹通篇、宜作大解讀、

公自少小、轉賓隣國、已極艱虞、及其主國、又接境勁敵、百戰爭鋒、寸攘尺取、纔定五州、而織田豐臣氏、以其間奄有近畿、暴致強大、蓋無不以公為遲鈍、而不知天之所以成公乃在於是、二氏之於天下、唯速得之、故速失之、公未嘗急於取天下也、天下之釁、安足以開公、嗚呼是其所以長有天下、以基今日之盛業也歟、

此篇言太平及觀衰而又歸太平、即常山蛇勢、

必提織豐立論、以了兩前段、餘波流連、再自艱虞路上說起、以為下論太平之基、是文心靈動機、速急遲鈍數字、評盡三公、筆力老勁、

傳至文恭廟絶筆、所以贊今日盛業、不用重疊頌贊、祇曰長有、又曰盛業、已見包括一代功業、

○自祿去王室、政逮武門七百餘年、未見一朝清明時節、至此始見太平、今值此太平頌贊之、九為當代論之、文宜如謹嚴莊重、而婉曲行之、蓋喜氣滿腔、自然至此、所以私乘所謂祥雲瑞靄浮動筆底者、子成嘗自謂、欲學盧陵豐樂亭記、未能佳、然首尾二段、從憑弔感慨起筆入手、典雅老健、中帶出踴躍震動之氣、摸寫太平、而不減於本、中間六百餘言、全墮議論窠臼者、彼亭記、此史論、因有此異同耳、○論當代於當代、宜如謹慎、故每贊以顯揚其美為義例、讀而至此、始見底蘊、蓋其通敏如此、文不必謹嚴莊重者、私乘非國史故也、不須謂之失體、○一部日本外史為德川氏作、其敍寫前代者附錄、猶馬史之為漢而作、必溯五帝三王、非此無以知其履歷也、抑織田豐臣德川三氏、皆不世出之英雄也、而並世同時、猶秦皇項王漢高之並出一世、史家俯仰古今、彼此皆有曠世之想、故馬史絶筆武帝、賴氏絶筆文恭廟、雖止於所值、其時運不無相同者、他日有如孟堅者出、因修一代之史、吾知遂不能不以此史為據、唯史漢並存、不知兩書聲價遂孰昂低也、

論贊總評

論贊十九篇、各自成編、然第一叙論云、余作外史、首叙源平二氏、是自起筆之語、(叙論又云、蓋我朝之初建國也、平氏贊亦云、自我先王之開國、亦皆為開卷起筆語)也、德川氏贊云、源平以来治少亂多、是自一篇收結之語、一起一結、足觀其為首尾、是作者微意也、故十九篇可合作一卷讀、

篇々筆帯煙雲、風調絶世、自司馬遷河渠書贊得法来、子長用之全篇、子成散布各處、平氏贊余嘗西遊長門、又抵肥後、源氏贊余嘗踰函嶺、一則在起、一則在結、而新田氏贊挿之中間云、余居平安、至於楠氏贊、双峙首尾、成常山蛇勢、隨處散布、唯其所宜、蓋自憑吊感慨、高寓興趣、使讀者神遊其間、是此老長技、

平安之事、一出新田氏、再出織田氏、三出豐臣氏、西遊、一出平氏、再出北條氏、東遊、一出源氏、再出德川氏、此老風流生涯、故所在發露、無一見没了者、妙在散出諸處、能使觀者無厭重複、

每篇自些少處入手、兩三層之後、乍擒本題、是文章家無中生有、空中樓閣手段常然、然源氏後北條氏及織田豐臣氏諸贊、皆自遊覽若故老之語著

提筆後、即論到治亂盛衰、成大文章、如泰山之雲起於膚寸、不崇朝而瀰漫亦合、是為宇宙偉觀、

子成居平安、與薦紳諸公交遊、如日野亞相、其所最蒙親暱、觀遺稿所載書牘可知、果爾源氏贊所謂吾聞之薦紳之家者、必當有所指、後北條氏叙論、論天下形勢、據遺稿其説蓋出於古川翁、而上杉氏贊與米澤人士交遊、為余言如此、亦當有其人必矣、雖不的知其出誰某、子成不没其美、不私其説、概此類也、

山陽為將門脩此史、以傳七百年天下英雄、譜天下侯伯、而自己家傳不與焉、然余安藝人也一句、叙之毛利氏贊、叙居平安於新田氏、叙數往来攝播間於楠氏、叙東西遊於源平氏及德川氏、而叙其父於武田氏、分明是以論贊十九篇、為己家譜、是此翁弄狡獪處、其胸中有奇算、能使己與天下英雄侯伯、共偕不朽千秋、讀者或不之覺也、(叙論、余聞之薦紳之家、及北條氏、觀鎮西士人所藏元寇圖卷、上杉氏、余與米澤人士交遊之類、亦皆家譜中語也)

論贊必以顯揚其美、為義例、若有不美處、乃揭之別處、如論源氏猜忌骨肉相食於平氏閨門不失懿親邊、清盛暴悍、頼朝雄猜於楠氏勤王奉公邊、比

比皆是也、余始讀而知義例然已、及讀而至末尾一贊、始知其意所在、蓋為當代脩國書、每有所論述、不得不諱禮也、故篇々止於頌其功德者、豫為逃路、及到末尾、既有所頌、不為諛辭、又有所諱不為曲事、唯其無次篇、是其所以止於頌贊、布置深遠如此、

史論別有一道、不可不為千古言者、輙向文章餘波處、特下一二零碎語為頓挫、第一敍論云、國勢之推移、有非人力所能維持者、為當時武門為治留餘地、楠氏贊云、抑正閏雖殊、遂歸於一、乃明南北

混一既為大一統之　朝廷、其源出於南朝諸將之力、後北條氏敍論云、若曰四氏所據孰非王土、為天下二百七十侯伯發之、亦有慈雲覆物景象、此老立言著書、深為千古存防慮、於是亦可見焉、

論贊不甚為高論、翁自言之、（乃見例言）蓋言其所不當不言、而不敢引三代六經、律近古英雄、故引詩者、止於平氏、引孟子者、止於毛利氏、引齊桓晋文者、止於織田氏、乃如第一敍論議中朝摹彷唐制、是以東方一種旨統、壓倒唐虞三王、皆出尋常儒流意表、織田氏敍論、是論封建、柳宗元不可不引、引之

乃止一句、且反其議論而曰、制勢人也、故山陽議論、都無陳腐糟粕之嫌、要之、文以識力為主、識力明、則氣魄大光燄長、不求巧而巧、不求奇而奇、是之謂真巧真奇、

制勢人也一句、與第一敍論、國勢推移、有非人力所能維持者、意如相反、而言各有所中也、讀者遂不得執一以廢一焉、

凡天下諸大議論、不過十數而已、王室興衰之由、第一敍論盡之矣、賴朝以來成宇宙未曾有之國勢、則不可無創不得已之事、立不可踰之限一論、乃

源氏贊論之已備、外冦不可不攘、帝國不可不保、北條氏贊所論乃是也、既是幕府為治、其下官號之事不可不論、足利氏贊所論是也、他論形勢分合、論兵體變遷、論封建始末、此間治安之術、蓋備於此、獨攘夷一論、今日海宇形勢之變、千古所無、似有未可一切武斷者、然是吾正議、固不可無一焉、讀此數篇、咀華吐粗、亦可以為名士矣、學士亦何必讀數百千卷之書哉、

一部外史刻苦處、標新田氏於正記、以楠氏為之前記、而使足利氏無前記、凡此數者、皆其特例、一則

扶植綱常、一則誅戮亂賊、為千古微顯闡幽、與西山公列大友皇子於帝記、列神功后於后妃傳、同一勲造事、若夫此老得意筆墨、自織田豊臣至末卷、凡元龜天正間事蹟、比々皆是也、而論賛亦準之、議而到此、千歳補袞、真為本邦添得一部書也、

楠氏賛中所謂以天下之重自任、伊尹也、感激値遇以身許國、諸葛亮也、以赤手障江河、回天日於既墜、郭子儀也、造語不苟、慎其所擬如此、由之推之、下文雖古大臣、何以遠過者、亦皆有所暗比可知、如南風不競四字、下得穏當確切、雖引古語、吻合如此、所以為子成也、李王諸公、好扭捏古語以為巧、只務摸擬剽窃、文無精采、引用典故者、可不如此乎、平氏賛、不學無術四字、亦自漢書霍光傳来、以此論平氏、固其宜也、然不謂重盛為有學術、而曰除重盛之外皆不學無術、説得精到、毫無語病、自非酌量精切、不當的當如此之切、

凡著書作者胸中先有成法、然後叙為紀傳、述為議論、而注脚亦備其間、不待他人解説、如外史記近古雄長、纔傳四氏、而不為西南諸家立其傳、其意余讀後北條氏叙論而得之矣、蓋中世以来、吾邦

風氣東漸、西南諸地、不足關於天下治亂、故附其傳他卷、所謂股耳脛耳一句、斷盡其意、子成自作例言、亦謂如里見佐竹伊達最上之於東、大友島津龍造寺長曾我部之於西、其言圓活無礙、不使西南諸氏怪其無傳、畢竟此翁老狐、精巧於騙人、讀者宜唾眉而觀、

引用典故、必期精確、不以博該為誇、不以對儷見巧、故所引不拘和漢、平氏之引菅公、源氏之引莽操、懿卓、楠氏之有伊尹諸葛亮郭子儀、新田氏之有朱李邈佶烈趙藝祖、足利氏之晉文霍光、武田上杉之孫呉趙魏、又毛利氏之有孫堅及權策、織田氏之有桓文、豊臣氏之論女直韃靼及愛新覺羅、德川氏之論曹操劉備袁紹、後世雖有百韓愈、不能推敲一字、無他、以其擬得精確不可復易也、其最不可及者、如新田氏山靈之祈、其事不無迂腐之嫌、故引邈佶烈先成其地、因免世俗膚淺之誚、且其絶妙處、在不引之德川氏賛、而引諸新田氏賛上、蓋引之新田氏、乃使新田氏忠孝流澤埀裕後代、若或不然、而引之德川氏以賛之、人將議其諛與愚、山陽唯有個權度、故引喻取類、皆足以振

切題面、或譏山陽以博徒論太閤、嗚呼、是論英雄、
其論必當磊落不羈、然後能稱其人、總之賢豪文
章、非庸衆人所宜論也、
凡他人文章、輕用典故、事苟相似則列之、不復問其
前後左右、如先生則不然、贊新田氏列朱李者、以
別有克用存勗相類、而邈佶烈、而趙藝祖、層々相
類比々相近、故列之以証其事、毛利贊亦然、故其
列孫堅者、以別有類策之吉川、類權之小早川、不
獨其以關西抗織田氏之與孫氏據有江東以敵
魏武相類、而下又論到孫皓、以了其局、是其所以

雄壯沈欝也、
平氏贊、似自淮陰侯傳贊變来、北條氏敘論、用北畠
氏書疏成篇、前後添襯己文幾數行、體裁粗似東
坡表忠觀碑、楠氏論贊、即以孔子世家贊為粉本、
局面較有大小、是為異耳、
山陽議論、言其所不當不言、論其所不當不論、不敢
高談、漢土聖賢以律本邦君臣、亦必視世態與國
勢、故能超然出於腐儒常談之上、至於第一敘論
所論大旨既已原吾祖誥廟謨、豈所借於堯舜三
王哉、故能於典謨雅頌之外、別開一道言談、蓋東

方一種風氣、凝為文章、其實皆乾坤精華也、岡部
本居諸子創立國書之學、欒以神明立言、故其旨
雖高明、不免有悠謬荒誕之誚、山陽政紀斷自神
武天皇、而此書論武治以来得失、是其見在人道
與政術也、由此言之、本邦人道政術之學、乃自子
成始、而自今日始也、
外史論贊十九篇、譬諸行旅、敘論是首途、已經多少
艱辛、平源皆名山勝蹟、行至楠氏新田氏、絕險極
矣、至足利氏、既踰絕險、故其氣少退、文氣平坦、或
由於此、然至其後記、事在元龜天正間、古今極奇

運會、蓋其阨塞處、織田豐臣二贊所以絕奇、比至
德川氏、則真是馬頭米囊者、乃行出褒斜作也、有
無限客愁、今日散意思、文氣自然如此、
公之議論、得之於彼、而發之於此、如北條泰時既定
禍難矣、諸大處分莫不由己、一段暗以小松內府
之事教之、但內府之事、出於一時權宜、不可以訓、
然泰時之事、天下無前大變、故以此教之、亦山陽
一時權宜、其不曰小松內府者、是其斟酌得宜、新
田氏上計、擬以賴朝、論中有明文、不論可知、即如
次計、以陸奧泰時及甲越二公擬之、但其滚々議

論、泉湧潮來、行於所行、止於所止、不必說其事其蹟、而能翻陳為鮮、翻故為新、此老別有化工手雌黄口、故其伎倆至於如此、

外史語中、其特筆處、雖敍事亦有議論、如新田氏結語、歲再周庚寅而大興、事詳於末編、織田氏識者以為其流澤遠出重盛之忠孝、近出信長之功德、上杉氏而上杉氏作事、變伎信義、是其所以獨存至今也、皆自世道人心起見、故其書能具憂國愛君護民三者、況議論文乎、平氏贊、且自將門一伏誅而後、世無復覬覦神器者、源氏贊而不敢失臣節以終其身、北條氏、昔者平清盛源義仲、並稱兵抗上皇、皆除讒人而已、不敢遂其幽囚之計也、然猶不免誅滅、新田氏、老賊之骨朽腐已久、十三世之室町、徒見市塵迷離、索其斷礎、不可復識矣、及後北條氏、收攬人心、武田氏、教民有素、毛利氏、由於元就父子之高誼、或以防微杜漸、或以勸義勵節、其裨益名教、關係非小、孰謂文人筆墨、為無用之物乎、

北條氏以陪隸、管天下兵馬百年、源氏既絶之後、不可無一後記、故為北條氏設單一卷、亦不得無敍論、既著敍論、其好處不可沒了、而北條氏之美、子成不喜為動筆舌、於是用北畠卿書疏論之、以代己筆舌、用意更密、此是子成一生抱負處、

楠氏贊、夫知天下之不可為而猶留其子孫、不可為三字、原於晨門贊仲尼一語、世說者以晨門此語為譏仲尼者、不達於一部廿篇義例、七百年來、未有明於此義者、觀子成所擇之精、其深於經義可知、世或謂山陽無經學者、吾不信也、

論贊十九篇、其粹然者楠氏、天下無復異辭、必矣、外此其不可及者、新田氏三計、蓋子成胸中鬱律、借此傾吐、皆為天下傑篇、而橫絶千古者、織豐二贊、他如第一敍論、如後北條氏織田氏兩敍論、武田上杉氏贊、固是此間有數大文字、自邦有漢文、未有此文也、翁嘗書史贊雋有云、史氏本主敍事、不須議論、特疏已立傳之意、又補傳中所未及、而有儔筆躊躇、俯仰古今處、足以感發讀者心、是論贊所以有用、子長以後、必得此意者、味子長以後必得此意者一句、子成自許處可知、與韓昌黎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同一抱負語、世之讀論贊者、能會其意者、果何人耶、

山陽論贊諸篇、文各稱其人、如楠氏贊、有瑞鳳祥鸞之風、織田豐臣氏贊、有蟠龍虎之狀、品格不同、互有姿態、（毛利贊、與楠氏体格相類、織田豐臣起筆慶、文氣相近、他篇皆異樣異色、無一相類）者、古人評右軍之書、書樂毅論太史箴、體皆正直、有忠臣烈士之象、告誓文曹娥碑、有孝子順孫之象、逍遙篇孤鳫賦、迹遠趣高、有拔俗抱素之象者、蓋近之矣、

或問外史論贊孰最佳、余謂譬如花、梅花清高、桃花夭艶、而牡丹芍藥富麗、如自競妍競芳、不必換默涉以對香色、故如四氏小品、亦皆擅場、況於大局

面者乎、其閒粗有覇氣者、亦稱其時情世態、唐子西所謂司馬遷亂道却好者是也、徳川氏一贊、子成自謂學歐陽公豐樂亭記、未能佳、然起筆一段、描盡太平氣象、不減粉本、其下隨議論竄臼者、真如自評、而其論有當時不可無一者、後人未可輕批其價焉、總之山陽之才、其俊類東坡、其敏過潁濱、而加以老泉恠奇、生在十洲三島之外、大嶽名湖之氣育之養之、所以文極絶奇、

論贊十九篇、有在彼褒之、而在此貶之者、如小松内府、在外史賢之、在政紀黜為罪魁、北條泰時、在語

中賢之、在論贊貶為大罪、故同一贊也、源平二氏於本篇各美之、至楠氏則並罪之、唐人有咏柳詩楚王宮裡三千女、饑損蠻腰學不成、是使美人輸柳、如咏美人、則亦應使柳輸美人、是為詩之尊題、故文章亦有尊題、而論贊之有一褒一貶、殆此格也、世說者不知論有尊題、謂賴襄巷心、可謂傖矣、唯傖也、故不知史家各有文格義例、因為此論摘氏贊、比之姦雄迭起、僅傳數百年者、其得失果如何哉、一句上有照應、乃指足利織豐三氏言之者、彼不知文有呼應、乃不識到此處、使人捧腹不耐、

國史論贊評點卷下終

長用燕　著

明治十年四月廿五日

版權免許

長嵜縣平民
版主　長川新吾
牛込南町拾七番地

發兌

日本橋通壹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

同　三丁目
丸屋善七

書肆

小石川大門町
鴈金屋清吉

本莊一行 編

世皇朝史論

明治十一年（一八七八）文海堂刻本

明治十一年（一八七八）

文海堂刻本影印

近世皇朝史論序

天下之快事弗一而足矣喫炒豆罵英雄物徂徠特以為一大快事天下之樂事弗暇口數矣飲丹釀論興廢賴山陽獨以為一大樂事徂徠山陽皆一代碩儒而罵英雄論興廢概出于炒豆丹釀一喫一飲之餘後之讀其史論者如覩聞其口角噴沫鼻頭生風呢々談論愈出愈無窮豈不亦天下一大快且樂事乎哉乃者筑後本莊氏蒐羅近世諸儒之論說敘議參錯附以己論斷題曰近世皇朝史論又俾讀者如覩聞羣儒會于一堂口角噴沫鼻頭生風相俱呢々談論之狀豈不亦天下一大快且樂事哉今本莊氏年壯體健髮如漆黑齒如編貝其喫萬斛炒豆罵詈古今英雄以學徂徠翁所為固非難也唯予筋力老憊頭童而齒濶不唯弗能喫炒豆又弗能詬詈英雄無已則亦將學對東山酌丹釀陶然一醉與二三會心友縱論古今成敗得失之山陽子也明治十一年戊寅第五月平安三溪菊池純識

村田海石書

凡例

一斯編專曰論而叙事、故論之所關叙事亦關、而所採諸史之文、体格各異、故今鎔鑄成文、務一其体、且事可傳、而諸史佚之、則間就記録補葺之、

一諸家之論、有載全文者、有録要旨者、有就序記傳論截用之者、要備衆説、

一諸家論文中、称将軍曰王、幕府曰朝、将軍在職曰在位之類、諸謬名分者、今且仍而不革、一從原文、但紀事、不在此例、

一余素乏鄴架、先輩之論、採集或有遺漏、儻更有所得、當俟他日而補之、

一斯編所論、起慶長三年、洎慶應三年、通計二百七十年間、要亦欲俾讀史者鑒政治之利病人物之淑慝爲耳、間亦厠以鄙見以補其逸云、

明治十一年二月　本荘一行識

論者氏名

近世皇朝史論目録　二

本荘一行之

近世皇朝史論卷之一

本莊一行　編

慶長三年十一月、葬豐臣秀吉於阿美陀峯、詔贈正位、以遺囑、設祠廟於兆域西、頗究宏麗、賴襄曰、余遊東山、謁太閤像於高臺之祠、祠門蓋以征韓艦材造之云、嘗讀韓人所記、曰、明遣使者、窺太閤相貌、矮而黑、無他異、唯見其目光炯炯射人、不可仰視、余觀其像、如信然者、嗚呼、使太閤生於女真靺鞨間、而假之以年、則烏知不覆朱明之國者、不待覺羅氏哉、蓋其爲人、酷肖秦皇漢武、而雄

才大畧、遠出其右、夫漢武乘豐富、馭區宇、不論可也、秦皇挾六世之積威、覆衰殘之六國、孰與太閤之徒手奮起、制服群雄、然其過用民力、以取絕嗣之禍者、則與秦等、彼藉累葉之烈、猶且不免、況以匹夫暴起者乎、然以匹夫得天下、非如兼祖業而重失之者、土地非其固有、故不惜分其利也、人民非其固畜、故不愛用其力也、夫其不愛民力、固足以招危亡、而不惜地利、又不可以計久安、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其禍相因也、然其初之所以速得天下者、無所愛惜也、譬如閭巷之人、博而獲大勝、使

其不勝、一寠人耳、苟勝矣、乃太揮霍之、招其朋類、醉飽喧呼、務取快一時、唯然、故暴富而人不怨、太閤起人奴、而主大國、固已踰其所望、乃遭遇變故、投機赴會、動得如意、皆初念之所不至、而四顧當時將帥、皆其儕輩、或其所不敢比肩、一旦立其上、而常恐其不服己也、以爲吾由微賤、而得司利權、苟自封殖、而不分於人、人將吾爭、而吾志不可速成也、故割膏腴、頒金帛、動擧數州之地、以賞戰功、視之不啻如糞土、彼其鼓舞奔走一世之豪傑、以驟獲志於天下者、用此術也、然吾糞土投之、彼亦

糞土受之、未嘗德我、而以爲當然、彼之所求無窮、而我之所有有盡、以有盡供無窮、其勢不得不取之於海外以塞之、於是、七道之民、裹其未愈之瘡痍、以趨不可知之地、連年無所成、而其力竭矣、而柩肉未冷、群雄各有自立之心、蓋無足怪者、故太閤之不愛民力、由其不惜地利、而其禍遂至於此、皆其自取爾、雖然、以太閤之雄才大畧、八歲定六十餘國、則以其餘力逞之海外、固其宜也、豈唯太閤爲然、當時猛將謀夫雄傑之士、布滿天下、天下已集、而其桀驁巧狙、喜事好功之心、猶未已也、譬

之鷙鷹狻狗其噬齧搏撃之力用而有餘則必至逼人故朝鮮之役是令天下群雄肆其噬齧搏撃以殺其力者也然徒殺其力而使其無所獲則彼將不復我之馴服而反施其噬齧搏撃於我嗚呼養之而不得其術安往而可也能飽之而不能節之能發縱指示之而不能収而寧之故太閤之於群雄苟制服之一時耳豈長久之計哉其所以速得天下乃其所以速失之也梁武帝有言自吾得之自吾失之無復所恨則太閤其亦無所恨耶

又曰織田氏為政雖偷一錢者亦斬所以致路不

拾遺之盛也時當室町弛廢之餘非此莫以濟之爾雖然我先王制為刑律又設明法之士論罪之輕重期於不愆錙銖誠以人命至重人主雖操生死之權不妄用之也今不問罪之輕重偷一錢者與故殺人命奪人財者仝科是何法哉夫人主可以殺天下之人而莫之禁者也人死其下者豈不可危懼唯知其殺必於有罪者而罪之輕者又得不至死是臣民所頼以安也今其所頼絶矣是不能一日相安也宜哉其遭弑逆之禍也然未足言也至於豊臣氏也則有一舉而喪先王之澤絶天

地之性奪生民之命者天智之制田授民也以三百六十歩為一段以二段為口分之田女減三分之一田一段得禾五十束租二束二把一束得米五升每段米二石五斗而輸二束二把則取米一斗一升蓋輕於二十取一也是謂正税千載而無大差者源澤之所以無窮也至天下用武力耕不給於餉蓋租歳重月加矣然源氏北條氏之間未有所大加大加者蓋始於足利氏而極於豊臣氏豊臣氏極奢侈已無比於前代及末年窮兵黷武用度益不給欲加徴租税而不復可加也於是一

變丈田之法以三百歩為一段一段加六十歩一町加六百歩積而上之千町加六十萬歩萬町加六百萬歩又就一歩各縮二尺鞭撻有限之土地以搜索無故之財利民數依舊税額百倍開闢以來之遺民剜未剜之肉浚未浚之膏血以供豊臣氏得已不已之欲豊臣氏以此取絶嗣赤族之禍其事已逝矣而其法遂一成而不可破至今為梗上下相習恬不為怪織田氏之法雖累行一時而已豊臣氏之流毒未可知其所底也憂之則如何曰此法也如商君破井田開阡陌不可還革也而

稅之重、又不可遷減也、三百畝而取三百六十畝之稅、減六十畝之稅可矣、六尺而出八尺之稅、減二尺之稅可矣、所減少、而所澤多、於民如新受賜、而於我則上謝天地、中謝先王、而下為子孫祈長久之福、誰憚而不為耶、

安積信曰、覇天下者、非必有攻取戰勝之勇也、非必有運籌出奇不窮之智也、要在於攬群雄之心而已矣、苟攬群雄之心、而發蹤指示、使其當勍敵陷堅陣、天下不足平也、若恃我智勇、與群雄較勝敗於戰鬪之間、群雄皆為吾敵、天下將何時而定

耶、然則攬群雄之心、何為而可、土地金帛、可以攬之乎、高位重爵、可以攬之乎、曰、不可、夫徒以土地金帛高位重爵為餌、吾餌有限、而群雄之心無限、以有限供無限、如沃焦釜灌漏巵、舉天下不足給之、且以此為餌、是所以待鄙夫孅人、而非所以待群雄也、士固有得千金之利、而不喜、而能殺身於一言之下者、何則有信義焉以感之也、故信義之所感、不須土地金帛而喜、不與高位重爵而服、既喜且服、雖然以我為可仗而不可叛、然後隨其有功、而賞之以土地金帛、寵之以高位重爵、彼益喜而愈服、此馭群雄之道也、豐臣秀吉嘗說美濃大澤某降之、織田氏疑其詐、欲殺之、苦諫不聽、乃退告大澤使亡去、而以身當其怒、美濃豪傑聞之、皆爭屬豐臣氏、而雲蒸之勢、自茲始矣、其與毛利氏相持、京師變起、秀吉不秘、即告以實、而毛利氏和立成矣、迄于平北陸、上杉氏未服、秀吉從十餘騎、直入越後、而上杉氏約忽成矣、夫毛利、上杉、蟠據十餘州、帶甲數萬、士馬精強、非竭數年之力、不易服、而太閤定之立談之頃、何其壯也、其征小田原、會諸將、指地圖、部署、真田昌幸在末座、秀吉進之

曰、吾以汝為山道先鋒、昌幸退而謂人曰、殿下一言、榮於百萬石矣、蓋此時、天下久罹騷亂、人情危險、雖有父、安知不虎、雖有兄、安知不狼、俔々然惟恐其叛而噬吾也、況乎敵國外患、相欺以詭謀、相擠以機穽、而秀吉獨披肝膽、示信義、或暴白大事於勍敵、或挺身入悍獷不測之地、此其所以鼓舞籠罩天下之群雄、而定大亂於數年之間者也、雖然、秀吉信義、乃覇者之微權、假焉而營其私、與聖賢作為、迥然不侔、嗟夫、此秀吉之所以為秀吉也歟、

當是時、京畿訛傳、明虜水陸大出兵、絶我歸路、人心
恟恟、德川家康欲親航海収軍、前田利家寢病、愕曰、
家康一舉足、内亂踵至、我當護病扺名護屋、卧董軍
事、諸將僉曰、兩公未可動也、藤堂高虎諳虜情、可往
収軍也、乃遣高虎抵名護屋、會新塞捷報至、十一月、
小早川秀秋以下諸將、至自討朝鮮、
○中井積善曰、予於朝鮮之役、槩乎亡所議焉、葢七
載間、非無彼善於此者、要皆不義之戰、不足言也
矣、嗚呼、當豊公時、元弘以還二百餘年、海内分爭
之亂始定、民將覩太平、而猝黷武於絶域、關西驛

騷、怨讟塞路、其丁壯暴骨、財粟耗斁、亦豈可校哉
毋論朝鮮殘破、明史亦稱、自關白侵東國、前後七
載、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中朝與朝鮮、迄無勝
算、至關白死、兵禍始休、東南有安枕之日矣、甚矣
其流毒也、夫我與明之於朝鮮也、譬如兩虎爭一
羊、羊斃虎傷、皆以自殃、悲夫、長國家者、豈可不深
戒而重慎焉哉、抑以予審彼此大勢、葢朝鮮可服、
而不可取焉、明可和、而不可服焉、若夫席當初全
勝之威、鼓行而西、朝度鳧緑、夕衝燕京、取城下盟
而還、使朝鮮稱外藩、明締鄰交、未必無成算、雖然、

海洋萬里、絶域殊俗、假令算無遺策、事得十全、果
何益乎哉、唯貽患於後嗣而已、固不如不為之愈
焉、況於一時狂謀、初無全圖者乎、
大槻崇曰、太閤征韓之役、世多議焉者、余則謂以
蓋世之雄、立無事之朝、咄々不堪髀肉之生、則外
征黷兵、亦勢之所必至、特主將不得其人、加以暗
地理、而公之齡亦從頽矣、假使其事在五六年前、
而公自任親征之勞、則轉瞬滅韓、且暮渡江、明社
之覆、未必不在覺羅氏之先也、故余嘗歷論宇内
英雄、定為四傑、曰豊太閤、曰忽必烈、曰歷山王、曰

那波烈翁、而秦皇漢武、不與焉、猗與偉矣哉、
青山延光曰、天下不能無强弱、國家不能無盛衰、
而英雄豪傑、將大有為於積衰積弱之餘、必也踔
厲風發、一新天下之耳目、然後能變衰弱為强盛、
譬之暴雷猛雨、飄忽震蕩、萬物殆為之摧碎、然後
天地開霽、日月如新、故英雄事業、不可以常理論
也、我神國當强矣、殊域震慴、朝貢相属、而彼一叛、
則王師出征、故神后征韓之後、在應神朝、則二伐
新羅、在仁德朝、則一伐新羅、在雄畧朝、則一伐新
羅、二伐高麗、在欽明朝、則二伐新羅、一伐高麗、在

推古朝、則一伐新羅、在齊明朝、則一伐肅愼、當是
時、視絶域如四境、視海濤如坦途、故徵兵四方、萬
里濟海、而天下不以為勞、其強盛蓋如此、中古以
降、王室稍衰、一變而天下之政、出於相門、再變而
兵馬之權、歸於武人、四海之內、猶有不畏皇威者、
何問海外、鬼界一小島耳、源右將欲伐之、而公卿
難之、夫以彈丸黒子之地、武人欲伐之、而廷議難
之、又何怪武人之跋扈哉、其衰弱蓋如此、源氏亡、
而王室困於北條、北條亡、而又制於足利、於是積
衰積弱、有不可勝言者矣、南北一統、而足利氏之

横日甚、彼傲然以為天子我家所立、廢立唯吾所
欲、則其有無、固不足為之輕重、而明國之大、彼亦
嘗聞之、乃謂彼土廣國富、我既不能及、則藉其力、
以濟我貧弱、此亦良策、於是脩使於明、得其爵號、
以夸天下、得其錢貨、以布天下、吁亦甚矣、當是時、
明國視我、猶藩國、足利氏視明主、猶君上、而天朝
之尊、則天下不敢復問、衰弱之極至此、祖宗之憤、
固將有所待而發焉、故織田右府興、而天下復知
尊王室、豐太閤興、而王室之尊、殆復於古、至征韓
一役、蓋將振皇威於積衰積弱之餘、祖宗之靈、實

有賴焉、顧其所以謀之者、未必無私意、然而天將
一振皇威、則太閤之舉、不可謂非天下之公也、十
萬之師、一渡海、而八道瓦解、不可謂不伸神國之
威也、而明主猶欲以一王號解兵、此亦以足利氏
視太閤、而太閤一怒、明國震駭、不可謂不雪祖宗
之耻也、皇威於是乎赫然震於絶域矣、異日、愛新
覺羅氏之并呑明國、威毒亦甚、彼豈不垂涎於我、
然長懾斂手、不敢噬蠹者、太閤之力也、孰謂征韓
一役、無功於神國乎、

藤森大雅曰、余嘗論豊公之伐韓、與秦政之築長

城一也、皆以禍其子孫、而其功又有施於後世者
矣、蓋秦政糜爛其民、以築長城、遂致天下怨叛、子
孫敗亡、然而後世禦胡虜、制其奔軼者、莫不賴長
城、為之隔閡焉、豊公興無故之師、以斬伐異域、使
我士暴骸骨於外、我民困賦役於內、以致海內懷
怨憤、雖天命自有所歸乎、其子孫亡滅弗救者、伐
韓之役、實為之禍也、然而至今三百有餘年、西洋
諸戎、雖或垂涎於我、不敢輕肆其饕噬者、豈非當
日威武嚇於四海者、有足懾伏其桀驁之心乎、

諸將遂至伏水、謁秀頼、大老慰勞之、遣就國、以喪後

人心不靖、相視未辭歸、以至翌年、當是時、石田三成日夜思舉事、與增田長盛等謀、務離間德川、前田二氏、四年、利家視家康威權獨熾、恚其輕己、欲罷歸國、細川忠興引太閤遺命止之、三成等百方短家康、示利家以蒯戴之意、忠興說利家曰、治部叛圖已兆、欲籍手於公、以斃家康、以公老且病、彼陽推奉之耳、彼一旦得志、何俟奉公、且家康之知勇、非治部比、公之所知也、公枉意以為子孫計、不亦可乎、公其計之、利家領之、使便宜行事、忠興往告家康、家康大喜、請饗之、利家乃輿往伏水、盡驩而還、家康亦往大阪報之、

利家悅、供帳極盛、而病羸既甚、扶而見之曰、我死無日、累公、善視秀賴、家康曰、公宜靜護病、如付托之事、公不役以勞心慮、

安積覺曰、細川忠興生於閥閱之家、攻城野戰、其功較著、而其尤大者、在乎調停神祖與前田利家焉、石田三成久蓄異圖、見利家老病、殘喘無幾、陽為奉之、而日夜媒蘖巧為離間之計、忠興知之、詳告利家、利家悟其姦、與神祖和好、神祖、利家和好如故、而三成計沮、既而利家薨、三成百計欲除神祖、而忠興等七將、有憾於三成、必欲殺之、神祖矜而庇護之、落職使居佐和山城、三成又欲嗾利長、陰使其黨讒淺野長政等於神祖、而歸其罪於利長、其計愈巧、而其情難見矣、忠興能探隱微、故說神祖、明其無貳、利長之冤枉、始得申理、而庚子之亂、竭力勦兇徒、徇北越以鎩三成之羽翼、此其大機關、而忠興之功、隱然在乎攻城野戰之外也、

又曰、讒人構陷善良、其術多端、增田長盛之離間神祖、利家、巧言飾詞、即楚費無極讒郤宛於令尹子常之故智也、子常賄而信讒、遂滅郤氏之族黨而禍楚國矣、利家仗義、明敏能察其姦、而納細川

忠興之諫、終與神祖、修好戮力、擁護秀賴、不然、三州之地、恐為他人之有、而子孫不能血食、危矣哉、詩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矣、

谷寬得曰、讒間之入、古今賢哲之所難免、但於其早覺、而不為彼所壞也、賢哲之異乎庸愚、天地懸絕、夫自太閤之時、至關原之役、石田氏之行讒內大臣者、其覆不億、而內大臣雖時或為動心、然其於鴻業也、一無所害焉、而石田氏卒為天下之大戮也、嗟哉、太閤亦非庸愚也、而不拔之豺虎者、其明不足歟、曰、否、特喜其諂諛也、由是觀之、二世而

宗廟不血食者、決非豊臣氏之不幸也、

閏三月、前田利家卒、詔贈從一位、利家之疾革也、奮呼曰、天下之事、未可知、吾不及見嗣君成立而死、死且不瞑、遂卒、

安積覺曰、關原記大全曰、神祖在伏見茅、召徳山五兵衛、問利家臨終何言、對曰、利家深以不見秀頼公成立而死為憾、瞋目大呼而瞑、神祖流涕感其志、後幾十年、加藤清正嘗語人曰、利家晩年頗志於儒學、太閤薨後、招宇喜多秀家淺野幸長及余、語次舉臨大節而不可奪也之章、余當時目不

識丁、不繹其義、近年讀論語、頗能通曉、在今之世、不事斯語者、恐陷不義、或謂利家不學亡術、儒釋王霸之辨、茫然罔措、余謂不然、天假之年、使之進學、則其所成就、不止于此、可勝嘆惜、臣觀此語、不特利家、清正亦知尊崇儒術、戰爭之世、皆所絶無而僅有、過於記誦詞章之學遠矣、蓋亦文運將開之兆也、

青山延光曰、大哉豊太閤之用人也、天下之才、莫不搜羅、尺寸之功、莫不甄録、瑣屑之技、莫不獎擢、微賤之勇、莫不激賞、以此誅賊、以此汛掃海內、以此鞭撻朝鮮、明國、所向莫不如意、可謂偉矣、然而至於託孤一事、則太閤蓋不能無憂、託孤、天下之大任也、君能知其人而託之、臣能當其任而不愧者、近古僅推足利義詮、細川頼之耳、太閤之時、非無人也、但天命人心、已有所歸、太閤無奈之何耳、雖然、在太閤之宿將、則不得不任其責、而當時宿將、莫如利家、太閤必有望於利家矣、吾觀利家臨死之言、蓋慨然當天下大任、而不撓其意、不為不壯、然徒為此言、於事無益、將何以報太閤乎、吾聞利家嘗招加藤清正、淺野幸長、語以論語託孤寄

命之章、此必有以也、夫大廈之傾、非一木之所能支、然在臣子、則必竭力然後已、何暇顧其力之不足邪、彼利家者、非不知豊臣氏必衰、而至於不可救也、又非不知天命人心所歸、決非他人之所能抗衡也、然欲為太閤竭力、而不負其意、則不得不擇託孤之人、夫輝元之庸才、不足以託孤、景勝之驍猾權詐、不可以託孤、三成等之詭譎傾險、尤不可以託孤、求其人而不得、誠懇有餘、而權數不足者、亦可以報太閤矣、此其所以示微意於清正、幸長歟、嗚呼、自利家之死、而天下之權、日益去、將士

之心、曰益離、大阪之勢、曰益孤、彼二人者、何能為況二人亦皆勇將、未嘗知託孤之義、將何以當天下之大任、然清正晩年、慨然誦利家之言、以陷不義為戒、則利家之所以諭二人者、蓋出於至誠、而二人亦感奮不能忘、可以見矣、二人奮區々之力、擁護秀頼、天下固知其為末、而秀頼不為無所倚頼、則未可謂大阪無人、而利家付託之意、亦為不虚、然則太閤用人之美、於是可見、而東照公亦稱清正等之忠於所事、以美太閤之知人、豈虚也哉、友部煕曰、利家織田公之寵將也、織田公之弑也、

太閤遭際攙變、一時勃起、遂陵蔑先公諸子、當此時、利家不可不與瀧川、柴田、諸將、戮力協謀、擁護諸子也、而觀柴田就死、不之救、甘為太閤所驅策焉、既已足以判其不可竭力於豊家矣、太閤之晩年、欲託六尺之孤、老算不亦謬乎、

先是、池田輝政、加藤清正、黒田長政、福島正則、淺野幸長、細川忠興、加藤嘉明連署罪狀三成、請除之、家康不聽、七將怏々、或欲竊攻之、三成變服、匿於浮田氏、佐竹義宣與三成善、自伏水馳至、曰、七子意甚急、盍依徳川氏、遂使三成乘婦人輿、至伏水、見家康告情、言自歸之意、家康許諾、七將聞三成在伏水、往申前請、各邸聚兵、家康遣伊奈某往諭之、且曰、若不見從、我必助治部、七將不得已從之、

谷寛得曰、或曰、内大臣於是乎從七子之請、則三成机上肉耳、何起他日關原大役之為、谷氏曰、不然、仁人之誅人、不得已也、而今而後、三成服内大臣之徳、知己之不當敵、而翻然改圖、使黨與皆輸其意乎、不戮一人、而天下平、且此時、豊公之墳未乾、石賊藉孺子以為口實、而其黨亦多、如從七將之請、恐動天下兵、是内大臣之所以為内大臣、而

豈容喙於其間哉、

家康見事不解、憂之、夜本多正信至焉、家康既就寢驚曰、汝有何急、對曰、治部之事是也、家康曰、我方思之耳、正信咽曰、明公既思之、不復須臣言、乃退、

柴邦彦曰、三代以後、興王之佐、漢曰蕭、曹、張、陳、唐曰房、杜、王、魏、是其盛者也、皆雄才英畧、曠世偉人矣、然其所以佐其主、而戡乱致治之術、蓋亦可窺而知焉、唯我佐渡本多侯之於東照公、其所以憑翼謀謨者、皆目語領頷而成、未嘗見其辯爭論疏顯然之迹焉、豈容攙祕策、外人不可得而知乎、抑

亦道同氣合、相投之機、冥會默契者乃爾也、世有本佐錄、云、候所手錄以告台德公者、其言一出於王道之正、而無隻辭涉權詐詭譎、蓋三代之後、佐命之臣、未聞有此議論也、蓋此其所以佐東照公而開國成治之道也夫、

先是、三成等造蜚語、構利長於家康、長束正家見家康曰、前田氏之歸也、囑淺野彈正曰、內府若南下、托享刺之、願請備之、家康驚、徵兵伏水、兵集者四千、乃入見秀頼、長政不自安、請致封依子幸長、家康許之、而怒利長不謝、遂欲伐之、利長恐、使人辨之、家康曰、

以芳春君為質、芳春君、利長嫡母也、利長出涙從之、遂送其嫡母於大阪、

菊池純曰、餌母以娶奇利者、為明智光秀、質母以結德川氏者、為豐太閤、而今又得前田利長、蓋光秀餌母、則因欲立奇功也、太閤質母、則欲屈德川氏以直混一海內也、利長以母為質、則勢急力廹出無己之餘、三氏之所行、雖其跡各異、均不免不義不孝之名、後之為人子者、亦可以為炯戒也、

家康使中村一氏、生駒親正、諭三成、辭職罷歸、初三成與上杉氏老臣直江兼續善、告以大事、又僞作諸候盟書、示之、使兼續動景勝、極言倚重之意、景勝忻然應之、三成容傳書於同志而盟、乃罷歸佐和山、家康恐途有變、令結城秀康等護三成、七將果欲要擊之、聞家康備之而止、五年、奥羽、上野、土寇競起、東國諸候捕之、囚人皆言、為會津所誘、東國呈變報者、項背相望、家康遣使促景勝西上、景勝不報、却論其背太閤遺命十罪、於是、家康決意伐景勝、景勝大募兵諸道、

○本莊一行曰、景勝兼謙信遺業、據其故資、豐太閤一旦奪其父所辛苦經營者、以移之東陬、景勝之心、豈一日忘舊封哉、而為豐家盡力不顧其身者

何也、曰、是非盡豐家也、所以自為也、景勝才力、固非輝元、秀家比、而帶甲數萬、屹據巨藩、尚足以爭衡於中原、雖無三成誘之、亦將視釁以乘之、故景勝之擧兵、非特三成誘之、景勝自為焉耳、景勝豈盡力於豐家者乎哉

六月、家康將軍至伏水、命鳥居元忠以留守、使松平近正、內藤家長、松平家忠佐之、元忠老且病足、扶杖而入、拜曰、東征大事、請使家長、家忠皆從、留守任、臣與近正而足矣、家康曰、時變難測、我危其少、又何減其員、答曰、主公既東、而上國無事、則臣二人亦有餘

矣、萬一畿甸有事、此城斗入敵地、四人戮力、亦非所能保也、臣唯有一死而已矣、家康壯之、談話至夜半、元忠辭曰、主公明朝晨發、請少就寢、若有緩急乎、臣拜公顏、今日耳、將起、而足彌痺、命左右扶而出之、悵然目送者久之、

中井積善曰、懿哉君臣相與之厚也、其孚誠相感、與豐太閤威力駕馭之方、不亦異乎、元忠審勢而量敵、大君擇器而善任、咸可嘉尚焉、抑元忠既決志于死、而雍容如此、可不謂偉丈夫耶、

七月、家康歸江戶、諸侯應募而會者百餘名、大谷吉

隆亦自敦賀至、宿垂井驛、三成使人要之、告謀、吉隆答曰、治部有此謀、盍要家康於路、與長束夾擊之、今使彼東還、是放虎於山也、治部忌刻自用、衆心必不服、賤毛利浮田、待東方兵若長驅突其後、事或可僥倖、今若舉事、彼必捨會津而忽來、事必不成矣、是卻謀嗣君不利也、我且止之、乃往佐和山、反覆辯論、三成不聽、吉隆歸至垂井、曰、事既至此、見其不成、而棄之、我不忍也、復往佐和山、三成大喜、

大槻崇曰、在西軍諸將中、我獨有取大谷氏桓々俠氣也、夫既知石賊之事萬不成、而反覆言之、不聽、則曰、見其不成、而棄之、不義也、是其俠氣、與他諸將受一時誑誘、迷亂助賊者、不同矣、

毛利輝元、遣吉川廣家、僧惠瓊、將兵而東、廣家至大阪、遣惠瓊問三成、三成告謀、令歸誘輝元、曰、奉以為大將、惠瓊還大阪、說秀元、秀元不聽、反覆說之、而後從、秀元乃馳人報輝元、曰、是家君興家之秋也、輝元喜、振袂而起、將兵四萬、即日發、

中井積善曰、黃門氏忘賢叔遺誡、信姦夫簧言、甘為戎首、爭衡於中原、卒以貽異日衰弱之殃、當是時、保守四境、修其政刑、審天下之變、以決去就、則

十國之封、孰加朘削、豈不惜乎、惠瓊一言誤國之罪、亦有不容誅者、書曰、仡々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々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可為藝之明鑒矣、

輝元至大阪、三成等推為盟主、浮田秀家、小早川秀秋、島津義弘、立花宗茂、小西行長等四十餘名、前後會大阪、益募兵諸道、步騎総十五萬、舉國應之者、三十六國、

中井積善曰、傳有之、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潛回讒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

奇、予還觀三成、其為窮奇也多矣、其可以投四裔禦魑魅也久矣、西土候氏是崇是信、卒以共禍敗、悲夫、

是時、諸侯妻孥在大阪、三成議將收之城中、池田輝政、黒田長政、加藤清正等妻孥、在各邸者、聞變先遁、三成乃使人圍細川氏邸、忠興妻明智氏令子婦前田氏變服先遁曰、彼必物色索我、々不可伴出、當取別路、既而圍合、明智氏謂諸臣曰、妾不負嗣君也、有兵即至、謹勿與鬪、既命鎖門、縱火自殺、明智氏光秀女也、光秀作亂也、忠興絶昏出之、落魄數年、艱苦守

節、太閤哀其志操、喻忠興復之、

安積覺曰、忠興夫人明智日向守光秀之女也、及光秀弑逆、忠興出之、流落丹後村里、後以太閤之命、為夫妻如初、當其時、諸侯之妻、入見側室淀夫人、忠興夫人、恥其父為逆、託事辭之、其志固已可稱焉、及大阪奉行逼之入城、首唱死節之大義、晉沈勁死於洛陽之難、以徇邦、君子不以其父充為累、而稱其變凶逆之族、為忠義之門、丈夫既難得矣、况在閨閤之人乎、其恐陷犯上之罪、嚴禁部兵、不得拒鬪、臨難周摯、自處決烈、慷慨赴死、從容就

義、可謂兩得之矣、

菊池純曰、大凡古今閨媛、貞淑、能守柏舟之義、而不失關雎之德者、太姒、共姜、以至於軻親陵母諸人、留美譽於竹帛、垂芳裕於後昆者、弗遑口數、而吾邦亦有與之相比肩、不多遜者焉、袈裟於渡邉亘、静姫於源判官、其佗真田之母、原氏之親、其節烈俠義、不知白刃水火可懼、視死如歸者、亦不遑指屈、其尤翹翹者、則為明智氏、抑光秀弑其君、殺其母、天人所不容、固不待言也、而其女明智氏以為逆家子、為其夫所逐、流離屯邅、具嘗艱苦、

既而豊公憫其苦節、媒而歸復其夫家、誰得不謂之再造之幸福乎哉、雖然、明智氏貞烈、豈偷活草間、以利富貴者邪、獨忍辱含垢、以至今日者、不獨其子幼孩能然、蓋有待可死之時也、今夫婿東行、三成謀反、威以甲兵、此可死之時也、故從容指畫、豫脫其姑婦、一死以挫姦賊心膽、以決夫婿向背、比諸軻親、陵母之貞且烈、有過無不及也、夫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而有禹、今以叛賊亂臣之光秀為父、而有如明智氏之賢、明智氏一死、庶幾足以洗雪其父兄闔族亂臣賊子之名邪、孔子

嘗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不舍、嗚呼、光秀而有此女、奚翅騂角之犂牛子而已哉、宜矣、其為山川鬼神所寵禮耶、

七月、浮田秀家等以兵四萬攻伏水、與松平家忠戰破之、遂圍伏水城、家康在小山、聞伏水變報、召秀忠秀康及親臣問謀、本多正信曰、諸將妻孥在大阪、心不必固、不若悉罷外兵、鎖函根、以觀天下變、井伊直政進曰、姦人作亂、自速覆滅、主公宜乘此機雷奔而西、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區々守函根、非臣所知也、作色而起、秀康亦贊其議、家康曰、善、遣秀康迎直政、而畢前議、且日傳令勒諸將、定部署、

大槻崇曰、誰勸君王回馬首、真成一擲賭乾坤、昌黎此句、殆如為此役設者、而照公之勝算、早已定於東征之日、而返旆西討也、驅逐群雄、如臂使指、戰未半日、而敵衆奔竄、天下既歸於孤掌矣、自古勝敗之速、未聞如此役者也、顧本佐州之智、而不察乎此、何耶、豈其深於文法者、暗於兵機歟、

真田昌幸率兵至狗篤、三成、吉隆、馳書招昌幸、昌幸與三成有故、且次子幸村為吉隆女婿、而長子信幸曾質於德川氏、頗得寵遇、娶本多忠勝女、於是、昌幸召二子、謀之、信幸曰、兒受內府殊恩、既列臣籍、背之不義、假令家君與幸村在彼、兒獨在關東軍、三成敗之日、猶足以贖父弟之命、幸村曰、兒蒙故太閤再生之恩、今而負其恩、是士之所耻也、若我軍有敗、死固其分也、何累阿兄、信幸怒、昌幸曰、汝等之言、皆有理、今日之事、恐出三成等傾軋、舍邪從正、信幸之志也、為嗣君死、不為內府生、幸村之志也、欲東者東、欲西者西、而我與西者、乃使信幸從關東軍、與幸村歸上田、路過信幸邑沼田、欲問其妻孥、本多氏辭曰、昨為骨肉、今為仇敵、妾仇人之孥、大人幸無以妾為念、攘

而不見、昌幸歎曰、不耻為中務之子、

本莊一行曰、士而無志操、不足以為士也、夫守道則遺利、從利則違道、道豈有二致乎哉、二子之異其志、昌幸宜辨論義理當否、而闔族一其歸、使信幸東、是與父子兄弟推刄者也、何其滅却義理之甚也、蓋其設心以為今日之事、成敗未可前知、不若各分離東西、為兩全計、西勝則依幸村、東克則從信幸、百歲之後、我鬼亦應賴以無飢、已則視利所大、而博之而已、若使昌幸不幸而無子乎、依西而摟東、結東而通西、亦未可知也、夫一女子而摟

両夫、良士不娶焉、一男子而結二君、賢主不臣焉、況両軍決雌雄之日而博利於其間者乎、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徳、昌幸之謂乎、

鳥居元忠之守伏水也、増田長盛遣人説元忠曰、子宜致城去、何苦死守孤城、城元豊臣氏之有也、子捨而去、孰有敢議子者、僕與子有舊交、故以告、元忠對之曰、寡君以此城委僕、僕不敢失墜、子若思舊交、宜勵僕死守、而却教逃計、不亦異乎、使者歸報、長盛歎曰、惜哉失忠臣、八月朔、松城失火、敵兵乘之而入、上林政重死之、松平近正與小早川氏兵戰死、島津氏

兵攻西城、内藤家長射殪數人、身亦被瘡、遂縱火自殺、松平家忠等戰沒、兵遂迫牙城、元忠鼓衆登陴、矢丸雨注、殪敵數十人、小早川氏兵以火箭焚城樓、城兵皆力戰而死、雜賀人鈴木重次踰屍而入、元忠伏劍而死、重次獲其首、

安積覺曰、捨生取義、見危致命、固人臣之大節、而能蹈之者鮮矣、鳥居元忠、松平家忠、内藤家長、松平近正、當留守之任、守伏見城、四將誓心天地、捍禦大敵、孤城無援、内有反者、勢蹙力殫、而志氣不撓、裹創揮槍、伏正而斃、其忠勇壯烈之氣、炯々上貫霄漢、真足以植綱常而扶世教也、家長之子、小一郎弱齡勇決、可謂不忝爾所生矣、或咎元忠不通權變、而拒豊臣秀秋島津惟新之歸款、以致城陥、非也、元忠豈不知二將入守、則城可以全、衆可以生、而轉危為安哉、誠慮敵多詐謀、萬一見欺、則上無以報神祖、下無以見士卒、寧喪元而不忝、故守大經而不為動、此乃所以為人臣之勸、而或者權變之説、非所以垂戒後世者也、家忠三世死節、世無其比、祖好景死于中島、父伊忠死于鳶巣、而不許家忠從死、釃酒為別、勉以忠義之言、家忠

克守遺訓、不墜家聲、壯烈殆將過之、林學士恕碑之、擬宋康保裔三世殉難、宜矣、四將子孫、世居方面、以齊藩屏之寄、旌忠褒美、疇庸之典、既厚、而四將之烈、垂于不朽矣、

中井積善曰、嗚呼、鳥居氏諸人之節、與顔常山、張睢陽、肝膽相炤、奇矣哉、至於鳥居氏決死於受命之日、終始從容、處大事如辨家冗、實可謂雄偉不常矣、且以孤兵當廿倍之衆、挑其兇猘之威、以支驀然東下之勢者、旬有餘日、武亦多矣、力竭勢挫、闔城殉之、臣子之責已塞、無復遺憾焉、予也以後

事觀之、石賊不踰大垣而東、我前軍平行達清洲者、夫旬月城守之餘烈、暗合之然、非惟一死之潔也、抑關原之慶、財在一月之後、天下歸囊、善人是富、而獨俾斯諸人不覩盛業之成、此雖其所自分、而予也竊歎惜焉、予又聞之也、豐公之經始於伏水、務究壯麗、至於黄金甃井、鳥鬚飾橋、是役所燒殘、嘗修復舊、及元和季年、大阪閉鎮、特徹之、遂成荒墟、土人乃鉏爲麥隴蔬畦、又多種桃、春時山谷張錦、人爭遊賞、呼爲桃山、爲一勝區于今、其見於詞章不爲少、而東涯伊藤氏詩曰、金湯變作桃花塢、遠近霞蒸十里紅、吾先人詩曰、欲問鬚橋金井跡、桃花深處野人眠、一時傳以爲絶唱、予亦嘗遊覽賦曰、千疇綠浪殷墟麥、十里江霞晋代桃、夫勝國之事、風人因興感、固其宜矣、但鳥居氏大節如此、而偶未見頌及焉者、恐無以慰忠魂於地下、故予後登臨、追和東涯韻曰、鳥翁殉國鋒端血、染出昇平萬樹紅、詞雖陋也、其意則殆乎詩史之遺云爾

織田信秀優柔窮奢侈、及東奥事起、家康促其出兵、國用空耗、彌月而不能辨、當是時、三成專募兵四方、使人誠秀信曰、兵將東、岐阜當其衝、公宜早決意、秀信懼、老臣木造具康諫曰、治部奸豎也、不可輕信、主公故右府公遺孫、於豐臣氏有怨無恩、德川氏公之姻戚、而小牧之役、見義不改向背、其意在復我、請早與治部絶、以結德川氏、秀信遲疑不斷、三成預造金幣、以待召募兵、於是納僞金百枚於秀信、且約以他日益封、秀信喜應之、既而關東前軍來攻、秀信禦之木曾川、關東監軍部署諸將、令福島正則渉尾越川、出其面、池田輝政乱河田渡、擊其背、正則與輝政爭先、二監諭正則曰、公已爲先鋒、誰敢爭之、又說輝政曰、公德川氏之婿、當此時、宜務爲婦翁畜其利、何爭之爲、初東軍之西上也、以封近畿甸者爲先鋒、正則第一、輝政第二、其他以次發、直政忠勝爲先鋒監軍、於是輝政自上流、正則自下流、戰鬭交達於岐阜、秀信分兵守外郭、具康曰、兵寡而分之不可、請撤外郭、而併力於城中、不聽、具康歎曰、織田氏亡、其在今日、及關東諸軍鼓譟競進、城兵益沮喪、秀信窘蹙乞降、終遁於高野、

中井積善曰、石賊之難、天下侯伯不能無病於去就矣、蓋憎姦而東焉者、嫌於負豐家、蔑要盟而西

焉者、疑於奬乱、或牽於情、或拘於勢、而内又懐一
身之計、宜矣、其難察乎順逆之機也、當是之時、無
之數者之惑、斷然可東、而斬黨賊類、不得容喙、心
事暴白、不愧乎天下後世者、唯織田納言爲爾、木
大夫所諍、吾無間然、若能幡然自奮、仗大義而首
當賊鋒、則清洲爲後援、萬無傾敗、且也、凡豊家蹤
属、多其舊臣、卽馳檄四方、喩以名分、孰不聳動、儻
關原大捷之日、固請大君、整旆臨大阪、責以豊氏
前日愛我者、叱孺子、移諸鄙、約以三十万石之封
乎、辭嚴義正、而彼大阪塗地之餘、風鶴皆兵、敢不

惟命是從、抑此則雖大君威力、猶且有難處焉者、
惟在織田氏、獨爲不用顧忌、出乎爾、反乎爾、天下
悪乎執咎、然後退守藩服、示以雪先恥、而無覬覦
之心、則大君無復西顧之憂、元和之武、而或偃於
斯時、使大君閑至治定鴻猷者、綽然有餘年、豊氏
鬼亦將賴以不餒矣、其盛勲偉烈如是、大君亦不
得不待以不次之賞焉、乃濃尾舊疆、必不屬他人、
而王朝之班、永不居賀蘆之下也、惜乎、從功之輔
弼、始焉國計之匱、不克成師、終焉陷於賊謀、噬臍
靡及、進止狼狽、自取顚覆、以貽嗤於千載、其愚弗

可犯也、古者有誌、曰、一姓不再興、良有以也、噫、
安積覺曰、將帥爭功、愈戾狼鬪者、自古多矣、晉之
王渾・王濬、宋之沈田子・王鎮悪、隋之韓擒虎・賀若
弼、是已、渾將攻濬、田子殺鎮悪、若弼至相詬挺刃、
亦已甚矣、然提鼓擁金、制三軍之死命、自非有藺
相如・馮異之德量、則鮮能遜讓功矣、福島正則・池
田輝政、爭岐阜之功、幾至交鋒、苟非井伊直政・本
多忠勝之正告曉譬、則田子・鎮悪之禍、殆將起、當
時兩雄倶斃、而乘其弊矣、由是觀之、神祖以二人
爲軍監、豈啻料敵制勝而已哉、亦欲調停諸將、而

師事在和也
伏水之陥也、西軍使織田信雄入清洲、擧兵、誘以復
舊封、信雄心懐家康舊誼、而恐西軍勢焰、辭以無兵、
西軍乃使贈金幣以募兵、信雄心動、濳召秀雄、秀雄
驚愕、辭之、不聽、尚持兩端、及事平、家康曲宥其罪、信
雄終自匿京師、
菊池純曰、織田信雄可謂不知恩者也、先是、信雄
爲羽柴氏所逼、窮困求援于東照公、公以右府之
故、爲出義旅、大破西師、所謂蘸于死而肉于骨者、
其恩義之重且大、海嶽不啻也、然而爲其奴所紿、

瘡痍未瘳戰血未乾又與之媾和何其不知恩之甚邪及關原之役興東有上杉氏連其尾西有毛利氏蹴其胡前蹴後連東照公進退可謂谷矣當是時令信雄翕歟則已矣苟人邪安可不奔走疾呼竭盡其心力報其恩義乎哉令不仇可仇之仇不報可報之恩規區々小利甘屈膝于奴僕之輿臺何其不知恩之甚邪曹孟德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昇兒子豚犬耳吁嗟織田氏何其豚犬之衆邪

初九鬼嘉隆使其子守隆從東興後已而與西軍通屢出水軍攻畧伊勢尾張海瀕守隆之屬先鋒西上也次畔乗遣使者諫嘉隆嘉隆怒逐使者守隆聞家康西上忍逗撓之罪以其兵攻鳥羽與嘉隆戰述戰狀於路次家康不懌

中井積善曰舊誌有言守隆氏歸嚮之深至於豎父交鋒而大君弗懌者獨何與吁嗟此其所以弗懌也學湮道喪人昧於大倫如此議者亦猶出是言可哀也哉父子而構兵以至兩軍流血者亦莫非父子兄弟曾虎狼之群之不若也一時滔々莫辨淑慝唯大君能識乎大者其創鴻業此亦可見其一端矣

西軍圍田邉五旬細川玄旨殊死守之玄旨以和歌有名於世嘗學於西三條氏悉傳其秘訣當時公卿無知其訣者恐玄旨死而其傳絶天皇詔前田玄以解其兵天使亦臨焉西軍乃解圍

菊池純曰細川幽齋氏風流文雅擧世藉々所艷稱茶博士以為一代宗工國歌者流以為詞林領袖一器一物凡其所創造名曰幽齋好可以想見其為人卓越時流也雖然此喜其皮相而未察其心腹者之説耳抑幽齋氏所可尚者匪精於茗儀也匪妙於國歌也能當戎馬倥偬之時肆力斯文諳鍊朝章是也當是之時微幽齋氏傳室町氏禮文典故雖以東照公勵精圖治留意文學前代文物典章其何由獲徵之邪其不為緜蕞野外不徵兩生魯國當時諸侯群臣朝聘會同賀正幕府者令無敢諠譁失禮者咸幽齋氏所口授而指畫其裨益於國家豈特茗儀詞章之雄而止哉吾故推幽齋氏以為我東方叔孫通

九月朔家康將發江戸石川家成曰臣聞曆家之言今歳西方否塞請避方而發家康笑曰西方否塞則

我擊開之耳、遂發、

菊池純曰、世之主張星家之說者、往々原孤虚王相之說、卜吉擇日、禁忌厭勝、莫所不臻、犯焉者、必有天殃、是以亡論婦女老幼、恪守而遵奉之、恐怖戰栗、不唯雷霆鬼神、何其惑之甚耶、夫東家之西、則西家之東、南舍之北、則北舍之南、概而論之、庸詎規規然、問東西南北之爲乎、雖然、氓之蚩蚩、而信之、未足深尤也、獨怪堂堂正士大夫、而拘泥風水堪輿之說、豈不可笑之甚哉、先儒嘗曰、有一匹夫、來問曰、我將灼艾、不知何日尤宜耶、曰、一年四

時、莫日而不宜、莫時而不可、唯避正月元日焉耳、又問、灸穴何如、曰、四體通身、莫處不可灸、唯當忌其眸子焉耳、嗚呼、豈元日而有灼艾者耶、嗚呼、豈有眸子而灸者耶、抑此言、雖頗戲謔、亦足以警戒愚夫愚婦陷於五里霧中、終身沈迷、不知覺者乎、東照公西方塞、則我擊而開之耳、片言、可謂千古卓見矣、後之庸俗、謬信星家妄說者、宜當記此語以爲護身符也、

十三日、家康至大垣、黑田長政密告家康曰、若誘一向僧徒擾乱近畿、使彼腹背受敵、乘其內顧擊之、可

以得全勝也、家康曰、我當以威武戡定禍乱、豈仮力於衲衣哉、長政慚服、

中井積善曰、黑田氏所言、豐太閤既施於紫海之策、而獨大君斷然弗聽者、有以也矣、蓋太君英明洞見異端之害、又深知一向之教、固結愚毗、其害尤甚、蓋在參之日、其宗作乱、一朝煽動、至於親戚勲舊、畔君父而歸之、織田氏時、欲除其害、以鷹揚虎列之威、用兵數年、東撲而西燎、竟不能芟夷焉、大君親聞之熟、必有慮於後世益難制者矣、夫有勲不得不賞焉、有勞不得不褒焉、當時或資其鷹

犬之用、以邀一時之功乎、取覩之日、不能不殊封大賞、以充其欲、爾後薰灼之勢、果何如哉、乃其不聽於黑田氏、非特勝算既定、不待他援也、大君之思、豈不深遠乎哉、

十五日、家康進軍桃配、福島正則爲先鋒、陣八幡祠南、井伊直政助德川忠吉、與本多忠勝繼之、加藤嘉明、細川忠興、黑田長政、田中吉政、生駒一政等、爲右軍、陣菩提山南、藤堂高虎、山內一豐、京極高次、有馬豐氏等、爲左軍、陣牧田西、酒井家次爲中軍先鋒、大須賀忠政爲後軍、松平康長、水野勝成、與西尾津輕

等留備大垣池田輝政與有馬金森德永三法印等陣樽井備南宮山其他皆属中軍兵總七万五千浮田秀家将中軍陣天満山址島津義弘小西行長陣其右大坂兵属之大谷吉隆陣其西石田三成背膽吹山而陣島勝猛爲其先鋒陣八幡祠北小早川秀秋毛利秀元在本営朽木元綱脇坂安晴等陣松尾山址吉川廣家長曽我部盛親鍋島勝茂長束正家僧恵瓊等陣南宮山址兵總十二萬餘是日陰霧四塞家康進軍里許而霧晴三成望之曰東軍來送死也按兵而待忠吉家康三子娶於井伊氏直政率精

兵三百奉忠吉挺進福島氏士可児吉長止不進曰我軍爲今日先鋒何以爲先直政曰我與公子巡邏耳曰率衆兵者何直政不得已停其兵與十數騎馳會中軍螺聲起前軍競進直政直突島津氏軍忠吉擊殪二人而身亦傷直政力戰扞禦忠勝等尋至與島津小西大鬪

中井積善曰鄙諺云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前輩有稱此言雖小可以喩大善夫公子以貴重之身與卒伍争首功於鋒鏑之下一時大人君子皆以是爲盛烈其大者蓋闕如戰國餘習豈不哀哉兵部氏國之柱石舍老謀而用壯事亦非所聞也矣

正則進當秀家吉政一正等擊三成皆不利三成喜報南宮山使下山下擊南宮軍不動長政薄勝猛擁勝猛中丸斃嘉明忠興横突三成前軍大谷吉胤等與藤堂高虎等且戰且退於是時諸隊齊交鋒矢丸如雨殭屍狼籍秀秋固送欵於家康約内應至是觀望不發窪島某報家康曰秀秋似倍約家康怒使放銃其營試其向背既而秀秋軍轉旌下山歩騎八千銃手六百直擊吉隆軍吉隆患癩碧綃冒面而轎望秀秋旌曰豎子果爲反覆乎令曰直突中軍擒豎子

衆殊死戰秀秋敗衄吉胤等亦反兵來援高虎乗機與秀秋軍來擊之吉隆臣湯浅五介告吉隆曰精兵既盡請自爲計吉隆顧五介曰勿令敵得我首遺耻乃伏劍五介刎之以其首逃瘞之淖中遂犯藤堂氏軍而死

安積覺曰北齊祖珽病盲北徐州之乱自乗馬臨陣左右射亥者聞其盲謂其必不能出忽見之大驚散走珽且戰且守竟平其乱雖有膽畧而譏悪之鄙夫也大谷吉隆亦病盲而其志操迥出珽之上奇畧超衆勇决挺群始欲依神祖立功名而終

黨于石田三成、爲之謀主、非其志也、吉隆固知三成之無成、諫之再三、而三成反謀己決、竟不能回、吉隆守匹夫之諒、以死酢之、其經畧北國、訓練士卒、如臂使指、不攻府城、而直救北荘、馳咫尺之書、以却金澤之大軍、其曉暢兵機、皆所不及也、暨乎東西鏖戰之日、豫知金吾中納言之有異圖、選六百之精鋭、扼八千之勁兵、士卒皆懷其惠、無敢離叛者、及其戰敗、決然自屠、不受僇辱、豈非智勇出群者哉、

細川、黑田、加藤、田中等、與石田戰、未決、會京極、織田等、破大谷、而至、左右夾擊之、石田軍敗、蒲生大膳等死之、三成遁匿膽吹山中、家康令田中吉政大索、三成彷徨山間、托一民家、病不能起、乃使主人自首、吉政就捕之、後與小西行長、僧惠瓊、斬於京師、

安積覺曰、石田三成便佞狡黠、長于財利、善爲逢迎、故秀吉公擢自微賤、居五奉行之一、授以佐和山城、裁決軍國事、寵榮極矣、而其志不饜、一旦擧事、動搖關西、如敵將豊臣秀秋、毛利秀元、氏家行廣、皆知其託言擁戴秀頼、以濟其私、況如加藤清正、細川忠興、黑田長政、京極高次、亦能審其情實、豫料成敗、臣皆據實而書、班々可考、不復論列於此矣、小西行長朝鮮之役、頗著威名、徒逞血氣之勇、而不思善後之策、終與清正相軋、大爲諸將所惡、孤立無援、不得不與三成相盟、比錢塘沈充之於王敦、傅亮徐羨之於謝晦、其勢然也、及其黨賊於青野原、行長一戰輙敗、束手就禽、爲世大僇、何前勇而後怯也、安國寺惠瓊以才能有寵于秀吉公、建牙列趨勢、與諸侯等、遂忘其分、黨于三成、行長、幢幡爲旌旗、廁養爲隊伍、終不能交一矢、望風逃竄、近世僧覺有云、僧家寄跡寰中、接自物表、一切塵氛、尚當謝絶、況可貪禄乎、一切文事、尚不可與、況可操武事乎、因論元劉秉忠、明姚度孝爲佛門中萬世之罪人、況如惠瓊者、其爲大罪、又當何如哉、

西軍大敗走、唯島津義弘軍不動、秀秋進擊之、不利、義弘軍亦多死、見兵厪五百、義弘曰、見背於敵而退、勇士所恥也、故取途足猪嶺、廻東軍而南、福島、酒井、井伊兵等、追躡義弘、與數十騎、踰嶺至大阪、航海而還、

岡田僑曰、嶋津氏以源氏之裔、世有薩摩、至竜伯

威武大振、盡并九州、而惟新家久、皆雄悍善戰、所向莫不摧破、及與豐臣氏接兵、始取挫衄、然竟不失其舊封也、或曰、島津北條、皆拒豐臣氏命、而北條氏不免、島津氏獨得自全、何也、曰、二氏之罪、非有輕重也、其所以除彼存此者、蓋以其地形異歟、古稱關東八州、可以敵天下、自源氏北條氏、至足利氏、皆據關東以興焉、早雲以不世出之雄、開基於伊豆、子孫相續、遂并八州、五世養兵、據形勝之地、又與東照公連姻、他日或一翻足、則天下之事、不可測、此豐臣氏所以深忌北條氏而除之也、竜

伯兄弟善用兵、非氏政父子所及也、然其所據、遠在西陲、殆如外國、歷鎌倉室町、變故無有窺其國者、其地形險狹、不如八州沃野千里用武之地、島津氏雖并九州、然得之日淺、兵非故附者、又無強援之可忌、所以得自全也、且秀吉意已在除北條氏、則雖欲併除島津氏、亦時勢有不可者焉、何者、創業之君、討叛撫服、務存大體、使其得自新、故費力少、而收功多、若夫欲盡鋤天下故國、則人々自知不免、出死力拒之、招危亡之道也、則其於島津氏、吾未知成敗如何也、故曰、時勢有不可也、余嘗

論、薩兵勇而輕死、至今遺風猶存、亦足見竜伯兄弟養士有素焉、其謀畧戰攻之跡、多可稱道、而最功於天下者、爲征韓新塞之捷、當是之時、主沒於內、兵連於外、天下恟々、如蹈薄氷、向使惟新無新塞之捷、則韓兵尾擊躡我後、十萬軍卒爲海外鬼、未可知也、庚子之役、候伯就東師、敗還流竄失國者、不可勝數、而島津氏封土依然、雄峙於鎭西、豈不以其有大功於天下也哉、

此日、西軍首虜四萬、東兵死者、不滿四千、諸將皆賀戰捷、家康巾而不冑、於是命左右取冑、顧笑曰、諺所

謂克而固冑纓者、今日之謂也、諸君勿怠、

中井積善曰、大哉役也、一舉而天下定矣、嗚呼、其成敗之數、則斷可識矣、周易有之、在師、曰、師貞、丈人吉、无咎、動衆以毒天下、不可不正、吉也者、戰必克之謂、无咎也者、事合義之謂、我大君爵齒之隆、德望之盛、其爲丈人也大矣、以之禁亂誅暴、又何凶咎之有、自東征之初、節制得宜、總攬群傑、若臂使指、號令嚴明、以至大捷之日、秋毫不犯、則其之臨也、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律之臧、吉可知也、彼狄焉啓兵端、不得已而應之、則其坎也、曰、田有禽、利

執之、牧民者、豈容袖手觀鹿豕之傷稼乎哉、既取鯨鯢、不究罪於孤兒寡婦、威恵並行、天使郊勞、得以懐萬邦焉、則其坤也、曰、在師中吉、王三錫命、論切封拜、而善人是富、則其蒙也、曰、大君有命、開國兼家、猗與盛矣哉、賊黨以毛利氏之孱懦、爲盟主、以石田氏之姦回不仁、爲首謀、彊圉重藩、皆不肯屈下、孤裘蒙戎、發言盈庭、加之觀望在前、反側在後、其所恃者、獨戎籍十餘萬之數而已矣、豈不殆哉、是所謂否臧之凶、而又爲其外、曰、師或輿尸、凶、匪中匪正、志剛而才弱、是以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也、若三成以卑位主兵權、其爲輿尸之弟子也、的矣、或曰、輿、衆也、尸、主也、倚任不專、衆人主之、覆敗必矣、西師皆犯此忌、雖多亦奚以爲、抑予也竊有異也、勝敗兵家之常、而西師曉練軍事者、不乏其人、是行曷以料勝、而不料敗也、志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城濮之役、狐偃有言、曰、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可謂善籌矣、是爲其解、曰、師左次、无咎、知不可克、完師以退、揣分得其宜也、故无咎、西人苟有見于此、一戰不利、知難而退乎、大阪金湯、加以河山之固、尚足恃焉、果戰

近世皇朝史論巻之一

之餘、勢究力竭、然後以身殉之、未晩也、大垣盈庭之言、初不聞隻辭及此、平原衡陳、孤注一擲、勢不可復左次、至於大敗塗地、倉黃奔竄、以公侯之貴、單身害蹤、如帯蕭之纍、卒以就囚虜、永爲世之笑僇、悲夫、顧予也之談、及于此、豈敢爲賊惜其失計哉、特潛心於聖人設卦係辭之妙如此、乃彈指於居乱世衽金革、而昧於兵機之如彼云爾、

青山延于曰、古之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周公之東征也、敘男女室家之情、以閔從役之勞、故其民悅而忘死、神祖之克關原也、諸將皆賀、而神祖獨以諸將妻孥爲憂、仁厚惻怛之意、感動人心、雖周公之東征、何以尚茲、異日神祖再起大師、諸將所以不敢辭破斧缺斨之勞者、正以此也、

鹽谷世弘曰、予嘗謂、關原之役、古今治亂之一大關紐也、夫豊公逞威海外、人厭兵革、而石豎子狂妄、煽動諸侯、舉兵於畿甸、當是時、盜賊横野、孤寡泣路、寒者號、飢者顰、寃者慍、悒而病者、害而屈者、車載而斗量、自是役以定之、浸之以仁、盜賊匿跡、孤寡獲安、寒者煖、飢者飽、寃者伸、悒者愉、害者樂、

如青雨降而百穀蘇也、此果誰之德哉、自是利氏竊柄、彝倫秦滅、人不知禮義、虐下者、畔上者、凌弱侮寡者、弑父者、戕君者、僭王章者、蔑皇命者、山積而谷量、從是役以掃之、導之以義、上惠其下、下親其上、彊安其土、而弱保其封、弑者絶、戕者滅、僭者潜、蔑者熄、如旭日昇而魑魅伏也、此果誰之功哉、

菊池純曰、東照公關原之大捷、何其與牧野一戎、相似之甚邪、何則石賊覬覦非望、固非一日、招集四方無賴之徒、以為股肱爪牙、武成所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者、非邪、大阪君臣、為鬼為蜮、內有

煽惑之艷妻、而外以微媢之宵小、綱紀廢弛、國事日非、不唯累卵、岌々乎亦已危矣、武成所謂、牝鷄之晨、惟家之索者、非邪、關原之役、陳堂々之陳、設正々之旗、號令約束、畫有法度、謀臣如雲、猛将如林、一當百摧、蔑戰而弗克、竟至於秀秋襲後、西陣大崩、伏屍成邱、原草為之赤、武成所謂、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者、非邪、當天下始定、豪傑収跡、偃武修文、示天下弗服、武成所謂、歸馬于華山、而放牛于桃林者、非邪、但牧野戎衣、則雖以武王之聖、以臣弑君、未能靡慙德之累、獨至於關原之敵、則狗鼠焉耳、奴僕焉耳、誅夷而芟除之、又何忌憚之為乎、其保護當死之石賊、以至於今日者、其深仁厚澤、豈不亦大乎哉、或曰、東照公固護石賊、則本多正信所畫策、喩之、東照公則叢也、淵也、石賊則獺也、鸇也、天下諸侯則魚雀也、今以鸇獺之石賊、敺魚雀之諸侯、歸之淵叢之東照公、石賊之功、於我豈可謂鮮小乎哉、若夫獺而不敺魚、鸇而不敺雀、雖有魚雀、其何由歸淵之與叢乎哉、石賊而徼與諸侯相仇怨、天下未知歸何人也、石賊之背叛、此天所以開東照公之霸、曰、此皮相之見

耳、東照公出處進退、正大明白、如日月皎然、不有不可對人言者、豈可與城隅深阻、設詐謀詭術、掠奪人之家國者、同日而論哉、蓋在正信、則或有之、在東照公、則斷然保無此曖昧之事行也、此予之所以辯而闢之也、

近世皇朝史論卷之一終

近世皇朝史論巻之二

本荘一行　編

康令大野治長往大坂、存問秀頼母子曰、亂由三
在秀頼、固所不知也、雖道路有言、予不敢介意、允
皆依舊、初大坂得關原之敗聞、惶惑不知所措、及
著至、舉城初安焉、
中井積善曰、豊孺子幼冲、固亡所知也、然淀臺將
種、性又慧黠、以至親臣宿將、其與石賊通謀合議
者、審矣、大君寛弘之量、一切置乎弗問、雖漢世祖
之安反側子、宋太祖之保全柴氏母子、亦不能軼

焉、仮令豊太閤處之、則其視孺子、不啻孤豚、而闔
城之人、不為机上肉也者幾希、世之耳食者、或妄
謂大君待孺子之薄、吾則不信也、
初伏水之報至也、徳川秀忠將兵三万、取途木曽、至
小室、令人招真田昌幸、不聽、攻上田、為幸村所敗、秀
忠恐後戰期、使仙石久秀等備之而西、至月籠、聞關
原之捷報、兼行至軍營、家康慍其失期而不見、秀忠
拂涙而出、榊原康政、本多正信等、從秀忠者、亦皆來
謁、家康不見、井伊直政曰、世子既不及事、諸君亦不
得不任其責也、是時、直政威權頗盛、而心竊助忠吉、

酒井忠利心悪之、詰直政曰、世子不及期、自有情、主
公咎之、亦一時之教誨、而子今妄訴罵之何、不為世
子深慮、直政曰、我憂世子遺笑於天下、臣子之情、不
得不言也、忠利怒、進膝曰、假令世子有罪、百方救護
之、子之任也、今利世子過、以乗其隙、何也、子猶有言、
我意決矣、撫刀而進、左右驚救、事稍解、
安積覺曰、關原大全曰、慶長五年、神祖在大阪西
城、井伊直政揄揚忠吉朝臣之武功、其志頗有所
狭、而大久保忠鄰反覆辯論、以翊戴台廟、國本一
定、不復動揺、時人皆謂忠吉朝臣不得為家嗣者、

忠鄰之所為、在常人、則必懐不平、而忠吉朝臣謂
之曰、吾為秀忠公之弟、才智庸劣、何能堪負荷基
業哉、忠鄰之諫、國家大計、真忠臣也、甚器重之、每
至江府、必寓忠鄰之第、竟薨于斯、其見親愛如此、
直政左右忠吉朝臣、而酒井忠利一言以折之、台
廟傳聞其言、不以直政為忤、曾無微見於顔、而眷
遇不異平日、及其卒、悲悼殊甚、恢量厚德、固非常
人之所能及也、臣竊謂泰之象曰、包荒、得尚于中
行、以光大也、台廟似之、鄭士臧曰、聖達節、次守節、
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節乎、忠吉朝臣有

焉、二公友于之愛既篤、而德量之大亦至矣、皆曠世之所無者也、

本多正純言家康曰、臣父正信實爲世子謀主、而有今日、罪在正信、請加戮以徇、家康意解、秀忠喜、謂正純曰、今日之言、我不敢忘也、

本莊一行曰、齊小白問相於管仲、管仲答以非人情者不可近、凡非人情者、莫大於弑父以適君焉、夫父子之親、根於天性、孝於親、故忠可移於君、未聞有遺親而忠於君者也、源義朝之無道、猶請宥父命、不見聽、而後弑之、正純請斬父以適君、是豺

狼也、非人也、如正純者、宜投之四裔、禦魑魅、而秀忠也感其恩、家康也愛其才、擢之顯職、與之大封、欲使不孝子忠於我家、豈可得乎哉、宜矣、其釀成後嗣之禍也、

家康之西也、景勝命直江兼續、將兵四萬、擊最上義光、義光太懼、設砦廿五、自上山達幡谷、兼續攻拔幡谷、義光使其子家親、乞救於伊達氏、政宗乃發兵四千、助義光、自將步騎一萬五千、繼之、會兼續已奪廿一砦、乘勝攻長谷堂、義光將兵二萬、陣稲荷山、政宗進陣文田、長谷堂地險不拔、兼續募礦工、穿地道、礮擊敵壘、接晝夜、守將志村某隨方捍禦、屢出衝擊兼

續、義光、政宗、又来援、而攻圍益急、景勝又使中村一氏攻上山、守將里見某善禦、兼續欲先拔長谷堂、而後取上山、部署方略、忽軍中相告曰、上國軍敗、兼續始懼、既而景勝使者至、命班軍、兼續曰、聞變潛遁、取笑於天下也、當示威而去、乃告情敵軍、乞戰、且曰、乘風放火、拔羅城而退、義光政宗與城兵追擊之、兼續且戰且退、以至米澤、

岡田僑曰、關原之役、天下諸侯、往々持兩端、觀望成敗、而伊達氏首通款東照公者、不獨明事機、亦由其嘗爲豐臣氏所忌、數削封貶遷、後又坐關白

秀次之獄、得公營救而釋焉、此伊達氏之所以決向背也、而豐臣、德川、二家之所以興廢、亦係於此矣、夫當天下擾乱之時、群雄馳逐、負險割據者、不可勝數、唯明君能待之以恩信、安反側、令得其所、允宿怨細故、一切蕩滌、與之更始、故天下一定、而不復乱、姦雄之君、則不然、天下漸定、則生猜防之心、恐後世復分裂、貽子孫之憂、於是謀誅除其所憚者、以防後患、而天下復騷然、至相率而倍畔、太閤末路是已、及秀次獄起、天下群雄、人々自危、相顧恐葅醢、不獨伊達氏也、如冣上、細川諸將、亦將

不免、東照公為救之、各得保全、而天下亦陰被其庇、懐來蘇之望、此太閤為公驅天下群雄也、古人受一飯、猶不忘其恩、況拯我於水火中、我安得不為彼盡死力哉、及庚子之役、伊達氏與義光俱掣上杉氏、使之不西其兵、而忠興姻戚、皆應公、則關原之軍未合、而成敗之機已決矣、故余謂伊達氏之向背、實豐臣德川興廢之所係、視之當時汗馬鏖戰先登諸將、其輕重果何如哉

又曰、最上義光知東照公可依頼、令其子家親事焉、及關白秀次之獄、義光殆不免禍、由公營救而

得釋、關原之役、天下諸侯、大率迷於向背、義光於公己荷再生之恩、又為上杉氏宿仇、以故斷然屬關東、亦其勢然也、天下已服公、家親寵遇日隆、義光乃信讒間、使長子義康寃死、可悲夫、吾嘗尤義光任用里見越後、及民部、又使民部子権兵衛屬義康、使其爭權相軋、遂釀成其禍、皆有以自取也、古之英雄、曰收降附、以為己用、但弑君父之賊、雖有大功、必誅絕之、何者、弑逆大罪、天下所同惡、且彼已忍傳及於其君之股中、安知其事我亦不如此哉、越後殺其主上野滿兼以降、義不可私容也、

義光不誅之、以懲不忠之臣、乃反賞之、以其主之邑、所以招莫大之禍也、吾度権兵衛說義康之言、蓋亦越後父子令謀、其意欲除義光立義康、而己專其權也、義光已失刑於越後、至是、又不先捕越後父子、窮治之、而遽殺義康、可謂惑矣、仮令義康有罪耶、廢之可也、幽之可也、而必殺之、不亦太甚哉、自古、人君父子之間、當艱難之時、無不親愛、及天下無事、漸生愛憎、狡險姦佞之徒、又從而離間之、漢武帝唐肅宗皆聰明英主、猶惑江充李輔國、而寃殺戾太子建寧、可不察哉、

關原之敗、秀家逃至近江、從兵多亡、又為土寇被奪鎧馬、與近臣二人、間行匿民家、聞逮捕急、將自殺、侍臣止之曰、臣得公寶刀、以欺家康、緩逮捕、請竊還國以圖後舉、遂自訾於東軍曰、秀家度不免、自殺於山中、臣荼毗而收遺骨、謹以告、乃出寶刀以証焉、皆以為信、於是、秀家微服走大坂、聞其無備、與子秀規遂奔薩摩、因島津氏、後流於八丈島、

岡田僑曰、宇喜多直家欺殺女婿婦翁、遂弑其君、奪其國、黠詐殘酷、曾禽獸之所不為、而直家忍為之者、蓋亦倣其主浦上氏滅赤松氏以奪其國也、

及織田信長使豊臣秀吉伐播備、宜先誅此輩、以示大義於天下、而急於并中國、不暇問其罪、秀吉亦受信長旨、納其降、以啚毛利氏、所謂春秋無義戰、同欲相濟也、秀家兼直家殘酷之後、坐襲其封、使其惴惴焉、自謙抑納諫、猶恐不令其終、而況驕侈寵小人、功臣怨叛、欲無亡得乎、世或謂秀家終始不負豊臣氏、可謂忠所事矣、嗚呼、豊臣氏末路失計、無若朝鮮之役、仮令秀家力不能諫止、何忍賛其議、既賛其議、自受將帥之任、而不能統御之、諸將争功相閱、軍無成功、使海内騒然怨於豊臣氏、忠於國者、固如此耶、庚子之役、一敗亡國、竄謫窮島、僅延殘喘者、得非以此之故哉、

真田昌幸來降、家康欲虜之斬、信幸因井伊榊原、請宥之、家康曰、秀忠必不聽、言秀忠、秀忠怒曰、我以老奴故、愆戰期、得罪家君、遺耻天下、假令家君有優命、我當寸断以齎宿怨、汝等勿復言、二人以告信幸、信幸粛然曰、臣父實有大罪、臣謹奉命、臣素知有今日、故數馳使諫之、父不從、臣日夜以為憂、君之所見也、臣浴君恩非一日、故負父、不負君、然見父就刑、而臣特固眷顧、人謂之何、不幸之子、公無復所用、臣之事

畢矣、唯願臣父就刑之日、先賜臣死、使臣父視臣死、亦為以不負父、康政歎曰、嗚呼孝哉、我輩誓請房州之命、與直政入言之、家康父子聞之愴然、為減死一等、與幸村放之高野、

安積覺曰、真田昌幸之設心、甚於孟門大行之險、父子既不相保、豈能存乎祖孫哉、信幸夫人能折其謀、故使信幸不失城壘、可謂女丈夫矣、及信幸從台廟征上田、夫人以為父子搆嫌隙、兄弟為仇讐矣、念室家、則戰必不勗、乃謂保母曰、良人不在、無以慰岑寂、須使將士之妻子來此、妾與彼曹共叙虜守之情、出告之、妻皆喜、各携其子、入城起居、夫人接遇欵曲、留之不遣、其實以為質也、由是、士心純壹、得以無反顧之心、而用力攻上田城、其識鑒過人如此、宜乎不墜昌幸之計也、世傳、昌幸不愛長子、而愛少子、遂至父子殊歸、其在議去就、昌幸不強留信幸、使之各行其志、而信幸終能建功策勲、得贖父罪、以傳茅土於子孫、亦可謂既忠且孝矣、

關原之事起也、西國騒擾、黒田如水為關東撃豊降筑、鎮撫寂勤、至是、東上賀關原之捷、家康慰勞之、欲

奏進爵、置湯沐邑、謀大政、如水固辭曰、老病交至、無復意於人世、賤息既受大藩、得其養、以送餘年、是我之志也、初如水爲豊臣氏謀主、知爲其所忌、勇退告老、至是益韜晦、不言世事、而列藩士太夫、日踵其門、門如市、如水不爲意、既而辭歸、優游以老年云、

安積覺曰、宮腰秀興曰、黒田如水勇畧超群、智謀絶倫、初秀吉公以如水爲謀主、攻必下、戰必克、其功莫之與亢、而秀吉公忌其才、終不封之以大國、如水見機而作、致仕在中津城、及石田三成擧事、專爲神祖經略西陲、首勸竹中伊豆守、使歸關東、

會大友義統降、安喜富來臼杵限角、牟禮等諸城、平定豊後、至豊前筑後、取小倉香春久留米柳川四城、勸大田一吉、立花宗茂、使之歸順、將攻薩摩、至肥後、聞島津竜伯歸降、喩諸將止戰、待神祖之命、然後班師、戡定九州、皆如水一人之力也、神祖賞其功、欲縻之以好爵、封之以巖邑、而一無所受、其在京師也、寓于東山鹿谷之側、參河守秀康卿以下諸侯大夫、輻湊其門、跂慕景仰、尋還筑前、居博多、又福岡城修築功竣、擇羅城爽塏、以營菟裘、恬退閒靜、以終餘年、相傳、台德公謂近臣曰、黒田如水當世張良也、嗣子長政關原大功、世所共知也、及天下一統、偃武修文、不以武事矜人、謹厚奉上、謙退下士、如福島正則狂殺伊奈圖書、絶所不爲也、小瀬道喜著太閤記、購求諸家記載、長政重臣僉曰、宜錄祖考以來武功、使著之書、長政曰、凡爲士者、立懂怒敵、皆爲公家、而非爲營私求名也、太平之世、衒耀武功、非吾志也、終不許其購、故太閤記、書黒田家事、率多闕畧、如水父子可謂明哲保身者也、臣謂戰爭之世、勇畧超群、間或有之、明哲保身、絶無其人、如水當海内靡沸之時、奮不顧身、及九州既平、韜光自晦、台廟方之子房、殆無所媿焉、秀興去若狭、仕筑前、其論如水父子、恐有溢美之言、而質之載籍、實如所論、干戈既戢、長政有意文學、數延羅山、聽其講説、賞之、于今爲國藩屏、良有以哉、

中井積善曰、爭亂之世、唯攻伐是賢、以譎詐爲茶飯、暴骨原野、視以爲肉舗魚店、獨如水氏俊邁多智慮、能見正道之不迂也、乃不納反、不殺降、堂堂之陣、整整之旗、恩威兼行、所向無前、其功反軼世之爲賢焉者也遠矣、魯頌曰、順彼長道、屈此群醜、

如水氏可謂能順矣、

又曰、百戰百勝、兵家所難、唯如水氏算無遺策、以平定九國、可謂殊勳矣、祿爵不辨禮義而受、人之通情、唯如水氏前後退然辟遜、如怯夫然、可以爲勞謙矣、記所謂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者、庶矣、蓋如水氏之爲人、非有才學聞識也、非有賢行茂德也、特天資沈勇、而有大慮、故所忖度、能不失其當、見時量勢、進退取舍、無徼倖之危、其於豐公也、揣見忌、而能避焉、於我大君也、畏盛滿而能損焉、智矣哉、我世子目以子房者、的矣、世或謂、如水氏實有爭天下之志、特以年已老也、厭多事、而不爲焉、大君慮之、亦深爲之備、畜志遂爲紛紜之說、是野人喜談之過爾、既不知時勢、又不知其多智善自處也、皆在予所削焉、

青山延光曰、英雄相遇、果能皦然相信、坦然相待、豈非天下之樂事耶、但其畧甚偉、則猜釁生焉、其功甚高、則讒間入焉、於是嚮之相待而爲功者、今乃變而爲仇、嚮之相得而爲讎者、今乃變而爲怨、

此古今英雄之所悲也、吾觀源右府之於廷尉、方其始相見之日、則喜曰、吾之見卿、猶見故將軍也、是其親愛之情、乃比之父、而他日驅滅平氏、令右將濟大業者、廷尉也、即其親愛之情、宜倍蓰於他日、而一梶原讒之、則忿然見於聲色、嚮之比之父者、不啻寇讎、繇此觀之、功名之際、雖兄弟、猶且不能相保、況其他乎、豐太閤之用人、固既卓越古今、然至於猜忌、猶所不免、故竹中欲逃於浮屠、如水傳國於子、一時英豪、固有窺其肺肝者矣、若夫推赤心於人腹中、而無一毫猜忌者、此東照公之所以邁越萬古、而群雄之所以懷服不忍離也、則天下之歸公、猶百川之歸海、豈人力哉、而世或謂、如水有爭天下之意、而不屑爲、是無足辨者、然而世所傳如水之言、則未必妄、而如水之意、吾推其跡而知之、夫如水以絕異之姿、爲太閤所忌、去危疑之地、避望母之禍、豈其本志哉、吾觀其所以自命、蓋寓意於水焉、夫狂濤駕空、怒聲搖地、蛟蜃隱顯、舩舶虀碎、此水之可畏者、而如水之以智畧見忌、蓋有似於此、風濤斂威、輕塵不飛、演迤汪洋、萬里一碧、此水之可愛者、而如水蓋以此自處焉、然其

深而不測者、固自若也、如水乃輕世肆志、放言不顧、而太閤知其無意於世、此亦有取於水之隨物賦形、與山石曲折者也、吾聞東照公之黜石田、如水豫其議焉、則公之於如水、諮以機謀密畫、而不疑夫以如水之智、遇公之明、其必嗷然相信、而如水平生之志意、吾知其必為公輸寫矣、即其所以蕩平西海者、無非所以竭忠於公、而庸人猶過揣謬度、如水之心、夫庸人之疑不破、則讒間或得乘之、如水固不得不大聲疾呼以辨之、故其言奔放雄肆、翕張捭闔、孩視群雄、塊視宇内、而無所顧使

如水果有意於爭天下耶、何以發此言、唯其放言不顧、乃所以破庸人之疑、而杜讒間之口、嗚呼、如水可謂知所畏矣、

初文禄元年冬、本願寺主光佐沒、子光壽嗣、季子光照之母見太閤、請以光照為嗣、光照之母、既寡而有姿色、太閤納之、乃黜光壽、而立光照、至是光壽來賀、家康慰勞、為創一寺於本寺東、名曰東本願寺、禮遇一如本寺、使分掌支寺門徒、於是乎有東西宗、

中井積善曰、一向宗往日之變、大君深創艾焉、今乃視之善、處之厚、何與、曰、是因創艾而然也、吾聞、東宗賴斯慶也、誓以永不離畔、到于今世有刺血之盟云、蓋大君審知其磐錯之勢、未如之何、故設此策、一則伏公義以分其力、一則樹私恩以結其心、其為天下後世慮也遠矣、且使二宗位鈞體敵、相軋而不相下、則制之之柄、常在我、滔天之禍、或可以黙銷、易曰、豶豕之牙、吉、蓋亦有似也矣、

家康嘗言、人不可以不知道矣、應仁以降、君臣相虐、父子相賊、貿々焉無知所之、只利之謀、由不知道也、苟欲知道、舍書其何、使書籍不乏於天下、是仁政之初、於是撰周易、家語、貞觀政要、武教七書等、未上木

者、梓以行於世、自是、文教漸興焉、

安積覺曰、漢光武、唐大宗皆出於戎行、就精經術、建武貞觀之治、到于今稱之、蓋以武創業、以文守成、馬上得之、不可以馬上治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國朝文學之盛、載在舊史、暨乎國家多事、轉車四馳、禮闈策試之法廢、而學館黌舍、鞠為茂草、威權下移、廟堂陵夷、自足利氏失統馭之術、四海鼎沸、無日不尋干戈、自爾文柄歸于五山僧侶、而紳縉反丐其膏馥、經殘教弛、舉世無復知有學術者、

神祖以撥乱之才、抱守成之器、關原乱平、輙命足

利僧三要、刊行家語、七書、貞觀政要、蓋當此時、世乏其人、故委任三要、而欲使世人粗知嚮學之方也、及得羅山擢為講官、世人能知尊信孔孟、而祖尚程朱者、皆神祖之教也、他年難波之役、身在京師、運籌之暇、日以講書為務、豈唯古來武將之所罕、臣竊以為開闢以來為將者、所未有也、

中井積善曰、善夫、大君當國家草創、百事倥偬之日、慨然己志於右文之治、元和止戈之後、儒教大闡、卓越于前代者、蓋有自來也矣、抑承平十有三紀于今、唯元祿享保間、易、四書、普救方、六諭衍義

等、二三官刻、為得其遺志、其他概乎亡聞焉、噫嘻、繼述亦有不易歟、

青山延于曰、應仁已後、中原雲擾、四海鼎沸、群雄並起、而狼顧虎眎者、跨州連郡、迭相吞噬、流血漂杵、當是之時、子而不父其父、臣而不君其君、三綱絶、而五倫滅、可謂生民之塗炭極矣、天之將啓王治、厚生我神祖、聰明英武、肅行天威、除殘誅暴、四海咸服、當戎馬搶攘之際、首崇學術、招延名儒、以講治道、刊行經籍、以興教化、奮滌汚俗、為之一新、自是之後、海內文學蔚然而興矣、蓋其所以戡定禍乱、混一宇內、扶持皇室、鞏固基業者、未必不由此也、宜其德澤流後世、聲教被四海、仁漸義摩、以致今日之治、猗與盛哉、

家康使召藤原肅講經史、時僧靈三、承兌等、以知經史亦屢召見、肅元為桑門、中知佛非真實之教、棄而為儒、承兌謂肅曰、以子之才、棄真而還俗、我為子惜之、肅答曰、佛有真諦俗諦、而自吾儒見之、人世之事、無非真者、未聞呼君子為俗也、承兌不能對、靈三兼兌、又謂肅曰、當時博聞多才、誰有出子右者、若修明使宜以子充之、為子計之、亦為子之利也、肅答曰、公

等欲利、則計其利、我非計利者也、肅耻與靈三輩伍、乃称病而退、肅夙有嘉遯之志、於是深自韜晦、而受業者益進、公卿諸侯、亦多執弟子禮、初石田三成聞其名聘之、辭不見、其翌年、三成敗、淺野幸長厚禮招之、肅應之、而終不受祿、以元和五年沒、年五十九、家康素崇敬之、議聘禮、而終不果、其門人林信勝等尤著、信勝京師人、幼而穎悟、讀書於東山僧舍、五行並下、過目為誦、人称為神童、寺僧欲度為僧、信勝逃歸、曰、兒決不棄父母、凡百書無所不窺、曰、得六經之蘊與者、唯有程朱之學、遂鋭意以興閩洛之學、為己任、

舟橋三位識信勝曰、匹夫而以師道自任、且不講古註、而唱新註、其僭不可不論也、請罪之、廷議以為然、言之家康、家康曰、是實可嘉尚焉、不可罪也、信勝後見家康、委贄受業、自是程朱之學初行焉、後應幕府召、出為儒家宗、

室直清曰、觀鳳之一羽、知五色之備、嘗鼎之一臠、知五味之和、今考古今之籍、論國家之故、亦然、有一事而集天下之美者、有一舉而係社稷之重者、愚者藐焉、智者欽焉、昔漢祖起匹夫、提三尺、以馬上得天下、非素尊儒知學問者、然其破淮南黥布

還、乃過魯、以大牢祀孔子、是時天下甫定、瘡痍未起、而此事乃出於多事倥偬之日、大非沛邑亭長之所為矣、信乎、帝王自有真也、豈夫喑噁叱咤之人所能慮及哉、拔山之力、不能敵也、蓋世之氣、不足多也、世以劉項並稱、殆非知言者矣、然前史贊高祖者、稱其將將之能而已、稱其使材納諫之美而已、至於幸魯一事、則未聞有表章而尚論之者、自朱文公脩通鑑綱目、始特大書於策、然後其事赫赫、昭如日星、寧獨一代之鉅典、抑亦千載之盛事、豈吾嚮之所謂一事而集天下之美、一舉而係社稷之重者、非耶、善乎、尹遂昌之論曰、漢家四百年基業、其精神命脈蓋在乎此也、夫漢襲秦、而有天下、當時兼焚坑之餘、三代經籍、掃地而盡、其坐乎廟堂之上、而執政用事之臣、無非推牛屠狗之徒、曾無一人知崇儒敬聖人者、高祖乃出獨斷、由深衷、能屈萬乘之尊、拜趨孔廟之下、誠足以一洗暴秦汚穢、而新天下之耳目、卒然勝殘去殺、而致國祚之永久、未必不由是而啓之也、尹氏之言、信不誣矣、本朝自鎌倉擅天下之權、武臣健將、充牣海內、雖有英傑之主、間出乎世、然徒知以武力相

高、不知有聖賢之道、六百年於此矣、我神祖以天縱之材、勃興乎參遠之間、夷暴亂拯世屯、舉天下而措之於枕席之安、其臨御之初、草創大業、日不暇給、而命印行孝經貞觀政要、以頒天下、其深計遠慮、豈出漢祖之下哉、先是、中國商舶載朱子集註至、未遍行於天下、羅山林道春、於京師、首以此講論語、大外記舟橋秀賢忌之、上奏於朝廷曰、無勅許、而以新註講經、非典故也、請禁止之、議奏官先聞於神祖、神祖笑曰、講者實為特達之識、忌者得無褊狹之識、秀賢無語而罷、遂召道春為講官、

賜宅地于駿府下、講四書五經、自是濂洛關閩之書、盛行於本朝、而專門曲學之儒、無復容異議焉、豈非我神祖扶植之力哉、宜乎撥亂反正、而日躋泰平之域也、

安積覺曰、宋儒之書、傳於皇朝、實在喪乱之時、而世無知之者、獨僧玄慧得而讀之、事在一條禪閤尺素往來、當時未聞有禁、爾来二百五十餘年、寥寥寡聞、及惺窩先生出、始講濂洛之學、孔孟之道、遂明於吾邦、羅山先生以博洽之才、親炙惺窩、叩其蘊奥、宋儒之學、始行於世、而清原秀賢引典故

以沮之、謂使朝廷有此制禁、此弊法也、有識當位、必能革之、秀賢之說、其猶王淮林栗作朱子爲僞學乎、孝宗惑之、點竄朱子、不得一日安其身於朝廷、夫王林之徒、既譏朱子、使其身不容於宋、而今秀賢又使其道不容於皇朝、何其不幸歟、神祖毅然排之、至今濂洛關閩之書、行於天下者、神祖一言之力也、近世聰明英敏之士、相踵輩出、或鶩江曲之頓悟、或肱新建之良知、或出己意見、託爲古學、美文衒弋、詆訾程朱、是皆秀賢之徒、而神祖之所悪也、其能弄文衒弋、詆訾程朱者、二先生教導

之餘澤、而不知反其本、譬如嬰兒能食、而反罵哺之者、及其壯大、放飯流歠、而大言曰、吾在襁褓中、業已善飯、此豈理也哉、

中井積善曰、吾聞之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林氏之興於學、其始不竢惺窩、可不謂豪傑哉、舟橋氏妄意有所論列、甚矣、其不曉事也、廷議雷同、未聞一士之諤諤、亦甚矣、表著之無人也、當時學術堙晦、芒然無識之實、可見焉耳、唯大君之明睿、能不爲悠談所移、挺然排群議、而翼孤寒、懿矣哉、蓋方是之時、大君在上、藤林二子之徒在下、天將

興吾道、公伯寮其如命何、

又曰、羅山林氏強記宏覽、實不世出之才也、但世屬草昧、儒術始興、是以文章之業、鬱而未伸、若羅山氏製作、雖從横富贍、氣蓋一時乎、自今觀之、詞理顛躓、體製鹵莽、大絀於其記覽之才矣、蓋時運使然耳、已而升平有年、諸儒輩出、至元禄正德間、文運大闡、殆化侏離於夏音、假使羅山氏生當此時、則其所成立、豈止於彼哉、令人動議其文辞之陋、一筆勾之、特不諒其有係乎時、而不係乎人者也、予獨惜其遺攀龍附鳳之會、所建明、未得弘大

矣、是豈有今昔後先之異耶
青山延于曰、自古國家之治乱、未嘗不係斯道之
興廢也、本邦應仁以來、干戈相踵、風俗頹敗、乱臣
賊子、接武於世、人倫之道、幾乎熄矣、及我神祖勃
興、崇尚文學、首延惺窩羅山、以講求治道、於是乎、
教化行乎上、而風俗美乎下、迄今、海宇寧靜、禍乱
不作者、未必不由教道維持之力也、二先生之有
功於天下、可謂大矣、
初朝廷以家康既致太平、欲拜之征夷大将軍、家康
謙讓不敢當、諸侯交勸之、家康曰、天下新定、諸侯多

移封者、即有殊拜、則四海奔走、其勞不可言、他日計
宜而受之、未為晩也、聞者感服、
中井積善曰、泰平功成、隨膺殊拜、固其所矣、孰能
遷延之於歳月之外邪、在昔織田氏之不受殊拜、
實以禍乱未定、愧乎室町虚号、亦其宜也、若豊臣
氏、則鴻業未半、以威力排朝議、強取關白、暴戾甚
矣、唯我大君恭讓之美、獨如此、實為千古無比、猗
盛矣哉
九年、朝鮮遣孫文或及僧松雲、詣對馬、請修聘通好、
從求擄人俘囚、家康聽其請、使宗義智伴文或等、至

京師、館之大德寺、
安積覺曰、太閤秀吉公竭天下之力、以攻朝鮮、不
能得其一道之地、以為郡縣、慘酷之悲、遍於鷄林、
号哭之聲、喧於鯷嶽、太閤徒耀威武、築耳塚、以擬
京觀、将士七年之功勞、僅止此耳、神祖反是、還俘
遂生、撫以恩信、國主李昭懷其德、而嚮化、遣三使、
以獻方物、奕世來聘、其儀不忒、可謂規摸宏遠矣、
夫以力服人者、不能久遠、以德服人者、萬世不易、
仁之與暴、其效何如哉、
家康以慶長十年告老、尋徙駿府、初以本多正信為

江戸執政、至是、令其子正純為駿府執政、父子並執
政柄、權傾一時、正信食邑二萬餘石、家康以其帷幄
元功、欲大益封邑、正信固辭不受、曰、臣叨辱殊恩、職
掌居功臣右、雖家無餘財、亦不乏薪蒭、臣曾無汗馬
之勞、而徒貪食邑、心竊恥之、唯以賜臣者、更養士以
備緩急、臣高枕以終餘年、終不受、
中井積善曰、本多氏之事、多可議、而斯言也、忠盡
無私矣、身際遭遇之會、而能知止足之分、實為難
得焉、抑予因有感也、蓋上下千歳、彼此萬里、而時
勢人事、有合一契焉者、予嘗南遊至芳山、覽上古

壬申龍興之迹、乃歎言、此何與明初靖難之兵、相
肖之酷也、又嘗閲常藩之史、論北條時政、以曹家
司馬懿、心迹實一其揆焉、今本多佐州之為創業
謀臣也、宛然趙普之於宋祖也、皆可謂奇矣、業已
趙普視之、則佐州終身之功罪得失、不待辨而後
明矣、

青山延于曰、正信佐神祖、勦除群雄、混壹四海、可
謂才畧超世也、觀其論治要經國之規摸、為政之
綱要、備于此矣、非明達治務者、烏能臻此、而世人
徒稱其智略、非知正信者也、

忠輝自受封於信濃、嬖人花井遠江專行事、忠輝暴
戾自恣、老臣松平讚岐、山田長門、數諫之、且請斥小
人、忠輝不聽、於是、二人徃駿府、告其狀、忠輝聞之、自
江戶馳至駿府、却誣二人所為、正純因又媒糜之、家
康怒、責二人、使之自盡、

中井積善曰、浸潤膚受、聖之善戒、以太大君之明、
而倒置忠姦、覆盆之下、天日不炤、悲夫、公子亡論
已、本多氏身當大政、變乱白黑、實非後亡者也、詩
之托青蠅也、曰、讒人罔極、搆我二人、正純之搆二
人、可謂罔極矣、

十六年六月、加藤清正卒、是年二月、秀頼如京師、與
家康相見也、生母淺井氏恐其有變、不聽、清正曰、
前日一辭、豈可再辭乎哉、若有緩急、臣與幸長、以死
護之、淺井氏從之、於是、清正與幸長扈從以如京師、
使正則處守、家康待遇甚渥、清正在賓後、促秀頼曰、
享既畢矣、請速辭歸、乃扶秀頼而出、既歸、而召老臣
荘林隼人、自懷中出匕首曰、我今日聊以報太閤之
恩、

青山延光曰、肥州欲得良士、學相人之法、然竟不
得其要、嘗曰、惟質直之士、可共患難耳、此言也、可

以觀肥州之為人矣、蓋肥州質直、故三成之徒、惡
而羅織之、而肥州之所以免禍者、以質直也、肥州
百戰播威名於外國、雖百三成、有所不能、而欲以
詭譎斃之、是自破其干城也、讒人真可畏哉、

又曰、豊太閤征韓之役、以清正、行長、為先鋒、而行
長拔漢城、直至平壤、將長驅入明、清正則逐其王
子、深入北境、自當時而言之、長驅入明、是太閤本
謀、行長真不負其任、而清正費力於無用之地、可
謂拙矣、然而明人來援、行長一敗棄平壤、諸將皆
退入漢城、雖有碧蹄一捷、而吾軍之氣、亦已衰矣、

唯清正新擒王子、擁兵北境、蓄威養鋭、如猛獸在山、雖後軍不繼、孤立無援、而其聲威固足以奪明人之氣矣、明人非不欲力攻漢城、顧清正在北境、安知其不鼓行而西、斷明歸道哉、故明人尤畏清正、而宋應昌一時謀術、以爲清正孤立、是可以虛喝取也、乃遣辨士馮仲纓説之、紿以漢城既拔、全軍覆沒、夫孤軍易疑、大國難測、應昌之計、不可言非良策也、而清正則忠義奮發、意氣激烈、唯知國威決不可隳、國恩決不可負耳、至於成敗、固非所問、而雄猛自負、初非仰佗人之繼援者、故奮正大

之辨、以折仲纓、仲纓逃還、而明人益畏清正、卽其所以不力攻漢城者、雖由隆景一捷之力、而清正一言之威、尤爲有助焉、李如松懼還平壤、此殛清正以虛聲懼之耳、夫虛聲一也、在明人、則不能以動清正、清正則能以此懼明人、此由其一言之威、先奪其氣也、然則嚮之費力於無用之地者、於是乎一變而爲奇功矣、假令清正與行長齊進、吾恐其中道而有變、安能有此奇功、雖然、此出於偶然、而非其所逆料也、則其功果不足尚乎、曰、否、古人有言、巧詐不如拙誠、清正以誠、行長以詐、唯詐、

故其術雖巧、沈惟敬得而欺之、唯誠、故其所爲似拙、而仲纓不能欺、蓋誠則能自信、自信、則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詐則不能自信、不能自信、則狐疑猶豫、墜敵術中、所以敗也、故征韓之功、余以隆景清正爲第一、而當時徒稱其鷙猛、何也、蔚山之捷、明人數曰、清正才能、勝行長數倍、乃不審堅瑕、先攻清正、安得不敗、是明人深知清正、而公論廼在敵國、嗚呼、此其爲鬼將軍歟、

大槻崇曰、昔信玄讀論語、未卒數章、而拔地、曰、是頭痛之書、其自慚之深、可知矣、清正則異乎此、既

以不可奪之節、輔翼六尺之孤、尚且勉而不已、至旅次、亦不釋卷、則其所造詣、豈唯得一兩句喜者哉、

加藤重慎曰、征韓之役、韓人最懼加藤肥州、與爲鬼將軍、至于不戰走、其後韓人著書、又大称肥州、以爲男子中之真男子、君子中之真君子、嗚呼、肥州之於韓人、何其見懼之若彼、而見称之又如此也、蓋肥州忠信正直、其所爲皆光明、質於天地、而無所愧、對於鬼神、而無所懼、是以其爲戰、縱遇百萬之敵、不少屈撓、其心逾壯快、其氣益勇猛、此其

所以大震懾韓人、而獨致鬼將之名也歟、且肥州慈仁之人也、及其擒韓之王子也、盖深憫之、視猶我子、其他遇韓人、亦皆加愛敬焉、此其所以深感悦韓人、而亦獨得眞君子眞男子之称也歟、嗚呼、肥州盖達德皆備者矣、而其忠精義烈、比之於關羽、則上焉、比之於岳飛、亦不下焉、吾邦之人、大尊公、画公之像、建公之廟、拜之祭之者、亦非偶然也、

是年、卧亜入貢、是時、外國重譯來請互市者、二十餘國、明商舶亦益至、乃下令嚴禁外舶入港、置公廨於長崎、使長谷川藤廣鈐轄之、又使貴人莊三郎管鑑

鑄、揣量物貨貿易、務阜民財、

中井積善曰、互市之係要務、而不可以已、果如此夫、蓋當時屬數百年間喪乱之餘、海內新息肩、而蚩民惷氓、貿々然罔攸營爲、陸産之可採、海品之可収、以至布帛器械之製、旁及凡百技能、可以給乎國事、而資乎民生者、舉有未周焉者、大太君既興冶鑄之利、聚豊富之運、乃超覧宏畜、開關市、致遠物、上以潤成國華、下爲萬民啓巧思、通靈竅、一時權宜之制、實有不可闕焉者也、然承平已降、萬用圓備之日、猶且遵故事、徒以爲煽侈靡之具、則王栢之諫、族葵之訓、將於是乎在焉、且也、往昔有確論、曰、凡外舶所載藥石之外、一切属無用、斯義也、浮屠養好首言之、觀瀾三宅氏再發之、白石新井氏又詳議其弊、新井氏嘗居要路、旁審度支簿領、乃算互市所發兌、姦民所闌出、金銀銅大數、曰、室町已還、至勝國時、西陸無管籥、海舶來往、茫乎不可徵焉、自慶長至寶永、百餘年間、所亡失之可徵、推公緊私、據顯例晦、金凡六百二十萬兩、銀凡二千六百二十萬枚、銅凡二億三千萬斤云、吁夥頤哉、寶永而下、到于今、又既歴五紀、其所出、不知

幾幾鉅萬、縣官雖務約定額、厠以雜貨、益禁奸闌、而傾有限之寶、以應亡厭之需、國家无疆之治、其究爲何如、夫二子皆娓々言之、或以爲竭吾邦義氣之精、或以爲拔天地之骨、憂慮於後世、而付諸浩嘆、其言似也、然以予觀之、未爲得政治大體焉、夫黄白之爲物也、飢而不可食、寒而不可衣、以其貴重也、居焉、不得以合棟宇、爨焉、不得以制錡釜、以其不堅利也、戰焉、不得以造鋒鏑介冑、士則不爲刀削、農則不爲鎡器、工則不爲斧斤鑽鑿、商賈不用鏞廚櫝、而鎖倉庫、其鎔以爲華飾、亦猶外舶

所輸珠璣珍怪也、此出彼入、其事將己、鑄以爲幣也、多焉而輕、寡焉而重、其爲用也均矣、借令異日黄白拂地乎、亦唯白鳳年前宇宙是也、豈無物可以爲幣乎哉、唯銅切乎民用、是爲可惜爾、異日長國家之人、能達治體乎、則必有以處之矣、若夫所謂義氣之精、天地之骨、是原於五行之説、要皆譚空理、而失實際者、漢儒以還、拘泥謬衍、千載滔々、舉落窠臼、豈勝與辨哉、

十八年正月、池田輝政卒、輝政爲人沈毅寡欲、而有大畧、乃割邑戸、散金帛、以招致名士、而遠女色、卻珍

玩、恒言、主國者、當養士撫民、滿盛之業、豈徒爲一身之計哉、及其卒、上下嘆惜焉、

中井積善曰、嗚呼、播候其實楠氏之裔云、楠公父子、忠孝大節、冠絶古今、至於其殞身殉國、志業不終、則千載之下、孰不搤腕痛惋、今也、播候立心端亮、決邪正之幾、恭儉匪懈、綏御有力、儼然爲開西領袖、可謂克繼祖武矣、其啓大封也、帶礪之盟、福履无疆、而昔時巨冦羣凶、勝天以擠二楠者、其裔安在、天定勝人、於是亦可見焉、

家康自江戸將還駿府、舎於中原、馬場某有怨於大久保忠鄰、且知忠鄰與正信不相善也、欲乘此時擠之、上變中原舎、曰、忠鄰謀不軌、先是、忠鄰喪其子忠常、哀毁不能自禁、稱病謁歸、又與山口重政婚、吏劾其不告、遂奪重政封、忠鄰謝罪、不報、乃杜門不出、馬場時之也、於是、家康還江戸、正信・正純、曲證其事、家康使忠鄰往京師、撿耶蘇教餘孽、忠鄰至京師、舎藤堂氏、家康命正信、傳敎京師諸司代板倉勝重、放之彦根、勝重奉命詣忠鄰、忠鄰方與客棋、徐斂局而出聽命、京師訛言、忠鄰拒命、皆荷擔而立、忠鄰乃縛鎧仗、送之板倉氏、終赴彦根、其族皆連坐、忠鄰自彦

根上書駿府、明無他心、無通之者、獨成瀨正成爲通之、僧天海器識超邁、親近用事、亦申救尤力、以家康怒不釋而止、及直孝爲彦根領主、往訪忠鄰、使之再訴、忠鄰曰、我重明無罪、是顯君過於天下也、寧不如我受罪之安也、直孝爲之愴然、

安積覺曰、本多正信以元從之勲、膺樞要之寄、謀畧洪纖、贊襄盡忠、訏謨彌縫之功、莫與爲比、松永氏所謂不柔不剛、不野不飾、迥出常流者、殆非過譽也、然其蹇々匪躬之節、不勝錮寵專權之心、席勢秉機、欲傾大久保忠鄰、日己久矣、昔齊管仲對

桓公之門相不以非人情者為可夫父子天性也忠隣喪子悲慟不能視事此人情之常而不能自已者也正信喪子不哀矯激莅政此豈人情哉其欲借公私之説以排擯忠隣識者有以窺之矣蓋庚子之乱正信忠隣從台廟攻上田城議既不合而釁隙自此生矣一旦得馬場忠時之告密事其投機巧言如簧組織成錦漢絳灌之譖陳平其言淺而易見故高祖立辯其誣晋馮紞之陥張華其言深而難測援據古今從容近理武帝聞之動心正信之譖殆與紞言相為表裏也日月之明浮雲

有時而蔽之自古傾陥大臣者皆用此術也忠隣幽囚端居思過不欲申理冤枉以傷君上之徳能得大臣之体矣正信辞封大國善以功名自終則誠智矣其子正純相継秉政威権烜赫謀不軌而覆其家忠隣竟昭雪冤而子孫襲其舊封世秉鈞軸正信譖慝之迹自不能掩書曰朕堲讒説殄行震驚朕師其斯之謂乎

中井積善曰大窪氏奕葉股肱而忠隣醇茂正信父子恣虺蜴之毒蜚語陥人以二大君賢明而弗察於此殆乎不可暁也當時謀臣林立正士踵武而不聞謇諤之言焉諛之者屢々二人有浮屠焉一人而已是亦不可暁也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興隆之運而見此不詳之事嗟乎悲夫

菊池純曰讒易入庸主而難入英主也夫庸主昏愚讒固易入也然左右有人営救得宜則或可以申雪其冤枉也獨至英明主則事之當否理之曲直以至夫将卒士民賢愚邪正莫不洞知而明察是以雖有宵小無讒可入其唯難入也故其一入之必信固守牢不可抜又安獲申雪其冤枉乎哉本多正信乗一向門徒之乱身為之謀主嫉徳川

氏親臣以擬刃其君是乱臣賊子罪不容誅者斬以徇國中不足以釋威也東照公忍不可忍之怒赦不可赦之罪延以参與謀議為正信者宜鞠躬盡瘁圖其報効而貪恋富貴構陥同列雖以東照公英明弗忍取畀諸豺虎又信其讒放流勲舊世臣所謂良木寸朽吁可惜哉

野崎教景曰乱離之際被堅執鋭致忠於矢石之下者多矣忠隣以一時賢臣罹无望之禍毫無怨尤之色從容安命能不失臣節於枉屈之中寔其翹々者矣當時幕府方興而天野康景不殺一無

罪、終棄封而去、忠隣不揚其君之非、終幽囚而沒、皆衰運之事、而非盛世之所宜有、此誠不可知者也、噫、

家康老益用心於聖學、大購求天下遺書、秘書珍藉、往々而出、文庫之藏、至數千編、於是、二程全書、朱子文集、朱子語類、東萊集、南軒集、大學衍義等二十部、使信勝奉以贈江戸、又憂戰乱之後、禮樂敗壞、學術蓁蕪、衆技百工、傍至浮屠外說、凡成一家、名一藝者、無不勞來、集通曉典故者、大修朝廷書儀、

中井積善曰、一張一弛、王道之要、我邦祖宗以致

隆治者、皆是物已、中葉已降、弛而不張、征伐始出自武人、鎌倉而後、張而不弛、禮樂卒東於高閣、其失之也一矣、大太君獨有見于此、不暇豫於晩節、以孜々乎張弛之宜、其基無疆之治、豈徒也哉、荆人之辭所稱、先威後文、善美明只者、於是乎在焉、但其令異教與正術竝進、未分涇渭者、由學之無素也、亦唯以當時啓沃之其人耳、噫、

先是、秀頼大興方廣寺役、堂宇宏麗、踰舊規、累年而成、又鑄大鐘、秀頼將親往落焉、期以七日、遣片桐且元、告之江戸、秀頼將出、有流言、且元將導關東兵作乱、秀頼遽停行期、此時、犯耶蘇禁亡命者、多匿大坂、山口雅朝等率其徒至堺浦、捕縛姦徒、遂赴長崎、流言乃止、曰復改卜八月三日、將慶之、初命東福寺僧清韓撰鐘銘、々有國家安康字、引曰、葉上大釋迦、葉中小釋迦、互爲主伴、乃成、家康取鐘銘及上梁文、令信勝、天海議之、僉曰、是呪詛我也、大阪思乱日久、其意實不可測、乃命勝重詰其文意、且停慶期、勝重傳之且元、且元大愕、報曰、鐘銘由清韓、非右府所知、其書又係聖護院親王、我固不學不省之、以付鑄工、我之罪也、而今期已迫、諸王公卿名簿既集、右府將以

詰且發、勢不可俄止、請行慶禮、而後鎔毀銘文、勝重不聽、曰、苟行慶禮、是遂呪詛也、慶儀遂廢、且元召清韓詰之、清韓辨折不已、乃使至駿府謝且辨解、家康囚之、又召且元詰之、且元極陳其出偶然無他意、淺井氏使姆大藏、尼正榮往謝之、家康召見曰、右府爲我孫女婿、淺井氏我嫡婦之姉、我亦何疑爲、但姦人構釁、以至殆治兵備、其迹不可以掩矣、右府宜追小人、戢兵備、以計無事、汝等歸而備言我意、無復一語及鐘銘、又召且元及大藏等、厚賜金帛而遣歸、且元畏病、不能發、二姆先發、且元及二姆於捷山、語之

曰、大阪情態又不可掩、不早為之所、事未可計、以我竊計之、有三策、暫避大阪城、為下、托妬好、煩右府東下、為中、擁使淀君居江戸、為上、淀君、秀頼生母淺井氏也、二姆相視不言、竊相語曰、德川氏待我語辭温潤、不出如是之險意也、市正將以賣淀君買己功也、不可不早告、兼行先還、具言之、淀君大怒、大野治長又慫慂之曰、請速戮且元、以舉兵、淀君令七隊將薄田兼相等急擊之、皆不聽、曰、且元之忠、不見其罪、或勸且元、擁右府、以誅群奸、且元曰、是脅君也、我不忍為、縱彼來攻我、不以一矢加牙城、速水時之說且元

曰、盡權退就封邑、以熟計之、且元從之、乃語時之曰、我所以述上策者、自有處置、家康春秋已高、故以移淀君於江戸為名、要在紓一時難、而我且於江戸、大興邸第、或夷丘陵、或埋卑隰、廣作基址、務極壯麗、可以支數年、既成、而又治淀君行、及期、復托以疾、亦足以荏苒涉年、東方必有釁可乘、是淀君有東移之名、而其實不舉趾也、我計之熟矣、而事不行、是天棄豐臣氏也、愴然淚下、時之亦感激、攬涕而出、

中井積善曰、談者往々言、大太君欲除孺子之日久、而病其無釁、故假鐘銘與詛獄、以激其變、吁是何言之謬也、大阪異圖、在鐘銘前、如占其黑氣、修軍備、招賀藩、可以見已、且元之東也、詛獄既白、其所詰、特在繕兵募士、而且元又有我情呈露不可揜之言、乃變之不待激於詛獄者審矣、大太君豁圖無事、而姦豎譊々、逐且元、啓兵端、西討之命、於是乎出、尚何有乎鐘銘、談者不究事實、妄弄筆舌、可憎、

大野治長等決意舉兵、關原之敗、坐失封邑者、聞大阪召募、爭來歸焉、長曾我部盛親自京師、真田幸村自高野、森勝永自土佐、大谷吉胤、福島正守、正鎮、明

石全登、槁直之、仙石宗也、後藤基次等、相尋集者數百人、城中步騎至六萬、而凡有爵邑者、無一人應之、又馳特使、召伊達、島津等、政宗、家久、却而不受、於是、家康下令諸道募兵、

中井積善曰、大阪舉事、於義為無名、於勢為無謀、子母臣主、唯利之視、僥倖一且、以孤城抗天下、竟以取覆滅之殃、悲夫、或曰、夏少康以一成一旅、能取大物、夫天下豐氏之有也、克復之弗可已、豈容成敗論之哉、曰、惡是何言也、惡是何言也、天下者天子之有、豐、源、皆天子之臣也、一時統屬、跡似君

臣、而王朝之班、儼如也、昔者、太閤氏乘後雖之餘
烈、逼其君之孤、其爲篡也明矣、然西呑九國、東摧
八州、身爲天子之關白、而大勢定矣、織田氏之孤
秀信特岐阜一藩侯耳、當是之時、岐阜無故、而稱
兵以畜克後乎、太閤必承制誅之、由竈上之除、乃
身死國亡、不免爲一叛人矣、大太君之於孺子、爵
位素在其上、關原之役、逆豎伏誅、大勢已定、乃收
昆岡之炎、繼以孔云之親、則大阪特一藩侯耳、是
擧目以叛人、亦不爲過矣、予於關原之役、賊書西
師者、孺子不與也、不叛書此擧者、孺子自爲也、孺

子自爲、則微存形迹、假以敵國也、然其歸則叛已
令也、遷擬以少康、其不於倫亦甚哉、

十九年十月、家康大出兵大阪、步騎總二十萬、藤堂
高虎爲先鋒、家康自將中軍、東道諸侯皆從焉、秀忠
率關東及奥羽諸侯、繼之、井伊直孝爲先鋒、忠輝爲
江戶留守、使福島正則、黑田長政、加藤嘉明、留鎮東
國、二十二日、家康至京師、秀頼大修守備、高壘丈餘、
北帯淀川、東控大和木津二川、南至鷺島、西據橫港、
連砦於川塲、博勞淵、葦島等諸處、列艦於海門、以守
焉、眞田幸村恥受他人節度、築偃月城於羅城東南

玉造、募信濃遺民百五十人守之、秀頼又給以兵五
千、十一月十日、家康至伏水、四方諸侯軍、水陸相繼
至、兵総五十萬、旗幟蔽空、家康進營住吉、秀忠營平
野、家康使人招幸村曰、封以信濃、幸村對曰、假令受
天下之半、不能叛右府、又招降木村重成、重成不應
蜂須賀至鎮攻薄田兼相於穢多崎、破之、兼相豪悍
善鬪、是日、飮於倡家、其兵不能支、兼相深以爲恥、上
杉景勝破鴫野、佐竹義宣破今福、重成單騎出拒義
宣、渡邊尚等出拒景勝、秀頼自城樓望之、顧基次往
援重成、基次直往、請代之、重成不聽、基次陣其後、重

成橫突義宣軍、大破之、斬澁江政光、尚等亦擊破景
勝、是日、基次中流丸、曰、創猶輕、天未棄右府乎、幸村
與前田利光對壘、出銃手於林中、日覧利光兵、利光
先鋒奥村某欲奪林以爲功、啓襲之、不見人影、城兵
自銃眼望見、笑曰、公等索狐兎乎、奥村怒、踰壕登壁、
則矢丸交發、死者數百人、南条光明守南壁、高虎招
降之、光明欲導高虎兵爲内應、約四日黎明、事覺、秀
頼誅之、而不更其旗幟、連銃以待、黎明、高虎與直孝
合兵迫壁、加賀越前兵亦攻幸村壘、皆遇銃而敗、會
櫓上失火、越前兵二百乘之而登、幸村擊殲之、是日、

戰闘自卯至午、而城兵不損一人、六日、家康徙營茶臼山、秀忠徙營岡山、遣書織田長益、勸和議、毀羅城、塡周池、若移封大和、若以淀君為質、皆不肯、而家康促和議愈頻、治長以秀頼命對之曰、若雖和成、客兵不忍棄、願得益封、和議乃破、塙直次、長岡貞安、出斫阿波營、斬其将中村某、京極忠高母常光、淀君妹也、家康使人迎以媾和議、又百方誘降城兵、秀頼召諸将議、或曰、宜要城以伺敵動靜、或曰、外無強援、内有貳者、不若暫媾和以為後圖、治長、長益、欲和、秀頼曰、市正為我忠誠、以計無事、汝等却沮之、令而唱和者、

何也、常光又往來東西、勸和議、終約逐客兵、塡周池、十九日、和議成、夜茶臼山下失火、燒二十餘營、幸村欲乘而掩擊之、治長不聽、幸村憮然曰、大事去矣、二十二日、家康使板倉重昌阿部正次、入臨誓焉、秀頼使木村重成出臨誓焉、重成跨馬出、風儀肅然、過諸将陣營、将士命之下馬、重成不顧、騎而至轅門、下馬、不禮而入、直進述使命、而後下坐而拜、家康曰、汝常陸子乎、容貌何甚類父、年齒幾許、曰、二十二、曰、然則與右府同年、談又及鵠野、今福之戰事、重成曰、今日臣有使命、請畢使事、家康曰、我年老、遺亡一至於此乎、笑顧左右、取誓書、押血糢糊、重成曰、請面更得鮮血、家康剌指數四、曰、年老血涸、重成默然如不聞者、家康嗤口頰、出血塗之、重成拜謝而退、禮諸将而還、且日、家康大發卒、隳外城、塡空濠、遂及内濠、治長出詰之、吏對曰、我受命、治長馳至岡山、問之、将吏皆曰、前将軍命也、時家康在京師、治長馳使訴之、板倉勝重對曰、本多正純實主此事、盍與之議、詰正純、正純稱疾不見、往復數四、而役既畢、獨存寸城而已、元和元年正月、家康秀忠東還、諸侯兵亦罷歸

中井積善曰、大阪之役、議者往々曰、大太君老謀

雄畧、欲必取孺子、而病堅城不可手拔、乃托和議、設堙湟之策、以為再駕之地、孺子以下在其術中、而不自知、以取覆滅矣、吁謬哉是言乎、此從成敗之迹言之也已、大太君之不薄於孺子、予嘗屢談之、以解世之蔽惑、是役也、以順應逆、傾天下圍孤城、夫孤兒寡婦、逋逃虜孽、特机上之肉耳、所謂地道横穴、辟櫓崩陥、精兵百萬、雲梯齊登之日、猶何堅城難拔之病乎、然顓唱和議、而後威力、其欲終始相完之心、可以白于萬世矣、周詩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大太君春秋甚高、朝不謀夕、而孺子

方妙齡、苟欲除之、烏得望諸歲月之外邪、假令孺子爾後潛伏不動者、十有餘月、則大太君不及見其再舉也、識者必取之說、無所施焉、堙湟之約、固亦易制之勢也、亦易制之勢者、蓋絶後畔之意也、勢不可復畔而畔、是自作之孽、又誰咎也、譬諸治盜之律、市井小偷、發覺者、官必黥贖逐之、再犯而後劓斬、觀者乃曰、官之黥之也、設以為劓斬地也、偷兒不知之、自陷禍機矣、惡是何言也

三月、秀賴使青木一重請金穀於家康、家康不應、容兵交動、再舉、乃募遠近、得兵十二万人、於是議戰守

未決、幸村進曰、今日之事、兩言決之耳、可戰也、不可守也、當挾天子以號令四方、治長等不聽、乃作三軍、大修守備、大野治長將一軍、七隊將及後藤基次屬之、木村重成將三軍、真田幸村、渡邊糺、明石全登等屬之、大野治房將三軍、長曾我部盛親、森勝永、仙石宗也屬之、秀賴具旗鼓、上茶臼山、自指揮三軍、士氣頗振、

中井積善曰、甚矣大阪臣主之昏也、客歲之舉、其無勝算者、審矣、今也彫殘之餘、無他長策、乃不旋踵而反、以僥倖於一旦、其不可成、不待識者而後知也、悲夫、或曰、前後之舉、其揆一也、子之不拔名前舉、既聞命矣、今乃拔名後舉者、何歟、曰、我固將言之、夫城下之盟、撤壘堙湟、蓋勢屈而力竭、不得不唯命之從、名和而實降也、要之大神示信天下、豈容亡故而背哉、今也狂謀妄舉、降而不聆、失信無名、恃以一人私計、重毒天下、甘為逋逃之藪、亂賊之魁、是非反而何、是非反而何、

又曰、大阪之悪稔矣、廼有劫天子之議、有焚宮闕之謀、其為逆大矣、議之不從、憚遠出也、謀之不行、事發覺也、皆非悔禍而寢息、許止不嘗藥、而弑父

之称、趙盾不討賊、受弑君之名、說者傳以為直筆肅斧之誅、況乎舂動干戈、謀議及大逆、其為王憲昭昭然章哉、欲不謂之反而得乎、

十五日、家康聞報曰、烏合之衆、不足深憂、乃下令諸道集兵、是月、京師相驚曰、大阪兵至矣、皆荷擔而立、或投宮門、或聚公卿庭、殆不可制、諸司代板倉勝重恬靜以鎮之、不修警備、於是民心始安、朝廷亦依賴焉、

中井積善曰、板氏豈非古所謂豪傑之士乎哉、九京尹之職、甚要且劇、天下莫尚焉、且也獨任專斷、

無同僚可咨諏、無上司可稟受、當時又未有理官
分其勞、況於慶長初年、禍乱僅定、人心危懼之際
乎、又況於慶元淊天之變、近在咫尺之地乎、自非
板氏絶群之才、孰能當之、世傳、元和中、勝重齢高、
上状乞骸骨、官難其代、優命弗允、乃親往固請大
君召見、慰勞曰、京尹重職、孤未得其人、卿其擧所
知以自代、對曰、臣在上國日久焉、烏能鑒別關中
人士、然必以臣所知乎、恐蔑踰賤息重宗、大君大
悦、即命周防守重宗代之、果稱職、民戴之如父母、
仰之如鬼神、大板尚寬簡、小板務精敏、蓋皆曰時

制宜也、爾後居此職者、往々極一時之選、或至於
自執政出領之、而輿論必以二板為稱首、偉矣夫、
今日至治、職員列置、事不足半古人、而任歸閥閲、
用為當路之階梯、則撰亦寖衰矣、
四月、治房以万人攻郡山、走守將筒井定次、十八日、
家康至京師、廿一日、秀忠至伏水、近國諸侯兵來會
者、十五萬、使石川忠總守高槻、松平利隆屯尼崎、山
陽、山陰兵自神崎入、南海兵自和泉路入、自大和路
者、忠輝為之總督、家康使人招後藤基次、曰、苟導東
兵、則以播摩封汝、基次對曰、今日東西爭衡、若使西
軍強、則臣歸東可、今東軍強矣、去弱就強、臣之所不
為也、雖然、厚意亦不可不謝、臣速死、以報幕下、五月
五日、基次勒兵夜發、迷失道、出古市、曰、前有水、後有
林、是可以一戰、且日、治長出助基次、幸村陳道明寺
重成陣若江、盛親陳矢尾、基次不告衆而進、與水野
勝成遇、擊破之、渡邉尚、薄田兼相來援、美濃、伊勢等
諸軍、夾擊基次、基次既創、盡亡其兵、從者僅十一騎、
使人謂兼相曰、子勉之、吾且死、乃進中銃殪、還至柏
原而死、兼相、吉胤等、亦戰沒
岡田僑曰、後藤基次以小嫌怨其君去國、而欲仕

其君之所仇、雖有功、何足称哉、而余所以為之立
傳者、特取大坂之役殉節耳、夫君子之於人也、揚
其長、恕其短、故人悔過勸善、且基次之所以去黒
田氏者、非專以其子得罪故也、余嘗按舊記、長政
嘗問其臣曰、當今可代我而將者誰也、菅正利對
曰、後藤基次其人也、長政默然、則知長政之不懌
基次久矣、孝高將死、謂長政曰、汝有勝於我者、亦
有不如我者、陥堅摧鋭、我不如汝、任用戈能、得士
卒歡心、汝不如我、嗚乎、基次所以見遇於孝高而
不見遇於長政者、其以此歟、要之、基次任俠抗直

人也、其居傲不羈、不守禮節、或有之、臨危苟免、醜
顔慕祿、則斷無之也、方黒田、細川二氏生隙時、若
使黒田氏弱、而細川氏強、基次必不去此就彼、亦
猶大阪之役、矢不負西之弱、而應東之強也、隱岐
嘗受豊臣氏恩、及事起、與父倶殉難、可謂不愧基
次之子矣、

幸村進邀仙臺軍、仙臺軍以騎戰有名、毎遇敵、百銃
連發、來煙馳突蹂躪、所向無前、幸村諳知之、登譽田
東阜、撑凹處而陳、令曰、脫冑委槍、以待我命、已而令
曰、冑、相去數十歩、又令曰、執槍、銃起無動、仙臺將片

倉景綱縱騎兵、依法而突至、遇槍而沮、幸村大呼進
擊、景綱大敗、會東軍後援至、飛丸如雨、幸村退保南
岡、

菊池純曰、眞田幸村破與軍于譽田、克用曹劌長
勺之故智、別出機軸者、劌之言曰、戰勇氣也、一鼓
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兵之勝敗、
不出於盈竭之外、善用兵者、以活眼讀活書、一部
二十二史、皆可以為孫呉註脚也、

藤堂氏兵向矢尾、盛親設伏破之、重成遊兵亦來會、
擊斬其二將、當是時、重成亦與直孝相拒於若江、擊

破其前軍、重成自揮槍督戰、所向皆靡、斬山口重信
等三十餘人、而其兵亦死傷畧盡、重成據隴而息、井
伊氏士某狙擊之、不中、重成呼曰、我德汝、遂自刎而
死、

本莊一行曰、使于四方、而不辱君命者、我於木村
重成見之、重成之奉使命也、不為勢懼、不為威屈、
苟不出於倨傲、苟不失於禮節、可謂眞了使命者
也矣、見其在圍城、百戰不撓、從容取義、求之古人、
不多見其比也、惜哉、不生於大閤勃興之日、而於
右府衰亡之秋、殉節於孤城、余為重成憾焉、世

傳其妻文書、曰、一樹之陰、一河之流、猶因他生緣、
妾自客歳奉枕席、結偕老之契、為同穴之誓、形影
相倚、夢現互繆、有一日千秋之思焉、何啚四海騷
然、鐘鼙交警、且暮不聊生、仄聞、良人今日之舉、冑
纓不復結、項羽古豪傑也、尚濺淚於虞氏、義仲猛
將也、而惜別於松殿、妾於浮世無復所憾、唯一死
以先君、有浮屠氏所謂三途渡口以待君至耳、伏
願有忠誠以報右府、嗚呼、如重成夫妻者、千歳之
下、眞使人悽然焉、

增田盛次與高虎兵鬭死、幸村與盛親自平野退、縱

火村落而入城秀頼問謀幸村幸村曰明日臣請陣茶臼山以誘敵明石掃部出今宮南放火敵背臣直衝中軍主公建旗鼓繼之事成成秀頼從之七日黎明幸村軍茶臼山森勝永大野治長軍其東大野治房御宿正倫軍岡山諸將彌縫其間而東軍充漫山野者鱗次而進家康統左軍秀忠統右軍忠直利光忠朝等為先鋒幸村謂治長曰兩軍之雌雄決於今日公宜促主公主公親出軍氣自倍治長馳至櫻門旌戟森然左右成列秀頼擐緋甲穿錦袍將發會有流言有欲待右府出反者遲疑不果治長欲往與幸村議而東軍先鋒既至勝永以銃手相挑幸村止之登丘而望曰金瓢何不出乃召其子大助曰治長常疑我我當死於此汝歸侍右府大助請止俱死幸村叱曰盍殉右府汝而死誰明我心事大助泣而去敵兵益逼忠直忠朝並進幸村見之謂大谷吉之曰我意決使勝永當忠朝自擊忠直軍馳騁督衆縱横血戰終死之吉之等亦戰沒

菊池純曰人皆称真田幸村用兵神出鬼沒喜行奇計有彷彿楠公者予以謂不獨用兵一事其出處事行亦酷肖楠氏楠公有正行能紹父之志幸

村有幸昌能守其訓戒其櫻井驛與茶臼山父子飲泣攬涕訣別彼則僅十一此則甫十六楠氏之與真田氏忠臣孝子悉聚于一門一則與南朝終始一則與豐臣氏偕亡矣其二氏相似類之甚哉夫真田氏而一日存焉大阪命脉亦可以延一日也猶楠氏而不亡則南朝正統可以維持一隅也而令其變與後藤薄田諸客將相比肩弗能大展其力猶楠公與名和結城輩同席而不甚顯其效筏之無成矣足惜哉嚮使大阪悉用幸村之策速入京師挾天子以令諸侯令七隊將士先據伏水城拒莬津斷湖橋連營滋賀辛嵜以壯軍聲則大事或可集也惜哉其所畫策者相牴牾不行舉父子之肝腦悉膏諸鋒鏑與豐臣氏俱傷偕亡可勝慨哉吾嘗數游攝播諸州徑過所謂櫻井驛詠懷楠公訣子古蹟既而又登茶臼山探討幸村戰沒舊趾悉為荒煙野草廢墟斷碣之地問之父老莫知其詳者過而覽者未嘗不為之躊躇而悽愴也抑楠氏父子殞命勤王暴骨原野者獲明主碩儒手筆大書豊碑留之不朽廟食百世獨至彷彿楠氏者絶無一人薦蘋藻弔英靈者徒為芻牧場豈非

以亡國之敗將、吠堯之桀狗邪、後之弔古士、誰其奮筆擬揮出光於無窮者、

加藤重慎曰、幸村萬戸侯在眼前、而毫不動心焉、一意善繼父之志、致死秀頼、其忠孝固既為絕倫矣、而又有絕世之智、絕人之勇焉、吾觀其用兵、常能以小破大、以寡克衆、不唯關東諸將伊達政宗之徒、皆辟易、雖我東照公、亦殆不能當、嗚呼、幸村之智勇忠孝如此、吾焉得不揄揚称贊、同諸楠河州哉、

本莊一行曰、幸村之於豊家、非有茅土之恩也、非

有國士之遇也、而以百千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猶張睢陽待賊師也、當是時、豊家舊臣、猶且視勢規利、獨幸村以羈視之身、殉豊家者、何也、曰、幸村智勇絕倫、大懷有為之志、欲一試利器於盤根錯節也、而奸豎用事、謀畧不行焉、雖終無赫々之功、其言亦足以用、而忠貞義烈、委身於豊家、至父子殉於華城、何與諸葛瞻父子致死於綿竹者、其心迹一相類也、

忠直逐北至安井、斬首三千六百級、井伊藤堂軍、潰擊勝永、勝永退、治長及七隊將追代之、擊破藤堂軍、利、常兵進與治房戰、遂抵城下、斬首三千級、時既過午、家康使人入城媾和、曰、徙封大和、弭兵、淀君乃使秀頼召還治長及速水守久、二人旋旗入城、會大助亦至、具叙幸村遺命、語未畢、潰兵踵至、秀頼怒、欲自出戰、守久諫止之、東軍逼城益急、城中有應之者、焚治長第、京口門先破、庖人某亦謀反、縱火於庖、延及殿宇、城中騷擾、諸門皆破、郡良列、津田左近、擎馬標牙旗、拜曰、臣等不死於城外者、恥棄章旗也、今謹奉還、遂伏劍而死、眞野宗信、中島氏種等、相尋自殺、秀頼奉淀君、將自殺於天守閣、守久止之、徙之園莊倉

中、治長遺書家康父子曰、願群臣自殺、以全秀頼母子、因使人奉夫人徳川氏、送致東軍、諸御擁而出、亂兵雜沓、不能前、堀内氏久認葵章裳衣、馳至前驅而行、治長使其宰米村某追及之、曰、必依本多佐州、遂至正信、正信徃茶臼山以告、家康曰、孫女自來乎、夫姑之命、任其所請、又至岡山以請、秀忠怫然曰、何不與汝夫偕死、

中井積善曰、夫人氏之出、諸志多謂、臨難苟免失節之大者、然其所記載、又各不同、蓋顛沛中、一時所睹聞、宜矣、其致紛紜也、唯有文山吏、据米權老

來所見說之實、以辨世之妄傳、鑿々乎可徵矣、故
余采而錄之、或曰、父老談有之、曰、自夫人氏之合
卺也、孺子絕不相見、淀氏亦不以婦視之、乃名皆
而實幽矣、果爾則其係逃難、亦未足深罪焉、矧不
然乎、曰、薄乎云爾、夫沓之名、公也、幽之實、私也、公
可以揜私矣、私焉得廢公哉、抑茶丘之命也慈矣、
岡山之語也正矣、皆大人之言也、
八日平明、家康命治長搜倉中、名簿出之、且曰、救秀
賴於高野、給淀君以萬石、直孝謂安藤重信曰、今日
而主公猶欲全彼、是貽禍根也、我與子任之、而後乞

罪耳、放銃於倉中者二、秀賴悽然曰、吾爲大閤嫡子、
而至於此、命也、乃自刄而薨、年二十三、勝永刭之、淀
君見之、悲慟、使氏家道喜殺己、於是、治長、勝永、守久
等二十三人、治長母大藏、重成母宮內、乳母正榮等、
十三人、皆殉之、秀賴之未死、真田大助從其所之、衆
使之走、對曰、我父命我殉右府、故不死於城外、而在
於此、倉外藉藁而坐、不食者一晝夜、待秀賴死、乃自
殺、
中井積善曰、大坂之事、不足道矣、主昏而臣姦、則
以黠婦、二三宿將、亦無有深謀遠慮、唯僥倖萬一之

之福而已、要皆不量力、不度義者、是以畔而降、降
而復畔、以流臭於天下、身首虀粉、使宗社墜滅澌
盡而後已、悲夫、抑城陷之日、我大太君能收烈火
之威、而尚降肆赦之命於怙終之子母、其深仁厚
誼、有萬世不磨者、予嚮屢談焉者、豈不有以也耶
或曰、孺子不死於城中、潛奔薩、以全終、其事甚秘
故世寡傳者矣、嗚呼、奚而然乎、好事者爲之也、觭
倉之迹、較然著明、不可揜焉、且大太君之神明無
遺策、惡得有元兇未獲、而遽旋駕於京師焉乎、一
隆一替、猜隆而憫替、下士私心、一正一奇、厭正而

喜奇、俗子通情、故有此譚也已、要不足信、
谷寬得曰、秀賴事、亦建文逃靖難兵之類耳、豈我
邦之下士俗子、獨憫替喜奇也哉、西土亦皆然、予
論秀吉曰、三代而下、創業之主、卜世不多者、大率
不過剛柔不得其中而已矣、過剛主、不忌殺人、而
人畏之、嬴政、劉裕是也、過柔主、爲人所制、而人侮
之、司馬炎、蕭衍是也、畏與侮、其歸雖相反、於人不
心服則一也、唯得其中者、劉邦其庶幾乎、本邦自
生民、神統連綿、搢紳甲冑之分甚嚴、故雖有暴君
閒主、出乎其間、而未嘗有革命也、及源賴朝、秉平

氏跋扈王室陵夷、幕府創立、禮樂征伐、於是乎歸焉、雖不復王天下也、亦非五霸藩蔽一方之比矣、然頼朝過剛、防支庶逼宗之漸、而過柔、制大臣簒國之姦、則三世而為北條氏所奪、其後數百年、至足利氏末、英雄四起、抗衡中原、民苦兵革者、數十年、其勢髣髴乎戰國縱横之時、於是織田氏臣、有豊臣氏者、瓌偉倜儻、用兵如神、以天下為己任、逮逆臣明智氏弑織田氏、忿然起義兵討之、天下於是乎為己有、富彊倍於前代、建都于浪華之故墟、号為天府、方是時、秀吉自謂、天下無有敵己者、身

世之枝擢、功業之盛大、自古未有也、或曰、秀吉以命世之才、得天下、救民塗炭、則上下亡怨也固矣、而孫謀不貽、忽焉追嬴氏之覆轍者、豈非溺於淀氏之愛、而不廢不肖之子、姦臣逮其禍與、予曰、不然、蓋秀吉方織田氏世、與東照公及前田氏等、地位等夷、以故心憚焉、封土至大、其弊至無立錐之地、於是伐朝鮮、覬覦朱明、功終無成、而殺人亦多矣、昔者梁襄王問孟子、孟子對以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如嬴政者、雖暫一之、忽失之、其後劉邦能一之、卜世及二十四主矣、豊臣氏為人過剛、雖能一之、則勢如破竹、然亦不能免嗜殺人之責、是其所以一代而得之、二世而失之也、況東照后以深仁厚德代之、果開上古所無之至治乎、由是觀之、孟子之言、非偶然、而予亦曰、卜世不多者、大率不過剛柔不得其中而已矣、先考浪華城懷古詩曰、八州憶昔屬豊公、討戰縱横西又東、身後泰環終不解、生前墨守更難工、炊煙空恥鵾鶵化、春色再傷薰莸風、唯有金湯餘霸略、千年彷彿帝王宮、予嘗和其韻曰、九命衣冠列上公、大都嘗開海門東、誤承僭号異邦稱、豈卜長城延祚工、地植梅花餘帝

跡、誰歌稷穗入王風、龍興今浴昇平化、五彩雲蒸擁漢宮

秀頼子國松、年甫八歲、與其傅田中某匿伏水、家康捕而斬之六條磧、蜂須賀氏捕盛親於男山、家康命縛之二条城西門數日、斬於六条磧、徇而梟之、其他豊臣氏遺臣七十二人、卒六百人、皆斬之、豊臣氏亡、

谷寛得曰、太閤嘗信石田三成之譖、斬關白秀次之後宮三十餘人於四条磧、以逞其忿、今去其時、僅二十一年、併幼稚兒孫、為有罪鬼、出乎汝者、反乎汝者也、噫、

初家康爲片桐且元置郎駿府、徙居焉、以疾不果、於
是、與疾赴駿府、以豊臣氏夷滅、愧懑爲疾、未至而卒、
中井積善曰、宜矣、片桐氏之死也、其終身之經營、
寸丹之傾奉、所以殫力竭智者、倏忽而塵斷澌盡、
無復影響、以衰病之日、顧瞻興喪之迹、實有難爲
情者矣、或曰、其死非良死也、夫既有所逼、理或然
或者曰、謏談曰、淀臺孺子爲厲也、其獰悪之狀、貞
盛窹寐明見之、呼服謝罪、卒以致死、記述歴々、相
傳爲信、甚矣、世之好怪也、夫死也者、生之盡也、形
神朽滅、漠然無迹、其死于病、猶火銷於爐也、其死

于兵、猶火滅於水也、雖順逆緩急之異、等乎其爲
銷滅、則同矣、更留何物爲厲哉、且也、談令豊氏而
果爲之與、自當有所讎、何有於桐氏、談令桐氏而
果見之與、程叔子所謂心病是已、婦女豎子之談、
奚足置諸齒牙耶、婦女豎子姑舍旃、若伯有爲厲、
係鄭國癡人一宵之夢、與蕉鹿夢覺、相伯仲者、其
恍惚狂妄、固不足乎列、然左氏誇誕之筆、皷子産
強辯之說、以矯誣千載、亦是與齊東野語之類也
已、後儒滔々逐末沿流、不復究本源、雖或賢知之
拔萃也、猶且不寤、随爲之分疏回護、乃言別是一

理、以貽世之煩蔽、夫騁妄譚于桐氏之徒、亦或有
所誘焉者、先賢實任其咎、悲夫、噫吾誰與歸、
加藤重愼曰、且元智慮周密、爲秀頼謀者、無所不
至、可不謂天下之賢傅乎、若使之出大阪之後、直
去髮入山、則雖南朝藤納言、何以加之、但其武臣
而暗於古道也、雜夷於關東諸將中、而終其身、誠
可惜也、

近世皇朝史論卷之二終

近世皇朝史論卷之三

本莊一行　編

六月、家康入朝、閏六月秀忠入朝、命林信勝據貞永建武二式、作新式、其畧曰、文武之術、不可不兼修、曰、擧賢擇能、奬勸善良、曰、諸侯會同、毋騶從過節、曰、毋紊衣服之制、曰、去奢尚儉、曰、諸士陪臣、騎而勿轎、但老疾醫卜、不在此限、曰、毋不告而婚、曰、毋不請而城、曰、毋荒酒色事賭博、曰、毋庇奸究、曰、毋華逋逃、曰、毋知巨罪而不告、曰、使國人土著、毋妄移易之、又與關白昭實議斟酌朝議、定朝廷式十七条、奏請頒之、二年正月、命諸侯以下、依爵位、制冠服、以改軍容、

中井積善曰、今之俗以去頂髮為成人之儀者、京室縉紳之外、無貴賤皆然、相傳萌於鎌倉時、或曰、創乎室町氏、蓋喪亂之世從事者、兜鍪皆生蟣蝨、故權剃頂髮、以避其患、從罷復舊、既而天下滋亂、將士丁壯、不遑復髮焉、因仍成俗、卒至於以代冠禮、其為軍容也甚矣、或又曰、中古有月額、今去頂髮者、蓋月額之過甚、非軍容也、未知孰是、縱非軍容乎、其失禮容則一矣、俗又有暑麻肩衣半袴、通為貴賤公服、亦係亂世苟簡之製、可厭耳、當時守文之治、釐服制、正國容、可謂盛事、然未及變斯俗、留以成世之積習、惜夫、

三月、天皇使大納言義勝大納言實條、就拜家康為大政大臣、家康力疾、衣冠拜命、四月、家康自度不起、却醫藥、遠婦女、召諸侯諭曰、我老病旦夕將入地、身幸致太平、將軍亦御天下有年、不復以身後為憂、我死之後、將軍或失政、則諸侯當其器者、宜代執天下之權、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吾亦無所憾焉、又召義直賴宣賴房曰、汝等善事將軍、十七日、疾革、顧秀忠曰、吾死後、汝謂天下何、秀忠答曰、將大亂、家康曰、善、召嫡孫家光曰、汝他日宰天下者也、治天下之道、唯慈而已矣、乃薨、壽七十五、葬於久能山、三年以遺命改葬於下野日光山、天皇遣公卿三名、贈正一位、賜号曰東照大權現、

中井積善曰、丕顯哉東照大君創業之勳、所謂天錫勇智、表正萬邦者、非耶、承以二大君守成之績、繼述弗倦、不亦美乎、自元和止戈、到于今十有三紀、天下乂安、文恬武嬉、恩逮萌隷、而威加窮髮、隆治之澤、為前古無比焉、盛矣哉、於乎、是誰之力與、事非偶然也、

賴襄曰、吾嘗遊於江戶、觀其城闕之壯、候伯邸第

之毀、既而歷東海、彷徨尾、濃之間、北望信越諸山、綿亘重疊而來、逆赴京畿、而其南沃野洪濶、與參遠接、眞天下之衢路、想見千軍萬馬之馳騁、今之布列第者、其初皆決擲背於此也、蓋源平以還治少亂多、羣雄碁峙分裂梗塞、不知其閲幾百歲而今吾緩帶垂櫜、不齎糧而行焉、則誰之力邪、世論者或病大阪之事、爲累東照公之德、是不知時勢之論也、吾曰、公之取天下、不在大阪、而在於關原、不在關原、而在於小牧、夫公織田氏屬國也、而太閤其將校也、太閤以織田氏將校起身、乃欺其君之遺孤、欲加之以兵、諸同列畏其力、私其惠、逡巡而莫敢爭、而公獨毅然扶弱抗強、野次一戰、獲其二驍將、固足以破姦雄之膽、而服天下之心、當是之時、太閤所據不過近畿諸州、瓦合烏集、人懷觀望、而公以參遠膠漆之民、加以甲信之精銳、勳舊忠義、如雲如雨、使和親不成、兩姓構兵、天下之事、未可知也、昔者曹操謂劉玄德、天下英雄、唯君與我、袁本初輩不足論、今以太閤視柴田勝家等、猶操之於本初、而其憚公也、不啻玄德、宜其卑辭厚禮百方講和、是太閤至計、所以速取天下、而天

下之權、已在於德川氏矣、何哉、我戰勝、而彼求和、求者在彼、許者在我、我欲和則和、欲戰則戰、安危禍福一取決於我、我不已有天下之權也耶、唯夫權在於我、是以班爵之崇、封土之隆、不得不置之天下候伯之右、太閤末路、兵連于外、士亂于內、而莫之能定、能定之者、公而已矣、太閤一瞑、制馭天下者、非公而誰、是其勢不待智者而後知、特未有釁耳、關原之事、是羣雄相聚、推天下而致德川氏者也、何則彼自開釁、而使我乘之、我有辭於天下、天下誰能禁之、於是朝廷授之上將之任、以統天下候伯、會全朝聘、莫不於東、則大阪徒一候國之坐食者耳、公已不忍織田氏之孤、寧復忍於豐臣氏之孤乎、蓋思有以善處之、而彼不察焉、公之雄武老鍊、雖太閤非其所畏、況於當時羣雄、直兒童視之、而何有於驕婦騃孺哉、而謂公蓄謀積慮而斃之、皆不知時情者也、公自少小、轉質隣國、已極艱虞、及其主國、又接境勍敵、百戰爭鋒、寸攘尺取、纔定五州、而織田豐臣氏、以其間奄有近畿、暴致強大、蓋無不以公爲遲鈍、而不知天之所以成公、乃在於是、二氏之於天下、唯速得之、故速失之、公

未嘗急於取天下也、而天下之釁、每足以開公、嗚呼、是其所以長有天下、以基今日之盛業也歟、

青山延于曰、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夫國之存亡係俗之美惡、故士重禮義、俗尚忠厚、國必長久、士無廉恥、俗尚諂諛、國必危亡、譬之人、元氣未衰、則五臟雖病無害焉、元氣已耗、則五臟雖未病、不覺者幾希、神祖之治天下、崇廉恥、勵忠厚、以養國家之元氣為務、國之所以長久、非徒然也、

又曰、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

者有其治者也、蓋人君在位、戒慎畏懼慮其危難、察之於無形、防之於未然、而後可以持盈保安、若恃其治安、驕泰自肆、莫不致禍亂、公時兵革已戢、天下無事、然其對神祖以亂之將生、則可見其戰兢惕厲、不狃治安、夫如是、禍患何自而生哉、

秀忠一順家康遺訓、撫御天下五年、奪福島正則封、放之信濃、正則在江戶邸、秀忠自京師遣使者、就傳命、正則默然久之、曰、使前將軍在、則吾將有所言、今復何言、遂赴配所、

安積覺曰、征西諸將福島正則其功最大、然其剛

愎自用、恃功驕恣亦甚矣、關吏辱其使者、固非隊主之罪、伊奈圖書不幸遭其變、斬關吏六人首、以償一士之死、不亦可已乎、關原合戰誌右卯餘史所書六人姓名、未必杜撰為之、但神祖召圖書訊鞫之、大全之說為長矣、圖書斬關吏、或在此後、而正則欲甘心圖書、故以騎士步卒之說逼之、必不得已、則圖書之家亦豈無騎士可以匹敵者乎、正則舍之不論、必得圖書之首、而後自慊、豈非狠戾彊暴之甚哉、當此時、毛利輝元勢日窮蹙、正則之去就、雖非韓信為漢則漢勝、為楚則楚勝之勢、而激

李懷光奉天之變、將在呼吸之間、井伊直政謀慮深遠、犯顏彊諫、而神祖愛士、不忍發言、圖書感激甘為之死、君臣之際、可謂兩得矣、相傳台廟深惡此事、元和中奪正則之封、而處流離、雖由殘忍貪虐罪惡貫盈、而其起原于此云、

本莊一行曰、正則之於關原也、勢望之所關亦大矣、正則西則西勝、東則東勝、於此時不察進退之機、為豐家之計、區々拘小慎、以兄弟相鬩、何異於蚌鷸之爭致漁父之利哉、家康之兇險深阻、終非為孺子利者、不待識者而後知也、為正則者、宜覺

巨鯨於一戰之下、置豐家於泰山之安、而後徐圖三成、則一朝事可辨也。正則計不出於此、举城陷而不能援、豐家滅而不能救、終至窘窮迫蹙、無所訴寃、何無思慮之甚也。語曰、先者制人、後者制於人。正則可謂制於人者也。正則固駑越之徒、未可望以識量、豐家諸將、廻謀決勝、不乏其人、而無一人思慮及之、可勝歎哉。

寛永八年、加藤嘉明卒。嘉明為人沈深剛毅、朝鮮之役、以水軍有功、及秀吉薨、深結於家康、及家光襲職、封以會津四十萬石。

青山延光曰、勇固有大小、衝鋒冒刄、破堅陷陣、非勇之大者也。天下有大勇者、大敵有所不畏、小敵有所不侮、克而不驕、敗而不懼、斯之謂將帥之勇、而將帥之最勇者、如源廷尉新田左中將、蓋未嘗不身先士卒、奮戰衝突、以彼其蓋世之才、指麾天下之精鋭、天下固不能當其鋒、又何至以匹夫之勇自奮、然徐而察之、則妙用存焉、未可謂之勇之小者。何則小敵之不足敗者、固不足道、天下苟有大敵、屹然如山嶽之不可撼、沛然如江河之不可禦、氣勢足以壓我、謀畧足以乗我、當是之時、不有先倡者、孰能馳驟於萬死之地、而不懼。是故抗百萬者、氣必先呑百萬、搏天下者、氣必先呑天下。然後勝敗不足以動其心、死生不足以奪其氣、此其所以能奮身而倡三軍、自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與于此哉。而其能奮而不懼、亦有術焉。彼必有爪牙之士、莫非天下之驍雄、其得如膠漆、相從如影響。故身先士卒、而左右從衛、莫非天下之驍雄、是以所向摧破、天下莫不震懼、斯之謂妙用。朝鮮唐島之戰、嘉明身先士卒、奪敵艦數艘、當時將士或曰、何必自獲船而後為功、此説也、余尤不服。夫水

戰中國之所希有也。外征之師、自神后以降、蓋未嘗絶、其最著者、如狭手彦之征高麗、比羅夫之伐肅愼、其功偉矣。然未聞水戰、而瀕海之役、僅有女真之賊、元寇之變耳、水戰之寥寥無聞亦宜矣。況乎海内群雄之龍戰虎争、皆在陸、而不在水、當時諸將之所講究、亦在陸、而不在水、故明人論我兵曰、巧於陸戰、拙於水戰、是外國之畏我、亦在陸、而不在水、故李舜臣之禦我、常於水、而不於陸、以我諸將之才、何所不能、諸軍之鋭、何所不破、然中國之不習於水戰如此、而彼方出於我所短、其氣盛

矣、其鋒鋭矣、則嘉明之所以身先士卒者、蓋所以奪敵氣而折其鋒、庸詎知當日之捷、不由嘉明之首倡哉、而其能爲此者、得非有爪牙之士、以相捍衞邪、兵家妙用、嘉明蓋得之、當時所謂觀芳野之花、不若觀嘉明之戰者、亦可以想見其健壯矣、如曰嘉明血氣之勇、故能爲此、則大不然、諸將之議棄順天也、嘉明奮然不從、欲以孤壘捍大敵、其言凜凜可以立懦、不得不謂之大勇、則水戰之功、亦安得謂之小勇哉、

又曰、東照公臨終、謂台德公曰、嘉明參河之產、自

太閤時、輸欵於我、其人亦慤實、宜善遇之、但性頗偏狹、動輙觖望、以此爲意、台德公曰、彼本小器、必無異圖、東照公曰、不然、善謳者、使人躍然起舞、名將爲衆所服、縱無異圖、衆且推戴之、勿以小器侮之、嗚呼、東照公知人之明、有不易測者、而嘉明人品、亦於是乎定矣、固無待後人之呶々也、

九年正月、前征夷大將軍德川秀忠薨、葬於增上寺、詔贈正一位大相國、

安積覺曰、孝百行之本、物則民彝、皆由是立、然其要必以愛敬爲先、眞德秀釋天子之孝曰、孝之爲孝、不出愛敬二者而已、推愛親之心、以愛人、而無所疾惡、推敬親之心、以敬人、而無所慢易、則天下之人、皆在吾愛敬中矣、先聖述天子之孝、以及士庶人、然無外乎愛敬二者也、台廟能盡愛敬之道、而得神祖之驩心、以及四夷、其爲孝亦大矣、神祖既開基業、而台廟善述其志、人心卒服、德澤被乎遐裔、守文主器、以垂憲於萬世、盛矣哉、

忠長、家光弟也、爲母氏所鍾愛、及長而封於駿河、驕侈淫逸、失愛於秀忠、聞秀忠有疾也、田獵自若、秀忠不使召侍湯藥、及薨、無戚容、家光奪封、放之上野高

崎、附城主安藤重長、

菊池純曰、我嘗讀盲史、周公黑肩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也、辛伯諫曰、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不從、遂亡其身、如辛伯者、可謂能洞見禍源者也、大猷公於甲府忠長、嫡庶長幼之分已明、以東照台德之二公、或供糕以正名分、或吐哺以抑驕横、其禁非望、塞亂本、不可謂不密也、然而匹嫡兩政、豆其泣釜、骨肉相鬩、遂令鶺原棣鄂之至親、與淮南東阿同其歸、是其故何哉、蓋由宮闈以有啓之焉耳、夫釀成共叔之畔者、則武姜啓之也、啓胎

忠長專横者、則夫人氏導之焉耳、幸賢良慈孝、有如大猷公其君、不至於城頽之寘、黃泉之誓、以全母子之親、亦足以償同根相煎之累也、要之、皆匹嫡兩政之所致、嗚呼、如辛伯者、可謂能洞見禍源者也、

秀忠之薨也、衆欲秘其喪、酒井忠勝執為不可、即日發喪、於是、家光下教召諸侯曰、前將軍薨、諸君若有冀望天下之志、則唯其所欲、家光身在軍職、當以弓箭授之、諸侯愕然、伊達政宗進曰、今日有敢挾異心者、政宗請先往蹂躪之、諸侯僉曰、誠如中納言所言、乃退、

本荘一行曰、射人先射馬、必先吞英雄之膽、而後始可攬英雄之心也、郭子儀親入回紇營、秀吉告信長喪於毛利軍、皆先吞英雄之膽者也、家光此擧、其庶幾乎、家光長於偃武之後、非身臨軍陣、試蹀血者、而膽量如此、足以懾服海内矣、而後日頒劍之意、蓋兆於此、

家光嘗下教曰、大小之事皆如東照公約束、伊達政宗訴曰、東照公約封我以百萬石、請如約、幕議頗病之、土井利勝曰、掃部頭能辨之、乃命直孝、直孝直詣伊達氏、見政宗曰、公擧前代約請封、信乎、曰、然、曰、有證乎、曰、有、曰、蓋僞也、政宗出家康印状示之、直孝取而寸裂之、投火中曰、是故紙耳、政宗怒氣見於面、直孝徐曰、是固出一時權宜者、公令持以要利、不亦誤乎、政宗色解、笑而止、

青山延光曰、堅忍而不拔、百折而不撓者、惟英雄之志為然、方其志之未得也、至苦有所不辭、至難有所不避、人見其不辭至苦、則謂之粗、見其不避至難、則謂之妄、若不幸而不得志、則終於粗與妄耳、此英雄之所以不可以成敗論也、太閤之伐小田原、政宗從陸奥來謁、太閤召見遣之、人以為放虎於野、太閤獨謂在野之虎、吾能縛之、其禦政宗、已有成算、而陸奥平矣、然慮政宗之有時而咆哮四出、故封氏鄕於會津以備之、而政宗之志、未嘗折也、及太閤凱旋、乃誘葛西大崎之民、擧兵欲來擊氏鄕、此殆似不能忍者、何者、氏鄕海内英將、太閤所憚、豈烏合之所能抗、而太閤之明、亦豈區區智術之所能蔽哉、然則氏鄕固未易克、縱能克之、太閤決無可欺之理、則當時勇將猛士、攢聚如林、豈政宗之所能當、而海内之兵、亦豈一國之所能

禦哉、然則政宗果似不能忍者、雖然、政宗而非英
雄則可、若英雄也、則安有不能忍而妄擧事者、夫
伊達氏之於陸奥、盤據累世、及至政宗、并呑鄰境
非盡本東陸諸國、則其志未已也、而太閤奪之會
津仙道、政宗固不能無怨、且夫以氏鄉之才、假以
數年、撫輯人民、鎭服境內、則政宗之地、將何時而
復、此其所以急於擧事而其所以禦太閤者、亦有
術焉、彼果克氏鄉、乘勢復會津、然後宣言曰、嚮吾
若抗太閤、則曲在我、我不敢抗、而彼奪我地、曲在
彼、我寧捍天下而死、此所謂不避至難者、而其勝

敗、則委之於天、英雄果決固如此、後世或咎其妄、
非知英雄者也、雖然、氏鄉終不可得而克、則不得
不屈意辱身、以解太閤之怒、故太閤召之、則速往
而不懼、命之討賊、則奮戰而不辭、徙之醜地、則屈
首而不怒、征韓之役、則濟海而不顧、英雄之能忍
如此、而其志亦未嘗折也、故景勝之亂、則謀復會
津、東照公戒之、而不顧、其兵摧衄、而不畏、及亂平
賞不及、而不怒、後世或笑其粗、非知英雄者也、吾
聞政宗晚年、設伎樂於國、公聞而大喜、豈政宗之
志、至是而折、公亦以是喜之歟、英雄之志、惟英雄

知之、當時加藤清正聞而歎美之、吾於清正之言、
知政宗之意矣、蓋政宗深服公之偉畧、所以留意
伎樂、以先天下、天下定、而民未安、英雄樂而天下
安、政宗之用心於天下如此、而公知之、清正知之、
不然、英雄豈有不得志於天下、而留意於聲伎者
耶、政宗之志、雖未伸乎、公之偉略、足以服之、又安
得不斂其英雄、以爲天下英雄之首倡乎哉、

十四年十一月、奉耶蘇教者、據肥前島原作亂、推益
田四郎爲將、命西國諸侯討之、遣板倉重昌監其軍、
城堅不拔、重昌戰沒、遣松平信綱代之、城尋陷、斬首

四萬人、於是申耶蘇禁於海內、

菊池純曰、當耶蘇徒據嶋原煽亂也、以烏合之兵、
嬰蕞爾孤城、挫鎭西侯伯大軍、殪關東軍監于攢
丸之下、扞禦兩歲、至糧盡力屈、不可復爲、而後駢
首即戮、何其賊勢猖獗、一至於此乎、蓋征西之師、
將非不勇也、士非不精也、芻糧非不備也、獨所遺
者、由將帥之權不重、號令約束不一焉耳、夫官微
則威權不重、祿小則名望不尊、以不尊之名望、負
不重之威權、而俄命以總戎之寄、宜乎西州諸侯、
不從其節度、弄兵玩寇、曠日彌久、暴師于外、屢致

敗衂也、

野崎教景曰、當時建櫜未久、牧伯將帥、老練更事者、駢肩而立、士馬精良、器械堅利、而所謂耶蘇賊者、特村里小民、兇奸妖邪之徒、煽惑嘯聚、窃據蕞爾小郎耳、宜其終朝翦滅之、綽乎有餘地也、乃擧西海一道、強藩大國、掃境内之兵、堂堂其陣、正正其旗、監以幕府大吏、竭天下之智勇、戮力合謀、仰而攻之、監軍死於賊手、而列國將士、亦死傷無算、連月踰年、纔能克之者、洵可怪焉、豈守者固有餘、而攻者果不足耶、將必死之兵、雖烏合不易破、無統之師、雖衆不可用、而難於成功耶、抑耶教之入人、沈於肺腑、淪於骨髓、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太平安佚之樂、已蕩我將士之心、其不能下一城、猶田單不能下狄耶、嗚呼、二百年前、尚如此、況今日乎、此吾所以深慨也、

慶安四年、征東大將軍德川家光薨、葬於日光山、贈官位、如秀忠故事、秀忠之時、諸侯會同於江戸也、或親郊迎之、禮遇加渥、及家光襲職、盡召諸侯於城中、自諭之曰、我祖考、因卿等力、定天下、以其曾比肩同事、不敢比世臣、以至今日、家光則襁褓主大權、自有

與祖考不同者、自今待卿等、當同於世臣、若有不饜意者、去就任卿等所為、其各就國、給暇三歲、熟思以決之、諸侯皆逡巡曰、誰敢抗命、家光起坐謙室、便服盤坐、腰無所佩、以次延諸侯、出佩刀與之、諸侯受刀、家光曰、撿刃、諸侯悚恐、抽刀寸許、拜而退、自是德川氏權勢益定、

三浦應曰、論者曰、偉哉佩刀之擧也、君臣分定、守成業成、徵家光則不能也、余以為不然、以力制人者、不若以禮制人、惟禮人之所畏而不踰也、如家光則威力制人、適足以貽壓制之政而已、昔者、宋太祖收天下之兵權、議者不取焉、雖然、孰與以威力制人者乎、

本莊一行曰、趙宋王業、待光義而開三百年之基礎、德川霸業、得家光而成三百年之治功、守成之難、其在二世三世之間乎、且夫弊之所由生者、出於其基所由立者、故得於智略者、失於智略、成於果決者、敗於果決、古今一轍也、家光之以威力制御天下也、相兼者皆謂不如此則不足以維持天下、自是以降、雖有仁惠智謀者、出於其間、無亦改其轍、只抑壓人心、為得策焉、是以松平定信之賢、而

猶不免蔑視皇家之識、其他可知也、當其威力盛也、皇家不能忍焉也、諸侯不能忍焉也、庶民不能忍焉也、不能忍焉、而能忍焉、豈非以勢不可抗也邪、故成三百年之治功者、非所謂人心悦而服也、力不足也、一朝及其威力衰頽也、皇家諸侯庶民擧所其不能忍者、加之衰替頽壞之餘、明治反正、如振枯、亦不足怪也、余故論德川三百年之覇業者、由家光壓制力、所以其失覇業者、亦由家光壓制力、家光之識室須劍於諸侯、與趙匡胤收兵權於盃酒談笑之間者、皆一時壓倒英雄之術、而不計其弊亦由以生也、抑源平以降、英雄碁峙、喪亂相踵而至、家光始文恬武熙、使海内緩帶垂橐受泰平之樂者、自非識量大過絶人者、焉能至此、要之亦可謂英傑也夫、

家光之幼也、秀忠以酒井忠世土井利勝青山忠俊、爲傅、忠世以嚴、利勝以和、忠俊以直、共協心輔導焉、利勝毎侍宴、說曰、願聽伯者言、不則雅樂將有言、家光輙怡、

青山延于曰、先王之教太子也、設四輔三公、選正人端士、以輔翼之、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及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小學、及既冠成人、則有司過之史、有虧膳之宰、其教之也有素、故其從之也易、其導之也有漸、故其化之也速、夫生而見正事焉、長而行正道焉、雖欲不正得乎、後世教導之術不備、師保之職不脩、其教之也無素、故扞格而不入、其導之也無漸、故乖戾而難成、夫生而習驕奢焉、長而縱淫佚焉、雖欲正得乎、昔漢賈誼論治道、以教太子爲先、非知治體者、何以臻此、觀公之命三臣、可謂知先務矣、大猷公之克兼洪基、恢廓鴻業者、蓋由所以輔導之者、得其道故也、

佐藤坦曰、人臣之事主、雖各有一長、必相協和、以爲一體、然後爲之任、人主之使臣、雖悉知其能、必合并之、以爲一体、然後爲之使、夫手資乎足、目待於耳、目之所欲視、耳必注焉、手之所欲執、足必從焉、其爲一体而相爲用也、如此、三輔臣之在當時、以三德爲一体、協和而合并、相待而相濟、嗚呼有此君、而有此臣也、斯可以見君範矣、可以見臣範矣、

及其襲職也、賢俊輩出、利勝及松平正之井伊直孝板倉重宗松平信綱阿部忠秋等、爲其最焉、家光嘗欲急改造一城樓、信綱督工、一夕而成、以白紙粘壁、

如新皇者、利勝讓之曰、不然則已、豈可示偽以誘人主驕心哉、信綱謝曰、僕終身以為戒、信綱嘗如京師、朝旨有所徵求十餘条、信綱盡辨其不可而還、忠勝讓之曰、列世恭順、子豈不知之乎、何必盡拒之、信綱謝之、其戮力佐幕府、和而不同、率此類也、

青山延于曰、古人有言、創業則易、守成則難、何則創業之主、夙夜憂勤、而守成之主、縱心佚樂、憂勤則興、佚樂則亡、故天下常得之於憂勤、而失之於佚樂、豈非取之易而守之難耶、故英雄之主、創業垂統、非繼體之主、克兼丕圖、潤色洪業、安得歷紀

久長哉、神祖聰明神武、戡定禍亂、肇基東武、繼以台徳公之恭儉仁厚、制馭得宜、而公又以英明之資、施徳天下、其所以培殖國家者、可謂厚矣、公用心政事、憂勤惕勵、孜孜圖治、而土井利勝酒井忠勝之徒、相繼輔政、内外臣僚、號為得人、寛永之治、後世莫能及、猗歟盛哉、

大槪崇曰、嗚呼寛永之朝何良臣之多也、其後掃部頭井伊直孝讚岐守酒井忠勝伊豆守松平信綱周防守板倉重宗並在政府、和而不同、外間疑其有隙、告之公、公怒詰忠勝等、忠勝謹答曰、臣等和於公議、而不和於私事、所以政無私曲、苟公共和、而依違無所爭、則何由能得致太平之道、公大悟曰、理宜然、然則告者妄也、忠勝曰、非妄也、彼陳其所見耳

正之、秀忠孽子、秀忠婢有孕、而出生男於其卿、邦俗端午節、有男兒者、樹章幟於門、此日、婢門幟用葵章、吏詰、得其故、以告焉、保科正光請秀忠為嗣、家光一日、放鷹於驪卿、與近臣數人微行、息於邑中佛寺、謂寺僧曰、貴寺有大檀越乎、曰、無有也、唯有保科氏、亦貧窮不足有為、我聞保科君幕下之親弟、小民猶知

恤兄弟貴人而如斯、何薄情之甚、公變色而起、無何增封正之於山形二十万石、後移之會津、正之敦實好學、家光親重之、特位於諸老之右、

大槪崇曰、會津東國重鎮也、自蘆名氏之亡也、蒲生氏上杉氏皆以武人治之、及土津公以幕府懿親受封於此、漸敷文教、人皆知向學、而君子豹變之化、是可窺其一班云、

先是秀忠之時、封忠直於尾張、賴宣於紀伊、賴房於水戸、称為三家、賴房崇儒術、重義道、子光國天資英毅、好學重儒、崇王室、宗幕府、聘明遺民朱之瑜、廣招

致名儒、著大日本史、建楠氏碑、其為政、勵精圖治、禁奢侈、薄稅歛、及告老、營居於西山、衡門茅屋、不修墻垣、所侍近臣止數人耳、

安積覺曰、秦穆公以三良從死、詩人哀之、垂仁帝以土偶代殉、國史美之、仁不仁、相去甚遠矣、國朝風氣剽勁、士皆視死如歸、不思竭力於嗣君、而以從先君於地下為忠、列國爭效成風、侯伯至於殉死以多相誇、何其謬哉、往年我威公薨、殉死者數人、義公居喪哀毀、親往其家、敦諭拒之、無何幕府下厲禁以革其弊、實義公為之首倡、仁人之為其

惠後世大矣、

藤田彪曰、公生於建櫜之後、大猷公方紹述先志、覇業蓋盛、天下之事、莫復足憂者、但戰國餘習、未盡除、尊王之道、正名之義、猶或闕焉、苟非明其道義以植風教、則安知異日反乱之徒、不復藉口於北條足利、此公之所以深慮、而修史之業、所以篤任也、

青山延于曰、威公天資明睿、兼備文武、尊仁義、以教厥邦、重孝悌、以化厥民、其所以施設者、足以維持國家、固結人心矣、觀其崇學術愛士民、納直言、抑僥倖、可謂能貽孫謀也、至遺命禁殉、忠厚惻怛、一發於至誠、海內受其賜、後世庇其德、嗚呼仁哉、

又曰、威公以人見壹、辻達侍讀義公、義公以中村顧言侍讀肅公、肅公以顧言及栗山愿、為世子侍讀、其後世子少傳、必以宿儒為之、竊謂成公文公之崇尚學術、靖伯恭伯二世子之留意墳典、盖祖宗之貽謀有以致之云、

大槻崇曰、桃源遺事有記、云、西山公每斷死刑、戒獄吏、云、行刑之日、必以告、我其意謂苟有生路、吾能活之、故大辟之處斬處磔者、吏往往延時月、或

至踰一歲、孟子曰、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如義公殆庶幾乎、

小笠原勝修曰、聞水戶封內有不孝子、自殺其父、吏鞫問之、強辯不服、公使之在獄讀孝經、因知其罪、請就刑、宋舜水在長崎、聞而偉之、遂應其聘云、其德化及人、率此類也、

家綱幼襲職、松平信綱等輔政、或問信綱曰、先公時增封加俸、率無虛歲、今公襲職以來、未聞有慶賞之事、非所以勸善也、信綱曰、幕下幼冲、待其親行事、而已、今若行之、則人或以為執政愛憎所致、

青山延于曰、刑賞者人主之柄、聖人之所恃以為治者也、故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聖人不能為理矣、當嚴有公初立、主少國疑、為之政者、宜賞有功、罪有罪、使天下知其一出於至公、庶幾足以甄別善惡、而服天下之心也、不務為此、而抑功蔽善、乃曰、待人主親政之後、而後賞之、欲以避專權之嫌、可乎、使信綱知道、論功行賞、顧其當否何如耳、至於市怨招謗、非所宜論也、所賞果公耶、不宜以人主未親政避嫌、所賞果濫耶、雖人主為政之時、安得賞無功、以紊紀綱、信綱居宰輔之職、任天下之責、徇一己之私、廢天下之法、其不知道、亦甚矣、昔周公輔成王、封康叔、誅管蔡、天下以為至公、廢刑賞之法、以為公道、吾未之聞也、

兼應三年五月、天皇患瘧、德川家綱使京都諸司代献藥、天皇却不受、曰、朕假令死、決不飲關東所献、強奉之、天皇飲之、既而崩、奉謚、曰後光明天皇、

蒲生秀實曰、後光明帝近世聖主也、幼而英明、慨然有志於復古、不幸短命、春秋二十有二、以瘧瘵崩、時朝議依舊、將火葬、有一民鬻魚為業者、呼八兵衛、常聽命於宰夫、出入宮門、聞之、大悲慟、歎曰、嗚呼、聖天子、何天命之薄也、可柰之何、且夫火葬者、非聖人之道也、况今大行在天之靈、蓋嘗厭浮屠氏之虛誕、斥異端最甚、而其送終、尚猶從事於其所斥邪、吾小人、苟目不瞑、不肯從朝議、敢諫爭止之、不能則身死之、於是奔走於仙洞、及執政之門、所至、号哭悲泣、敢請止火葬、以從大行之志也、朝議輙為之改、而火葬止焉、蓋感八兵衛忠誠也、噫匹夫有志、何事不成、上之人不為則其可慚已甚矣、

菊池純曰、魚商八兵衛一匹夫耳、以匹夫之賤、與天下之卿相、論諍其可否、直言讜議、不少屈焉、以至達其志、亦可以見帝克己之德、所涵育也、昔者趙宋之時、蔡京令石工安民刻元祐黨人碑、安民辭曰、臣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公、海内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抑魚商之與石工、均是賤民也、而一以諫止火浴、一以固辭刻碑、悉出於忠愛憂國之餘、令人惻然感悟也、但魚商之時、名臣盈朝、故其所言悉行、石工之時、權姦縱政、故其言終不達、亦可以見時世幸之與不幸也、

柳澤保明以面首為綱吉所寵前後累封至十五萬
石為老中權傾一時綱吉數過保明邸與其妻妾戲
頗有物議

小笠原勝修曰寵任小人傾敗邦家古今之史歷
歷可徵常憲公之英明踏此覆轍好色之禍可不
戒哉

元録十四年勅使大納言柳原資廉中納言高野保
春至江戶綱吉使淺野長矩伊達宗春司饗禮以吉
良義英習舊儀亦命助其禮長矩為人強梗不屈未
嘗請謁問遺義英銜之當為饗之日義英面辱長矩

曰鄙人數曠於禮不獨遺幕下之耻乎長矩大怒直
抜刀擊義英傷其頭義英眩惑擁面而倒長矩進擊
其背為梶川某所抱持不果綱吉怒檻送長矩於田
村建顯邸使之自及奪其赤穗封而義英視事如故
飛報之至赤穗也老臣大石良雄等議之城中良雄
曰主辱國除我輩宜殉國家衆僉曰有枕城而死耳
良雄又曰有介弟長廣君在當以死請幕府存先君
祀若不見聽而死未晚也衆皆從之而陰為逃計者
亦頗多後二日復會於城中至者厪五十五人良雄
出誓書而盟之曰我今而後見諸君報生之志矣以

我竊討之先君志義英無禮斬之而不果獨受其罪
我與諸君義不與共戴天徒死以殉先君孰與斬仇
以慰靈塊於是衆議初決焉長矩親戚戶田氏定喻
良雄致城而長廣使亦至良雄等致城而去良雄移
京師卜居山科深自韜晦同志之士東西奔走互為
耳目而間亦有逃亡者終始如一者四十六人耳或
變形換服出入吉良氏邸以窺其隙上杉憲綱義英
之子也恐其或有變使士卒護其邸十二月十四日
會義英設筵招客同志之徒諜知之以報良雄先是
良雄在江戶至是率同志夜襲義英邸斬之直至泉

岳寺以祭長矩自首待罪幕府分囚之細川氏等四
侯邸明年二月賜死於各邸葬之泉岳寺人欣其忠
節香火至今不絕有赤穗復讎之舉也當時文學如
太宰純佐藤直方皆目以暴擧特室直清執為義士
為著義人錄

安積覚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自古既然矣
治世而有死節之臣其猶祥麟威鳳曠代而間出
乎犬石君報故君之讎是已君以歷世元老威望
著於赤穗一朝遇變擧措不異平日奉旨致城而
去及其報讐焦心苦思謀畫周摯卒能伸大義於

天下、而植綱常於永世、豈曾夫子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歟、非邪、昔藤原泰衡故將大河兼任連結餘黨、嘯聚山澤、致書由利維平曰、古今有報六親之仇、未聞有報主君之讐者、今我創為此舉、將以明君臣之大義也、夫兼任之援奥羽、勢頗猖獗、亦猶劉黑闥之起兵漳南也、其人固不足論、而其言則未嘗不善也、君處變治世、而不失其經、不大聲色、而從容就義、亦豈兼任輩、燮燮為雄者、所能冀其風槩邪、而如其言、則君實有以踐之也、

太宰純曰、客問於太宰子曰、赤穗四十六士者、世

所謂義士也、是以自學士大夫、搢紳先生、下至輓夫馭子、莫不拊髀歎稱其義、于今三十年、猶一日也、吾子獨非之、信乎、太宰子曰、然、曰、舉世稱其義而吾子獨以為非義、豈有說與、曰、有、可得聞與、曰、可、夫自赤穗侯廷傷吉良子、至於赤穗士殺吉良子而賜死、皆予在都下、所聞見悉得其實、予時二十餘歲、稍知義理、初亦從輿論、義於良雄等所行、而哀其死焉、既而思之、曰、人生朝不謀夕、誰知吉良子之不死、以待明年之冬乎、鄉使吉良子不及明年之冬而死、則赤穗士何所成其功乎、夫於其時、寧薙髮為僧、而遯于海島乎、將掘墓戮尸如伍子胥之為乎、然此皆不可為之事也、彼若為之、豈不為天下笑與、今吉良子不先病死、而死赤穗人之兵、雖曰天誅、實赤穗人之幸也、予於是乎、殆於良雄等所行也、又數歲讀六經、粗通大義、因試以春秋法、追析赤穗人獄、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禮經有文、至於君之讎、雖無明文、然資事之道、敬同於父、故居其讎、亦猶居父之讎也、此古今之通義、而人皆知之、乃者良雄等所稱是已、惟赤穗侯之死、非吉良子殺之、則吉良子非赤穗侯之讎也、良

雄等何得殺之、斯之謂不知所怨、予於是乎、非良雄等所行也、遂持此論、以與人爭、人多不說、故藏諸胸臆、以自珍有年數矣、及見徂徠先生、聞其餘論、則與純所持、若合符節、先生曰、赤穗士不知義、其殺吉良子、乃山鹿氏之兵法也、可謂一言而盡矣、先生於此事、未有所論著、嘗因紀上總民忠其主家事、旁及良雄等事而已、純既得以所見質諸先生、而先生之論、又與予所持合矣、自是愈益持此論、不少變改、不求信於人、特自信耳、今先生既沒、未聞見一人唱斯義於世、鴻生鉅儒、尚昧于斯

義、況常人乎、當此時也、非吾論著之、斯義將終不明于世、豈不哀哉、今客問以此事、是純幸也、敢不答以畜念、純聞神祖之法、殺人於朝者死、赤穗侯之於吉良子、傷之而已、是其罪宜不死、而國家賜之死、則是其刑過當矣、為赤穗侯之臣者、當唯斯之怨、今良雄等不怨其所怨、而怨吉良子、良雄等所怨者小哉、凡仕於侯國者、縣官有禮於其君、則固當從其君畏縣官、若不幸縣官無禮其君、則怨縣官、蓋諸侯之臣、唯知有其君而已、豈知有縣官乎、且我東方之士、自有一道、見其君長死、立即心

亂發狂、不旋踵赴其難、但以死為義、復不問其當否、自仁者觀之、雖或不免為徒死、而國家固存是道、亦足以勵士氣、不可棄也、今良雄等不怨其所怨、而怨吉良子、進退以畏縣官為辭、不啻不知人臣之義、亦失此方之士所為道、豈不哀哉、曰、然則赤穗士為其君奈何、曰、不知死于赤穗城、吾聞之、赤穗富國也、民欣戴其君、非一世、良雄等苟能以義先之、誰敢叛之、則當趣往東都、率其部伍以攻吉良子、克之亦死、不克亦死、均之死而已、尚可以塞責也、良雄等不能爾、悠悠待時、徒用陰謀秘計、以求吉良子、其志在濟事成功以要名利、鄙哉、當是之時、吉良子不先難死、赤穗士之幸也、良雄等既殺吉良子、獻捷於其君之墓、則其事濟矣、其責塞矣、匹夫攻殺朝士、其罪當死、於是乎、四十六士可以自裁、尚何有待於官命乎、乃不能自裁、而自歸于官者、彼其心自以為濟至難之事、功莫大焉、幸可不死、即不死、得祿位、如俛拾地芥、不幸則死、死于法耳、死未晚也、何必自裁、是豈非吾所謂要名利者與、鄙哉、若良雄等者、假大義以濟其利慾者也、又何義之足責哉、設令縣官過赦良雄等罪、

而聽其官、則雖縣官之粟、彼將食之、不知所怨故也、初山鹿氏以談兵法、事赤穗侯、良雄從之學、及謀殺吉良子、悉用其法、是以計無遺策、能濟其事、然不知所怨於大義、有闕山鹿氏之教、乃爾、夫世之事君者、莫不願其國家無事、而時有非常之事、雖介之士大夫、豈無有知義者哉、惟其所以為義或非義、孟子所謂非義之義、往往而有、若赤穗之事、雖非人所願、而亦莫能保其必無者、則為人臣者、盍論定大義於無事之日乎、不然、將恐臨事而惑、夫事一失、噬臍何及、是故君子務明義、而尚果

斷嗟乎、世之不知義者、何其多也、
松宮俊仍曰、太宰先生著四十六士論、友人傳而
卒業、凡鴻儒碩師、欲教大義明於世、其用心也、亦
至矣、豈不欽慕哉、但惜其所論、不失之疎漏、則失
之刻薄、朱文公之綱目、尚不免有世無全人之譏、
況其他乎、今讀此論、亦似有其弊、請嘗論之、夫加
刄于人者、有刑、是國家典章、況赤穗侯加刄於人
於朝、而有妨于非常之大禮乎、其罪非常律之所
論也、何敢私議刑之當否、但其本根在于吉良子、
而朝義不論其罪、是未知何謂也、其既已有罪、而

從之、又何之怨、良雄等唯以其君之所怨、為己之
怨、是臣僕之情、所不得已也、故數以繼亡君之志
為言、且論所謂怨無禮於其君者、亦在乎吉良子、
而今斷為不知其所怨者、得非所論過鑿、而反不
察其情乎、至于不急發作、則良雄等尚望官家小
借恩、而使庶弟子家奉祀、其所請詳于史策、迨庶
弟放于藝、隨即擧事、其遲延也、始為其君忍受汚
名者也、且初赤穗侯之擧、倉卒事不濟、而一時嘲
之、良雄憤奮、欲一雪其耻、故數諭同志之勇往欲
速者曰、吾慚塗塗再買天下之笑、其指畫商討、營

營以恐事之不濟、為此也已、今論者、見其一、未見
其二、豈非疎漏乎、其事已畢而不自裁、委請官裁
者、蓋是明出乎義之不可已、而非恣為暴逆之心
也歟、其君之所敬、從而敬之、亦其所也、良雄必死
之心、始終不移者、良金臨終之言、可以證焉、且其
赴于至難之事者、焉僥倖其生、而覬夫富貴於後
哉、論曰、假大義以濟其利慾者、豈非刻薄乎、夫以
繼亡君之志為義耶、抑以潔己身為義耶、立即赴
其難、成敗不顧、以為智耶、深謀遠慮、竟濟其事、以
為智耶、宜顧時勢何如焉耳、何概而論之乎、擧世

稱其義于今三十年、此論一出、使世人疑其非義
而四十六士者、懷冤恨於地下、不亦痛哉、因述所
見、以俟識者訂焉、
龜田興曰、義烈之出於精誠、而動天地、感神明者、
其盛躅凛々乎、為百世人臣之標準焉、乃可以敦
薄俗、奮士風矣、元錄年間、故赤穗侯啣吉良氏不
遜、刺之於廷中、不克、乃坐不畏朝廷、賜死國除、以
其變出不虞、一藩臣士、倉皇失措、議論鼎如沸、人
心洶洶、其趦趄不能自振者、皆縮手墜膽、渝久要
之盟、棄舊邀新、挈室逃之、其輕躁麤暴徒、負士氣

者皆奮然扼腕以期據城拒命致死殉君而去忽焉耳殊不料其所以斁君臣之綱常犯國家之典憲反重先君罪之義也大石良雄赤穗老臣也乃從容拒羣議守禮奉法獻城而違之其志蓋在報先君之讐也於是歛舊藩志士四十六人自操節制而堅衆志定謀分部夜潛入于吉良氏邸殪之於一擊卒齎先君之幽寃於九泉下矣然以黄夜擁衆動兵於都下府廷依其律以各賜死焉泉岳寺侯之功德院也其寺僧息公請其屍得允瘞諸先君墳塋左右乃表曰四十七義士之墓嗚呼息

公亦義士哉凡往來其下者率徘徊歔嘘而不能去迄今百有餘年而人之思慕如一日雖小夫婦人孺子皆能誦姓名感激流涕稱而不已其義之出於精誠而所以動天地感神明者凛凛激勵千古耿耿乎共宇宙不磨也如此矣且良雄首事唱義之間韜其心跡而不洩其謀經歷困踣而不挫其志先事而假仇家之便察其嚬呻與其眠眴或耽酒招妓以銷吉良氏之忌而解其警焉其意念深苦非一日之積也又使彼四十六人皆承其指揮守其節制一擧以善濟其事則又可以併觀其

優才足以運籌深智足以投機矣此其盛蹈之所以前後有一而無二獨赫赫乎耀於千古者蓋亦在乎斯矣嗟呼夫天理人心誰實無之苟有人心者又惡得不欽其風而悲其志哉余每聞赤穗遺臣事未嘗不感激扼腕而為之横涕也而當時談者妄搆異論設曲説以擅議其事至其甚者則誤春秋書法題義士以賊稱是人非狷嫉忠風浩節則或天理人心之滅也幾乎姦臣憸人以詭辯傷善類矣其觸神人之憤者豈可不思歟謹念良雄等四十七人其心事如青天白日浩浩正氣猶凛

凛能使鼓天下之義氣而激天下之士風則關世教者豈不亦大哉

村瀬之熙曰元祿十四年天使使江戸例幕府享天使使世閑朝儀者一切管其禮此為公家時少將吉良義英以公家命為擯赤穗侯淺野長矩為館伴義英以賂故屢辱長矩長矩不勝其忿廷叉義英不中微傷其額於是賜劍國除而義英如故明年冬十有二月淺野氏遺臣大石良雄等四十七人襲義英取首級祭其君之墳于泉岳寺詣官首告分囚之諸侯之邸數月遂賜劍云容擧質之

源子曰、官刑淺野氏、罰不得不然歟、曰、然、曰、大石氏之復讎義不得不然歟、曰、然、曰、官刑四十七人、法不得不然歟、曰、然、客不悅曰、罪蔽于法、法出于義、淺野氏可罪乎、則其臣復讎、不可矣、讎可復乎、則其刑之、不可矣、何得謂皆然、曰、否、君子之行道也、經以飾情、其處變也、情以極經、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夫人不幸遭君父之大變、而不揣其情、不辨其義、一委之官而可乎、士不必皐陶、季路、兩造之辭、未必鞫、援上陵下、曲直不明者、世不為不多、而為臣子者、一委之官而可乎、若夫長矩公

事在身、逞私怨於朝、不敬莫大焉、官之播刑、不得不然、雖然、四十七人者、見其君被刑而無後、仇家無故、憤而讎之、是臣子之處變義、不得不然、雖然、以亡國之孤孽、恣殺朝之命官、是官之播刑、亦不得不然、曰、雖然、殺之者官也、而讎吉良氏、讎非其讎、無已、則據赤穗城而殉焉耳、曰、嗚呼、是何言也、讎官、而守其城、則此陷其君于不義也、嗚呼、是何言也、脫使大石氏如子之言、此為伍員也、彼伍員者、知有父子、而不知有君臣、其志雖有可悲者、亦夷貊之道耳、故大禹未嘗為鯀不事、晉康誅、而其

子為晉忠臣、君子義之、父之難子、君之誅臣、豈讎乎哉、曰、然則無所憾歟、曰、否、若無所憾、則何復讎之為、法、爭鬪者、不論曲直、併輸罪、今刑于彼、赦于此、則刑者、何得無辭乎、

又曰、吾以大石氏、謂人臣之道、實盡于斯乎、恐天下後世、有見其不可企、自棄而不勵其志者焉、吾以謂人臣之道、非必如此而已乎、恐天下後世、有以為非其至者、自棄不勵其志者焉、夫忠與孝、豈常人所難能哉、凡事親不孝、非人、事君不忠、非人、故忠孝者聖人之所建以為凡民之極也、秦漢已

降聖人之道、壞崩不明、經學與機務殊塗、忠孝與庸行異科、後之史氏、習而不察、忠孝節義各設其傳、儒林道學等之技藝、嗟呼、使聖教不明乎後世者、史氏之罪、居多矣、至如大石氏之為、唯賢者而後能行之、故赤穗侯之臣、可以千數、而從大石氏者、僅四十四人、人猶以為多矣、此常人之所難能、而聖人之設教、豈必如此、而後為忠乎、然而大石氏者、國亡家敗、逋播窮乏、猶且拳拳奉其孤寡、庶立之後、不亦忠乎、既卒期喪、上問不至、而吉良氏如故、於是決計定謀、使四十餘人者、協心一志、如

股肱耳目、不亦智乎、遂以悴士羸徒、冀貴族之邸、
如入無人之境、能復其讎、而視死如歸、不亦勇乎、
是以天下後世、聞其風者、無不興起、非至忠、何能
至于斯、雖然聖人之設教、豈必如此、而後為忠乎、
吾恐天下後世、有不如此、則以為不可為忠者、故
有此説、
又曰、赤穗侯有大石氏、而不能用、遂隕其身、以喪
社稷、然而侯之隕身、所以成大石氏之名也歟、語
曰、疾風知勁草、世亂知忠臣、故智伯不死、則豫讓
不呑炭、懐王納諫、則屈平不淪江、此二子者、豈不

欲生而忠其君乎、其如不用之何、故大石氏之成
名、此所以其不幸耳矣、不則其用心如彼其忠、處
事如彼其周、使侯克用之、必不至隕其身、以喪社
稷、而所以輔上率下、必有可觀者焉、嗚呼、亦不獨
赤穗侯而已、昇平日久、彫弊非一、告訐以為廉、曲
謹以為良、足恭承順以為忠、瑣屑吹求以為明、諂
諛之風月長、苛斂之政日蕃、生民窮蹙、怨咨載塗、
當此時、俊人在野、忠諫擯斥、雖有大石氏、亦何所
施、余故曰、大石氏之成名、此所以其不幸耳矣、
柴邦彦曰、甚矣哉、學之不可以不正也、心病風者、
視直為枉、學失正者、以忠孝為矯偽、忠孝大節也、
於是而謬、則何適而不謬焉、赤穗義士四十七人
復讎、其忠義貫金石、曠千古而無偶、兒童走卒、皆
垂涕泣而道之、凡宗孔子、談仁義者、宜可稱贊之
不暇也、而曲學之徒、嘵嘵多言、亦何心也、韓子所
謂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者歟、有太宰純
者、其學出自物茂卿、其人頗辯博、好以鄙猥淺俗
之言、媚流俗取時譽、凡自孟軻氏以下、世所謂正
人君子者、彼視猶寇讎、極口詆呵、無所忌憚、蛇之
有毒者、當其毒之盛也、不自勝其毒、反自噬其尾、

而不悔云、純也、當其凶毒之烈也、反噬其師茂卿、
極口醜詆、不顧是其為人可知已、舉其貪濁之心、
影之乎四十七義士、宜乎枉直真偽、顛倒失當也、
至于其言流離困迫、寄身無所、行險以儌富貴、嗚
乎、亦甚矣、貪者疑人盜、而婬者疑人姦、故無徵、而
疑姦盜者、自訴已貪婬也、今夫正人君子之心迹、
皦如日月、而嘵嘵不已、譬諸向天而唾者、適足以
自汚、可不羞且懼哉、語曰、君子以其不能畏人、小
人以其所不能、不信人、余嘗觀四十七士手書帖
數首、雖其流離困迫之境、大義凜凜乎不可犯、而

死生之間、毎以咲談戲劇處之、初未如自視以為異為險也、使人讀之、涕泣之餘、悚然起敬畏焉、夫純者、抑何所見、而云々哉、其病風而瞇枉直歟、以已不能、而不信人歟、將貪婬自許歟、若使覩獨數首書、則其將羞死歟、抑尚嘵嘵歟、彼於大賢如孟軻氏、無所忌憚、則其於四十七士也、何難、

藤田彪曰、近古忠義之烈、莫赤穗諸臣過焉、而當時議論紛紜、雖儒生學士、或不復辨其義不義、鳩巢室氏慨然著義人録、議論稍定、其功偉矣、厥后、義人之名、彰明較著、雖兒童僕婢、尚能飽聞而饜

道、其相語稱義士、不問可知為四十七士、稱四十七士、又不問可知為赤穗諸臣也、夫士不幸、處臣子之至變、顧綱常何如耳、誠能成仁取義、俯仰無愧於天地、則跡之顯晦於我何有、抑自天下後世而觀之、一言一行之義、猶不忍使其堙滅亡傳、況若赤穗諸臣之忠義之烈乎、嗚呼、當時仕赤穗之君、食赤穗之粟者、何止四十七人、昇平百年、廉恥稍喪、一旦變起倉卒、鳥竄獸奔、恬不知怪、是義人所以痛恨深惜也、今者、距赤穗之事、又復百餘年、風俗之變、曷可勝言哉、

青山延光曰、張子房為韓報讐、古今所稱、而其所用則不過一力士、其器則不過一鐵椎、可謂微矣、然以此鼓盪正氣、震駭天下、若霹靂下擊、而巓崖摧破也、若春龍奮蟄、而天地晦冥也、若洪濤鼓怒、而山嶽搖動也、英風烈節、凜凜乎不滅、真足以激頑而立懦矣、厥後數百年、而隋有沉光麥孟才、為煬帝報讐、蓋後乎子房者、僅有此而已矣、前乎子房者、亦僅有一豫讓而已矣、其至誠報國、前後如一、而事之不成、亦前後如一、然其所以奮而不顧者、以天地之大義不可廢、而其所以振燿古今者、

亦以此歟、我神國風俗之美、冠絕宇內、忠臣孝子、照耀簡冊者、何限、應仁以降、海内分剖、亂臣賊子、熊據鶚視、風俗衰壞極矣、然忠臣義士、亦未嘗絕、逮乎我東照公、殲鋤亂賊、灑掃疆土、迺崇尚正學、奬勵節義、培養扶植、涵漸浸漬、百有餘年、而有赤穗大石氏之事、其忠義之盛、超世無儔、可謂偉矣、延光嘗讀義人報讐二録、考其所為、蓋子房諸人、以至誠決之、大石氏以至誠忍之、惟其決之也速、是以不成、惟其忍之也堅、是以克成、成與不成、固不論也、然大石氏能忍於痛憤不可忍之日、而調

馭剛鋭不能忍之人以發於持滿之後其用心之苦有不可勝言者而其超軼古人亦不待論一國有難無一忠臣謂之一國無人天下有變而無一忠臣謂之天下無人天地之大義廢也今以赤穗之小而有人如此益足以見國家隆盛正氣滂沛則其英風勁氣所以激頑而立懦者蓋神國之光非一國之華也

安積信曰赤穗諸士遇家國傾覆相與協心於間關流離之中遂克復其讎是豈有為而然哉誠以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而復讎之舉乃人

情所不容已也故雖婦人孺子皆稱道之赫赫如目前事往往至涙下而世儒以名教為任者往往詆諸士為非義士無乃意見害之邪意見之偏自學術不正起而議論亦戾反出於婦人孺子之下夫婦人孺子不知講學為何事惟其所感出於天性故好此懿德仍在世儒之上於是見天性之公固具於人心皆可以為忠臣孝子而意見之偏或有以錮之可勝歎哉

青山延昌曰昔百里奚仕虢無聞仕秦為賢相豫讓仕范中行氏無聞仕智伯為烈士韓信仕楚無聞仕漢為良將虞世南仕隋無聞仕唐為直臣張源德仕晉無聞仕梁為死事之臣此五人者非始愚而後智以其君善遇與不善遇也觀其報國効節蓋皆為知已者死與如大石吉田諸士之賢則無論已其它或以賤卒殉難或獲罪譴死節自非赤穗侯愛士之篤安能至此哉然則諸士之忠烈固不愧古人而赤穗侯亦可謂善遇士矣

大槻崇曰赤穗遺臣大石良雄等四十七人謂之義士耶深夜潛形破朝貴門戶掩撃以奪其首矣謂之亂賊耶一片精忠百折不挫一舉以殪故君

之讎矣二者之目將何所定曰深夜掩撃奪朝貴之首者其跡也一片精忠殪故君之讎者其心也心苟純乎忠矣跡雖或涉暴乱君子必有取焉良雄等四十七人義士也忠臣也果非乱賊也曰然則朝議之不待以忠臣義士而擬之群不逞之徒以賜死者何耶曰亦以其事涉暴乱耳事涉暴乱而不正刑典何以威制天下懲後世不軌之徒乎雖然良雄等之為忠臣為義士朝議終不得而沒也有僧爲收其屍以封之墓置而不問也有儒士焉目以義人録其事以傳不朽置而不問也天下

寧有封乱賊之墓、又目之以義人、而不敢禁者乎、由此觀之、朝議之所以處良雄等、可謂恩威並行而不悖矣、而在良雄等、則一成故君之志、慰幽魂於地下、臣事畢矣、一死固其所甘受、其又何怨、曰義士之目、則既得聞命矣、抑復讎之名、先儒猶有異議焉、有人殺其君父矣、臣子以為讎、而復之、古今之通義也、今也、不然、赤穗侯以私憤及人於朝坐大不敬、賜死、非吉良氏之所敢殺也、良雄等安得而讎之哉、曰、以常理論之、亦有似焉者、獨不有所謂君忝臣死之義乎、夫吉良氏狹權驕傲、貪而

無饜、銜赤穗侯之不賂於己、屢挫之於朝、至以鄙野之子不知禮節罵之、其忝之亦甚矣、赤穗侯於是乎、不堪積憤、忽欲逞之一擊之下、而不達、幽憤吞恨以死、則為之臣者、何心能忍與吉良氏共戴天乎、是良雄等所以復讎出於萬不得已、則天理之至、人情之盡、尚何暇問義例有無乎、嗚乎、吾既借春秋誅心之法、反賞良雄等忠義之心、又據君忝臣死之義、断然決吉良氏之可以為讎、則良雄等四十七人之為忠臣、為義士、昭然明白、可以暴於天下万世矣、彼拘儒紛紜之論、又何暇置諸齒牙之間哉、

初大石良雄欲舉義也、其待同志、慎密鄭重、不敢輒告心情、故雖有中脫盟籍者、事無所發覺、而其所用兵仗器械、特委天野屋利兵衛云、利兵衛者、大阪人、於淺野氏、世受其眷顧、及受良雄屬托、自奔走於工肆而輸之江戶、治工為利兵衛造器者、告之於官、遂下利兵衛於獄、百方拷掠、而不服、終至收錄其妻子、利兵衛曰、此事固有所由、至明春、應自首、身且虀粉、不敢白也、及良雄等復讎、始述其顛末、

賴惟寬曰、赤穗諸士之結義、初得一百人、後稍稍

攜貳、僅至四十餘士、但大石氏之糺合其人、未嘗輕與之、故雖有攜貳者、而其情實不外洩、而直之一市人也、屬之以大事、能知其人也、是有所由也、先是、直之抵赤穗、時暑月、公庫風于什器、頗有珍玩、直之謁良雄、矚目之、良雄請而觀之、已而失一玉盌、撿問之、直之之外無入者也、衆皆意直之、以致之良雄、良雄驚、召直之、謂曰、今日失一玉盌、我知子弗竊、然子之外、無入者、衆皆意子、將如之何、直之恬然曰、我實竊之、豈有所逃死、請速就刑、時有司潛已告于君、君袖間出之曰、寡人取而把玩

耳、直之何知、於是、群疑始釋、良雄見其甘引罪不愛死、乃以托服心云、然是一旦憤激之事、若乃鞭箠之間、一言乍泄、則不惟大事敗壊也、再為君之辱、為天下之笑、直之以死自矢、以成其事、功豈在四十餘士之下耶、嗚呼、治平而聚凶器、是反亂之人、不可不究治者也、而寛妻子之鞫、自首期春、皆見聽、是平定訟獄所不能得、而能然者、其誠實之徳感動人心、豈不偉乎、

當時、有喜劍者、嘗與良雄相遇於京師妓樓、見良雄無復讎之意也、大戮辱之、及聞良雄復讎赴義、至泉岳寺、感激屠腹而死、

林長孺曰、喜劍者、不詳何許人、或云、薩藩士、蓋奇節士也、元祿中、赤穗國除、犬石良雄去在京師、時物論囂囂、言其有復讐之志、良雄患之、故假歌舞遊衍、以滅人口、一日遊島原妓館、會喜劍亦來遊焉、喜劍素與良雄不相識、然竊希物論不虚、及聞其遊蕩不已、心甚不擇、乃招良雄、同飲于一樓、以微言諷之、良雄不應、因更反復直言、良雄猶不應、笑言自若、無承服色、喜劍乃怒目大罵曰、汝真人面而獸心也、汝主死、汝國亡、汝為大臣、而不知報仇、非獸而何、余將獸待汝、於是展左脚、盛魚膾數臠于脚指頭、使良雄食之、良雄夷然俯首、舉舐指頭餘瀝、時良雄啞啞之笑聲、與喜劍叱叱之罵聲、喧然聞乎樓外矣、既而喜劍于役江戸、適聞赤穗人報讎事、問之、則同謀四十六人、良雄其首也、喜劍愕然曰、吁、余死矣、夫余目獸視良雄、乃我目之罪也、余舌獸罵良雄、乃我舌之罪也、余足獸食良雄、乃我足之罪也、余心獸待良雄、乃我心之罪也、一身皆罪、吁余死矣、於是、托病帰國、公私了事、復來江戸、則良雄既與同謀之士皆賜死、葬之

江戸泉岳寺中、乃詣其墓、拜曰、我當面謝萬罪于地下耳、乃抜刀屠腹而逝、有人又葬之其墓側、夫喜劍氏、初之與良雄、不相識、而希其有義擧、中之直言忠告、至罵而辱之、終之殺身明志、以謝其罪、雖非中行之士、其奇節可謂不耻古之俠者矣、

近世皇朝史論巻之三終

近世皇朝史論卷之四

本莊一行　編

永六年、征夷大將軍德川綱吉薨、或傳綱吉與吉保妻戚、及吉里生、吉保以擬綱吉子、綱吉亦不甚疑、欲封吉保以百萬石、終及吉里、未發、一日暴薨於閨闥、世以爲燭影斧聲云、

訊洋子（氏名不詳、暫從原書）曰、憲王者、可謂英主哉、即位未幾、削絀宗室、海內震恐、諸候咸服其威、終王之世、莫敢不共命、非英主能如是哉、然要其行事、崇儒學、樂施予、立威猛、此三者、王之善也、信佛法、近僧

侶、喜禱祠、耽遊宴、翫雜戲、比頑童、升樂工、愛犬馬、禁殺生、貴婦人、寵外戚、好奢侈、興土木、滅諸侯、造惡幣、鑄大錢、行銀鈔、變舊制、此數者、其不善也、遺後嗣害、亦多矣、達觀數十年、德川氏之盛、極於斯、而其衰亦始於斯云、若監故者、其漢武帝之儔乎、

菊池純曰、自古人君帷簿不修、以釀成天下之大亂者、史不勝書、而其尤甚者、爲唐玄宗、玄宗寵揚妃、愛祿山、遂馴致漁陽一敗、六龍西幸、皆由宮闈不正也、雖然、未至潛削默奪、危其社稷之甚也、獨不血一戈尺兵、而奪家國於衽席之間者、李園於春申君是也、呂不韋之於莊襄王是也、此二人者、勇非以兼人也、戈非以冠世也、其所施行者、特以詐謀詭術、熒惑人主、僥倖富貴焉耳、幸而中矣、大以博封侯、小以取卿相、視諸血戈汗馬、百戰瘡痍、覬覦非望、以就刑戮者、其巧拙智愚之懸、不唯天淵也、柳澤吉保於常憲公、蓋有甚於此者也、何則常憲公好色甚於玄宗、吉保姦謀、浮於李園、呂不韋、欲奪德川氏篳路藍縷之業於衽席閨閤之間、計已無就、常憲公即世、不獨爲德川氏賀之、併爲天下億兆賀之也、使公即世一日晩、吉保詐謀詭

術、莫適不中、行李園、呂不韋所爲、德川氏之天下、盡爲姦豎黠胥之有、土崩瓦解、亂何所底止哉、故內則教人、尤加謹於夫婦間、曰、深宮固門、閽寺守之、又曰、男不言內、女不言外、常憲公於柳澤氏、不唯不能深宮固門、令閽寺守之、男女雜居、內外無別、以致帷簿不修、其一朝即世、不至蹈春申莊襄之覆轍者、豈不亦至幸乎哉、

本莊一行曰、元鐵木耳請言伯顏、伯顏舉所酌酒曰、可慎者、惟是與女色耳、嗚呼、綱吉兼泰平之業縱酒色之慾、曾無銕木耳求言脩身之志、驕侈遊

蕩、姦継踵於叔寶、楊廣、稗史所載、無非玉樹後庭花、清夜遊曲之類、楊堅、李洲之不采顚於其間者、亦幸矣、世稱綱吉夫人、頗貞烈、恐天下亂由以生、屢諫之、不聽、而綱吉薨於深閨、夫人亦從薨、世之爲燭影斧聲者、亦焉知其果不然乎、

正徳二年、征夷大將軍徳川家宣薨、家宣勵精圖治、祛稗政、弛禁網、其在職未久、故不能大伸其志、

訊洋子曰、文王久在藩邸、見上政之不善、慨焉、既入爲儲貳、益有志於善治、及襲大位、發號出令、施徳於海内、爲民脱桎梏、士庶相慶、共稱萬歲、至若崇儒學、修禮義、弛禁網、稀遊行、罷大錢、復金幣、止銀鈔、皆足以勵士紓民、此其善也、其不善者、喜華靡、寵姫妾、貴樂人、好雜戲、猶踏前朝之轍而已、雖然、如天假王數年、則朝廷禮義章服、必有可觀者焉、惜哉、年在中身、不遠閨房、斲喪精元、奄損天年、有似漢成帝、實亦蒼生之不幸也、

享保元年、征夷大將軍徳川家継薨、年八歳、

訊洋子曰、章王立而幼弱、侍中詮房相之、裁能臨朝、然不能聽政、列相皆前朝舊臣、相與一心協力、率由舊章、無所變更、是以朝野翕然、用命莫有敢心、古之所謂與民休息者、其若斯夫、無祿、王早夭、哀哉、文王之仁、而無後、豈不哀哉、

延享二年、征夷大將軍徳川吉宗老、吉宗勤倹率下、開言路、登賢良、弊風頓變、稱爲徳川氏中興之主、又就世祿中、立官俸增減法、及祿其二子宗武、宗尹、不復建封土、給廩米十萬石、置邸於田安、一橋、吉宗尤用心於訟獄、命大岡忠相、石河正武等、作律百條、忠相爲町奉行、司訟獄、以能吏顯、裁決如流、民無冤枉、

若無子（氏名不詳、暫從原書）曰、國初之政質、質之弊、惷而野、故中葉承之以文、文之弊、奢而乃、憲、文之間、可謂文弊矣、徳王起紀庶子、身嘗險阻艱難、自知民之情僞、慨然有志於善治、故承之以儉、興士風、抑驕奢、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宥罪戾、節器用、内外無嬖寵、從諫如流、以開言路、教化大行、終致國家富強、受民投書、天下無冤民、用人適其才、士盡其能、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功光祖宗、業垂後裔、可謂中興侔徳漢孝宣矣、

菊池純曰、徳川氏時、以循吏稱者、前有板倉氏父子、獄訟廉平、民至今稱其治、而今又獲大岡氏、其雪冤抒枉、亦不減板倉氏、抑二氏之折獄、寓肅殺

於南薰寄秋霜於春雨、以騶虞之仁、行鷹鸇之威、求之古人中、劉江陵于定國之流亞、而其才幹治術、夏過之、皆兩間有數之名臣、宜乎、子孫綿綿、握封侯之爵、擁茅土之富、與德川氏俱榮偕盛哉、昔人豫知子孫有興者、有植三槐于庭者、有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者、二氏之陰德、淪淡民心、奚翅于公、王祐之仁且惠而止哉、詩曰、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夫樛木固莫意於葛藟、而葛藟不得不荒之也、君子無求於德履、而福履不得不將之也、二氏之陰德、天豈得不以福履報之乎哉、

三浦應曰、忠相爲町奉行、定律百條、聽斷公明、民無冤枉、後世稱爲明奉行、余謂忠相之業、善固善矣、然亦有所從來也、夫吉宗之明哲、夙知忠相之才器、擢爲奉行、信而不疑、縱而不掣、任官以終身、是以忠相感激、一心專力、公正其事、以得能副吉宗之心矣、聞泰西諸國、約以法官爲畢生之官、不擅與奪、蓋重其職與其人也、吉宗之用忠相、豈亦有見於此而然耶、乃知非就明哲之主、焉能得展其驥足乎、

本莊一行曰、大岡忠相以聽訟名於一時、其所爲、概以鉤距得其情、推條理以判曲直、未有所謂法律之可據也、抑本朝律令成在文德朝、而不行焉、降及後堀河朝、北條泰時頒式目、而僅五十條、簡易闊略、未足以爲準據也、故我邦之於聽斷訟獄也、惟撰賢良方正之士、任其意見之所及焉、吉宗之用忠相、亦不外於此也、而未聞兇漢以僥倖免、未見善良以冤枉死、必也、文理密察、有大饜人心者矣、其見於野乘、存於口碑者、歷歷亦可見也、然於是時也、所謂以人治獄、非以法折訟也、而忠相練磨習熟之功、知法律之不可終已、撰律百條、其撰、雖未有民刑之別、亦足以無規於後世矣、是時我寬延三年、當西曆千七百五十年、而拿破崙之定佛律也、在千八百四年、實文化元年也、距寬延三年、五十有五年、忠相之注心於法律、可知也、後人能繼忠相之志、擴之充之、則法律之明於我邦、不啻與歐米各國駢馳、又將凌駕之也、惜哉、終無繼述之者、僅止於百條而已、夫法律也者、所衆理之會以爲形者也、人間萬事、無不有理、故無不有法、猶方圓平直之理、備於規矩也、而法者、器也、取

之者、人也、以人間萬事千變無已之活動、照諸有限之法律、取之以其人、猶名匠之用規矩、我與物一体、而後始可不失方圓平直之正也、若扞格而不物與我爲一体、則雖有規矩、亦不能以得方圓平直之正也、嗚呼、五刑之屬三千、苟不在其人、道不虚行、

十年、征夷大將軍德川家重老、家重多病不親見事、寵臣用事、竊權、先是、給其子重好以廩米十萬石、邸於清水、依吉宗例也、田安、一橋、皆世爲省卿、至是、并清水稱曰三卿、

若無子曰、惇王多病、少視朝、以故常侍納言、得威權、然終王之世、左右宦官、不得出一言、委於宰相、雖宗室大國、而莫之敢間然矣、是蓋自神祖綱紀弗頽弛、德王之遺澤猶存也、且列相頗得其人、佐倉侯之俊才、館林侯之方正、横須賀侯之愼密、共輔翼王室、守成、與天下休息焉、

天明六年、征夷大將軍德川家治薨、家治之時、田沼意次等用事、賄賂公行、人心怨苦、家治在深闈、不視事、紀綱大弛、

若無子曰、浚王如而頼悟、既即位數年、天下莫復是非者、蓋林侯受德廟之遺詔、彌縫之、王亦任之、弗疑也、季年、則任用田沼意次、賄賂並行、及舊功之大臣尋歿、意次無復忌憚矣、擧同排異、興利之臣、繼踵而起、往往行新法、天下多事、百姓苦之、遂流毒於後裔、王仁愛之心有餘、而爲意次所蔽、不得使其澤加於民、謗讟大興、王常在深宮、不知之、以爲四海無事、臨其終、少悔悟、雖欲悛之弗及、豈弗惜哉、

寛政五年、前大納言中山愛親、前大納言正親町公明、奉勅旨至江戸、欲尊生父典仁親王、爲太上天皇、

松平定信曰、當今繼統、父子之分既定矣、豈有又上尊号於生父之理哉、與愛親論辨、愛親不服、定信亦理不能暢、稱病而退、於是、水戸中納言進而受命、家齊怒愛親言渉無禮、杜其門禁出入、尋愛親歸京師、家齊奉典仁親王以廩米二千石、奉勅旨也、

本莊一行曰、衆人所不能爲而已獨爲之、衆人所不能言而已獨言之、不畏强禦、不避禍難者、非氣節卓絶於一世、孰能至此、如愛親蓋其人也乎、曰、愛親之言果得其當乎、曰否、非是之謂也、夫幕府繼威權、朝命不行焉、而朝廷所事、唯祈禳而已、歌詩

而已、當時公卿幕府鼻息之仰、未嘗有一言忤其意者、於是愛親奮然、欲折幕議、以振朝威、故抗論讜議、不敢少假之、如婦人群中、初現丈夫、豈可不謂氣節之士也哉、然愛親所論、未必出於正理也、夫帝王之於生父也、宜孝養之、不宜尚之尊號也、幕府諫尊號之典、奉之以孝養之資乎、則可謂盡爲臣之道矣、而欲盡排朝意、以立我意、此所以愛親抗論不措也、至其尊崇之議、則宋儒於濮議既論之、而又有當時公卿意見、故今不細論之、聊叙所見、以窮斷之耳、

上杉治憲英明好學、鋭意政治、勤儉自率、擧賢使能、悉除弊政、大興黌舍、自巡部内、問民疾苦、安永初、聘紀德民、執弟子禮、封内翕然向學、而諸侯之圖治者、亦皆取法於米澤云、

本莊一行曰、偃武以降、諸侯之以賢名治蹟顯者、水戸有德川光國、齊昭、會津有松平正之、岡山有池田光政、細川重賢之於熊本、松平定信之於白川、鍋嶋齊正之於佐賀、晨起旰食、勵精圖治、而言行兼備、治教並擧者、以上杉治憲爲之冣焉、至今、天下言治者、皆推米澤云、

平山潛、蒲生秀實上書幕府、論時事、並不報、秀實慨朝典廢墜、王室陵夷、跋渉山川、訪往古遺事、著山陵志、職官志等書、是時、高山正之以慷慨奇節、名於世、曾與唐嵜八百知相見於中山大納言邸、相泣曰、時事一至於是極乎、正之夙歎朝廷失其權、又憤幕府所爲、每論世事必泣、周歷東西、南遊薩摩、還至筑後、一日寸裂手記、投之盥水曰、寄語於天下人、遂屠腹而死、先是有林子平者、探外國事情、著書以論海防事、草莽之士、以天下爲己憂、留心於尊攘者、以此數士爲唱首云、

賴襄曰、予㓜聞先人善語彦九郎、先人亦嘗數逢之、三都間、記其郷貫、係新田郡細谷村人、先世蓋屬南朝者、其好義、不無所由云、嘗與客語、及元弘帝逃伯耆事、爭其地名訓讀、正之曰、吾嘗再赴伯耆、訪土人識之、客不復能爭、其人確實類之、先人嘗欲爲之傳、不果、近讀或書、紀正之之事、擬不軌之民、冤矣、予故略叙所聞如是、

杉山忠亮曰、高山正之天資忠孝人也、其游歷天下、苟聞有忠臣孝子、雖遐陬僻壤、必往見之、嘗至水戸、聞岩手村有乙吉者、至其家、乃著禮服、令之

坐、上聖執手言曰、浴二百年太平之澤、得與孝行如子者相見、可謂天幸矣、聞江戸有報父讎者、正之自上野馳赴之、爲與孝經一部、垂涕泣、而激勵焉、或謂正之曰、子奚不求仕、正之曰、我未嘗不欲仕也、顧其所以事者何如耳、設使有忠孝文武、知有天下、而不知有身、若常陸源義公、及備前烈侯者出、則雖爲之執鞭、亦將自甘也、今跡其行事、一出於孝敬之餘、而其志所存、未嘗不本於春秋之大義也、世徒以逸民獨行而目之、豈真知正之者哉、

齋藤正謙曰、或云、生義人也、或亂人也、當今天下乂安、生仗劍游四方、欲何爲乎、謂之亂人宜矣、當王室板蕩之時、諸雄擁兵者、非長鯨巨蛇、則狐鼠進退、能唱義勤王者幾人、生以一匹夫、感念於數百歲之後、謂之義人宜矣、余嘗登笠置山、其人尚道元弘帝弗已、以降村之民導賊陷行宮惡之、至於今不皆通婚嫁、人心戴上如此、生之所好惡、不可謂非天理之正、使生出於當時、則其義勇必有所效、與兒島、櫻山、聯芳媲美矣、惜乎、其生不辰、使人疑其義亂也、

壚谷世弘曰、南筑樺島世儀嘗評高山正之、古所謂狂簡者矣、善哉之者、不可爲一有用之材乎、或以語正之、一日、見世儀於途、自後拍其肩曰、識彦九者、非先生而誰、蓋謂其言中窾也、予昔戴遊大和、河内之間、歷問山陵、審其荒蕪之狀、每思秀實、未嘗不愴然淚下也、噫斯人而在、吾其執履從之、

藤森大雅曰、嗚呼、名分者天下之太關也、而其不明也久矣、冠履倒置、順逆同辭者、往往而有焉、蒲生君藏、獨自拔乎流俗之中、抗尊王明分之志、大聲疾呼、死而後已、可謂天下之偉男子矣、

小笠原勝修曰、臣伏讀明治二年追賞蒲生、高山二子之勅、曰、汝等以草莽一介之身、慨綱紀之衰弛、歎名分之紊壞、唱勤王之大義、以尊崇朝廷、或專力著述、補裨世教、或跋涉天下、皷舞志士、百年之後、聞其風者、莫不興起、可謂氣節之士矣、其旌表里門、與其子孫俸各三口、嗚呼、二子遇恬安無事之日、慷慨激烈、至談時事、而涕泣、愛國之情、蓋出天性、雖不得志於當世、旌表於後世、二子當瞑目地下矣、

川田剛曰、仲繩曠世偉人、而先儒錄其事者、前則

洪園、栗山、石梁、茶山、後則幽谷、復堂、山陽、拙堂、有序、有傳、有祭文碑銘、多且備矣、顧獨未推究其所以死、或目爲病風喪心之所致、余竊憾焉、蓋仲繩忠義根于天性、而其先又殉節南朝、嘗讀太平記、大有所感憤、當此時、光格天皇在位、妙齡英發、佐以九條中山諸公、而幕府則大將軍俊明公寵任田沼意次、群小弄柄、綱紀大紊、仲繩謂此可以復古權矣、乃託名文事、周遊四方、觀地形、察民情、每遇人、輙論正閏王霸、以陰募同志者、既而公薨、文恭公繼立、黜意次、用松平定信、衆賢茅茹、百弊頓革、德川氏之業復興、於是仲繩自知其時機未至、殺身以滅其跡、昔者、鳥羽上皇遣善走者押松、齎說東國、後醍醐帝藏人頭藤原俊基佯爲修驗者、巡察諸州、今仲繩之所爲、殆有類焉、向使其遲疑偷生、爲府吏所逮捕、則承久、元弘之患、可立而待、何其見幾之早且明也、或議其不受勅而妄動、是亦過矣、何者、事成、則功歸朝廷、不成、亦害止一身、又安問乎其受勅與否焉、且夫九重深嚴、尊卑懸隔、而仲繩以東鄙一匹夫、納交公卿、嘗得竊窺天顏、則奉其密旨、以募義故、亦未可知、不然其將死、

寸裂手記、以投水中者、何也、其東向遙拜帝都者、何也、其寄語海內豪傑好在者、何也、嗚呼、仲繩之死、上救公卿流竄之禍於當時、下啓志士勤王之端於後日、其忠不愧藤原公、而其智勇果決、萬非押松輩之所企及也、

小笠原勝修曰、余在鄉、常從五理往齋游、往齋即受兵於子平者也、嘗爲余言曰、子平爲人磊落、而守己謹嚴、尤有可稱焉、子平自禁錮之後、幽居一室、或謂之曰、子雖禁錮、事係幕議、非出本藩之意、且歲月已久、雖間出遊、莫或知者、何不出訪鄉里友朋、而自消遣也、子平曰、日月在天、人可欺也、天可欺哉、因作國歌以自述、至死未嘗隻步出戶庭、噫子平之自守如此、豈特一奇士而已哉、

嘉永六年六月、北墨主斐謨美辨達使伯理帥兵艦四艘、至浦賀、呈國書方物、求通信互市、幕府命諸侯、備於武藏安房上下總伊豆相模沿海、廣問諸侯意見、使吏諭伯理、明年宜來長崎待報、賜物產遣歸、安政元年正月、伯理復帥兵艦七艘、入浦賀、進泊本牧、幕府使吏招之浦賀假館、伯理疾不能出、使副使阿單須聞命、吏曰、外舶泊於內海、國有禁令、宜速旋船

浦賀、阿罩須曰、萬里來航、空送時日、非所耐也、苟得報命、即日應航去、猶不得命、則直就政廳議之耳、幕府不得已、聽其泊下田、箱館二港、及撫漂民、給薪水等之請、於是、墨艦乃拔錨而去、自是、西洋各國、求和親者、相踵而至、

小笠原勝修曰、時余年壯氣銳、聞墨船來、欲察其事狀、并觀其器械、走抵加奈川、會幕府令吾藩與氷、乃與其吏謀、乘蒸氣舶、觀其機巧、私著觀舶三記、詳悉記之、以爲他日備考、既而事勢大變、萬國之舶、帆檣林立、日接其人、用其器、實如隔世事、當

時有詩、雖極拙惡、亦可以觀世變、錄左、曰、巨艦如山不足驚、此行欲察墨夷情、海風颯颯吹毛髮、腰下雙刀鳴有聲、

墨艦之泊下田也、吉田矩方與門人澁木某欲航海外探虜情、密就墨使謀之、不聽、收致之港吏、吏按驗得情、事連佐久間啓、以皆犯國禁、因之獄舍、啓松代人、通韜略、兼曉洋書、名高於一時、矩方長門人、慷慨有奇節、夙憂世事、就啓學兵書、於是欲一遊海外、以廣修西洋學、且探其國情、幕府憫其志、而以國有法、遂囚之云、

罔千仞曰、余曾觀彼理日本紀行、歷舉矩方投書、且論其爲人曰、容貌魁偉、氣宇不凡、喜作漢文、下筆成章、又曰、日本罪斯人、真可惜、乃發使者、懇說下田奉行、嗚呼、矩方方憂國事、以身投不測、百死不悔、米人亦知其爲奇偉非常人、有以也、當時若使幕府賞其志、托之米艦、令遊外國、學航海術、達其志、則矩方感激其恩、成就其藝、以供國家大用果爲如何、矩方真天下難得之士矣、而困辱之岸獄、而猶不足、遂至處之重刑、外國事起以來、幕府之縛志士、往往如此、其一蹶不振、亡滅隨之、不宜

乎、抑矩方懷經濟大畧、不得有施、遂死于非命、此亦時勢不得已者、唯毛利氏以一藩挽回大勢、翼戴聖上、開今日之隆業者、皆出于矩方之以名節鼓舞一藩士氣者、矩方雖不及目擊之、亦可以作氣于泉下也、矩方嘗草七生滅賊說、曰、楠公有七生言、決非誕言、今猶信也、

二年十月、江戸地大震、死者數萬人、水戸臣藤田彪亦震死、彪學通古今、頗達事態、當藩主德川齊昭之除弊政、調武備也、彪與有力焉、齊昭深悼惜、自題其碑、曰表忠、命儒臣青山延光、爲碑文、

小笠原勝修曰、當氣運之未開、以烈公之賢、藤田之識、猶且未免海賊視文明各國、自今日觀之、攘夷之論、概屬暴厲馮河、然攘夷之變復古、復古之變文明、以致今日之隆盛、有不偶然者、而藤田等不爲無功於其間、要之、精神氣魄、固非依人成事者、使之當路於今日、則株守舊套不知變通耶、將張開活眼、策富强也、

五年三月周防僧月性死、月性爲人、慷慨好論時事、其在法坐、專講尊攘之事、其心情亦數發於諷詠、終齎志而死、十一月、京師清水僧月照投薩海死、月照亦慷慨尚氣、曾與薩摩人西郷隆盛結交於京師、志士之獄起也、事連月照、月照走薩摩、與隆盛謀曰、時事終至於此、吾儕有蹈海而死耳、乘夜泛舟、會月色玲朗、二人吟詠遣懷、俱共投海、有人濟之、二人已瞑、舟子看護之、既而隆盛漸蘇而月照終殊云、是時有僧胤康、倜儻好奇、每懷勤王志、下京師獄而死、

小笠原勝修曰、三僧皆以方外之身、慨王威之陵遲、東馳西走、或死於非命、而士人聞風興起者、不爲尠也、昔釋俊寛憤平氏之僭驕、謀討滅之、似也、然及其事覺、流竄鬼島、千里望鄉、泣血思慕、醎風

蜑雨、獨哭死孤島、可謂悲且慘矣、設使俊寛得志、亦恐不過爲黑衣之相、擬安城之公、齷齪自用耳、嗚呼、三僧之所抱負者、固士名狗行之徒、夢想所不及、而其齎志、則與俊寛仝、其歸可勝歎哉、

德川齊昭懷尊攘志、屢陳意見於幕府、幕府頗忌之、而朝廷依以爲重焉、密旨之下也、大老井伊直弼廉得情、譴齊昭曰、卿以懿親之身、列三藩之一、義宜先諸侯以佐幕府、而却固持私論、妄結朝臣、奏論建議、以讒搆宗家、雖事係家臣所爲、罪自有所歸焉、幕下寛裕、不忍加譴責、卿宜引罪禁錮終身、齊昭子齊篤、一橋慶喜並止其登營、諸侯幕吏獲罪者、亦十數人、

岡千仭曰、烈公負天下重望、上書朝廷、論幕吏之事橫、以振作四方義氣、遂以是蒙重責、幽憤至死、而其所素養之士、爭起繼遺志、視死如歸、餘風所動、東西群起、遂使我國體復千年前之正、其功比之楠氏據金剛山、奏回天之功、無甚徑庭也、

幕府遂決志士獄、賜安島帶刀死、茅根伊豫之助、鵜飼吉右衛門、其子幸吉、橋本左内、飯泉喜内、並處斬、梟幸吉首、放竄小林民部大輔、鮎澤伊太夫、六物空萬、伊丹藏人、池内大學、小林越前、三國大學、森寺若

狄守丹羽豊前守入江雅樂頭等、日下部伊三次死於獄、曰流其子裕之進、又禁錮近衛氏姆村岡、及高橋兵部大輔、春日讃岐守、其他連坐受罪者、亦多、先是、吉田矩方、頼醇、梅田義質、在縲絏、前後皆棄市、

小笠原勝修曰、幕府罪處士、而攘夷之論益起、終至使將軍辭其職、於是乎、政權歸一、而互市通信、交際之盛、日又一日、事勢之至此、雖有百時宗、亦未如之何、自今日觀之、攘夷之議、爲不知時勢者、然有攘夷之論、而致當今之隆盛、則處士亦不爲無功、其有死後賞典之榮、亦由此歟、

萬延元年三月三日、井伊直弼將賀節、至櫻田門、是日、天大雪、咫尺不辨、有數人、雨衣奴裝、出衝前驅從士赴之、又有數人、自左右蹶起刺之、又交於轎、提其首而去、彦根邸士、聞變咄嗟赴援、至則衆既散、遂収直弼屍而還、先是、志士之獄起也、幕府命齊昭致詔書、水戸之士、憤恚不措、遂集長岡等、以捍幕命、至齊昭馳書諭之而散、大關和七郎等十七人、欲殺直弼以殉國家、故有是擧云、大關等直至細川、脇阪二侯邸、呈書告故、其略曰、墨夷之至也、天下囑目、望膺懲之典、而有司偸安畏戰、任彼所言、至其甚、則不待勅允、而擅結條約、不啻違列祖之貽謀、實負征夷之責任、臣等視井伊大老近狀、利幕下幼冲、貪顯職、據勢威、專横驕恣、有其忤己者、誣以罪、雖朝廷輔弼、幕府懿親、羅盡無遺、是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憤也、魯婦尚且不恤緯、況於臣等乎、故代天行誅、竊效萬分之報、伏望留意、幕府命分拘之松平稠松等四侯邸、明年、處之斬、

小笠原勝修曰、義黨之唱尊攘也、其謀不過天誅暗殺、而二門之擧、爲之嚆矢、自今視之、勿論其蒙昧迷頑、然而使天下益振氣力、更進知識、一轉以

躋文明之域、要之、有攘夷之論、天誅之慘、而致今日之開明、可謂不愧義黨之名矣、井伊元老早察彼我形勢、欲有所張弛、而議於衆分謗、自忌無勇、以暴威罪朝紳、以酷刑網志士、遂辟爲天下之僇、可謂拙矣、然元老當多難之日、自爲他山之石、以磨天下之玉、亦可以瞑也、

三浦㢈曰、世之論櫻田之事者、特咎直弼之專恣自取、而不察直弼盡心於國家之實也矣、夫弘化以降、幕政日耗、藩勢漸軋、外夷猖獗、邉陲無虞、而謬國之徒、黨集輩出、國家之危、如一髮引千斤、當

此時幕府還政權耶、朝廷不能得而制之也、委之侯伯耶、各藩異議、無所歸一、而天下之勢一蹶則覆亡立至、直弼熟慮決心、授命輔翼朝廷、奉持如主、結開港之約、誅謬國之徒、而天下之方向定矣、微直弼、則天下之事、未可知也、蓋其死生榮枯、固所不與、則櫻田之事亦其所自期而不避也、大臣之用心、不亦慘乎、而論者直比之專恣之徒、其亦坐不知天下之勢而已、

及井伊直弼死、老中安藤信正獨恣威福、外國奉行堀利煕深慨之、會有營議、面折信正、信正怒、利煕見

其不可爭、乃還家遺書信正、自刄而死、其書略曰、外夷猖獗、實神州之安危係焉、僕數陳意見、而不見省、日夜以爲憂、而公待墨使如兄弟、同議內政、私通贈遺、彼與侍婢戲而不問、請館殿山、而聽之、終至與彼議禪讓之典、悖逆無道、實覆載所不容也、假令公營私門、獨不見櫻田之事乎、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公其計之、明年正月、有阪下之變、果如利煕所言、

本莊一行曰、余見堀利煕之遺安藤信正書、有至誠惻怛、足感動人者、於是時也、慷慨憂國之士、繼踵而出、而其所爲、概出於過激、直言讜議、繼之以死者、特有利煕一人而已、其言雖無補於當時、而後權臣、豈無所少抑省哉、大過之姤、曰、過涉滅頂、其利煕之謂乎、

文久二年四月、島津氏族島津和泉入京師、和泉夙懷報國之志、憂外患日逼、內政不治、廷論幕議、往往齟齬、人心生紛亂、大欲調理之、因勅宿衞輦下、

馬杉繫曰、余觀近世之時變、至於嘉永安政之間、有不可勝言者、於是天皇宸怒、將擧膺懲之典、幕吏悖怖、其陰謀不忍復言也、八州生民、誰不被先

王之澤、況天日照鑑、遂使幕吏暴露於道路、而幕議猶與朝旨牴牾、厄及蕭墻、天皇宸憂、日深一日、四方志士聞之、西東出沒、欲以安宸憂矣、然大率烏合魚集、影響不定、或罹幕吏憑怒、遭竄戮者、前後數百人、頗嘗其慘毒、蓋德川氏之指斥志士、不啻如馬屎牛尿、惡之如蛇蝎也、未嘗不毆而竄戮焉、以爲自得法矣、何其反耶、於是天下侯伯、重踵屛息、莫敢言勤王之事者也、島津氏以英偉之姿、雄睨當世之大勢、奮然挺身入京師、如揭炬暗室、廼欲濟世道、匡名實、維持王憲於萬世之下矣、

毛利、山内二氏、亦相踵入京師、倶鼓舞四方志士之義氣、振起天下侯伯之誠意、使之與偕匡濟将亡之世道名實、其機會之來、間不容髮、遂贊成中興之天業、使天下萬姓再得仰日月之光、亦雖曰屬皇運之泰、而非島津氏爲之倡、焉能至此、論者、或有比之藤原鎌足者、鎌足昵近王室、用詭計、斃兇奸、何其易乎、如島津氏、則建基於西南隅、遠獻策中原、而堂堂之論、整整之議、獻替可否、不遺餘蘊、以拔千載之宿弊、當時公卿侯伯之勤王事、概聞島津氏之風、而起者也、嗚呼、如島津氏、可謂曠世之名臣矣、

閏八月、幕府擧松平慶永、爲總裁職、位諸老上、緩諸侯會同、許其妻孥就國、改衣服制、初慶長十四年、集諸侯妻孥於江戸、不聽其就國、使諸侯會同者、留期年而去、著爲永制、至是、慶永建議、始變其制、

本莊一行曰、聚諸侯妻孥於一城下、以爲質者、豐臣氏始爲之、而徳川氏亦倣其轍焉、當時承數百年喪亂之後、人心向背不恒、馭之之術、勢自不得不然、亦不足深怪也、而世世因襲不有、革其轍、諸侯亦以爲常焉、是以邸第之設、車服之備、其耽費

於江戸者、居租税之半、於是乎、國用匱耗、一旦有緩急、亦無奈之何耳、慶永聘横井某、夙察宇内形勢、憂内國衰替、斷然除三百年因襲之弊者、可謂不負總裁之任矣、

是月、始置山陵奉行、以戸田忠至任之、修理山陵、忠至戸田忠友之族、夙慨山陵之頽廢、欲修理之、上書幕府、陳其志、幕府奏請命之、明年、除大和守、列諸侯、

本莊一行曰、山陵屬頽廢、其久矣、中古以來、喪亂相踵、無復所修、蓁蕪生焉、葛藟繞焉、實臣子之所不忍也、而政每在覇府、百事不能如朝廷意、雖有溯慨者、亦無所施焉、特蒲生秀實唱之首、戸田忠至成之終、於是乎、朝廷報列聖之意、方始得暢、而臣子之情、亦得安焉、嗚呼、如秀實忠至者、可謂能得勤王之旨也哉、

三年三月、徳川家茂入朝、是月、天皇幸於加茂、關白以下公卿及大將軍在京諸侯、皆扈從焉、

本莊一行曰、大將軍入朝之典、其廢也久矣、自寛永十一年、家光行之、至是、二百三十年、家綱以下十世、坐受官爵、朝使臨焉、而授之、嗚呼、名分之不脩、一至於此乎、家茂擧十世不行之廢典、而天皇

之幸於加茂也、身自扈從、以副朝廷之意、可謂知所勤也矣、他日、朝廷親萬機之政者、雖係於慶喜之奏請、亦安知非家茂勤王之誠、不爲之地也耶、

八月、朝廷俄罷毛利氏護衛、三條實美等奔長門、詔削其官爵、元治元年六月、毛利慶親臣福原越後率兵至伏水、請宥慶親父子譴、復實美等官、幕府諭之、不聽、國司信濃、益田右衛門介、又率兵踵至、信濃陣嵯峩、右衛門介陣山嵜、三營犄角、兵凡三千人、警火燭天、京師騷然、幕府遣永井某諭越後曰、宜收衆歸國、以待後命、遲疑不去、則國有常典、衆皆激怒曰、是曰、會津讒搆也、當斬容保以清君側、久阪通武曰、令率犯闕、而彼挾至尊臨我、則我徒取叛名而已、是非策之得者也、真木保臣叱曰、少年安知大事、機會不再來、今日之事、有横屍闕下、以報皇恩耳、議即決、直勒兵向京師、大垣兵扼越後於官道、設伏破之、銃中其肩、墜馬、越後脫身走伏水、大垣兵飛書奏捷、時方鷄鳴、而九門砲聲亦起、會津兵要信濃於蛤門、桑名兵亦來援、炮聲數合、而長兵伏公卿邸者、忽起擊會兵後、會兵不支、長兵躡之、薩兵來、横貫長兵、長兵亂、會一隊長兵來援、合衆突進、勢復振、薩隊將仁禮某

廻兵突長兵後、長兵沮喪、會薩兵縱横突戰、大破長兵、信濃僅以身免、當是時、久阪通武、真木保臣等、率山嵜兵五百、取道久世、放火河原町邸、直薄堺町門、守兵披靡、進擣鷹司邸、越前彥根桑名兵擊之、不利、已而會薩兵馳至援之、兩軍酣戰、飛丸如雨、遂放火邸中、衆焔燬之、長兵大敗、通武死之、保臣走還山嵜、使右衛門介先遁、待追兵至、火營而自刄、

小笠原勝修曰、真木保臣建言秘錄、有言曰、親征之擧、駐驆男山、命朝紳諸侯各一人、朝臣用有豪氣者、諸侯用有資望者、詔書落渠手、事乃了、奉詔與否、非所論也、又曰、執攘夷之事以劫之、由是視之、非托行幸以謀攘夷、而托攘夷以謀討幕也、非朝紳諸侯之用保臣等、而保臣等之用朝紳諸侯也、數子雖一敗殉難、遺黨隨起、遂廢幕府、以致今日之中興、其初心非謂事成少受利、不成禍有所歸也、方今開明之運、人人無不說自主自由、而往往不免因人成事、得不能愧前人乎、

芳野世育曰、木邦祿去公室、政逮武門、名與實判、人不沾被皇澤者、七百餘歲矣、加以邇年洋船四集、輿論騷然、皇上屢有鎖攘之詔、而阻格不行、於

是乎、志士不勝痛憤、吸欬叫號、以犯法憲、屠戮放竄者、不知幾十百人也、然猶有相繼而興者、遂能轉剝爲復、變否爲泰、名實再合、得復其舊、雖云聖上威德有以斡旋于丹扆之際、彼志士仁人、碎首齏身、奮而不顧者、豈可不謂與焉有力乎哉、今夫巍巍之山、其下必有卷石之聚焉、汪汪之水、其上必有勺水之積焉、若曰是硜硜頑石耳、曰是涓涓剩水耳、豈爲知山與水者哉、通武奮然詰當塗之摸稜失機、又齊宿絶粒、抗疏闕下、及其抉肉去丸、屬人以後事、從容自居、其精魄浩氣、凜凜照灼天

下後世、雖古節烈之士、何以尚焉、使之在今日、或將陟崇階、贊治化矣、然而一卷石、一勺水之用而止、豈可不惜也哉、顧當時靖獻之士、生受豊賞、死列祀典、通武則以首蝶血輦下、獨不得與焉、洵可憫也、噫正菴死于阪下、一智死于麑島、知新自刄于粟田山、和孝自刄于家、兒獨齎志、病死牖下、他日、將捃拾遺著、以狗續通武集後、靜夜幽獨、追想其嘐嘐言志之容、擐甲踊躍之狀、宛然在目、而今也則亡矣、哀哉、

十二月、水戶人武田正生等、率兵八百、自上野、經信濃、轉戰至越前大野、加賀兵扼之近江海津、正生遣書曰、僕爲奸黨所構、獲罪於幕府、跼蹐至是、欲一就一橋公、分疏之也、守兵不聽、慶喜聞正生率兵至、請奏討之、朝議許之、於是自將兵赴海津、正生捧書乞哀、不聽、正生等窘蹙失錯、奔投加賀軍、幕府乃屬之加賀、明年、斬之敦賀、初齊昭擢用藤田彪等也、老臣結城寅壽頗忌之、搆齊昭於幕府、并陷彪等、而黨派論起焉、目結城黨曰奸黨、稱藤田黨曰正黨、爾來二黨交相排軋、寅壽與彪前後皆死、而黨論猶結不解、一藩騷然、結城黨有市川、朝比奈、藤田黨有田丸、田

中、互相攻擊、藤田信等據太平山、設柵守之、市川等請自攻之、幕府聽之、正生欲諭罷兵、而結城黨不聽、却出兵擊之、幕府以藤田黨所爲出於暴擧、出兵討之、至是正生等就刑者二十四人、後四年、時勢一變、藤田黨復大得志、遂奉朝命、誅鋤結城黨、兩黨之亂、於是乎始平、

小笠原勝修曰、攘夷之論不行、而有黨人之獄、事固不可訓於今、然當時天下之勢方激、而幕吏陽戰陰和、不能自主、於是憂國之士、奮然踵起、損親戚、出鄉里、流離間關、從事於尊攘、斃而後休、其跡

雖綦其所自執守、有足稱者存焉、此間振動天下、鼓動士氣者、安政之前有水戸前黄門、安妥之後、有島津前左府、二公皆爲朝廷所倚頼、以身係神州安危、其得士或不相下、而黨人之獄、正奸之爭、水戸獨失其多士、悲夫、

又曰、水戸之有奸黨、猶長門之有俗黨、而長門之有吉田、久坂、高杉諸子、猶水戸之有藤田、戸田、武田諸子矣、正黨之敗於初、而勝於後、亦相似也、惟水戸變早發而遲平、長門變晩發而速定、其幸不幸、豈有數存耶、蓋長門雖失此數子、然慷慨激烈之徒、接踵輩出、以收回天之勲、而水戸無復接武數子者、是其所以異盛衰耶、雖然、水戸唱之於東、而長門和之於西、各用瞑眩之藥、以攪亂幕政、挽回暮氣、二藩之功、未易遽軒輊也、抑方今文明日新、誰不悟昔日攘夷之妄者、蜣螂變而蟬鳴、爲善變者、龍變而鰍、爲不善變者、使烈公君臣及今將復善變矣、昔仲尼前無軍旅之對、而後有沐浴之請、然其尊王則同、故梟於雨、飛於晴、鳥之變也、蟄於冬、啓於春、蟲之變也、攘夷於酔、開化於醒、人之變也、愛國之士、宜審時勢、不宜易節操也、

初越後等之犯禁闕也、以事出於藩主慶親父子、遂削其官爵、勅幕府討之、幕府以徳川慶勝爲總督、將諸侯軍討之、軍次廣島、毛利支封吉川監物等數哀訴、請緩征期、而命未下、衆議遂斬越後以下首謀十餘人、監物乃自齎三臣首、來獻中軍、慶勝班軍、既而長州有内訌、闔境騒擾、事聞京師、詔幕府鎭定之、幕府鳴長州罪、欲復討之、慶應元年四月、遂布再征之令、慶勝諫曰、長州既服罪、今復有再征之命、慶勝不知其何罪也、恐天下自是解體、幕府以爲沮軍議、斥之、二年四月、老中小笠原長行抵廣島、傳命長州曰、雖三臣既伏誅、大膳撫御失道、今以朝旨行譴、曰、禁錮大膳父子、曰、削封十萬石、曰、令嫡孫興丸承嗣、曰、絶三臣後、長州士民憤恚不受命、六月、以徳川家承爲總督、以小笠原長行爲副、遂進兵長防四境、幕府兵及紀伊彦根、高田兵與海軍合、自安藝入、鳥取、松江、濱田、福山、及紀伊別隊、自石見入、熊本、久留米、柳川、小倉兵、與海軍自豐前入、又分幕府兵、及松山兵、攻大島、家承營廣島、八日、松山兵襲大島、火村落、取其營、十五日、長兵設伏、大破松山兵、是時、彦根、高田兵、進兵防州、長兵張疑兵待之、東軍進至小瀬川、長

兵猝襲東軍後、東軍腹背受敵、棄砲敗走、長兵乗勝追擊、遂取大竹、小方、玖波、阻四十八阪而陣、屢來挑戰、東軍力戰當之、迭有勝敗、相持至八月、東軍終敗、還廣島、長兵乃取大野、豐前路軍、將襲赤馬關、長軍縱巨艦來逼田浦、小倉隊將島村某逆擊破之、沒其一艦、長兵火田浦而去、後終取田浦、大里、築砦據之、先是、小笠原長行在小倉、監豐前軍、至是乘艦先遁、熊本、久留米、柳川等兵皆潰、長兵乘勢蹙之、小倉孤立、終火城奔香春、而長兵營大野者、亦屢進逼廣島、八月、征夷大將軍家茂薨於大阪、朝議因罷征長兵、

詔德川慶喜襲職

馬杉繫曰、長防之爲州、三面皆海、而東控山陰、山陽、其收斂之利、殆踰百萬石、昔日、輝元之削疆土也、僅以長防二州、爲其有焉、部下將士、或困跟縮、輝元使從弟秀元計其歲入、秀元答曰、大凡不下於七十萬石、輝元曰、可矣、由是觀之、當時二州之歲入已如此、爾來塡海開山、其贏利可知耳、毛利氏以累世勤王之勳、旧受眷遇於天朝特渥矣、嘉永安政之際、深憂國運衰邅、屢上書諫幕府、弗省焉、猶且欲匡濟之、百方苦議、與幕府諸老、反覆論辨、殆砕肝脳、而議遂不相恊、乃奉勅入京師、時島津氏先在焉、山内氏亦踵入京師、因勅三氏挽回衰運、三氏恊力、東西馳驅、務副宸慮、幕吏厭苦之、陰謀離間、島津氏素推中川宮、毛利氏乃推三條公、勢似相拮抗、山内氏居間務謀之恊同、而一旦分崩、釀成癸亥甲子之難、毛利氏之窘厄殆至不可援也、然而勤王之宿志、未嘗衰退矣、所以然者何也、蓋長防據山海形便之地、募兵馬於南海、鎭西、以扼山陰、山陽之要衝、加以高杉、大村、山縣諸士、用兵如神者、其利不啻踰百萬石、以通志於京

師、而山内、蜂須賀、淺野、有馬、兩池田諸氏、皆一時雄藩、俱懷勤王志、乃如暗相應者、島津氏亦復窃結款、以援我窘厄、於是乎幕府大兵、英、佛、軍艦、雖環攻之、不能遂抜長防矣、賴子成曰、大凡英雄成事、皆以爲智慮所致、而其事之合義、有能服人心者、而不自知也、論者徒視其成敗、謂盡成於智慮、而不知天下之事有出智慮所不及、余謂大勢一變、毛利氏之再得拜天日者、是不曰其智慮、而因其地利與人和、不曰其地利與人和、而因其事之合義、子成又曰、昔者孫堅以英雄之姿、志嚮漢室、

奮討强賊、出身不顧、又有策權之子、遂能據有江東、以耀武之勢、而不能取焉、余復從賛今日之毛利氏、毛利氏守志於窘厄之中、以奉宸旨、可謂義之大者也矣、而明治之初、出兵保護王室、討平東北亂賊、其功績非曾孫氏之比、况爲國家畫王政維新之大策、其功之大成、果何如乎、亦以其事之合義也、

三浦應曰、幕府討長、前後兩擧、而丙寅之事、余悉師之無名也、彼國内騷擾、攻擊不輟者、論黨相閲也、匪有叛謀也、治焉者、國主之責也、國主不能制之、請師朝廷、乃往而討之、幕府之任也、而不察其事、不審其理、輕擧西上、直往而討之、果有何名者乎、况彼强傲不屈、終至自我輟兵、取天下之笑矣、嗚呼、兵權一墮、則天下之威望、復焉得挈之乎、

十二月、天皇崩、奉諡曰孝明天皇、皇太子踐祚、是爲

今上天皇、關白二條齊敬攝政、

馬杉繁曰、我赫赫大八州、基於磤馭盧島、磤馭盧之島、非與衆俱開之、實成於天瓊矛、乃我神威之尊嚴可知矣、而傳之神孫、名曰大日本、其土壤靈秀、風氣諄美、而神孫萬世統御之、凡四夷八蠻皆

仰我末光、稱曰日出之鄕、乃垂涎於我者、有年於此、其所以然者、我邦已爲日出之鄕、而陽明正大之氣、積爲勇武剛直忠愛之誠、萬古凝如金鐵矣、未嘗易朽摧焉、藤原也、源平也、鎌倉也、室町也、織豐也、德川也、凡人臣之偷國權者、奚朝憲者、蓋皆大海之消埃耳、復何足論、終能輝我國威於千載之下、再致今日之盛者、皆我勇武剛直忠愛之誠、曰萬古有素焉、由是言之、我邦尚武敬神、仁以愛民、智以明物者、蓋列聖經倫之大端、遵之則天業恢弘、違之則皇化陵夷、汙隆之機、捷於影響、古者、朝廷之祭神、天子躬自親之、而其征不逞也、亦天子親臨之、其治民理物也、明名分、愼國體、布公道以勵實效、是天業之所以恢弘、中業以降、法海外、佞佛托儒、天子居九重之深、乃敬神征討之道衰焉、而王公大人、手不知兵也、於是乎、尚武之俗移焉、奢侈日長、聚斂掊克、而愛民之仁亡矣、澆風相競、宮壼不肅、名實錯亂、官失其守、拘格例、循邊幅、而明物之智蔽矣、皇化陵夷、國威不振者、職是由之、故英明之君一出、能修神聖之遺緒、則法度紀綱、翕然俱擧、况光仁、桓武、宇多、後三條、後醍醐

諸帝、或總攬綱紀、或戮滅兇賊、其功或成、或不終、而其成者、必能遵神聖之道也、其不終者、必反之也、孝明帝以英明之資、夙嘆皇化之陵夷、將修神聖之遺緒、三條實萬中山忠能萬里小路正房嵯峨實愛大原重德諸公、推我邦勇武剛直忠愛之誠、以翼賛帝之英志焉、於是乎、朝憲國威俱張、法度紀綱翕然並擧也、

三年春、英吉利佛蘭西荷蘭亞墨利加各國公使來兵庫、賀大將軍禪代、慶喜見之大阪城、公使乃促兵庫開港之期、先是各國請開市場於兵庫、幕府憚朝

旨、且憂列藩生物議、遷延不果、期以是年、故來促之也、三月、慶喜具疏上奏、略曰、客歲之冬、先臣家茂伏闕上疏、敢請外國條約允可、先帝察外國事情、憐先臣鄙衷、勅允之、而至兵庫開市、特禁之、先臣不敢違聖旨、然而開港之期、載在盟書、是以不敢布禁令、欲暫遷延其期、有所復奏請、而先臣卽世、其期亦迫、臣日夜憂慮、不知所措、竊以爲宇內萬國、雖各有土地風俗之殊、同被天地之化、以遂其生者、豈徒有彼此之別哉、是以海外各國、皆結交通好、而所以其相交相好、特以信義而已、苟無信義、則詐僞百出、無所不至、兼并凌奪之禍、亦從而生、於是乎、有條約焉、故一結條約、苟爲同盟、則大不能以兼小、强不能以凌弱也、而皇國夙開三港、既結條約、而特至兵庫開市、違期背約、是失信各國、嫁禍後世也、臣竊爲聖朝憂之、伏望聖朝達觀古今之變、洞察內外之勢、且既許之三港、開新乞之一市、則河海之量、覆載之德、足以鎭服宇內、簡在聖斷、疏入、以其先朝所禁、不敢輒允之、

十月、德川慶喜上奏辭軍職、朝議聽之、先是、松平容堂陳意見於幕府、勸還政權於朝廷、松平茂長亦說以大義、解其政權、於是慶喜決意、具疏奏之、略曰、在

昔、王綱解紐、相門專權、而保平之亂、權移武門、及臣祖家康、纔得戡定禍難、以輸鞬櫜、皇家欣其微勞、寄以閫外之任、子孫相承、奕葉奉職、累代十有五、歷年二百餘、猥辱溟岳之寵遇、未效涓埃之裨補、以臣不肖、猶待罪於征夷府、而國家多難、政刑失當、以遺陛下之憂、今也、外患交至、內亂相踵、軍國之政、非舊制所得而濟焉、臣益知政令不可不歸一、朝權不可不復古也、臣願辭施政之任、解兵馬之柄、謹奉還之聖朝、與列藩同心戮力、保護皇室於萬世、以照耀國威於海外、是臣區區之誠、所以圖報效也、書奏、朝議聽

之、自建久三年、源頼朝開覇府於鎌倉、政權歸武門
者、六百七十六年、至是、政始出自朝廷云、
馬杉繫曰、明治二年、鳳駕之幸東京也、余以微官
從之、途經三河岡崎、入東京、曰觀德川氏之遺址、
乃歎曰、其盛如斯、而其衰如斯、何也、余觀以爲盛
者、非高城深溝之謂矣、余觀以爲衰者、非婦女笄
簪之謂矣、初家康在岡崎、僅食西三河、務從節儉、
艱苦以養慓悍、夫西三河之爲地、南瀕海、北接山、
而其野狹隘、不可驅馳万馬千兵也、岡崎最瘠鹵、
其城郭亦矮小、而勍敵亦隣、未嘗有間暇之歲、家

康孤立守之、而志呑天下、何其大且壯乎、遂戡定
五州、以岩槻、河越、佐倉、關宿、古河、高崎、宇津宮、小
田原、諸城、爲外郛、開府江戸、江戸天下之心胸、居
心胸、以制頭足焉、勢不得不震矣、可以想見當時
之盛也、昔日、秀吉次小田原城、携家康登函根、下
視關東八州、曰、吾嘗觀地圖、自此遙東、可二十里、
有地、曰江戸、襟帶河海、地潤土肥、即取以予卿、卿
宜居于此、由是觀之、秀吉已知江戸之爲勝地、而
不自居之焉、以老於京攝間矣、所以爲家康所籠
絡也、古人有言、制取天下、莫善於形勢、苟失形勢、

不致分裂者鮮矣、家康注眼於此歟、可謂能察天
下之形勢者也、家光承家康之遺業、恃勝地而倨
傲、其爲政武斷、亦雖曰承戰國之餘風、漸失天下
人心、家光不之察、吉宗慨然身居將軍之尊、綿衣
三十年、務從節儉、以慰撫侯伯、乃有家康之遺風
云、然武斷之政、遂不能更革焉、家齊承家治秕政
之後、倚松平定信、松平信明、輔佐、雖無事終世、而
政益武斷、務衒虚飾、蓋不過恐嚇愚夫愚婦耳、何
其志之淺且小乎、世之論者、當時已惜其尾大不
掉矣、然麾下將士皆忘其所向、賄遺協從、競取安

逸、至其甚、則視弊風之盛、称爲邦政之成、脇肩諂
笑、豈知德川氏之衰憊、在諂笑之中哉、如家定、家
茂、夙承累世之餘弊、不能力回之、世譬之足利義
晴、義輝、未可謂過貶也、其麾下將吏、亦浮薄爲風、
以狡黠爲才、而西騙東衒、不嘗知大義之所繫矣、
偶有忠慨論事者、則抑壓貶黜、以防其口、遂墜家
康之遺業、無固足論者、由是言之、江戸之盛、得之
於家康艱苦、而失之於家齊安逸、其出百死取天
下、創業之難、家康已當之、而驕奢生於富貴、禍亂
生於所忽、守成之難、家齊不能慎之、以貽衰弊於

子孫。然家齊所謂將軍也耳、亦不知當時其身屬虛器矣、可不勝嘆哉、

三浦廣曰、奉還政權、出于慶喜之心耶、曰、否、他人說而爲之也、入京之擧、出于慶喜之意耶曰、否、他人激而爲之也、尊王之事非慶喜之志耶、曰、否、兼諸父祖、固存諸心而已、夫慶喜之立也、霸政衰耗內外多事、當此時、汲汲乎振興政權、輔翼王室、而以還政辭職不爲心矣、會山內氏之言、大義之不可忽諸也、翻然從之、乃還政之事始成矣、故曰、他人說而爲之也、既還政權也、覲黜陟興奪之權名

雖荷朝命、其實諸藩士司之、乃心憂王室、又以疑還政之過擧也、乃有入京之擧、故曰、他人激而爲之也、而一戰不利、悔悟恭順、不復抗王師者、即尊王之心也、況還政權、固崇尊朝廷之心、而入京師、亦出于保護朝廷之心、則其存心王室、終始如一、而父祖之遺訓、亦未爲無素也、故曰、承諸父祖、固存諸心而已、雖然、徒區區于嫌猜疑爭權勢、而不察他人有謀、果出于冨强之大圖者、爲可惜耳、

本莊一行曰、制馭天下之道、在封建布置得其宜矣、苟失其宜則雖有智者亦無所施其術也德川氏之制封建也、使六十州侯伯、迭掎角、拑制、不得以生釁焉、夫大小侯伯無慮三百、其大者百萬石、其小者不下萬石、而有外諸侯焉、有內諸侯焉、有外諸侯而視同內諸侯者焉、內外大小、錯雜布置、而監之以親藩、己居關東四塞之固以制之、故歷世經年、而海內屛息、干戈不動者、皆由封建布置得其宜也矣、我就其大者試論之、西濱侯伯其大且强者、莫過於島津氏焉、島津氏有日薩隅之地、以爲根據、故當之以土地肥饒士馬强悍之細川氏、次之者曰福岡、曰佐賀、故兩藩接境、以互相

拑制、置久留米柳川於筑後四戰之地、控南而禦北、佐賀之西南、環之以唐津大村島原等、而羅列小藩於豊後、禦之以小倉中津、居豊前之地、以兼監西海南海巨藩、爲土佐、爲阿波、故裁之以伊豫讚岐諸侯、松山高松宇和島等、而紀伊爲之監、長防爲山陰山陽之强國、毛利氏占之、故安藝備中備後以抗之、石見以支之、兩池田居備前因幡之地、故綴之以津山宮津松江等、布小藩於播磨丹波、以大阪鎮之、前田氏提封百萬石、爲諸侯第一、跨加賀能登越中三州之地、故越前以掎之、越後

以角之、而尾張居東海中央、以監四方、沿道充之
以內諸侯、東山道之爲地也、山野曠濶、故雄藩碁
峙、曰仙臺、曰秋田、曰盛岡、曰米澤、而親藩內諸侯、
亦有會津、有庄內、使是數藩迭相控制捍禦焉、而
關東八州、不交外諸侯、德川氏之制封建、概如此、
故甲起則乙扼、丙動則丁掣掎之、角之、拑之、制之、
使進退失措、不得相發、而大藩當大藩、中藩抗中
藩者、自有親疏內外之別、而小藩之接於其間者、
亦自有從地形、而相依之勢焉、余故曰、歷世繼年
而海內屛息、干戈不動者、皆曰封建布置得其宜

也矣、嗚呼、德川氏所以制馭天下之道、亦可謂至
也哉、

近世皇朝史論卷之四終

史論政治之取景器也所
照鑒之急徵之上世不若
徵之中世徵之中世不若
徵之近世要其事近所切
爲爾果然慶長以降慶應
年間之事寔所以趣今日
隆興之期所史論之所最
急也善夫斯著所謂近所
切者可以徵且鑑也矣若
夫徒觀以爲談論之具所
不察于今之成敗亦爲後
人之鑒則不可也戊寅皋
月用拙三浦應跋

田中正應書

明治十一年六月廿四日御屆
同　九月出版
定價金[illegible]圓
編纂人　福岡縣士族
本莊一行
大阪府下第四大區五小區
中之島四丁目三番地寄留
出版人　大阪府平民
松村九兵衛
第二大區六小區心齋橋筋
壹丁目四十六番地住

山縣大華（禎）著

國史纂論

明治十一年（一八七八）大阪刻本

據明治十一年（一八七八）

大阪刻本影印

國史纂論序

國史纂論　荻文學山縣禎所著也今茲
藩侯將命鋟諸梓徵余序余嘗承　侯
之請往屢講經相熟已久其何敢辭序曰
聖賢脩己治人之道固莫經如焉欲觀古
今治亂興廢之迹則惟史為然經者史之
權衡史者經之羽翼其體雖殊其理未始

不相須也故善讀史者審乎古今之迹而
斷之以經其合焉者治離焉者亂循焉者
為君子悖焉者為小人其理昭然不差毫
髮如持符契以合左右然其間有心迹不
明是非難辨惕然感於心而不能已者各
出其所見追麟經以商議之此史論之所
繇作也古人史論無慮數十百家而范淳

夫唐鑑議論尤正大明白傑出乎諸家朱
子稱為春秋二三策萬古闕群蒙豈不以
其邃於經精於理而是非出于至公也歟
抑
吾邦上下數千年間治亂之迹政事之得
失以至人物之邪正淑慝載在史籍先儒
辯論胥有裨于後學特惜其未備耳矣禎

既沈涵經術而於脩己治人之道固已講
究之旬注意於國史其是非得失壹以經
為斷議論侃侃不少假借也然虛懷取善
見諸儒之言犁然有當於心者輙鈔出而
編纂之間以其所見附焉是是非非皆足
以垂監戒於將來而啓讀史者之心目其
體蓋倣唐鑑云　侯嘉獎之開雕以公諸

世又將朝夕觀焉以爲脩己治人之資其
好古隆儒之意顧不懿乎故余樂序而道
之

弘化三年季春月

大學頭林皝造文

國史纂論序

史之記事直書義自見其是非得失天下固有公論矣然史籍浩瀚善惡并錄雅俗兼收人事世態紛然錯出是以初學讀史者茫然不知所選譬如百貨在肆雜然臚列其眞贗攻苦不易遷辨又譬青白紅紫燦然陳于前或有舍正色而取閒色者也讀史者亦然人物之邪慝政治之得失顯然彰著者則固可隨觀而辨識焉至於理之隱微事之疑似則有非得識者之高權初學難遽得其要領者矣且瑰奇磊落之行譎詐縱横之辭初學之士忽視之則有駭而悅之愛而慕之者亦不可不辨其非而正其惑焉此史之所以有論也故自遷固之史而歷世史籍皆有論斷而後世評論史傳之書益精益嚴皆所以使讀者明於邪正淑慝之分莫惑乎隱微疑似之閒也　本邦六國史之後水府有紀傳

林氏有編年皆集史大成者也近世史略外史等之書往々継出史筆不乏其人而未聞有専以議論成編者也此豈獨可缺乎哉如
帝大友之承統　南北朝之正僞世有紛紜之論而兵家者流之尊奉機山不知其為亂臣賊子之魁也諸如此類得識者之明辯而後當决其疑似而發其姦慝矣且欲知當今之得失者莫如監前代也就前史而明治亂興衰之幾審

邪正淑慝之分如燭照而鑑察然後善可法惡可畏而可以為後世之明戒矣是議論之所以不可缺也余纂前輩論史之言而詮次是編意亦在此焉編成上自
神武天皇下至慶長之初分為十卷名曰國史纂論間附以己意欲使吾黨讀史者併觀而有所考焉讀者若以議論峻刻議之則失前輩論史之本意矣夫垂鑒戒於後世者不得不引繩

操墨辞嚴而義精焉若夫觀人則異乎此矣一人之行有善有惡一世之事業有得有失齧蹊之馬有千里之用烏喙之毒可以愈風濕故取其可取舍其可舍可也蓋觀人者宜寬戒世者宜嚴其義並行而不相悖也已
天保十年己亥春三月山縣禎文詳書于太華書堂芸窗下

國史纂論凡例

一余嘗讀栗山氏保建大記。喜其體傚范太史唐鑑議論精確。足以袞鉞百代也。又惜其自保元至建久。僅止於三十餘年間也。因竊欲續成之以上泝人皇之初。下至近世焉。既而讀先輩論史之言往往有得吾意所欲言者。苟改頭換面以爲出己創意則固余之所不敢也。於是摽撫其尤精確者。纂爲一書使讀國史者辨是非明得失法前代監往事而有所勸懲焉。但僻鄉乏書先輩議論尚恐多遺漏。若更有所得當俟他日而補之耳。

一此編非爲史作也。爲論作也。是以事多闕略。文從簡約。若欲觀時世審事蹟者有本史史略在。就而考之可也。

一此編因論而截取本文。有六國正史之文。有大日本史之文。有皇朝史略政記。日本外史。烈祖成蹟逸史等之文。有取舍檃括以成文者。是以文體往往不同。蓋非作史以成一家言。主議論而作故也。觀者恕諸。

一彼邦論史者。大率就前史而明得失。事係異代。是以善善惡惡。議論剴切。無所忌避。如吾邦　朝廷者。若宜存忌諱然也。雖然自日本史論贊保建大記。而先儒議論雖事關于　朝廷者。直論正議。無復所諱者。蓋後之君子欲明前代之得失以爲後王龜鑑。若勢不得不然也。固與當時臣子諱國惡者不同。因今錄其文而不敢刪之。

一論者皆直錄其姓名。非不敬先輩也。國史事係朝廷。體宜然也。

天保十年己亥春二月　山縣禎誌

引用諸家姓名

水府義公　諱光國所著有大日本史

林道春　字子信號羅山所著有羅山文集

林恕　字之道號鵞峯所著有鵞峯文集

朱之瑜　字魯璵號舜水所著有舜水文集

安東守約　字魯默號省菴所著有三忠傳

藤井懶　字季廉號懶齋所著有本朝孝子傳閑際筆記國朝諫諍録

安積覺　字子先號澹泊齋所著有烈祖成績湖亭渉筆

栗山愿　字伯立號潛鋒所著有保建大記

三宅緝明　字用晦號觀瀾所著有中興鑑言

貝原篤信　字子誠號益軒所著有慎思録

源君美　字在中號白石所著有讀史餘論

雨森東　字伯陽號芳洲所著有橘窻茶話

永井定宗　所著有本朝通紀

巨正純　所著有本朝儒宗傳

室直清　字師禮號鳩巣所著有鳩巣文集

村田通信　字自新所著有補河州傳

五井純禎　字子祥號蘭洲所著有瑣語

中井積善　字子慶號竹山所著有逸史

中井積德　字叔慶號履軒所著有通語

關義寧　字子弘所著有國史綱目

尾藤孝肇　字子幵號二洲所著有素餐録静寄餘筆冬讀書餘

古賀樸　字淳風號精里所著有精里文集

巖垣彥明　字亮卿號龍溪國史略所引

巨勢彥仙　國史略所引

巖垣松苗　號東園所著有國史略

青山延于　字子世號拙齋所著有皇朝史略正續編

賴襄　字子成號山陽所著有日本外史日本政紀

安積信　字思順號艮齋所著有讀史偶論

國史纂論卷之一

長門　山縣禎　編

神武天皇。初在日向國高千穗宮。時西州已服。東國未平。長髓彥奉饒速日命為主。兄猾弟猾。八十梟帥。兄磯城弟磯城等。各為君長。不相統一。帝起師征之。至吉備國。造行宮居之三歲。備舟檝蓄兵食。遂帥舟師而東。歷浪速河內。入大和。抵膽駒山。長髓彥盡衆徼之孔舍衞坂。與戰不利。退軍草香津。轉至紀伊。誅名草戶畔。至荒坂津。誅丹敷戶畔。至菟田。誅兄猾。弟猾納款。進擊八十梟帥於國見岳。兄磯城於墨坂。皆斬之。遂進討長髓彥。饒速日命殺長髓彥以降。於是兇賊皆就戮。中州悉平。乃奠都於大和橿原。即天皇位。可美真手命。饒速日之子 道臣命。掌禁軍警衞。二十年。定功行賞。以可美真手命。天日方奇日方命。並為申食國政大夫。以珍彥為大和國造。劒根為葛城國造。弟猾為猛田縣主。弟磯城為磯城縣主。天種子命。天富命。侍左右輔政。詔作時。於鳥見山。祭太祖天神。

史論　大日本史論贊曰。鴻荒之世。天造草昧。蠢爾醜類未霑皇化。睢盱跳踉。暴殄天物。　神武承　神聖之烈。奮東征之略。不數年而掃蕩妖邪。恢廓丕業。廼偃武敷教。撫育黎元。光宅區夏。遂為　人皇之祖。觀其即位之初。謹祭祀。察政理。舉有能。賞有功。奉安三器。以開萬世之基。盛德大業至矣哉。聖人作而萬物覩。覆載之功。與天地合其德。可謂創業垂統規模宏遠矣。

禎曰。草昧之世。巨姓豪族。據有各地。中州不相統一。　皇祖起海隅僻遠之地。一舉兵誅勦豪酋。不數歲而成一統之業。其神武雄略。固可想見矣。而其德化政績。史不槩見者。蓋一戢兵之後。封功臣設官職。擇賢任能。無為之治。自然之化。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已。與彼周武一克商而後偃武修文。分土建官。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者。固同其揆矣。不然則　皇統綿邈。傳無窮。士民奉戴無二心者。非盛德之至。而其能如此哉。其上謚曰神武者。以其功為大也。記曰。祖有功。宜矣其為　人皇第一祖也。

崇神天皇四年詔曰。惟我皇祖諸天皇光臨宸極者。豈爲一身乎。蓋所以司牧神人經綸天下也。故世闡玄功。時流至德。今朕奉承大運。愛育黎元。欲以聿遵皇祖之跡。永保無窮之祚。其群卿百僚。竭爾忠貞。共安天下。

禎曰。自綏靖至開化八世。史不載事蹟。豈以其承皇祖至德之餘化。政簡俗樸。天子垂拱于上。而四民樂業於下。無事之可紀歟。其享壽多至於百餘歲。亦見其恬靜寡欲。能葆其真矣。至崇神。皇祖十世。歷年五百。時運推移。風氣漸開。國家漸多故。而帝性聰敏有雄略。盡心於政事。有所更張。觀其喩群卿百僚之詔。可謂知人君天職之本矣。宜恢廓祖業。而殊域歸德。百姓殷富。以致泰平之治也。

六十二年秋七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今河內狹山埴田水少。是以其國百姓。怠於農事。其多開池溝。以寬民業。

禎曰。今觀此詔。亦可以見帝之盡心於政事矣。

其以農務爲本。是其所以致殷富也。

垂仁天皇五年。狹穗彦謀反。伏誅。狹穗彦。皇后母兄也。潛圖不軌。密謂后曰。汝於夫與兄孰最親愛。后不知所問之意。且厚於親。對曰。兄也。彥曰。夫以色事人。色衰寵弛。若使我得志。與汝共莅天下。汝長無憂矣。乃以匕首授之。使伺帝寐刺之。會帝幸來目高宮。枕后膝而寢。后思兄言。悲泣不禁。淚墮帝面。帝寤謂后曰。朕夢錦色小蛇匝頸。有雨從狹穗來沾朕面。是何祥也。后悚懼。具以實告。帝曰。是非汝罪也。乃使八綱田討之。狹穗彥堅城拒守。后曰。亡吾兄。吾何顏復莅天下。迺抱皇子奔投城中。八綱田縱火焚城。后使人抱皇子出城。曰。妾奉皇子在此者。欲寬兄誅也。今乃不得免。因奉還之。遂與兄俱焚死。

史論曰。狹穗彦將謀逆。問狹穗姬。以兄與夫孰愛。此與鄭雍姬問其母者相似也。雍姬殺夫以全父。皇后自首以全君。固不可同日而語矣。然終與狹穗彦同死城中。亦非從其反耶。此蓋人倫之變也。楚棄疾唐李璀以父逆告君。而以身從父後之君

子。未聞有以二子爲逆黨者。由是言之。皇后之從兄而死。獨可罪乎。且狹穗彥以皇后言誅死。皇后無復面目以立於世。則其死固可哀矣。

禎曰。初狹穗彥之以謀告皇后也。皇后宜正義理。審利害。百方以喩止之也。而不聽。於是乎告之於帝可矣。而皇后未嘗聞有救正之言也。抑知規諫之必不可入而止乎。而狹穗彥因后言以至誅死。其則非自殺其兄也一間耳。於是乎后與之同死。其於天倫可謂篤矣。雖然后既配至尊。則舍其私親。

而可也。況其兄謀逆乎。乃爲之致死。其情雖可悲。猶過爲仁矣。

二十八年。皇弟倭彥命薨。近臣數十人生埋壙中。哀號聲日夜聞于外。帝聞而惻之。詔禁殉死。

三十二年。皇后日葉酸媛崩。帝命群臣議之。野見宿禰奏請埏埴以造車馬人物等形。以樹之墓。帝嘉之。立爲永制。以野見任土部職。賜姓曰土部臣。

藤井臧曰。先王教人令送死以明器。明器者何。刻木爲車馬僕從侍女。各執奉養之物。蓋是慰人子不忍死其親之心而已。故孔子曰。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不可用也。然流俗之弊。業已至于作俑。又遂至于用人。可不哀哉。吾國俗亦嘗有此弊焉。而野見宿禰於周孔之典未入本邦之前三百年。請帝而所獻爲與夫西土先王之制若合符節。其賢可知矣。帝亦從之。猶皷之應桴。其明可知矣。秦武公卒。從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卒。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其後始皇之葬。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慘刻之甚。終至此極。

吾邦未初至如是之酷。而一時明良之會。頓革舊弊。暗合聖摸。可謂仁之至也。宜哉皇統悠久。宿禰之後亦綿延也。

禎曰。君子於禽獸之死。猶不忍聞其聲。故遠庖廚。惻隱之心乃然也。帝聞墓中哀號之聲。而惻然動心。亦惻隱之發也。於是詔禁殉死。固宜矣。惠及天下後世。可謂能推不忍之心者也。

景行天皇十二年。筑紫熊襲反。車駕親征。至日向居高屋宮。召群寮議討熊襲。有一臣進曰。彼有二女。曰

市乾鹿文市鹿文勇且美宜啗以重幣誘納之使其圖之帝從之招納二女陽寵市乾鹿文既而市乾鹿文奏曰妾有一計得從兵兩人足以辦事帝聽之市乾鹿文歸家飲父以醇酒伺其醉臥密斷弓弦從兵進殺之帝惡其大逆誅市乾鹿文以妹市鹿文爲火國造襲國悉平。

禎曰市乾鹿文之殺其父可以爲大逆矣 帝之誅之固是也然以堂堂帝王之師討叛賊何藉一女子之力之爲且使人子圖其父悖倫理亦甚矣

既誘之使爲逆又從誅之果何義哉一臣之進策帝之納之皆可謂過矣

仲哀天皇八年己卯春幸筑紫居香椎行宮秋九月會群臣議討熊襲皇后以爲先征新羅則熊襲自服矣帝不從親戰不克九年春二月帝病崩于香椎行宮皇后與諸大臣謀秘不發喪令大連率群臣守行宮而令武内宿禰密奉喪殯于穴門豐浦宮終決策征新羅諭群臣曰此事不必諉之汝等吾自當之事成共其功不成吾獨有罪於是遣鴨別當熊襲而自齋戒禱神祇爲男裝誓師而發冬十月至新羅新羅王波沙寐錦不意我大兵奄至惶遽出降后命納質子申盟約徵犒師金帛八十艘遂爲歲貢定額高麗百濟並望風歸款乃置官司凱旋十一月至筑紫十二月生皇子名譽田別辛巳歲二月皇后奉皇子帥百僚至豐浦宮發仲哀帝喪奉梓宮還京師

賴襄曰前志記 仲哀崩之際多曖昧後世讀者不免容疑於 神功皇后吾深會其前後事跡斷知其不容疑也夫熊襲久雄長西偏以 景行與

日本武前後討伐而其蟠根錯蘗終不可拔者蓋倚新羅爲後援也當時諸大臣更事如武内者必有建舍近擊遠之策者皇后以有籌略從軍與議亦右其策而 仲哀銳意誅勦不聽而親戰敗衂病創終崩 皇后恐諸軍沮喪賊來乘之大事去矣是以與腹心密謀秘喪不發留大連守行宮如天子在狀深溝高壘相持不戰而潛兵急發以遂行前策直擣巢窟奪其倚據然後熊襲果不攻而下矣特以踰海波赴未知之地衆情所疑懼故多

方託之神明。曰。神告我以寶玉之國。帝不從。故暴殞。當相與勉往取之。皆鼓舞從兵之語耳。史氏從而實其事。皇張誇大。而後人不察。所以致紛紜也。

禎曰。神功之征新羅也。叛賊在迩。舍而不討。太丧在前。秘而不發。奉遺胎。而不待分娩。汲汲乎踰海波。而加兵於殊域。必當有其說矣。神功英明。何必貪求寶貨之如此汲汲乎哉。賴氏之說。或得其實矣。

十月。群臣尊皇后曰皇太后。臨朝攝政。癸未歲正月。皇太后立譽田別爲皇太子。時年四歲。

史論曰。舍人親王修日本書紀。書皇后稱制曰攝政。此特筆也。後人讀史。不繹其義。徒見其跡爲即真。以列皇統。亦已過矣。然應神降誕在仲哀崩後。是宜立爲天子者。而爲皇太子果何名哉。使之冊立柩前則固仲哀之儲貳也。崩踰四歲而冊立。是誰儲貳歟。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不立天子而立太子。正名覈實則不可謂之非即真也。親王不予閏位。其義嚴矣。微顯闡幽。可謂深得春秋之旨矣。

神功皇后。攝政六十九年崩。皇太子即位。是爲應神天皇。

史論曰。皇太后攝政。立應神爲皇太子。太后英烈。政自己出。應神未正位號。而母子之間終無嫌隙也。及太后崩。帝方七十一歲。而登宸極。歲月之久。在常人則不勝年邁齒頹之歎。而曾無形迹見於史策。怡怡色養。能盡歡悰。其意若曰太

后長存則吾終身爲儲貳。唯朝夕問安視膳是務而已。及百濟新羅朝貢。憮然思慕乎先帝之不能及見。至使廷臣感泣。可不謂之純孝至德之君乎。

禎曰。帝年七十。猶爲太子。如將終身者也。與其兄麛坂忍熊二王之爭貪天位。起兵而禦其母者。何其霄壤也。盛德傳乎萬世。愈遠而愈顯者。識有故也哉。

應神天皇九年。遣武内宿禰。巡察筑紫。時其弟甘美

內譖於帝曰。武內據筑紫。招三韓。以圖不軌。帝信之。
遣使殺武內。有眞根子者。代武內而死。武內竊逃歸。
詣闕自明。帝使兄弟探湯。以質情僞於神祇。甘美內
服罪。

藤井臧曰。眞根子此舉。有功過紀信者。何則如彼
滎陽之難。漢王不自決死。紀信縱不誑楚。安知不
王別有奇策以出圍乎。武內宿禰則否。旣自決其
死。眞根子諫之。代之以死。若不然。則宿禰必塗肝
腦於紫陽。何以獲還皇都。以立後功於天下哉。是
眞根子功所以爲過紀信也。

十五年。百濟王使子阿直岐貢良馬。阿直岐通經典。
帝問之曰。汝國有博士賢於汝者乎。對曰。有王仁者。
一國之秀也。帝乃遣荒田別徵王仁。百濟王使王仁
入朝。獻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文敎之興。始此。

巖垣松苗曰。　帝始召博士於西藩。授經典於皇
子。以興明倫之學。爾後爲政。必由儒道。後世遣使
于唐。命留學生。益明斯道者。　帝固創之。嗚呼
帝寔爲萬世億兆君師。故於　列聖中。特廟祀之。

與　皇祖並稱。以其德不可諼也。

賴襄曰。道一而已矣。道之在天下也。猶日月也。日
月者。天下之日月也。非一國所私有也。道亦然。父
子君臣夫婦。無國無之。而慈孝忠義。皆存於自然。
非有待於人作也。我邦　列聖保民如子。其俗尊
君親上。相愛相養。雖無經籍。其道固具在。特未有
名而敎之。曰仁曰義者耳。今天下之仁義也。儒者
指而私之。曰是漢之道也。有稱國學者。斥而外之。
曰是非我之道也。皆非也。道豈有彼此哉。載之以

文。彼舊於我。彼來而貢之。我取而用之。與釀冶織
縫之工何異。載籍者織縫釀冶也。而仁義者蠶也。
桑也。麴米銅鐵也。以麴米銅鐵蠶桑。爲自彼來者。
儒者之見也。欲廢織縫釀冶者。國學者之說也。故
曰皆非也。夫道一也。則學亦一也。寧有所謂國云
者乎。陋哉。且夫　先王已取而用之。著爲令典矣。
而敢非議之。是譏　先王之典者矣。而幸免於誅
也。

禎曰。人之有仁義忠孝。固天之所賦也。而其驕狠

敎惰亦氣質之偏人不能無之也有其實則有其名凡自天地陰陽風雨寒暑以至於人物百事有其實則命之名以便稱呼自然之勢也聖人以其善者爲法而懲其惡者敎之所由起也今人家有子弟孰不敎之忠孝恭儉而戒其敖狠驕惰乎人君之子視萬民亦然故一家之敎乃一國之所以敎也此道也窮天地亘古今人類之所在無適而不然焉何有彼我區域之別哉故雖我邦之人忠孝仁義固同一性但古未有文字之紀之耳故及

漢土書籍之來而隨其名稱而稱之又以爲敎亦自然之勢也而近世有以其名義文字皆自彼來槩爲出於彼土聖人之作爲而欲廢而斥之者因斥我 先皇博求善之公心而非之亦上古未有文字之前而指其荒唐繆悠之說以爲道自 應神以往 列聖之所爲皆不屑之矣是蓋出於其忌克之私心而非公平之見也然欲對漢竺而別創一道者勢不得不然焉耳。

又曰。世俗以 應神帝爲武德之神者則否矣蓋自源賴義世世奉而祀之至賴朝特極其崇敬而武威日烜赫終以成覇業矣於是乎諸州承其風所在闢其宮武弁之家奉以爲司武之神焉耳不知 帝是文敎之祖而其武功則無所見矣

天皇愛少子稚郎子立爲皇太子命其兄大鷦鷯輔之及 天皇崩太子避之菟道讓位于大鷦鷯曰大王仁孝宜爲天下之君矣且昆上而弟下聖君而愚臣古今之常典也願 王登帝位大鷦鷯曰先皇謂天位不可一日空故預選明德以爲貳我雖不敏豈違先

皇之命乎固辭弗嗣相讓空位垂三年民之貢獻者不知所適歸而大鷦鷯執志益確太子知其不可奪乃自殺大鷦鷯驚馳至菟道慟哭盡哀乃葬於菟道山上於是登祚是爲仁德天皇

藤井臧曰。 仁德之於 先帝生則深懼傷其志崩則深恐違遺命太子自裁迫於不獲已方始登極書曰惟孝友于兄弟其 天皇之謂乎 應神帝徵百濟王仁是本朝經學之權輿也蓋 天皇資質粹美加以聖賢之學宜其仁孝誠敬之至如

是也。

青山延于曰、立子以長、年鈞以賢、此萬世不易之大經也。應神以私愛立少子、固失長幼之序。夫帝之立之以嫡耶、仁德嫡也、稚郎庶也、則仁德宜立、而稚郎不宜立焉。以爲賢耶、則仁德最賢、稚郎雖賢、不宜以弟先兄。雖然、稚郎既居儲位、名分已定、則稚郎之讓、仁德不得不辭焉。然則稚郎何以不讓於應神建儲之時、而於應神既崩之後。曰、應神愛稚郎而立之、而稚郎讓之、是傷父志也。故隱忍至是、殺身以成其志。若稚郎者、可謂仁且孝矣。稚郎之薨、仁德不獲已而後即位、則兄弟相讓而得其宜。應神始崇文教、以禮讓爲天下、其効如此。國家之所以興、非徒然也。

禎曰、泰伯之讓、孔子稱爲至德。東齊之相讓、孔子曰、求仁而得仁。仁德兄弟之相讓、亦求仁而得仁、死而無怨者也。可不謂至德乎。

仁德天皇都攝津難波、謂之高津宮。宮室不堊、務從節儉。一日帝登臺遠望、人烟不起、以爲百姓窮之。家無炊者、詔除課役三年。宮垣頽敗、無所營作。比及三年、五穀豐穰、百姓殷富、歡聲盈路。其後帝復登臺遠望、見炊烟盛起、謂皇后曰、朕既富矣、復何憂乎。后曰、今宮室朽壞、不免暴露、何謂富乎。帝曰、君以民爲本、民貧則朕貧也、民富則朕富也、未有民富而君貧者矣。今炊烟盛起、富庶可知也。諸國請輸稅調以修宮室、不聽。後數年、始科課役造宮室。百姓扶老携幼、爭先來赴、運材負簣、日夜營作、未幾宮室悉成。

史論曰、仁德以百姓之心爲心、一有不得其所、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菲飲食、惡衣服、宮室敝不改、三載除課役、與民休息。及四海既富、炊烟盛起、百姓請輸稅調修宮室、而帝不聽。又經三歲、然後聽之。勿亟子來、民歡樂之。雖古先哲王、何能過之。漢文景而下、不足較焉。崇神下詔曰、惟我祖宗光臨宸極、豈爲一身、蓋所以司牧人神、經綸天下也。帝小心約志、躬服節儉、不以天下爲傍務、遵祖宗經邦之道、而體崇神恤下之仁、可謂盡善

矣周公作無逸曰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是可以贊　帝之德化玉衡正而太階平享國永年之效亦可觀矣

賴襄曰　仁德之所以爲仁可知已　仁德之言曰天爲民立君君自儉以養民民富則君富大哉言乎是我　列聖之所傳而發之於　帝所以貽範萬孫也自是其後循之者安違之者危下至武門一興一廢無不由此者大哉言乎有德者有言

因其言可以知其德矣

禎曰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以恭儉得之以驕泰失之者也書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富貴而能不驕泰者其與幾人大抵富貴之家生而安飽縱情逞欲驕樂淫侈莫所不至焉於是乎國弊民瘵刻剥之政隨起下民怨咨幾至危亡矣今　帝生於萬乘之上有四海之富而恭儉爲德仁恕爲政未數歲五穀豐穰百姓殷富及其末年海内清平幾致刑措民之仰之如父母是　帝恭儉之效也後之有國家者可不仰而法之哉

十一年冬命築茨田堤水勢猛悍堤壞而難塞者有兩處帝夢有神誨之曰武藏人强頸河内人衫子用此二人以祭河伯則必得塞乃索獲此二人因將祭于河强頸悲泣投水而死而堤成矣衫子取兩匏臨水請曰願以匏之浮沈試神之眞僞匏沈則以爲眞匏浮則以爲僞若僞則吾不徒死乃投匏匏浮水上圓轉流去於是衫子得不死而堤亦成矣

禎曰　帝命築堤者傷民被害也殺人以爲此豈

其心之所忍哉而　帝之爲此者信夢中之神語也夢本不足信神豈欲殺人哉觀衫子之設術以免死而堤亦成矣可以見夢之果不足信也　帝性雖明敏學術未深見理未精是以有此惑也已

安康天皇三年秋八月眉輪殺天皇初大草香者仁德天皇之子帝之叔父也帝欲聘大草香之妹幡梭爲皇弟大泊瀨（雄略）之妃使根使主傳詔大草香大喜獻珠縵以表信使主盜而不獻誣奏曰大草香不奉詔帝大怒遣兵殺大草香納其妻中蒂姬而寵幸之

以幡梭配大泊瀨大草香有子曰眉輪中蒂之所生也中蒂既立爲后於是眉輪養於後宮常欲殺帝以報父讎一日伺帝醉枕后膝而寢刺而弑之眉輪尋伏誅

闕義寧曰帝信讒殺不辜且亂人倫昏亂甚矣夫君人者將以牧民而正其邪者也其身之不能正安能正天下哉 帝也昏亂無耻竟爲一孺子所弑而取辱於萬世也宜哉

禎曰本邦臣弑君始見于此蓋大草香以讒見殺則死非其罪眉輪弑帝以爲復父讎者固幼童不審義之輕重則其意亦或可恕矣然君者臣之所天也豈可讎之哉乃弑之其爲大逆固不得免誅矣

雄略天皇五年帝獵葛城山皇后從焉野豬突至帝命舍人逆射且刺之舍人怖而避之豬直突將觸帝帝蹴殺之獵罷欲斬舍人后諫曰天下皆謂陛下荒游畋以獸故殺人無乃不可乎帝欣然納之與后上車曰獵者獲禽朕獨獲善言而還樂哉衆呼萬歲遂釋舍人

史論曰群臣震慄莫有敢出一語者后直言以諫之不惟舍人免于誅戮又能使暴君樂聞善言賢於楚樊姬之諫莊王矣

藤井臧曰人主之有内助其益非小如周宣姜后漢明馬后唐太宗長孫后可以見矣 雄略皇后一言以救舍人之死而 帝之怒炎亦立解與夫齊晏子諫景公止殺圉人之事蓋相近矣

帝性剛强好殺戮百濟采女與石川楯姦使來目部執二人縛手足於木置假庋上焚死之嘗見木工猪名部眞根斲木以石爲質終日揮斧不毀其刃帝異之問曰汝無誤中石耶答曰不誤乃使采女裸體相撲眞根心動誤毀其刃帝怒其言欺妄欲刑之其徒歎惜作歌諷之帝聞而赦之晩年頗留心政事國家無事令后妃躬桑以勸蠶事

史論曰 雄略猛厲嗜殺濫殺諸皇子暴亦甚矣寵信嬖幸刑罰嚴峻群下惴惴朝不謀夕然天資英明斷自宸衷征新羅之闕貢存百濟於將亡令

后妃躬桑。以勸蠶事。皆可以爲成憲也。曁末年還善豹變。益勤政事。天下歸心。要其雄材大略。亦曠世之所無也。

禎曰。凡人氣質之偏。不能無過也。而過剛者流暴惡。過柔者入邪媚。唯能改而還善。是爲貴矣。易曰。頻復厲无咎。猶愈於迷復之凶矣。終身爲不善。而不悟。焉能免凶咎哉。桀紂秦政是也。　帝末年頗留心政事。海內致清寧。是則可嘉尚矣。

億計王弘計王兄弟。履中天皇之孫也。父曰市邊押

磐皇子。雄略帝之殺押磐也。帳內日下部使主。奉二王避難於丹波余佐郡。後二王至播磨明石。爲忍海部造細目家僮。會國司來目部小楯來宴細目家。知二子之爲皇孫。還具奏之。清寧帝大喜曰。朕無子。可以爲嗣。乃迎入宮中。立兄億計爲皇太子。弟弘計爲皇子。帝崩。太子讓位於弘計。弘計固辭不從。其姉飯豐皇女臨朝聽政。踰年。而薨。太子自奉璽而授弘計。弘計固辭不受。太子與大連室屋大臣眞鳥。率群臣勸進。弘計不得已即位。是爲顯宗天皇。以兄億計爲皇太子。天皇久在民間。知百姓疾苦。及即位。留心政事。卹孤養老。薄斂省徭。百姓殷富。歲比稔。穀斛直銀錢一文。在位三年崩。皇兄即位。是爲仁賢天皇。天皇性謙恕溫慈。聰敏多識。官稱其職。海內無事。爲治專以仁惠。民安其業。戶口蕃殖。在位十一年崩。

史論曰。　顯宗以弟先兄。以　仁賢爲皇太子。名不正言不順。蓋上世質朴之風。未暇擇歟。　二帝避難在外。備嘗艱難。悉知民之情僞。一旦乘冕旒握璽符。而無盈滿之志。愼乃儉德。飭躬行化。咸熙

時雍之治。度越前主。凡其君國子民之道。皆得之。於友愛謙讓之餘。而措於事業者。充實輝光。天下孰有不歸其德者哉。宋儒蔡沈釋皇極曰。語兄弟。則極其愛。而天下爲兄弟者。於是取則焉。　二帝庶幾乎。

禎曰。　仁賢　顯宗之相讓。出乎友愛之至情。而無少嫌疑焉。固盛德之事也。然　顯宗以弟而先兄。以兄爲太子者。名義不正。頗亂倫敘。惜哉。不如泰伯叔齊滅跡遠遯。稚郎子之確執其志矣。

顯宗天皇二年八月天皇謂皇太子億計曰吾父先王無罪而爲大泊瀨天皇雄略所殺吾聞父之讎不共戴天我欲壞其陵摧其骨以報父怨何如太子泣諫曰大泊瀨天皇君臨天下四夷咸服我父先王雖爲皇子人臣也尊卑分定禮固不讎君且我兄弟蒙先帝清寧之殊恩以至今日大泊瀨天皇即其父也令陛下不報先帝之德而發其父之陵無乃不可乎天皇嘉其言乃止

禎曰顯宗篤於其親而未達君臣之義也仁

賢明君臣之分全父子祖孫之恩可謂精於義理矣初安康帝立僅三年未立太子遇弑而崩於是雄略殺其二兄又怨先帝欲立市邊押磐因誘殺押磐然後即天皇位雄略殘暴固有罪矣而押磐之於雄略未有君臣之義則於其未即位之際爲其子者爲父復讎可也雄略既即位則爲天下之君臣固不可以讎君也且顯宗承大統則雄略爲其祖孫又不可以讎其祖也嗚呼微仁賢之言則顯宗殆誤大義仁賢之德不亦偉乎

武烈天皇好刑名日晏坐朝斷獄得情鈎幽伸枉然性殘忍嗜殺凡諸慘刑皆自臨視刳孕婦觀其胎令宮女與馬交脫人指甲使掘薯蕷使人伏入塘械自把矛候其出而刺之使人登樹剪伐而倒之或從下射之觀其顛墜以爲笑樂且好田獵出入無時不避風雨寒暑又沈湎于酒淫虐無度驕奢暴歛不知天下之饑寒在位八年崩

史論曰武烈專好刑名肆行殘暴智足以距諫

言足以飾非故大臣雖有如大伴金村大伴室屋而師保之訓不能入也孰謂仁賢之子而有暴虐如此之君乎其不至百姓怨望畔者四起者雖由祖宗之餘烈亦其天資英爽善斷獄訟鈎幽伸枉決非庸劣之主此其所以克保天祿歟

禎曰帝殘暴如此使其久在位則天下豈能堪哉非禍起於蕭牆則四方或瓦解矣其早崩則幸也

繼體天皇七年詔曰所寶惟賢爲善最樂聖化憑兹

遠扇。玄功藉此長懸。二十四年。詔曰。自磐余彥之帝。水間城之王。皆賴博物之臣。明哲之佐。朕承帝業。於今二十四年。天下清泰。內外無虞。土脉膏腴。穀稼有實。竊恐元元由斯生侈。俗藉此成驕。故令人舉廉節。宣揚大道。流通鴻化。官能之事。自古為難。

禎曰。帝汲汲乎以求賢為務。此等詔。真帝王之寶訓。政治之至要。後之君人者。欽奉循守。莫敢違。則國家雖欲不治得乎。

二十一年。筑紫國造磐井叛。帝將討之命。議可將者。

僉曰。正直仁勇。曉兵事無出於大連麤鹿火之右者。帝曰可。詔曰。良將之軍也。施恩推惠。恕己治人。攻如河決。戰如風發。重詔曰。大將民之司命。社稷存亡。於是乎在。勗哉。恭行天罰。帝親操斧鉞。授之曰。長門以東朕制之。筑紫以西汝制之。專行賞罰。勿煩頻奏。明年十一月。麤鹿火與賊戰于筑紫御井。遂斬磐井。筑紫悉定。

禎曰。帝之擇將。命將。皆得其道。既擇其人。任而無疑。不敢自內掣其肘。宜矣麤鹿火之一戰能成其功也。

欽明天皇十三年。百濟獻釋迦佛金像。及經論幡蓋等。上表稱贊其功德曰。是法於諸法中。最為殊勝難解難入。雖周公孔子尚不能知。此法能生無量無邊之福德果報。祈願依請無所乏缺。帝以咨群臣。蘇我稻目曰。西蕃諸國皆尊禮之。我邦豈獨違乎哉。物部尾輿。中臣鎌子等言。蕃神不宜禮。帝從之。乃賜佛像於稻目。稻目捨向原家為寺。時諸國大疫。久而愈甚。尾輿等奏疾疫之起。實由禮佛。宜速毀佛像以求後

福。帝納之。乃命有司。投佛像於難波堀江。悉焚伽藍。

林恕曰。欽明馭寓。蕃國始貢佛像。我邦之風儀始變。釋氏溺蔓之禍。根於此。

巨正純曰。佛像始來本朝。天下疫。內裏始火。此時百濟聖明主淫佛。為新羅亡。梁武帝淫佛。為侯景亡。亦此時也。

巖垣松苗曰。百濟主聖明。深溺佛說。遂獻佛像於本朝。而是後為新羅所攻。為擒而見殺。所謂福德果報者何在。稻目子馬子。亦繼父志。好佛。聽天堂

快樂之說流誕蕩心益極奢慾至弑　崇峻帝孫蝦夷曾孫入鹿相續爲逆噫我邦於佛法稱曰馬子之崇奉爲始而人臣縱慾弑君者亦馬子爲始也先是眉輪有弑　安康帝是立童年不知君上不可弑之義耳如馬子者天下共討之賊也而使其老死牖下可嘆哉

禎曰信佛者未可必獲禍亦未可必獲福也而世之侫佛者唯悅其福德果報之說焉耳是以利心盛而義理皆往往至危亡國家者非信佛之罪而

惑利之禍也及其罹乎禍而佛亦不敢救之則其不足信亦可知矣

敏達天皇立以物部守屋爲大連蘇我馬子爲大臣馬子崇信佛法修治佛宇守屋素不喜佛法白帝毀塔宇燔佛像又捕馬子所信三尼撻之由是與馬子有隙其後馬子依病請奉三寶帝素好文史不信佛法謂馬子曰汝獨爲之勿惑他人矣

史論曰　敏達英明不信佛法詔馬子曰汝獨爲之勿惑他人天語可謂簡要此知其法之不可也既知不可而許馬子爲之則私之也在廷諸臣皆知其許馬子則孰有不嚮其風者哉使　帝毅然禁遏馬子毀絕佛像經論而一遵祖宗之法則社稷之福可勝言哉　用明享世不永頗尊崇之馬子無所忌憚與廐戶皇子同志殺弓削守屋中臣勝海而其法盛行浸淫瀰漫蠹害天下未必不由天語輕發之所致也

又曰守屋與馬子積不相能忿猖搆難兵敗戮也當此時佛法日熾如火之燎原救之不以其術

而欲蹂躪以滅之庸可得乎遂使天下後世懲其所爲藉口不敢議佛可謂失計之甚矣

國史纂論卷之一終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政書史評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163
SS号=14664163